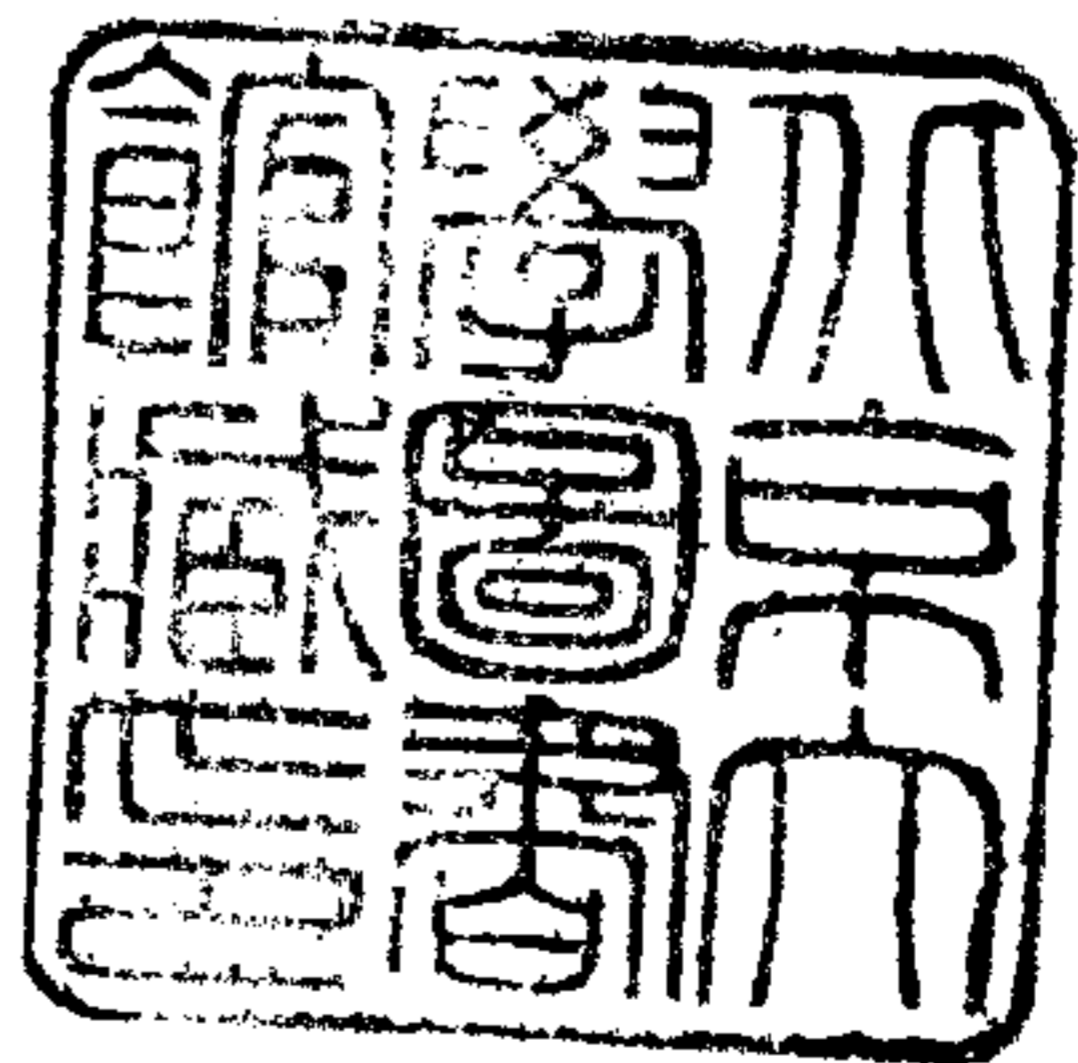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三 · 子部 · 儒家類

信古餘論八卷

〔明〕徐三重撰

..... 一

顧端文公遺書三十七卷

〔明〕顧憲成撰

..... 一二九

養正圖解不分卷

〔明〕焦竑撰

..... 三五三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八卷

〔明〕王

畿撰

〔明〕李

贊評

..... 四二九

獨醒子二卷

〔明〕賈應壁撰

..... 六九三

2118/03

徐鴻洲先生傳 松江府志

徐三重字伯同青浦人祖壽父希皆有隱德見獨行傳三重成
萬曆二年進士五年廷試第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尚綠幾三
重獨持平恕尚書嚴清知其詳慎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度
焉是歲著讞寃滯咸理清為冢宰欲用之銓曹而三重得疾請
急歸念父老遂致仕依親以居父卒慟絕而蘇三重操行端潔
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少博洽工詩文既謝病歸一切棄去潛心
性命之學以朱子為宗學者稱為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記
信古餘論臚景錄采芹錄鴻洲雜著徐氏家則年七十八卒子
存謹稱禎稷字叔開萬曆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初三

欲出一死罪弗得會病免至禎稷入西曹猶以屬之父
子後先為刑官皆以平允為世所稱禎稷出守三重為政安二
十四條示之及備兵川東以三重年七十乞侍養後屢為不出
以名德重於江南禎稷子銘常崇禎時領鄉薦而禎秩之子銘
敬亦登鄉薦云

鴻洲先生父子俱以名德重於當時而其理學深粹又如此
乃世為雲間人而雲間所稱道弗絕者董玄宰張侗初諸公
而先生至不聞其名氏是孟子之見聞不廣耶不然豈道德
行誼顧不如文章翰墨也癸亥之夏賈人來偶有信古餘論
及庸齋日記二種時予方有志蒐羅上學有占未暇細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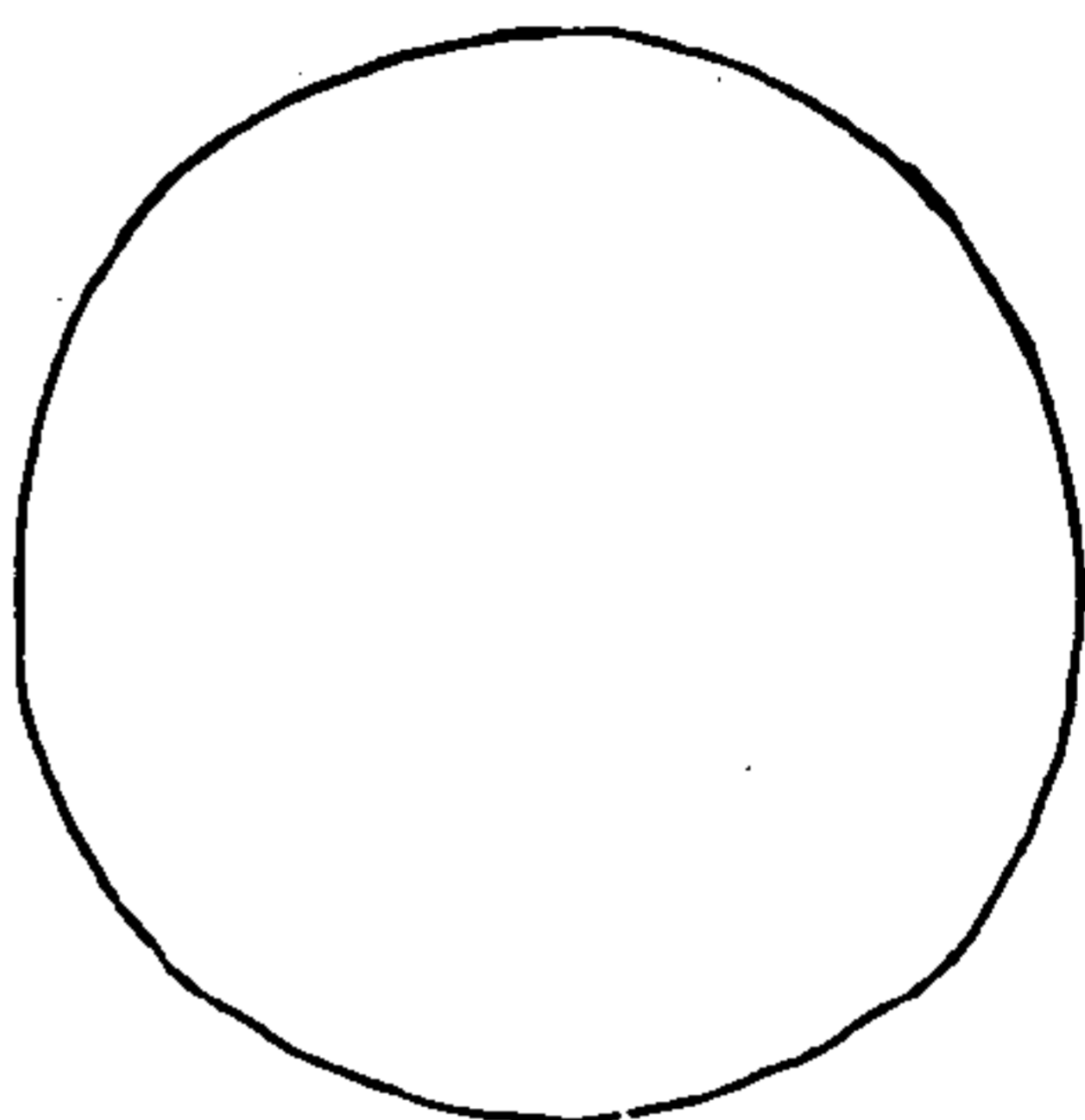
信古餘論 序

遵信之及不履諸之粹然無疵者也。其書思論其世而
簡首不着序例並無可考蓋知其為闡然自修之士問之友
人即克非之師趙以安云當考之府乘因得知其大畧又恨
所謂臚景錄諸書尚未及見且先生之學問如此則其生平
行事之可傳於後世者必不止如乘之所云而一時莫可考
為可惜也先生之學在前朝可擬薛文清公羅整庵似猶不
及若高顧諸公恐難類禎耳伊蒿子鮑曆謹識時康熙二
十三年甲子端陽日

鴻洲先生又有揭於書室數條云室無美姬堂無僕僕業無
戲去問無雜賓宅取安人田取給食書取明道器取適用
傳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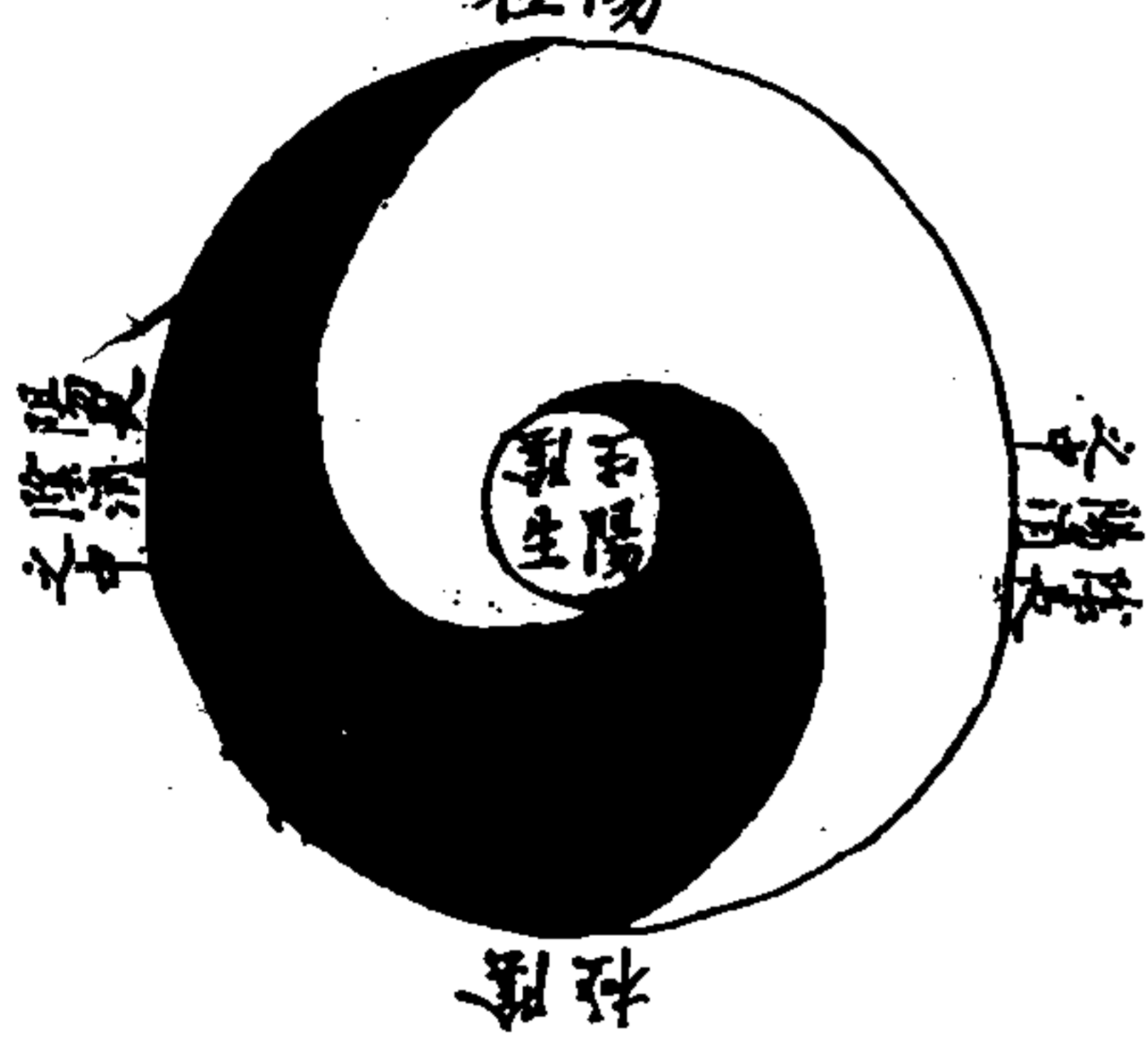
太極無象之體

冲漠無朕
萬象森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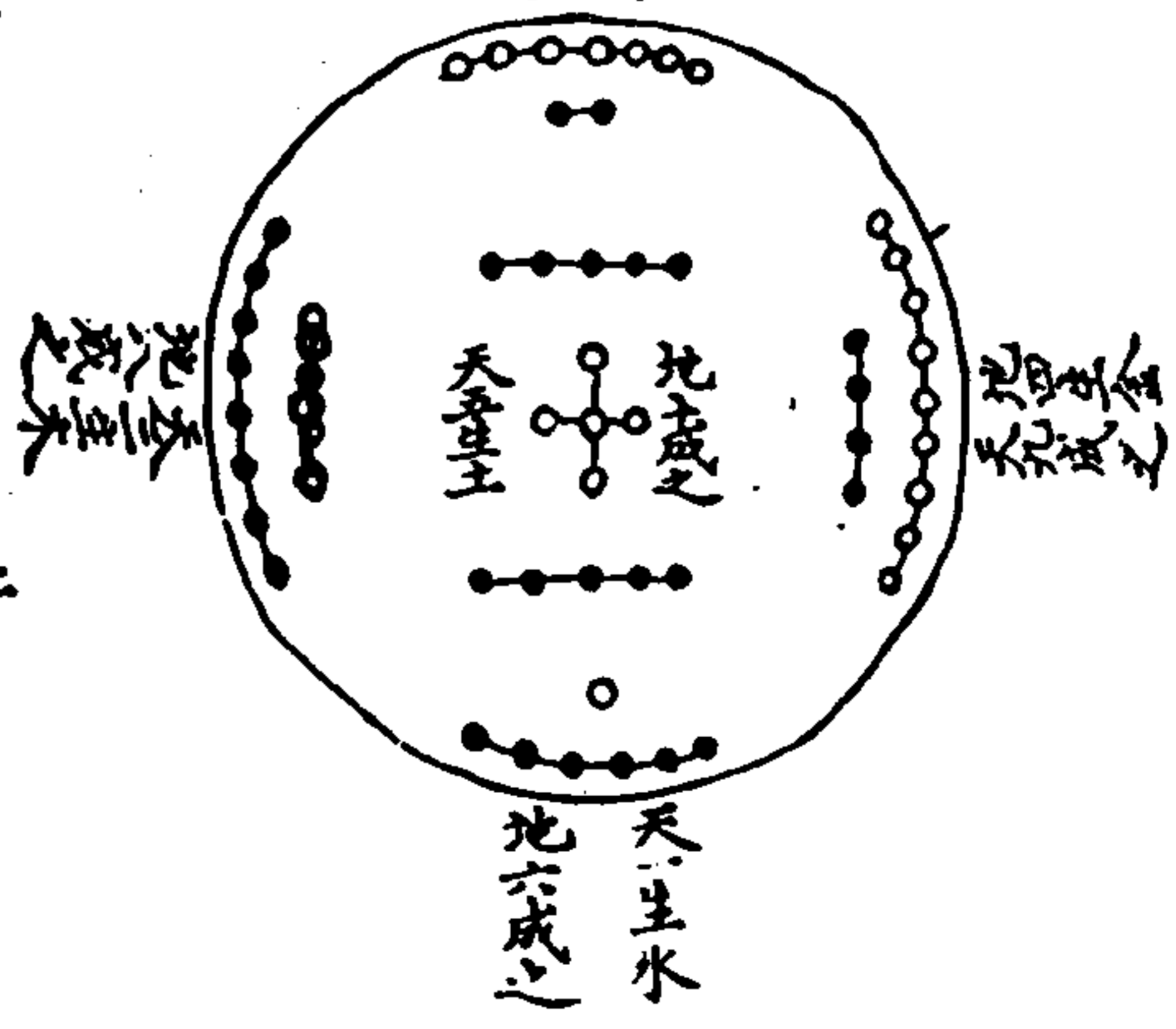
圖說
陰陽三種消長圖

陰極則陽生
陽長而陰消
陽極則陰生
陰長而陽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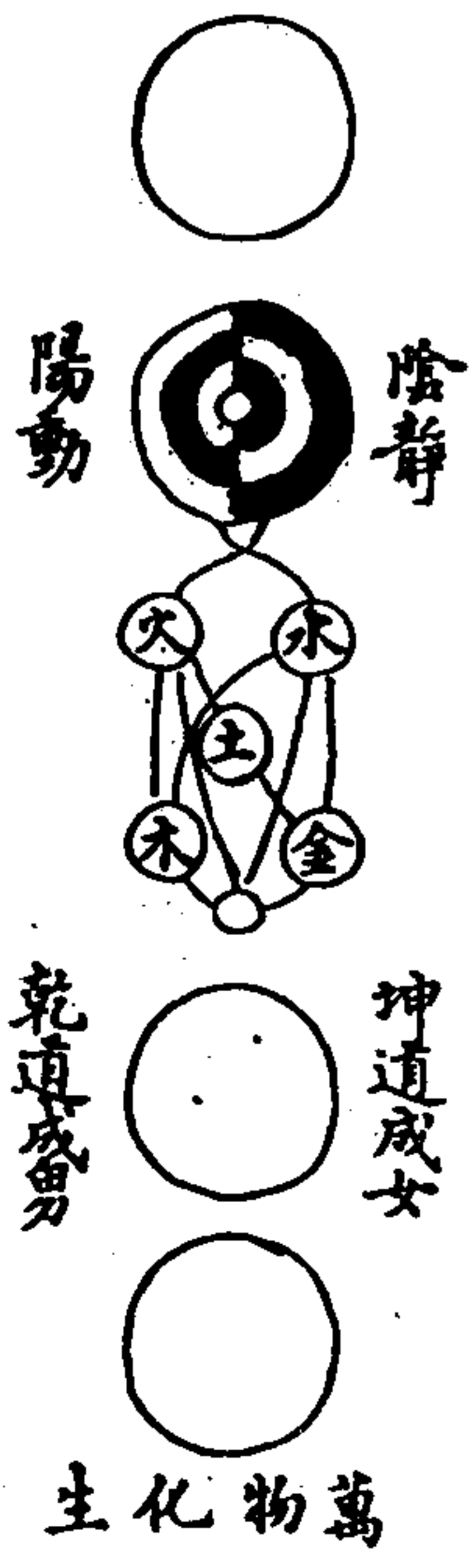
河圖太極之全體

二四六八右旋之陰
中五
生數
陰陽
之根
一三七九左旋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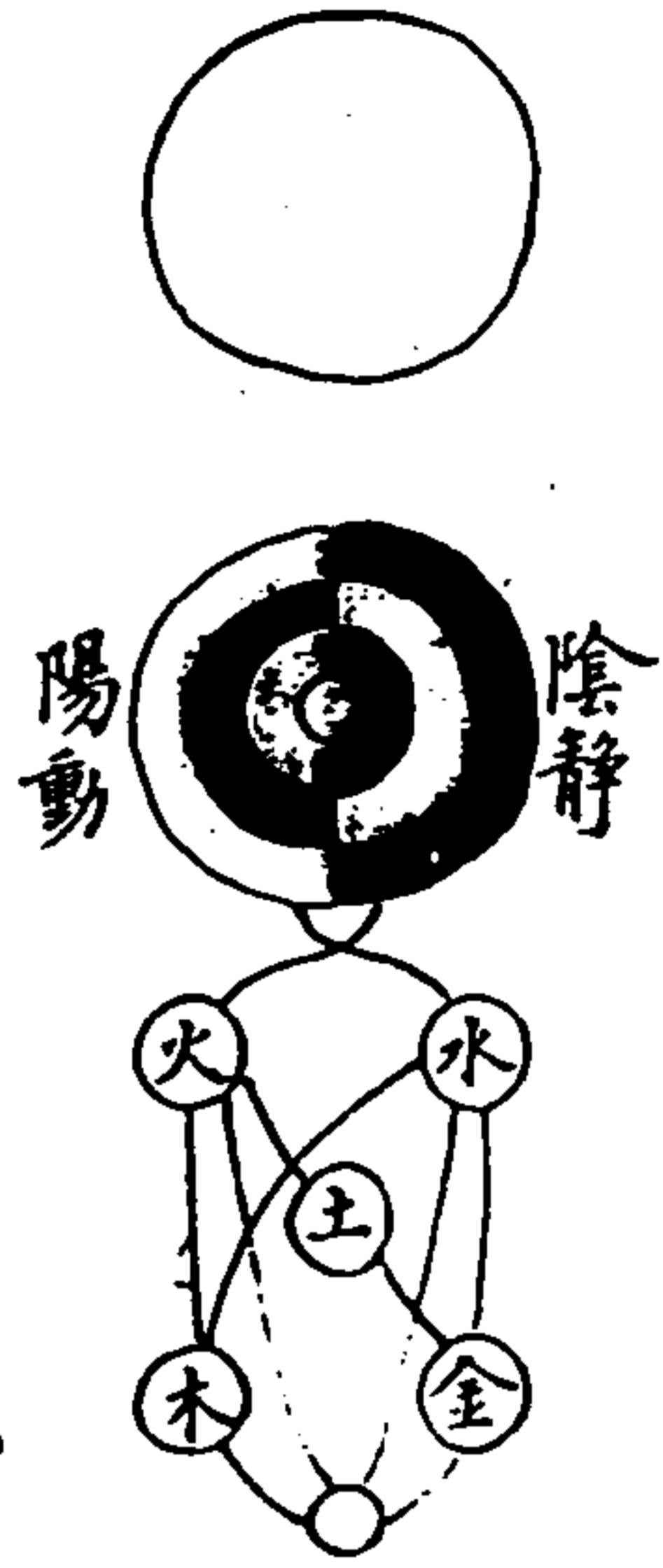
圖說
周子六極圖全

無極而太極



周子太極陰陽五行圖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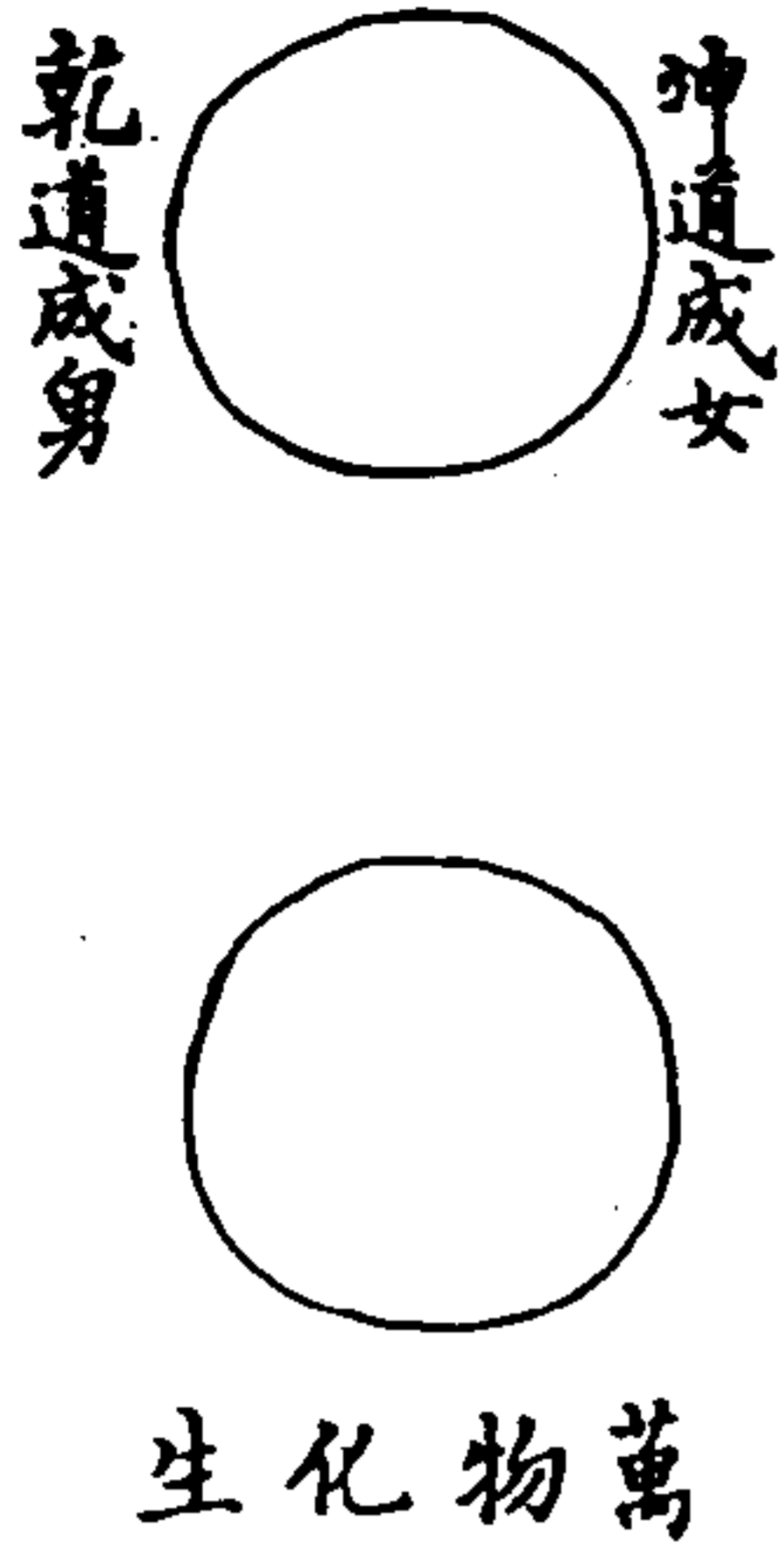
無極而太極



太極總圖下又以陰陽動靜對待立圖而藏陰靜之根於陽中藏陽動之根於陰中其左右分立則兩儀之象也水火木金土亦以陰陽分左右而交系以相生歸本於太極亦是於對待之中即具一體互根之意而其流行變化之妙皆可按圖而推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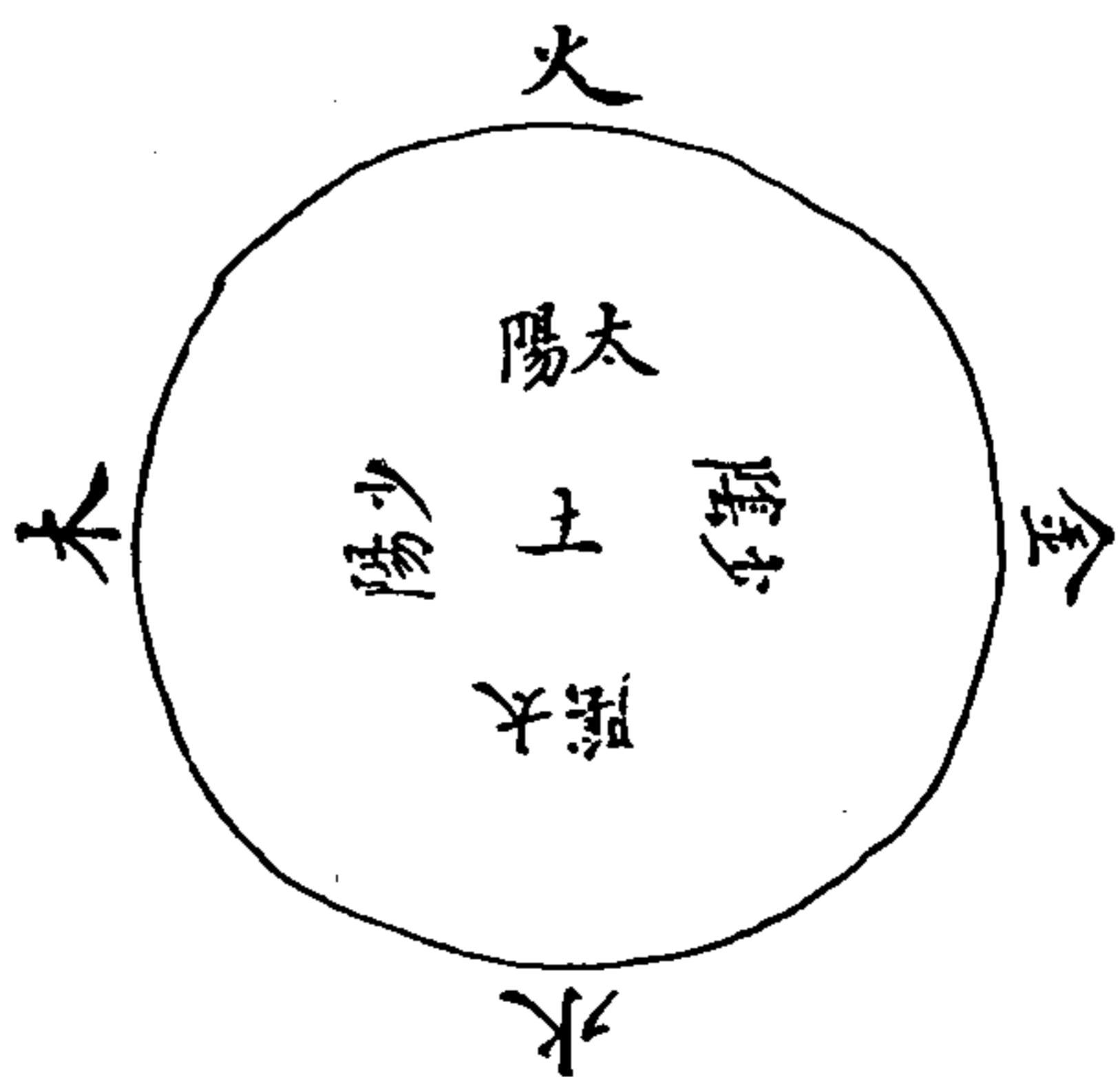
周子氣化形化圖附說



二氣五行無非太極中物而發育生成即此太極之妙用故二圖皆虛中者以見其非別有物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健順而成男女於是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蓋總一太極之氣化形生故二圖亦只渾然太極全體之象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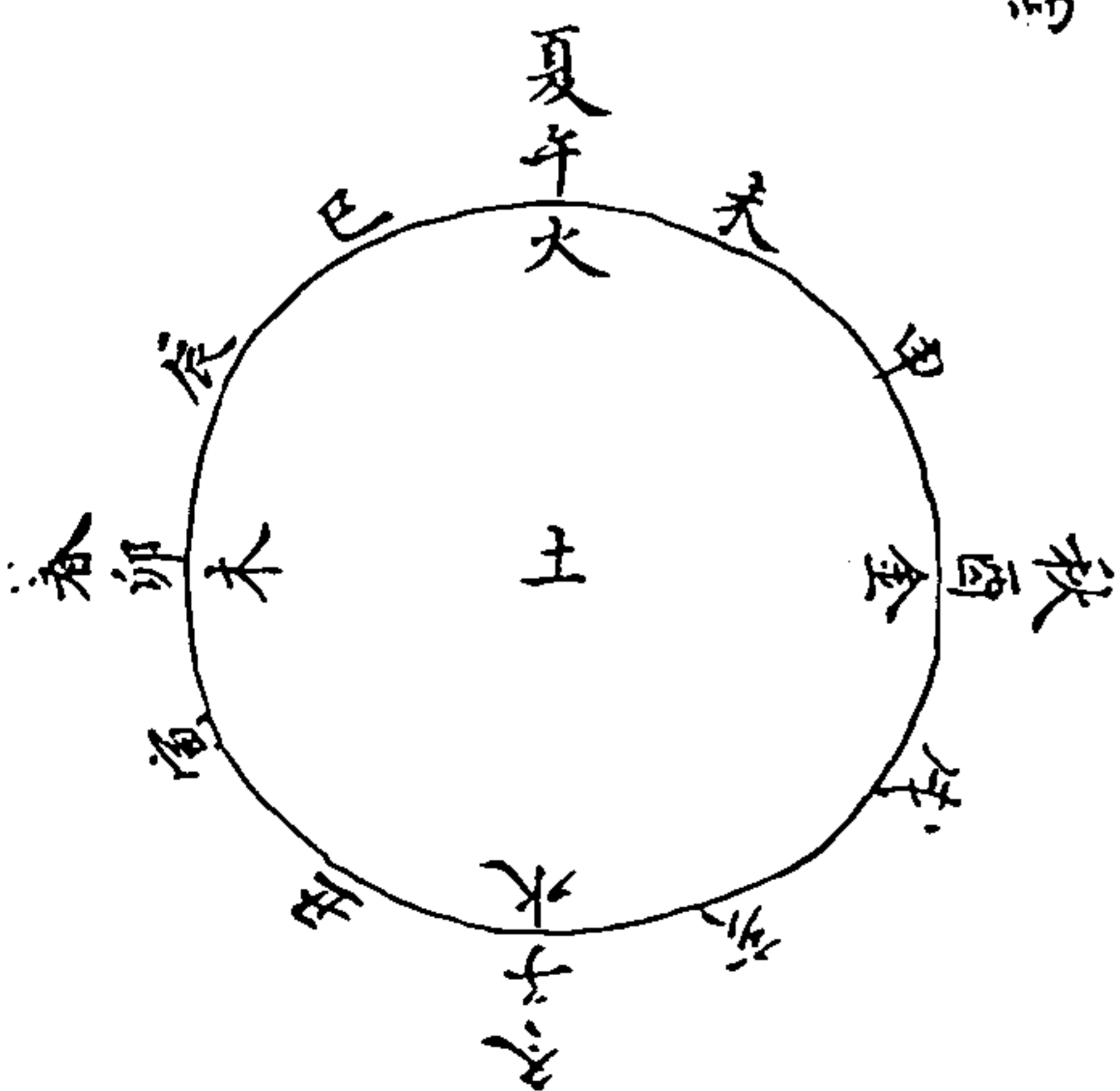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圖說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四



信古餘論卷之一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生者是聖人次第分出之義非始初如此漸漸生來也未子謂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氣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蓋象數人之所定形氣物之所具二者固當有初若理則以何為初惟象數形氣皆依此理而立理則渾然之中全體妙用無不畢備聖人欲分合以明道不得不以次言之耳

太極是天地所以成五的道理所謂非有以離乎陰陽者蓋陰陽便是太極之顯行而總言陰陽之至理則太極也天地造

信古餘論

卷一

一

化無物非陰陽而陰陽一體見太極本然之妙離陰陽而求太極太極復何在即指陰陽為太極恐體用顯微又混而無別故太極陰陽之義須各言之而不可分求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各言之者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謂不得分求之者蓋不各言恐執象道理其義不明分求之則若各為一物而其義愈悖矣

天地間有箇自然極至至一不二的道理以陰陽為體而陰陽不能違之若陰陽違之便生出說異這是宇宙實然有此的事理聖人因易中陰陽而灼見其有此因名之曰太極易之為書以陰陽變易為義易中卦畫惟有陰陽二體而交易變

易則又一體互用之義故歸本統宗於太極而以陰陽為太極之分然太極初無已分未分時只陰陽流行便見太極總體之妙程子所謂至微至著者蓋以立象為著而至理為幽者由闡微而設此乃易所謂太極生兩儀四象之意也

太極破箇理字乃是指認別白他的名目亦須由功用形氣乃可見太極未言功用不屬形氣之迹何以見理當知功用形氣便只是此理之實而理特指其所以為主者別為目以名之蓋不可為象而云太極然實非離功用而別有也所以未子謂未有物須先有理既有物理即在其中曰未物先有者明其不以物托始云耳動靜則有物而動靜無端者便是太極

信古餘論

卷一

二

極統體之妙然動靜又皆非理即在中乎

聖人言道從實有始未嘗言無蓋不無也太極即是實理言實理則雖非有這同形氣之粗而實能主宰成造化之德此正宇宙萬有之所自來聖人因所有者而適極於此是道之大原而物之總體更無向上可言矣就今向上別有所謂無無已非道聖人何庸言况亦無處着無字而欲強執未有為無滅此道以從之其叛道不待言矣

有得太極陰陽五行非有先後次第而分之不離其合合之不消其分充塞宇宙之間而昭然心目之內蓋吾身與天地萬物共體之而各自足者也若昧其實而空觀之泥於迹而強

執之微言之而與物不相闕過言之而與己不相入皆非也
心為太極道為太極此天人所以無二理也夫惟心與道一則
太極之實恍然可以意融點識矣

太極全體充之渾成其所生者無不是此其所生者未能盡此
一言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便只是其中款目所謂森然畢具
者然兩儀四象八卦非有異狀物色蓋都在冲漠無朕之中
渾然只是太極全體也

太極何等渾渾是相陰陽五行雖湊合無餘欠便覺各有盈縮
太極在天言道在人言性道總陰陽性合仁義

即今混沌開闢如邵子所云者相循不窮其宇宙內形氣事理
皆在

必一一不殊於初即此可想見太極有常之主宰便是至一
不二之理

易言太極濼濼復加無極此聖賢明道所不得已也蓋先生因
易有太極之語而為之立象以示人又恐學者執太極為有
象而索諸形器則不惟無補於學者而適以病道故復言無
無體而有實此正天道之本萬物之樞而善學者心通獨見
之所故曰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其也如論鬼神然曰
體物不遺而先言視不見聽不聞蓋合顯微並言之則道之
一實而又非形器者始灼然心目之間也

濼濼無極一語為執有者發亦為眩無者發始學識未窮源但

觀有象之運用而不識無象之中乃有實理則疑太極為虛
名故言此太極者無而實有也無而實有則不為無有而亦
無又不可以形見此前哲之善言道也

道體實然而不可象指言說聖人以太極名其實然者濼濼以
無極名其不可象指言說者大要太極無以上事矣無極之
加亦不得已也易明實理安得云無濼濼之無為圖而發恐
人不能以意求圖而以圖為極則又誤入形器故耳

無極二字晦翁以為無形既云無形則非有方所窮極限量意
便可見太極者言其自有箇渾成極至無欠缺遺漏不可復
加之全體大用聖賢以其極至不可復加而名之曰太極以

極至不可復加而體用畢具濼然於其間則目之為理曰無
極正恐如形體之可窮曰太極則又自有至真者而非有冥
恍惚之事也此所以云無極之真也

濼濼之言無極為作圖而明其非有象物也橫渠之言太虛為
欲別於氣化之迹而明其不雜也然易只言太極中庸只言
為物不貳豈便同於形氣而人以一物目之哉乃知與已明
者言則太極不貳便是見無象之真體與未明者言則無極
太虛通是濼有無兩截之疑也

無之一字宋諸儒亦有言之乃恐人執有以求其象耳非同老
氏之見截然以無為初也聖人未嘗說無只說易有太極若

論太極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更於何時何所入得箇無字下

言太極者誤為有象之迹言無極者誤為未有之空此正如程子所謂扶醉人扶得一邊又倒一邊去可為切喻

曰太極本無極便可知無極而太極非兩節語矣晦翁所以極論自為二字之誤宋文作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何所據而百世道術淵源所係不可謬也增此二字晦翁欲請於朝命改之云此乃

若論成物只是二五之精這無極之真便自在

太極有一理渾然之名也無極者言此太極之不可象索也識

得此理則太極即所指之名識得太極則無極非別立之語

信古餘論

五

理以即物而後形恐言理者執於物而不能察於妙萬物之體故言太極太極不可圖而以意作圖恐未識者求所謂太極於圖之似也故又言無極於無極識太極則太極無聲臭無方所而超然為天地萬物之本然若心融而默識則性分事理即可尋源而一貫識太極為一理則萬事萬化之大本與吾之所日用云為者皆不能一毫頃刻離乎此乃知太極者天地萬物同歸一致之總名聖人不能以物色形容而名之曰太極後賢欲分出動靜五行而持為立總體又恐誤認真有此物為體者而以無極分解之惟無物而為主張有物之實理此太極之可以因名會意也

在天地只此太極而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人道亦只此太極而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出為萬事此其分總體用同也若皆循是太極而動便無非至善惟人纔動便不能無差所以有不善天地二氣運行亦有差却處如寒暑災祥之夫正所生人物之有不類要之亦是於太極本然道理到此處却差了也

伏羲這畫真是於天地渾成事無一毫不盡本只是一件物事看出兩端分為陰陽二體其性情之德亦完足無遺凡在天地內者無有一毫不是這箇做出斷無有能外此而別為成立者其在人亦便可知矣且非但此番天地內事如此果知

信古餘論

卷一

六

邵子元會闢關之說就令萬遍消息輪轉其氣其理亦只是這一件物事不可加減分毫也宇宙間事伏羲以畫象之孔在人為性在事物為理者皆是一此一件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皆是這件的兩端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之流行因闢關相生而神化之用顯於是故名為道蓋盈虛消息屈伸往來萬物以之生成萬事以之變化象數之所設吉凶之所生非道而何

造化消息即為陰陽靜極動極是造化屈伸之候不可太過而必返者此天理所以貴於得中而人事亦取忘太過蓋理與氣與數之所必窮也

圖中陰陽即是那上一圈太極的動靜動靜有常理這便是太

極本然之妙惟太極之理原如此故動靜不能違之所謂太極雖不得陰陽者蓋總陰陽動靜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便是太極之所由名若以太極為一事而謂不離於陰陽如相附然恐誤尋索而反失之也

陽即陰之動者陰即陽之靜者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陰由動極而靜是陰根陽也陽由靜極而動是陽根陰也動之始終與靜之始終常相環合而無間斷不離是陰陽無一息獨行之時所謂交感互藏者皆此理也

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由微而盛皆以漸至無絕然為陰為陽時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繞消即息間不容髮無絕然無陰無陽時也其間細細泰和交感變化潛易於一氣之內而不失其往來之常此陰陽不測之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據陰陽則析為兩儀本動靜則總為一體

動靜是太極陰陽則動靜之名太極之動便是陽太極之靜便是陰

太極圖陽動陰靜正中心一點陰陽皆從此生畧生出便分屬陰陽其中未分之體有何偏倚

濂溪陽動陰靜圖以易離坎卦象之便自可明陽極於外而中之初凝者已為羣陰之本陰極於外而內之微動者已為諸

陽之根然二氣之動靜即一氣之所流行而陽所變化陰便凝合循環之中又各以生長分數而別為五行之性要之稟於氣不越乎陰陽定於質不越乎剛柔此天地之所以成化人物之所以有生仁義道德之所由立修身治世之所由準也

動而生陰靜而生陰對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流行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對待也即流行而有對待即對待而為流行陰陽之神狀太極之妙用也

靜以斂藏而言體動以發散而言用由靜而動動終復於靜則靜者為主矣然而太極圖說乃先言陽動蓋非動無以見

靜之端倪因動而識其在靜時者即是動之未發者也

陰陽之所以為陰陽若何人莫得而知只運時賦物便昭然示人所謂微之顯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是顯妙萬物者便是微

生物只是陽氣然非陰合不能成形陰合者合陽氣而成物也

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非陽不能變化陽只是發生之氣非陰不能收合陰乃神氣聚而為精精氣既聚形主神發此人物有生之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

薛文清公言陰陽無損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

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予觀星命家序五行生旺丙火生寅而托胎於子壬水生申而托胎於午其說正同蓋天地間本是一氣而動靜相生寧待既絕而後復續晦翁答袁挽仲書云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至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感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論更

信古餘論

卷一

九

甚精密矣

陰靜陽動論者每難後先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會聚則不能發散非妙達造化莫能言此夫以吸為呼以核為芽平旦之氣精於夜寐火砲之發烈於包藏凡此皆陰先陽後之義物理昭然也但太極動靜鴻鈞轉化綿綿不窮要之陰靜者前動之已極不得不止而後動之始基為將未發舒者乃由此試論卦起卦雖息前日之所耗實養後日之將用所耗者已屈而虛將用者方伸而實第就實而論則陰靜為先陽動為後理益明矣但欲執為二氣之終始則不可耳夫一動一靜氣之闔闢不絕不紊是造化之神機即所謂道道

信古餘論 卷一

固不離乎氣氣亦初非有二體也

陽方進未能即盛繞退又已漸衰然則全盛之時幾何聖人所

以力扶而時保也

本一氣也由動靜而分陰陽由陰陽變合而生五行變合者陰陽二氣相承並運各於消長之間陽動主變陰靜主合初互根而為水火已化成而為土金木蓋二氣流行變化有此五者及茲生共濟而歲功物候皆由此成大要不出陰陽之妙用而為太極顯行之實跡也夫論五行得氣雖分屬陰陽然二氣迭運不得相離故變皆是陽合皆是陰非獨成者但感仲威微氣自有別故五行各一其性

信古餘論

卷一

十

陽變而陰合者蓋造化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成陰陽是一氣之動靜動者變而靜者合之惟流行循環之間各由生而長長而盛漸有次第故其氣稍別其性各成而所生之質亦有不同焉然大段五行中又自有陰陽之殊蓋亦是變合之間二氣之分数又有剛柔盈縮界限也可知五行各性不外乎陰陽陰陽變合不出乎太極矣

太極之有陰陽以五行驗之益昭然矣蓋陰陽非判然兩體者若陰陽判然兩體則不能成五行惟一氣渾成而屈伸交感循環迭運各以生長盛衰而氣凝質具又皆不能離中氣以自成故水火木金土並列為五五者之中陰陽實無不皆

九

在而總之則皆太極流行妙用也夫惟五行同體陰陽而太極又為陰陽之總體故所生萬物莫不本於一而成具此二五若判然為陰為陽則只有二氣而不能為五太極亦截為二體而不能二五之主如此則不成造化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譬如一鑊湯只火力進退之間使自有溫熱涼冷之異大要氣異則所稟以生者其性安得不各一其間一氣之體相生之序亦即可以此知之五行一陰陽陰陽自為性不可強一五性大同出太極非有別成

太極圖是宇宙全圖其說是宇宙總論諸儒或疑太極圖說者為無極二字稱言耳夫聖門性命之理發端於易而其義未顯濂溪立圖著說以推明之苟因圖與說而可以會易義則何病於合有無哉玩圖信古餘論 卷一 十一

與說始末而太極體用豐富無可悔也

太極五圖只上一圖便該總盡了其下四圖即是其中所有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但不作虛圖無以見其為下圖之總體所謂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物之根矣

乾男坤女與萬物化生二圖亦各全具陰陽五行而後能成造化蓋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氣化而為男女以形化而為萬物故二圖亦與上太極一圖無異見氣化形生無非此也

至氣化形化則陰陽五行無一件欠缺此正太極全體之妙用故圖只各作一大圖乃所謂妙合而凝者夫曰妙合非已分而復合只是天道本然與生物之理原無一不備故分以立

象則具理明合以成物則其用全既言化生則一體具足故分析不得只是一團也

太極二五原是混融無間的所謂妙合有不是各為一物合和而後成也前哲真見得大化之中有此象妙而渾全於實體不曾缺却一件今欲明白分出示人而實非各在一邊者故不得不言妙合也

陰陽二氣其性有健順是為乾道坤道曰乾道坤道者猶言陰陽之為德云耳男女只是陰陽所成之質二氣交合以生物而其間得氣又有健順之殊此男女之所由成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這男女說得廣蓋於氣言陰陽於形言男信古餘論 卷一 十二

女二氣凝聚之始使自有此二體而其後交感化生以成萬物凡有形者皆此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之妙合初屬於形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形之相生實本乎氣

乾男坤女是萬物始初所生之氣只此健順二者萬物化生是男女以後所成之形別生分類萬有不齊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二氣之大辨也若其交相感以生物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男健而未嘗無順女順而未嘗無健也只一太極天以氣為陰陽地以質為剛柔人以性為仁義就三才各立者言則分為三極合宇宙渾成者言則總一太極而

已圖說又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恐人則認生死一事而此理有所不貫故并及之言亦不出此理此氣之始終而無他說也

漢漢太極圖說未引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語可知圖說前面許多話便是生之說人之生乃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而形成理具此是有生之始其始凝聚便是生其終消亡便是死都只是一箇陰陽理氣離合聚散也此等事原是造化賦命之常莫非理之所貫不是有茫難知而又或可以俾望巧致者若已知得則一生理義洞然昭晰自無纖毫疑礙在胸中矣世人每張皇生死使異端得售其解脫之虛談正坐信古餘論 卷一 圭

不明此理而以為別有主張焉耳

天地之道以一為主以兩為化然非一之外又別有兩亦非判然析一為兩也蓋即一而兩而一之用始全也一陰一陽此天地流行變合以成化工者惟其為物本不二故體立而用自流行因其用之相生而言其對待則為兩若析而兩之如各立然則一之體息亦無相生之用何兩之有故不有一則無兩

天道本於穆而於時成歲乃見妙用蓋流行變化即道之實道自如此故此可見道乃以顯知微非同因此識彼也易乃天道義有交易變易正是鼓其流行變化之用而大通利正其

為乾坤之德則自有不易者乃所謂貞一之體也

橫渠說由太虛有天之名而伊川說以形體謂之天橫渠之言正恐人以形求之則有未明伊川之言乃是專指蒼蒼者又謂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合此數語而天之為天可知矣蓋以氣言天是涉於流行之用以理言天是深求其主宰之德若太虛之說乃本於無聲無臭之天載而其中功用即為氣化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也具者非謂虛無之虛畧無一實者也

太虛為體氣化為用太虛非虛也氣化之渾合以未形著而名虛氣化非強為也太虛之偶感而變化莫之為而為者耳易信古餘論 卷一 西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首其用以著性之初又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首其體以明道之本

乾坤之體穆然渾然更無作為謀巧一氣順布萬古為常聖人心通天地而表章其理曰易曰簡夫過視天地者疑其神秘莫測聖人知天地則直云易簡夫惟易簡所以為天地而天地亦安得不易簡也使天地不易簡則健順無常體化育無常用豈能混開始終恒如一息聖人體此以成德推此以廣業而一毫自私自用智之意不與焉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夫易簡者天地之至德聖賢之至善順則吉逆則凶循則治違則亂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

能率由是者也可大則賢人之業能擴充是者也中庸闡性明道合天道聖德於一誠夫能體誠以盡性則易簡之道得而天地之理盡矣

孟子所謂知天是知天之理即所以為化育之體者不是但識其虛空渺茫而已故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言理則體用兼該矣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此但指沖漠無朕之中言也雖其理未嘗不在而語意未及化育故但目為太虛後人不察得無以為空虛無有之虛耶

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性情謂之乾這所指主宰虛即名為天心者天何心哉其理却自有主這箇便喚做心氣化由此信古餘論 卷一 五

而行便是乾道乾道至純所主如此作用便即如此更無宛轉回互此所謂至健而乾之為義乃其性情之德然也主至一行至健其道不大通而利正乎分為四德蓋聖人又於其中見得全體最妙自如也

天之主宰性情只是此一理若二之便無定主主不一行亦便有差池而難為健者故主宰便是性情立德處而化育萬物根本衆動無一毫可出此人心試以此義而思其所以合天心者當不得別有出入矣

其氣也無涯此語足以識天動靜絪縕便是流行發生之實邵康節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

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夫道者天地之道有天地而道在焉豈得外天地而別言道耶子所謂天地亦為萬物者乃以理器精粗言非以大小言也後人立論便有謂以道觀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是屈天地以伸道則道當更有無物者在天地之外此何異曠士不根之談迂視道而眇視天地者乎

晦翁註體物不遺云是其為物之體體猶言骨子也程子論天運日月寒暑水流物生曰皆與道為體此體言形體也道乃萬物之理理無形非有物不可見是道能體物而物則能與此道為體者也故人見川流而言逝者夫惟本體不息而後信古餘論 卷一 六

流行者不窮天道人事舉如此即物而見其所謂道因用而誠其所為體則太極本然之妙與其所乘以流行之機俱昭然在心目之間矣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此是乘氣攬以流行者而太極不二不息之體即在是故聖人因川流而發明之蓋語費而隱自見費隱本無有二故不得別言也萬飛魚躍所謂上下察者其意亦如此

天地之心至後而後可見未復非無復非始有蓋不可見者見諸此而生物之端在是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於萬物未生識得一陽初動便是

天理發見流行之端而於穆不已者原無改易更能識得未動之中亦即是已生之本而天地之心不惟見其所見且見所未見矣

天地人物皆因其動以見用而指其靜以識體大要體皆為主而用因以行也若動靜相乘則皆用而為靜為動則皆體此當於一源無間處只將主宰流行分別便自不得截然而為兩天地之間二氣流行充塞無間總是化育之機人性之始而云虛無寂滅若以虛無寂滅言道則此等皆無根起滅之妄相矣豈識所謂至微至著誠不可掩之義者哉

六合之內凡成象成形者無非生氣乃包裹於中心虛寂聚散

信古餘論

卷一

七

化所以有此其外則無涯之氣靡有窮極不過如是而已而其間自有至一可常之理為氣之主故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造化品彙是氣也非又別有理以驅使之只是造化品彙而推本其所以然則以理目之明其非離於氣而別有立亦非渾乎氣而同於粗迹者也

天地至大然總不外乎一理理寂完滿具足若形氣則便有參差不足處中庸謂人猶有憾者只是形氣少偏錯便於此理本分有所虧欠明道詩道通天地有形外若通得天地之理於形氣之外便見天地尚有未盡此理處而太極全體昭然在目矣

明道秋日偶成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天地安得有外曰有外形之外也有形者形下之器形之外乃形上之理也風雲變態即二儀消息所為其交勝處乃有變態而有常者不可變也曰思入者不過以有常之理察消息之攬此惟心通造化乃知其非屬實也

道理一也聖賢言道亦一也只是後人所見不同或把聖賢言語錯着了則道理亦遂大謬而不自覺如明道言道通天地有形外蓋天地是有形者道乃天地之理無形而實為形之主人能通得此道於天地有形之外則知道在天地而天地不可但以形求矣若謂天地有盡而道更出乎其外不知天地

信古餘論

卷一

八

地如何為外而天地外又如何為道此即荒唐之端大率立言之意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立命之中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道賦物之和也

中純是理而凝於氣渾然太極也和便乘氣而理因以行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正蒙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造化發育之事不過如此莊生野馬亦即是絪縕紛擾者

天地之化與人心此理正同皆是原有靜之真以為動之本故不復則不能通易復初陽是動其所靜者而天地生物之心

於此乃有可見耳邵子曰冬至于之半天心無改移蓋動靜一體何有改移而非動無以見有靜之端故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而合下生生之用皆在此物邵子之意正以明無極有象原非兩體而靜極初動之間有以見天根之妙所謂玄酒味淡大音希聲者正自得其真於此時此處也

天地形氣象數皆自下而上始於下則日息而盈極於上則日消而虛盈者竭則還除虛者受則歸來此屈伸往來所以動而愈出積而不溢相禪而無端有常而不易也

天地絪縕為物化淳造化發育之象宛然張子所謂太和者與陰陽只是氣一陰一陽便是為道辨之則不雜合之則不偏天

信古餘論

卷一

九

地萬物莫之能違者道也若舍氣而言則無所謂道只以氣言又不得謂之道故繼與成皆是氣善與性莫非道氣與道不得有二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只以賦與受名也

橫渠正蒙云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蓋執此氣以為天地神化之實迹也又曰所謂氣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使順動靜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夫蒸鬱凝聚此言氣於有形也其健順動靜浩然湛然者此氣之妙用其可得而名言者亦以此氣也即以此而識其推行有漸者為化合一不測者為神則天道天德昭然有寶而聖人之所存所運亦不異是矣

曰無極之真是不可象執之實理卓然在元氣流行之中而生成變化萬物之終始皆其所主宰若目以為無無豈能有此顯者功用耶

無極之真實理也二五之精生氣也理在於氣氣自有理此妙合之意氣凝而理具人物形性之初由是矣

余常思理氣二字氣本實而不能為主則是虛理似虛而能為氣之主則是實理見薛公讀書錄云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始知妄意亦有近似也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只是理氣變化凝聚顯出示人者氣可以迹求而理當以神會以迹求者察其理之實以神會者信古餘論

卷一

二十

融其迹之粗初非兩事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而理無不在陰陽五行是此氣流行自然之妙用這便是理之呈露昭著故氣外求理與昧理而言氣者皆失之也

理氣不可分有亦不可偏言易乾坤元字不曾分係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形上形下之間實一而二二而一者蓋各有則似為兩偏言則若有道

晦翁言未有此氣已有此性這性字是通言天地萬物即指太極之理也性是箇一定不易的惟性不易故氣之流行變化萬古常如此理為氣之主固當先言且以氣之往來屈伸終

不出此理範圍之內則理亦原自在先也

比如庭中這桃樹其發生凋謝是氣他合當如此的便是理惟合當如此之理一定故其氣發生凋謝自然常如此理却是先定的氣却是順他的故云先有此理人只見理因氣而有體既未有氣理從何物為有不知無論氣已有未有而合當如此之理固自先定下也以此觀性亦自分明

陰陽五行是造化發育之具即天命流行之實所謂氣以成形成理即賦者非有二物強相併合也偶見論者不究此理所具之實而以陰陽五行為推測之陋欲舍此以體會性道則無以明生理之所自未宜其盡置帝命降衷於玄虛只從人心

主

而但以知識言性此告子三說皆由此立

若將太極作氣者亦便是此理之實作理者亦自離氣不得然須作理即是氣之統一張主也

日月星辰在大化元氣中同運並行而又各自有進退常度不紊不易可知太極主宰有常而陰陽五行分別定分理氣之妙即此可察

形上之道非形下之器不可見因形下之器識形上之道以形上之道觀形下之器則觸處皆融所謂活潑潑地者以此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上下二字非是方所之意蓋以精粗微顯言也然皆謂之形則知事物固有實近理

亦不是虛名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其初賦受只是氣一即理亦一故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其後配合亦是理一則氣即一故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論有註間只是渾合無間意故程子有更不分別之語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夫無虧欠即與天為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先天列象與河圖許多黑白點子都是何物若只說無聲無臭看得全無了則天載又何事易所林威德大業者豈真盡向無中修有耶當知實理實氣充塞流布而全體大用有昭然兩間萬物皆由此立命者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畢具但不可以聲臭求之而豈得以一無

信古餘論

卷一

三

斷滅之也

時行物生即是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太虛之中何有虛臭而流動充滿運行發生未嘗少息者都是實理實氣故云誠之不可掩但自然如此時行物生而所以生且行者視不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耳非天自為無聲臭而時行物生自為時行物生也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威德大業至矣哉惟無心故不與聖人同憂而氣化自然鼓動萬物自是威德大業之實不為虛也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夫

具體其理其命其用皆是天載實德云無聲臭者不過尋常言其不可見聞以見於穆之意非是贊美天道玄妙如此也學者須要知天載實德乃為知天不然而直以無聲無臭曰天載直似茫然矣

游定夫問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程子謂其序如何循之又如何引荀卿始乎士終乎聖人之言為序而又以其性惡禮偽之言為不知循序則可知由士入聖者當以知性謹禮為循序深造功夫矣然則不睹不聞之中當知性體何如而無聲無臭之境亦當知天道何如不得都無事便謂了當也

信古餘論

卷一

三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於穆在命者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以賦受成性者言以此見萬物生息所由及人事日用動靜所主莫非此理故程子以為萬物生息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夫窮理盡性而至於知命則天道人理觸處皆通何不活潑之有際天極地孰非此道子思特引飛魚躍者正要見得理氣在兩間遍滿流行因生成以顯露化機上飛下潛無一物不是可知無一處不及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即是此理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既曰氣之

本體如何言虛可知只是指點空濶處以見天之所由名非空虛無有之虛也

正蒙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則太虛皆氣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者即太虛之氣以聚散變化而有逆則知其能為變化者雖無形而非虛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則靜體皆性也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者即至靜之性因知識感物而有端則知其能感於物者雖至靜而非無也然朱晦翁頗識此語以為截作兩段蓋無感無形與客感容形不無分析動靜稍似二境恐於本體妙用一源無間之義第覺言之未融耳

乾元是萬物受命處坤元是萬物分形處

信古餘論

卷一

三

二儀之間體虛則道為體無形屬物則器事物道非器不設道以非道不成道立聖人以道正世因器顯道非化裁不宜非推行不達宜且達天下共之此聖人之德業

天下之理不可言擬言固難真而執言者愈失其真或遂至迷誤天下故聖賢以象示不以煩言令深造者自得而百姓日用不強喻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見道章教莫真於此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語揭天人之理治無餘蘊

天地只設位而易自然行乎其中成性存存而後道義從此出天道人道也

天道設位易行乎中故以卦畫象之非因卦有易也故為畫前之易

劉原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定命也若動作禮義威儀失其則必由本心無主便是雜亂天命處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只言命而性與道在是受中而生民之性也動作禮義威儀有則者道也又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理氣感應性命合一之理亦便可見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衷由帝降豈不渾是天信古餘論 卷一 五

德已降於民即為人性之理人須於本心體用間識取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此言性命之理而道即在是

又曰克綏厥猷維后此言修道之教而性命之理即在是

乾為天德而元亨利貞四善備焉蓋一元流行眾美完具便是

太和全體發育生成之本以此言理則所謂純粹至善者亦

自可見人得之以生性中便具此仁義禮智之德於這天德

四善原無虧少但人心自失其初則便欠缺違異要之人性

本善只為原自稟受天德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若無繼之者善一語便覺道與性無箇相承的天所付人所受此一善字乃其中真正氣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人一脉正是天付人受的道統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中庸以一語盡之曰天命之謂性天命性三字便可分屬易之三句晦翁註意全是將易中三句作本子

晝夜者天之不息陰陽循環通乎晝夜則無息也

太極是主宰之實理陰陽是流行之氣機五行是變化之顯迹

一氣完具萬物由之以生莫不稟受乎此而所得純粹偏駁之間此所以為中和為剛柔善惡雜揉而不齊學者自反其

氣質或病於不得適均則矯揉變化之功亦為客已

信古餘論 卷一 五

一太極分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正是天

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之為性如此故已實知性者

便於化育之理亦自心通默識

萬飛戾天魚躍于淵莫知其然而然者有所以然者在

天道未有不實試看鸞魚飛躍是何者所為此正體物不道之

明驗但所以然者則不見不聞耳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如此是道體微處非有實何以能顯

未有物而無理者蓋物之所以為物即是理若成立之者然故

云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皆有所以成其為此物者

是理正為物之實體而物以之終始不能違也惟見物者不

察而識其理者方知所以有是物則物之實正是理之實也

也
盈天地間都是賦命的理氣人由此生即受以成性只緣視不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人但以無聲臭便謂天地萬物生於無如此當遂無天地萬物矣安得高下散殊成位化育之事哉

中庸言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這知字無甚工夫只是心通其理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賦命化育之實理也可知天命人性原一理故知此便知得彼若未知天而自謂知性則多錯於意見之偏未知性而自謂知天則必惑於信古餘論 卷一 三

推測之陋

天只說得天心與性只說得人這命字正是天與人相承處其初本一者也

性與天道孔子惟易傳曾言之論語未有明訓子貢初亦不得聞顏曾有所得而無傳述子思作中庸遂說出此理亦是得於前人者可知聖人亦未嘗不以語人但及門諸賢能自領畧契悟者實希耳

性與天道孔門高第不易得聞周元公從易義中推出作太極圖說曲扶其昭示視掌此乃吾道大本大原人鮮理會殆千百年先生超悟獨倡立象著書以宣其秘蓋天人賦受通一

之理於是始明然淡知命之為有實而性之為有本斯於道脈聖真為功不細二程相從得諸手授而不以示人夫亦聖人不輕語上之意而所以訓諸徒游惟云主敬致知令人由身心事理講求體會若性分無虧則賦畀不虧天人之際已誠冥合當自心通此二先生有大造於學人也當知周程先後明道立教已徹上下但元公對二程并出幽深而二程於學只依切近殆亦因材之意焉後宋未晦翁兼總條貫盡發其蘊語實踐則傳述二程談性命則歸本太極亦所謂集大成者

二程受太極圖說於濂溪而未嘗示人蓋圖說是推明天道流信古餘論 卷一 三

行賦物之理聖人自謂知天命當亦便是此事但聖人所知不易窺其理則畧見易傳中語矣此非可容易與學者言言之亦未易能曉二程教人只說主敬涵養致知道學此是聖門切身體道功夫實能於此得力則盡性至命此圖總不出性分事理耳秦漢而下學者未見能於身心處體認天理而真見其所得於天者故談性命之事祇覺渺茫此正斯道不行不明之故也濂溪窮探幽微而二程又安排實地進步所謂徹上徹下初非二職倡道之功乃自有相成者

聖人五十而知天命這天命非渺茫事即人之所受以成性而人道之所由立者學者功夫只須志學篤行以俟窮理盡性

之後自有點成德行而冥契至理若強探力索與懸揣而臆說恐俱未然也夫未知性而言命與未知命而言性或認作兩層事則時夫之大要所命是此理故性亦即是此理或有謂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夫論性在人可不言也論命使須識此蓋理因氣而成體正是天命流行賦物之實不言氣以見理將安所識其賦於物者而天人之際漠然不能相通是命不可得而知則性亦只是人心知覺話頭矣

天地以生為德生物是氣而氣能生物便見天地之德為然德是性情所主之各易所謂元即此德之首言萬物有生所資以始也故凡所生之物便具此德以為心之主而曰性曰仁皆得以此德求之

天地以生物為心不是謂天地之心在於生物蓋天地生物便是其心故人得之以生心上便有此仁人乃是有心的然心不可得見只他這運用作為便是其心之所在天地雖無心這運用作為只是生物便亦是其為心處也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正如盈天地都是生物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又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這心字只作主字看天地之氣只主於生物天地有何心以其主於生處便指此為天地之心人乃全是這箇生成的所生者與生之者豈得有二故藏書運用於人心皆即此理而名之為仁也

晦翁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即康節所謂陽分陰也又云若識無中含象許君親見伏羲未即康節所謂陰含陽也自合而分非有間斷一氣動靜亦無改移惟靜極初動乃坤復之交所謂地從雷虛見天根者然無字亦當善看既云含有豈得為無若看作全無則雷寧妄發耶

信古餘論 卷一 三

信古餘論卷之一終

信古餘論卷之二

雲間滂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乃氣也而謂之道者蓋天道流行其實體正是此故其合而賦物則為天德而云善具於人心則為生理而云性大要天地生物惟此二氣妙合太和凝聚萬物各得以正性命濼漢所謂純粹至善者正言此氣自然之妙所以遠為天命之實理人性之實德而人道由之以立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只這陰陽不偏之道在天曰善在人曰性

繼者言天命之流行成者言人心之完具皆是此理由繼而

信古餘論

卷二

一

成即以善為性不可為二也

自天道一陰一陽之流行而有善之名濼溪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真精妙合可想見善之成性處

性即理也是伊川語最為端的而人猶未察以言未盡意也夫

性乃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而具於心即道心之所由立若

但言心則恐昧者專以神明而遺理若只言理則於心之神

明所具處亦似指點未全然伊川只言理者正欲使人即是

理而識四德萬善之根於心體渾然之內則性乃不謬矣

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不離於氣不雜於氣以其不離於

氣故聖不藉氣聲而言善以其不離於氣故孟子指天理而

言善然非二性蓋天理之因氣質而稍有不齊者非天理之

異也是以前賢立教以天理本同而氣質又可變化故只言

善至於意之所萌而有善惡直當言心善者循乎天理乃道

心也惡者因乎人欲乃人心也然非心與性實為二物心體

性命而立即為道心其後因形氣係累而有人心則心之有

是性有非其性者乃真與妄異非心與性異也上蔡言佛氏

之言性乃吾儒之心佛氏之言心乃吾儒之意大槩以生言

者都只從心起知而遂目為性故性入於虛心亦不明其德

宜其無得於善而欲空滅之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道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信古餘論

卷二

二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性因生而有生以上未有成性一

有生即帶氣質聖人所謂相近者亦即此時樂記一靜字止

是凝成於氣質而未為氣質所用固是天道本然孟子所謂

性善者也若能推其由來於不容說之時識其不雜於纒可

說之內則性乃庶幾

人所受之性却是天道流行賦物之實理自形生神發而有人

心之靈用乃因感而順應於人倫物則遂有道焉是理由神

應而顯可知性體本然此以理言性程子所以發前人所未

發也大要性即天道天道難知而顯於人道者便是其所賦

實然可驗之迹若言性者上不於天命厥識其所賦下不於

一第... 丹... 日... 全... 書... 卷二

人道處驗其所發只截出吾心一段靈明能知覺者曰性只如是以此見性却只須坐禪理會也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濂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人道之初正為自儲精得秀未便有本善之良心有應物之事理出之則五常自行皆由此立斂之則一中自如乃所謂逃藏於密者不得言虛無寂滅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此晦翁註中庸天命語夫陰陽五行以氣而辨即天道然也天道便是理理氣原不相離故得氣成形者此理即以成性陰陽便有健順五行便

信古餘論

卷二

三

有五常所謂天地化育便是賦此天命之性便是稟此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孔子繫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總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孟子相承言性善之所自也天性乃天所降之衷由天道繼善而人有成性安得有不善乎人皆具此以生便是本心之天理蘊於至密而無不足發於至著而無不順人自不反不存不由而云無善其昧已誣天亦甚矣

太極自有一定之理故人性自有一定之善只緣稟氣應有偏正之不齊故又不能無賢愚然終是理為主持其所憑之氣有異耳所以人心能戒慎恐懼以自為主氣質亦便不得為

累蓋形而後有者畢竟是天地之性為本故善反之即是若聽於所憑則難言矣

人無欲時本心真不大相遠只為世情嗜好牽誘便有陷入至於不善者此物欲也若義理偏錯物欲沉錮此亦必由氣稟昏濁而然但觀上世淳質之時人易向善末代澆漓之俗人競趨惡可知物欲之害多氣稟之害少

天道立命只是此理此氣其流行而賦於物晦翁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即濂溪所謂真精妙合而凝以化生萬物者也真言理精言氣妙合而凝者原不可二非相入而合也惟

信古餘論

卷二

四

天道本如此故人得之以生其性體健順五常與之畀無差別百行萬善便都是其發見處但能以誠明全盡此性則天地合德聖賢同歸無復別有向上事也

仁義禮智正是性性乃總名四者便是性之全德如言元亨利貞便是乾之全德濂程子曰性即理也乃是指此理為性也後人知性在人心而心上不體認得此理未遂只以心知看作性故謂性為未有善惡而以善為性以後事不知心知却是神是形氣之靈濂溪所謂形生神發五性由此感動者而五性却是五常之德稟具得天道五行之性未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孟子所以確言性善而程子亦直謂性即是理無少疑也學者要須於真精妙合處識性之從來

於四端發見處識性之顯出又於人心有覺之中見得無欲之時本心便是全體則性既不昧善亦易明矣

天賦我這靈衷便自有應物的神機在及至應物而見得箇合當如此者這便是道若論感物而知應此只是靈衷所為然應物之間又自有箇當然而不恣漫者從靈衷中為生而因動以知靜其體原自本然聖賢以為此是天所命於人而為人心之善名之曰性程子見得這便是人心之理故明白註定曰性即理也人惟有欲之後心蔽於欲不見此理使謂性只是箇靈覺何曾有理此乃自失之而自昧之也孟子謂盡心知性又云性善正當思心上原有此善為性安得謂性不信古餘論 卷二 五

是理只是箇靈覺也

人有此生身中便有此心是自靈覺只要檢束他向裏不要走作此是存心事若論性則自天道流行物與無妄者識得個自然至善的有觸之而即顯者然亦只在不走作處識取無妄者乃是衆善之源本心之德則性可明若只以不走作為性又恐徒收拾得無用精神此後來禪人但知攝心而不識性其以空寂自雄者如是也

人受中於天便是得此理以成性理無有不善人自以私意物欲悖戾之者乃為惡故聖賢整頓人心即以好善惡惡為性情之正而詩書垂訓無非欲人端其好惡易惡向善以復此

性而不失所受焉教衰道晦此義不立不得已又借刑賞之意而懼之以褒貶此春秋綱目所自作是皆根本天道為人心此理立為世法程非徒以筆札記載稱述者

齊謂人心之靈屬氣晦翁已曾言之曰心是氣之是也夫人生氣聚則精神而靈此即所謂知覺者性亦只是在此若謂只是性是性則理便漠然

性只是在人之性聖賢如何又說到天命可知此生稟受原自有來歷根源未識得他來應恐於人性實體終未見分明

人所受以生之理便是天所命於人之理理本一安得有性命之異故盡性至命知性知天都不待次第安排

信古餘論 卷二

六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道中便是天地之德民生稟受得來便是成之者性只這此子在人心蓋而為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無不是此故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節但能存此心為主無不是其運用流行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未發之中以未有可見可名之迹故以中立不偏之體目之耳然其渾然在內者原自有此可知此中正是天理至全至一之地惟至全故能兼眾德惟至一故能主眾動而天下之大本真在是也

從乾元賦受而各得其性命之正豈有一毫不善

只為天賦人受的一箇道理自有而自昧之令古今賢智人三

多少異論而愚不肖者盡昏暗而不自識嗟夫

中庸言性是大綱說人生所得之理至實着落在人身上却說箇誠字孟子道性善也只是說得他好至誠字便實是我的好不作虛言矣濼淡也只說箇誠是根本中庸未言性使知是我原有的善不必別尋善處為性人只因自與善反乃有不善反不得與正並言誠則不待言善已是實有此善乃知不善處正所謂妄妄不是性言誠便實然是所性矣縱不言善而自然是善矣

若識得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便知聖賢亦只是盡其性者吾性與聖賢同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當思孟子所言亦為之而已矣

龍古餘論

卷二

七

理與氣不得看作兩物理便是氣之理氣有實體理若為虛名然氣質則理亦便實故聖人遂以為實理而目之曰誠如水火之為寒熱水火既是實的道寒熱之性亦便實了天道生物只是二氣妙合以成形道氣中之理便是形色之性若於這形色間能盡其性便是人道凡人倫物理都在應接間顯出却都是以形盡性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人踐形便是盡道試以此想率性之道知其非外假強作也

中庸言德性是人心上事人心靈覺中所稟具原不虛薄自有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者只在靜虛動直間自體察此純主理

義言不兼氣質者與孟子所言性善同旨

德性朱子註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天道賦命人生稟受來自自箇正理作本子但不照管則失之故須是存心存心只是照管他不走作這正理自在此即是人本心之德以其得之於天而所受以生故謂之德性學問功夫也須根本這箇做則不浮沉差錯發見出五常百行來都是德性分上事理故尊德性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天下大本正說性性是人本心之德只心去應事這性便發出萬事之理故五常百行皆是性所發即所謂道性是體道是用性非虛言道非外索也誠則性體既實運用處無非天理

龍古餘論

卷二

八

故日用應務都只是此理流行著見以不隔於內外物我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有兩截事也異端欲離用以為體是不知其理本一而但守虛靜空寂之中滅存神妙應之主夫用所從出者為本已無有用於何為本又其言曰不立天理自無人欲夫心之為德人欲既盡天理自流初非他索彼自不察而昧其本心耳非天理獨遺於彼也正緣其以離用之心虛應用之體體既因無用而虛用亦以無體而絕所以上不能合天道賦于之真下不能盡人事當然之則而徒執私己以自小托空虛以安大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百姓但不知之其日用猶為人道此則不知而并棄日用害道無

復疑矣

性本於天未始不一已屬在人但可言近既因於習便自相遠
蓋理因氣質而具氣質則自有生而已然陰陽五行各因所
稟分數而五性遂有互勝於其間曰相近者均受於天未清
於習焉得有大差別若指所賦之理而真自其不屬形氣者
則至一而不可有異孟子之言正是此蓋因當時妄以形氣
之後人事之雜然者論性故歸本以証其說要之聖人所云
則指在人之初理氣凝合而各具以自成者乃人性之通論
也然曰相近則皆未始不善其後由習而善惡頓相懸耳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即二五流行交感之氣於此便
信古餘論 卷二 九

有泰差雜操故人所稟受有純粹偏駁之異非是兩種程子
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為這氣靈心知由此種
生質處發出亦是所稟受然也變化克治後便自歸天理之
善若聽其如此又私欲妄行便成大惡故性相近只是偏駁
猶在兩界分上習相遠便胡越不相入

理氣分別各言則理自言理氣自言氣若說成性則理氣便分
開不得理無不善却從氣中使其得差別未如水出於地便
從地脉中帶得氣味未却有不同處然不可謂不是水此氣
質之性當兼言善惡之意也

偶視蜂窩蛛網見物性亦有自然知能但其所營營不過居食

事耳若虎狼蜂蟻之一節則天理矣微已驗於此人性兼五
常有行蓋生而具之隨感而由衷出者亦猶是也第物性以
得一而專專故能不夫人獨以靈而雜於欲則其所全者反
有悖亡故學問之功乃所以開明祛塞而復其知能之良至
於益加開擴日新富有以進於聖人之能事亦只是性分內
事理由深造而抵極純極徹非能於其外更索所未有者強
自附益也

天賦人受原從理氣凝合而有性則成性之初便已着於氣而
不得獨舍氣以言性矣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
之謂也其言正如此然程子似不甚以告子為非而孟子乃
信古餘論 卷二 十

大不然其說蓋告子立言之意非也彼不分人物而槩以生
言性則何可通夫人物之理固殊氣亦未嘗不異謂因生而
各以其類各正性命則可謂同生而均是此性無所分別則
非也

生之謂性若論氣凝質具而各有知覺各生愛惡則犬牛與人
皆是此性至於五常四德豈可混人物而槩言聖賢以不學
不慮驗其初以達之天下驗其同以不忍不受驗其實此人
道所以泰三才而置萬物非不由知覺以顯然何可謂性只
知覺已也所謂聖人能盡物之性者蓋物乃以生為性物不
能自盡而聖人為盡之亦未可謂盡與人同也雖然物亦自

有同於人者顧雖呼類之仁也人亦有反不如物者賦倫性義之章也

寂然不動之時有何善可見及至卒然感發便見得善端便驗得寂然中本自有此此孟子以情驗性家是開悟人喫緊處又言良心須察識擴充正欲因此發端處自識其本心而充之以至於全體此便是盡性做功夫事又言旦晝斧斤牛羊之指也却是人事戕賊所以至於有不善非人性本自有不善者此只是私心物欲累之程子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還又曰知誘物化遠也其正此不善之因也學者識得性根本善又因善端以充其全體又知人欲能累其善而嚴遏絕之則

信古餘論

卷二

十一

知性之學盡性之事無餘蘊矣

以情之善驗性本善是說理之顯証若謂只當於情上着意別無性上功夫則不然也孟子因當時不識性善故指其實際可見者証之至於主敬持守正是存養根本功夫豈有根本上忽慢却逐旋向枝節上尋索安排

情者性之動情有已未發時性則常為之主如樹有榮落根氣則未嘗息也惟情由性出故以情驗性若以性不可見而但言情者固道其本謂情為外而不可以言性者亦非合一之論也

性者根也情者株也根株一體而株發於根故欲知根氣觀其

發生便可見正以發生之氣都由於根耳以情驗性乃孟子因時人昧性緣性體難見故指明白可見者示之非謂性無善而只以情言也才字猶今人言本事蓋所能也言所為不善不是他原來本事如此不可指以為性

性言天性理言天理德言天德才亦有言天才者惟情言人情欲言人欲情因感物而動欲因情好而生此由人心所發故屬之人性即是理乃天所賦畀有此理為德能此理為才性既命於天則有之與能之皆成於天者凡本於天皆無不善故為不善者不可言才之罪

喜怒哀樂都自人心上發出心未有所發時只是寂然這寂然

信古餘論

卷二

十二

中却便是四者根本總會地面此時但有渾成之心主未有偏出之事端故曰中及由中而發則事各有當就事上又皆各順其理故謂之和中實有所主和實有所合如禪者之見則中只是空和便為幻性只見得空道亦當作妄以寂滅者之悖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必是知得性則心上所存不虛易曰存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都要自存處出則所存者豈得茫然故君子養於已知之後亦自有實據道理

孟子所言性只是指主現活動處此乃人物之所同其論性諸說皆原於此夫生現活動處何有仁義何不善惡此杞柳端

水之喻所由生而又指其愛欲處為仁各別處為義此仁內
義外之說亦因以立也若能自反其本然之良心而真識得
所賦所受之天理在是則仁義吾所固有乃純粹而至善且
皆由中出自不得以內外分析言矣

告子雖不知性善猶知仁義之為美故孟子指其說為禍仁義
便亦無辭以解若夫莊則以仁義為性道之失欲去仁義以
全性其悖謬更甚不可以正理喻矣

一人以為善者天下人皆以為善一人以為惡者天下人皆以
為惡是善惡有定體也善惡有定體豈得謂人性為混

知能在人而知能之本善即所性之德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
信古餘論 卷二 三

仁義之心可知仁義為人道由人心之本善顯於知能非人
事強為之也學者只要反求而自得持守而勿喪明理義以
昭瑩之即事物以充拓之此亦在人切己自加鞭策無他伎
倆也若只高談性命恐舍實蹟虛反道着己彼以知字法門
自為主妙直捷者更於性真全迷歧路也

天命之謂性雖不可只以生言却是即在生處人生而靈者惟
此心故性便在心若心上無妄念走作只是本心這性真
便在此中自有全體只本心所發隨事便自有合當處此即
是率性之道先儒謂循其性之自然正謂性是源道是源流
出的由源而流却不失其本然則流的沿溪入澗便都自有

各順其所當行之理也

極渠所謂天地之性以本於天地者言之所以別於形而後有
者然此性亦非形氣不能成故氣質之性即是此性之成於
形氣者但因形氣而微有差池耳非別為性也然則性自一
以形氣而異雖形氣有異而終是此性故不甚懸殊而聖人
云相近

天地之性亦秉氣流行也專以理言之者惟天地之氣主於理
而氣由理行也人物所受之氣亦是此理而聖人所云相近
乃秉氣言者蓋人所受為性是形而後有者畢竟便為形所
局則此理雖不異而承載運用此理者自覺分量豐吝有差
信古餘論 卷二 古

耳

先儒謂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曰德性無
不備者是所受之理理豈有限制分數只稟氣成質自有差
等於是有所剛柔敏鈍柔與鈍者亦是人資稟所具然自欲明
道果行未有終必不能自力者此德性原無所限也濂溪曰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此亦言人用力深淺所
至如此耳夫聖賢令名自是隨人用力之深淺豈有德性本
不足氣稟終可限乎

心似官性似職有官乃有職然官實以職稱精一執中舉職者
也言職即知其官官官或不能兼職此後世論心通理之

契所以外於聖門也

藥有性有氣性無形然所以治病者性實主之但非氣則性有不能達人性亦無形然運用萬事此為主宰但非氣則性亦無所在觀此可以識性

心能存得則性亦便自在其中知其在中者而勿忘勿助便是養

不能於存心內別作養性功夫不可謂只存心便了養性功夫此當識首節知性事知得性時則於存心中便分明有養性之道方可作體立用行事

情不可言不善蓋情有不善乃物交妄念所發乃情之所以受信古餘論 卷二 五

病非情本有是病也何得指為情之不善有性必有情塞情以言性是無生之芥木也誠字貫性情而為

德 誠無為是性善之本體幾善是本體出者幾惡即從此處為人欲感動出來亦足洩其本體然本體實不知是

學問緊要只在性道知天亦即徒性道知之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本無二理故實知性盡性便已達天

錯認道處只是知性未真錯認性處必於天德未達知天德是性論性必不差知率性為道語道必不謬知性則自能知天者本一之理知命則自能順理者有定之見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莫誤看為無善惡可說當以以上二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上未可說性言未屬於人者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言無物可添矣正所謂正天下無性外之物

論性不論氣不備只遺却已屬於人者論氣不論性不明全昧却所受於天者

人以財為性惡然云智足以飾非則飾非之言知非之心皆非惡也夫以能飾非為智則智亦便知得善處但不勝其私邪利欲之好又乘剛悍暴厲之氣質遂不能自禁以至縱音橫

行流入窮凶極惡然則其稱惡者亦竟屬所為未必盡由性信古餘論 卷二 六

彼有性善而不能為善者性亦何有故聖賢教人乃在為履功夫多

天道非陰陽不能生物陰陽變合便自次第分五行之性蓋總二氣之生成而各立為德故人之生既由此氣成形便自具此五性秉神明心識而為用但無感時渾然不覺至外有所

感運動於中始各因事而顯其間感者既靡常動者因人心好惡而發又不能無累於欲故所發有得其當者有失其當

者於是人事之善惡分途雜出矣惟聖人渾是仁義中止之理而主靜以立本則萬事一理何有不定却與常人之物交情脈者自懸殊也

濂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形生之後此心有神明知覺自是能感能應之所稟二五之氣亦乘此作用故觸遇事物心知有應五性便從此感動出來適時已有形體嗜好不能一一順應五性遂時有偏勝不全中和或憑氣質而偏或徇意向而溺錯雜處亦自不能免惟主靜存理則氣質意向皆不得用事只是循理順應有何不善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形生神發之時已是屬人心了這五性應物各自有箇天則只因在人心情欲亦便得相參用事若中無定主而惟所感動則便信古餘論 卷二 七

隨他作用而於義理即有過不及之差氣既凝聚成形則前之流行變化者既已定於質而各有分限後之形用物交者又不無因所欲而係累於中理不能全為之主而氣不無各出用事此求人所以隨動而雜出善惡聖人所以主靜而理自有定也

氣因五殊而有五性然只是太極全體之互用聖人神明主宰自有大中至正之理故隨感而應便是五德張弛妙用皆天則也此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衆人則不然感於外者不無為形體嗜好所着動於中者又多为五氣偏重所因不得全然以理為主故人事便多錯雜大抵常人之心多为情所

雜聖人之心只是理一五性感動發而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未發之中是未有感動五性雖具而心體寂然固是太極渾成未分之境也已有感動則人事亦差故五性所發便分得失大抵有得失皆在動時

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濂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程子之言蓋有所本萬事都由五性感動而出然則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得更煩別解

天道有陰陽人性所稟便有仁義若中正二字乃是仁義得當盡善處非仁義之外又別有中正然不是中正則仁義亦便信古餘論 卷二 六

有偏錯的不可稱德性故須言是四者後言立人之道只舉仁義與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並為三極意自可見

所性之德仁義而已中正者仁義至當之體也仁義而中正德斯至矣易本陰陽其用必於中正陰陽不中正則失之過剛過柔於象為凶咎仁義不中正則流於姑息刻忍於事為卑忒惟聖人仁義中正所以與天地合德同體而造化神功妙用亦莫不屬之聖人也

中正仁義只是理理一則萬事可以此而定主靜者心體也心體無欲而常主於靜則大本既立達道自行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者太極只是理言心亦須是主

於理心與理一則太極在我人極之所以立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極字與前太極只是一箇理此理在天地萬物則渾成統一而為太極此理在聖人則全體獨至而立人極

易云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渾然乾道矣太極圖說即以此語贊人極則聖人渾然太極矣然只是至誠盡性之能事於天命率性外非有加毫末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只是這箇道理聖人盡性立極便與渾而為一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各作一個太極也得合信古餘論 卷二 九

作一箇太極也得

明道定性書只是要常主乎中以應外不要逐外而離其中定性書言內外兩忘謂內不自私外不用智非空滅之而兩忘也觀後面言好惡之正與觀理之是非便可見

廓然而大公只公便統是天理物未而順應此時着不得一毫已克己功夫於此正是有頭腦可分別處順應者只將天理公心隨物應之便無不是但眾人非無道心而常由人心為應有我之私却從此時便不覺入來各因人之資稟識見而為分數省察功夫正要在此時用大賢以下便不得不兢兢於此

廓然而大公非謂未發時如此乃言其應物之本體當如是物未而順應即以此公心順應之而已大公就心言順應就事言以是心發付那事無內外之異故能定性

孔門教人只是持躬應務日用切近功夫而好古博學又令深求篤信以為考證憑依之地其踐履實體認真心性便是現前實事無他道也故自顏子後曾子子思相繼得其宗孟子以上智亞聖之資自得於私淑之後妙契淵源獨承真統而以言立教直指出性善良心天理本源之地可謂直接著明矣乃門人弟子不得其傳豈下學者自無實功故上達者竟無實詣耶

信古餘論 卷二

三

三代之盛教化大行生民自童稚以抵老死無日不在禮樂法度之中躬修人常物紀以自成其仁義道德無煩聖賢別有性命之訓周衰王教不立聖人明道漸人其於諸弟子詳詳誨以文行忠信持躬應務之實而性與天道非上智幾聖不與言亦慮未及者易為迷誤不可輕言也子思恐其失傳而著中庸欲為後世存此一脈其後遂有生根之士紛紛言性妄見謬論惑世誣人孟氏欲破羣妄而出一真遂以性善立教直指降衷用彰大本已於此道明白邈探真源但下學入德修途亦自更有功夫次第後來弟子之失傳無乃未便領善與

歐陽公答李誦論性書言性非所急而聖人罕言夫謂聖人罕言者以論語無論性語也然問仁問知所教莫非此理第欲人隨事循理精察力行而自得之非不急而罕言也

蘇子瞻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矣彼謂堯舜之言乃允執厥中也舜赫大智由執兩端而用中則中已就事而言理正是事理無過不及處何以非善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若只作虛中者何所容擇而所云建中者又何以禮義為也至於一以貫之四字義須相連言只這一理貫將去的雖不明言是信古餘論 卷二 主

理而其為理可知蓋因曾子學力已到不待指出但微言於意象之間其理之實名即所謂忠恕是也若便將一字作理之名目而以不容分說者當之不亦大悖乎大都前聖立語垂訓莫非實理所貴反躬體認而自得之乃知其言不虛心亦有據若只以隻字立義不於事理求通以懸想過求之心為好高務名之論未見其當

通書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言道理總會地頭也中庸說誠字承上文誠身未誠身功夫又先明善則知不是箇空虛字面正有事理在聖賢言人生所稟曰性言人事所由曰道性在人心道在人身這誠字便是性道

實然真心透徹不作虛妄者故五常以此出百行以此成人須是心上自反得真實便知得此理自如此真實則身心性命道理這一箇誠字便都合併在此晦翁所謂道體地盤是也

中庸前半道說性道後半段只說一箇誠濂溪通書便以誠字立說分明便將他做性道想要名目誠上一章是說從天命付來却便是性誠下一章是說聖人之所立德却是道要之性質性道實道却是一誠也若要心上自識得實處且將通書所說聖學一為要曰一者無欲也反於心而自體之蓋必私欲淨盡則本真無雜故一本真無雜則一腔純體動信古餘論 卷二 主

靜皆合所存所發只此無妄是誠之為誠實理實心皆不出此義也

聖賢以道教人而根本於性然此性又推說天道化育賦予稟受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為天之道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所命而人受之者人受之而成性便是所得於心之理若人心有妄此理遂虛無妄則本心之德純一不雜其理便實此所謂誠故誠在人為實心以天只是理人乃有心人心以理而實故言心實亦便是理實也可知這箇誠字自天命人性以至立心成德無不包貫濂溪所以溯其源於乾始而該其道於五常百行學者以心實體之自明

只以此看聖人學者分別聖人使自然能實的學者須用功夫要實是謂之天道人道然這誠字初無二義

天地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誠字是個純一的誠定是個恒久的純一恒久自能成就天下萬事萬物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皆是這箇實然的實成就未斷不是毫髮強借虛托可以造為者所以誠之一字濂溪便通天人將他替太極道理說却是一箇有實用的總體

聖人以誠立訓蓋灼見吾性之中萬理皆實安得言虛易象以

虛受人專為忘己以聽人非以虛為德也論語虛而為盈及

實若虛二虛字皆非美辭後之言虛者皆本老莊而以却外

信古餘論

卷二

三

空中為義夫閑邪存誠聖人傳易之語蓋閑其外誘存其本然此正誠之所由立何云虛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未感也寂然不動誠之體也誠立於無感之中應於有感之頃正一理之為動靜理既無所不在當於何處着虛

理之一字見於易曰窮理孟子言心之同然曰理也程子曰存物為理理者條理之謂條理須就事物上纔可見這是用處而程子便將他說性者盡應物之理從何處有此正可知性能如此晦翁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道者事物當由之路正就物上說理而誠乃應物之心凡物理皆從此出

此程子即以理言性之本意也正如說泉源惟有源故有此泉若無泉便知無源源與泉皆不是虛此誠與道總是一實理有體有用之意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人性本自乾元資始中承受未真如出鑛原金不曾有一點別物雜他安得不純粹至善誠只是真實如此者誠又云一蓋更無別樣作假非一而何

誠者聖人之本濂溪因誠字無可踪跡便着落在聖人身上見

而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根本其所從來又曰乾道變化

信古餘論

卷二

四

各正性命此正是其着落地頭也

誠斯立焉言此誠已在人物稟受中有箇着傍立方了

自陰陽變化而有易性命之理皆根本於此因此而有人心秉

彝以為百行萬善所以周子說誠字謂自天道賦命而各得

以成性完具於心體妙運於神發端於幾而萬物之理無不

是其所成此是一直貫下有原有委的道理在人自見之而

自以身實體之亦未嘗不易簡顯明也

誠之為理推乾始之大原為人性之實德豈得云靜無晦翁註

為未形真善發濂溪本意通言云靜無而動有

誠字者濂溪推本說來却只是性真當於人心無雜中誠取無

雜即使真實是了更有何為及其感物而動內外初交一念有萌乃分善惡善即是真由本心不昧也惡即為妄乃交物而生也妄便是鑿其真者去矣則復於無妄矣是復其真也聞邪存誠正是要存得這真的

誠字最難言程子說無妄晦翁又加真實方發明得誠字本義正當親切然又須是識得他未歷體用分明而知其為天德人性真可以此一字立名盡意者然後誠之為德於吾心有卓然處而實體於吾身者不得一毫外假也

誠即是心體實然處蓋天命人性無一毫不真者心體如此五常百行只自此行去不待復有造為故曰誠則無事矣堯舜信古餘論 卷二 孟

達人其心體何常異無奈眾人氣質私欲多少夾雜攙亂故須用力變化克治而後能復至於誠及已誠後便依舊只見此體然則思誠功夫乃在氣質物欲上用非在誠上更有作為而後成也故克己復禮聞邪存誠其功夫亦只在克己聞邪處煞緊

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濂溪通書首一語說誠字便謂聖人之本要見這道理須在聖人身上的方是真下條又云聖誠而已矣可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亦只是這一箇誠字不欠少毫末

人心所具只此一理凡言誠者不是又別有誠的道理只是一

箇真實字面理無有不實但在人心則常有不實時若人心着了一分虛便是此理一分空缺處於人身上本分事便是一分不完成處矣是誠所以為物終始蓋一些子一頃刻不如此便是欠缺

通書誠神幾三者聖人便自然純瑩精微到至極處此萬萬不可及吾人須當由困勉功夫固不可以聖人為易亦不可以聖人為必難學而未幾及亦勝不學者也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神只是妙用無方之謂陰陽動靜一體互根太極神機自如此橫渠曰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自註曰兩在故不測夫合一而兩信古餘論 卷二 孟

在此神之所以為妙也於人心亦然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難言者卦然人心體用動靜之妙實亦如此通書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知萬物此言太極無方之理其言聖人寂感之神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此只是虛靈一體存之無朕而應即無窮人心非不同具但自然如此妙應必至聖也

誠是心性本體神是運用他的靈機神所運用乃誠之發見也幾是運用發端處發於誠自無不善發不以誠乃有惡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學知以下功夫只是思誠誠者

天道思誠者人道

聖人與天為一者誠也其下希聖以求不愧於天者思誠而已矣

微者誠之體顯者誠之用顯之微誠之所以立微之顯誠之所以行誠一而已顯微惡得有間

通書曰聖誠而已矣誠精故明此誠明之德乃性之者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可入睿此明誠之事乃思誠者何思何慮非聖人不易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學者事

誠無為發善惡誠是本心全體不會有妄的天理自然只要原還他本等便至真至實及至感物而動則其幾有善惡幾者信古餘論 卷二 三

物初感心方動纔有端緒未見事為然是非邪正從此發機正兩界當關處自此念一出則善惡分岐最是聖賢着力慎防地面然以身心事理辨之善幾是本然良心應物自內達於外者惡幾因利欲牽誘而萌以外動其中者又自有內外賓主之辨作圖者不但當分正出旁出即謂順出逆入亦可橫渠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所具的性在知覺上顯出來這便是所得於天之明德可知明德是心體全備之目既得於天便是人所實有人心本體如此及發於意念如此身上作為亦如此更何有不實處這便是能誠者大學只說誠意以意念初發時言與之未發原是此誠之體及發於意念見

於作為皆真實如此便是誠意誠身

此誠字在天地則實顯出許多萬物在人心則實顯出五常百行此必原有箇實然者為之故以其顯者之實驗其微者之實則誠之為德與所以立義皆可曉矣

理只是心上事聖人以誠目之正恐此心不實處便失其所以為本心者而此理遂亡故誠只是實心心既實即於此處識理

人所行合當的這是道誠便是所存為主之心聖人不言心而言誠正須想個實字非於心上又別求個實之者但有之心

所以不實處其間理欲公私孰為真孰為妄便識得無妄即誠故誠只是實心心實則性無虧欠便是吾心之實理以實理應事而各得其當然者此所謂道

通書只把誠字立論天道人性都該盡這一字中為學功夫也只在這一字上着力若知得這一字大本已立達道自行萬事萬化皆只從此順應

古人誠身必是先明乎善正為天理人欲之辨要見得分明見得既真心上自有個一定之主端的不差如盤針所向自無迷路這便是心上的實理便做出身上的實事

自明而誠須真自識得天命人性本然之至善而反躬循理無一毫不實然者方是後人但以有覺之心為明恐明且未得

其真即欲以是言誠其與聖賢所指實有之善竟是迷罔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性命都是個實理既是實理論者何妨言

有即言有亦不屬於形器之有也若不知其實然而說有說

無俱屬妄謬言有則入於性之欲處非性之本言無則自生

而靜處便以虛目之何況生以上者益入茫然矣

人之論性說有說無這無定見只是不曾於天命處識得大原

來故於形而上者以難見而疑其為無形而下者方徇迹而

知其為有言有則恐性非迹可盡言無又恐性非虛可言是

兩難執也不知形而上處便無不實故形而下處亦只是誠

之不可捨耳

信古餘論

卷二

完

闡邪存其誠是言行根本處

朱子曰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只生下心體便是心體實無

不善却即是所得於天之理有生後能自實其本善者做未

裏實始終這便是誠的體段意義

言敬尚須勉言誠則便自然純乎敬 便無不誠勉而誠須

是以敬為主

誠字最通徹一事亦可說一言亦可說全體性分亦可說合天

地人亦可說

心要誠便自不得妄語不肯妄語心亦便誠由中可以主乎外

制外可以守其中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便見得心口本一

心不欺暗室心如此事便如此若心有妄而云無此事有其事
而云心不然無是理也故誠須事是合身心不然便不得為
實

心與行遠便不誠

信古餘論

卷二

三

信古餘論卷之二終

信古餘論卷之三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道心即是天理本心人只此心惟無欲者方全是本體故曰本
心本心又如何識理只看無一毫人欲時所存所發有不皆
得其正否此天性固然端只在道理界分上故曰道心未悔
翁曰道心是有主之心人心是無主之心有主無主只是本
心存亡昏明之辨此理便於是間得失可知理非外物而心
亦非是別求理以為主只本心能自為主而天理便於此不
泯其為道心可知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信古餘論 卷三

一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生而靜者此非本心耶曰天之
性本乎天者而不為道心耶欲自感物而有欲無節而至於
人化物滅天理窮人欲此人心之危也存其本靜以為主而
制其妄動以為用則天理不息其為道心無疑矣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亦欲心之所生而因於感物則
與生而靜者便是內外賓主之辨是本心與欲正相出入者
也多欲而不存者此有欲無主之人心寡欲而存者即能自
為主之道心夫心在於人而性本於天心存則天之性不失
所謂道心心不存則天之性已離祇為人心天人理欲之辨

即以此分別亦自昭然觀前哲之論大意皆同與虞廷指點
無不吻合正可知十六字信萬世心學之源也

人心道心程子以理欲分之晦翁謂言欲太重以性命形氣別
之性命便是天賦人受本然之良心以其道所從出故曰道
心形氣自有生後不免有身體嗜好便生意念此則由人而
有故曰人心道心自降東粟其隱於人心而無端則自不覺
故云微人心發於感應物交紛絃而稍不自主易為擾動故
云危精者察之真辨理欲分介極於毫芒而不與此明之事
一者守之定純以此理為主不使一毫人欲之私間之此誠
之事如此則事盡合理何有不中中非別有象貌處所只是

信古餘論 卷三

二

這事理當然之極至凡事必有理其取得當盡善盡美便是中
物有四旁其中則一是必不可動移處事理當然到極至處
分毫不可走作亦猶是也故中無定體隨事而有却是此事
家定當如此處是走作便在過不及邊界上矣故不精則或
未是當然不一則恐別有夾界惟精惟一事皆得其至當不
可易者却是執中也中曰允執言實由道心為主以應物所
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晦翁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謂不得分心與理為
二者要之應物的是心應於物而各得其當處則以理目之
理從本心發本心所應使自有天理流行此理之貫體用而

為一源也故理不可外心而別有然心實不可遺理而獨言故前人言心欲知應物之理所以為主言理欲知心之應物所以能當晦翁也不是截然分作彼此正要令人於妙合處體認分明

程氏遺書有曰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晦翁亦有說云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議晦翁不當析心理為二夫晦翁非析心理為二也正為不能會之為一者而並舉以責合一之功恐偏道則或有認此失彼之誤也議者只欲以心該理亦知不能會理之心可即云道耶

心具此性性即是理心與理豈得不合一然心以理之運用言信古餘論 卷三 三

語道 理以心之條理言只言運用不及條理何以識其當然者而

晦翁中庸序釋人心道心曰人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安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云云大要天道生人氣凝即理具人心靈明這道理便在此不昧所以聖賢即自為良心善性蓋得於天道之本然而遂為人之本心試求之無欲時那一腔瑩淨之中自是天理發見根窠地面這是本等正當知覺故云性命之正自有生以後便有形體氣血嗜好資稟清明純粹者或能自克常人便不能無累樂記謂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夫物感知應乃有好惡若心有主而好惡得正即道心也苟惟徇其身之所欲則中無主而知覺便從於彼非復本心之正此都從一己有身而發故云形氣之私道心曰安者本賦如此安其故而不得也人心曰生者本初無此由所欲而後生也先哲析理精義下字直如此分明

試令靜坐內觀欲以識心不知心未發時看有何模樣若欲求得其理則心內又非別有一理可尋若只欲識其虛靈則此知未有用處何殊冥漠要須識得這便是此理源頭更無別尋此理去處只要用得不錯所以光明乎善正恐錯用了他然錯用處亦必由私意岐於中私欲誘於外所以克己功信古餘論 卷三 四

夫尤為吃緊路頭也

聖賢說性說道正要人知其在我而實能盡之不然徒守一個空虛無物之心何益試有孔門告羣弟子都是言行交際實踐工夫正為日用行事莫非此中為主若能隨處操存而由中應外則心與理便無不合而性與道便實然是體用一源事矣今只從言語文字懸想安排無論談玄說妙者真如撮風捕影縱令依傍道德性命理會天人內外亦自費事詳悉却空身心實用事理未見下手真無不合終是意解強湊想得聖人當初未必作如此望空語也

孟子牛山章說仁義之心正是良心本然可以識性程子性即

理之言蓋非無本若能主靜以存此心而於有感處隨所發以察其理當自識之故聖賢教人后欲涵養正欲收斂此心使其清明不昧則內自有主外自能應而以此體會理之所出便見得心非徒形氣知覺理非是外物強為直是性合內外者但以後之學者不因人之心之發以察理而乃執仁義之迹以求心則多有妄以用為體而失其真又有求理於心而無所得謂理為心礙於是凶滅仁義而專以空明知體為心為性此正誤入異端虛曠寂寞之言悖謬更無當矣當知孟子特說出一箇仁義之心正是虞廷所指的道心聖賢相傳所謂帝降之衷天命之性皆是此也

信古餘論

卷三

五

性由知顯不可但以知言性也孟子良知良能語意全在孝弟因不學不慮之孝弟推見仁義之固有便是性善實驗處若但以知言性假如有物無知而生成亦自有性者不知無知廢也故先儒於人性便以理目之大學說明明德明固是知下一德字便是所明之實明其明德何等明備真實既言德則不是空空的一箇知也若當時只言明而剩下德字便與覺性話頭無異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是單說他知有愛其親敬其兄處已是着能了此大要於能上見得他知亦便可見孩提之性却無不實處

良知良能是天生成自然知能的殊結網鵲營業豈不亦由天生必也如虎狼蜂蟻於君臣父子間方可言仁義之一節然亦其能處自然天成因以見得他有是知處若不行之知謂即是行者恐非聖賢立教之語也

孟子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為良知良能蓋謂未學處時已有此種知能非謂只此知能便可了當學處聖賢德業有全體大用須精詳於事理以光大其德性此赤子之真心但可言學慮之基耳若別有從事恐難却根本學問然而未見精義利用豈足以盡大人之能事乎

孟子說良知良能正是指仁義其道性善亦只說仁義仁義便

信古餘論

卷三

六

是理故程子果決便道性即理也後人外仁義便有性無善之言又以性具於心心為有知便有只說知之論不知知非仁義本是性性非仁義何為善又有以無善無惡為心體夫心體即無感未發者聖賢目為中目為大本是善端之根孟子以情驗之寂真也何謂無善又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夫良知是說孩提愛敬乃天性所發自然之善端若只云知善惡則亦于一段真種子便覺淺之矣且良能實言善豈得但有知為良知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隨動靜處着功夫聖賢教人體道盡性之事如此至於言心之體用又恐岐內外故先哲有云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言未應便是應之由中者已應便是中之所應者此只可言存與發不得言先後以間隔之正欲明體用之一耳大要寂感雖異時而無間之理不息之心不得分而兩之學者當自體會而統察其功可也

人心之用只是知覺於何處識理只看這知覺用處就是其安當知妄者是形氣嗜好所生因人情而私欲此心既乘私欲便夫其真若教此等私欲淨盡本心獨存這知覺自在德性為用如不當為之善惡不忍人之惻隱皆是其良心自然之知覺非知覺借此以為伎倆也可知本心自有此理故此以理為真而知覺則有發於真者有用於妄者故不可只將信古餘論 卷三 七

知覺為仁而良心之知覺又不可謂不是仁而別求仁於知覺之外也

人有本心只因私意物欲昏雜失了若無私意物欲只這本心全體獨存為主隨感而應天理便自此發見可知此心原是天理根脚故昔賢便指此為本心之德惟此德只徒本心中存主發見便是道理體用故聖賢只教人存心心存其德自全學者功夫只須在自己心上將理欲出入界分兢兢防檢操持要得潔淨純大這無欲之心隨處便自有天理蓋容此不待收斂扶剗而後有也

心必無私欲這有覺中方是本體本體在內其為主運用自然

與昏塞雜亂時不同此雖不覺其為理而天理於其間便自隱然有箇立體行用的意思大要虛靈不昧四字便見本心之德虛則無雜靈即心之本體而不昧則理便昭然理非心外物也故先儒遂言天理本心又以仁為本心之德又以存心為存天理之本然以不仁為失其本心又云心存理得聖賢雖不即以心言道而體道盡性功夫未有不以存心為主若戒懼慎獨正恐人欲妄動竊發而昧其本心故也

學者功夫緊要處是遏人欲無了人欲這本心天理便自有呈露流行處但有生以後物交妄念無一不是昏塞侵蝕他的所以學知以下便須要辨析得明盡克治得嚴密都是為這信古餘論 卷三 八

件事着功夫聖賢立訓所謂學問思辨格物致知與省察克治之功皆為是也

人有此心心以靈覺而為眾體之主此是本等乃只為眾體所役者多邪主張的便分外生出許多得失意念圖此總彼反不得寧靜以自檢較本等事理是主反為役自失其職者也譬如主人翁能主張管攝諸藩後因諸職獲各有私情異同那主人翁反為謀慮經營生出許多閒雜事務反不得安靜料理本分家常徒見外累日煩本業日索耳

人心只無欲便一一便純是天理然天理人欲不在事物上分別亦無頭腦故聖人教人必於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惟己及

物居虛執事與人虛操存克治若私欲不萌自然天理為主此清明主宰之天理便見得虛靈本心原何嘗有不善未而未發之中即以此反求默體便自可立本以應眾動也

人欲肆而天理滅此道不明之極矣也學者功夫只是將天理人欲從獨知處精察嚴辨以實究其所當存與過者大要過欲則理自存久之則知日明理日熟聖賢德業不過是矣彼有謂人心不可着天理者此特為空寂一門所誤正學者所當明辨乃又有身戀名利而強言庇護人欲此則便已寂下之論亦自不能惑人無足言也

人只一心心只一念方其有一念不善平日非不知其為不善信古餘論 卷三 九

者只一時舉念在此不能別作心念照管之便迷而不覺及此念一省轉便依然前日知不善之心既省之念即換去前念此還彼息間不容髮亦絕無絲毫 可知心體原無並用是非亦不兩存若戒懼慎獨常自兢兢照管之念不息不善何由得至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處正可以觀未發之中生者本其初靜者當其真故云天之性又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感在外而感者在中不無因外而動然動即靜之感而有者非離却靜處別為動處也故云性之欲字輕物來於外心識於中是為感感而後有喜怒哀樂是有物者感

之因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分者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這下知字正在感物之頃而好惡則情之所分感而已明分而未出是為隱微之間為獨知之地而大學之首誠意以慎其發者乃此時也

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強俠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以大亂之道也此發不中節而不和之象其流禍必如此

橫渠言港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港者清而不昏一者純而不信古餘論 卷三 十

雖是生而靜處故為氣之本攻者我求于物取者物得於我是感而動處故為氣之欲樂記言性橫渠言氣可見性與氣原離不得偏言便可互見

本心天理非敬字整頓不起惺惺或只提撥得知覺在與主忠信意尚有辨主忠信則大本處便實以敬作存主功夫則防檢約束歸一四勿盡從此得力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多少執持保得此心在端正路上作主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都是身心合一之功蓋公私誠偽若不於日用處審察亦無端緒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都是日用踐履實功夫然都由此心為主程子所謂由

中應外制外養中者以身體之自見本一

敬則無欲無欲故一若靜字自在無欲與一之間然靜亦只是不擾妄念不擾則內體自一若未應之靜又不能無動時故靜虛動直總屬於一未應之靜與無欲之靜雖俱是本體而立言微有偏全

主靜一語在明道者此是根本功夫在未明道者恐誤落空虛境界蓋心以靜存則道之體立而其用不謀以空虛為靜則中無所主而外用亦難故程子只言敬敬者存心養性直內之實功也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未嘗偏言靜也故太極圖說主靜下明白註出無欲故靜以見靜之為無欲而

士

此心不雜耳非空虛之靜也前賢恐誤後進故特註脚分明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理是言仁兼義禮知信皆仁也仁在人心誠是主忠信意敬是標心立誠之功主敬立誠則心實理無不實所以存也然此理亦須識得分明而實有所存方是實德所以致知明善功夫亦有當先務者不然則如老氏致虛守靜彼亦何嘗自謂不有所存也

虛靈中寂明淨純一着不得纖毫意思克伐怨欲不行尚未知其中如何若徒本心有主無累而然何得非仁若只是用意抑制不令做出而根本猶未脫然此較俗情為難而未仁也程子曰有主則實實者言天理為主於中着不得四者入脚

又曰有主則虛虛者言其中無此四者只是此理為主此可以識仁矣或曰既是有理為主如何說虛曰天理本心不容外物故以其外者不得入而言虛然則又何以言實曰性分固有不虧毫釐故以其內者無所失而言實

喜怒哀樂是情乃心之所發若暑者已私便不純出於本心若只從本心發者決不大段失事理之正故發而中節只是合得事理之正而從本心發者却可見即是性之動也以此知性原無不中不正而所發乃有不中不正却是因已私而違其本心耳大要好惡之正只在善惡兩字上見善惡是好惡的表準好善惡便是性情正當處聖人教學者與於詩又信古餘論 卷三 士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蓋詩能理性情由其美善刺惡能感動得人心歸於正當路頭從此向道進學便自有真正識見着功夫處

聖門以仁立教最是完全具足的道理蓋人心以仁為德心仁則五常百行皆本於此此可知人之有生其生理只是仁在天地亦只是生物之心可知天命之性亦無別理

人心之德為仁而曰心之全德便知仁備眾理凡言性命道德只一仁便可貫之故元為善之長其斷制為義品則為禮明覺為知於行仁中具有之不然亦無以見仁為美德也故聖門教人求仁為先蓋收斂得這根窠其餘都是此元氣充足

虛縱各自有分理疏通亦不大段難折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是要人即心以求其理晦翁直說心之德而孟子之語益明聖人告樊遲問仁曰愛人是要他因用以識其體晦翁直說愛之理而聖人之蘊始盡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指人心所完具而能兼眾理者又曰仁者人所得以生之理是指其稟受成性而為立人之道者學者於此數語尋認察識則仁之所由來與所存所發咸可默識會通以合於一體矣

仁不易以字訓以其為人之生理而言人以其為心之德性而言人心以其發之為不忍而言愛惟公則不問於有我惟恕信古餘論 卷三 十三

則不阻於及人惟敬則不失其存主此數端者皆非仁字的切訓解然合而求之以察識其本心貫通於體用仁亦即此可識

胡敬齋言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以覺為仁誠然蓋博愛雖是用乃此心德性所發猶可因技求本若言覺則止是心之靈也謂心以有覺而能愛為仁則可只以覺為仁則不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公與私對私是私己公是通人然公只是通人之事體者貼體着在我身人體此公則心全無私己意念障礙間隔本心天理便自有呈露流行却是仁

道體用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直指根窠象是真切然恐未識仁者若只以有知之物目之惟尋認這昭靈的攝入空寂則又無用如孔門告弟子問仁都是屬身之言動應接正欲於此處防檢存亡出入以嚴守理欲之界不令物交妄念乘間走作這所存的真心天理即於此得全為主自然有體有用於此自見得仁只是人心却不為支思妄意誤認差却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無是四者便為非人則人之為人可知夫三才並列正緣此間有之便天地合德無之則禽獸不遠信古餘論 卷三 十四

一日展覽聖像覺此心肅然因自念仁在此也大抵人於尊親情事覺得此心有自然當盡處此便是修道之仁能覺而克之則無過非仁矣若便以此覺心為仁是猶以知路為路恐虛執妄見之弊生而毫釐一差其謬千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良心所發聖賢因所發而別其目為仁義禮知然而皆指為性之德則知其總體是性便已具此全德特以其時出異用而顯耳大要人心之良只此渾然一箇天理全體若無條雜隨應有當四者皆從此分流故謂四德者非各有指事不可名而謂各有心出則不可孟子言四端之心亦是指有端後言而未有端時只是全具此性便見

良心中本有此全德也故孟子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鍊我也我固有之也

仁須於本心識取不仁是格止其本心者本心格止則天理無箇種子而為不仁夫仁主於愛亦為這種子存則天理從此發生而流通於物我之間故有愛先儒以桃仁杏仁比正是說此天理種子也

仁者心之德仁只是心上的而必言本心者各有安累則心而非仁也故惟本心則其德全而仁便是在是聖門隨人指示為仁之方無非檢制約束令不放失其本心而天理便是此中的蘊藉學者當自識本心而後可於此求仁也

信古餘論

卷三

五

晦翁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語分別義利兩途已明白批根析理更不可混學者當自於一念中察識亦自不昧

義者人心裁制事物當理之名非無私之心不能酌義惟無私而能就事度理此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亦是以當處此物之理處此物為義也然亦須平日精義功夫臨事方能酌義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者天理之所宜此當於良心不雜處見得事理本當如此而我無一毫私己與高者是也既不私己便能通物故云天理之公利者人情所欲凡擇便自營有我而昧人者皆是也此

惟獨通己意故云人欲之私二者皆當於獨知處分明實踐處果決若學者識得義利公私之辨則道可明德可立而聖人可學定自遠於禽獸矣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二語當隨事精察須要實見得是不然差之毫釐其謬千里

義者天理之公不必論人心同然然後為公只吾心不私於己便是吾心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不必論一人獨專然後為私只人人各專於己便是人人之私

人於分內為所當為必是義若着希望一念便是利於清明中辨之自別

信古餘論

卷三

六

義是人心上事安得言外以外言義者只在事物下稍頭着了如聖人言禮若只把威儀揖讓看則禮為外貌若說是天理節文豈只在在外

易曰義以方外君子便以義為外只就事上看義不就處事看義夫事在外處之不由中哉

利者義之和只是合理順人

易以利物言義今以利為恃義正在公私之不同乾元之利所以和義人情之利便已云耳故聖賢復有義利之辨嗚呼和義之利但可言於大道為公之日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何是君子

欲利處唐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伯益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只言及保天祿來四夷亦是利處大學治平章此
等語固多但言仁義則自當有利不必以利為嫌言利則必
恃義而害隨之所宜當防其 者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正是君子欲利處也聖人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張南
軒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乃學者心
術之辨自當嚴立界限不容少有假借於其間

孔門論學專在求仁孟子兼說仁義於義處尤加諄切蓋仁乃
道德之要領而義則激發薄世頑心瞑眩之藥也

禮之一字曠翁訓作天理節文節文二字本孟子禮之實未而
信古餘論 卷三 七

加天理二字便自精細蓋凡事都有箇體式此出於天理之
自然而非強作者人心不將這箇做絕墨便散漫無檢故曰
以禮制心蓋正是人心規矩準繩處聖門教人的禮亦無非
欲使人以此檢束身心也

聖門立教託箇禮字禮而中宇之有成法有定體者學者已曾
格物窮理便須將此作規矩準繩則身心有所檢束而不敢
違越義理家是躬行切實功夫也故教人博文有合使用此
貼身做去告顏子問仁則曰復禮以此防檢視聽言動則不
怠之身不放之心仁安得不存易又曰智宗禮身崇敬天身
法地智是窮理事禮是循理事窮理則日進循禮則日謹如

此則德崇業廣其為盡性之君子必矣故曰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禮之云約因文之博而言其身心端宿處又云復因夫
於己私而言其本當如是者禮在人事則為儀文然却是一
箇天理體要人日用率履不可違最是緊關

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可知這禮字原是人情物
理內自然的等則有仁義便須有禮不然不成體式

人欲無涯惟禮有箇規矩準繩令人可循可用守用以檢束身
心故云約

仁義中正四字便見得禮字的全體

是非之心須是真見得當如此後確然不可移方是智若更有

信古餘論 卷三 八

異同得失則暫時見得的後來人不如也智復何在所以擇
中庸須是能守知孝弟須是弟去如此方實為智也乾之四
德曰貞於人屬知貞者正而固也知須是正當乃為真知真
知便是定執處所謂固也正而固事便可依此成立故曰足
以幹事

是非之心人所皆有者亦只是善惡大槩分別處人有良心自
然不昧至於事理幾微或情態疑似須更着精義功夫辨較
端的若心上實見得分明確定則冒昧舉動自覺愧耻此知
之所以至而行之所以實也故學以躬行為務而明理一事
宜在所先人心知覺亦多賴是以開發而生知之聖未聞有

全廢稽求者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有大昧反常者何也只為這私意蔽惑僻錯了總之由不自反於本心上容理耳

天理二字非別求者只無私之心便覺是天理根本地面凡日用動靜語嘿但兢兢常持此心檢點事理便得其宜便是義行之得體便是禮學問功夫亦只是更加精詳以求信心循理之益耳

聖人教門人弟子於言行動靜上致力是下學實地功夫正欲令其隨事操持防檢此中不至放失所以存天理而為應物之主故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信古餘論 卷三 九

言相須之功正是本一之理可知致虛義外之說皆自離也皆不明不由者也

聖門與諸弟子論仁未嘗不在日用處檢點正謂內外體用原不可二若日用處有主便是本體不遠而其中不迷其應亦自不認此正交養合一之功也為異說者乃欲求之清虛空曠亦當思清虛空曠可能廢日用事理否若清虛空曠到日用事理又無可用處却是人心物理歧而為二也心以道物為空至應物又須別索理安得不以理為障

通書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夫無欲則心純安得非一靜虛動直皆由無欲則此一便具動靜夫一之能動靜一神也靜

則虛動則直兩化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濂溪便以無欲為一夫欲盡而至於無則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有存亡使二無不存何以非一

未發之中未可以言道然却是此中為主以應事物而得其當然之理乃謂之道是理從此出也豈有理從此出而此獨無理者但泯然未形即太極未分之全體耳

性原無內外情即性之動情亦何嘗離性但以存心應事而分為體用然事即心之所應却是體用一源者若必以用以存體則性亦難言合外矣 信古餘論 卷三 十

性合內外者言其存主運用只是這一箇性誠立而明通正是其一貫處若必打併內外以言合則亦不須言一貫矣

邵康節言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廓廓晦翁極取之蓋天理着於人方謂之性如虛空有火已着在燈燭上方是火之形體廓廓之說與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語意正同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生只是穀種生性是生之中為一定為各正者此所得以為生之主也生之性與生之謂性語不同此言為生之性彼即以生為性 人心以形質言生是人心內靈樞活動處仁便是那活動的道理即所謂心之德是也

生之性生是所來之性是本然之妙生與性不得相離而有亦不得偏目而言辨理氣者當辨諸此

良知良能孟子特因孩提之天性以驗仁義之固有耳若但如孺子之孝弟而不加問學以精詳於事理能必其動中典則乎

畢竟所具之德性是生知其明覺處而德性之所以不昧者此知由德性生即是道心由物欲生即是人心德性固由知而明未可只以知為德性

天道只是一理自然化成不可言知人以有心而有知然亦是此理之明覺故萬事萬化所從以出也舍理而獨言知可乎

信古餘論

卷三

三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知行大槩先後之序然知行並進皆有淺深只是隨學力所至而知以及之行以履之雖各自有後先而實相須以為進步非是截然分為兩段事也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行固以知為主知亦以行為實然將知便作行恐非至論夫知行合一者言其事理之合非必不為分別而後為合也

學問思辨行固是一理然求明而行行其所明何妨於言之先後學固有未行而先知者亦有因行而加察者總之不知而行行必無當則不得待行以為知也

知在行前是學問之功若明覺之知則貫徹于行之終始一息

有味便於所行有不照顧處是行者正行其所明知者即知其所當行非謂知即可以為行也

聖賢是實能為此道者非苟知之而已凡民由之而不知猶勝知而不由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級能知之濟得何事

晦翁曰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蓋見不可以虛實言只有是與否否者不可謂之見必知得是處方謂之真見也能行與不能行便是虛實之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後人之見是聖人專以技業功夫教人矣當知興與立與成定是學者身心切己之益然於

信古餘論

卷三

三

詩禮樂資藉為不少豈有誦習詩書禮樂誤人者

夫子獨立伯魚過庭一則曰不學詩無以言一則曰不學禮無以立何不就教他靜坐明心堂聖人真愚其子耶蓋當時有小學之教已畧將身心整頓學詩學禮正是開發理義之助也今人不曾做小學一段功夫誠不可少根本切要之論然至於一味據批與則而但以靈識虛明為訓恐非聖人遺言所及無惑乎人之疑其溺禪也

朱晦翁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無以有諸己此語正今日學者所宜深省聖門問學多是履其事則知欲履其事者便不得少造理一段功夫矣後人立說乃欲專主於知若欲以

知為主不覺偏舉無序而其義不明不備若即以知為行則是全然遺廢而有同於異端之無實矣

道本人心自具之理縱不獲親炙聖賢聆其面諒苟從典籍道言隨事探求切躬體認亦有能自得者正為此心此理本無不同故耳彼遽欲遺棄典籍恐未必自能從容中道而又畧無聖賢成法可循則其所自為得或與經傳垂訓事理當尚有未盡未實者如明德之端倘發之未真弘道之用倘推之無緒只欲信心而獨詣將無誤乎

靜坐養端倪亦是體會本領之法然謂未可便靠書策而必從靜中養出端倪則又未知其靜中所見與聖賢垂訓事理果能全合否初亦是會從書策講習未故靜坐之時見得此個端倪亦便是聖賢道理所從發端處當初只不會將自己腔子承當他故不知其所入耳非聖賢書策與此又有表裡只將作第二義配搭也且聖賢道理亦正有指示端的處若當初原不曾向書策着意而專待靜中端倪恐亦只拘攝得個能覺地面而未識得合當如何者可以為主則亦與冥然者所異幾何可知原亦賴聖賢之學識此端倪而自於靜中能覺者亦尚當以聖賢書策審其發端合其程度遂欲糠粃之不可也孔門立教每先言博文豈不謂亦有所賴而然與靜

養說倪畢竟是偏廢功夫當玩程子由中應外利外春中語是聖門立教之本旨

孔門教誘後學有博文一事正以理義之執則在焉今學者於此尋其緒其間自有典常可循則切身由之此約禮事也若便欲不靠典籍一意明心竊恐清明純一之本稟未必更在顏子上只憑空明得心未以此自信自用縱或能捐意見倘於生賢習氣尚有未化而不自覺者少得夫雜用事則其所執所行謂全合至當而畧無偏蔽者恐亦未可易言也

聖人為道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顏子由教入道亦曰天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可知聖門教人求道須有個尋認憑依處亦只為性道雖本在人而人未能便盡得性道則下學入門功夫當由是耳濂溪曰文所以載

道也夫文乃道之所寄理義無窮文則有偏舉各立者不博則道且隘博乃合其衷贖求其會通由文明道正在善學者能自得之耳彼有不能見道於文者乃由不自反其身心性情以求所以合於文者此自不善體乎文之理而非文猶與道為二也聖賢垂訓何處非性道事後之語性道者稍自為異論其弊不入空虛則流於迂僻可知聖賢必不為誤世之文徒見不得於文者之自誤也夫自不得於文而反以文為病通得然倡言糠粃之竊恐空虛迂僻之弊俱蹈之而不自覺也

或有謂宋儒有許頭緒令人下手不得者其意專指知字為學

問簡便處此即覺字法門也以知該道固未是不知其約而徒厭其多尤恐不然也夫聖人明道其頭緒未嘗不多只是未得要領故見其為多然總之只是一理理雖一而學者須將全體大用都包括兼該安得不多不合其多則一者不備不見其一則多者難通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誠識得反約總有千頭萬緒自能歸一何患其多多正所以成其約者若未識其多只欲尋簡便處作者力事此後世即心昧理之弊所以誤入空虛迂謬而不自覺也

中庸曰博學之易曰學以聚之夫人體動物物各有則如孝弟

忠信等事其間又各自有許多端緒曲折未易詳盡不待學

信古餘論 卷三

五

習從心而應此惟生知安行至聖能然人須自反未學時便能事事曲當如此否即今頭童齒豁尚不知有多少過差處便欲開口說不學事却全自昧畢竟亦是信口虛談而不自反其身之無實故耳聖人為後之學者立訓只是說學知事說學知事却便是明生知道理大要理本至一而散為萬事聖賢明道亦有各就一事而言者於此等支節處皆能理會其脈絡亦自能歸一到得豁然貫通則皆吾心之體用也如此則理不隘陋道不偏曲以遇日用事物既有先明之見又有泰互之資然後禮約仁行自得依據此聖人先教人博文與學聚之本意也

或問晦翁存養致知先後曰古人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的道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

理又曰未能識得存養個甚夫存心窮理原是並用功夫分不得大段先後中庸先言尊德性蓋非操存無以為問學之

基孟子先知性正是識得而後存養之功不虛也窮神知化此乃造位天德者自然妙用能如此其初須由精義

利用功夫積累待其自至非思索所能強得語言所可湊合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以聖門教諸弟子只此下學

知行之實事

學者之事論身心切己行似難於知論事理精當知又難於行

信古餘論 卷三

六

夫子三十而立行不離所見矣四十而不惑知精而行益果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居業也宋劉元城從學

於司馬溫公一日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

曰其誠乎元城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甚

易之及退而自樂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者有

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

常有餘裕此亦可謂修辭立誠者夫言行之不能相實聖門

諄諄垂誠正緣道德修業必以忠信為主而言行之間正是

德業功夫實地學者日用間須將此二項作本分事朝夕勦

磨如人生作業故曰居業居者不遠之意業者當為之事

橫渠西銘只是推明孔門一箇仁字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西銘之意以天地萬物同生叙分皆已親屬而不得忽然自私其身至於言持身道理皆為事天事天道理皆同于職此由識得賦受大原一本處分明而知宇宙內事皆吾職分之所不容已者聖賢所論為仁之方行仁之事咸若披圖指掌學者試反求而擴充之則盡性贊化統一三才之德業更無他道

乾稱父坤稱母不云如恐異之也不云為恐混之也明以生成之德托體定名而曰稱因生推類則同氣一體之意不待比信古餘論 卷三 三

量而可合如此則民胞物與同休共戚之念安得不油然而

龍焉而混然中處者吾身也吾身若自為體性則殊藐矣與天

地共其塞帥則合為一大與天地合為一大我豈小乎哉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為塞為帥天地萬物與

吾合而未分也為體性吾與天地萬物分而不異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體吾性與天地本非二

如子之於父母分形受氣而各立之後子雖自為體性然其

初則父母也故不必別有教法只能自踐形盡性便是相肖

橫渠作西銘將天地萬物俱目為親屬蓋欲情義不隔庶幾天

理周流聖門所論仁體即是心也程子又曰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蓋親屬皆從己推若不閱己情義便隔

西銘後段都是敬天奉若之意無時無事固非此心夫天非若父母須日用儀節周旋者只是識得心即理理即天誠心畏理便是事天大要敬所以存仁故聖門論仁只重一敬字如此事天則心無不敬敬則己私淨盡天理自然周流其於宇宙民物未有不視為一身一家者也况有生之初理本如是其味之者乃知識以後專己隔人之私心若反諸乾坤父母人物均賦之時而識得混然同體同性則大公無私我之念曠然於中而觸事觸物之頃必有油然而自不可遏者矣信古餘論 卷三 三

西銘統一天地民物原是實然的道理能知此則自有不忍忽

然者而稱物曲成乃在人自用其情自盡其分耳故程子云

理一分殊充之便是老安少懷之量墨子不知一體之理而

強合為同若不抑親以就疎則自恃其說故至於反情背義

而不自知其非當時雖橫議惑人竟亦難通所以夷子為其

徒而不能實如其教也

明道之學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

聖學不傳之秘秦漢以下諸儒所未明夫孝弟者性命之發

端禮樂者神化之顯迹後世固陋俗學既不達性命神化為

吾事而浮誕好高者又不據孝弟禮樂實功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千百年如坐大暗也

洒掃應對如何可到聖人事夫小學未能窮理盡性只從洒掃應對間隨事檢點收斂此心習養純熟他日正心誠意功夫即從此中理會出來蓋先習箇敬字為日後修己治人之地與聖人事初非兩塗

三代以下性道不明只緣小學之教久廢學者身心無所檢束不曾從實地實功踐履體認真見得未及少有領畧自起意見便從此懸揣臆說或因神明而歸空虛或滯形氣而言善惡其於繼善成性之理所以為萬事萬物之大本者則漠然無所繫於中也

信古餘論 卷三

三

晦翁曰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夫飛揚倔強之氣信是學徒病根寂然亦非欲其委軟跌宕已也大抵虛抑收斂之衷當自得沉潛精審之力明道進德其根基正在是古之人材未有不以此成就者也

先王以仁義禮樂訓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相率由仁義禮樂以修君子之德成太平之風焉異說者乃欲一切空滅之夫空滅仁義禮樂為不足措意而更求其向上抑知向上事理孰有過於仁義禮樂者不於仁義禮樂明其道之原究其用

之大而乃欲棄仁義絕禮樂以尋向上則不得不以無立義無不可定執故使賢者喪其所守不肖者遂流於放蕩邪僻至賊君棄父而不自覺其非豈非仁義禮樂滅亡而肆無名檢之所致耶

程子言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愚謂異端之能為害正由道之不明三代而下王教失修正學湮晦天命人性正理知者絕然於世故異端得以迂妄空虛之談標宗立義以誑誘愚昧而舉世賢智亦莫覺其非則以內無真識卓見明析其是非故也若使此道大明如揭日月人人各得其所自有者而實能明之實能行之又何異端之足惑而今其至於害道乎

信古餘論 卷三

三十

一道德以同俗此語不可忽乃吾儒整頓宇宙事理所以措天下於唐虞三代者須由此古聖賢痛惡邪說暴行正為此語周衰大壞亂於異流漢儒講論經術而夫其要領無所闡發唐益蒙昧於詩賦辭章有宋諸君子極力倡起之而上無主持下多撓競卒不得伸其旨而試其效使宇宙萬靈永不復觀昭明熙皞之俗僅取休息安靜者目為一代之治朝此夫子所以恨鮮能與

信古餘論卷之三終

信古餘論卷之四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命性道教只一理貫下

天在吾心更於何處作故天功夫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誠取可知充塞天地只是

理一即氣一天地之氣與吾相併一便無間斷隔絕

人皆可以為堯舜只是踐形盡性形性何人不具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性分體用無復別語

爾我皆太極中一體物

天理原自滿腔只無私欲便是全體

信古餘論 卷四

只此一理觸處皆然故活潑潑地

理無形即物而形既形於物理即形矣形者曰器形於器者曰

道故曰形而上形而下形而有上下故程子又曰道即器

器即道

言體用不害為一源莫謂一源便不可體用論性者可因用識

體盡性者必由體達用豈非一源耶

理豈有內外因心之寂感而分所存所發理只是此心本然之

妙寂感便是此理所乘之機

程子曰由于中而應于外此內外無各立之事又曰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此內外本相成之功聖賢學術無離體為用道

用為體者

成性存存主敬緝熙之體

成性存存日新又新之功

作聖作狂一念便能轉移幾甚微神甚速

心者理之源這便有出是性性流出來的便是道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語便見中和之德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蓋無邪

則本體便實所存即誠誠豈外入

公在正前心無私則公事當理則正無私之心應物必當公與

正有體用之分

信古餘論 卷四

致中和只是箇主一便動靜皆然可以馴至其極

夫子之文章便如時行物生默不能藏

珠藏玉韞只是誠中

反身而誠與行有不慊氣象正相反

動物之誠非素定不能物動於誠非著誠動物

無已之心性命為主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心是理氣真種子只要誠便道理皆從此出

洗心以退藏於各靜存二字可以體認

退藏於密不是無

鳶飛魚躍無處不是舉目皆真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萬物飛戾天魚躍于淵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神由用而顯用以妙應而言神

心虛中則明有物則蔽蔽其心者物也故程箴曰誠交於前其
中則達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妄念起處此正是喫緊事此處功夫最切要

此理本根只是人性躬行者自能心得

但行得是處便有仁義禮知信在可知只是一箇性分當然之

理

體用一源是真實的顯微無間是渾合的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何處更着無字

昏昧被迷二者正相因昏昧者心無所存放迷者必不自覺

動亦定靜亦定蓋以靜主動動為靜用靜立動行一理有定何

以物為累其中使須貫知止功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豈虛無寂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豈虛

無寂滅也

天地間只有此道天地亦只是此道人能盡道則於天地不加

小豈不至大

道不可求異只要能盡道善要異便差到老莊荀列若未能盡

道便是不知不由

道無人不有聖人至之賢人為之為則賢至則聖人皆可為亦
皆可至人惟視聖若天故謂道為遠是以聖人主敬又每自
退以進人

士學聖人之道者便是賢人之學士希賢是為賢人之學者賢
希聖是學聖人之道者聖人天道亦無二希天即所謂聖人

達天德者也

涵養吾一者心性理德之總會涵養功夫只是敬敬則心體

自一性道自能存存

道理分析名目雖異其總會則一故聖賢言道有舉其總名者

有舉其一德者然未嘗不是此道如只言義只言禮

信古餘論

卷四

四

凡讀聖賢書體認聖賢語意只提省天理兩字作主便處可通

天理二字萬事萬物之主宰感德大業之本源至於人事得失

感應吉凶如形影聲響必不能違此理

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二語本一然偏言則道

心可言虛理不可言虛心之虛為無欲言也理若言虛便天所

界人所得俱無有聖賢立誠非止虛中也故心理作兩件辨

識作一件貫通如此方是明德

聖賢體道純德只是一敬字敬則此心所存便是天理自然之

本體既是天理本體說不得空虛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只此流行處便實到事事皆仁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心內外合一功夫

道理名目都是聖體認者出因而名之未有名原有此道萬事

萬物昭然也名既立道乃可識學者當由道以審其名母徒

因名而強求合以言道也

道即天地生人之理聖賢以其先知先覺者立則垂訓昭然簡

策今生人之理未嘗亡而聖賢簡策亦表章於世可云道亡

耶但須在人以博文約禮功夫更求行著習察云耳

凡道理名目都從中和兩字中分出來中和只是性情之德性

情只是人心之體用也

聖人言語皆身心近事實理而人每以高遠目之微妙談之所

信石餘論 卷四

五

以都成畫餅而與人道者不相涉如是則聖賢一生浪語也

語道虛遠所道非道

聖人雖不言高遠却是高遠實地步

教人高遠而無實地進步其高遠必差實地進步自至高遠

道是當然之理義須見理分明義必合道道無非義

薛文清云道是總體義是支節當玩

聖人之所謂道者只在綱常倫理間用愛用敬之事人能實心

盡道其間便是實德實行修身之事莫大於此後人言道只

要說玄說妙盡反求諸身可於何處實履

論語諸書總是日用言動之則平生誦誦而不知在我為何事

只是欠反躬循理功夫

有生之理與天為一而不能循理合天此之謂不肖

知性知天便見得我與天只是一物無不相通之理一念悖理

違義安得不畏懼而速省改

寡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誦此語想見至

聖純一之衷無一毫非天大賢以下便須用四勿工夫

我有此心若舉一念自知不善恐日後便慣了他須是即為禁

止不要容他慣了律約盜賊只是慣了後便自不覺孟子所

謂括之反復夜氣不存與禽獸不遠亦正如是

薛文清公曰嘗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此言甚

信石餘論 卷四

六

可憐動今七尺軀自是七尺軀聖賢言語自是聖賢言語三

寸之舌願欲凌躐顏曾不知五官四體更作何等事物念此

自當愧汗猛省

心即理理即天一畏則無不畏矣一不畏則無所畏矣詩曰畏

天之怒無敢戲豫言聖帝明王自畏厥心正恐致天之怒不

待怒而後畏也若怒而後畏必不畏其心者

天生斯人同具神明故資稟稍異不肯自安汨沒者能却外誘

浮妄便覺虛靈在中於是乎有定靜之義顧聖人之言定主

於理而為應時出異端之言定開其神明而止耳

薛氏之言定制其紛雜之動而中實無所主故只是守空大學

一書... 丹黃... 日... 庚... 巳...

之知止據其已明之理而他岐不可清是為主一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信然克弊亦須丁寧吉戒昏弱皆可因勉而能此學之不吝已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修所悖其理只是中正仁義修之悖之在人只是敬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雖影響但論語教人只言修悖鮮及吉凶張南軒以為順理之謂吉逆理之謂凶正恐人以趨避而為便非正誼明道之意

君子修之即未有言其理自吉小人悖之即未有凶其禮自凶聖人辨語吉凶惟繫易言之蓋天道如此人事亦必不爽只

道其常無庸言應也

信古餘論 卷四

七

克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一部大學之宗祖

中庸大學二書其提綱挈領原無二義明德即性道事親民即

修道事中和言明德之體用至善之理便在此曰顏說明命

即性便是命曰中和位育修齊治平之極功當如此

禮序樂和然有序而非兩事也可知禮樂同源道理原不偏

缺

陰陽理而後和天道人事俱昭然可驗陰陽理則天地之心正

陰陽和則天地之氣順位育之事初無兩端

聖人之教只是要人在實事上做實功夫不曾向虛影于說虛

頭話所謂無行不與者亦便是自家實事也

聖門立教說箇禮字最是約束人心到天理的要訣克己復禮智禮成性為學識得箇禮字的當便可說約

易曰智崇禮卑智是開擴人心到日進處故曰崇禮是約束人心到規矩上故曰卑

視聽言動皆欲中禮豈坐忘可了

約束身心只是禮

看禮字須知合內外之道

要識己字只將我身口耳目上要通己自便的檢察認取克即

將這個克

信古餘論

卷四

八

耳目口鼻四肢在人身都是人欲起因處晦翁說人心惟危

以為生於形氣之私者是也

無慾則內無蔽塞故明通外無間隔故公溥聖德如是學者學

此而已

理在心夜息則少存書楷則復亡是亦必附氣以昏明故氣不

可不養

理之德夫由氣之昏明故常以氣之欲累氣之本

只無欲時本心獨存以此應事接物須還他天理分數聖賢以

此見得性在常人只為形氣所累便不免質質

欲無論多寡但少牽帶此未便是侵蝕此理處陰易長陽易消

所以聖人扶微陽抑微陰不得不知此

朱晦翁云心是氣之精爽人只把氣之精爽看作性宜其亮麗

千里晦翁曰心比理則

人心之靈用是陽非收斂在內不能主張眾動是大始之德非

以靜而能成也

心本是良其良處正是仁義伐之措之皆有安所累若安者不

累而今本心自然應物便好惡皆得其當而為仁義之事

本心必公以公行者必正私是牽繫來的便多所偏錯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本中庸戒懼慎獨曰進學則在致知本大

學格物致知

信古餘論

卷四

九

中庸言道故揭性命為此理之原而戒慎恐懼乃養性之功大

學言學故以誠意為自修之首而格物致知乃明誠之事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全本尊德性道問學末工

夫已無遺漏亦道漏不得者

讀漢太極圖可以究天人本一之理標讀西銘可以推萬物同

體之仁存天德行王道崇正學斥異端聖人復起無以易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邵子曰物者道之形體也

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

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謂迷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神運動靜故能妙萬物動靜皆神所為神不專動靜者故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為物不二是天地之性生物不測是天地之情合而觀之見天

地之心

天地莫知其限量莫知其終始然只是這個理此便可識太極

象山推說宇宙字義意亦如此

大概只一理而其妙不窮惟一理故易知簡能惟不窮故日新

富有

無隱何由有費無費則隱亦不可見識隱之為費費本於隱則

道有體用然後見一源

四時行百物生天理即見是豈得云無動靜語點人道即見是

信古餘論

卷四

十

亦豈得言無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聖賢只言微顯不言有無蓋實未嘗無諸子暗隨故言有無

故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誰放誰卷理之費隱自如此

宇宙有至實之理於夫婦驗其端君臣父子見其大禮象名物

見其繁天地生成總其極

為魚是化育之顯迹夫婦是性情之微驗天地是太極之全體

總是這個道

退藏於密密字只是裡面藏蓄深固之意此理本自在裡面只

外邊未曾破綻他出來便是密

道是人心上生出來這心上有個種子便是性

觀人心有主便知得天地靈氣原自有主這便是天地之理人得之便為人之性故知其性則知天又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之有生若不終氣凝而理具者將來難見生之性

人以知體言性只依傍得生字遠未全見得生之性

率性之謂道玩率字意亦便見人性本善性善之言非自孟子始通言率性可知性即理之言非強合也心便須用操存意便須

加省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此仁義非性耶謂仁義非性是陰陽非天道剛柔非地道舍其實而虛是崇吳士之所以自喜也

信古餘論

卷四

十一

有主之理何事不大公其為自私自利以至賊恩悖義而不惜皆因有己之心故聖人謂私為己有己則所欲必私忘己則其理必公

仁義禮知信未分之全體却是中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須於存處識中

道心惟微聖賢亦不能直指而以情為驗晦翁所謂微妙難見是也然却是實理

本體在知覺內既不易見而妄念在感應間又易為汨所以愈微

未發之中費賢智多少想像已發之用又未必實此理流行信

是惟微然已反身而誠便不微

允執厥中的中字即兩端用中之中乃言事理之當然非言未發之中也然須道心為之主亦便見體用一源精與一畢竟在道心上得力

道心惟微只是就用虛言中允執厥中是也聖門又說出一個

禮字方有箇天理分寸可尋認持循的名目允執厥中亦正

是這分寸不錯

中庸次章以下中字都在用上說

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論人性剛柔

善惡而欲歸之中近於洪範三德之正直與喜怒哀樂未發

之意味故言和也中節也達道也便都是得中之善未發之

信古餘論

卷四

十二

心本體之中時中是事理當然之中

周子言中是人性剛柔不偏之中

未發之中只持敬便自能存已發之和須合義乃為中節故敬以直內則中有主義以方外則和有則中有主非屬空虛和有則不流縱宕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須存養乃能不已發皆中節之和須省察乃可不謬大賢以下功夫皆不可不然

未發已發若只把主宰流行看便不分未發已發之時自有個未發之體用

一性貫天下之道內之所主曰中外之所應曰和無中安得有和不和亦非中出此正自離性道者聖賢德業無一毫離得

性道故中和位育只是此箇貫去

中和位育只在盡性至命上見得這道理功用極處便知只是易簡

敬以直內是體中功夫義以方外是用和功夫敬義立而德不孤正是内外交修進德之事主忠信從義聖人亦並言之偏缺一件不得

顏子聞克己復禮之教他去做功夫只看不遷怒不貳過便見克復之實大要於身心性情上檢校偏錯處要得合於禮有念便省有失便改此是聖門為仁實功夫於此中知得有主不雜的便是仁體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官四體日逐應接紛紜只常存此心無不有主其間是禮非禮便如明鏡燭形利刃斲物四勿皆以此感應豈不是心存理得

大抵心無私欲方是本體本體上方有天理若見聖人告顏子只是教他瑩淨本體以還這天理地面要得動靜不違四勿都只是克己故云非禮禁止非禮則自有合禮處故不言視以禮聽以禮也仁便是這無己的天理本心

非獨心是我物視聽言動皆在我我自主之豈不由己
顏子一日請事便服服到三月不違此真果而確者若從此不息便是聖人統一之境

克己復禮此一語便事事貫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能敬則心無不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恕惟敬無私無私必恕

人欲無涯惟禮為有節制心逐於欲則放檢於禮則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一舉一動此心常自兢兢不容頃刻放失要使常為一身之主此處自然是端正地面天理便從此流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便可破除私己之意便是公心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

非禮勿視聽言動體用便自一
信古餘論 卷四

古

無欲則靜虛動直惟聖人便能如此學也者須熟處
敬一靜定誠忠俱要識是立大本氣象

耳目口鼻四支身所具也而取用於聲色臭味安逸因以為心之欲若惟身是徇而縱心之欲則物化而理亡心喪而身與物同矣先王制之以禮則身有隄防心亦檢制心有此理則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而曰仁

靜若無存安能動察動不能察何用靜存
靜中有動是虛靈不昧處動中有靜是感應有主處
虛靈的虛字只是說無欲無欲這本體自然靈覺於道理自然不昧也

好善惡惡是為善去惡的實心為善去惡是好善惡惡的實事
人有良心無不好善惡惡這便知是人心天理試思好惡有非
人情者是何物念頭錯將去

中發為和體用一源和本由中顯微無間

發而中節者天理之所宜發不中節者人情之所欲
發皆中節之和當於只是公心正理得之

人言虛靜之士有體無用不知其體非大本之體功利之徒有
用無體不知其用非達道之用

小學全是教人一段涵養功夫為日後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根

基着脚處也

信古餘論 卷四

五

意誠心正豈非聖人

人能以處己之心處人必無失所之人以處己之心處物必無

失所之物以處己之心處宇宙內事必無反情悖理之事而

天清地寧和氣旁浹充此便可馴至強恕近仁與至誠盡性

中和位育之事雖有安勉皆當以此理求之

處人與處己異便是己心有不盡處能盡己心使人己無二故

忠與恕非是有忠心有恕心只是本心應物主於心曰忠

加於物曰恕

明道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

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這物字即作理字看伊川云在

物為理以在物之理為喜怒不以有我私心與焉安有不得
其正

物之當喜當怒便是理聖人以其當喜當怒而為喜怒便是義
故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察識擴充四字家是心體上切要功夫人有本心原是仁義禮
子每於粹然處萌露但自不覺若能察識便知得自己本心

擴充只是每事便將此推拓耳正如引泉察識是尋源擴充
是通流內聖外王學術事業聖賢更無別語

中庸言明善便是孟子所謂知性善正是人性之實此善之實

於我便是誠

信古餘論 卷四

六

仁義中正若論在人的却當先言主靜濂溪因上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萬事出是說眾人之事故即承之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下自註云無欲故靜其意言聖

人寂感只是一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無欲則純乎理不言

理而言靜以聖心純體如此不似眾人夾雜隨所感動而為

善惡也

主靜以存理謂理由靜而不雜也求靜而至於棄人倫滅禮樂

不亦悖乎下學而上達謂達由學而自得也欲達而至於絕

人事起玄虛不亦妄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是未有意向至靜本真之體心既

有意便有所向未有所向則只是中中却是性真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及因感而有意便向一事上其間便有正與不正乃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未發之中當以濂溪所謂無欲靜虛者認取無欲而靜只是本心渾然在內未有意念所向只有中立不偏之體此中便自有稟受天德的人性在但以無端而未有可見故只言中

濂溪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言虛者無一毫入其內也無欲而靜却是存其本心之體非老氏之言虛無也動言直者無一毫岐於外也無欲而動却是順其事理之宜故直所謂順理為真是也

信古錄論

卷四

七

未發之中若謂人原自有此心體則可若謂人人便能皆如此則未可須是主靜操存方能不失此體

這個中體須是收斂清明能為主宰的方是真方能立大本若常人久被汨沒只昏昏蒙蒙縱未交涉利欲亦只是此種習氣根窠安能立本

求中的求字若作醒覺持守意思看則可若欲於靜中更尋出此氣象則轉生事孟子曰求則得之又曰求其放心是因既失之而復得若追求復還之意耳既無所失則中即在此不須復云求中也

喜怒哀樂一節若承上二節文氣看下當是君子已有此戒懼

慎獨功夫這中和便不是汗漫的戒懼中所存主的是中謹獨後檢點得傳當的是和

晦翁語錄有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人一坡此語大綱只以常理論言人同具得此心其未發而能為主的是中已發而當其可的是和但有生以後賢愚不同惟聖人便是此中和其下便須漸次理會觀下面致字其中間功夫難易亦儘有無數等級

喜怒哀樂已發雖各得其正却只就一事上得當以其事無偏錯亦可謂此事之中所謂無過不及是也非心體未發就會

中立之中

信古錄論

卷四

八

天地位萬物育只因有此理便自有此事故聖人不必待其事便只說此理

使萬物各得其所只是己私淨盡天理周流

生物為心盡天地之道不忍人之心盡人之道

以己為己則不仁以天地萬物為己仁者之心也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只此一語便是帝王賢聖盛德大業

見義不為無勇也為固當勇見亦須真故學以精義為先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不精所用或有未當即資性所優亦是

偶合難語致用

知命則循義之心愈專一

知命者亦必知義不知義而曰能安命者恐未是順受
以義安命者為所當為命不足道也以命判義者守其常分不
為其所不當為也

人不知命則盡性之功不專然未能真知賦物之理而漫言有
命并所當為者亦棄置之則性與命俱失矣

畢竟命字該得廣聖人所言無非性道而罕言命者恐人一切
委之天也

生死是身所家重耳目口鼻四肢是身所家切聖賢皆以命定
之若窮通得喪乃身外事又下一層矣

命者道之乾能順命道亦不背

信古餘論

卷四

无

性不可謂命為仁由己也命不可謂性分定在天也
欲當復命理當復性

安分處便是理

聖人使人各得其分只是要人各安其分

顏子庶乎虛空亦是立命之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即此便有義在

天子我性有仁義禮知之理我不能修之以全其天天制我命

有富貴貧賤之分我不能安之以聽於天皆是惡

天命有仁義禮智窮通得喪仁義禮知已屬於人故言性窮通

得喪全制於天故言命屬於人者盡其在人制於天者聽其

在天此聖賢合天立命之事

求富貴有得有不得可知天命原有曾賦不曾賦求仁義便無
不仁義可知天命無人不賦

心跡不可判以利心為義竟足喻利義心為利者其安更不待
言天道聖德不誠則無物豈有藏用如此顯仁乃如彼

王霸並用便只是霸者事局有已離他物尚可稱精金子義利
並行便入利途公私並存便屬私意

謀利計功皆屬有已

易曰庸行之謹恐其忽易而失之肆也中庸云庸德之行恐其

畏難而失之情也庸行泛言事庸德專言道

信古餘論

卷四

无

忠信萬教不行於人者必己之未實下學上達求口於人者必
不實於己

言忠信行萬教可行於蠻貊理不能異也言不忠信行不萬教

難行於州里情不能同也

言忠信行萬教進德修業更無別事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總是一誠主於中檢乎外

不欺可以謹言亦可以慎行

務實德者必塊名好虛名者必好利大都名與實異趨利與名

同情

天理在我我不能盡是謂違天不務為己炫外求知是謂欺人

豈有遠天數人而稱聖賢學術

凡為人之學只求人知求人知便不能實循理天即理也理不可妄有一毫妄便與天道不通正如兩人自為彼此令人稱卑異者曰不相知聖人天知正是合德

進德功夫何以須是不求人知求人知何以便礙進修事曰只這一念要人知便不是切己用功處未有不切己做功夫而其中更有實德者德乃實有諸己之名虛則無基更於何地作進步事

大庭廣眾非至小人未必全無忌憚燕居獨處非大君子未必

暮無因循此獨之所以當謹正猛者奮力之地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天地氣候少不正便有雲物象緯變異豈有人作不善而能自

匿其情狀者故誠中形外造化尚不能違此理況於斯人所當然者人由之所以然者觀察之察之未精由之未實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言天理自然感應有常不由強致天道人事物理學業俱如此然非謂人事不當盡正謂慎所感

而應自來不容後思其應此貞吉悔亡之義也

通書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夫蒙靜而清所以可告正如莖者齋戒以叩神求之靜一而清明故吉凶之

告不爽以是知切性不可有雜也夫自其有識已攬獲於富貴名利私邪嗜欲之好世故俗情又為之引誘汨亂甚矣何

惟天理日微良心日昧而古學之卒不易明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蓋無己則虛憧憧己也朋從己之徒也聖人繫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理只是一箇理順之則無不合合則廣而通安思則他岐歧則狹而窒屈伸感應乃常理之自然理何有不一虛字莫作老以看何思何慮莫入禪定說一着彼義便是千里之謬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須見得為字煞緊故曰亦為之而已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人固可以為聖不高終是難言

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誠意正心便達人與堯舜無大相遠堯舜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事業亦只在意識心中做出縱是其欽明濬播乃天授神智然此心此理未有與人殊

一為之則人皆堯舜何言堯舜之易一不存則禽獸不遠又何

言禽獸之易此是聖賢教人善策虛然理實如此人須要識為不為存不存是何事何所

大學說明德新民又說止至善惟恐明德新民有過中失正的事而後人又將至善說向玄妙去了

大中至正處自然添減子既仁義中正仁義而中正更如何添減

意是心之發情是性之動心所具便是性意已顯則為情心存性即在是意識情亦便正

情由一念而見於作為意是初立念處

心之所之謂之志意者心之所發意如發機志如向的意欲謀

志欲正

獨者動之幾君子慎動故先慎獨道者事物當由之路履於動

辨於獨獨之不察而能善其動者鮮矣

慎獨則意誠慎動則修身正如把舵行船不是兩事舵正後則

船有所主而直中間便是正心一件事

意誠而後心正此心字以能運用而為一身之王者言如非禮

勿視聽言動皆心為主而其要在於謹獨是誠意乃心上正

始的功夫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心未起念有何偏處運用之偏皆自一念始一念克慎則運用

作為皆正此大學意心身次第也

格物致知之說有與晦翁相左者只是把物字粗看了若只將

物理作明善中事豈容更為他說

知與物分又不得偏又不得偏以知言者其弊實始於分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造物則便是天生蒸民之理豈可離物而

言知耶

格物致知是明善實功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次第

好惡初萌於心正是意修己治人之事都從這意上發端此乃

邪正是非關頭

好惡人心之所同先王所以整齊天下只是識得這個大頭腦

其發端於一念只是辨析公私推廣於四海自能因物各付

但出於公便無不正

推心行恕只是好惡兩字家國天下處處可通上下縱橫四達

不悖此孔門為仁之方大學治平之矩

好惡正是天理所乘之機其夫當處只是私蔽害之聖賢以此

寂謹天理人欲之辨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只此二語便是盡天德王道人所皆有

合之而大同

信古餘論

卷四

學者常言天德王道天德便是率性事王道便是修道事

學術不根性道便是異端事業不由性道便入霸術

古者禮樂刑政是為斯世斯民性道而設三代而下不知看作

何事又如何用之

禮樂以表正之刑政以約束之乃先王整世齊物之具所以道

德一而風俗同

上古教立行修人亦未必盡明性道者蓋上者明之以率下下

者由之以從上其道一也

雖雖在宮廟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想見聖人中和至德

直如此純密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道安得須臾離故文王純亦不已只是無須臾離道

聖賢能師百世只是見之真行之至

古學為己己實視人亦實今學為人己虛視人亦虛夫聖人之道合天道民物其發端正在立心虛實間

孔門告弟子為學都是間然實功夫非是用意要間然蓋非間然則不須言進德事非進德事則何用復言學且教亦可已矣

正心誠意德之基也行修言道德之實也潤身生色德之徵也博厚高明德之充也天地位育德之極也始終都只在為己信古餘論 卷四 三五

上做功夫畧著為人便件件虛

希天希聖之學不出闡然之心奉天兩地之能總是日章之實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進學事休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是成德事聖人以進學自居以成德稱聖人然其間道理只如此

如有所立卓爾所立是何吾斯之未能信所信是何須是見道分明

思誠之思循理之慎思也朋從爾思之思意必之安思也

神而明之者心通乎理也愚而識之者理存於心也皆見道之實

然而識之一語有守之者顏淵得一善服膺而弗失也有化之者文王不顯之德之純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自然順則者若思而得勉而中便有知識之迹此非聖人未易言後人輕言不識不知者却是昧

理本如是用智者鑒當從是理者即以用智為是耶知人者言知言者理心明此理便是知德

由知德故能知言知德者權度也知言者長短輕重也

動而正曰道妄說玄遠不由法程非道也用而和曰德強襲於外不能由衷非德也

非動辱也甚焉害也此恃之凶者也慎動則貞言吉凶悔吝當信古餘論 卷四 三五

以此知之

守之貴天德無上也行之利天且弗違也那之配天地兩間一體也

此理甚微此理至一惟甚微故必聖人乃能知其幾惟至一故順與違者其應必不爽

見如有立方為實達到難言始是真

當以有恒端氣習知行從此日乾乾

吾道一以貫之體便能為用取之左右達其源用皆出此體

察言觀色所以驗諸人內省不疚所以反諸己皆是省身克己

功夫又須知言色必不徇匪人內省亦定是合理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豈有放浪形骸廢絕倫類而可云道
論義以憑虛為高輝經以訓字為的皆道之病

師道在立教明道使人易惡以至中然又必本人有耻而喜聞

過則教易入故通書以幸次師

聖人存心無一息不實故隨處發見不事之巨細學者當以

聖人之事默會聖人之心則無細不貫皆是至德之實若只

作一事者便覺

讀辨堂
當知此

聖門教弟子為仁莫詳切於語類淵仲弓者二賢亦便能言下

請事然觀其人資性一則深潛純粹一則重厚簡默想見氣

象亦可知求仁根基亦應如此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仁義道理聖人只將做平常日用但言人所當為不可須臾離

孟子便稱美得極其貴重專大夫仁義豈必待稱美然後見

得當為此在戰國道亡之時故如此引誘

君子以理自信小人以氣自滿

此驕泰
之辨

堯舜不聞父師欽明文明皆自然者也疇咨清問乃其天性篤

好非緣不及而然

舜好問而好察通言理何常不在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出王遊行自為形骸

與地不相涉者哉彼暗室屋漏謂天莫知者忘其體性之屬

天地也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民即天天即民本是一體不待此感彼

應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者猶今立主之主言神以此為

主非同賓主之主

聖人之道博而能約者博非徒博即易觀其會通事要在博中

理會未約便是行其典禮禮不是泛然的每事自有個準繩

能檢點歸於中節若徒博而不知所約雖朝夕窮經習古終

無切身事理

天道之道準備於聖人聖人之道全體乎天地故其神明妙運

自然默合渾然體其至德施為符其大化變通從其推遷功

用相其履載然皆非矜才用智強作之而巧就者一誠自貫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上下同流而已

自天地萬物之理不明而空虛之說熾然天地萬物之理不易

明其相率而談空虛何怪焉獨惜以天地萬物之理迷於空

虛而卒不得明也夫不明天地萬物之理而迷於空虛其何

以為道其何可以究聖賢之學

言道者樂趨空虛其故有二苦於窮究者樂其便而逸憚於檢

察者樂其通而縱然非窮究善有所不明非檢察禮有所不

復時道不免矣

學者不必思別為新奇之說度越前人只檢點自家身上事要

合得此書便是切己功夫

許魯齋教學者不尚文辭專務實行嘗問諸主書義令推之自
身於今日之務有可用否若其教得行則士務反躬實行世
道必有可觀薛文清於晦翁後獨推尊魯齋亦必見之真也
一生舉動若只是氣質習俗德業速矣

弟子之學先正其趨考弟謹信是也大人之功必明其理格物
致知是也蓋小子未能窮理且在日用應接間循蹈規矩大
人不可漫為須求事理當然處精義利用

聖人教顏子與終日言語之不惰也於門人却欲無言不求諸
己也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是之子路曰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惡之觀此則
聖門學術亦正有當務者大要明理一事是人心應務之準
修己治人曠能廢此

只不忍不為二者充得盡時便是盛德大業士人立志大人行
事皆不出乎此

士大夫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乃可為君子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如此而已者充得盡時誠
別無以上事人能如此後方論其事功

邵子觀物外篇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
慎獨此語有足警心雖然大學誠意功夫惟知吾心此理不

可一念有欺而求自慊未嘗論及鬼神也

邵子曰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
以強通強通則有我而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夫強通物理
而為懸揣憶度之說豈但入於術且不免為妄為誣理無不
實至誠窮理便是實學

強通物理者失理則將入於妄任心道理者昧理則必入於虛
至理實理也至誠實德也妄與虛皆遠失之

聖人前知只是有定理理定則教亦便可以理而推

聖賢之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老氏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

此公私義利邪正不待辨而明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聖人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乃聖人
賢人事非凡民所及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古聖人道
問學之事如此

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責果斷薛文清曰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識須是窮理方不誤

人於已知然後知前者之所不知方其未知之時自以為無不
知也噫此聖人所以好古敏求不識老之將至

程子每教人靜坐只是存心功夫心存便主管得道理在致知
功夫亦自真切

明明德一事後面次第分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條目亦儘有功夫事理不得只將一個知字籠罩

易簡是說乾坤之德以渾成事理言初學下功夫如何便易簡

了得顏子博文約理竭才而後至豈可說只是易簡便了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以無事言道便浸浸入異端口吻

天德王道本一事只體用之間耳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亨是流行的貞是主一的凡為物者流行未必能主一主一未

必能流行獨乾坤此理流行不窮主一不二故通無不正

無不通

天下事惟誠乃立即如君子小人凡實心為之者無有不實成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之以小人之心欲為君子必無濟事的然日亡者是也若為

小人者尚有畏避亦不至為無忌憚之小人如易言小懲大

戒猶以為小人之福

聖人之道顏子明睿以深潛得之曾子質魯以誠篤得之乃知

輕俊恍易之士恐未足與於此何者無精思篤志而求實能

體認踐履似難言也

聖人雅言詩書論語中多言詩而書不恒及蓋訓人理性情者

寂要而切况性情得理政事亦自有本領

命所塞大聖不得位命所通季氏為上卿然智愚賢不肖歷萬

世而名不易則天地之常經也

春秋者為世理義是非之平衡詩書之法律也非必以一字為

據說只微言大義質之天理人彝毫髮無所差忒此聖人神

明之獨裁而宇宙事理之至當也

春秋者聖人是非之平衡非權以理義無由識其低昂輕重故

先儒以為須先識得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

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宜一生所為至敗國

事禍生靈也

司馬子長能文章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

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亦只是理義不明故是非該認如此

一王之大法即是萬世之常經法不正經不明春秋者所以維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法而存經者也

以詩書大義定斷東遷以後君臣事跡此天理人道之明白條

欵故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薛文清公謂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愚謂刑賞是

非不執於天理民彝春秋所由作

武王非不知夷齊使武王能用夷齊則夷齊不稱於後矣武王

不強用夷齊以全其節人亦不得非武王

莊生云夷齊死名於首陽陋哉蓋宇宙大義屬之二賢聖人賤

鄙富公而特以名相較耳二賢所重豈在名也謂當時為名

而作此矯矯小之甚矣

湯誓武成終是實辭說舜文便無
詩終商頌聖人不忘本之意與

信古餘論卷之五

雲間滄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理不可以象求而象有可寄以明理者蓋達意之象非肖理之
象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明其理而以不可言狀之意
寄諸象欲令後世會意於象而自得其理云耳蓋理安得有
象而作者之意又隱於象以不可象顯之理而觀象者又未
必得意既不得其意而但以象求理則不惟理不可明而懸
揣曲說虛幻謬誤何所不至此前哲所以深慮而曲防不敢
輕言以為世周行也

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易
信古餘論 卷五

信古餘論

卷四

三

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是二氣之流行而其理則謂
之道二氣生物理即完具天以此賦物為命人以此受氣為
性此孔門性與天道之旨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也子思得
之而首發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人具此性而心為宸靈遂
為人心之德而主宰運用於人事應酬自各有當然之理則
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以道教人所謂
操存克治致知力行等事皆不過令人體道以盡其性性盡
而天道自無所虧欠則不必言天而天人自無二義矣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也太極體用於此可見又曰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全體天道即心為太極者也天

信古餘論卷之四終

曰於穆非有聲其可物色又言不已則自有常道可明驗夫
惟能妙物而非有物此易辭推理而言有濼溪作圖而言無
也動與靜乃不已中相續之化恍惚皆出於自然非別有所
以使之而又若有點成於有初一闔一闢一循其當然而界
無幾微違異者此太極之妙舍動靜則別無可求而執動靜
又恐昧其渾成之本體學者第可意融默識而欲以象擬言
喻恐難彷彿而失之愈遠也

自程子有性即理也之語而性之理始明自張子言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而性之說始備自性之說明且備而孔孟遺言始
各有歸宿異端之說不待辨而知其非自德性問學之論分

信古餘論

卷五

二

主德性者專言知而性也迷其真自以知言性而妙明頓悟
之說興則濼迹異端漸離正教浸淫之弊段茂聖賢末流幾
於滔滔氣習畢見邪說此於宮墻不無大戚吾徒所宜慎思
而深辨也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中非天地之氣安
所受之惟得氣之中而理具矣天以此生人曰命人受之以
生遂成性凡有生以後人情日用事物之理皆從此出故曰
於是而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者不失所受之謂
動作禮義威儀得其中即是盡性立命失其中則違性逆命
吉凶禍福以人事得失致之其應不爽正緣此理有定稍有

出入所感如此所應即如此乃由一理一氣初非別端

聖人言性濼溪即目為誠後人却只說知濼溪誠字本於中庸
誠者實也實有此理命於天而具於人故以天道為誠源既
在人性則誠立率性而出則五常百行皆實德無非誠之所
為也通書曰誠精故明明乃誠之所通非誠則明於何有後
人只看作知知是心識乃着明一邊言明而遺誠不惟於性
體未實且守虛用智之間稍入他岐便趨異境流弊之誤將
有不可勝言者

周子通書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誠斯立焉這話頭便是天命之謂性又說誠五常之本百

信古餘論

卷五

三

行之源遠便是率性之謂道誠便是性以人生所稟而謂之
性以此是實理而謂之誠然亦都是說現成的性道若學者
功夫又須思誠以復其性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又曰思者聖功之本

天道生人人得之以生而為性故性之具於人者本無不實但
有生以後人自盡其性者却有不實學者只將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二語精辨力檢要得如晦翁所謂危者安微者著便
無不實道心亦是人心上的但天命之性以道心為人心
惟精惟一聖人於危微間看此二義蓋專主道心以為執中之
根本也在學者分量雖有淺深不同二字義不得缺一中庸

言擇守亦正是做精一的功夫若已到極微極純則精一之精是極微極純是以此執中而無不中此通心之所以顯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便是道心的根基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心便於此用事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天理固由此發見人欲亦多在此入脚緣萬感紛雜本心易忘一念便有分岐故曰惟危然天理本心潛伏其中不著不察故曰惟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常使性之欲必由天之性為主則好惡皆中其節便是允執厥中事

聖賢明道正要見得精粗體用本末畧段分明而實為一理乃見親切形上形下言道器而理氣一也未發已發言中和而信古論 卷五 四

性道一也成己成物言內外而立誠一也至於工夫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論語言主忠信從義皆是內外交養相成之功亦可知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必發於四端然後可見無感未動時尚無其端只是寂然惟此中虛靈却是藏密之地其實有此體曰誠其知能妙應曰神誠立而有體神行而有用遂發端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辨其為仁義禮智之德人能因用以識體便知由體而達用此孟子以情驗性斷為至善而無疑也人心生來便具天德此所謂性故人之本心便是性真只因汨沒而喪夫之若無所汨沒還他本心則感應主宰全在此主

敬正是常存本心的工夫慎獨又是臨期照顧本心的工夫如此則做主的不昏以之酌理不錯這便是體中用和

陸象山教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此語亦即是天生物則之意乃蒸民秉彝原如此但緣氣質情欲有多少偏駁蔽蝕尚須變他克治以開明德性自不得少學問之力雖非於物則秉彝外別為問學然不由學問人人便自盡得此物則秉彝恐未能也

有一事便有一理事能由此理而行便是道中便是此理正當 庚即所謂中道者也書曰以義制事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必信古論 卷五 五

無有過不及者便是中又曰以禮制心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心不可無檢惟將天理分寸作繩墨則自然兢兢循理所行何患不得中

人有此生便自有身上許多事如日用彝倫皆是其間都有個理在即所謂有物有則者也人居常應接都少這個理不得便見得人道所當然而人心無不以此為美德則性情之理豈有外是此蒸民詩中四語聖人特揭出以為知道之言此當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語合看中庸從天命貫到人道見道之原於天此詩以物理根到人性見道之切於人其間性道初無二理而源委本末自可修貫

道非向空事談道者若但作向空語此不明不行之由也凡說
知說悟說靜說一說當下直捷若都無實據事理則於所謂
當由之路者却是何物愚謂不知且置意思話頭只於此身
日用常行間見得事事有個當然處却是道理實地步指定
可措足進程的我今知未至行未當只自反本分力量去體
勘聖賢所說困勉學問如何着功夫從此立志努力上前去
則前所言者於中間或都自有着傍時不然縱說得瀾翻巧
淡却如畫家描寫龍象神鬼非不亦有個模樣仿樣子只是世
間不真物事也

孟子說的良心即是人之本心當知仁義二字不是又別有此
信古餘論 卷五 六

理將心去承受他只是人本心發見有此良處聖賢因而分
別立此名目這便是人通天之生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是
這些子若人自喪失之真與禽獸一般樣孟子以為不遠者
亦為人類說此緩辭然又云人見其禽獸則直以無仁義目
之矣

大經達道只一事要不出民生日用彝倫之理人有此生便自
有此而人心無不同然故聖賢知其原於天命乃由人性中
有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發見於五常百行之間者遂有此人
道自宇宙成立以來而此道必不可易故謂之經三代而下
奈何有異端邪說壞亂之亡忽性命滅絕禮法致名檢顏廢

暴行縱橫亂臣賊子從此遂無忌憚聖賢以為其害甚於往
日洪水夷狄猛獸而急急祛殄蓋大經邪說正如白日陰翳
彼不除則此不復人心世道所關最鉅故開邪說為後代守
宙間最重大事不可忽也

明道曰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蓋言吾
身便是道之體質吾做得是便是道非別有好處是道而吾
將身就之者也對王介甫相輪之喻亦此意亦介甫只是望
相輪說相輪與自己無干自謂身到相輪中雖不見相輪却
已在相輪也此即是而道自道之意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聖賢以為達道非是只這幾個人數
信古餘論 卷五 七

便喚做道蓋其間自有個秩序情義相為聯屬此乃根於天
理之所不可違而發於人心之所不容已遂以為民生日用
常行之事故謂之道契數五教只是親義序別信正教以此
道也然人行此道若不出於真心實意則外之強飾徒為虛
文故人以誠為主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蓋須此中
真實無妄則道為實行性為實德命為實理矣

人自朝至暮所應接者都是親疎情禮事物節節這便是人常
達道百姓無不日用之但能識其所以當如此者鮮則由後
世無教學之故也

自親及疎其相與情意都是一個仁至於尊賢便有人品分別

於其間是行仁之間便有義在禮乃因其情意之等級而為品式所謂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也可知仁根於心只是一理因用仁之各有所宜而有義由行仁義之各有品式而為禮然非智則冥然俱廢而正固一意亦便立於其間蓋知其正而固守乃智之實此可明四德本同一體而乾德以貞兼知乃天道人道之大成也

性命之理其在人心者只是仁仁之寂自然真切者莫大於孝蓋人生之初只有父子便自有孝而其後倫序皆從此生可知孝乃人道之首而後之忠君悌兄仁民愛物都是這念頭發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即性命之理論 卷五 八

命之理所發端而為五常百行之總領故中庸明道乃歷舉舜之德文武周公之事皆端於孝以明其為性分之彝而人道之大也蓋道本於天降衷為命稟受為性皆尚隱微而難知惟此仁孝之德乃在人生庸行之間即所謂顯而仁者又能自反其真心而體驗諸實踐則五常百行於此具足而道德性命之理便可由之以上達非於穆者別有幽玄之妙而躬行者自為事物之粗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夫婦居室是家常最切近之間如何便是道處如內外倡隨便是有禮好合親愛便是有樂許大道理便在此露個頭腦豈非造端處耶且以此推論性命亦

更有可驗者如盜賊兇徒而家室同處乃自和洽程猶家醜類而牝牡相偶不加傷殘此在大化中便見得率性之和無物無之乃是天理流行機中之顯也大要陰陽健順之義本大氣之自然而人道性情即是他呈露的實迹

人各其身痛癢饑寒不相通便各自為心惟父子兄弟一體同生情分天合愛敬便有自不容已者與仁民愛物較量緩急厚薄自然不可同等故孟子以孝弟為仁之實有子亦說是為仁之本正緣此一念乃有生家初真情信由天植不待人事安排此外民胞物與之意都只是造化一點氣脉上發生流出所以為實為本 信古餘論 卷五 九

朱子註仁字曰本心之全德蓋天地以生為德而人心稟具以成性故心體全然是仁孟子即以仁為人心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即其生之性是也夫人心以有知而感於物因感而動始有天理人欲之異惟不為物蔽這虛靈本體常為應物之主則動各有節便見天理流行此是仁若為物所蔽則此中已改頭換面非復本心之正程子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誘者交物而引化者從物而遷失其本心便是不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正是感於物而動者欲亦未全是私但心已應物即恐蔽於物寡則猶能自主多則徇物無檢已私橫流本心亡而天理滅矣故人不能無欲只制欲之心亦即

是其本體不昧常能存此立主守之不違行之不妄天理體用亦自分明可知天理非自外強入只本心所存所發而體立用行具足無欠非本心之全德乎

心若以形體言便是仁爲子以性情言便是仁體用故說心存仁便渾然藹然於其中然未有徇人欲而心存者未有心能存而中無所主者未有中有主而不得其正者故曰心存理得孔門教人爲仁都是存心的功夫克己操持皆此意

人一心耳而曰真曰妄只有欲無欲之間便別無欲則純是本心故曰真有欲乃因後來感物爲物所蔽則非其本心是爲

妄真者即是天所賦之良豈有與天理相違妄則與天理皆

信古餘論

卷五

十

馳矣故誠不誠之辨只在本心存亡之間却便是天理人欲之異

論語有二心字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當玩不違仁處思

心如何方不違仁違仁時的心如何夫子自謂曰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當玩欲不踰矩處思心所欲如何欲不踰矩如何若從心不踰是聖人七十時事未可易言

一部中庸並不着一心字然則性道是何立體達用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性情道之體用即心之所存所發而不違以心言適當思聖賢是何用意特立諸道理名目而不直將心字爲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是心之仁又是何心又如何欲之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又如何說是人人之生是此理生而爲心是此理心有仁者則失其本心人有不仁者則喪其生理以此識仁方知聖門教學求仁爲先信無先於此者

本心天理從無欲中反求自得惟無欲故爲本心本心便是自然的良心這良心所存所發便有理在理曰天理正以其原是天命人性之本然也欲却是身之所生惟此身形體嗜好不能不動於物而但取適己私意橫生此欲之所由來而目之爲己者正以身之所自私而言己也克己復禮禮便是合

信古餘論

卷五

十一

於理者理有條緒故禮有品式人事能循理則自然曲折中履周旋合體故謂之禮聖門教人此禮字最是大關節禮與己正相反己乃任情適己必不中禮禮則制節謹度必不縱欲故克己復禮大意只是遏欲循理聖人以己言欲是實指私欲根脚處以禮言理是實言天理可尋認持循處故下文所言視聽言動四目便見得私欲從此處入脚能從此檢制合禮理却是禮也試看此等事都不肯適己徇欲兢兢然惟恐越禮此本心有存否若存得本心更不用向別處尋討天理此非仁乎故爲仁功夫只是檢其身使不致失其本心乃內外一理一事程子所謂由中應外制外養中者最宜體

味非可分作兩項各自做功夫也此夫子告顏子語乃總領完備事理直捷簡要功夫但中間勝私復禮又須有剛果嚴密精神此非顏子不能承當

顏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這個己字看來是黏帶分毫不得的這個禮字是走作一毫不得的只這四字要訣凡持躬應物事理都該括盡了此顏子請事後便能服膺弗失直至三月不違這三月間聖人便確實指定是仁不似諸弟子作若若有無語也聖人知得顏子資稟力量是個沉密精進不疎畧稍惰的人故便以簡要一路事指示之更無旁曲顏子果然竭才不惜以到此地位

信古錄論

卷五

三

克己功夫只為恐汨沒了本心本心不汨沒這便是天理根本地面雖寂然未見而有感遂通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也私欲常從動處攪入蓋不因感物如何有私欲有一毫私欲這本心便被改頭換面何處更見得天理來惟於本心上方有天理發見却是本然天理由良心發也

禮有品節限制私則縱溢克去非禮的己私凡視聽言動一歸於禮則日用之間自然守規矩而不得任情縱溢此心便有檢束而所存所發無非天理於此便見渾然是仁顏子曰約我以禮約者收斂歸一之義正是得夫子禮字法門持而守之達到三月不違

陸象山曰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此子未釋然處黃達才問晦翁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晦翁屬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個功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

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如某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內障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二先儒之說不同看顏子擇中勿失

信古錄論

卷五

三

是賢下功夫前說復禮四勿處說非禮禮與非禮亦須看明辨故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子於擇守二字亦取用功夫子教他克己亦無論己之大小克念罔念豈論大小要之只是閑邪存誠之意此等累分雖古明聖吁咻交警猶切惓惓易於龍德正中大人亦着此語豈大人必有邪心然後防閑又豈可謂大人只是一些子邪在未釋然處也

克己復禮是大綱說下面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方枚舉條目故欲知克己復禮功夫只看下面四件非禮處將一個勿字做主便是克他的真訣所以顏子便決然請事大抵綱目

二字與本末異綱目只是一件分開合總說本末便稍有後先抑次晦翁看得目字便是前面的條件初無先後故只於視聽言動上看出克己復禮功夫便分明着實象山將克己復禮與歸仁由己作三轉語又謂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玩象山意謂夫子先提醒了顏子心上後將視聽言動作

事件此謂教人言語次序須如此則可若將作本末看則便

信古餘論

卷五

四

若兩截却似前面只是心上旺子下面方入到事件則語意不全歸一而啓學者內外分別之疑大要聖人說出的便自渾全只說克己復禮若顏子便了然不復再問聖人亦終無添漏處因顏子詳問故以視聽言動實之顏子便只向此從事若後學不察誤認本末則顏子請事是事其本耶抑事其末耶却恐不至偏舉則或有兩相擔閣之時矣

出門使民以有應接時言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言謹肅操持心不放也不欲勿施每事以我體人此去私之法為公之事也勿字預是着意禁道惟恐有此家邦無怨又以人之所應察我之所感恐其有不自覺處人心私意常從忽忘慮不覺

生來從任己自為利便上便滋蔓了若能隨處執持禁止這私意便着脚不得既無私意只這本心常存應物天理自能流行其為仁可知此語與告顏子者其意象寬緊疎密不易下語分別要之聖人論仁總是提點學者心上事但省躬循理功夫又當各隨其人資稟力量故所以告之者似有枝節標本耳從來大儒欲將孔門論仁言語類聚觀仁此非獨可以辨諸賢才質所具若會悟到總領處見得只同是這個根窠則凡所言者皆是存養此處的方法縱話頭各別不難於貫通歸一矣

心靜時易守動時難防出門使民是已有動作時不免應接了

信古餘論

卷五

五

便當兢兢防其夫走必言出門使民者亦是舉尋常易忽處以該重大事也大抵心畏慎則收斂在內不為紛紜所擾便只是本心這便是道理根脚處人日用事只是人已相對如處親疎上下皆是但為這形骸爾我所隔自己不便處却知得他人不便處便不知只任自己情意行將去這便是一己之私若能以人反己推己及人則私意破除不能入脚只有本心為主天理自能發見邦家無怨又恐中間或有差池而不自覺者故復以物情向背自考其得失此即察言觀色之意也大聖聖門言仁只是要人存其本心敬是照管他的功夫恕是運量他的功夫無非使人不失其本心本心所發然

後可言天理私欲兩字正是昏亂本心喪失天理的的當對頭故聖賢立教只是要逼人欲存天理並無餘事千言萬語無非此一路事都從這上面立說非有別端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不待說性而其操存應接間皆是復性功夫此心既無私意得入則呈露顯行無非是性仁只是性之德性復安有不仁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上實做的事人既要在身上實做須是此心為主所以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推己及人都是行事上身心表裏相應的功夫於此做得真無一毫不相應處

這便是誠的地位

信古餘論

卷五

去

克己工夫在身上省察理欲要得合禮忠恕二字在事上校勘人已要得相通並非懸空事後人講心學往往高標虛明道忽實地恐不似聖門作訓聖人之語雖理徹上下其實只要在躬行處省察

大學誠意功夫意乃要做這事不要做這事的念頭此正是作事的關挾處毋自欺也在實做實不做上見如好好色便是實做的如惡惡臭便是實不做的心應事事從心無有不滿足處故云自慊慎獨的獨字若從下文閒居說指為獨處之時亦似可蓋獨處是無所接對時不誠者在此時便苟且任意了此時若不肯苟且便是實心為己不肯自欺之人然玩

晦翁註中審幾二字却是指心曲獨知之地與上文意字相承說來却有照應且自欺自慊亦都是意上虛實的光景其為意念初發無疑也大都心無感時未有意緒可察及已見於行事則善惡遂定惟意念初發時是非纔有頭腦而檢點省改亦易此君子之所慎而小人之所忽也然意與為亦不是大段兩截事不慎於意便到作為不為的便是意中不肯為如小人閒居不善便是他任意處君子不肯苟且便是他立意不肯虛所以君子只在獨中便倒斡分明了小人至作為時猶自不覺見人而後有愧則事已做出不能復挽回故先輩曾說誠意是個城門關這處關鎖得住便無事若關鎖

信古餘論

卷五

七

不任即放溢四出收拾不得矣誠意功夫雖是意中立主却在為上方實故曰誠其意言惟實為善實不為不善方是其意之實處也自欺却是意有依回便魑魅做事自慊準定一心一意做到稱心滿願處便是心上虛實之辨大約意既實必是表裏如一心跡相副無巨細顯之殊如此則閒居獨處中事自不待言而知其必無妄動矣

人心之善惡在意上分所為之善惡也只在意上定定便能實如今人言三心兩意的便是不實處一心一意的這便是實故中庸言一便是誠本當如此自做却不實如此謂之自欺自做如此對人又似不如此謂之欺人都是有二便都是不

實的事君子小人正在自欺不自欺上便分別了毋自欺則無不善自不用欺人自欺的已為不善既有不善便不免欺人自欺欺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字註暗處細事不是全無踪跡的下而獨字將喚作獨處之獨似亦可通大抵幽獨得肆之地人情所易忽此時不敢忽則幽顯同操其為立誠之事可知至知曰莫見莫顯亦似誠中形外意會子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便是幽獨所為然晦翁註此却是說初動未形已所獨知之地以愚見反復思之看來誠意章次節乃說小人作偽情態故以實不可掩為言若其首節立誠功夫却要戒自欺求信古餘論 卷五 六

自慊則全着此意不得今中庸是論性道遂說君子體道盡性功夫若慮見顯而後慎隱微便涉計較私意恐非純心為己之實學故當只在虛靈昭曠處做根本功夫若心上總領發端處不怠慢苟且則無論幽獨顯著大事小事自無不經檢察過豈有發不中理之事乎此獨知之獨却是至要至切處所也魏椿錄問謹獨莫不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時室不欺時一欺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德地獨時如與眾人對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時有問即應所疑後說即集註意要之可參者相較人所舉念未必皆善亦有不善的然不是善與不善一時並有只此一念不是善即是不善因亦有不善者遂與善並言而為兩只緣皆起於心而不此即彼故須慎防其起然則正為

有善與不善而當慎慎其善與不善初起之界也若其一念未起而為所自起之地即不睹不聞之中上文已言之動靜間不容髮若以所發皆從此中而總指其在中者為獨則是善不善合併之根無是理也若謂獨即人性不知獨之為名對兩而立性初無兩時何必言獨言獨又使似着一物了且性體弘全如何只以獨輕目之故晦翁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人不知則未著已獨知則有端此正尚在潛藏而云隱未見彰布而云微神明之所發覺而應用之所執樞大學一部功夫惟此最為緊要先務也曰隱曰微便是有不睹不聞也有個隱微正是已所獨知之地若全未有而以有之所從出為獨聖賢從來無此說異魁魁語頭也信古餘論 卷五 九

入心的妙用在動時方可見如易言見天地之心却在復初爻一陽動時只是其本體原無動靜之間若於靜處不擾則動處有主使自得方故養之於靜亦正欲善其動也蓋公私理欲之分在初動時已有其端而且容易錯雜故須用慎獨功夫今學者惡言動而欲并以隱微總歸靜處是言體而道用把這一腔靈機只在虛靜中收斂了何以見體之必有用若識得體必有用則不睹不聞與隱微處自是界限分明功夫亦廢缺不得使聖賢當時立語未備尚當補出何況已極分明完備而可忽易混雜之乎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入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此言於未發已發界分分別家明指認真切可知中體本然
 無容着得求字朱子引載於近思錄蓋深有契焉今亦無論
 求字得失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喜怒哀樂未發前二語亦
 當辨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若直探本體喜怒哀樂未發前
 只言無感之時言本體則寂即運感之極言未發前則與發
 時便有先後夫動靜無二所惟有寂感遂因以分體用其為
 主則一故未發即已發之體已發即未發之用雖體立而後
 用行然離用言體則體亦難真故先儒曰未應不是先已應
 信古餘論 卷五 二十

不是後此正體用一源之說欲人於因用識體者不迷而後
 知由體達用者不隔也

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中有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其語只
 是欲人反求自識見心體未雜慮恐後學將有字認作存想
 更要見中之光景若何則反生事却成說異胡敬齋曰既是
 未發如何着得只存養便是正為這着字不可誤認蓋存養
 與存想正殊存養者本心天理原自在中只要操存涵養而
 已若作存想工夫恐此理未有實地理會只於虛靜中強作
 思維或錯認面目別入路歧却全悖謬也
 吾道以喜怒哀樂有生之情人所不能無故理而順之以贊化

育異端以喜怒哀樂有生之累其初所本無故反而滅之以
 歸空虛彼初不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是喜怒哀樂私而任
 之人欲固由此縱公而順之天理亦由此行正在養其源而
 辨其發以擴此心之用以通天下之情則道乃在是若盡目
 為人欲而一切滅之則心境斷就天理之流行者亦徒茲息
 如是亦無容有所謂道矣又何必言道

適莫比義皆是心然須知有個義義便是當理處心之所主須
 從其當理處則事得其宜事之宜在外而心之主於當者便
 非外也告子以義為外由其不以事經心但汗漫強執以從
 事故孟子于非之後人因孟子于非義外又以學問之功為義外
 信古餘論 卷五 三

謂理只是心不必格於物當知理在物處物之義出於中然
 物理不明何由制義學問之功正是明其物之理以合其心
 之制者若遺物理而主心知恐任心而果行又同告子矣

橫渠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
 以生為心禮運曰天地之德惟主於生故朱子云天地
 以理言心即主此德者能體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
 即自我而立凡體元贊化為生民立極極者所視以為歸一
 之事都是為天地立心也為生民立極也生民之理凡日
 用彝倫事物皆是聖人修道立教以為民極也生民之理凡日
 表使人皆得盡倫盡性便是為生民立極也生民之理凡日
 禪辭賢關此統湯文周孔先後承若緒一緒至孟子而
 之入其統中統者千餘年源流開闢後有倡述即緒往續絕
 事也蓋天理民彝為古今無息躬行心得自存使為萬世開太
 平哉成天地補相民物皆此道全體大用也蓋此道萬世無疆
 通作治之路也禮樂政教皆其具也蓋此道萬世無疆

樂政教並行不悖乃萬世太平事業也故特之則治是曰有道夫之則亂是曰無道世有古今道無古今而所修何如耳聖賢既至善說中庸正欲教人體察日用行事何者只有人除了聖人其下的日用行事安能便無一毫偏處無一毫虧欠處如吾輩舉動便自有氣質私欲參差於其間但自家不曾體察考較故俱不知不覺云耳如此安得不煩聖賢設標指畫立言開道學者若但將聖賢言語作切己身心實事於日用行事間體察考較氣質私欲之偏累而變化克治之以求個寂傳當恰好處至日用行事皆合理盡道必是根本虛瑩淨純亦所謂向上事理者當不出於此而得之是乃下學上達之義也夫聖賢言語正為吾輩日用間錯處多乃今却信古餘論 卷五 三

置自家錯處而但欲以微妙解聖賢言語其意以為聖賢言語不可作尋常事看不知聖賢言語正要人尋常見得分明行得不錯其微妙處亦不出此這便是微上徹下的道理若只作微妙見解縱解得聖賢語極精密恐於自家身上事未見親切確實既於自家身上事非親切確實則所解聖賢言語又豈得便是真正處乎

養氣之道須先明理明理即是精義其功夫只在格物致知夫事有當然曰理處事當理為義義之為言宜也事當理則宜然宜在事處之宜由心故曰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義主於中何所不決事已合義何所不伸此孟子知義之學所以合

定見定力而能不動心也然其初預養亦自有道日用事物應接靡常而此心此理須常為主若主理之心少忽所慮之事失宜內有有疾氣即索然要當常以為事念念在茲循理顧義毋少違越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功夫則過動日希粹行日積自反昭曠畧無愧歉自然志意充益氣魄壯大直養無害者正由非可義繫而取宇宙生理全昇全體不虧分毫剛大全體充塞天地之間浩然之氣此即是矣然則養氣功夫惟在集義集義之後氣乃自生不必預期非可強作所以只宜有事勿忘毋得正之助之也氣既壯盛以此擴充道義自有得力能配道義以道義為主以剛大正氣為助世間何事不可擔當運用而云動心知明勇決何疑何懼信古餘論 卷五 三

此孟子之不動心 此孟子學術事功之本末雖非末學淺陋所易形容而大要如斯也

聖人賢顏子只就安貧一節上大抵人飲食居處為資生日用寂切能自給則安不給則便戚戚此人情所同顏子所慮寂是不給之地乃能不以為動心其超出常情之外可知於此見顏子之賢真有異乎人然觀聖人說這樂字却便是顏子所實占地頭非淺之可言故後賢推究其所學所至見得其所以能安貧蓋真有自得者大要為學之事只是精義知止立誠利用至身安德裕浩然無不自慊此樂之實顏子所有當不出此即聖人之樂亦只是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處與人

味絕其樂亦非別事至如天地為徒萬物一體之境亦不過此有道無累之中實然在我者濂溪曰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此等道理若身有之非我要將此為樂此自然為我之樂以視身世榮枯真絕然自有大較無足一毫入方寸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是日用素位間無入而不自得者曾皙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於一時遊適想見意趣蕭散氣韻悠閒聖人之與為其於諸子中獨能不將事故拘窒累心則於本體上自有個呈露流行者此便是天理無礙根源非謂行歌遊適便可謂道只如是也然尚有當辨者第未知其各察實履果能如顏子卓然有據以為日用信古餘論 卷五 三

事物之主而陰夷通塞隨處自能不違否孟子於曾皙只許得個狂字曰行不掩言恐亦只是見得個大意如此而求其實用固須有沉潛精密功夫乃可顏子不改其樂處通書所云見其大者是其學之所至云心泰無不足者是其中之自得云當貴賤處之一者是其能不改處至於曰化而齊則又與聖人之樂亦無異境也周先生然契太極洞見城源已於孔顏所樂地頭亦自真知實造故能識其中而發其蘊更以此明白指點後賢也顏子之樂明道以為非與草瓢陋巷蓋想見其蘊藉之深直以外境為等閒耳濂溪見大忘小與無不足語已是大段剖露

然其大處亦竟未易名言伊川謂說顏子以道為樂便不是者蓋為此語似於其有道累之中實能自得處未見真切然晦翁又云言樂道亦不妨畢竟亦是得此道而能有此樂也所以濂溪見大無不足語正可想見有道之中晦翁所謂博文約禮場才而得之者又是其從入之途所以至於此樂者也

濂溪教二程尋伊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不曾明示尋之之法晦翁言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唱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此便是尋入的路程若言所樂則在人能自得之也信古餘論 卷五 三

明道自言受學周茂叔今尋孔顏樂處又言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而伊川作尼行狀絕不反從學事第五十六時開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得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叙墓刻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道經而明道亦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等語皆有意夫聖人絕學具載六經其要在天理二字濂溪探索天道闡發性真可謂見其大者而二程窮理主敬乃於二字尤得體認踐履之實所以致道成德惟此為學有基而進有漸也

儲漢歸岐有莘就亳皆先知而後遇春秋列國君長聖人非不明知其人而相環報如公山佛矜革亦欲就之此何意與夫齊桓公好內淫汰人也管子得獨柄其國亦成九合一匡之績惜管子伎倆止此假令素究體用學術於虛身致主此體誠布公其施為成濟必更光明正大矣故夫子每稱其仁復小其器稱其仁錄其政時功烈也小其器鄙其作用根本也春秋列國君長縱無復雄備若桓公蓋亦有能以聖人知孔氏者當時但使舉國聽夫子不令大家世仰待挽之絃未動和之化惡知不可計效如魯政三月然乎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信古餘論

卷五

三

有成聖人自審所就其見於此孟子亦間闕齊梁間陳說仁義而好色好貨好樂者皆許其能行王政至不過而去猶三宿出畫曰王足用為善王如用于天下之民舉安嗚呼聖賢有意世道民生豈必克舜在御禹契比肩顧用之則雲蒸雨流不用則膏屯澤竭故未而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西狩折麟法然自感曰吾道窮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於此信聖賢之道之窮非時不足為亦非世主鮮與一德真天意不復虜夏殷周也

孔氏家語非當時記載之實大有不足信者如農山之遊顏子

曰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此等語與無伐善施勞氣象全別又何減率爾之對且二子俱同遊在列乃明自許以相抑謂聖門弟子有是乎而加於顏子尤不倫矣故知孔孟道言但當以四書為的若此等議論不惟誣妄前賢恐大誤後進氣習

因戒尚口皆沉晦免福之義大要聖賢發語非闕闡明必有弘濟相時度義不可則止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知幾

信古餘論

卷五

七

一語即審道宜然且可知古人於吉凶悔吝之間亦大慎所自召矣乃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身雖不保而志正道立不為無當又明哲之所不廢想歸一頁也

孟子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此語似看校量且聞譽亦涉在外非聞修所急宋呂汲公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此語似出有激且腹中何書亦須端的若徒資兄博何足誇負聖人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便從開首處抹斷語近義遠聖人之言也

春秋列國卿大夫俱貴室世胄其於詩書典章禮樂名物考辨
縷縷必由素所講習至論禍福興敗發必奇中亦豈漫試揣
度者可知三代教學未盡止而士大夫猶請練通達如此後
世非不盛有文詞多為議論其能知是者實稀

信古餘論

卷五

三

信古餘論卷之五終

信古餘論卷之六

雲間滂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道實惟二氣二氣列為五行故曰五殊二實然二氣本一體
也天道流行氣化易而陰陽分聖人因陰陽而推本曰太極
二氣不無即太極亦不無太極無上事矣而又云無極蓋此
氣此理則有也若執以為物則無也恐昧者執以為物而云
無者又徒有之上求無謂無之中生有則言無者不若言
有之真而言有者又恐涉象跡之陋噫立言之心亦苦矣圖
之說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其為是歟陰陽即
其動靜也自太極之動靜而分陰陽以陰陽之變合而有五
信古餘論 卷六 一

行然陰陽非獨行五行亦初非異物也自此氣之漸易乃環
運而相承分言之則互有生長盛衰合言之則皆能相感相
息於是隨其變化自為生成又不無分別氣質之殊而五行
之性所以各一也可知五氣亦一之分也以其全體渾然而
為一以其闔闢相生而為二二者流行交錯又旋相為生各
成其性而有五五者順布因變化居方辨物而象數立時
序行天道備人事定焉夫極非物也二氣五行亦非徒有物
者也蓋皆所以妙萬物也徒物則滯而不化妙萬物者錯綜
參伍潛運默成而萬事萬物之隨吉凶終始之捭靡不畢根
於此此天地之至德神化之大用也蓋嘗論之盡天地之道

理與氣而已理者即氣之所主氣者即理之所乘理非虛名以氣為體氣非塊然乃理之實其瀰漫布濩充塞罔間何可言無談者以其無聲無臭而為無非有之外又別有無以其一實萬分而為有非無之後乃更有有大易不言有無而云顯諸仁藏諸用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畢具是至一而不容兩者彼其以所見為有以所不見為無則有無始折而兩至於各持而其說益加謬矣夫苟識太極二五曰真曰精俱未有成物而其為造物之理則至實而至著所謂誠之不可掩也通極於幽眇而無始鼓籥乎萬象而不竭彌綸於六合而無際體攝乎日用而不離合之則一太極實理之外無餘物也故曰其為物不二

信古餘論

卷六

二

易曰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列象重爻以盡事物之變濼漢言無極太極而分陰陽五行以成乾男坤女化生萬物其旨同異夫無極即言太極也朱晦翁以為無形而有理是也兩儀之為奇偶即陰陽也四象以陰陽分太少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生於中者為少盛而純者為太分對待以立其體順變化以行其用氣運而性殊則五行環生序列交承克剋相濟而不過其則所以全造化之功用而妙萬物之生理也八卦亦各有屬矣震巽木乾兌金皆二離火坎水則一坤艮二土乃水木火金之中所謂坤養艮成者也河圖以五居中為土

之數而水木火金各生其方皆得五以成正與後天卦位所屬之氣同大要陰陽者天地不息之大化水火者陰陽互根之化攬其流行於生成以漸故木金有二變易於一氣甚微故水火惟一可知八卦成列亦即五行之流布也蓋氣化運旋運而陰陽之消長攸分卦畫推排而剛柔之得失以辨於是萬物之生長收藏萬事之吉凶悔吝皆不外此大易以象數洩天地之秘故自一而二而四而八又重爻繫辭以象物占事定天下之吉凶太極圖以理氣推有生之本故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以化生人物為性命道德之源雖易象之該義廣圖說之生理專然濼漢實根本於易以明人道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之所自始非別有初論自為一家之言也故圖說終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通書亦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萬物本乎天故物理即天道人性亦然夫言天道者莫深於易孔子讀易而繫傳語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紹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聖人論性之言莫詳於此以是知古人所謂降衷受中者即此理而其後子思孟子之言性則皆傳述於夫子而無異說也濼漢太極圖說得之於易繫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業蓋本天道以決人事而吉凶得失之理灼然示人明驗不與何也天人之不為二也圖說之太極陰陽乃本於此但易義主

於象象有對待之體故以奇偶分陰陽圖說主於氣氣有流
行之用故以動靜分陰陽自奇偶相錯而生老少則列為四
象自動靜相感而成變化則旋為五行五行之目見於洪範
然易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河圖中數乘四表而順序生
成其為五行無疑是五行雖未明言於易而其義已見於此
濂溪又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者蓋既因易辭以作圖欲以
明太極二五之為一體今學者因圖以會意非太極真有物
色可以象圖者故晦翁無形有理之解深明無極之旨矣自
二五交合氣聚而形生於是有男女萬物而性命之理乃各
具於其中此即繼善成性之義昭然天人賦受一源之理也

信古餘論

卷六

四

統綱圖說所言陰陽動靜五根各立變合妙合氣化形化人
事聖德吉凶生死其端委皆推演於易亦有全引易辭者末
又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可知其淵源所自矣蓋自秦火
詩書而易以下並得全後乃晦於推測術數濂溪立圖著書
貫通天人闡明性道頓開孔孟不傳之奧若使此書并作泰
反四聖之緒絕滅後人曠能創此若又非濂溪復以孔孟微
言冥會易道精蘊亦安得統合聖真有家有言至此哉是皆
道脉之有相而非人力也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二氣交運惟主生物而以生為德即
乾坤之善故元為善之長元者萬物有生之本乃理氣渾成

之目首乾德而統亨利貞故曰統天可知亨利貞即元之衆
善如是而後元之理始備元之為德始全蓋一元之中衆善
完具此元之所以為善長也人由此生即全此理而其理便
名仁渾言則一仁分言則具義禮智蓋亦因事有衆善而分
義禮智以衆善只一仁而但言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
為入之道也元為生理即天地之德仁亦生理即人性之德
皆目為善若知覺者心之神明所發也濂溪曰形既生矣神
發知矣乃五性之所由運用蓋氣聚成形而形氣之精效靈
於心知故前賢以為屬於氣既以氣言只是形而下元與仁
以理言乃是形而上上下下非方所之上下即精粗之義精粗

信古餘論

卷六

五

非兩事一事自有精粗不可無別也故天有陰陽是氣之分
而為生物之具者若陰陽之所以為德是道也即云乾道是
也乃太極本然之妙也人有知覺是氣之靈而為人心之用
者若知覺之所以為德是性也即云德性是也乃誠明合一
之體也程子發性即理也一語而晦翁引以註天命之性灼
有見也大要性是理知覺是氣然又非氣之外別自有理即
氣而此理自存若離乎氣以言理安所指其形而上即言氣
以為理又無所別於形而下所以性之一字不離知覺不但
知覺性善一語不惟一善全體衆善蓋因天之生而吾以為
性故性從生從心乃天地之大德完具於吾心則無一理之

不備何有不可以善名者後之論性者未能本天以窮理徒
 從人以起知故但指心之知覺為所生之性如所謂昭昭靈
 靈者亦稍收入光明耳要之只是知覺也聖賢直自昭靈中
 見得全界全體之元善合下許多妙用神功皆從元善來元
 善即生之理也試看聖人神功妙用何事不由生物之心著
 見充拓耶此正與天地大德化育萬類者同體並用也告子
 以生為性乃指生恍惚動處是形氣之靈只知覺是矣若言
 知覺則物皆有之故孟子有犬牛同性之闢告子終無以答
 須知犬牛之知覺亦食息運動於此理蠢然其性之所不
 足也人性體備而用廣故於眾理萬事無所不通而謂之明
 信古餘論 卷六 六

德若虎狼蜂蟻其情識亦有此理之一端夫知覺之昏明全
 缺正在此理之備與不備今不察天道生理之全界吾以成
 無所不通之明德而乃自小其明德但專言知覺以渾同於
 物生是人與物只此幾希之異而自不察其所以異於物無
 乃不可乎謝顯道云釋氏之言性乃吾儒之心釋氏之言心
 乃吾儒之意此語正勘破得得當分明釋氏云覺性正吾儒
 之心而不識性是心之理釋氏言生心正吾儒之意而不識
 心是意之體後之說者因未能明善以察所性之理而誤於
 釋氏之以心為性故於虛靜中只守昭靈以為圓明之性體
 顧所以為性之德者乃反別目之曰是障也不知聖人盛德

信古餘論 卷六

崇功皆由此理積中發外以推廣民物天地之全能若只是
 內體有覺之心而以靜守之根極昭靈恐其體一虛其用亦
 空便謂此是色羅天地總括萬類乃未究實然之論若今推
 而行之則一腔之外即有難通又何足闡天地萬物之事乎
 橫渠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觀此可知性與知覺當有
 辨性此理有知覺處乃名心故云合晦翁亦曰心之知覺
 是那氣之虛靈的聰明視聽運用作為皆是有這知覺方
 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
 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邪邪此等語皆
 泰漢以下人道不到玩二先生說都是把性屬理知覺屬
 信古餘論 卷六 七

氣之虛靈處其虛靈處自有理不可言虛靈便是理也
 晦翁云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後人有主即心是道之
 說議晦翁不當分心理為二夫心理誠不可為二然論學則
 當並舉若即心為道則容有未與道合之心合理而獨言心
 恐不無誤也夫論語一書聖人與諸弟子問答多矣皆皆性
 分之理躬行之實未有可外心求之者而未嘗言心以該道
 子思作中庸言性命德業根極推廣至為詳盡此就非心之
 體用而亦未嘗只以心言道夫道不遠人正以身之所行皆
 心為主故聖門教人存誠行恕孰非此心之事而獨不即以
 心主教者蓋本心之德則云理矣若其知覺累於形氣又不

無流而為人欲是以有道心人心之分聖人正欲使人守其
 本心之正以兩日用事物之主宰而形氣嗜好之私一毫不
 得牽引錯雜是乃所以全其天之性而為道心者即所謂天
 理之本然也故中庸曰性曰道原其始於天命降衷之所得
 而顯其用於民彝物則之當然驗所發以知在中之固有先
 明善以為誠身之始蓋聖人欲人即事而存心如四勿敬恕
 人等語皆操存功夫心窮理以盡性如格物擇善道問學等
 存則理得而無不仁窮理以盡性如格物擇善道問學等
 事皆窮理功夫知性則
 能盡其加忠後學不使迷於向往誤於歸宿可謂慮之深而
 誘之善矣其後遂以人心言仁者實始於孟氏雖指點家為
 真的而開示未見詳明然斯時斯言實切肯肯之症何者微
 信古餘論 卷六 八

言既絕大義淪喪良心汨溺於功利性道謬戾於異端談仁
 義者不目以強為外繫之物則入於為我兼愛之偏理不根
 心而反求心不察理而為用此邪說故行所以紛紛橫作不
 可勝詰也孟子懼焉乃亟以性善立教又直指人心而言理
 欲人知性在人心理即人性以理識性性善可知知性即理
 理豈外至學者若於內境有覺之中只自反其本然之良而
 涵養擴充體用自合其外功利陋習必不可誘異端邪說必
 不能淆此以救援一時心術世教家為直捷要義矣若孔門
 諸賢受業請事則專示進德居業之方令人循躬修而自得
 不待明言而後真所以沫泗羣賢但有務學而未至無有夫

是於他岐者乃賴聖人之教有則而道可循耳且孟子亦嘗
 有言矣曰反身而誠者乃所備萬物之理也曰強恕而行者
 恕乃所以為仁之方也此等語於私淑淵源又自合軌至於
 人心之語程子便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心以仁為
 性矣晦翁亦指仁為心之德則心乃以仁為德矣其語意完
 備有足發明孟氏立言本旨無非令人於此求仁了然知非
 外繆非若後人所言即心是道漫無主宰而冥嘿作用即以
 言性則心不復以道為體而或以離道為真此則何殊滅絕
 仁義之談寧不大害義揚教乎哉竊載觀告子篇曰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終篇又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性即理
 信古餘論 卷六 九

也理即仁義是也理由心之神明而完具則言心言理宜無
 異者然心由知性而盡心與性遠於道何有故聖人惟言仁
 以識心不即心以為道蓋以仁言心則仁即心德而存之即
 是指心即道則心恐無端而迷入空虛所以虞廷維危維微
 之言謂難明而易殆者辨理氣於幾微精一執中之言謂所
 察而所由者合體用於一理知此則後之人但從心起知而
 謂理為障者其淪於 知覺謂性之偏其雜於意則混
 性命形氣 折衷於聖門自得於體認苟徒信
 虛淨者為真而不察根心者為主則空寂覺照渾入他途其
 不可與言吾道明矣

聖門教人最切要者只是以恕求仁蓋德非仁不立恕便是為仁之方觀告仲弓子貢處皆可見忠是行恕之本恕須從忠出中庸言忠恕而下語只是恕蓋非各立事無忠何以能恕知此便可曉一貫之義夫子向曾子說一貫一是何物所貫何事此是曾子已能身體默識聖人只將大意開發他不須明言曾子亦不待明言曾子對門人便說出忠恕忠恕却是聖人立教所常言門人從學所素聞乃不知即是一貫事聖人只點撥大意曾子便實舉其事理門人於這事理非不知猶不知聖人說的大意即是由此由不曾將身心實從事理上勘磨未無由知其相合故耳可知一貫與忠恕只是一件事

信古餘論

卷六

十

理然聖人一貫地位與學者所從事的忠恕又不可謂全然無差等大要只爭生熟而其間進步却又非一蹴所能至今以此道理切身言之不過只是以心應物心是體應於物是用不可謂體自體用自用一體萬用還須隨事酌理到得是萬歸一則知只此根本地面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忠是盡己之心恕是推以及物誠自省己心不盡而能實意及人者未之有但聖人無我廓然大公便是純心一理物來順應自能同情曲當此一貫之意也學者未能忘己彼此尚有間隔須是先破除己私推以度物知其心之所同然後處之不悖於校量擬議却費思索安排蓋先盡本心是忠從本心推出者

方是恕此學者造道事也譬如大匠與眾工共事一室所用規矩同所作器物同獨大匠運巧信手從心無不合度而眾工執斧大有踟躕善度人但見其為力如此之殊然終不可言所用所作各別也學者若能反心以求此理即事以推此心知其用之殊不出體之一以此體認一貫忠恕當自真知實見不獨心融妙義即實能用之踐履亦自相符爾時雖學力有淺深道豈有異同可爭說耶大抵此道不容有二者是一貫忠恕之理不免有差等者是聖人學者之分量今將理之一而謂聖人學者分量亦無差等是難言也以分量有不

信古餘論

卷六

十一

同謂一貫忠恕之理亦各別則誤認必無識其理之一則可以知造詣所向之的非兩端識其分之殊則可以知下學求端用力之方自有漸如是則千古聖賢德業便可望表而趨循程而詣本無一毫之不可為亦無一毫之不可至何況臨文解表如上山說山下水說水有不分明確的者耶若只就文字之間揣摩其近似援相證之語牽合其支離點愈加道真彌失同之則不能異之則不可噫宜其滋惑也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朱子有乾道坤道之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又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

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香淳便淨化却與天比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待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仲弓則是莊敬以待養
者及其成功一也陸象山又謂顏子為人家有精神然用力
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踏堅
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
迷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
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觀也至於仲弓
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
想其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且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有不欲勿施於人只
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
也二先儒之說如此竊想象山謂仲弓用力易於顏子者似
謂出門使民不欲勿施都是平易語可穩步做去顏子有克
己二字如禦寇平亂不免費力以此為難易之別然當知故
以自防恕以自反亦正是克己功夫顏子喟然嘆高堅前凌
是見德夫子之道如此夫求道於夫子則聖地懸絕未得其
門者豈易入首及聞博文約禮之訓循途深造專心畢力只
向自己身心上體認會通至親切確實灼有憑據乃知此道
原非恍惚渺茫之物曰卓爾者已真見定執若有立於吾前

此已不是小可時矣故夫子便許他不違仁仲弓厚重爾然
却是近仁的氣質夫子取其簡不嫌其不佞而獨於其仁則
曰不知未若許顏子之確然此二賢雖同稱德行然以此亦
可見不無次第矣有來夫子告顏子然際只得克己復禮四
字主定一個勿字視聽言動皆由禮所標甚約所該甚廣又
云天下歸仁見得此便足以盡仁又云為仁由己見得自己
要做甚易非克復後又須歸仁又欲由己也理欲二字大賢
而下便須省察防檢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
想他克己亦甚快便畧有便知知便不行必無顯然非禮事
亦可知仲弓居敬行簡亦是標持鎮密中不寬泛然務博恐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冲靜寡思未切本目至如云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審如此此
則已希孔超顏然此語未見有據不然果為仲弓實詣否大
都人心感物因而有欲徇己則非非便違禮禮與己只是是
非之界視聽言動便是其有跡可勘處然皆以心為主心能
為主這些處便如對針把舵一舟之力總在一撥顏子真精
神正在能撥畧無依回亦不懶散便是超凡入聖路頭此晦
翁謂其乾道奮發有為之意也仲弓嚴謹自持於出門使民
舉動接對之頃俱兢兢惟恐怠忽日用應酬又恐便己妨人
常將彼此對勘力去私情要合公理至於怨尤之際尤足察
人知己此等用意似無一步敢忘一事可苟此所謂冲道靜

重而持守也夫克己一節是學者進德修業緊要事只怕因循粘帶若一念真確又何私得入此是學者終始與學功夫關節何必定以有己可克為顏子嫌也如易言閑邪既是如何尚說閑邪蓋修德事當如是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當如是乃合正中若有邪不閑便失龍德主敬行恕不明言克己而克己之事即在這功夫裡面又引程子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淨化以顏子事當之緣顏子高明純粹其請事後便知必無駁雜拖帶其次莊敬持養以伸弓事當之蓋仲弓沉静端凝其請事後亦便知不肯疎忽任意也要之二賢事都只是要操存此心守得一腔本然天理

信古餘論

卷六

五

聖賢言道而以人情喜怒哀樂指其未發者目之為中中無可見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動之情也由其情之動於感而知其無感未動之時有寂然者此乃性之真而為道之體所謂中是也夫理非有內外之殊由心之寂感而有動靜因以分道之體用心之靜而為主於內者有性存焉是為道之體心之動而應物於外者性所發也是為道之用然其體無端其用則可察學者因用而識其所為體乃知由體而後達於用若其體不昏其用必不謬而道在是矣夫中不由喜怒哀樂而有而喜怒哀樂由中而發者則道之所由行顧其發亦有是道與非道者正在其中有主與失其主之殊惟中有主而

順以行之則為道無感矣如空寂之說當不論喜怒哀樂之當與否而直目為人心之妄既目為妄不得不滅之而求空空則冥然無以主乎內內既無主則漫然無以檢乎外是全失應物之本但欲斷外而自為內與吾道之言未發而存諸內者虛實迥殊夫未發之中中主而和由此行斷外求空則中先亡而和安所從出是以家國天下皆不可通身心自為一法而於天地萬物絕無復有相關處也夫風雨露雷不可謂是天地清明之累蓋化工生理非此莫行正在不愆不厲順時應候以澤羣生以成造化耳若但目為妄動之氣而欲一切收息以還清明則上下索然枯槁而生成之功無所自

信古餘論

卷六

五

立所謂乾坤亦幾於息者是也人性妙用正謂喜怒哀樂以究中位有蓋其中節者是道其所主而中者即 故須戒慎恐懼於不觀不聞之境正以中節言乃從此出故所主者不容昏惰立大本以行達道體用自不相隔若只認取靈覺一事而守之空寂以為見性恐此性無關物理亦安得有體立用行夫用處不可行則體處何有真立此於大本已謬矣所云道固應無實得實 而但以迷見妄執空言籠罩也德性問學自論者謂晦翁象山學術之異遂若二事各為門戶不能統一中庸立言之旨大有未明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所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

天所賦物曰命中即賦物之理人稟受以生則為德性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即人事日用動靜所謂三千三百者苟文度數非問學不能詳明此其理原非各立而功亦不可偏廢惡得各以一事為學術如農賈之不能相通乎夫心具此理而知通於物不得外心而有知亦不得舍物而有理故心存而理得即所以立應物之大本物格而知至即所以明此心之大用此德性問學正體用合一之理而內外相成之功也後之言德性者每屬於空虛語問學者又流於冗駁彼此遂不能相入至於欲強合之者第云德性即問學問學即德性然又無實指事理灼然見得心之所主與身之所由果無二理

龍古論

卷六

六

而其功又當交盡則為此說者亦屬浮漫影響之語耳當知此衷清明主宰須操存使其不昧而事理當然之則須昭晰使其不迷此便能舉一而兼得耶抑又可執此而遺彼耶若祇日清虛為心體而不識禮義為典則其誤認德性問學終兩歧難合而無一當也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為天命之性人所受之理第所賦所受俱莫可指認尋識至存主於人心發見於喜怒哀樂而各有其節於是有中和之德乃可識性情之理而道斯名焉觀人心如此即可知天命原如此蓋因情識性因性識命其理初無二也賦受之時無非此理至有識後觸事觸物情感欲

動而舉念由人乃分理欲理純乎天欲雜於人故曰天理人欲其嚴辨矣然其介正在此心動靜之間本靜無欲持其靜天理自存欲以動萌謹其動人欲自過若動之所發皆由靜之所存為主而以理順應道斯立矣修道之教亦不過教之以此曰修者因眾人氣質之偏而聖人以其當然者約而中之如整頓修理然凡聖明述作皇王政治無非欲使天下之人皆由此道初無他事大要承此命以有生即是性循其性以為行即是道此性道之理立於人而為中和之德其所以能成位育者何也蓋有天地之氣化形生而人有是心即有此理以為本心之德若不累於形氣嗜欲則與賦畀之真原

龍古論

卷六

七

無少異橫渠即以為天地之性者也夫人以心為主天地無心也而理為氣之主故即以理為天地之心人既具此理以為心則人心與天地之心理本至一而氣亦因間晦翁所謂心正氣順者蓋一本之自合而應和非他事也故聖人中立極則天地萬物因不正順所謂彌綸參贊事業豈待別有度量哉夫天人物我道一不二乃太極本然之全體而今於成位之後無一毫虧欠間隔於其間道至此則無不盡矣故中和位育要不出天地萬物渾然之理氣即斯道本體妙用一貫之全能而在聖人為盛德為大業亦別無兩端餘事也孟子盡心章曰天曰命曰性曰心當逐字理會而識其賦受源

流之一脉則天人不為二矣夫天者理之大原而氣化形生之所為主也命則氣化形生而理因以具若降自天而昇諸人者性乃人得所昇之理而完具於形氣之內者心乃理之所在而以神明統攝運用者致壽之數定於有初是形氣雜操賦命之所必不能齊者修身之理乃我性固有而心為之主人皆可以自盡者分其界限則天與命屬天性與心屬人然天命之人受之其理初無二也吾能知吾心之性即天之理而本無二事吾自存心養性以奉若此天理至於形氣不齊自有修短吾既知天便應知此知則自不當疑貳惟循此所受於天之理以修其身而一聽形氣之自為始終是所修

信古餘論

卷六

六

所供無非所命此命也其初付之於天者是此今吾所自為一生之主者亦是此卓然自信於生順死安之間而畧無疑惑變動非立命乎夫性即天理命即天道吾與天無二性亦無二命是天即人人即天天人合一是一乃聖學載觀往籍大都聖賢言性多屬理而言命則有以理者天命謂性之命也有以窮通修短者賜不受命與死生眷命之命也夫理之命於天者無有不足而窮通修短之命則大是難齊故盡其所賦各足之命順其所定不齊之命此皆人道當然所宜自盡以合天者聖人罕言命蓋修其在我命不足道也至於言性亦不易聞蓋勉其日用而賦界自完也顧進德修業雖

以躬行為實地而窮理盡性不至於達天載知化育未為全能善學者循序而日孜孜焉當自有潛通冥契者而不可勉強探索於渺茫彼勉強探索而自謂知天者妄也

聖人詩書誨人與士君子學古志道只是要明白天理人欲四字天理便是善人欲便是惡過人欲存天理便是為善去惡修身治世道理更無別端前人說性善正要人知得天理元善是從有生時得來不可喪失了自家的本性至推本天道天命其意亦如此後人有以無善無惡論性者是因求諸心而無得未能自反其本心以究善端從出之故也蓋天之生理其於人而為性是性乃所得以生之天理而為人所本有

信古餘論

卷六

九

之良心縱形生之後拘於氣質之不齊然聖賢但指本心此理而論未有不以善名之此根極性體之定論而立教者之所主以明道者也若以為虛靜之中無所見善便欲滅未形之理為無有之境又知其終不可無說更為恍惚兩說之語以蓋之云性無善惡觸處圓融若有個不善不惡的在隱微之內如此則聖賢所謂率性由道者以何為定向於修身治世將何由而有善復何為而不善又何為而更得不善不惡一種道理耶若謂善因觸生則分心跡為兩若欲事從心應則又無善可由是名為合內外體用實分隔內外體用不可一貫也今若說性說心則彼此互立無可贊成不若只言

過欲存理四字此聖賢詩書明訓不可易也學者於此倘能
即因躬行而求心得則性與天道當不待言說而自明即有
未明亦必無流入空虛溢出發妄之弊矣

後學有謂朱子分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為不然者夫人事天
理之語原出程子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
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
上達矣朱子錄於本註之外若非正解然程子此語要是道
理固然更無可別求玄遠而朱子之意蓋以聖修造詣精蘊
不易指事輕擬故前解止將大意點綴而列此於後以備相
參亦知其說之不可廢非疑其不然而故存之也如程言形

信古餘論

卷六

二十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看如此說然道亦器也
器亦道也與此語意正同其言天理人事妙處尤在便是兩
字不混道器亦不作兩截至於功夫喫緊則習察二字尤宜
深味蓋理本在事即事察理下手既有實地而事理亦自歸
一請者身體之心求之知為學舍此無可從事則知聖道貫
通亦必無他學術也今之說者不察便是兩字而以天理人
事為分析又不識天理人事而但欲朦朧合上下理不即事
安所施功事不察理則道亦難貫此義不真道終恍惚而徒
欲以浮見蕩要言又不審此語所自來與二先生契合之旨
而欲以支離加先進得無誤自信而輕易立說乎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喻義喻利之辨凡小大事只據理之所當然的便是義計量此
事便益而為之者便是利聖人此論分別人品甚嚴指定行
徑甚明推究心術甚微昭示趨向甚一吾儒所當座右日省
者陸象山曾於白鹿書院講此以當世制科立說正為士習
人才於國事世風大有關係自設立科目取士之後士大夫
驚名競進惟知患得患失志趣作為全然是利沿染日久今
且與之相忘不復知其是非故象山特為摘發提醒一時諸
人感動有至泣下者晦翁亦極稱嘆之蓋緣此乃座中諸人
切身生事發此一段對病話頭明白破出他沉根宿症所以
人人省愧可知秉彝良心縱迷滿於世路而靈關種性原自
不亡第學者居身日用當不止此凡於朝夕間大自偷常情
分細至起居食息都度若以此意逆事分別其間公私義利
無不昭然如白黑之在目前每事只據道理本等當如此的
做去這謂之義這是君子所為君子之所喻唯此若以私情
圖謀計較便益而為者即入於利這是小人所為小人之所
喻唯此斯二途者自一念立主以至議論作為義則便都是
義利則便都是利一毫魑魅不得若出於此定入乎彼無兩
不相妨之事無參和並用之理喻之為云則如人言所謂彼
只曉得這一路者此正君子小人肺腑肝腸全體之定案也
然此二字者論發端心曲亦只在毫芒倏忽之間而天人理

欲公私邪正善惡是非截然兩途如懸隔重天九地孟子所以只於善利之間便決齊燕者正此意也吾儒有志自立者尚亦早辨而力自檢點毋令造次迷程夫足庶幾免於小人可得常保士人顏面向人也

辨君子小人之品只義利兩字便是定衡然未有不自心術所向而為日用行事者故喻之一字便是其一竅藏蓄流注精神處論人者推心辨跡則義利昭然而賢不肖自有定局矣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自晦翁註此語而後義利兩字分別途徑始明只就一事而順理從欲意向截然相反分毫不可假借又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又推究二字根脚有本來別生之異張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則破折二字於心曲隱微所向直入秋毫前賢及躬察理精義立言以此開示後學真不啻圖形肖貌矣象山白鹿書院所講中間大段說士人進身事其意專在做醒士大夫蓋緣此等界分正士大夫鬼關頭若此處不省覺何名為士大夫特學術事業俱非矣故特以此立論為世道由此輩汗隆實多耳愚謂其言慨切嚴正真中學者肯肯隱匿沈痾第止提撮大意而未詳本文字義當更以晦翁天理人欲公私及南軒有為無為之語就事審理據跡反心自行切

信古餘論 卷六

躬體認真辨得義利二字分明則君子小人之品灼然若可按圖取索此亦只在目前跬步間便自有此兩端學者趨向之路惟在自不暴棄而舉心動念便審擇慎防之耳

公都子問性善以下三章合作一串看之尤覺前後 意義互相發明乃撮其大畧於左

孟子道性善不是鹵莽說的以人心上發出來的為驗則有情如愛牛入井孩提愛敬等事皆是性所發性豈不善以天生一般的人為驗則有堯舜堯舜便是性之 且大鈞賦物類同則性同物類皆同豈有人類各異故知我與聖人同類性豈獨異耶形性同賦形同即性同眾體皆同豈有此心獨異故知人心同然理義此非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性同耶凡此皆實理實據鑿鑿不虛之語才字是言人之所能人有性乃有情情可為善乃性之能性能為善即天所賦之才也故所為不善非才之罪人皆有不忍不為人皆可為堯舜固是其才如此天下豈有無才之人但求而得者與舍而失者相去倍蓰是夫之者自不能盡其才耳凶歲子弟異於富歲非才有異稟乃凶歲者自因陷溺而然耳良心夜氣猶亡於旦晝不是不曾具得此才乃不善存養自失其本善之性耳性便是仁義禮智其發出來的便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豈有人心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謂無仁義禮智者此有枝有根可並見也然民之詩言天生物則秉彝

九一

又孔子請而贊之可見古經文與大聖人發明便都如此說如何後人可將私見割論妄自為異哉觀此種種確然是性本善必無不善彼謂性無善者亦非孟子所以正辭教色反復辨証畧無疑慮兩可之意乃是其真見定論也

聖賢以仁義禮智四德為人性以親義序別信五常為人道以禮樂政刑立教使人皆由道以盡性舍此而別有倡言自外者目為異端楊墨談仁義偏於為我兼愛孟子斥其害仁義流弊當至無父無君老佛談道談性錯入玄虛空寂乃至廢滅彝倫日用天命人道寧有斯理故自三代而下宗聖明道者相繼排斥之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古餘論

卷六

孟

興庶民者必由仁義禮樂以端教化而後人倫無非為民生性道使不失也故聖賢以此為古今天下所同得共由而謂之大經言萬世不易乃常道也常道是正則異之者皆邪異端者言非吾道而別是一端也此是彼必非知此便明彼無兩立無疑似也第人生異稟各以所偏為見而因迷成謬往往失其中正則流入異端不獨後代有此即大道未亡之日亦豈能無故孔子特為戒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策其必有明立定案如言飲鴆服毒必不可也夫異端世所有人所易溺然不難知易溺者矜謹詭說足以惑人不難知者反之常道則是非易辨吾徒患不知常道毋慮異端難識也

孔子時未有楊墨之說佛氏尚未入中國但有老氏其說亦未出於世不知何者是異端竊想常德常道之外不為人備物則者俱為異端如索隱行怪亦其類也凡與吾道少差毫釐便是千里之謬既悖於道安得無害孟子所推論甚明後世欲辨識異端只將常道作準子畧有岐離便入異端無疑孟子謂經正則庶民興云云經只是常道常道只是一路少有偏邪始於錯經流弊必滿大害

有就子語及性道者予曰子識味而學孤何敢自謂知性道竊據習聞往哲之訓因文以會意切躬而反求當知性道無他不越仁義禮智信而人倫日用即其所由也子欲談性道於

古餘論

卷六

孟

高遠玄虛則愚嘗窮思苦索而茫然靡執矣哉淺言之姑以子與子今日之相對而性道昭然其事可實指而理亦成在似不待別求亦無遺於遠者何也夫子與子今日之相對非以相親愛而見就耶是則藹然有心者即仁也既以親愛而見就則非漫焉往復者是即為事理之當然乃義也既為事理當然則自有情意節文秩然儀度之間者乃禮也知其當如此是智也知其當如此而實如此無一毫虛情飾節若有若無其間者是信也統而言之則以相親愛而有此是一仁而兼眾德也是五常之德雖分之各有條理而合之未始不一也以此推之則大而尊親之名分細而事物之應酬無不

可通然則道豈遠人耶人可離道耶異教者欲斷棄五常以自外於吾道而忘其身之不能外也彼其主者與其徒以教學相 藹然如有親秩然如有分其所宜所知與守以為常者豈得盡壞之無一毫存而別有以相與也則可知人常之定於天而不可一日自外也乃獨欲廢彝倫離自用脫然自立於一世之外是真日用而不知者也道未嘗絕彼彼欲自絕於吾道毀滅天理人倫之大卒不能充之於其類是可謂道乎是尚可以立教乎

無極太極之說晦翁與象山三以書往復辨詰乃至苦口而卒

未能相同象山之意謂易傳明言易有太極聖人說有何得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云無理豈可言無無乃老氏之謬濂溪所傳或仍前聞而二程無述疑有未允理當以聖言為據是也晦翁之意謂理自有為物則無無形而有理此濂溪善發聖人之蘊今後之學者知其不屬形器不落空虛而恍然見至理於無象之內其有功於斯道不淺此亦豈非見道之論哉第各執所是漫衍數千餘言而未定晦翁未有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之答若終無望其相合者後人亦竟未有分疏其間今以二先生之書反復潛玩其語皆於太極之所以立名已灼見其為道體之妙獨有無之間睽戾未融夫世無兩是之理而其所執正若相違即不可以浮見低昂又不可無說而汗漫兩可如晦翁

析義入秋毫博辨扶幽眇豈終始未得一語破的以厭象山之意或緣當時各持己見惟據理標論未暇旁及於文字之外耳愚竊謂濂溪立圖以明道而繁之說以解圖則圖所難盡說必及之無極太極蓋示意於圖而明言於說也故於未陸異同之間思說圖之本意尚有辨論所未及者恨往哲異代不得請質於晦翁而以試象山之終執前論否其說曰聖人傳易以言明理不得云無云無即浸浸異端口吻必非道矣周子以太極陰陽五行分合次第非言語所能顯而寄意於圖圖則類於有象而道非有象物也故首言無以明理之不可泥於象是無乃因圖而立言非以太極為無亦非謂自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無而為有如老氏有生於無之論也不知晦翁以為兩得否而象山聞之亦可與易有二字不相礙而相發否象山又云圖說無極而通書絕不語及疑圖出舊傳通書乃後來所作必已知前說之未當愚謂通書以言語文字明道正不必說無亦猶易傳之但言太極也圖自為圖說通書自為通書不必執此而疑彼又謂詩言無聲無臭在天載之下而此乃先言無極同老氏無名有名之見則濂溪復有太極本無極之語亦既自明本意矣太極陰陽五行但可分合而不得言先後又豈得以無極太極分先後哉合有無以名圖是明為此圖作開釋語而冥會此圖有無之間以觀太極則又可為太

極真實語也二程不以示人猶聖門難言性與天道之意正為可與言者實希恐有無皆為病種耳夫以二先生明識精慮極辭盡義彼此猶執異同頗渙末學何容易解折兩當哉姑識私臆所及以俟商較二先生者或更參互云耳大要明道由人道明則信圖信易各伸所知不妨合轍不然則易與圖皆生妄執謬戾本意又不但如二先生所相訾矣

附

直疑說 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未子曰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故以名篇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陽明王公論學宗旨也其說與程未異惡

信古餘論 卷六 天

或不足窺其深然參較舊聞則有未能釋然者姑記之以俟正竊嘗謂前哲言道多根性性本於天後人言道只是心心乃在人本於天則指天理而言善在人者則隨人心為有無且言心之誤有反迷實性而同於異教者不可無辨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統緒諸語而求諸在人可知明道當知性性與心非二然不妨分別有心言身之神明性即言其所具之德非彼此也且自天降衷而有性自人率由而為道性具於心道即本於故心以性為體以道為用不得言心自心而性自性亦難言體自為體

而用自為用也孟子所謂仁義之心同然之心四端固有之心皆指性而言心又嘗因用以見其體則體用之一理不得各立異義章章矣今若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是體用却兩節事也體用既異則當於何處說性若言性在心之體則無善無惡乃混而無別者也孟子何所據而指為善聖人亦何從參差之而言近若言性在心之用則有善即與惡相反有惡即與善相反既云反則乃大相遠聖人何以猶言性相近孟子亦安得獨言善夫若以心性為一則言心即言性者也言無善無惡即與告子杞柳桮棬之說同言有善有惡即與或人象舜比干之說同茲二說者孟氏皆不信古餘論 卷六 完

然之而以情驗性謂情可謂善則心之用難言惡也謂性乃固有則心之體豈無善也此恐不得非孟子而是餘人也若以心性為二則心只有知而性乃強入不知天之所降於何受中道之所由於何立本且觀中庸語性不復言心孟子言心即是言性其不作彼此可知彼以覺為心而即以心之覺為性此空明之說與誠明異旨吾儒當自有依歸今謂體無善惡則惟有覺在用有善惡則皆由覺生然則道心之本然者却於何處識之也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之言出於孟子是言孩提知孝弟則可知良知即是性善也若但言知善知惡則這知字只是心之覺知與善尚有辨詳味孟子意

謂不慮而知却是天性自然曉識處下面遂言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却便是其實能此不曾但言知愛敬之為善知不愛敬之為惡如此却只淺淺矣乃知孩提一腔真種子未必全由知而含蘊更有甚於知此天啓而自合所以為良也且人之所稟固有差等矣知善知惡亦有由學問以開通事理者第論是非既明即是吾心之知何用必以不慮之知為知是舍生知而下無知矣且良能字又着如何解又曰為善去惡是格物是以正刻格孟子格君心格字訓正今以此解格物謂處物皆得其心便是致知之功蓋將誠意章知字看作良知即以此知善知惡之本心實用以為善去惡便能致其知而意誠此義亦似直截與誠意若一路事然而程朱所見又何不如此夫亦更自有商量與竊想聖門立教專為學知以下開明道德之門故中庸有學問思辨一段工夫為明善之事若只以正物為致知是於日用踐履雖為甚實而倘於聞見所及尚有未精恐不慮之良知豈便能正物而無失大學教人有序何乃少此一段開首事若謂上世小學之教已在前至大學即是成德事然孔子大聖猶惓惓資聞見又先博文以誘諸賢正為生知者絕希循見聞而入者乃進學之通軌况後代小學之教既已則此義尤初學入門必難廢之事縱大學立教本意不知確為何義竊妄謂知窮

理之說亦可先明諸心而力行以求至此循途造域之方縱未達者猶可守轍而無誤如正物之論正恐知之未明者何由虛當此以談躬行之實則得而未學者將無信心之誤妄作之尤乎

格物致知王文成別有說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意也細玩此說乃作操存一義而據所引禪語則與定慧寂照意同恐其所謂理不無上蔡所病釋氏以心為性之誤也夫心具此理而即心言理尚當辨其虛實程朱以物之當然為理即詩所言物則之謂而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此說即以心之所主為理雖近於大本而証以常惺惺與本未面目當知釋氏之言心與吾儒所言理乃大徑庭也文成論學惟主良知一義而以心為知體謂心知即理隨物而格不失其知乃致知之功此於誠意事似覺逕直而格物一說謂不須即物理會恐遺物即心理得無虛乎夫理應在物體具於心心之寂感乃理之所由動靜理亦自有動靜太極亦言動靜矣特以靜為體而動為用體立而用行不可偏無而亦何害其為一源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正言心之靜而理未顯若只以此言理理似專於靜時晦翁不以此病謝氏之偏乎大要程朱窮理之說本於聖門擇善博審明慎功夫為

下學入門之首事縱未合本義而進學之序如是亦必不至
迷誤後人學者宜熟思而取裁焉

格物致知之說愚竊以晦翁為必然而不敢別有信從者蓋嘗
反復思之矣或謂後賢別為之說者必自有獨得子識或未
能窺其蘊奧又何足窺晦翁門庭而輒有信從也予曰予大
要以孔門成法信晦翁途轍為合耳中庸明善功夫在學問
思辨乃下學先窮理之事此非至聖生知未有可廢者理在
物為則由知而明此格物致知之解所由立而格之云至以
窮理為義亦主於知而用字如此蓋大學是教人為學之法
先知後行乃學之序則立教當如是矣所以程子倡言而不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疑晦翁主之亦不異辨論著於或問最詳且確試舉而求之
始進未有舍此途而遂能即心即理者以是知程未之說必
為聖門本義而別說謂隨事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
惺惺與常存本來面目者恐未免因禪說而入於寂照一途
則誤也或又曰後賢立說會意通理未必肯以禪自誤而予
云然得無輕揣妄議乎曰予亦頗自審愚陋何敢妄自評騭
第觀其說中既明引禪語以自證則知其立言之意亦必由
此耳或曰禪與吾道同言心性何妨引之曰正為佛氏說心
性處與吾道差却岐路遂背馳千里聖賢所以嚴辨而力正
不得夫是毫釐也曰禪不言理後賢論學皆言理言理則與

禪異矣曰亦正為所引如此則言理亦便恐涉於此夫既涉
此言理則理亦尚有當辨不得籠虛而忘實也蓋嘗思前人
立論未允於心第當置之以待詳審而遽為分辯得無輕率
獨念晦翁淵源洙泗而折衷濂洛非私見曲說也既有與之
異同者自應參互低昂求其究竟無弊使歸一而後適從焉
況此四字乃先王大學造士立教之首務萬世學者進德修
業循途之實功固不得汗漫許可而以輕率商榷前輩名賢
為嫌也

信古餘論

卷六

三

信古餘論卷之七

聖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古者小學之教無貴賤皆入焉乃知天下無不學之人人無不習儀節閑六藝修孝弟之行敦禮讓之風安得非大有道之世

古小學之教自八歲以上里巷子弟無不在其所習藝業則有後代士大夫所未學者而後代士大夫所學則又有非古人之子弟所當務者總之後人所以立教失其本而從其末故耳周子通書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信古餘論

卷七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言已足盡聖德玉風唐虞三代教化不出此事秦漢以降人誰知之濂溪獨從孔孟遺言提揭大要性道治理千古高語而不易盡者貫於數語昭於示掌其為奮起絕代王佐人才無疑也又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弟弟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等語亦正是成位化育之實理實功上世聖主聖臣參贊變調之能事微言絕後惟見董江都策中頗申此旨而言約義盡則未若斯語直披蘊奧也

魏鶴山疏曰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

支離泮渙莫適其端醇質者滯於咕嗶訓詁雋真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即清虛寂寞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泆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教語畢盡末世學術事功之弊有志於道者第能舍是四者而求所謂聖賢之學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大道不遠而二帝三王之治非有異術修己治人必不作兩事矣又言周惇頤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端使誦其遺言

信古餘論

卷七

二

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此語尤明白開示灼然為正道指歸夫學必通性命而後知道者始真必循日用而後體道者始實此非俗師所能明異端所可合也夫世之感於異端者正由俗師之說不足以明道故耳若學人勿滯俗師之說而能自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知此道大原本於天地而帝王賢聖盛德大業皆不出此豈復能為異端說說誰誘迷誤哉

元徽道遠杜本致書於丞相脫脫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

作樂而齊五帝三王之盛矣此語非曾於聖賢體用之學已得要領必不能言毋漫視為迂遠學究之談也

一元二五天德之大用人性之大原自圖象以來而後世帝王賢聖心學道統之傳實根本於此即性與天道之秘聖門雖不輕言然教人事理實不出乎此但有上下精粗之等在學者由日用循序而自得耳彼談空寂者不識天命人性之賦受而一切付諸斷滅固已不足與論至於開天造世諸聖哲今日安其生養食其功德者一切貶損毀滅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生衣冠而死蒸嘗其法皆當廢絕是真孟氏所謂異類也者尚何可以責忠臣孝子之事耶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聖人之道在上則行在下則明然行者易湮明者不易文王蒙難悔德憂思行易窮天地推變化援事象章吉凶道遠矣大矣武王集大魚周公制禮樂皆見諸行事周禮一書今雖具存而世異事殊多所難合若易道大明如日月行天不晦不與豈非立事者不可為常而體真者無有終極耶乃知此道費隱不毀則易亦不毀也

天下有道大道為公上率之下能由之又誰言之天下無道大道為私此明之人不知之安得已於言夫言亦難矣聖人不得已而操其難其有志也因其微物也盡其會心也精其立義也幽天下不視其用而疑其言然聖人不得無言也斯文

王孔子乎

神與形一氣也神者氣之靈形者氣之質志一則能動氣氣主而體自充一本之自應也若三者各有屬而生則不相合而用矣

災祥治亂吉凶在順與逆而已大化理氣本一順之則為祥為治為吉逆之則為災為亂為凶聖人循而不違宣而不隔故身兼福履化洽雍熙瑞應而物至志一之自通也

好惡由人情而生善惡以天理為主理本一定合於理則為善反於理則為惡人能好善惡是情之當於理者故為公為正否則為偏私邪僻以此立是非褒貶以此定刑賞于奪聖

信古餘論

卷七

四

此 斷所以立德垂訓帝王所以正世齊民其義皆不得一毫出

聖帝明王治世平民只是善善惡惡二者刑賞立於朝章滅否興於物論皆以此為準所以勸戒明趨向一民志定風俗成唐虞三代所由盛治不越乎此後代標準不立美惡失倫人競其私各趨所欲上既無明政刑為之禁防下又無公議論為之風勵貪穢滋成政僻邪侈靡所忘悼隆古之卒不登職此由也

王介甫言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其誤認中庸正與漢人所謂天下中庸有胡公者同蓋目為柔和媚物與世相宜

不矯屬過當之意此非獨於理乎錯若所為如此即是不能
中庸處秦漢以下知德者鮮作如此理會非程朱數大儒出
矣誤後代無已

莊周齊物物自不齊亦惡用齊之聖賢有應物之理所謂大通
而至正安論物之齊不齊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孟子曰坎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何
等平實簡要蓋格一理而物無不可入何必強齊不齊之物
偶緣孺子奔走恐其墮屬聲呵之因想此義也然却是仁

春月生氣發舒有仁之意夏月各肖象貌有禮之意秋月斂華
信古餘論 卷七 五

就實有義之意冬月歸本藏拙有智之意然在伸相感皆有
生意則無非仁也元亨利貞四德以元為善長其理正然

雞雖從母而羣遊和聚不爭飲啄各適其氣象種種是仁
萬物咸若四靈畢至只是感應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即繼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人主若深
念四海困窮之因則理之所當執者亦便可隨事取裁矣

趙成子曰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此二語何減詩書既又曰德義利之本也只此一語便是
春秋人口吻

禮豈為吾輩設此語可謂萬世鴆毒又如老氏曰失仁而後義

夫義而後禮是以禮為道德仁義之衰末也夫先王重禮謂
不可須斯去身詩云人而無禮何不遘死曲禮曰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人而禽獸亦難為生矣

閔雖正偶樛木敷仁修身齊家之化自如此視漢唐初起其閭
閻內事與國家禍種誠何如大抵仁義之事必自近而遠自
內而外詐力之事務外必道內國遠則忽近王道伯術之疎
密大畧可觀矣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此先王經綸之迹正所謂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者東遷以後更何處用得此詩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至矣夫不責人足以驗涵養之深
信古餘論 卷七 六

識見之大 不責人是
無怨尤
古人銘盤孟書座右緣心之易忘也

中庸序一篇文字謹嚴義理貫串寬心詳味於道自有恍然
諸子論安危利害亦誠有所當然却是事體恍惚宜如此語道則
未然

命有常有變十六族之登四凶之斥是其常三家之榮大聖人
之無位是其變此由氣運汗隆人事因之反復皆不可謂非
命也聖人以道正世故罕言命然循環之運亦自不可違正
故聽其不可違者不以視吾所當盡者所以只是居常俟命
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人不知命乃有妄意長生及畏死而求脫者寧知有生之初此事已定蓋氣凝質具而修短分數遂確然不可易矣獨既以天地之氣為形即以天地之理為性不能盡性則與天地不相合吾不憂理之不合於天地而徒求形之久存於天地寧知天地之氣已自有消息聚散吾豈得獨無存亡耶第隨當生之年盡其理之在我以聽形氣之自為始終則有生之理無一不是矣橫渠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是非洞識性命之真又達乎原始反終之義未易語此

天下之勢日趨於重非理也情也理安得偏重惟人之情偏有所徇而不即覺察挽回漸以日甚因成偏重之勢至於極而信古餘論 卷七 七

不可反理亦無如之何至此則人事已定天亦隨之古今敗亡之禍類由是矣

聖賢之加惠後學深矣於鬼神生死世間家易迷溺之事皆明著其理載之簡編使人了然知得即是陰陽二氣之常於天地化育人物性命道理初無別端非有杳冥變幻不可為據者則鬼神之當敬當遠生死之當順當守皆能以理執之矣如是而猶有妄談神鬼張皇死生者直是不明理而惑於異端詭恠不經之說雖前賢立論分析至明乃更忽慢不察不信嗟嗟

詩曰求福不回未聞回厥德而能獲福者此豈可妄希天祐惟

當專意反躬自責耳

詩稱福祿祚胤皆後人追述與臣下所頌禱非前王自求之也若求福祿祚胤而修德便是計功謀利不可稱聖德

為名為利清濁不同利心則一故有愧名之心乃可責實舍實務名喻利云耳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夫君子所耻小

人而求耻與求正君子小人之辨掩實惡者虛善實不可掩虛不能者無論真偽自異且掩者情態亦已明白示人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聖賢只有此義並無向外事

業 信古餘論 卷七 八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人才信由天所生占國道者必於人才辨人才者於厥猶見之

上無禮下無學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孟子所謂喪亡事也士大夫蓋嘗誦習寧可令世道有此若有之則二儀失度五緯錯行皆不足異

臣子犯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陽風氣之候以此為驗

堯舜並作五臣羣生上下同聖一德合志共事言則不拂有行必成天下之事不私一人一人之念必及萬品此太和元氣融徹兩儀而形生所以各遂遐哉為上古唐虞之世也

文王令德聲靈無一不合天多士厥謀翼翼無一念不在君道相合而意相孚事相成而謀相濟此周祚所由昌而大曆獨永也

堯舜五臣上下同此道世安得非唐虞

舜清問下民正是血脉流通處後世上人孰由知民間情狀功

德安能望古人

人主惟聽言用人二者家為難事無稽之言勿詢之謀如何便得斯其當否任賢勿貳去却勿疑如何便得決其邪正此非精一執中之主道心已極明定者未易能

福善禍淫自是天道非冥冥有物尸之乃此理自定天不能運

信古餘論

卷七

九

而况人乎况鬼神乎故天道人事只一理修言恃凶言人事而天道便是在是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地理氣之正也神妖物惟鬼神之賦和說暴行此禮樂之賊

聖人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非無也言遠不得以有而敬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敬也于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是遠也其敬也以體物之靈用不虛其遠也以吉凶之感召不在彼

鬼神無私吉凶之應由人自感聖人知幾正在感處而應處自然莫違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知幾其神

鬼神陰陽造化之迹於天地間只是聚散兩端精氣為物至而方伸者聚也遊魂為變返而漸屈者散也此鬼神之情狀也古者祭祀神鬼皆由民生報德報功而立天地祖考之祀不待言矣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並以人所仰賴為之報享初非真見有物某狀而敬奉之也蓋緣民生乃見神功由神功乃設祭典先王以意合以義起必如是而後禮明教備使有生之類皆知功德之不可忘則尊尊親親上下相攝驕悍不作而天下治矣後世愚民不識先王立祀本義而妄憑師巫與言妖厲以祭無所取義之鬼神試問此等鬼神作何狀曾目睹之否夫先王修文以志道而後世為不聞道之文先王制器以備用而後世為無所用之器皆此類也夫

信古餘論

卷七

十

鬼神實有原是理祭時以誠格亦是理明於此理乃可以交神明然亦不必苦索之幽玄只我所當祭而祭不祭必不安祭時須盡誠敬不誠如不祭即以此心而求其所由然似自有實存者昭然冥漠之表又非與我不相涉而妄以禍福恐懼我者此正是難言故聖人語人而不語神

定四時齊七政平水土辨疆場聖人經緯天地之事如此充命義和歷象以授人時齊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帝王輔相變訓之實事幽俗以流火授衣衛文以定中營室先代之重天文慎時令如此蓋節令民事原是相關此之不察何以

興事便民

舜察七政以奉天地方岳以勤民任九官以分政君職更有何事

堯之用舜唯在詢事考言乃言底績察人才者此無滯術興事功者此有實濟

舜即位以後事惟明目達聰命官考績君道信無他事矣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堯之斥共工曰靜言庸違其禛舜也曰乃言底績臯陶陳謨曰朕言惠可底行禹亦曰乃言底績夫古人議論言者必可行聽者必責實若無稽之談因功之人聖世所極賤惡也豈

信古餘論 卷七

有容易以口舌為才地而不問其究竟何所成濟者哉

舜干格苗事之不虐其理有可度者夫有道聖神合體大化能使八風諧暢萬彙亨嘉而况氣靈心知間觀威德大業者哉若薄海有生皆已慕義懷仁戴天詠聖有苗縱乏人理必不能以一身究邪自為逆命也

禹聖啓賢相繼成立夏道太康纒承遺業一從遊政遂叢民怨以至喪邦豈祖父厚澤遠不在人心耶蓋唐虞之後難為繼者世有明聖僅是自立稍縱不道即底滅亡當時君位維艱民情難下不得不兢兢於愚夫愚婦之上日操朽索之慮以圖厥終也

周官三公之任曰變理陰陽三孤之任曰寅亮天地古公孤之事如此漢大臣猶知檢校兩晴寒暑終是去古未遠

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唐虞之世上下不諱其過一誠相為儆戒不聞入告如斯外言如彼者自成王有此語後代人主嫌忌臣下居功者每以此藉口夫臣下居功固非人主委過又豈得是耶欲推善引失其臣可言其君不宜言也天道為民立君君為民擇賢此是宇宙不易之正義人主人臣皆所當知若知之則君使臣事各得其職而無賊君賊民之可議矣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井田學校不如古不可用由刑何者德不立教不明而以苛恠用刑亡國之政也

治人之道雖養為先實教為重既富方教是先後之序去食存信是輕重之差夫恒產之制為恒心也詩頌粒食之功專在陳常時夏可知大學治人之事只是使之各明其德而已修政立事能者皆可辦正君善俗非賢者不能夫道能正君善俗則政事亦必有根本不作三代以下規模矣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信乎夫均田一事聖帝明王愛養天下之良法後代卒莫之行以貪糞之徒不利者衆也三代以下上之行法者未必全出公天下之心而下之

不利於法者各得以私意破壞如此而欲法之必行民被其澤必無濟也

海內不封建則已若封建則王畿千里列國自百里遞殺此制度不得如此者何也以天下賢才分天下之土治天下之民此真宇宙大公之事然地太廣則防尾大小又不足以支國用故惟此為適中侯封既儉若王畿過侈便非與天下共治之意故千里百里常法定制自當如此後代分封非此意也天子獨專海內因初起自立人心未附而以親屬據地防變不得不強大其勢彼復乘強大而生異圖旋就擒滅亦其勢然也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程子春秋序言道之恃漢以智力持世夫漢道祗近古而云恃道今試舉一事便自昭然成周之營洛邑取四方道里通均曰今後世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亡何其蕩平正大也漢都關中雄據四塞之險曰山東有變以下兵諸侯如高屋之上建瓴水所謂智力持世者非耶王霸之公私即此類可辨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喻義之言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喻利之言也

濼溪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拙猶質之意詩曰氏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編為爾德然言拙便若有老氏愚民之意不若質字自是淳龐渾厚之俗王風帝治

所完養化成也大抵後代世道不古都由人心奸偽人心奸偽由上之人道之以欲感之以窮天下之人咸思所以得其欲而免其窮則情態百出而刑政亦難為禁防矣

王教不立士大夫以功利為習而明德親民之道不明不行非一時矣古之人自為學曰明明德推以治人曰明明德於天下此豈以功利馳騁一世者哉人皆修明性道而見於事業者亦不出此故禮樂刑政乃所以化誘一世於仁義道德蓋即以其所自治者治人而欲共濟大道為公之世也不知後人學術政事果屬何道亦果由躬行心得而能遂以一德同

風者與

信古餘論

卷七

古

晦翁對孝宗曰大學之遠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見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教語簡明親切一部大學已君在指掌又云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諳於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此教語於讀書應務尤為明白準繩大要理即

在事處事以理學者學此則古訓世故別無二義明理應物出之裕如然非精察實體亦未易合當知記誦詞章之淺近老釋之虛無絕無一毫得用處也

張子正蒙論斯釋氏曰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此教語真釋氏明當公案橫渠益嘗精究其說故能深得其短而持之所以孟氏闢楊墨由盡知其蔽陷離窮而後我有實指彼無道情也

人為異端所惑乃被禍福恐動者多若賢智則以迂談自喜此信古餘論 卷七 五

俱由性命道理不明

漢明帝遣使至西域得佛經四十二章今其言具在不過淨心戒行云爾並無浸來諸伎倆未晦翁謂晉魏間其徒竊心性之言以組緝附會高其門戶者誠然既非真見故無實理不惟賊吾道且亦自壞亂其說而後之才智俱迷溺向信至不可開誘何與

崇佛老者佛老之徒也孔孟惡斥異端咸有嚴訓佛老後代異端之策也程朱辨其失甚詳且明矣學者不信孔孟程朱而輸心佛老之徒不當遂佛老之手孟子充楊墨悖理之類至使所成故斷之無疑

大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審如此語則心迹為兩也夫理欲同行異情者蓋謂事同而公私異休私以入於公乃可為理如飲食男女同而以禮不以禮豈得不有邪正其辨如緇白冰炭必不相用出之以理則理矣出之以欲則欲矣豈有以欲之迹行理之心也釋氏之失既在欲迹而禪心世俗借之便可欲心而禪迹此其說不足正世而通開印妄之徑道之所宜闢也

人有用志於異端而自謂有得者吾知其必無何者異端之說原無可得之實理而強言自以為得乃彼正以無所得為得之妄上事耳然烏有是理也吾道有實體實驗正從下學上信古餘論 卷七 六

達虛實見得之然能循此以進而至於有得者鮮矣惟無得於此而妄以彼之無所得者自欺并以欺人其叛道惑世更何待言

士有感於老釋者又有托於老釋者惑者為昧托者為偽然偽者易革偽者難開溺之淺與深也聖人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則昧理愈甚其害彌深

佛老氏俱不識原始反終之理故其所欲解脫貪德者皆是妄韓昌黎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非大言蓋道以至正為的若苟且附和反不如自求之六經語孟為真且切也韓公自孟氏後絕學無緒非聖人必不可師今程朱二大儒遺

言其在灼然正脉所當尊信以領畧聖真倘二先生今日存
自應北面

程朱二先生遺言出於手自論著者為醇門人所記錄則多說
謬以弟子才識不齊有不足深明二先生微意而發揮其說
乃反至於過差此在讀之者所宜審擇也惟六經語孟是二
先生傳述淵源必無所誤學者即六經語孟之旨以定二先
生之言而尊信之則必不為駁雜之說所岐矣

中庸一書子思懼異端亂真而作為後世深憂遠慮故先儒辨
異端亦得據中庸之理以斥其似是之非而後人更有援中
庸微旨以附會空寂之說者由其於此道全體大用未能察
信古餘論 卷七 七

誠貫通以實有所見又未能體認踐履以實有所合而徒依
希心性之近似揣摩於影響而不求諸事理牽合於偏僻而
不揆其大義是以殊方異軌而不自覺其迷謬也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夫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
學正相悖馳信哉夫大道之不由於世正為利欲之好人情
皆難自割而又相率喜談空寂者固有便於其說融通不甚
嚴析義利亦有意其真有因果可以種福將來是其門戶得
與利欲兩遂所以罔惜叛道非聖而附和之也

先儒有言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
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夫士習於訓

詁而試以文章世目為儒者事矣而趨道之路不在是是舍
道而求所謂儒也學無當於道古人且不謂之學而况是目
為儒耶

漢元帝勅東平王傳相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
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
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
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游獵非禮道
王者輒以名聞王後未朝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王風勸弗與
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
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
信古餘論 卷七 六

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
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誦讀足以正身
娛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
於經術者不愛於王觀此等語乃知漢代修經術尊聖緒性
情之理義利之辨尚分析通曉不似後人一切蒙蒙也且斥
諸子為反經非聖賤史記為權譎駁雜皆昭然定論獨所謂
不宜在諸侯王所者不免挾私淺陋之見耳夫不宜在諸侯
王可謂宜在天子所耶

伊川曾著中庸說終不自安而火之正恐語意未合或誤後人
先時慎於立論且見傳書之難如此

朱子全集中與門人往復論辨書旨常有未定之說至晚年集註成自謂不可易一字矣後人乃有竊其未定之說以反集註而自為識見者豈欺人不曾見全集耶若自不曾見而偶以道聽安為新得遂欲反異前賢更大足嘆

觀晦翁或問中辨諸儒議論醇駁真容見秋毫非理明見定安能如此分析了了

先進遺言集錄有成書者得觀教家惠陋不敢妄為低昂大要以平實切近者為明理之言虛遠凌躐者為未真之見當更質之有道

明道言王荆公談道如對瑣說相輪謂其不曾身歷只是空言信古餘論 卷七 九

也夫對塔說相輪猶是相輪形似若只向虛空中描相輪則并形似亦非

邵堯叟精易教玩春於三十六宮言卦象也又弄丸餘暇閒往閒來言太極也堯夫玩弄造化有以自樂而二程不甚推心似於孔顏樂處亦微有辨三十六宮一云易中二十八卦翻過頭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一云八卦奇畫十二偶畫二十四亦三十六也老易後人並言之然易是道是術易是術理者是用智

朱晦翁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之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又云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輔

經傳傳述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弗以空言視之而已此等語正是道問學之良規實境後之讀書者書自書自我已讀而無所得便謂書是虛言腐語不足憑以見道乃舍之而安附和清虛空曠夫既已不習古人涵養身心之具又并埋義道言而盡捐棄之徒取浮說相高以求道明德立必無是也

程子曰後人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信古餘論 卷七 十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嗚呼榮華其言而不至於道是無益而可已也離真失正而反害於道是有損而當戒也夫文以載道為要既不得其要即無當義理而徒以巧麗修飾其偏曲之辭見街權之私情寧得不至害道乎夫設淫邪道是言語之要若形諸論著即為害道之文矣

文所以載道而立教文不以道則不足垂教藝焉而已蔡中郎議云聽政餘暇日有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夫文而無當於理又不通於用第以娛目適情誠何異博奕是乃所謂教也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雖鶴事辭章學成欲何
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遊異趣均止羊此楊龜山初示學
者詩也嗚呼以賢才杰士而令誦韓莊事辭章以奔趨於名
利之場竟成何事

薛敬軒言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
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夫能論古今事體得失利害
猶只是以文自立若更不關得失利害而徒摹竊前人一句
一字之巧以湊合其虛淺浮都之談果更為文乎

司馬遷謂儒博而寡要彼蓋以博聞廣識為儒而不審所謂要
者何事聖人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徒博聞廣識而不知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要又焉得為儒

聖賢學術乃明理由道檢點身心之事非別有道德學一種話頭
也

聖人論儒乃有君子小人之分夫儒之學學為君子而亦有入
於小人正在為己為人之異此等界分聖門屢言之中庸之
闡然然告子張曰聞與違至於喻義喻利其推究心迹處
亦只是此此乃審志進學緊要關頭學者所當自為省察
趨向若果此念已入小人恐優孟之詆不得更咎人言也
古之所謂小人豈必內懷險譎外作淫縱與道義絕相背馳者
哉即有意近名色取無實之美而其中少不相副便以小人

目之矣的然日止之人是也夫君子小人之辨正在公私誠
偽之間一念為名便已自私而涉偽私與偽毫釐之入即實
德之所由病也寧得不名小人之乎

小人用巧而厭然人即見之君子立誠而泰然人亦信之正足
驗天理之真必不容偽人心之同必不可欺彼其人自為之
亦自不覺在他人即賢愚不同皆能見表察裏而明識其為
君子小人然則欺人之術雖工何益畢竟只是自欺而已

古之君子有過思改故不須掩以欺人今之君子有過憚改故
直為說以自文此正悔吝之辨改者卒於無過文者彌彰其
過吉凶之德自殊矣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語云匹夫匹婦相會牆之陰旦而有人知之此非人不可欺只
是愧心自覺自家終難掩道正是開居不善之實實則必形非人能巧窺乃其自露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患其不能也二語意同而重獲言之可知聖人於學者此
等話頭正要常常提撥良以易染之疴難療之病在此而人
品之真偽學術之虛實所係尤為不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後之學者惟患人不已知便
有不知人之弊惟喜附和不知其類此黨比所由起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先王修道之教首先造就人才如此以
是布列庶位化誘閭閻何道德不一風俗不同也

鬼豈之武夫皆成譽髦非教化隆洽性道修明何以至此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枕事不密則害成此聖人

處衰世之語都俞吁咈之代當不如是

宋文丞相詩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

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知道之言也

慷慨殺身是氣之所激而志因以決從容就義是志之所安而

氣亦不回

愚自用賤自尊生今反古傲於斯三者自當宜其象

伎刻狡愼是陰柔之惡狂蕩暴厲是陽剛之惡

周大夫憂亂詩曰握粟出卜是胡能穀蓋不可以常理定吉凶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而爻卜稽疑庶幾倖免禍累此真處道微之世不得不然之

事也

雄狐鵲奔宇宙萬世大穢聖人不刪以昭惡擊頑天理民彝象

教亦正在此若後人必以為非所示後而諱之則寬惡不得

為厚而無非何以立坊聖人正不如此是亦思無邪中一義

也

女曰雞鳴一篇禮恭樂和勤業好善真所謂樂而不淫者王民

之俗宛然鄭風有此豈桓武善教獨行於斯人與

緇衣二公其令德可知衣之難為宜非古人孰知之適館往來

改服受餐亦無所不欲用其情之意感德之愛深也苟非其

人則此等語將近私交曲媚不可為訓矣往來亦當知有體

餐服非所以愛賢士大夫自處者亦宜知之

小雅皇華四牡諸篇皆遣使臣之詩要知九重意念所得與四

海流注者惟賴此使臣故燕勞體恤靡所不至

小雅遣使以體察民間隱曲宋元豐遣使以督責促行苛煩此

得失治亂之所由殊

鬼神吉凶只是這實理得失之感應至誠前知亦只以此理知

之程子曰若堯夫必用推其更無許多事言不必教推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有幾矣何用推教孟子

知益成括見殺只小有才未聞大道必妄動取殃便是見殺

信古餘論

卷七

四

之實理先幾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無當於道多能何為詞章記誦亦如是

史以紀事五經四書以載理事須辨理非理不可論事

明道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語云殺之則傷仁放之

則害義如此當如何古人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置諸不能為

害之地故於惡人投畀放流使其毒無所得施乃聖賢以仁

用義之道也

議禮制度考文都是聖人整齊世道之成法上之道接下之法

守皆在此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理便是天逆理便是得罪於天不待譴責然後為罪濂溪曰君

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順天逆天乃是自家做出的吉凶天亦不能違異也

致命遂志致即致知之致若有一毫希望幸免處便是不致志亦便不遂

溫良恭儉讓五字一時皆合非聖人不容易渾成其陰陽合體

太和流行者與

公遜頌膚赤鴛几几大臣自處當如是大賢君子之風度宛然

不能下人為驕不能舍己為吝吝必驕驕必吝使周公有此何

異鄙夫欲操勝人之勢不肯自引為非以此居高位必於天下事有損且莫言身名也

心性明徹時於自己好惡却不昧及過一外未事思少周旋則信古餘論 卷七 五

不免牽合物情此即是旦晝之怙

吾道雖在自得亦須同人相發明故講學輔仁不可無友大抵

理孤則易奪苟非卓然鮮不復以流俗自合此何啻旦晝之怙

怙

程子曰邪說終不能勝正道信然夫正道是天理民彝雖暫有

沉晦要是主張宇宙成立天地之理固應卓然不磨邪說雖

乘世教式微間出猖獗卒亦無實理以自立惡能終勝近又

觀邪僻之徒能以雄健智教駕其說者一時極為縱橫竟以

不檢受禍其下淺陋破敗者又無足言蓋天道人理之所無

何以不至是人自不察而為其炫惑聲趨僻信良足惡也

吾道乃天地正理常經異端正是悖乎此者明正道不容不斥

異端如白之必不容黑火之必不入水味者乃援異教而強

相附合以為一特欲借吾道以為彼地而不知其實之必不

可借也大道晦蒙數成絕響而今借者得証據以為姦不有

入門窺室之士何由精析明辨而力折之乎

薛文清公云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此語殆有所指蓋

不欲顯議前賢也又稱元人詩不宗朱氏原非學之語意亦

大有趨向近世多有不宗朱氏者信不可不察

宋學之類禪者猶陰主其說而陽不附之曰我孔孟也非禪也

後之學者明是禪而非程朱且不以叛孔孟為嫌矣噫此可

以識士習之無忌憚世道之慨也

程朱推明聖賢之道而辨異端後世學者滿意異端而非程朱

二先生亦何尤於見非獨此道不明人為謬論乃其所深戚

薛文清云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愚謂先聖往日尚不為人知

正由知聖賢者殊難

薛文清公言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

道明也愚竊謂生於程朱之後大道亦多所未明其故有二

一則誦習言語以為進身之階者既不識大義之所在一則

惑於空虛而妄為自得之見者又不察事理之當然雖程朱

亦無如之何也

薛文清公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薛公此時尚未見通來競異論而妄議程子者彼但欲藉此進身既無體認踐履之實學又以為不足誇奇為名則棄取說異不經之說以自好而前聖道術後賢所講明悍然日為棄套其病正由無意為己之學見一時浮論好高者則趨之不知於聖賢實理並無一毫是處也

伊川晦翁氣象看來多剛毅是其稟氣雄健乃能如此真任道之器非懦弱所及勉焉猶恐自廢

鮮立千仞四字不必先橫胸中只理義昭明持守堅定自能有信古餘論 卷七 三

此氣象然在己只須常若不及也

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之夫與人語道而苟且附和則不若弗言固當直據己見然倘非同好又宜審量若得相可否則弗盡弗直或自勝而不通人言者俱非彼此求益之道也

高言不王於眾人之心在後世為尤難夫上所率下所趨成已不在此則言為迂且怪其誰能從此好古者所以每恨於無徒也

晚世邪說暴行不但異端之流有踵習浮華而以矜世為名不肩禮度之內此風不想士行何可端也

醜態小人易知也易去也惟詭名飾姦之徒亂天下國常士德此察微者所宜辨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富貴之士道德之士其元拓處便可作古人事業若止為功名之士便已七八分入富貴中矣

德無不善才以成德則善以濟惡則不善程子言陰以助陽成物則君子以害陽則小人

薛文清公自言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便不樂必正而後已此即可見公生平大槩不可易及處

反己自修同人講習不忘砥礪耻為小人者素位之事也高自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表懺廣為招邀自樹門庭求濟聲聞者額外之事也更有黨同伐異腹蘊戈鋌托要依門身同市伍則又悖義之甚窮其一念亦只是願外而已若能反於素位便可即日冰融

俗語云識得破意弗過只為此一念牽累如繁峻石故遠改迅決當象風雷庶幾有益

廣記穢聚僻錯不根理義之書人欲愈熾天理愈微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當準勿視例一切屏去

習俗最易移人令人入焉而不覺故擇里為智

克欲勝人伐則誇己怨乃尤人欲惟利己處人已之間君子所加者也私己隔人則諸態畢見

於理義不甚明而心術固自有端良者此是稟氣生質之美然

恐有未盡合軌處若心術不正不須更論學術事功

義利兩字即天理人欲二端不獨在自己身上事要明白辨察

至於識別他人而為好惡亦當以此為主若此等分寸不明

則是非可否皆罕得當

異端只是無欲故世人之多欲者反為其所小聖人無欲而為

理成備故異端之無欲而滅理者又為聖賢所斥

湯貨饋養豚若孟子處此便不受亦不往何以知之以王雖事

知之遇諸中塗時孟子便當正言理折必不少假借蓋戰國

士人體貌與孔子時又不同

信古餘論

卷七

元

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與唐虞傳授意自別

有居當有食有食當有教此禹稷舜事其後便當有利故皋陶

繼命以弼教絕姦有教無刑堯舜不能為理矣夫刑苛則恐

殘民而廢刑無以禁惡惡無禁而使其至於賊良善則失平

與繁刑同仁人君子大無樂乎言刑又豈樂乎縱惡以病良

故以不用之心用刑者要在推心及人引痛歸己平情而酌

義順事而恕施毋得悍然倚法推斷也故曰欽哉欽哉維刑

之恤哉

禮歸有定之體是陽敬而就陰智藏神妙之用是陰凝而溫陽

所謂陽中陰陰中陽陽根陰陰根陽皆可以此理玩

天下莫尊於理天之所以為天亦只是理如此

火種子只要不露至着物發焰便須加意維持退藏

但此心收斂便自無妄

守約不惟省事且能顧事

凡事持之以義安之以命知命則持義不移審義則安命不惑

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學者須先痛省此語

未有聖賢理義不明而能成就人才先偉事業者

溫潤而栗處己為人皆得

位之所止視其才福之所稱顧其德

福基福本一語一動皆然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論語一書自聖門高弟外有可人意者三人首蘧伯玉次儀封

人次林放

有學問而人品或不然者未由人品而不由學問者學問維何

知德明道而已矣人品維何實能修德履道而已

朕心二字後世談學問者類有之論語中所言並無此氣象檢

身若不及善欲與人同何處更着得朕心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此周公訓告伯禽保國之言

誠自不安語始不行之言便是妄妄則

我所病人者人將病我在慈病

輕言則訥侮非有他人

古人之辭彖非法不道也

省繁樂靜繁有不切之務靜者主一之哀非原日用而守清虛也

水含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畔面盜背施四體是也

人以含蓄蘊藉為美質苟生質未融大宜重慎收斂

歲云逝矣慨徒前之憤憤天假年乎恐仍今之悠悠

吾輩不能彷彿先進而更為後進所風靡可乎

信古餘論

卷七

三

信古餘論卷之七終

信古餘論卷之八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金木水火土其為物者是凝聚之質氣則總為陰陽謂之五行者陰陽之運行各因老少以自為性而冲和者常在其中於是即其順布生成之序而五行之位列性亦殊焉維總此一氣而又非無所分別者故其流行化育渾成之內自有條分人物稟受二氣便自足此五者驗之法象形氣無不昭然可辨而識此蓋天地之氣自然有此參和而循環變合亦自然不爽者所以完具不偏而能為發育生成之本也

坎艮相繼水土潤而物始生也離坤相承火土燥而物始堅也

信古餘論

卷八

一

震巽皆木始發而就榮離火生焉兌乾皆金初柔而後剛坎水生焉離火化於風木西流而歸坤土坎水液於乾金東注而入艮地東木以雷發以風榮西金養於澤然氣稟純天蓋乾元至剛之氣麗土而成形故於五行中其質獨用其體不滅而更為施化之源也

八卦配列四正四維豈為虛位良有實事各因時正令布德利物以成生長收藏其動氣則八風是也東方震其風明庶萬物萌生東南巽其風清明萬物舒散南方離其風景萬物盛長西南坤其風涼萬物致養西方兌其風闔闔萬物收斂西北乾其風不周萬物消剝北方坎其風廣莫萬物歸藏東北

良其風條萬物終始是八者各行其氣各循其向各如其候
各成其能職專而不侵序順而不忒苟失其正則為災稜此
天地大德之自然二五成列之定位聖人非以私見安排強
置者也

八卦震巽木乾兌金坤艮土皆二而離火坎水則一夫木金土
皆有形有形乃有剛柔老少水火無形其氣本一安得有二
且水火居子午位為陰陽之極陰極根陽故一陽生於坎中
陽極根陰故一陰生於離中此陰陽之戶闔闢之樞不得有
二體者

原節觀物詩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此可以識水火之初
信古餘論 卷八 二

陰陽之消息其相接處試以月魄魄言之便可見鏡滿便虧
盡便生間不容髮既盈後月光方盛人不見其虧而少差絲
髮便是初虧虧盡後月魄正晦人不見其生而少差絲髮便
是初生陰陽流行循環相禪不容少有間斷其理正如是

日月星辰寒暑潮汐各有常運而萬古不異者是天地之大信
即此便可見天體蓋天無體元氣之流行即其物耳雷震風
雨又感遇聚散之通然二氣變化之所為也

天地大信以潮候驗之寔明蓋理氣之自然而必不異者非有
一毫安排於其間然即極巧於安排者必不能如此應期合
節也因以見天地元氣一成於有初而終宇宙無分毫舛錯

非信而何

實則能舒虛則能斂舒自內出而溫斂自外入而寒此寒暑感
應相因之理也

暑極必復寒寒極必復暑此便見所主之理

天覆地載日往月來無所不及宇宙之造化也風雨晦暝雷震
交作他處或不然偏隅之造化也

水內實而盈火中虛而發

水下潤而發於高火上炎而附於下

氣自下而升液自上而降根陰根陽之理也

雲上騰而為雨是蒸氣成液之明徵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風雨露雷皆地氣之升騰故原節盡以屬地之化

風雨露雷皆自下而上只一氣也而變合有不同大都雷風從

木火而雲雨從水澤雷自下直奮風從橫來故勢有緩急而

雲皆濕土之氣既蒸而上復潤而下一體變化山澤所出也

易雷風相薄山澤通氣當以此察之

形化未蕃氣必縕厚故自然凝結成形而為氣化形生已眾氣

亦漸分故托於形而滋息以續相生焉夫禽魚卉木無而忽

有者氣化也有而日益繁衍者形化也

氣化之初二氣鬱勃自然凝結成形此生物之始其後乃以形

化大要天地之生氣無窮而以形化者則有限形化之後遂

無氣化者既有此象形氣已有歸着處矣

或謂地之下皆水殆不然天運於外地凝於中而天氣又行於

地之中水蓋地中之氣融液而流通者如人血脈然流動於

肌絡之間元氣盛則榮衰則竭故謂天一所生蓋化於氣而

循於形也烏得謂地下皆水而至於浮天載地哉

人見海水無際便謂地下都是水載竊謂海底亦地海亦地所

承載者但莫能測其廣狹深淺耳夫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發

於至高委於至下海特地之下而流之委非能大於地也中

庸語地曰振河海而不洩此語亦甚明白的

地下皆水之說愚願不然之竊以為天以氣包地外水即地中

信古餘論

卷八

四

之氣纏畜而成邵子所謂靜久必成潤也及觀薛公讀書錄

已先言如此雖同是理度然必不謬

山川封號自唐武氏始雖秦漢信神好祀無有也蓋士學近古

幽明之道辨之寂析不經之議無自而起唐自六代以浮華

稱文學知道既希又為異端邪說所眩惑人鬼之道不明故

妄陋如此

動物本乎天由天氣生故飛走天鼻通天氣不屬則死其性

有知天氣清也植物本乎地由地氣生故萌芽發地根通地

氣不屬則枯其性無知地氣濁也然動物以天生以地畜非

其水土則死植物以地生以天榮不得而露則枯或謂天地

一氣何以分生動植曰日月星辰良非地屬山澤海河豈亦
從天至於二氣升降流行則不無相合故易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矣

器物成爲陰用爲陽成主靜靜者一陰道凝也用主動動者廣
陽道通也成而後有用治亦陰先陽後之義與

天度有歲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地亦有差漢時陽城是
地之中宗時嶽臺是地之中先儒謂天運有差地亦隨天之
轉而差亦度其理當如此也夫天地有常運有定體尚不能
無差可知形氣自是難齊彼宇宙內不得分毫移易者獨此
道耳

信古餘論

卷八

五

熱之返於寒寒之返於熱必有漸氣不能驟也一念善即已無

惡一念惡即為不善入此出彼如疾雷迅電更無舒徐其斯
以為神乎

大雨後見庭前積水內倒映屋宇分明因思月中所謂山河大

地之影者當亦如是水本無光明因在白日間照得上面物

影在內昏夜則無矣月下受日光而中間物影入之其理正

如此大抵水月皆陰類備明於陽而其體內受亦同也大日

皆陽其外照亦同

夢兆占卜皆是氣一屬夢兆無成心者驗占卜心誠者驗皆與
氣合也

玩洛書數其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生成之位原相聯陽位於四正

陰位於四隅尊陽也陽生陰成者左陽而右陰陰生陽成者

左陰而右陽五居中數而無十然四方八面相合皆成十也

古有六卿今吏兵刑職事畧與古同古司徒惟敷教擾民令戶

部止課計財用出入而已古司空居四民興地利令工部雖

司水利餘惟經理營造無復居民之事矣禮部掌禮樂祭祀

猶古宗伯而所司學校似司徒之職清於此然既非專官遂

同雜務夫教化國家重事特設地官一卿主之今已不任此

職雖入於宗伯而不以為重此三代而下教化之不明風

俗之不興蓋廢官也

信古餘論 卷八

六

康王以君牙為司徒詰命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古司徒之職如此嗚呼王授

任豈區區擬某用度耶然則後之計部其不得稱司徒明矣

成周太僕之官長侍御僕從穆王詰伯回命曰命汝作大正正

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遠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然則古太僕之職在董正侍御僕從以

弼成君德委任非輕不專檢校馬政一事也

聖賢明道淑人謂括此良心者實是聲利後代舉業乃以聲利

籠士士既相率以謀聲利而欲求其立心為己之學不惟無

師承且亦非世用邈然日為古人事則所謂修先王之通行

先王之治者皆當為無用之贅言矣

科舉取士歷代速矣士非不誦法孔孟顧義利之辨正在求之

一字國家求士則義也士求國家則利也操業而投試失志

而悲恨交集得則揚揚自以為奇遇義耶利耶國家以義求

士而今士以利自媒用其心於得失之間又何以行義

國家以學求士士為仕而學上求學下求任所以日流日遠

陸象山在白鹿書院講君子喻義章以當世制科立論謂學者

所尚非義而入於小人一時聞者為之竦動晦翁亦亟稱其

說夫制科以甄賢晉才而其習乃令名利相尚惡得為義然

賢士大夫處此亦自有不妨於義者昔范忠文公少舉南省

信古餘論 卷八

七

第一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得置前

列以吳正肅歐陽文忠二公猶然忠文獨不肯自後舉進士

者始以自陳為耻此真喻義人也夫省舉在前登第在後即

是義命當安處何至抗聲自列且身得置前誰獨當居吾後

此與競利市并態何殊

以文詞舉士是令為學者習文詞耳以案牘課才是令在位者

飾案牘耳

以賢才舉人在兩漢時猶不失此意爾後只是言語文字矣

古之制民未有不勤無功而食者士以志道治人居四民首其

勞且益更大不為苟食也不勤無功惟僧與道乃托之懺悔

罪業祈禱福祐以自為功坐飽教果廣誘施捨糜耗天下農桑之息至不可計此古有明聖之世所必禁絕者

今有感於釋子者都是為懺罪種福惑於方士者都是為却老

延生不知此二事正聖賢所必不為若聖賢亦作如此事便

是不明理妄意非分人其識卑卑德業必無當矣

理實具於天性而欲以空滅之命實定於形氣而欲以術定之

此釋道二家之誕妄也

釋氏之法人情易為趨向蓋有樂其負融以渾世俗嗜好之迹

者有真其超拔以懺愧天作人之愆者不知順理從欲是何

可托修吉悖凶又安可懺

信古餘論

卷八

八

天即理也循理之心即天也人不能循理合天而違理以得罪

於天乃懼幽冥見科求解於釋氏其愚且惑甚矣

孔孟之道復明於程朱昭然宇宙間而訾議之徒不但傾險匪

類即才士亦多有道喙者蓋至道難明知者既罕莫能識孔

孟程朱之所以合或止見依托傳受者言既因實行亦相戾

遂以輕議倡明之賢視之亦若只如斯人者此由教衰道晦

士靡於俗其所見固如斯也夫程朱以難知而見忽無怪也

世以不知道而忽程朱程朱忽而道益不可明於世此其所

係豈小哉

予少時見舉業語及異端則人不敢以為是雖未盡真能見得

亦足知相延尊信吾道也後士人文字有漸出諸子語如莊

莊列者後則大用西方口語而士大夫誦法先聖亦有妄置

議低昂其間試叩之於二者亦俱無真見不過取虛浮率

引一種無根據話頭傳聲附影以相倡和及觀人心士行遂

不迨先進遠甚此豈非無忌憚之驗昭昭者耶大抵邪說暴

行二者如內病外症有必俱有此往古賢聖所以急急祛殄

無非為世道人心立嚴界也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此後絕無人

何也文定言豈無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多歸釋氏耳夫須熟

門收拾者固未必便是志道入然後代趨向易失岐路其迷

信古餘論

卷八

九

誤亦正由此世間朗靈之士未必真乏種由上不得大聖人

為依歸下又無以自立不得不有所投以寄其才智乃中世

惟浮屠門戶諸張易術鮮不細入其間者此在任世教者當

受其責耳

問張文定惡荆公為人未嘗與交一語此問答豈在末惡前耶

宋神宗向程明道稱王安石之學明道對曰安石之學不是神

宗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遽引止以近事明之詩言周

公之德曰公遜碩膚赤萬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王安石

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觀詩語氣象正與介甫矯飾強

戾舉動大相反其身分事如此不知所云學者更何事豈學

問自是學問而人品德性又自是一種耶後代言學問人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每不相關所以兩夫之者由此明通此語非許人之短正見對君不欺

伊川在經是不請休不叙封洛陵歸復官不肯寫請休狀子其意謂本從草萊聘起請休請封皆非難進之初意故其言深以陳乞為非蓋審義利而耻言之也

伊川不受館職人間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屬雖永安尉可也此意只欲行道不為祿仕乃真學孔孟人然生三代之後恐終難在位其出處究竟亦當與孔孟終身不遇同

上蔡去硯一事是朕私之法便覺只有我自為主

邵康節怕處其處雖非聖賢願受之意然易中却有此理信古餘論 卷八 十

元氣篤生聖人聖人保合元氣故其德同也而福有成衰則世運有升降不無與相應違耳然固可易地皆然

蘇眉山視二程其莊列之比類曾子莊列亦一時才雋之士其任情縱恣亦狂簡而不知裁者生不與大聖同世乃妄揣放論以至詆誅違為名教異類藉令及門依歸必有所準繩不令彼猖至是也東坡雄邁過二程而伊川守正心誠意之論欲以約其偏勝歸之中庸以彼不羈之才既難為人下又持並起之勢不肯安意以受磨礪故遂至相角而橫加苦議然律以正通常理二程終是純全粹辟與奇瑰巧麁者自殊

蘇長公才氣有名一世立朝亦正直但新法時每事輒有吟詠

夫國家事止宜頭諫安得如此大類非笑說謹何以不開說賊之端伊川方嚴於細事必有規正當時嫌其苛責然終是老儒誠意處明道則溫恭諒言行未嘗阿徇而聲色不作鋒刃雖小人亦諒其誠取是不易

國朝士大夫學術之醇議論之正莫如薛文清其言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此語足以見公之居官秉道遠志不顧利害在內閣見曹石縱橫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乞休去進退明決罕有能如公者由其正學復性功夫既深於世故卓有定識斷之以表不似諸人勉強榮戀勢分也信古餘論 卷八 十一

漢末諸賢並味括囊之義其取禍不無自作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凡天地之氣交則通不交則塞故月令閉塞而成冬正天地不交時也漢桓靈之代上下淤隔甚矣人事天運可測同符諸君子強以議論標榜與陰陽為競其何能免

利欲人所耻言而營之者眾則不覺其可耻有不善營者乃目為愚者人狂泉之喻最切

薛文清公云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此必當時有為而發語云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其情狀正同
利端不可開開必不可復塞日甚一日不亂不止

好貨好色之心能自辨於白日不免忽於夢寐恐終是習氣未

除病根尚在古人克己夜卜諸夢寐真能善自體勘者

令人遇事講求亦與古人同但古人之所講求在合理今人之

所講求在合人

不自知其所未知知不及人而難自屈皆己私也皆為人者也

皆喻利之心也縱或自昧難以欺人

三代之末以不道亡國雖由君德亦是其臣以榮利為重不能

盡以官守言責必為去就者若使公卿大夫皆執此義不肯

苟且祿位人主即欲自肆於上亦何能為如是則可使不為

不道而國亦不遂亡也夫能匡正其君使之不亡與待其亡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而死之者忠愛孰輕孰重

執政大臣若真能克己私以至於盡縱無伊周才哲天下必

有以聖賢心跡諒之者然然當由見理實宅心公縱運用精

神未徹必自正大光偉

范文子曰是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歷觀往代事皆可驗此豈

但天道消息然哉蓋人事至此或縱晏安或恃平善蒙各當

不免矣聖人何以處此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堂上人辨堂下人曲直只是心虛而明則是非易別既虛而明

則所別是非便有理在若素能明理者其判決又大精允故

窮理即明心之實功實益

孔明三代遺人若言大學體用未敢必其素定然推誠布公洞

然心跡則武業中王道無疑也至於誓死殉義先輔少主雖

古純德名世亦無以踰之豈可以後代人物擬倫乎

諸葛武侯以潛龍發實三顧而起身繫漢運寄命一方觀成都

田畝桑林其家實可知當時幼主之聞變倖之姦士大夫之

望口貼然無異且吳魏二仇國謀人諸士無有得效陳平陰

計此其人豈易物色宇宙中耶彼借援引進位及得志而專

意私營欲以豪傑自命者不知量矣

宋神宗信任王介甫如伊呂復出有言必行若使介甫少知道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不急急經營財利但取先王均產節用之法與司馬呂范諸

君子熟議而果行之亦宇宙一大快事惜乎以昏塞強戾之

見又錯認周官制度妄創諸條例以禍天下蒼生

觀王介甫誤宋一代事可知氣質偏錯者豈但無以入德即四

海蒼生之酷禍亦當由此聖賢所以欲力治而亟反也

曾子告陽膚語將上人恤刑之意直從根源理會未念此又自

直任明斷不得不但主刑者所當朝夕盟心而教化一事凡

為人上者皆當知其責彼手背從政之人正是不曾識得

此意

后官行政只將人倫風化為重以此立教厚俗其政體治效必

不尋常

上之人自謹於法則法尊上之人自違於法則法玩法已玩而更欲以法繩人徒生亂耳

自三代而降人臣以頌德諱過為忠敬此非誠心勿欺之道唐虞君臣未之有

人臣於本職若真不肯苟且便有多少不易做事何暇更思出位

安往非事安往非道豈有忽自己職事不足為而取世所夸異者以為名此風相效實德實功必鮮

凡事不誠未見有實功永利彼苟且博名者吾見其鮮效亦靡信古餘論 卷八 西

終也 無實濟永利之心必無詳審精密之事何以能久

昔人責不廉曰蓋豈不飭責不謹曰悻薄不修非但為其人諱也蓋亦極穢不廉不謹之事而不欲正言之欲令士大夫知其言且不可况躬蹈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服章有德匪德則不哀灾身之禍天道人理俱宜然也

謂聖君相之生自有天命則可謂聖君賢相不能挽回天命則不可

人心悅而天意得此斷非虛語王莽篡祚天下皆謳歌思漢火德不再興不已也隗囂公孫述欲成事必無倖也

漢魏霸運戰國亡秦之道也唐權夷襲五胡元魏之陋也

紀事取不易漫無臧否何取於垂錄稍加抑揚恐折義未精取裁未當不無乖其定論彼容易指摘誤加人以外之愆使

受者居恒而蒙議固為口孽至於隨人獎許乃由流俗趨尚不合事理之正使後之視者徒長迂浮無裨名實豈非隨筆

之詭誤耶古人謂作文須識須才須學學必明先聖道術識必精天理平衡才則即事布辭惟允惟當而又矢公秉直涼

乎天刑理罪之是懼茲或庶幾耳

先王作樂以和平感人欲使風移俗易禁園教坊諸伎不知欲使天下成何等風俗也禮樂不興已矣而更宣淫道慾以為信古餘論 卷八 五

今於上天下何得治乎

今之唱調詞曲濼溪所謂妖聲艷辭者也其恣情道慾至於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信有然者

前代名臣亦間有留意聲伎者雖不可以此遂沒其勳望然亦是感美之一累人居身事當思孔孟不為者便是不可有

漢高帝重禮四老人以其高尚不屈也若當時廷臣有秉節守義不苟自立者高帝必不輕易即以填廡根本之說正言直

諫亦自嚴憚畏屈惟是時人物無論叔孫通即子房見推人傑亦止遵等一事非帝心所畏故宜其有賴於四老人

伊川謂張子房能用高祖看史如此真見肝膽蓋子房一取為

韓之心用高祖作出力人既得報韓又得酬高祖而子房生世事畢矣

宋常安民曰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此真要言夫君子

與小人角事如祥麟猛虎必不可以計力相往復以彼傾險

四出之小才而加以縱恣無忌憚之心事徒見君子必不勝

而更受禍深也此天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小人精敏強幹者於國家事非不智足盡力足任也但多自為

一時可喜之計以快私情不博謀定是深慮長承所以難或

幸成終有後隙且因以誤國多矣

天下事只一理民雖至愚而不可欺凡國家事有專方以至掣

信古餘論

卷八

六

射者不若直引已過而明白更張若慮損國體巧為遷就不

惟無十全之術即委曲其間亦終不足以欺人也

私心處事斷難掩人豈惟常人雖聖人有私亦必難掩

以私心處事又欲以盛氣服人其固甚矣不好學之蔽也

人有他腸非正言可救者弗言可也聖人不答丘賦與孔文子

攻太叔疾之問是也

古奸雄起事必有所假托然實不誠故雖因假托而濟亦終因

不誠而敗

儀衍唇舌播美若生春秋列國時便不能得志何況以前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惡謂不俯就則

可學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惡謂不高致則人不知斯道之為重

仁以知微亦須氣充廣雜而迷庸難而攝道何可哉

薛文清公謂小人不可與盡言文清必有所警觀聖人應答陽

貨語甚畧知此言誠然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夫言非但其人不解所言也亦當辨其言

性心術如程門之邪恕豈無所解彼且以之行其不淑矣

人須是畏理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之人只是他不是理故窮

究極惡只此一念錯將去

畏義如利一念便是真切謹獨處余嘗謂愧人者每多誣飾能

自愧其心者方是誠意地頭事

信古餘論

卷八

七

詩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此淫惑人口吻也大抵

人能自畏其心乃無愧怍之事今徒曰畏我父母兄弟人言其

作姦於人所不見可知矣要當於伊可懷處便若天臨雷競

不待思及父母兄弟人言此乃有善無惡人也

湛然之氣真從懔心處得之然在大無道之世又須置舒條枯

榮於度外不然恐未免奪志不終自立

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

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

心安得不敢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

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尚教化成就

人才之執物宇宙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聖人寧儉寧固之言亦正是救時之深意蓋禮當頒分踰分犯禮惟奢蹈之不在儉也載觀世道升降亦有不泰於儉而否於奢故愛世道者重之

朱子曰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為之首愚觀後之學者又只說知連仁字也要擺脫不知於聖門學問又何如

古人獲上之道在於信友蓋惟朋友交契心跡莫隱若其生平信古餘論 卷八 六

足信則人品不虛矣信友之道又在順親所謂內行純備孝弟足稱者然亦可見所信之友合志同方必非他類也古之取人內察諸家庭外觀諸交與即未必實見其中而志行純實材品端良已於此驗其梗概

大學治平章讀者宜反復熟味其言而靜思其理須知其所以運量天下者精神若何而措注血脉若何而流通則四海掌上不難經綸矣夫推心同欲此至要至簡之術王道非由強作亦無奇事慎斯術也不特修教化教人倫可以一德而同俗凡諸典章法制皆由此意經畫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王道如是矣至於用人生財亦總不出一公字用人公則好惡

不頗而仁賢登晉生財公則上下胥贍而君國一體蓋人者行政者也有治人無闕政則萬事理財者制用者也有餘用無私藏則人心和合天下親親長長之人享天下樂樂利利之澤唐虞三代咸王世道寧復有加於此後代宰執大臣能深體此章大意而秉純心推公理以佐主庇民縱未獲上下同德以究伊傅周召之盛美其施為舉動亦必大有過人定不作秦漢而下苟且成就人才也

朱子云今人為學都是為名又先安排計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信古餘論 卷八 九

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者若有一毫為入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而然也晦翁此論直是發明聖門為己喻義之旨然曰要成仁方殺身者亦未是全無志趣人但以此念為學終非實心耳如安漢公日夜圖禪代而令士民上書頌功德獻符命此亦可言為名耶

宋范文正公謂子弟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又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復禁我遊者豈必有諸己而

後為樂乎夫自足於己者不必羨乎外達視其外者不必專在己非曾從事於道者不能張橫渠讀中庸實自公發之蓋於此道曾有功非止一代勲望之士也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歿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蓋自漢末崇尚老莊而晉乃濫觴佛教南北六朝翻演傳譯其書始繁唐李翱云佛書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其餘則皆史狄之道也宋宗景文亦云佛多是華人之譎誑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其所見亦與李翱同而云華人譎誑蓋即晉魏而後其徒之惡者與宗尚士人立諦談義之儔也朱晦翁謂佛家偷老子意做徑後來道家又偷佛家信古餘論 卷八 十

言語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真可笑也大都由詭僻之士傳聲附影自為玄妙而當道術不明之世無能昌言窒塞之者竊嘗思之理者有生之本生而具於人心則為性故生之性即心之理生無別性則心無別理異端者緣不識有生之本不曾自於心上明白見得此理則於萬事萬物有難強合遂目為幻妄而一切空之故窮理盡性功夫都無用處既已空諸所有却於清淨沈寂中只知得吾有此心遂將這能覺能照無拘無礙的神識認為本性常守在我便說此是大本事因緣更無二義要之既無此理可主又不為嗜欲所障却只見得此個只將此個存之

索妙便自落此話頭所以佛老莊列轉轉相繫都是一個窠因而巧為翻換自分精粗總之皆不識聖賢天命人性道理耳

堯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柳子厚著論謂廉耻即義中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為四此語不可謂不知義子厚貶謫後追悔往事自云於永州讀書講堯舜孔子之道此論不知作於何時如云聖人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又曰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又曰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此皆非漫無依傍之語可知唐文章獨韓柳為傳亦自本有典則矣竊思堯子信古餘論 卷八 三

此言主於治國立維必是將禮義俱作行致事則該括廉耻不得所以分立為四畢竟知義之本則廉耻便在義中也賈長沙學術雖不遠董江都然觀其治安疏中語於政體民俗自是近古且首發痛哭流涕太息三言亦其實心感慨遂欲以此感動人主非若後人矯情過激之語也人或病其立議之間遽為此狀是未察其誠心者他日淮三隴馬遂以奉職悲死此其人夫豈苟且歷世者哉

梅福請封孔子子孫為嚴後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又曰以聖人而散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夫以有土祀夫子禮正義當矣而獨以殷後封則未始夫聖人之

後自當封封以報功崇德也以此萬世綱常仁義禮樂之功
德又何必後前代統一四海之事也

班氏贊劉向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
補於世彼直以孔子首綴文之士而比同孟氏於孫況司馬
揚劉之中謂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者此漢代文儒學術
未究於道之証也夫董生已是度越諸人孔孟豈可同日而
語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以加管晏殆不及其子
歆以爲不然謂仲舒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過矣其曾孫龔亦是歆議夫謂仲舒比德伊呂者或見其三
策中語似已得窺前聖戶庭識三代體用學術若果見諸施
行定不作管晏成就其子其曾孫不以爲然者亦見仲舒後
來事未盡得如此語蓋仲舒於萬學極有功夫策中語是其
聞見所及管晏不能道故遂有王佐之許其後人以為不及
游夏者蓋游夏篤信敦行似比於董子亦有古今也

韓文公佛骨表首叙歷代年位修短以破果報福利之感又言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云云况其身已死枯朽之骨凶穢之餘
豈宜令入宮禁夫彼其身已自不能至今存而今欲奉其死
後枯骨乞靈長年即至愚亦當自見矣末云乞以此骨付之

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感又曰佛
如有靈能作福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屬辭壯氣明識之言也後代詞章之士所見之正自信之果
孰有得如公者

唐人文章稱韓柳韓公因為文章而譴聖賢諸子書因讀書而
能別臧正偽遂見得聖賢道理乃依傍聖賢道理作為文章
故其文章多合於道程子謂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識見尋求
者稱韓公也柳子因陷黨罪後世重其人不得比於韓公然
文章論辨出入經傳亦不為無見者若後人但依傍秦漢子
史為文字浮辨說語欲以自雄一朝集而傳諸後不亦難乎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諸葛武侯再出師表首一語便明揭漢賊二字時吳魏皆已稱
大誦為分鼎之國而孫策曹操曹丕皆直名呼之正統定分
其不肖一毫假借如是後人乃欲帝魏寇劉大夫此義矣
李令伯陳情表未必欲為漢全節直是為劉祖母作順孫其表
中語若不如是哀惋懇切恐無以安老者餘年獨倚朝二字
下筆似當詳審且又云本圖官達不矜名印此語似亦非本
心或故為是不情以求脫免耳

韓文有送區冊序內云其人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
於其間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
聲利而不厭乎貧賤嗚呼果若斯言則斯人志趣亦難多得

昌黎序廖道士與高閑上人托意貶斥其術不肯一語假借二人第所滿非耳其人未必穢濁何以吾徒命筆便當思維世覺人若輕為好語枉意相徇如此文章了非悖即詖

韓昌黎送李愿序盛言當時用世人所作富貴態有曰才俊滿前通古今而譽威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使體云云有此何異孟子所指堂高數仞之徒耶孟子直鄙黎之不為而昌黎道李愿意乃云吾非惡此而不為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是又若口刺心服然者豈嫌於觸忤當世所忌而為此通俗之語也夫道古今譽威德人乃與曲眉豐頰者並列總作朱門耳目之玩其人亦豈堪稱才俊耶

信古餘論

卷八

言

范文正作岳陽樓記結尾幾句意向全不將岳陽樓有無為事即前面盛言悲喜兩途亦由斯人自己情抱非因岳陽樓而後有可知此等山水點綴世間原自虛浮而志士德人自有深蘊特節難在華門圭竇亦自矯然有立也

蘇子瞻讀其弟子由老子解題其後曰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是何語孔老本不可一子由却如何一之一孔於老必不識孔老可一孔并未識老又云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夫竊老為佛正晉宋間人璞徑謂佛老二者未辨其氣脉流派耳宋晦翁看破此句辨新顏評亦自鑿鑿

色顯道錄晦翁論氣數盛衰所生人物賢否末云今却說詐玩

夫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而年而定氣息未蘇是大可憂也此晦翁感時人物氣習而有此言也

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在彼者皆我可不為又有一種人如韓退之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是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噤噤者惜無以孟子此言言之令渠返舍自審道退也

嘗讀唐韋蘇州詩至邑有流亡愧俸錢為之拊髀三嘆曰此士大夫之言

陶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當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語似達運化但言縱浪便非理只可言聽順且學者更信古餘論

卷八

言

有本分一件事不得只言順命

觀左氏傳中人物議論可知學校之教兩時猶未盡也故士大夫亦大有承襲聞見

鄭在公料叔段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可謂料事明矣非仁者所忍言

楊龜山為蔡京所荐吳康齋為石亨所薦必當就理此不特兩端有援夫子欲就公山佛肸者正不忿事乃大相遠知人不淑不得就其舉知而就就而後自異二失也慎厥終惟其始正當省此語

為匪人所知不受可也死而吊之亦未為非義不知徐孺子所

弔何人弔相知乃禮也

薛文清曾忤王振幾陷大辟其部縣可知不聞文清以此自異也明道之士識量氣象原自廣

胡紱於未晦翁處責難斗酒其議論意向如是當時一席之談安得有理義相往復也

宋立國忠厚以恩禮優容士大夫最是佳事然中葉之後小人專恣橫行畧無畏檢由主德不明正邪莫辨故也可知人主知人極為要務而禮賢極不肖亦兩不可已

宋高宗是常材之主易為虛浮所動智數所欺故汪黃秦湯皆得售其姦而正臣良將不克成其志夫人不可偽術言不可信古餘論 卷八 五

任按非有道英哲不能

後唐莊宗被難契丹主哭曰此我朝定兒也恨不能救之朝定猶尋言朋友宗仁宗與契丹講好約為兄弟及仁宗崩契丹主哭之哀又以少主不知盟誓為念夫虜主豈素有詩書師保之訓哉乃改舊朋好之情不忘於死生之際可知性善良心原從天界者即戎夷不為少異但彼俗以人常達道大有悖逆非人道者正由私心悍氣所乘而無禮教夫持以致昏亂乘錯非其賦性本無天理也

古人有畏四知者不檢之徒有二耳重目而不畏者相去誠不啻九牛毛若云古今人不相及豈氣形理性天地亦有古今

耶信乎其習之遠也

周比和同四字士大夫當自省參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尤宜識此氣象

犯而不校與不惡而嚴並用而時出之待小人之道如是可乎小有才與負氣自用俱未聞大道者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士君子宜然

天下諸侯世土世民非有甚盛德者不能率服其心令一朝歸命固敢其向蘇侯置守人無固心國無專勢若下情一失即為英雄之資善乎周公之營洛曰今後世有德則易王亡德則易亡此成周所以儆戒遠欲而維繫人心綿祚長遠良有信古餘論 卷八 五

深意也

牧豎之後欲盡夷千八百國朝宇廟社而設為郡縣天子得易置進退朝受檄而夕去官固是難若并之後欲復割六國之地分立五等令各君各臣統服其民人帖然如素定者亦自難此封建郡縣古今之異勢也

秦始皇并六國土地廢封建立郡縣後世遂沿不復能改亦足守宙變革之會

古之制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也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士大夫居一於此不作戮民即為廢士

公田多官取其租非靖民其國之事嬰且生變

賑荒一事士大夫宜自盡其心若音在聲名要得上司獎薦

只此一念便無實求民瘼之意其行也必大段忽畧地方受

惠終大故道漏正為以利行義者誠心既敗事亦鮮有實濟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於名人才士往往驗之

嗚呼生民之害多矣冕衣裳者思之

權門利路可以豪雄自命耶明道詩云富貴不淫貧賤樂吾微

斯人誰與歸

每見附麗否人後來亦無大如願而人已目為穢物罕能自脫

立身者慎之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人無遠慮見勢即附見利即趨得為即為得逞即逞他日敗名

灾身由是也若善於凶恃之理便是知幾

余往時見士大夫對人多莊語耻及勢利事猶見世風之美

昔有仕監司而鬚白者或初染之對曰鬚難自染須倩下人寧

免見笑夫人若能充畏笑之心則必無大不端潔事且染鬚

亦欺人一節充類便是行詐

人生居食只為形體所需不容不然而人已為形體不得免此

事乃更於此事以身心殉之荒棄德也正孟子所謂養其小

者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先儒有此言蓋玩物喪志學者所戒可欲

亂心雖老氏語然理亦如此故無論珍奇玩好即今士人北
意清雅不係身心即為物累孔顏身中著此便不成氣象如
若之類

佛說天地內有四洲今中國為南瞻部洲更有東西北三洲統

為娑婆世界此即鄙行所說赤縣之類夫八必不能歷四洲

而知其有無明矣今但以天日論之冬至日寂在南夏至家

北亦只在天半之中據彼云瞻部洲在南則北洲之日審當

何如若如周髀說日環行四周則代宗登望却云日從海外

自下騰起非旁出也彼立說者亦曾思及於此而別有可通

之說否謂北方地形夫科日長夜短里幹國喪年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

曰黃河其二方流為黑水弱水之類至元時遣使窮黃河源

却出西南星宿海其流繞崑崙西北而復南折入中國初不

出崑崙乃知云出崑崙者漢時謬妄耳由其隔絕番漢漢人

不能至未必博望欺武帝亦其輕信西域虛言也若天生去

河源地應不遠一行脚可尋探何至亦繫博望崑崙之誤乎

此乃地上章明事尚然何況外六合隔生死揣索幽陰冥漠

間者又焉足信且可見晉魏而後釋氏之書翻演日盛未必

皆出所謂佛祖者先儒謂皆以國人造托以左右其說觀此

事亦一証不然何以近世中者謬戾乃若此四大部洲之說亦依佛部行亦

蘇州者何佛經專
裝中國人口吻也

術家以四柱五星推休咎禍福之間有微驗而謬戾者實多蓋
陰陽五行消息進退天道人事之所不能外彼因借此以窺
測人世榮枯以生克衰王之理為強弱喜忌之候其亦有驗
者理氣屈伸之常體也其不盡然者天道血縮之難齊也然
聖賢言命直自其一定於有初而後來之車非惟不待推即
推之而歷歷如親顧非材藝所得為智數所能易升沉修短
在上聖神哲猶不得不聽順而況餘人乎

為神仙者既已隱其跡安得出其書今神仙之書滿世間而所
謂神仙者未之見吾何以識其人之有無而信其書之真偽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也且吾聖賢之書世有習而修之者其人即可為賢為聖也
神仙之書寧無一人習而修之者而未聞有數百歲不死人
則其人其書吾俱不曉矣

人有溺於風水者幾欲以生死爭之夫使人世禍福一決於風
水則義命直當不論矣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制義義不
能循命不能聽而思以風水求富貴榮利其人其見得無愈
下乎

甲寅重九日獨立看晴空雲物見凝雲之上者向東行浮靄在
下者向西行初疑如舟中看岸耳倂視簷椽後間果東西分行
莫曉其故偶思之此必陰陽二氣之候陰上陽下或將雨之

微也時天久晴近夕已有微點及明大注蓋雨乃陽氣上升
為陰所覆蒸潤而成如炊薪然今陰在上雲東行者深秋之
氣從西屬陰也陽在下浮靄西行者升之氣從東屬陽也
雲本山澤之氣在陰則從陰在陽則從陽東西行之分乃此
日陰陽二氣上下之候陰覆於上陽鬱於下始為雨微乎

信古餘論

卷八

三

信古餘論卷之八終



顧端文公遺書

顧端文公遺書 序

序

向者竊聞蘇門孫先生之緒言矣其所纂理

首周元公至顧端文公凡十有一人以明古今道統

之所屬因思明代自嘉隆以後海內言學者門戶角

立生徒甚盛靡不登壇樹幟而蘇門心悅誠服獨歸

端文非其信之真何其推之至若此蓋蘇門雖私淑

諸人而早歲所見名臣碩儒如鄒忠介趙忠毅則端

文之友也馮恭定則端文之徒也高忠憲楊忠烈則

奉端文之教者也先後諸賢表儀正學扶植倫常世

盡目之爲東林而道南片席實從端文首倡由是言

之雖居官之日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國家重計

宗社遠猷未竟其用於生前而明道作人乃貽其澤

於後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一身兼之此豈他

人可同日而語乎端文著述舊刻十書而蘇門篋中

惟小心齋劄記一種亦僅得其前數卷故宗傳採錄

止是不無遺珠之歎余數年前從端文曾孫梁汾假

讀惜其梨棗散佚擬重爲剞劂而鹿鹿未遑茲來廬

陽案牘之暇間集先儒要語用當韋絃庶幾檢攝身

心兼亦少裨仕學頃受十書鈔本行次第付梓人梁

汾爲余言端文虞山會中說吾十有五章云就常人

看來知天命似深耳順從心較淺因何先後遊閱十年只緣常人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聖人將天命就耳目心思實實體驗真是天人合一聞者聳然咸謂已臻聖境如斯絕詣寧容末學漫効管窺抑又聞之忠介謂端文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讀書錄相為表裏恭定謂端文辨無善無惡極痛快千聖相傳道脉不墜是在吾師忠憲謂端文窮理精到幾於無我由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由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三賢之言其在台之蘇門尚論以質鬼神而俟百世夫復奚序

疑敬節取之備後之學者覽觀焉時康熙歲次戊寅中秋日古燕後學張純修謹序

理學宗傳

顧端文公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每至父諱輒婉轉避之就讀外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與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

宗傳

為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聞即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齟齬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趙南星為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媼姪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

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二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攀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畱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

宗傳

復構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辭不赴壬子卒於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

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逮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死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文所著有涇皋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三書還經錄證性編彙梓錄等書

容城孫奇逢曰或云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營人一語涇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於躁且慢乎曰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

宗傳

子直節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徵箕之案刪定纂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不與孔孟所以主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徒博一渾厚之名故須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簿作主持耳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

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又其見知者矣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日子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嘆東林明日嘆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嘆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日子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宗傳

四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於今之世哉陰晦之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諸君子之所以為忠臣而撐柱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子之所以見短者子正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朱當偽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為千古之大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須大放眼界

奇逢又識

右蕪門孫先生理學宗傳所載蓋先生親見東林諸賢故於先會祖端文公推崇獨至非近時耳食者流輕為評騭可比也因刻遺書錄其言以當弁首云

會孫貞觀百拜謹書

宗傳

五

門人馮從吾 史孟麟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全較

甲午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伊川先生言西銘原道之宗祖愚竊以為太極圖說又西

銘之宗祖也蓋西銘止推到生萬物之父母太極圖說

直推到生天地之父母學者須於此立脚方有箇究

竟處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

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其訓精矣愚

竊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之為物本自聰只依他去

劄記卷一

聽目之為物本自明只依他去視是即所謂效也故曰

歸而求之有餘師

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

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自用

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厚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

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

之始得

善乎孟子之言舜也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游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學人能時時體認

此等氣象消却無限鄙吝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是靜中妙境可玩程子

曰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情放肆時著此四字不得

此又分明將聖人一腔精髓拈出令人就裏認取有箇

親而相逢處也

一尊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

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

肯讓箇孔子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

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

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

劄記卷一

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朱子曰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而下篤

實莫若子夏愚竊以為顏子而下穎悟莫若曾子

而下篤實莫若子路蓋曾點子路胸中乾淨充得盡時

便是聖人子貢子夏似覺黏帶多與聖人血脉較遠也

息那說距鼓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舍顏

閔與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眼也故曰孟子亞聖

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語獨曰十日所視十手指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一箇兢兢恐懼

之心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綫至宋而始一光發味得一周元

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李諸先生復相與後先主持於其間天實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徵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徵晦翁孰為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制記卷一

五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知元公之深者前莫如程大中後莫如朱晦翁

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

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愚謂知天

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天地周子此數

語模寫網緼情狀宛然如畫真造物傳神手也

程伯子識仁說晉人有一語可以形容之曰超超玄箸學

者讀之便應長一格

制記卷一

四

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夤緣繩墨閃爍回互詎已証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吳悟齋中丞謂錢緒山曰頃貽書王龍溪欲其實修實證求之於言之外也誠恐此老不察又求之於言之內不復向羞惡辭讓是非上用一針即所謂惻隱者未免認賊作子將一傳而此學為世戒予讀而旨之以為正與程伯子言仁之旨合往嘗舉似同署昧明之明之曰中丞能不認賊作子否予曰君以為何如明之笑而不答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

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工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工夫說得十分精密

羅念菴先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縱拈工夫便以為

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愚惟近世儒者莫

不以明道識仁說為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

自在要享川有以工夫言者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

眉也

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伯

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克

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

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
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
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
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
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
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并為拈出

識仁說是悟後語又曰悟後轉覺工夫難其究也可以入
聖悟後便覺工夫易其究也幸流而狂

韓公持國與伊川先生語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
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公勿去可
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兩轉語不
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於此有悟應不墮生死壘中

割記卷一

馮東臯謂程伊川曰二十年間先王教誨今有一奇特事
先生曰何如東臯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
有奇特事東臯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楊子安問易從
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
子安無語後以告尹彥明且曰當時悔不問此畫從甚
處起方明以告先生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
安更喜懼也子安聞之遂服然則伊川若肯參禪何必
在大慧中峰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纔利心消盡
必也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
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死壽不貳方纔軀殼
心消盡

罔之生也幸而免生猶死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生
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
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通乎
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之精神則
能通乎萬世

南海唐仁卿嘗訝余作字潦草余謝之昔程伯子作字甚
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
上者邵堯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
王龍溪曰須知三杯酒亦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用征
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
然便是執事不敬余以此知仁卿之意遠矣

割記卷一

六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
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晨起呼童子視庭中石榴報曰昨日含蕊今日花大放矣
余喟然嘆曰渠却不虛度了光陰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鄉愿關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嚶嚶
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踽踽流俗之所共疾也而孔子
與之即此一箇榜樣便有大功於萬世

心是箇極活的东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
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
裏須大入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
聖用了七十年磨煉工夫方纔改道個從心試看孟子

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選用了四十年磨煉工夫方纔敢道個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最來得易却又差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謂之過孔子分明白以為不如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謂之先孟子分明自以為為勝乎其後然而孔孟卒不以彼易此何也其必有見矣學者將為孔孟乎將求勝於孔孟乎將求勝於孔孟誠非余之所敢知將為孔孟即孔孟之訓具在奈何往往忽而不察徒然相競以玄妙直捷為也益非余之所敢知矣願與吾黨共商之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

不割記卷一

七

何其二之也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為我瞞却些子閒居為不善則見君子而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裏都使不著語曰心為明師又曰心為嚴師旨哉

子路問鬼神問死乃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其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又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說所自出也此是何等識見孔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乃以佞斥之其慮深矣

羅近溪先生曰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

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意見得極透乃宗其說者因是類喜言自然爾做箇現成的聖人則又誤矣

孟子以不學而能點出人心之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之良知正猶子思子以喜怒哀樂之未發點出人心之中蓋謂此等處極難形容欲人將耳目口鼻四肢一齊放下認取自家本相原是停停當當原是玲瓏瓏庶幾憚然有省不肯將他埋沒過去非謂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也非謂慮能障人却把良知來掃之也若作如是解是必率天下而歸於一無所事事可爾失孟子之指矣

不割記卷一

八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貼人情至到之言也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道不去此聖人體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人不知而不愠逐世不見知而不悔愠字悔字常有辨愠者足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愠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

愠生於滿悔生於歉兩者皆從名根來

悔字亦有二義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此悔從道心發也若不見知而悔此悔却在不知知上起了念頭既有此念進則必至於索隱行怪以求有述退則必至於半途而廢矣乃從人心發也不可辨

或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舊作二句看近來俱作一句看孰是曰以文會友是以友輔仁以友輔仁却不專靠

以文會友蓋以文會友特輔仁中一事以友輔仁則所指者廣矣由此言之作一句看固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長之味也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先生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蹀躞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平泉曰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款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喟詔旨諄切若此予惟兩先生之說均於世道有裨試使當年題曰宋故太學生贈秘

制記卷一

九

閣修撰兩義固並行而不悖也

陽生於子而實始於亥亥之為言孩也有向長之意焉陰生於午而實始於巳巳之為言止也有向消之意焉聖人為扶陽抑陰計即一製字間無不著精神也

或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個物事妙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端倪也譬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曾落方所否

或問孟子有命有性二條曰此為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口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

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曰註中一伸一抑之說何如曰此語恐尚有商量君子不謂性正以其似性非性實不可冒認為性於自家處求其圓滿也非曰原來是性故借命以揜之也君子不謂命正以其似命非命實不可冒認為命於自家道理上聽其缺陷也非曰原來是命故借性以揜之也何伸抑之有

制記卷一

十

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為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為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測悉力推敵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楊諸人翕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于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為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顧端文公小心齋制記 卷一

兩說於中庸孰當曰若論中庸本旨章句為近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何如曰自陽明以來談良知者幾且盈天下矣徐而察之其於良知似猶在離合之間也蓋徵諸孟子之言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在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

御記卷上

三

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孟子之所謂良知果若是乎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悉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然遂舉而舉諸四端恐兩下尚不能無毫釐之別惟無專屬則則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然遂指而名之曰性恐究竟且不免有千里之謬矣陽明先生揚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

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這是太極兩個大總管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人心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庚辰予與南樂魏懋權同舉春官又同門也一見如生平歡已又得闖劉國樞於時張江陵秉政懋權每視時事乖刺輒為憂形於色且時時過予兩人相對太息一日忽曰江陵汰已甚吾儕又新進何能為盡私諸申座師乎庶可默回萬分一也因約各為書一通予既具草往叩懋權懋權出其書視予書曰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李餽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

御記卷上

四

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諛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慧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推髻之族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為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

必在彼李蝕以為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為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社以為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檢邪以為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諛以為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其常駭其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為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為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為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為己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予讀之既喟然嘆曰經世之文也

退而自削其草

劉國徵書曰

門生猥以庸愚謬辱采拔感念知已莫効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明聖忠厚正直為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震江南大水漂漏秋客星見彗星縱橫河漢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眾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乘之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為國門生不敏知夫子蓋早以為憂也竊以為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已之詔不則亦宜減膳撤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撫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修省之功今既數月矣

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為惟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為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骸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較其計畫未卜何之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於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怪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為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

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即竄諸長沙則

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賤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許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况于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壞敝久而忠言罔聞也夾襄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

子試畧舉言之未必不疎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夫子處於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遠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遠以言通夫草野儒生居恒披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余惟懋權之論正矣而是書語意婉篤規諷備至又有足深繹者因并錄而存之

聖賢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跖死利是將那名字換這義字義利判然兩途名利則等耳如此方纔壓得君子與小人一般後世敲剝君子者皆

用此法一字之毒流禍無窮假令此老見之不知以為何如也

奸名中人所不免由中人以上則不屑也由中人以下則不能也若乃託於不屑以蓋其不能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乎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戲曰子發是偽為善公是至誠為惡戲則戲矣却自有可思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又曰吾願見偽詐儉者其意正與此同

奸名一念上之有礙於天理是故在善中爲惡下之有礙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爲善世之學者莫不曰聲色貨利

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信乎其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訛之雖然彼其所爲深疾夫名根者果以其有礙於天理乎抑以其有礙於人欲乎以其有礙於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也以其有礙於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於此含糊而漫爲高論也夫誰欺欺天乎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也知此而後可與盡已之性張思叔問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叔子曰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知此而後可與盡人之性

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因而知之又其次也不知而作則妄人而已矣蓋世間有一種人自負聰明說得去做得來便爾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以爲吾性本靈不

消些子依做吾性本足不消些子幫添只就箇中流出縱橫闕闕頭頭是道矣豈不甚偉由聖人觀之却只是箇不知而作俗所謂杜撰是也此等人看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直笑以爲支離瑣碎不足道由聖人觀之生知而下便須數著他謂之次正見其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就兩人較一邊師心自用儼然處已於生知之列究竟反不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的還得爲知之次一邊視古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聞中參取視今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見中參取孰得孰失已於庸衆之下究竟却與生知的殊途而同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

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行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為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工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訶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人言利根的無假見聞鈍根的却要借這個開發此語恐

御記卷二

九

未盡利根的大頭腦已自分明若肯用多聞多見工夫將來越鍊得細膩鈍根的須是他心地上掃得空空無一物方好商量若便引入見聞中幾何不弄得昏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二語當時時三復試思說個性有何不了又要點出善字來說箇善有何不了又要提出性字來說箇性善有何不了又要標出堯舜兩個大聖人來此中殊有種種苦心不可只泛然看過告子之徒或以無善無不善言性或以可善可不善言性或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他們何嘗不自性立宗但只就各人意思兩下揣摩故其說往往眩於影響沒個著落點出善字正示性有定體不可以岐見清也楊墨之徒或以兼愛言仁或以為我言義或以兼愛為我之間言

中他們何嘗不自善立宗但各就自家意思一邊認取故其說往往滯於枝節沒個頭腦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見窺也至於言必稱堯舜又何也若曰往古來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堯舜蕩蕩巍巍共推為兩至聖也試相與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又若曰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邁古無能步趨其萬一也試相與對證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揭示標準鼓舞嚮往在此激發秉彝振起積習在此策懦為強破昏為明喚醒一時之醉夢豁開萬世之心眼在此孟子之所以反反覆覆為吾人計切矣至矣盡矣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御記卷二

十

丙申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一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一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共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

劄記卷三

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栝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栝棬未有所謂栝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栝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

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中行也程淳公幾之矣未離乎狂也程正公未離乎狷也朱子在狷之間也

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

劄記卷三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語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亦詆通書守繫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

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讀慈湖氏之書則濂溪明道亦支離矣不特朱子也讀釋

迦氏之書則六經語孟亦支離矣不特濂溪明道也噫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

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為甚愚竊以為更有甚焉文

王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

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

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於濂溪乎求多

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為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

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

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

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

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

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

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

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

一箇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箇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

也非虛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

非虛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

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可謂無見又著山無聲無臭上見了

此語慈湖則之亦須首肯愚謂王泰州即陽明之慈湖

也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

道之當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洙而記誦辭章之習

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

成也

地乎天成萬世永賴元公其庶乎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文成其庶乎

卓哉其元公平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

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

表裏通書四十二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言約其指

遠其辭文其為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

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為吾儒

標門戶而為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為斯文之主盟

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為二氏者咸相與

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

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束不

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

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

一繫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覓任自然而藐兢

業陵夷至今議論益玄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甲

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為

倡始者始亦不能無遺慮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遜元

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

為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為蕩者無所不為拘者人

情所厭順而決之為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為難
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弊
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
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
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
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也此數語字字拏著禁處所
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李見羅先生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
孔曾之蘊

見羅先生之揭修身為本也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為
補虛之上藥又曰一步離身即走到上帝邊去亦末也

制記卷三

五

可謂深切著明矣

或問當下之說何如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
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
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纔說仁至是就工夫上點
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
點工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
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
只是要人去做

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躑躅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
作聖論功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得故曰惟
聖罔念作狂

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象獨於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

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
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為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

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楊子安侍耶好禪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日六

經葢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日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
每誦斯言輒為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已過聖功也又曰望重朝紳不若信
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
愚以為此惟慎獨者能之

制記卷三

六

羅豫章論舜之事瞽瞍而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愚

讀書見舜命禹征有苗及其不服惟退而誕敷文德不
敢有一毫忿疾於頑之意直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孟

子三自反篇援舜示的有以夫
惟看得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然後能格頑為慈委無不是

底父母惟看得天下無不是的人然後能化梗為順委
無不是底人此舜之所以為大也

或問易之有訟也厥義云何曰有君子之訟有小人訟
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

五爻是也自訟是第一箇善念頭故特繫之曰元吉訟
人是第一個惡念頭故初言不永二言道三言厲四言

渝上言禴益無往不致其戒焉聖人之情見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為自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之所為自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也故曰九五訟元吉

言者往往於當事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沽名誠有似乎沽名矣然而實當事者之藥石也當事者往往於言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拒諫誠有似乎拒諫矣然而實言者之藥石也吾以為此兩人交相警則交相益交相尤則交相損

為進言者處必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為聽言者處譬則用藥然期於能去病已耳若按本草一一而訛之曰是偏於寒是偏於熱此乃為藥尋病而非為病求藥也何益何益

制記卷三

七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為聖賢須是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為卿相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也其次閣銓一心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箇箇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攬而絕之也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即所謂生知安行之聖人對學知利行罔知勉行而言也非曰不思不勉是

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偽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伯假之將堯舜與湯武對言是安勉之辨將堯舜湯武與五伯對言是誠偽之辨安勉殊途而同歸誠偽毫釐而千里若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偽即湯武與五伯亦何以異而堯舜且為絕德矣吾不敢以為然也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制記卷三

八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註謂順當作慎恐不必順與逆對人心原來只是一個善動於欲而後有不善非其初也於是或忸怩而不自得或畏怯而不自堅四顧躊躇是非利害交戰而不決所謂逆也已而沿習既久見謂固然向之忸怩者且坦然而安之矣向之畏怯者且悍然而當之矣是非在前而不問利害在後而不覺所謂順也是故方其逆也欲為理梗秉彘之良猶在也因而杜之於勢為易是可得而挽回也此其順也通體是欲無復有為之梗者矣強而過之於勢為難是不可得而挽回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順生於積積生於漸此

其際惟已獨知之而人莫之知也究而言之且恐非惟人莫之知而已亦莫之知也然則所辨何物云何能辨聖人特揭出早之一字其指深矣若曰履霜知冰便落遲局竟何補於事哉

論語記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孟子則以為瞰其亡味時字渾然天機真是孔子氣象下箇瞰字便覺有痕迹亦便是孟子氣象也夏間承黃梅雨水儲之久而不壞陽在上也冬間井水濁溫取以釀酒亦久而不壞陽在下也陽之貴也如是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自分頭去做若曰不得於此或得於彼不得於彼或得於此凡皆多方設法委委曲曲爲感悟獨夫計也可見

制記卷三

九

聖人精神真是無處不到如此而卒不悛方可言命

讀戰國策眉頭鼻角一俯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慚

由仁義行的由字即春秋傳政由甯氏的由字蓋仁義爲主而我從之也行仁義我爲主而仁義從之也孟子自孔子而下贊舜不一而足此二語與所謂善與人同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謂與鹿豕游與木石居所謂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種種皆入徵之論於此亦可想見孟子到處矣

麻明之問觀人之法於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凡初問說是人負氣又或曰是執拗或曰是迂濶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問說是人有養又或

曰是最善處事或曰是最識時務徐而按其後往往與俗浮沉竟至墮落以此求之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卽孔子進狂狷而謝鄉愿之說乃知聖人所言字字靈驗予初不識公及壬辰將北上適公謝政歸予往謁之從容問曰明春內計先生有以見教乎公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污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予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林銓部科道云

制記卷三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四

丁酉

河圖洛書。為太極見萬物皆備之象焉。太極圖。為太

極見為物不貳之象焉。

周元公太極圖說。已是將造化之妙發揮出來。及讀通書

又有所謂幾者。蓋就動靜之間。指出一點微妙處而言

也。又有所謂神者。蓋就動靜之中。指出一點靈妙處而

言也。此理儘無窮。儘堪玩索。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

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一邊。故先行後

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致意焉。至其自道。則曰。文莫

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又曰。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又曰。予欲無

言。嗚呼深哉。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是故

見以為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為主敬無往而

非主敬也。者見以為窮理無往而非窮理也。者見以為

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以為修身為本無往

而非修身為本也。者只看人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

諸說。則固而已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孟

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直是點着千古學人膏肓之

病。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

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為害於將來。試看此

語。是何等心腸。

許敬菴先生曰。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

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又曰。近時朋友。各揭宗指

以為獨得聖學之秘。由乎遠觀之總。與古人訓語等耳。

有明道淑人之志者。願三復於斯言。

或問。克己。由己。兩已字。是。同是。異。曰。克己之已。對禮而言

也。由己之已。對人而言也。本文原自明白。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也。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由己也。亦不須添一字註脚矣。

陽明先生之揭良知本欲人掃除見解。務求自得。而習其

說者。類喜為新奇。向見解中作功課。夫豈惟孤負良知

實。乃孤負陽明也。所謂一法設。一弊生。蓋立教之難如

此。

歲丙戌。余晤孟我齋先生於都下。我疆問曰。唐仁卿何如

人也。余曰。君子也。我齋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

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揚。墨皆甚辭也。何但

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

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

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而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愚不能釋然耳因為細析其所以仁卿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主無善無惡

所謂無善無惡離有而無即即有而無即離有而無於善且薄之而不屑矣何等超卓即有而無於惡且任之而不碍矣何等脫洒是故一則可以擡高地步為談玄說

制記卷四

三

妙者樹標榜一則可以放鬆地步為恣情肆欲者決隄防宜乎君子小人咸樂其便而相與靡然趨之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敢知也

張陽和太史孜孜好善自其天性其於世故又儘留心假令得政當有可觀

孟叔龍德守溫然而其中甚介罷官歸家中丞仁軒張公饋之一程亦謝不受最後書問都絕官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孟叔龍與孟我疆符卿以道義相切磋官都下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焉時人稱為

孟陽和太史作二孟歌記之

許司馬敬菴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廬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倍之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

李司馬子田曰南樂魏懋權當其為諸生便居然有包宇宙籠古今亭亭獨立之致比成進士於時張江陵秉政且十年威權震世其勢如火燎原觸之者糜爛無餘士大夫最下者伺候惟謹承其餘唾以為光豔其中人則望風茅靡無所短長即號為賢智亦醇謹自修保已無過而已無復敢訟言其非者公獨恣言極切每稠人廣坐中肆口評議曰某事不宜興革徒令天下多事耳曰某也賢胡以得過曰某也不肖胡以驟得某官曰夫夫也有相才無相量聞者縮頸吐舌稍稍引去久之一座

制記卷四

四

盡空公徐徐步出索馬乘之去揚揚如也魏中丞懋忠曰說者以子弟早攻文章中更尚氣節不享長年率引屈左徒賈太傅為况今離騷諸篇與過秦論治安策同在也弟所構製安可盡同第其意氣頗類魯仲連耳蓋暴秦之威震於時仲連以一布衣對新垣衍力伸大義於天下其志竟不屈秦下江陵之權亦震於時弟以一博士上諸名公書力伸正氣於天下其志肯屈江陵下哉弟嘗有詩曰從今蹈海惟吾意金馬焉能更陸沉又曰一箭功成東蹈海乾坤合讓魯連狂殆自道也余惟兩君子可謂善言懋權矣而獨余所窺於懋權尚自有在記得乙酉之歲余為文哭懋權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懋於志故常憂足下

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常樂孟叔龍問而避之以爲此懋權實錄也

有語魏懋權曰子信可謂直道而行矣雖然吾懼其窒也

蓋少婉焉懋權謝曰今天下不缺一字何必我已述

而告余余曰今天下不缺一字吾儕却缺一字懋

權躍然起曰善

劉國徵曰有人於此自負甚偉及叩以時事是非又往往

鵲突何也予曰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

緣逃謬只以不真之故不真便有夾帶是非大明怕有

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問又於是中

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

矣總總只爲自家開個活路

制記卷四 五

魏懋忠以言事謫李道甫上疏救之亦謫劉國徵聞之自

闔貽予書曰言官有人散曹有人可令銓衡無人乎其

忠告如此於是懋忠從許州判遷南銓部道甫從東昌

理遷南儀部矣檢閱徵發書之日恰是越峯孫公爲兩

君子啓事之日也

懋權曠額禮願眉目如刻畫遇事英氣勃發而居平無疾

言遠色有犯不校國徵白哲修幹風神疏朗稜稜謾謾

不可以一毫非義干而中實寬然長者於法皆宜壽乃

懋權僅得年四十二國徵僅得年四十竟不知何以也

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卑瑣而無檢然而使

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乎血氣也但有薄視事功

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孤高而無實然而使人得以事功

擬我則亦未離乎才技也是故君子知道之爲貴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

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一分

不可爲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也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只些子未淨凡事便不免左

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礙了這些子到底這些子未

必能如吾意那許多周旋處都枉了

憲少時從原洛張師游師授書不拘拘傳註直據其中之

所自得者爲說最善開發人憲聽之輒津津有會一日

講論語或問禘之說一章憲請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

師曰何也憲對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禘

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

制記卷四 六

子必自有說師喜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

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師曰子意云何憲對曰竊以

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試舉看憲對曰心是耳目四

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

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

不知也師喜曰能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一日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憲聞之

甚以爲得馳告張師師不答憲疑焉師曰子知之乎朱

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

然益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亦都曉得聖賢話頭做個

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憲曰恐畢竟非

上智事師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旁

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已而見李公舉師語質之公慨然歎服

憲問張師曰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解作存心致知不識是子思本旨否師曰此朱子就自家得力處說存心卽主敬致知卽窮理神而明之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言養氣都只一樣若但在字句上吹求便是葛藤

朱子祖周程宗張邵師延平淵源最確所交張廣漢呂金華並極一時之選觀其往來參證不爲苟同不爲苟異其得諸兩先生者良不少矣獨於象山先生似乎交一

不制記卷四

七

臂而失之以致紛紛之疑迄今未已甚者至詆其好勝愚不能不爲之扼腕三歎

管東溟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又曰規欲圓卽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卽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又曰窮理不厭勞參修道必遵孔轍皆正論也過此以往以俟君子

唐荆川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卦有吉凶孔子作大象俱就吉一邊說蓋示人直入聖道也李見羅先生曰孔子贊易只在易有太極一句予竊以爲知言

予讀易一喜玩六十四卦卦象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名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序個中意義隱映流轉層累無窮平旦清明燕居調適諸緣盡遣衷心獨會俄而神情借來

悠然投合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來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政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

不制記卷四

八

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自周之先君而觀一十二王亦臣子也春秋託始於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讐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從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聖賢鞭策人處往往有危辭子貢之非計然荷頓之徒明矣所謂特此心未忘耳而科之曰貨殖此危辭也直欲他認做天來罪過庶幾猛然割舍就咽喉之下捩此一刀不復少有係吝留下種子將來乘間竊發且至於莫可收拾耳他如子路好勇便以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警之使門人爲臣便以行詐斥之又如孟子以樂正子之從王驩爲徒餽以人之受

爾汝士之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為穿窬皆此意也

又曰貨殖二字粗看來便和細看來便細粗看來便如計然荷頓之徒細看來必如舜之有天下而不與禹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湯之非富天下尹之弗顧弗視孔之飯蔬飲水顏之一草一瓢方是徹底澄清跳出這二字也

彭更疑傳食萬章疑受餽所見極正孟子評桐宮之事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愚於此亦曰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盜而已矣

異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却不

制記卷四

九

有個消息即所謂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者都在其中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均之為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為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拂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貴李廣其命之謂乎孟宗泣竹得笋王祥臥冰得魚其性之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愠而已遇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似多了一層意思

顧端文公小心齋制記 卷四

制記卷四

戊戌

有神聖之人有神奇之人有神好之人何謂神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何謂神奇佛老是也何謂神好鄉愿是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四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一日游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

制記卷五

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真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道矣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仰鑽瞻忽這其間一副精神正與釋迦雪山苦行時不差些子若於此沒個回頭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惟其一則悟思不如學一則得夫子循循善誘轉入博文約禮中來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爲萬世斯文之主也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避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季時嘗欲建議請升王文中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配享不果已而忽謂予曰是惟濂溪晦菴兩先生乎此語既非蹈襲又非杜撰必有說在

孟子論士列鄉國天下爲三品愚謂議從祀者亦應倣此道足以冠一鄉則祀於一鄉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一國則祀於一國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天下則祀於天下之學宮可也一日偶與管東溟及之東溟以爲然

制記卷五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惡竊以爲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卽欲談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其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也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歎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得明白何必擒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又與他拈個充

字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為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為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疑於

孟子

三

孟子曰問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最能撥動人又有不學不慮之說何也誠不學不慮又何為焉得無悖歟敢請曰兩下各有個意思須各就本文推詳不須東牽西引孟子不云乎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蓋當戰國時道術陵夷人心陷溺其庸庸者無論已即其自負為聰明才辯者亦惟是相與日夜馳驟於功名富貴之中曾不省自家性命為何物語及仁義或見以為奇特或見以為玄妙或見以為高遠或見以為繁難遂巡四顧且疑且憚故敢承當甚可怪也於是孟子

特為他標個良能良知出來若曰你看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他亦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甚麼即你向來以為極奇特極玄妙極高遠極繁難且疑且憚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却何等平常何等實落何等卑近何等易簡你將謂學也不能原來不學自能你將謂慮也不知原來不慮自知於此轉個念頭必有為之歎然而踴躍者矣既不學自能尚安得曰學且不能既不慮自知尚安得曰慮且不知於此又轉個念頭必有為之翻然而振起者矣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歎人之必為堯舜也這是一個意思曰然則言必稱堯

孟子

四

舜宜也合而取證於孩提何也曰堯舜是兩個大聖人人間了他的名便驚起來即去勸他做堯做舜他且笑以為迂置而不理即去嗔他不如堯不如舜他且詫以為苛愛而不慚於是孟子又特為標個孩提出來若曰你莫認得聖人太高自己太低就如世間孩提那一個不是堯舜堯舜愛親孩提也曉得愛親堯舜敬兄孩提也曉得敬兄堯舜之愛親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愛親敬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你還於此分別得孰為聖人孰為凡人否我說你原是個堯舜你定推讓我說你原是個孩提你還推讓否我將你與堯舜較量你便甘心認個不如我將你與孩提較量你還肯認個不如否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

自棄自賊此以激人之必為堯舜也這又是一個意思
乃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看個為字委是表功夫看
個可字却是表本體不學不慮之說正代可字發明代
為字從與總之多方設法提掇他上這條路耳有何悖
乎

或問世之說者何紛紛也有以學格不學有以不學格學
有以慮格不慮有以不慮格慮吾請得而折衷之不學
而能良能也學所以致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良知也慮
所以致其良知也故論本體即凡人亦不學不慮論功
夫即聖人亦學且慮子以為何如曰是則然矣而未盡
也程伯子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
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教以治之合

御記卷五

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却說得
恰好若執定一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何嘗學何嘗慮那時節他的良
能良知亦何嘗不致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
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
為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為太王長子一旦偕仲雍去
而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家去推
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即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
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流傳下來的話
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處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
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

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
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
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
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而無私就天下看來
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
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
看來即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
胸次勘到此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
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為民無得而稱至伊
川直將天下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西銘理一而分殊伊川此一語乃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發
若執此說西銘却又泥了

劄記卷五

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
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虛頭漢耳到這裏又
未曾諱言悟也

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
要人個個做聖賢方歡喜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
也最為親切若以意念為心照察為知未免落第二義
矣

或問心曰莫辨於書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何言乎人
心道心曰莫辨於易矣乾道心也以其微故曰見羣龍
無首吉坤人心也以其危故曰利永貞

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是謂眾妙之門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是謂眾禍之門

從道心發來方是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神至妙方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是肫肫淵淵浩浩方是不識不知方是無聲無臭方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從人心發來無論出於惡者乖刺謬戾直與道心判為兩截即其出於善者或是偶中或是硬做尚與道心隔却幾層不可不察也朱子答陳同甫曰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

制記卷五 七

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愚按此書剖析得道心人心最分明宜玩

或問世之狹薄程朱甚矣以為是拘儒腐儒云爾何也曰吾始者亦頗訝之及讀莊子而後釋然也試舉其畧一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不許於是緝十二經

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仁義人之性耶曰然曰何謂仁義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下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傷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一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

制記卷五 八

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一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入而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羞而不為也有間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一曰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坡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

顧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由此觀之正與世之非刺程朱不殊耳然則孔子且不免以拘儒腐儒受訶也又何惑於他日吾聞莊子憤排之雄也彼見夫儒者之宗孔子率流而爲拘爲腐有激乎其言之非情語也曰是則是却只道着一半

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以不知也孟子歿壽不貳夫何以不貳也吾儕要透朝聞夕可消息須於此究心

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海人不倦言證也

淳公少好獵既受學於元公自謂已無此好元公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非是功夫十分

劄記卷五

入微何能便勘得到此吾是以知元公之不可及也

或問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元地而草廬故宋人嘗試鄉較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蓋自其心論之也

或問徵生歆以孔子爲佞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語極遜順而不爲屈或以孔子爲不知禮孔子曰是

禮也語極直殺而不爲峻至王驩以孟子爲簡而孟子折之幾於聲色俱厲矣此程子所以謂其有些英氣也曰然則宜何如曰夫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是恰好語更不須贅一字曰此意固好只是君子也要識時試看戰國時還少得孟子這一段英氣否無論孟子卽如孔子豈不渾然太和元氣乃其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於三家雍徵則曰奚取三家之堂於臧文仲則曰竊位於臧武仲則曰嬰君於子西則曰彼哉彼哉於今之從政則曰斗筲之人何凜冽爾爾亦有些英氣否竊謂程子之說固自有見亦須善看不得執著

劄記卷五

溫公之釋格物曰扞禦外物蓋本論語克己之義來特覺

手勢太重耳乃朱子駁之曰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釋格物曰卽物窮理蓋本中庸擇善之義來特覺局面稍濶耳乃陽明駁之曰是求孝之理於親求忠之理於君也幾於不成話矣吾不能爲兩先生解也

原洛張師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言顧行行顧言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也看得甚好

益以損上益下爲義乃益之上六却主於損下損以損下益上爲義乃損之上六却主於益下何也此有二說就一卦而觀上者卦之終也終則極極則變益變必損損

變必益君子察此可以慎厥終矣合兩卦而觀益之上
即損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損損之上即益之初也故
其究亦歸於益君子察此可以慎厥初矣

或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為不知禮孔子以為是禮或
人只論知不知孔子只論是不是曰知則有能知者有
所知者我與禮猶若二然曰是即我即禮即禮即我連
這知字也沒處放著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為二者朱子也以為一者陽明也
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陽明云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諒
看兩先生之說是一是二

知行之說大易揭其原中庸悉其委試取而參之或分言

劄記卷五

十一

或合言或單言或對言或互言無所不可正不須執一
而廢百也

往歲唐仁卿過訪涇上語次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
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
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願相與再商焉仁卿曰楊墨之
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
託之於心這是無形無影的何處究詰他以此相提而
論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相去遠矣老莊惡言仁義吾
安得不惡言心乎吾以救世也予曰季時云何季時曰
仁卿一片苦心吾黨不可不知却須求一究竟予曰只
提出性字作主道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
踰矩矩即性也看來當是時已有播弄靈明的了所以

特為立個標準季時曰性字大矩字最尤見聖人用意
之密予曰言心者作如是解其亦何疾之有仁卿乃首
肯

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去人倫矣至
達磨再變蓋釋迦之教則達磨之教主頓而客漸矣至
五宗三變蓋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以後法席雲興
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輩所以無
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喫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為爾
爾曰他們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巢任是千
般播弄會須有盡

劄記卷五

十二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六

己亥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著太極真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世人於性善二字往往信不過蓋謂自堯舜至於塗人其間等級之殊倍蓰無算若個個是善安得懸絕如是之甚予竊以為為此說者猶就大眾較量而云然耳苟求其實尤有可異焉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一人也而樂論其一生且判若兩截然何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

劄記卷六

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旦晝之所為有帶亡之矣此一人也而第按其一日且判若兩截然何也今謂自堯舜至於塗人不應懸絕如是之甚遂疑其有異性然則此一人也而倏焉聖人倏焉塗人甚者倏焉違禽獸不遠亦懸絕如是之甚何也將少時一性壯時又另換一性耶將平且一性且書又另換一性耶殆不可解已

而能亦良能也何也能之入處異而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之所得而岐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之入處異而知之究竟處同非慮不慮之所得而岐也

朱子與呂東萊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熹因與說既足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愚謂意見對實悟而言議論對實踐而言學者不務實悟而務意見便是落意見亦便是邪非必乖刺頗僻而後謂之邪也不務實踐而務議論便是

劄記卷六

落議論亦便是閑非必支離浮漫而後謂之閑也敢以此補兩先生未盡之意

或問天下歸仁其義云何曰中庸有之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謂天下歸仁曰朱子云歸猶與也然否曰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之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天地與之矣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與之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與之矣

孔子於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為賊孟子於告子曰率天下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攘斥二氏的公案莊子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列子言孔子與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事二氏的公案蘇頌

濱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曰吾讀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箇真是非湧出來

按列子云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者

制記卷六

三

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因時者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夫子動容有問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愚謂此等議論都是平空捏出借以貶抑儒門聖人亦以自張面目若信以為實然又因佛氏出自西方遂從而附會焉真是癡人前說夢矣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指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

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蹶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為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

儒者言仁墨氏亦言仁儒者言義楊氏亦言義並欲入而附於吾道之中特失之偏耳乃告子梧捲仁義居然駕而出於吾道之上矣是故楊墨之為害也著而淺告子之為害也微而深韓昌黎謂孟子之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愚謂孟子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離如云

制記卷六

四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為不知佛矣然則何為而闢之曰迺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為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為之防况崇佛太過勢必至於甲孔乘已甲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眾生於苦海則已佛氏而欲拔眾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斐江曰吾嘗謂沙門程朱何曾誇佛誇佛自在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
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
頭丹霞雲門荆公問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
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
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
卦可了何也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
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茲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
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
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裡討
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
處卽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人言佛氏只是理會生死愚謂不但佛氏卽吾儒亦只是

不制記卷六

五

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
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枉桎死者非正命也又曰生我
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都是理會生死或曰味
孔孟兩夫子之言似看生死甚輕也何謂理會生死曰
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而
生死重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

死爲徒死而生死輕矣然則以生死爲重者正不免墮
生死而其以生死爲輕者乃其深於理會生死者也
天地全而與之人全而歸之是謂仁人父母全而與之子
全而歸之是謂孝子善乎荆川先生之言之也曰生時
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
却要還他去吾儒之理會生死蓋如此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夫何故道無生死也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則有生死
也吾聖賢於此却只去盡心而知性存心而養性求個
仰不愧俯不怍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
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蓋完完全全是一太極而陰
陽五行都不得而囿之矣此之謂盡其道而生盡其道

不制記卷六

六

而死此之謂不以生而生不以死而死此之謂理會生
死
又曰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
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
情欲勝而道義微卽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
不過行屍走肉已耳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
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道義勝而情欲微卽其耳目
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固已超然與造物者游矣而
今理會生死須把這二字勘得明白然後可
朱子致華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
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
會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印本體
功夫和盤托出矣

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歎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之路矣愚謂無善無惡之說行則人且當避為善之嫌
不知將如之何而可也

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難乎其為君子避為善之嫌
却有為惡之路便乎其為小人

劉先主伐吳孔明不諫余始疑之近讀出師表乃悟先主
之於雲長是何等君臣雲長既為吳所斃自應復讐此
處只論天理人情更說不得第二句話故曰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視也

或問明道先生云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

制記卷六

七

石又云青苗可且放過何如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
也大凡常人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人君子行有不得
一切惟求諸己今以青苗一事舉朝諍之不得於是而
市易而均輸而手實而鬻祠紛紛相繼而興意其由激
致然引為已咎假令青苗放過猶然市易放過猶
然均輸放過猶然手實放過猶然鬻祠諸所
為紛紛有加無已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於初致其滋
蔓新法之行亦吾黨養成之豈可獨罪安石故曰此君
子自反無窮之心也若不識這箇意思凡事只一味依
依阿阿沒些早自畏云可且放過即明道此一語非惟
前之無放於既往後之無補於方來而適以為諸臣媚
子希世取寵之階矣非吾所知也曰先生又云寧使人

謂我陞御史只是格君心何如曰此亦自有說史官神
宗雅知先生名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
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久日官
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廷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
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論人
才神宗曰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
俯躬謝曰朕不敢朕不敢一日極論治道神宗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神宗為之改容先生之於神宗投契如此區區今日
上一疏明日上一疏曾何足言此先生所以願為陞御
史也且史又言先生在臺中數月間章數十上如論君

制記卷六

八

道論王霸論養賢論十事諸劄子皆經世大策真可謂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乃先生視之猶然不免啞
御史也意念深矣假令知之而有言言之而不盡其
厚自刻責又當何以為比乎記得往在都下同年鍾惟
新由樂安令徵拜御史予謂之曰足下何以報聖明惟
新因舉先生語予曰有先生之志則可無先生之志則
尸也願足下為魯男子何如惟新謝曰命之矣
朱子讀兩陳遺墨將荆公皮肉骨髓一一推敲出來非特
說著他癢處亦且說著他痛處而於一時諸君子之所
評論又悉為之究其得失曲盡事理畧無偏執假令荆
公聞之縱不肯肯未必不心肯也象山祠堂記却似不
免先有個上張荆公的意思橫於胸中便覺抑揚之間

費安排在

利之一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是故以義為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為主害在其中矣荆公要做三代事業却終日津津言利正緣不識個利字

神宗僂聰明亦儘有志已被明道先生撥動無何却為荆公引去明道就根本上提掇荆公就門面上整頓明道之對神宗句句映心荆公之對神宗句句爽心於是明道語及堯舜輒謝曰朕不敢當蓋已稍稍疑其迂荆公語及堯舜則欣然嘉納焉於是明道日遠荆公日近明道日疎荆公日親真有如曾子固所謂合為一人者於是舉天下一切聽其所為卒至大壞極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荆公記卷六

九

荆公說的是最上第一等道理即韓富司馬諸賢見不到此也何其卓也做的是最下第一等勾當即桑孔諸人計不到此也何其陋也彼其意以為如此然後名利兼收足以凌跨千古而卒也兩下掛空萬事瓦裂以致君子不得安於朝小人不得安於野禍端一開蔓延靡已而夷狄且乘之矣吾閱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六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七

庚子

或問邇來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指子獨無之何也子亟稱性善莫便是宗指否曰吾於此亦頗參之有年矣參來參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裏參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參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參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曰如何參曰此事選不得日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辦一副真精神隨時隨地都是理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教人一箇參法也

荆公記卷七

十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箇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破萬兩千斤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過

或問孔子之評韶武也伊川先生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朱註則云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兩說孰當曰孔子之評委如伊川所云為傳其樂者而發究竟言之亦是實話朱

子則又推本言之也曰何也曰樂以象成也試將舜典一篇一一描寫出來豈不盡美又盡善試將泰誓諸篇一一描寫出來安得盡美又盡善也若作意安排本是反之却要扮做性之的規模本是征誅却要扮做揖遜的格局則偽而已矣非特聖人不肯為亦不能為也故曰亦是實話觀孔子問韶至不知肉味且喟然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與顏子論為邦曰樂則韶舞其所稱至德一則歸諸三以天下讓一則歸諸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可見矣曰審爾得無臣議君子曰孔子不直評舜與武而評其樂又不直評其樂而評夫傳是樂者所言在此所以言在彼箇中多少含蓄多少委婉譬諸水月鏡花道是真非真道是假非假讀者識得時

御記卷七

十一

便見聖人下語字字化工識不得聖人亦任人作何猜度難與苦苦分疏也

中庸於舜曰必得其名於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一字之間不少假借其嚴如是此正可與評韶武之案相參善乎邵文莊先生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於以見孔子之為是言一則以武王所遇不幸而適丁其窮而重為悲惋一則以武王一腔情事猶幸而得見亮於天下而聊為慰解也其指精矣

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又曰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皆以觀其神也孔子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而終之曰察其所安亦是此意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要人主並耕而治孟子歷歷稱堯舜以破之陳相不辯一言想亦服了曰恐未必然渠必曰神農是箇開天闢地的大聖人奈何讓過了他只於堯舜脚下盤旋如此縱然做得好亦只成一箇小小局面視今之諸侯王五十步百步間耳豈不到底落在厲民自養套中未聞道也曰不二價如何曰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意謂精粗同價人莫為其精美惡同價人莫為其美耳渠必曰我正憂夫俗之日靡也特為設這箇法使人只為其粗莫為其精只為其惡莫為其美以還太古之樸奈何此意非惟衆人不識雖孟子亦不識也這等議論儘高儘妙陳相輩如何不被他動用九見羣龍無首圓之至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開而地方

御記卷七

十二

或問存齋徐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宰相矣問五臺陸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家宰矣曰有疑兩公心術欠粹白然否曰如華亭為亞相時畏事分宜至忍恥與之結兒女之親平湖為少宰時適御史丁勺原糾發科場積弊特疏劾劾此等舉動亦殊不光明耳曰此論甚正兩公俱非庸流假令聞之亦應心服乃其總揆乘銓實有功於世道即福東郊口不得而廢之也更有可商量處華亭為亞相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曰必為名總揆平湖為

少宰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為名乘銓夫豈
音笑貌可強而然吾輩於此試思二公一段真精神何
在當有省發不必瑣瑣吹求也

乘銓須是心眼合一自疎巷王公在事倒瀾已甚寅所嚴
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
而其術亦窮人皆厭之惟宋商立奉職循理孜孜在公
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
眼矣故識者以為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
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猖陸類狂立
峯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其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
先柄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以去惜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之狀夫子

制記卷七

四

也得其髓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狀夫子
也得其骨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之狀夫子也得
其肉矣自此以外大率得其皮而已然則鄉黨一篇何
如曰皮肉骨髓咸在焉只看人作何理會故曰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直也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
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
其眼哄騙他不得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爭一箇善字便
死煞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
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曰孔子不言無直

無而早已說得死煞了也何但孟子爭不過告子曰然
則性相近與性善二語無以異乎曰善者對惡而言近
者對遠而言謂之善所以別於惡謂之近所以別於遠
一遵執定是善一邊執定是近都是說得死煞了也奚
其異曰然則孔子言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言人皆可
以為堯舜何如曰為則堯舜困而不學則下愚兩語正
互相發耳不審子何所疑也

問程子識仁說曰程子此一篇字字從赤心中流出邇來
儒者既已家尸而戶祝之矣只是程子全提今也似乎
半提曰何也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此全提也今也於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
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議得仁體以誠敬存之

制記卷七

五

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
者非半提而何曰既於義禮智信皆仁也草草放過即
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亦只窺見得一箇籠統意思而已
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也既於誠敬存
之草草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只窺見得
一箇脫洒意思而已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也是且併其半而失之矣子謂程子全提今
也似乎半提愚竊謂程子實提今也似乎虛提曰也難
道他盡是虛只是多從便宜處走了

或問說者云伊川考亭確乎其為儒宗矣乃其喚醒人處
似不如象山陽明也然歟曰此不可以一端求也自昔

聖賢有作教亦多術矣或潛移密誘舒徐委篤養人性地或單提直指明白痛快發人性光吾讀論語二十篇而知孔子之教大都主於養人性地者也吾讀孟子七篇而知孟子之教大都主於發人性光者也謂孔子不如孟子喚醒人可否豈惟孔孟即曾思亦然大學中庸其明徵也豈惟曾思即周程亦然太極圖說非深心者莫能入也通書非易心者莫能入也至於定性書識仁說覽者當下豁如矣豈惟周程即朱陸亦然善乎吾師方山先生之言之也曰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兩語闡明兩先生之異而同同而異處最為精確庶幾足以折紛紛之論矣高存之歸予吳康齋先生集予取而閱之見日錄中有曰

制記卷七

不

君子當常喫虧方做得存之字字加圈為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為之默默自諷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如是者久之已而閱至忠國公石亨族譜跋先生自署為門下士存之書其上曰君子不可與小人有緣蓋亦先生之不幸也輒為之怏怏不樂過季時語之季時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予曰何以知之季時曰吾以先生知先生耳先生樂道安貧賤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此以知其

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為堅辭論德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予聞而躍然起曰第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嘗聞陳白沙先生被召至京忌者誣其潛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康齋為石亨門下士白沙又為梁芳門下士矣其何以為兩先生

制記卷七

七

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辨楊墨也愚謂如辨割烹辨瘠環等類其功亦止不小何者曰夫前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中天一切嗜奇好怪之徒無所施其橫議矣自夫後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心昭然如日中天一切乞墻登壘之徒無所容其曲說矣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或問世之詬講學非也但講者宜講道學不宜講理學蓋慎諸子曰道學理學何別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是之謂道理則其中條件耳程朱理學也非道學也曰審如所云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曰何也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老子只單提一箇道生之謂性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告子只單提一箇性及觀孔子二十篇孟子七篇其於言仁言義言禮言智何縷縷也豈不並是條件中物故曰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

子是理學

程伯子曰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太平後
某願為太平之民程叔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
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讀兩先生
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乾之為言健也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
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畫出一箇
健字來坤之為言順也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
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上點本體亦
分明畫出一箇順字來

或問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何也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謂之本天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衆生謂之本心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其義却甚精語物
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彛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
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備舉程子九
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為之折
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曰或者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
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
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
各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
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草一
木亦不可不詳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

制記卷七

人

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予往見孔子論學詩自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說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意頗疑之以
為瑣屑爾爾何能不見薄於老莊諸人今乃啞然自笑
也并記之以志予妄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 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稽之言弗聽
弗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來即聖人
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
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
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
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
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

制記卷七

九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
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
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
事為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
之莫不昭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
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
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輦子讀書不率
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
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為文別
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
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
毅然若不可過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

抵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

制記卷七

為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此諸楊墨試揆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見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韓淮陰登壇數語便決漢楚興亡諸葛武侯隆中數語便將漢季天下分而為三異時按之毫髮不爽渠何所憑依了了如此看來只是眼清耳淮陰識得高祖項籍兩人武侯識得先主曹操孫權三人

或問問子少時有晉陵謝省菴令君貽以陽明文粹子讀而愛之於是亦遂好言禪乃今於陽明猶亟稱焉獨於禪則絕口不言非直不言而已察子之意一似疾之然者一似厭之然者一似畏之然者何居乎曰是三者皆

有之曰然則向者何為而好之乃世之好之者又何為一往而不返也曰這也怪不得他們委自有動人處有服人處難以一筆塗抹曰何也曰他們極肯喫辛苦真是日不坐夜不眠渴不飲饑不食寒不衣聞那裏有箇善知識定要去叅他逢山盤山逢水截水便是喪身失命也不略為皺眉幸而摸著箇巴鼻且不肯草草舉揚還去藏形斂跡密切磨鍊如蟬如啞如醉如狂更不知天地間尚有何事他辦了這副精神人如何不服他且他既辦了這副精神如何不透出一箇奇特的消息來人如何不被他動吾儒却只悠悠自在一月中不知有幾日成得片段一日中不知有幾刻成得片段其間稍伶俐的反向他領下掠取餘沫認作自己家珍橫說豎

制記卷七

士

說會不慚愧忽然遇著明眼人一擊粉碎濟得甚事所以遂輪與他朱子嘗言他們有人我這裏無人以此只是他却占了一件便宜曰何也曰他們拚得出家一切都撇更沒箇東西與他作對便自空蕩蕩地於境常處其逸要得有箇成就也順而易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貼有許多變態合與調停便自忙碌碌地於境常處其勞要得有箇成就也逆而難所以又輪與他日他們做便宜的題目却肯喫辛苦我們做辛苦的題目却要討便宜的如何使得曰誠然究竟亦只在人耳進吾往也止吾止也而今須壁起兩扇放開兩腳努力前去于不休萬不休誓做箇大大豪傑莫被他笑

吳康齋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市之樸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七

劄記卷七

七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八
辛丑

說者謂孟子道性善則是而以情徵性則費分疏何者情有善有不善也我以情之善徵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謂不善人亦將以情之不善徵性之不善而破我之所謂善矣誠然誠然第孟子亦原自道破來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直是說得十分明白奈何世之人見水之過顛不疑水有過顛之性見水之在山不疑水有在山之性獨見人之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其費分疏也不亦宜乎

劄記卷八

八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撿點貧而樂富而好禮却就自心上受用即此有為已為人之別非但安勉精粗之不同而已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條烝看都是說先兆蓋河圖之出為庖犧也鳳鳥之不至為文王也周公之夢為孔子也河不出圖庖犧之不復作可知矣鳳鳥不至文王之不復作可知矣周公不夢孔子之不得為周公可知矣此所以重有感而歎也若就孔子身上論其家天下人中國一念汲汲皇皇自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耳奚其衰

伊川先生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是斬斷人情直標天理乃十分到頭話頃讀雲間周萊峯先生記言謂

其鄉有金相之母一村家婦耳貧而寡居親鄰再三勸其改嫁此婦徐答曰無煩多說只拚得乞丐便了問者莫不歎服他做的是十分到頭事却但說得九分話然而越委越見果决越和平越見真誠天理人情兩極其至依舊是十分到頭話且說箇拚得死苟非鐵石心腸猶不免遠巡顧望畏難而中却說箇拚得乞丐但廉恥一念未盡漸滅亦須勉強掙扎不至破頭露面甘蹈狗彘之為試思區區一村家婦耳何嘗讀書識字何嘗講說義理舍卒酬對不激不隨令人每不好開口此文成所謂良知也

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

金剛記卷八

二

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甚麼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揚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甚麼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堯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又亂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兼愛之能奪吾仁為我之能奪吾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平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欣厭之妄情在一時易眩常者是非之定理即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

執其常茲吾道之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抗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反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由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為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為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

金剛記卷八

三

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問陸象山先生曰論語多有無頭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是信然矣第不知當初孔子何不直與拈出將其時及門弟子已自識得只消教之下手工夫乎抑亦工夫到後自然識得不須預道破乎將日用見在無非是物不得於其間有所揀擇而言之乎抑亦離聲色絕方所更無開口處乎曰這箇意思須兼看始盡曰朱子集註於學而一章首提箇性字次提箇覺字俾讀者纔開卷便曉得箇入頭恰

好代孔子拈出了也曰固是細看來且不明白拈出只把箇無頭底說話聽人自去理會意味更長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窬之心

朱子之闢象山自今日看來委似乎過當自當時看來周子之無極直透庖犧作易之原張子之西銘大闢孔門言仁之指這都是大頭腦所在象山兄弟都不以為然公言排之宜其重不滿於朱子也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死盜跖壽造化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曰何也曰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紂貴益彰其穢以示貴不足榮也會燎貧流芳至今以示貧不足鄙也

制記卷八

四

季氏富道臭至今以示富不足侈也顏淵死凡語及者無不欣然願為執鞭以示死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死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柳季如司外計言於太宰栗菴宋公請刻章二一曰真知一曰傳聞與諸司約真知者必黜黜不當請受其咎於是所黜海內無不稱服者姜仲文督學陝西試日粘片紙卷表令諸生開報行優為眾所共與者如無之不受卷以所開多與訪同者始獎賞之於是所獎賞一方無不稱服者此二事皆可以為法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何物也曰

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凜甚於臨深履薄且不必討求是何物再問曰此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一就

源頭上看曰念頭上看如何曰即本文下二句是也曰何也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勤惕勵四字而曰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得其指矣此從念頭上看也曰源頭上看如何曰即書所云惟人為萬物之靈是也曰何也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發

制記卷八

五

竅曰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於氣矣這箇竅在禽獸僅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於為聖為賢與天地並其究判然懸絕而其分岐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朱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為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即仁義禮智禽獸亦可得而全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

知人絕無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略無可自肆處吾儕切勿虛搭箇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曰予實未有聞何敢言姑依做言之道超乎貧富之外不以貧富為豐嗇者也聞道則朝而千駟萬鐘夕而一簞一瓢可矣道超乎貴賤之外不以貴賤為加損者也聞道則朝而三槐九棘夕而

一丘一壑可矣知此則知朝聞夕可之說矣曰有謂夕死可矣猶言死而不死也然否曰論理固然却不必說到此且如超得貧富便不見就是千駟萬鐘孰是一筆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卽胸中猶著箇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就是三槐九棘孰是一丘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無須於貴卽胸中猶著箇貴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曰何謂道何謂聞曰道是公共的聞是獨自的公共的我不必乞於人人不必乞於我獨自的人不能與諸我我不能與諸人且各去理會待有箇消息再作商量

又曰貧賤富貴是眼前事死生是末後事其理只一般若憂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若是眼前超不過末

本節記者人

木

後何由超得過故功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饒你孫吳之智儀秦之辯責育之勇輪還之巧到這裏都使不著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同志聚晤往往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也第此處亦難

指定耳纔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合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文爲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盍審擇於斯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

本節記者人

七

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卽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跡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迦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

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即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楊嘗盡去人偷曰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耳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欲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耳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為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為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為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

御記卷八

花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莖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皆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即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為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

開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御記卷八

或問孟子性命二條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孰是曰分而言之者就情識偏墜處提撥合而言之者就本原歸一處指點皆是也總之不出天人兩字曰試為分而言之何如曰世人看嗜欲一邊恒重况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生俱生與形俱形又可喚他是性恰中其重之之心便一切引入裏面來管求無已孟子却為轉出外面去而曰這個有命焉喚作性不得蓋在人者無一不懸於天莫可強也世人看義理一邊恒輕况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時值其常時值其變又可喚他是命恰中其輕之之心便一切推出外面去苟且自安孟子却為轉入裏面來而曰這個有性焉喚作命不得蓋在天者無一不懸於人莫可諉也此就情識偏墜處提撥也曰試為合而言之何如曰耳目口鼻四肢非他即仁義禮知天道之所由發竅也仁義禮知天道非他即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由發根也是故性也有命焉在人者無一不原於天極天下之至精而非粗也外命求性只在軀殼上認取徇其粗而遺其精矣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在天者無一不備於

人極天下之至實而非虛也外性求命只在造化上揣摩徇其虛而遺其實矣君子不謂命也此就本原歸一處指點也如此看來無所不可何必執著只有一個意思當入理會曰願聞之曰知其分便須以命御性以性立命無容混而為一知其合便須攝性歸命攝命歸性無容岐而為二方纔有著落處不然說分說合總屬閑談况又爭誰說是誰說非何益何益

朱子之最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三一是表章周元公太極圖說一是作通鑑綱目一是作小學至集註則當別論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這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晷月守也這是認子作賊自負若彼顛倒若此試回頭一顧能不

御記卷八

惘然則誤在甚處曰誤在人皆曰予知五字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均齊自以為知夫惟不自以為知乃其所以為大知也

顧端文公小心齋御記卷九

壬寅

予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一經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為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於世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予覺而異之召季時語焉季時曰此兆甚奇此論甚確真千古不易之案也一日又謂之曰大學中庸還為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為可羽翼論孟配為四書第意云何季時躍然起曰此又千古不易之案也弟往在儀曹擬

御記卷九

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子未及上今得兄之論為之一快試以質於世之君子當必有獲此心之同然者矣易不云乎知崇禮卑通乎周子之太極可與言知矣而語其用力之處一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一則曰主靜又十分平實是崇者未嘗不肇端於卑也通乎朱子之小學可與言禮矣而語其得力之處所以格致誠正始此所以修齊治平始此又一切該貫是早者未嘗不究極於崇也秦漢以下誰能識得這箇消息周子有之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為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有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為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故曰厥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

制記卷九

十一

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為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在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為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已何也曰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已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已論語

記孔子絕四亦以母我為究竟母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湯革桀武革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顏子之所謂克已也漢高用三傑走項籍而勿之烏江始成帝業若但得曹參樊噲輩今日下一邑明日下一郡紛紛戰爭正未有已時耳此原憲之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也

臺省建言或不盡實輒以風聞為解考風聞二字出自趙佗佗據南越稱帝漢文移書讓之佗因言老夫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求更號自帝非敢有害於天下蓋借是為解飾之辭武氏反唐為周知一時人心必不帖然大開告訐恣行誅戮猶以為未盡特許御史風聞言事一麗彈章不論有無輕則誅及其身重

制記卷九

十二

則夷及九族蓋借是為羅織之計奈何奉為聖書世世遵用至於今猶莫覺其謬耶只這二字塗塞了多少耳目顛倒了多少是非暗啞了多少善良張熾了多少謬

性天道也學人道也性原於天隨其所賦洪纖高下各各不殊本自有定在昔聖賢之語性亦自有定也後人却見謂無定輒以衆說混之而性晦學繫於人隨其所入千蹊萬徑各各不等本自無定在昔聖賢之語學亦自無定也後人却見謂有定輒以一說格之而學晦此無他總是好奇之過耳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為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為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

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尺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或問當下二字應如何看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之當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之當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孟子之當下也曰這只說得功夫未是本體曰憤是誰憤樂是誰樂勿是誰勿必是誰必本體功夫有何定名總總憑君喚取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

朱子卷九

四

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豔慕而依倣之如子曾子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

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闢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多少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易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

朱子卷九

五

落雖曰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墮於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為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為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為一或問陽明云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何如曰惟未知體之一是以未得用功之要既未得用功之要則必未知體之一矣

處正在忠恕何云未得用功之要有人於此呼之以張則應必其委是張也呼之以李則應必其委是李也若錯而呼之有愕然已耳今曾子隨呼隨唯何云未知體之一曰然則皆非歟曰朱子於此語之下即繼之曰真積力久將有所得却說得恰好試味之可以想見曾子一時憤悱心境乃一貫之告遠在此時又可以識取夫子當下點化妙手矣陽明只據體用之說斷置所以疑其未盡也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

制記卷九

六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為報風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

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貶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質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義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則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至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既是未

制記卷九

七

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單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鍊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噴空為有識所笑也周子至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入靜坐則初下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聖賢之論曰無好名流俗之論亦曰無好名然而在聖賢將以成就君子也在流俗將以敗壞君子也兩下用心

直是判然天淵何得借用抑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只受成就不受敗壞也何者堅不磷白不緇也此等處正好自考抑又有說焉若是真君子其於敗壞也無往而不得成就也何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此等處全要自磨彼曉曉者安足與之較哉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割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

御記卷九

八

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是故均之為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為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諂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黜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得徹底方纔喚得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

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其指精矣長國家者誠於此參證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為直乎孰為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足嬖棄藥石而懷鳩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擊出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箇下落說甚戰戰兢兢

又曰啓予足啓予手此六字言在意中意在言外最妙是不說破如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會子兩邊不墮可謂超然乃知這箇話正是懸手離足的真消息也

御記卷九

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惟其疾之憂啓予足啓予手此等話愈淺愈深愈粗愈細愈近愈遠愈平愈有肯須索理會始得

會子開口便說箇啓予足啓予手終之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四語首尾呼應故註云言其得免於毀傷也意甚分明邇來說者以為此何但免於毀傷直是證入無悟無修大休歇境界永無如履之懼耳所以然者一緣看得免於毀傷四字太草草一緣看得戰戰兢兢太拘束了也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正是戰戰兢兢勿忘勿助正
是必有事如此有何拘束這便是箇大休歇也陽明答
舒國用書有曰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有生
於敬畏之無間其義精矣猶屬權說若分而為二然者
究其實灑落原非放縱乃真敬畏敬畏原非把持乃真
灑落如必免於如臨如履之懼方稱大休歇則是灑落
必廢敬畏必礙灑落自古聖賢憂勤惕勵汲汲一
生却成箇大勞攘矣殆不其然至所謂免於毀傷談何
容易試思造化予我這兩手豈僅僅要他能提能攜而
已與我這兩足豈僅僅要他能趨能走而已卽爾世間
林林總總誰是毀傷者須知免於毀傷是全歸全歸是
踐形踐形是盡性是故必與天地合其德方纔那與天

制記卷九

地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日月合其明方纔那與日月
同體的無墜無陷必與四時合其序方纔那與四時同
體的無墜無陷必與鬼神合其吉凶方纔那與鬼神同
體的無墜無陷論至此又誰是不毀傷者孟子曰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予亦曰守身若曾子者可也味可之一
字只愁免於毀傷四字了而未了莫嫌了得這四字猶
有所不足也

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
下顏何一派直打破這敬字矣

邇來愛舉箇不學不慮原是道性善本旨有何可疑但當
初提這話頭還有箇意思在蓋緣世間人惟其悠悠蕩
蕩不肯去學則已纔去學便往往走入矜持把捉之中

反將自家的良能遮却惟其莽莽撞撞不肯去慮則已
纔去慮便往往走入揣摩卜度之中反將自家的良知
遮却有識者憂其然以爲如是而學不如無學如是而
慮不如無慮故特爲掃而去之庶幾聞者因而求其所
以自應討出一條正當路頭耳此其深切爲人處也雖
然亦稍過矣以矜持把捉爲學正是不識學字蓋亦明
告之曰奚而謂之學可也以揣摩卜度爲慮正是不識
慮字蓋亦明告之曰奚而謂之慮可也何必懲啞廢食
乎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爲添一語曰衆人本
形意益了了

尚解悟的不無露出個脫灑相來尚修持的不無露出個

制記卷九

莊嚴相來這是習氣尚解悟的聞說脫灑話便喜聞說
莊嚴話便厭尚修持的聞說莊嚴話便喜聞說脫灑話
便嘆這是習情須盡數拋入大海洋中莫留些兒影響
方好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十
癸卯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嚭來歸
惠公仲子之期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裏要看一
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却表出一王字
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為有道自諸侯出
即為無道乎於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
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詭能為天
子分憂捍難有功於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
假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揮乾拄坤變無道

劄記卷十

為有道的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
子之期也曰這裏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
為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道非天
下自為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
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豈不曰天下受命於王王受
命於天能奉天即是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
道乎於是而書使宰嚭歸惠公仲子之期又豈不曰
是果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
無怩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
縱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慎一施政必慎而禮樂征
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於國大夫莫敢擅
於家陪臣莫敢擅於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

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為有道的太機括故
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
天下萬世之為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
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人君父者
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殺之罪得之
矣

李廷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
謂十分細膩這便是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
少福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憤渙
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
樣子

劄記卷十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
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
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
問是揀難底問語上之難久矣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
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綴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
分泄瀉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想頓徹窈然喪其翻
飛馳驚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
個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攔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
破不然而瑣瑣為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又將以口耳
承之曰如何如何兩下只成個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真
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或問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乃言堯舜
事業亦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日輕之甚矣予竊疑焉
敢請曰此恐誤看了也曰應作甚麼樣看曰性太虛也
求其窮際了不可得即兩聖人能做得幾許故曰一點
浮雲過日此正與堯舜猶病之說同蓋謂堯舜事業不
足以滿堯舜之心也非謂堯舜之心置事業於分外藐
焉薄不為意也若作如是解即兩聖人亦枉却一生辛
勤反不如巢許輩討便宜耳失程子之指矣

又曰孔子浮雲富貴無常吾性有常不以無常易有
常也程子浮雲事業有涯吾性無涯不以有涯槩
無涯也兩下語意各有所指說者乃混而一之即堯舜
事業僅僅與不義之富貴等豈不大謬至無善無惡之

制記卷一

說行且併道德而浮雲之矣嗟乎浮雲富貴見在我之
有餘也得之者為能樂聖人之樂浮雲事業見在我之
不足也得之者為能憂聖人之憂若乃浮雲道德竊恐
既無可憂又無可樂其流未有不至于猖狂自恣者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
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考訂整正推
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誦不容於世曾不為
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
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
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與者矣妖孽兆也

非二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
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
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
之其情微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脈一節成子不知也
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邦子執玉一節邦
子不知也邦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
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中藏
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
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耶故至誠不待禎祥妖
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
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徹徹近
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

制記卷一

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
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繼周而
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分明
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見參得一個理透
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徹遠至誠
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
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關
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徇其
有定之粗跡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
象數槩以為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淡而畧其有形之
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
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

設而妍媸自見耳何容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觀破者只其本人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于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二個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為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為與不可為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為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欲於善也知其將亡為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劄記卷一

五

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精一語跡言何遠而非道是籠罩語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舜於其間如此剖析看毫釐處便已見有千里之懸判

為兩路跖於其間如此籠統到千里處尚不見有毫釐之差混為一途然則舜之所以孽孽善跖之所以孽孽利又在能辨與不能辨之間而已矣

史際明日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誠然予亦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為世詬也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時曰今人講學只是講學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要予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

劄記卷十

木

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為俛其首食色性也形色天性也兩下認取性字各自不同將來比方看便不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為之教此不必深求只就眼前體貼來便見何者觀夫人於有生之初未翫未琢滿腔子渾然一真而已已而有所觸於目焉便曉得視已而有所觸於耳焉便曉得聽已而有所觸於口焉便曉得言已而有所觸於四體焉便曉得持行已而有所觸於心焉便曉得是非可否這喚做誠明觀夫人於有生之後形交物誘往往不免受翫受琢矣必其曉然於視也而後所以主乎視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目焉曉然於聽也而後所以主乎聽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耳焉曉然

於言也而後所以主乎言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口焉
曉然於持行也而後所以主乎持行者實為我有能不
曠其四體焉曉然於是非可否也而後所以主乎是非
可否者實為我有能不曠其心焉這喚做明誠自誠明
謂之性蓋天命之脈絡本如是雖聖人無異於途人者
此也自明誠謂之教蓋修道之究竟當如是雖途人可
進于聖人者此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更無二樣
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
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
解搯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
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

劄記卷一

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
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
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
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
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
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
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然則十三年以
後文王尚在安知不為武王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
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可
因是而沒其心哉故樂而贊之曰周之德只味一周字

聖人之意曉然可見

高存之曰陽明致良知即是明明德予曰然朱子曰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
初也即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

又曰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
之明明德者直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
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明
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不能發發則氣拘不得欲蔽不
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蓋未發已
發之發是就一念之寂感說因其所發之發承有時而

劄記卷一

昏來是就一念之通塞說兩下不無小異耳
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
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也乃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悅色也是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二者幾無以
異矣然而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為聖為賢至於與天地
同流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為愚為不肖至於違禽獸不
遠其究有霄壤之判焉夫豈得一而良之况乎知誘
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
不慮者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甘食悅色日熟一日則愛
親敬長日生一日向之所謂不學不慮者絕不見分毫

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為熟轉熟為生將必由學而入耶抑亦可以安然無所用力而致耶將必由慮而入耶抑亦可以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有志者願細察之

或問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何如曰伯子此數語說得最立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徹有何可疑曰吾倩子下一轉語耳人生而靜以上形氣尚未用事言性者正應於此指出源頭何云不容說纔說性時誠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乃其不雜於氣質者固自在也何云不是性曰請姑借孟子四語為君察之性也有命焉緣人而適之天蓋自其超乎形氣之上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容說之指命也

劄記卷十

有性焉推天而屬之人蓋自其麗乎氣質之中者而言也此可以闢不是性之指

或問聞之孔門有仁聖兩宗然否曰論語一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一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即此觀之可見孔門委有仁聖二宗也曰兩宗從何而分曰這裏甚難言姑揣言之聖其從太極發根乎仁其從乾元發根乎曰乾元非太極歟竊惟孔子贊易首揭乾元二字正指生天地之本而言也朱子僅以四德之仁當之似只訓及後天之元未訓及先天之元埋沒了生天地之本矣子何以亦云爾曰是固有說然而非究竟義也究竟則生天地之本當歸之太極耳何也就乾坤言乾統坤者也是故舉乾元便攝坤元不必舍此別求太極就

乾元坤元言總之來自太極者是故太極無對乾元使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然則太極敦化也元亨利貞川流也乾元在敦化為川流在川流為敦化乃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君恐認乾元為生天地之本未免埋沒了太極也觀孔子於此將乾元與坤元並提而繫辭傳特標太極於兩儀之上亦可知已故曰從太極發根是聖從乾元發根是仁及其至一也曰既二之矣奚其一曰仁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專言之仁無對之仁也屬乎先天所以合於聖也偏言之仁有對之仁也屬乎後天所以分於聖也個中消息要在默而識之非思解可及也

劄記卷十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十一

甲辰

或問孟子道性善允矣奈氣拘物蔽何曰子曰目能視否耳能聽否口能味否鼻能嗅否手能持否足能行否曰能曰若是則誰拘子者已而又曰子曰目之於視能辨妍媸否耳之於聽能辨清濁否口之於味能辨甘苦否鼻之於嗅能辨香臭否手之於持能辨輕重否足之於行能辨平險否曰能曰若是則誰蔽之者曰然則曷為有堯舜蹠跖曰堯舜的耳目口鼻四肢便是蹠跖的耳目口鼻四肢若謂這個一邊生成只會向好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邪一邊生成只會向乖路上去必不可轉而之正

劄記卷十一

是落地時人品便定了殆不其然曰畢竟向好路上去便覺難向乖路上去便覺易何故曰難也不難易也不易只在子一念間是故堯自堯也舜自舜也蹠自蹠也跖自跖也拘自拘也蔽自蔽也切莫究三賴四自討出路自誤自家到做得狠狠了那時誰替你分疏又誰聽你分疏曰然則朱子之說非欺曰何為其然也吾嘗譬之性是主人翁氣是客欲是奴僕主弱則客強主強則奴僕用事然而主人翁自在朱子不云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乎正為子指點出主人翁子第從這裡認取作起主來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縱是甚麼樣的氣質也應變化縱是甚麼樣的物欲也應退聽至此豈惟不子拘不子蔽且各出而為子分疏附奉奔走

也努力努力

程伯子識仁說至矣子竊以為更參諸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兩案始盡何則學者未能識仁其工夫猶或有作而有輟既識得便覺無可歇手處即欲不為之防檢自不容不防檢即欲不為之窮索自不容不窮索所謂欲罷不能也學者欲求識仁其工夫必且有作而無輟既識得反覺無可措手處即欲為之防檢這裡却靠不得防檢即欲為之窮索這裡却靠不得窮索所謂欲從末由也是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百尺竿頭事也欲罷不能欲從末由百尺竿頭進步事也個中消息最微切宜仔細着眼

劄記卷十一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擲撲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予以為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濁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官聲數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史稱村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思此等人若肯回心轉念要去為聖為賢比諸常人莫更容易在惜乎差差了路頭却做成古今第

一大惡

羅念菴先生曰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不是現成的那
個是現成的且良知不是現成的難道是做成的此個
道理稍知學者類能言之念菴寧不曉得而云爾只因
人自有生以來便日向情欲中覓見聲色逐聲色見貨
利逐貨利見功名逐功名勞勞攘攘了無休息這良知
却擲在一邊全然不採有時覩面相逢亦漠然不認久
久習熟那一切後來添上的日親日近遂爾不招而集
不呼而應反似見成那原初現成的日疎日遠甚且嫌
其能覺察我能檢點我能阻礙我專務蒙蔽反成胡越
於此有人焉為之指示本來面目輒將見成情識冒作
見成良知這等亂語豈不自欺欺人於此又有人焉提

知記卷十一

出個致字謂須着實去致方得良知到手輒又言良知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自現成何用費纖毫氣力這等
大話豈不自誤誤人其為天下禍甚矣念菴曰擊心惘
不得已特開此口以為如此庶幾聞者驟而笑徐而訝
已而漸漸省發證入身來即今現成的是良知不是良
知原初見成的即今還留在這裡還丟在那裡白將慚
愧驚惶食不安寢不安百計圖維求復故物於是亡者
始可得而存缺者始可得而完耳存即存其所未嘗亡
完即完其所未嘗缺謂是見成良知可也以其由亡而
存由缺而完謂是做成長知亦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
無兩良知也然則念菴言世間那有現成良知正所以
激發頑情破除狂誕俾之實致良知也其有功於陽明

大矣乃說者反因是疑其未透性也豈不重孤負哉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猶言世間那有現成聖人但說個世
間那有現成聖人人只泛泛聽過還覺意味短淺說個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人定要疑起來既有疑便須討出
中間緣故既討出中間緣故便自往手不得更覺意味
深長也

心齋一日出遊歸陽明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
聖人陽明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
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
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曰此亦常事耳
何足為異予惟所以謂滿街人都是聖人正謂滿街人
都有現成良知爾念菴却反其說曰世間那有現成良

知記卷十一

知今觀陽明於心齋則以一熟語挑之於蘿石則以一
冷語掃之固是陶鑄妙手亦是稽弊深心假令是時聞
念菴之言其必喟然嘆曰吾與子也
就良知論非特堯舜是現成的即桀紂亦是現成的然而
一邊做了堯舜一邊做了桀紂何也吾人須於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桀紂之所以為桀紂處一查方有省發且
就桀紂論非特良知是現成的即他彌天高貴亦豈不
是現成的渠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又豈不是要安然坐
享現成的畢竟作何結果也然則現成足恃乎不足恃
乎可以觀矣
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二語
何以異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他認源頭處差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游臥病虔州陽明謂之曰病物亦難格惟游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功夫此如豁我以蘇岑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為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陽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駁之者予不敢以為然也如曰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似矣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為知何

初記卷十一

五

香千里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似矣竊謂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恐未有以折之也如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似矣竊謂即本體為功夫何能非所即功夫為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為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為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恐未有以折之也曰傳習錄中一段却自可疑錄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知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牙

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闔者閉也陰也蕪張二子從鬼谷游恰就這裡窺見個妙處將來作弄如蓬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乎世之認識神為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

或問人以無善無惡四字為易簡之宗子以無善無惡四字為支離之祖何也曰夷善為惡銷有為無大費力在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無無乃所謂易簡也曰孟子道性善更不能說性如何樣善只道得個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着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公姑無問我善在何處

初記卷十一

木

我且問公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必問公性在何處公試為我言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甚着不着更有一問人言目之性曰明耳之性曰聰信乎曰何也曰吾欲問公口中何處着個明耳中何處着個聰口能視色之謂明明非色也能聽聲之謂聰聰非聲也如何覓他着處口是矣是矣公若認善做一件物有色可視有聲可聽會須覓個着處若知善非色非聲正應就不見不聞默默體取如何說性中無處着個善請借禪門一個公案為證李江州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還是否曰然智常曰循頂至踵如柳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着而今若判得這公案便自了了曰孟子畢竟不曾說性如何樣善其故安在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七篇中何一句不說這個識者只嫌漏泄太甚奚其云曰固是但覺不曾指破源頭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待公究勘到此再作商量未晚也或憮然而退

或問大學之言獨也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中庸之言獨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今之言獨也口與物無對孰當曰繹十視十指之義令人欲一毫自恣而不得繹其見莫顯之義令人欲一毫自瞞而不得繹與物無對之義令人欲一毫自褻而不得皆喫緊為人語也

予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

制記卷十一

七

輕處多見孟我龜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腐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邵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濱便自覺低處多見見劉紉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姜養冲便自覺嫩處多今且二十餘年往矣果能有瘳於萬分一手抑亦澗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予所為寤寐反覆而不敢以妄者也王荆公操行文章種種過人同時諸君子並相推重其新法至今多採用之特青苗等事似涉瑣屑不無紛擾則公今郵時亦嘗身親試焉其行之善不善實存乎人猶

未足重為公病也然而宋室之微實自此始何也良是不小心之過耳象山曰初裕陵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及委以政則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勿虛歲月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宜殺身以報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白盡君道為臣則白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有知斯義者乎是信然矣試思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有敢為斯語者乎前所云徒托諸空言了無毫髮之補後所云乃見諸事實適為自專自用者藉兵而廢糧又不特禍宋而已揆厥所由只是一個不小心遂做成一個無忌憚此固千萬世相人國者之炯監也

制記卷十一

八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蕩矣見羅以脩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大有功於世教然而三言原竝列於大學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相弁髦則不可以之相補救則可以之相排擯則不可以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于是典試官以問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教時手段亦可以覘其一斑矣余少時聞客譚文貞立朝意不大滿公已讀丙寅遺詔乃始嘆服近復有語及此段者益不覺爽然自失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卽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滑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滑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謚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漢太僕杜密以黨禁歸里同郡劉勝亦自蜀罷歸密每謁

制記卷十一

九

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口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季陵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進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開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謝之待密彌厚余所識崑山兩賢曰給練張可菴儀部諸敬陽張大類劉諸大類杜各成一局然可菴有舉無謗敬陽往往得謗徐而察其得謗之由率爲世道人心憤發其不平因以取忤丁長孺云崑山人受了敬陽的惠敬陽却受了崑山人的虧相對發慨究竟亦何損於敬陽敬陽每向予津津推可菴歉然遂以爲不及予謂此正敬陽之不可及處也尤有不可

及處予嘗一日與敬陽從容語因曰孔子纔說個質直而好義便說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纔說個義以爲質便說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是何意思敬陽躍然而起再三稱謝曰君愛我君愛我夫當服膺無負忠告此予所謂尤不可及處也

文公小心齋制記卷十一

制記卷十一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十二

乙巳

或問性曰不知也曰請誦所聞而子裁焉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說得極精透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說得極斬截又曰性相近也說得極穩妥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得極玲瓏伊川曰性即理也說得極實落子以為何如曰精透的委是精透斬截的委是斬截穩妥的委是穩妥玲瓏的委是玲瓏實落的委是實落却都是書裡載的眼裡看的口裡念的耳裡聽的若自家於此沒個理會處有何交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翠居終日言不及義奸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

劄記卷十二

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衛嗣君云嘖有為嘖笑有為笑此語甚可味試反入身來吾人口用問要當視有為視聽有為聽言有為言動有為動若率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箇孟浪去是所謂行屍走肉也

陸象山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遂大悟援筆書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至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予讀之殊有省已而思之單提個聖人還覺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之間

有些子隔限在反不如滿街都是聖人一言更爽只是看作奇特說得驚天動地便會發狂究竟不如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言最痛快又最實落最激昂又最平穩能使人當下識取自家面目有勃勃興起不忍薄待其身心之又能使人當下識取堯舜面目有欣欣向往不肯自安於不如之意真造化語也

予謂季時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孔子僅於贊馬兩言無間然於贊顏兩言賢哉今於仲亦兩言如其仁且仁之一字生平未嘗漫以許人而獨許仲何也若曰取其功則亦取其功而已焉得而遽仁之至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反若不滿於名忽然者何也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

劄記卷十二

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舊傳有魯論語齊論語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向來費許多氣力為兩下分疏到底分疏不下展轉葛藤至此一掃而盡吾輩只如此看可見世間只有一條大路更無旁蹊曲徑討得方便亦令胸中十分洒落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是矣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乃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也曰若謂人與禽獸果無異乎何以人能由仁義行仁義禽獸不能人能為堯舜舜禽獸不能乎且不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乎又不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乎為此言者其亦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乎而獨於孟子乎吹求

也且人為貴則物為賤人為大則物為小此誠判人與禽獸相遠之辭也玩殘希二字却是表人與禽獸相近之辭也蓋緣世人期之以聖賢則愕然而駭避之而不敢承既看得自家太卑律之以禽獸則喞然而怒推之而不肯受又看得自家太高故孟子於此不遠言人之異於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又不顯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使之自思而自悟焉庶於此識得兩下界限所爭不多若不肯為聖為賢便應為禽為獸若不肯為禽為獸定須為聖為賢中間更無站立處耳是則孟子重為人慮惟恐其無以下別於禽獸因拈幾希二字特相悚動君乃重為禽獸慮惟恐其無以上同

制記卷十一

三

於人且礙幾希二字并欲破除兩下用意正迥然懸絕安得相提而論曰畢竟禽獸之性是善非善曰君姑就孟子所論山木麋麥等處求之當自有見

對朋友之時多對妻孥之時少便曰益對朋友之時少對妻孥之時多便曰損

君以擇相為要相以正君為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壞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

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鄒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為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拾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口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制記卷十一

四

不克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人者格君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相試以此按而求之幾成絕響矣故特表而出之以附於孔子錄秦誓之義

或問樊遲問仁子告之愛人問智子告之知人愛則無分別知則有分別及其未達又告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有分別正所以成其無分別也近來說者往往尚渾合而厭分別將無邊見竊惟吾性萬善成備仁主惻隱義主羞惡禮主辭讓智主是非此理一色平鋪只看外面如何感內而即如何應何容揀擇有如尚渾合而厭分別便掃却是非既掃却是非便於所性之中裁

去其一也然則仁義禮俱是而智獨非歟竊恐世之所
謂分別猶是支離於事物茲之所謂分別乃至支離於
心體矣非吾所知也曰此為世之物我障重是非太苛
者下一鍼耳竊亦願有商焉當其未感不見可是誰與
之是不見可非誰與之非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
可曰當其既應是者逝矣是於何存非者逝矣非於何
存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正感正應因
可是而是之是不在我也因可非而非之非不在我也
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允若茲向者子以為
不可何也曰允若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莫不然今
不曰無惻隱無羞惡無辭讓而獨曰無是非明明貴渾
合而賤分別於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奚其可曰孔子

朱子語類卷十二

五

不云無可無不可乎曰孔子之意正謂可以伯夷叔齊
則伯夷叔齊可以柳下少連則柳下少連可以處仲夷
逸則處仲夷逸與時偕行不主一見故曰無可無不可
也若貴渾合而賤分別正是有可有不可也乃得附於
孔子乎曰固也惟是貴渾合而賤分別亦屬厚道似不
必過為吹求耳曰埋藏君子出脫小人都從這裡做出
何云厚乎曰然則大舜隱惡而揚善何如曰善則揚之
惡則隱之此正渾合中分別分別中渾合聖人虛融無
我之妙用也至於舉十六相擯四凶且并其惡而揚之
不樂為之隱矣此又內秘渾合外現分別聖人礪世磨
鈍之大權也吾輩於此切宜隨處體察不可執一端為
定式也予起而謝曰此至論也命之矣

或問象山先生曰夫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
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此又
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
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
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
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曰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
闕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緣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
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圓缺之辭今便實
作數目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
終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旨故問一知十無對之
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問一知二有對之知
也影悟也所謂德則屢中者也子貢於此直是將顏子

朱子語類卷十二

六

與自家兩人真面目描出呈上夫子今日子貢尚嫌少
在然則象山尚嫌多在也尚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
尚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二矣奚其可總之是看一字
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個源頭在陽明云
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
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
惜之非許之也却說得好曰註中亦自點破顏子明睿
所照即始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曰明睿便是
從心地上透出來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攙入來正與
陽明之說相表裏第謂那如三語是聖人嘆息之意又
不然聖人無誰語說個堯舜猶病即實實堯舜猶病說
個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個吾與女即實實吾

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如之何曰味語意與此迥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既未能反到源頭何爲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默體察其於自家往往只見長處不見短處還能自知否其於人往往只見他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個病痛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既能自知又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卽如顏子之於孔子步步趨亦趨既竭吾才猶以爲從之末由也只是一個自知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寶若虛犯而不校也只是個自屈便依稀趕上孔子子貢根器爾爾又何患不趕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

不刊記卷十二

七

說破使他用功曰看來這件事有個時據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聖却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昔香巖問馮山如何是西來意馮山不答一曰擊竹有悟乃稽首遙拜曰若令當時說破寧有今日此意最好儒家却大段幽莽在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破何也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個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個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

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卽脈落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着來脈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脈上勘明方好住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個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個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個聖人無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牠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曰信哉世以不思不勉爲作聖之因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來脈處是因上說因也世以不思不勉爲入聖之果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落脈處是果上說果也惟因上說因乃爲真因亦惟知真因乃可與起因惟果上說果乃爲真果亦惟知真果乃可與結果然則善言不思不勉者未有如子者也予疑之過矣過矣

不刊記卷十二

八

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牽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爲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甚麼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箇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為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為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箇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其精曰總

制記卷十二

九

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箇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或問近世好為新說即一部四書幾於另換一番面目有求語者子往往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於道理無碍縱橫曲直皆足以為吾用何須執一曰獨於無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也曰這是大頭腦所

在如何放過得曰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於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至洪都鄒東廓歐陽南野諸門人來謁請益陽明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為云爾曰此非予之所能知竊嘗稍涉內典纔開卷便都是這箇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即聲聞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嘆張皇一至於此宜彼之藐視儒門也

制記卷十二

十

丙午

吾讀易而得窮理之說焉合之自乾至未濟同一體也分之自乾至未濟各一用也不相假借不相侵越不相攙和不相牴牾窮理者應作如是觀吾讀易而得博約之說焉乾剛坤柔也坎實離虛也艮靜震動也巽伏兌見也一分而二體則通貫二合而一功則夾持博約者應作如是觀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都是太極的影神

或問乾之象言首出庶物乾之象又言羣龍無首何也曰當以中庸為證中庸言天下之至聖至於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謂首出言天下之至誠至於苟不固聰明

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謂無首

文王之八卦離南坎北是用河圖其六十四卦上經首乾

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終坎離終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是用先天圖

乾之六爻莫善於潛然不可擇而趨也莫不善於亢然不可畏而避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曰見羣龍無首吉

乾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點工夫坤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點本體

論語竟曰篇歷叙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之論五美四惡繼焉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則道統之說有自來矣或者以為始於孟子殆非也

或問程子識仁說曰仁之為道最精微最廣大孔子贊易

特揭乾元坤元而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與門弟子言獨於仁最為盛至孟子亦曰夫

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可見仁乃五常之首義禮智信對他不過顧其所以為五常之首者正以其包却義

禮智信也學者不知求仁而徒規規焉從事於義禮智信之間誠不免於粗狹若知求仁而遂視義禮智信為

粗且狹外之而不屑焉將必有溫柔無剛毅有寬裕無謹嚴有和納無分辨有流通無專一是乃徇仁之偏而

略其全襲仁之影而遺其實即其所見以為精者亦屬渺爾適足以便人之遁藏而非真精其所據以為大者亦屬蕩蕩適足以供人之假借而非真大是為仁之賊

而已矣故程子拈出識仁二字欲人尋見自家本來面目其曰仁者雖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則又欲人尋見仁之本來面目也其旨深矣

知有仁不知有義禮智信這仁便是淹搭的沒些子骨氣亦便非仁之本色知有義禮智信不知有仁這義禮智

信便是硬燥的沒些子生意亦便非義禮智信之本色羞惡失而為頑鈍恭敬失而為脫略是非失而為調停真

純失而為浮漫羞惡流而為矯激恭敬流而為矜持是非流而為微察真純流而為固滯

善與惡相為真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勸懲惡發明

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并欲壓倒一善字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亦不得出頭矣

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消之耳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顯制之耳誠使善不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為哉昔宋范純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當避為善之嫌矣不知是何路而可也

如何得無欲龜山先生門下相傳教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為入門宿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為升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為入室

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閑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無欲撇脫有欲凝滯無欲圓通箇中妙處難以言述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清清

初記卷十三

三

不滯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衡齊駁物理之說謂天地萬物都無理可窮而又力排人心無理四字樓縷殆千萬言余再三檢釋竟不知此四字出自誰氏也

白沙先生以自然為宗近世儒者皆宗之而不思不勉之說盈天下矣不可道他不是只要識得自然何也天理也行乎天理之不得不行止乎天理之不得不止所謂自然也孟子說得好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知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禹嘗鑿龍門鑿伊闕鑿太行矣如何反說他不鑿此其間不為不多事

矣如何反說他無事孟子又說得好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夫如是禹易與焉故其鑿也乃所以為不鑿也其有事也乃所以為無事也此自然之說也是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然也未能不思而得則有思未能不勉而中則有勉其勉都是自家真箇要求出頭不容自已如有癢要搔如有痛要護亦自然也知不思不勉之為自然而不知思勉之為自然此只從思不思勉不勉處較量而未及勘到所以思不思所以勉不勉處也故湛甘泉又拈出隨處體認天理一語正發明自然之說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何也正所謂天理也聖人就後天

初記卷十三

四

拈出先天將人間世許多等級一齊掃蕩豈不是造化手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向看作三樣人今看來只一人身上便有此三樣人之言曰世間愚夫愚婦亦箇箇是生知箇箇是安行予則曰自古大聖大賢亦箇箇是學知利行箇箇是困知勉行須如此看方盡若只見得一邊將來不墮安排必落放蕩恐於這六箇之字了無干涉

或問中庸戒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曰謂之戒慎不睹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

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却造次顛沛在其中矣而又言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個閑忙關順逆關也若曰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須透過這閑忙關順逆關然後成得個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於此看作兩段事固繆於此看作一段事恐亦未能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

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躲藏造次顛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須要一一白查不可待人來查我也

與物無對狀獨之為至尊也十指狀獨之為至危也其義皆精惟是獨知之說尤覺親切而二義亦兼焉蓋一掬炯然內不落安排外不落色相正所謂與物無對

制記卷十三

五

而自心自照善也無從而著惡也無從而掩正所謂十目十指是故專以天命之性為與物無對而言獨者但說得體之渾然莫視莫指處未說得用之顯然可視可指處茲乃體中之用無對之跡有對之朕至尊而至危者伏焉其於防閑叢難一則可懼專以肺肝之見為十視十指而言獨者但說得用之顯然與物為對處未說得體之渾然與物無對處茲乃用中之體無指視之人有指視之我至危而至尊者臨焉其於覺察最易一則可喜此子所以重有味乎獨知之說也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

求字正告子一牀却不肯認個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或問朱子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何以不歸宰物於心屬應事於知曰此自有說在心與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心統性情具眾理性也心之體也知則在體中為用故以妙眾理言之應萬事情也心之用也知則在用中為體故以宰萬物言之如此體認可見此老下語十分精密真是一字不可移動

或問大學曰曾子不云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部大學只如此看曰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入門也至善其極則也物格則知致矣知本之如何而為本則知何以盡己之性知末之

制記卷十三

六

如何而為末則知何以盡人之性於是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不平而至善在我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學而不厭忠也誨人不倦恕也孔子一生精神血脉等閒為曾子拈出大學一書只是因而寫成

只看本末二字血脉自然貫通只看本末二字條理自然明白

謂之本便該著末謂之末便跟著本如何分得然而謂之本便不可以末視之矣謂之末便不可以本視之矣如何混得

墨子徇末而忘本非明德之親民也楊子徇本而遺末非親民之明德也子莫執中又將本末作平等看非至善

之明德親民也楊墨知分殊不知理一子莫知理一不知分殊其失均也

墨子悲絲楊子泣岐子莫躊躇二子之間這一腔精神十分懇切渠何嘗不要誠意正心修身亦何嘗不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緣本末上未曾參透其流便至無父無君孟子且推而等諸洪水夷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不信哉此大學之格物所以為入門第一義也

且無論楊墨子莫聖如伯夷也只成得一個清聖如柳下惠也只成得一個和聖如伊尹也只成得一個任夫何故只緣格物上有些子未徹在故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制記卷十三

七

或問理與氣一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有味乎孟子尚友之說此中一段精神便須直透到天地初分萬物初生之時有味乎孟子立命之說此中一段精神便須直透到天地未分萬物未生之時

或問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似從性上得手下條先言存心後言養性又似從心上入手何也曰心有為也性無為也論本體有為者必須得無為者為之張主故知性乃能盡心論功夫無為者必須得有為者為之效靈故存心乃能養性橫說是一樣豎說是一樣要看得

圖

顧端文公小心齋制記卷十三

顧端文公小心齋制記卷十四
丁未

無善無惡四字上之收了一種高曠的人下之收了一種機巧的人惟存下中行收他不得只是此種人最少不比那二種人多又有一種庸常的人亦收他不着只是沒用處不比那二種人都有一段精神驚動得人以故彼之勢曰強曰熾此之勢曰孤曰微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章文懿公曰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如言哉

或問子有惑於無善無惡之說也易不云無咎無譽乎禮不云無非無儀乎曰無咎無譽坤道也乾則否無非無儀婦道也丈夫則否

制記卷十四

十一

和夷度明府與予商無善無惡之說曰此與無聲無臭何如予曰畢竟是同他日過吳門再舉此話予曰向所云尚有個因緣在往雲間錢謙陽謂予曰子於無善無惡亟損之何於無聲無臭又信之予曰公以為兩言同耶謙陽曰同予曰無聲無臭儒宗也無善無惡釋宗也如無善無惡有加於無聲無臭之上也誠宜以無善無惡為宗矣如其同也又何必舍無聲無臭而艷他宗乎况手無善無惡須借無聲無臭作註脚而後分明無聲無臭却不待取證於無善無惡也由此觀之兩言亦有辨矣吾儕宜何從焉故謙陽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伸無善無惡也予之言同將以無聲無臭掃無善無惡也此意稍有不同會須道破誠為實諸海門先生何如

鄒季如曰二氏之學賢者務之務之非也其遺世累離情欲不可廢也亦惟賢者關之關之非也必其遺世累離情欲乃能關也此語最平

或問朱子於格物添一理字陽明於致知添一良字將無蛇足曰知原是良物原是理兩先生特與拈出耳奚其添

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為聖人

何心隱並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是不可到處取司農擇家童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有一人嘗從心隱問仙因而請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

買零賣其人尊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心隱兩言豈不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正其心術固是一有用才也

子桑原壤是一路人孔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子桑離塵絕俗孤行一意方諸汶汶者流相去遠矣特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原壤母死而歌滅理傷教不可訓也故特借其夷俟一節深致外之意焉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為有隱乎云爾亦寬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省悔非但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聖人於予奪之際輕重低昂一毫不爽而用意忠厚又如此於此可以得待異端之法天生大聖大賢大家你都把個極難的題目放在他身上

着他處置個中有兩箇大機括一是要他磨礪銀鍊即而能振晦而能章清而能澄澈而能定四顧惟谷逼出全副真精神一身如餘掃盡諸般閑伎倆譬諸徂徠之松秦華之栢其為大風烈日之所披鑠嚴霜凍雪之所催剝不知凡幾而姿彌蒼質彌古昂霄聳壑嫩色全除故能歷千百年不凋為萬木長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盡已之性一要他曉得世間人情委有許多變態世間事幾委有許多險阻即有不盡如吾意者務設身處地詳為籌而寬為待不以已長格物不以不幸窮人不一瑕掩瑜不以怙終厭棄精思熟計歷肝剖腸時操時縱時張時弛先後重輕曲中肯綮譬彼大醫王其於一切病情如身為百草向各人五臟六腑中穿過一番無

所不洞見其於一切藥性又如身為諸病人向百草中穿過一番無所不諳悉故能起死回生造化在手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言盡人之性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只就貧賤一項人說而今看來即富貴一項人亦自有種種憂患如堯之洪水舜之三苗湯之夏臺文之羑里又如伊尹之桐宮周公之東山以及諸葛武侯之於漢狄梁公之於周郭汾陽之於唐李忠定文信公之於宋何莫不然乃知困之進人不論有位無位只要人自識得個中機括不蹉過耳若進則優游巖廊當憂不憂當懼不懼徒然擁高爵飽厚祿以明得志退則優游泉石了無

一事足擾其念其於世之理亂安危亦如秦人之視越人漠不相關果天奉我耶抑我棄天耶吾不知此為何等人也省夫省夫

留侯原是世外人只緣一片熱心未斷却走入世上來其所相與稱知己者依舊是世外人一切大關係處都共商量初年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則滄海君晚而定太子則南山四皓又如談兵則黃石公談玄則赤松子此其際微矣韓彭輩何足以知之

一日偶與座客評儀封人長門衙簪荷篠接輿長沮桀溺七人優劣仲見曰儀封人長門為優客曰何曰此兩人不早小官還有不忘天下意思一座稱善

伯夷似偏在約一邊再失之則楊朱而已矣柳下惠似偏

在博一邊再失之則墨翟而已矣莫子似於博約之間調停取巧自以為不偏而率歸於偏也再失之則鄉愿而已矣

矯氣質以從義理是聖賢路上人矯氣質以從流俗是鄉愿路上人上之不能純於義理下之不肯同於流俗是狂狷路上人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為性是旁論非正論也程子蓋嘗喻之於水以為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但借水喻性須點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清固水之性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喻之於水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誠按而為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額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性也過額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為性

或問孟子性善之說人多援易中繼之者善為證不知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脉因子可以見父也謂子即是父則非矣予曰若只說眼睛耳朵鼻頭口舌上較看委是父子亦不同若勘到這個血脉豈但父子即路人也一般豈但路人即仇讐也一般豈但仇讐即禽獸草木也一般雖欲覓些子異處不可得

或問甲謂乙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吾人渾身是道論語何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乙曰公自錯看了曰應如何看乙曰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斯道子以為然否予曰果如乙所云聖人說他何用

或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為性則可謂性為善則舉一而廢百矣予曰也只是廢得一個惡何須過慮言性者不曰善則曰惡不然則曰有善有惡又不然則曰可善可惡告子一齊撇下單單道個無字何等脫洒當是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進而與王侯卿大夫言以此退而與門弟子言以此肫肫懇懇不憚強聒率以不遇曾無少悔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直是看得如此等閒味其語意居然狹小孟子以為是
何足與語環上第一極則云爾何等超卓却不知道個
中埋藏無限嶮峻也

據戴記大學有結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可見格
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致知者只是知修身為本
三言一義也

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為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見卓
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良知便人
人是個聖賢亦有何害於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
為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為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
較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於反覆辨良知不可為體
態落第二義矣

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致知俱可別立宗若論大學本指尚
未盡合要之亦正不必其盡合也

李見翁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孔曾
之蘊若曰至善是體明德亦屬用修身是本心意知物
亦屬末似又主張太過矣

或問格物之說紛如聚訟孰為定論曰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四個知字是同
是異曰安得有異曰如此格物之說昭然明矣故王心
齋曰自天子以下三條是釋致知格物之義陽明表章
古本近日李見羅特揭修身為宗都不肯照大學原解
未審何也

胡廬山曰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愚不

敢知至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二氏先
先天而後後夫却自有見雖然既已先先天而後後天
矣彼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哉

胡廬山少好攻古文辭歐南野謂曰夫藝達於道故游焉
而不溺志後於藝故局焉而胥喪子盍早辨之廬山聞
之矍然始有發憤刊落之意及其晚而著衡齋八篇王
弇州為序猶疑其修詞之過信乎熟處難忘也

或為顏子孔門第一人及問為仁僅告之四勿何也曰君
莫草草看了這是儒門一個莊嚴法曰請示之曰非禮
勿視是為顏子莊嚴這眼非禮勿聽是為顏子莊嚴這
耳非禮勿言是為顏子莊嚴這口非禮勿動是為顏子
莊嚴這四體如此即顏子一身如水晶宮瑩徹玲瓏不
復可以形色求矣如何草草看得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 卷十五

戊申

世人往往喜承本體語及工夫輒視為第二義孔子當時却只任功夫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究竟為何以不厭誨何以不倦個中消息最為微細說聖說仁聰明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呈些玄妙逞些精采弄些伎倆只推勘到這裡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之所謂工夫恰是本體而世人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矣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語甚可味下一正字更自躍然

泛泛看來聖與仁地位峻絕高而難攀為不厭誨不倦曰

劄記卷十五

用平常甲而易企及入細體貼何謂聖何謂仁還是個名耳為不厭誨不倦乃其實也誠能為不厭誨不倦更有甚聖與仁如其不能更說甚聖與仁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明明將聖與仁真面目和盤托出矣讀者切勿等閒抹過

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公西華也是這意思只覺比子貢更提掇得人心動

自中庸言不思不勉之謂聖而說者率謂須從不思不勉入門方是作聖真血脉其指精矣予讀論語若聖與仁章尤有滋味夫何故教人以不思不勉入聖則凡有待於思且勉者便逡巡畏縮不敢向前且待分諉其責於資稟教人以不厭不倦入聖則凡有厭者明是我自家

厭那個令我厭凡有倦者明是我自家倦那個令我倦更無推託處也或曰惟不思不勉所以不厭不倦予曰這也泥不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曷嘗無思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曷嘗無勉這其間正可想見聖人一段孜孜靡盬繼繼不能已的真精神有何厭且倦乎故於不思不勉處不厭不倦夫人可能於思勉處不厭不倦非聖人不能也吾輩應於此密密自查方有進步

或問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善非他即不思不勉者是也擇善擇此而已固執執此而已敢請正曰就人而論有思而得有不思而得有勉而中有不勉而中就善而論原是個渾然的物事其不思不勉亦何待言更

劄記卷十五

有一說就善而論本自無失不須曰得本自無差不須曰中就人而論却未可便以不思不勉為善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乃為善耳且所謂不思不勉亦未可只在不思不勉上求還有個源頭在須是這個渾然的物事完完全全沒些子虧欠然後拈來是道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耳若不尋着源頭要去求個不思不勉如何做得成縱做得成也是硬作主張告子便是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豈不是學聖人之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豈不是學聖人之不勉緣他源頭上錯了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遂有千里之謬看來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總是聖人血脉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

總與自性無干

不思不勉是現成話須要求其來歷處與其下落處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試看那誠字便知來歷看那中字得字便知下落要之來歷處即其下落處亦非有二也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便是善故特點出得字中字此指甚精不可不察

須知這物事用不得一毫安排造作又須知思勉學慮正與安排造作相反始得而今混作一樣所以兩邊費許多說話洪範不云思曰睿睿作聖乎中庸不云不敢不勉乎至論語且云未之思也又曰不敢不勉何有於我乃知思勉二字尚未易承當况可一筆勾銷也

子路問成人題目甚大孔子分三款告之一則曰亦可以

制記卷十五

五

為成人一則曰亦可以為成人却反說得小了展轉求之不得其故一日擬議及此高存之曰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為自家發問也予聞而豁然蓋子路心甚雄氣甚壯眼甚高孔子恐其看得當時人太低責備當時人太過就把眼前畧有名目的人告之喫緊只在文之以禮樂耳次之又只說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如是而已大率責已當重以周責人當輕以約味個亦字兩意俱含於其中就子路言即前條所指成人就春秋時言即後條所指成人取節焉可矣豈必種種求全故槩曰亦可以為成人一以示向上一路尚自有在合應進而求之勿草草自盡一以廣為善之門但大節無虧便得本來面目足以障衰世之

狂瀾不致滔滔日下也其旨深其慮遠矣

或問孔子與子張論前知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蓋直而括出天地間亘古亘今不可磨滅的道理做個把柄至精亦至確矣却又言及所損益何也竊疑既有損益誰能知之曰謂之損第有所裁定而非革也謂之益第有所增定而非創也非革非創則亦因也試觀自周而後為秦為漢為晉為南北朝為隋為唐為五代為宋按其大規模誰能外禮別有建立考其細節目誰能外禮別有商量至其所謂禮又誰能外唐虞三代別開一局也可見前知之道總收在這三個字內這三個字又只收在這一個字內曰暴如秦悖如隋彼亦惡知禮乎曰此所以不再世而滅也然則此一字非惟該貫常

制記卷十五

四

變統攝經權且并治亂興亡之故都不能出其範圍矣聖人之前知其簡易神妙有如是夫禹吾無間然矣禹吾無間然矣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恰好映出禹一段事益無極而禹與自禹觀之胸中無限彷徨無限悽惻無限虧欠其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分明是痛父之辜過自貶損其盡力溝洫分明是幹父之蠱過自勞瘁至其郊縣配天致孝致美又分明表平成之功有所從來不敢擅為已有庶幾蓋父之愆云爾自孔子觀之禹之用心如此其所為無限彷徨正是天理之至其所為無限悽惻正是人情之至其所自認無限虧欠正是沒些虧欠處也故歷舉其事言之而始終以無間然贊焉試於此默默玩味即千載之下猶不能不

令人吁嗟而感嘆也嗚呼微哉

又曰禹有問當父子之窮也湯有慚當君臣之窮也周公
有過當兄弟之窮也然而有問者卒歸於無問有慚者
卒歸於無慚有過者卒歸於無過則是聖人之善處遇
而遇不能窮聖人也故曰天下之變不常聖人之常不
變

人謂堯以天下與舜據吾意直是堯以舜與天下耳或曰
何也曰試想舜得天下還有增益也無曰彼袞衣鼓琴
若固有之無增益也曰試想舜不得天下還有減損也
無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減損也試想天下得舜還
有增益也無不得舜還有減損也無曰堯以不得舜為
憂將必以得舜為樂憂者憂天下之無所托樂者樂天

制記卷十五

下

下之有所托也可見當是時天下休戚安危全在舜身
上舜視天下甚輕天下視舜却甚重這個損益似不小
小曰如此看來信乎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
或問臣有弑君子有弑父而孔子懼孔子之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起局在此結果亦在此蓋以君父臣臣子非
以臣子匡君父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方成一部
春秋若兼而責之然者將孟子之見不及是歟曰何為
其然也如執一弑字春秋只治得三十二人而已餘皆
實然無恙如執臣子二字春秋只治得諸侯大夫陪臣
而已却尋那個作主且陪臣懼必還政於大夫大夫懼
必還政於天子假令是時天下無道猶夫故也誰為受
之吾見禮樂征伐依舊自諸侯出項之依舊自大夫出

項之依舊自陪臣出誰為收之非所以撥其亂而反之
正也如何成得一部春秋

或問莊子曰盜亦有道焉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盜賊
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命乃能為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其言將
無同乎予曰程子之說深明禮樂之必不可斯須無莊
子之說則以見聖勇義智仁都是亂天下之具欲一切
掃之而不有兩下用意正自相反

制記卷十五

下

性猶杞柳也豈不彷彿寂然不動之說性猶湍水也豈不
彷彿感而遂通之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豈不彷彿內者不出外者不入之說只是頭腦
上欠明便一切俱錯
以善養人是一團生機以善服人是一團殺機生人者人
亦生之殺人者人亦殺之天之道也
或問聖學不滿意大學却言誠意何也曰如好好色無作
好也如惡惡臭無作惡也奚其落
林平泉先生云臨海金一所僊居應容菴二人以道義相
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
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予
自甲午三月別許少微於春明門至丙午秋少微出江
右約予會於芙蓉湖上劇談移口予見其為國為民一
念津津不減當年喜曰今日依然是春明門許少微他

年再晤須還我芙蓉湖許少微也少微笑曰男兒進德
修業會應日新若只吳下阿蒙何顏相見予為擊節嗟
賞此又百尺竿頭進步語矣

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
留清白在人間此咏石灰詩也一條黑路兩人忙未說
相看鬢已霜我去彼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此咏
鋸木詩也二詩不知何人所作每誦前一詩便覺志意
竦拔一切無能震撼我者每誦後一詩便覺萬緣都消
一切無能沾染我者言近指遠其是之類夫
予謂伍容菴曰陽明之言良知信之乎曰信之曰陽明之
言無善無惡信之乎曰不敢信也予曰何容菴曰心既
無善知安得良即其言亦自相悖矣矣而信

伍容菴雅不滿於王文成多所責備予疑其過獨其謂素
命處置思田事竟以病不候代而歸行至南安而卒恐
於死生之際尚未了了即文成聞之當亦心服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十五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十六
已酉

太極無聲無臭有何方所乃河圖洛書說者指其中為太
極至周子作太極圖又特標太極於上何也曰這是假
象以顯理易六十四卦以二五為中以初爻三爻五爻
為陽之正位以二爻四爻上爻為陰之正位其義亦猶
是也

書不云乎允執厥中此可以照河圖洛書之指易不云乎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可以照太極圖
之指

渾然不偏曰中超然不偶曰上模寫道妙莫精於是
始予閱太極圖而疑之河圖為太極周子標○為太極

近於老氏之所謂有物混成河圖○居中周子標○居
上近於佛氏之所謂惟吾獨尊論者謂周子與東林鶴
林兩禪師友而是圖也實淵源於陳希夷其說倘亦有
自乎已而知其非也蓋周子標○為太極矣而其兩之
為陰陽也即繫○於陰陽五之為水火木金土也即繫
○於水火金木土是混者不嫌於析也何也混之以為
體析之以為用體用本一原也老氏却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將
無於體用之間自生揀擇即所云有物混成亦歸之體
統而已耳周子標○居上矣而其次之以水火木金土
也即繫水火木金土於○是上者不離於下也何也形
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道器本一貫也佛氏却曰

迷妄有空虛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將無於道器之間自生取舍即所云惟吾獨尊亦歸之孤亢而已耳由此觀之周子之爲是圖正以匡二氏也其指微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下之間者謂之心朱子曰心性微有跡比氣則又靈說得極細用九無首是以乾元入坤元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承貞是以坤元承乾元蓋乾者坤之君也

太極超形氣之上曰乾元便不免落於氣矣曰坤元便不免落於形矣是故以太極爲主方能從先天出後天以乾元爲主恐未必不瀾後天作先天也此處最宜慎辨只是這個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制記卷十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孟子仁義禮智之說本此分而爲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本此於是合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繼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將七個字形容一個字聖人發揮道妙曲暢旁通何嘗執着些子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是千古妙證明道程子曰鸞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白沙陳子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鸞飛魚躍此是千古妙解雖然

如此不已不知且說到甚麼處去也却被朱子掃得光光淨淨其言曰孔子只說個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處耳豈不十分平實十分穩妥益兩先生善發真是全體提得起朱子善收真是全體放得下故兩先生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朱子之說又大有功於兩先生余列而著之俟同志者參焉

必有事是先難曰正曰忘曰助總從利心來此孔子之所謂獲也病標有三病根則一拔其根却標不勞而治矣是故孟子之言曲而盡孔子之言約而精

內典推佛爲生天地之聖人按湯誥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予以爲非特降衷于下民實乃降衷于天地

制記卷十

此所謂生天地之聖人也

太極生天地之本陰陽生天地之具上帝者全體太極統攝陰陽生天地之主也

朱子之教裁檢賢知一邊人居多陸子之教振起愚不肖一邊人居多子思述夫子之意作中庸標個中字是合賢知愚不肖都招而入其範圍加個庸字却專爲賢知而發此無他誠以能亂吾道者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慮者惟此人然而能寄吾道者亦不在愚不肖而在賢知則天下之最可望者亦惟此人故等其過於不及而並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地分僅在愚不肖之列必將恍然自失不能不思所以退而矯其偏甚其過於不及而特匡之者欲其知已之墮落反在愚不

肯之下必將悚然內懼不能不思所以進而求其中聖賢之惓惓為賢知計如此真是十分苦心

或問程子言周茂叔窮禪客何也曰二程遺書云明道少時喜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伊川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又云釋氏善通機窮着他便道我不為這個看此可識窮禪客三字之義近有引用其語者却於中間增一字曰周茂叔乃窮禪客殆失之矣

儒家之有朱子其詩家之有杜工部乎讀工部集洪纖澁淡淺深肥瘦新陳奇正險易巧拙無不具備邇而上之自兩漢而魏而晉而六朝沿而下之自中唐晚唐而五代而宋而元無不兼包且言理則近經言事則近史尤為傑出所以獨稱大家然而具眼者率謂自詩人來未

制記卷十

有此老相與推為詩聖至輕俊之流亦往往摘瑕索癥執其一句一字而彈射之要之益以見其大也知此可與論朱子矣若象山便是個李太白也

朱子闢禪矣闢禪書却多陸子近禪自其資有暗合處耳闕禪書却少又曰惟其闕之多故其闕之也率中肯綮惟其闕之少故以禪呵之者不能得其心服或曰何以見朱子闢禪之中也曰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

文中子曰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否則事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適胡古之道也說者以為古今論佛惟此最當似矣愚竊謂克佛氏之慈悲行之中國亦安見其泥若其離君臣絕父子棄夫婦即夷狄亦未

嘗肯而從之也烏在其為西方之教哉却有一處說得好程元問三教何如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曰非爾所及也大自可味

章子厚赴召別吳山端端請入方丈茶罷端曰且為愛護佛法公云不與不廢愛護佛法也却是宰相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置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翁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惟管東翁亦曰吾於子弟輩並未嘗與語及此誠畏之也噫嘻寧但應為自家子弟輩畏之而已矣

制記卷十

五

甚矣子思之善言道也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既就無知無能中拈出有知有能處來又就有知有能中窮到無知無能處可見這個物事要埋沒他也埋沒不得要覷定他也覷定不得要拋撇他也拋撇不得要拏住他也拏住不得直令愚者智聖人反愚不肯者賢聖人反不肯抑何神妙不測至此也却又非子思鑿空駕說故意作弄一一是眼前實事實話

釋氏談心談性人皆詫以為奇畢竟還費了許多話頭怎如中庸此一條不過四十五字却說得如此宛轉如此玲瓏如此含蓄如此變化如此圓滿是故欲表道之無內因特徵夫婦之不知不能而闢其可知可能欲表道之無外因特徵聖人之所知所能而闢其不知不能一

似愚不肯出聖人之上聖人出愚不肯之下抑揚顛倒
可喜可愕讀者試讀到夫婦之愚可知夫婦之不肯可
能憑他何如人也應欣然踴躍精神煥發一番試讀到
聖人亦有不知聖人亦有不能憑他何如人也應茫然
自失意氣收斂一番此真子思子喫緊為人處也
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
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
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
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
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
不同者為性乎以有不同者為性乎孰是孰非可以立
決矣

御記卷一

六

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此語極精至羅文
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
彼認覺為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世方以無善無惡附會性善方本菴獨以性善掃除無善
無惡直狂瀾之砥柱也本菴又言下學而上達常味這
下字因發明下人上人之義最為警策余退而思之以
為會付翁之所謂性善則知聖人與塗人同有不容視
之太高假焉畏而遜者會得翁之所謂下學則知塗人
與聖人同有不容視之太卑肆焉藐而玩者蓋提撕吾
黨之意於斯至矣其可負諸
又曰本菴慮世之離善求性者之眩於無而言不變難也
又慮世之離性求善者之滯於有而言知變難也於是

率而齊之性善其指淵乎微矣性善原道自孟子更請
以孟子證夫道一而已矣是點出性善頭腦仁義禮智
四端是鋪出性善眉目四者變一者不變何其與本菴
言如合符節也看來總不出此理此理參得到時二氏
百家是處自然一一囊括其似是而非處自然一一粉
碎而何畏乎千百世之下自然不差些子而又何俟乎
安排比擬為哉易言盡性至命本之窮理而本菴亦於
此倦倦三致意也有以夫有以夫
學者聰明未必如古人議論常欲勝古人行事未必及古
人自處常欲過古人以故下稍往往沒收煞
近來有一習氣操觚者但於左馬諸家摸擬得一言半語
便傲然自以為古文其視韓柳歐蘇茂如也談道者但

御記卷一

七

於禪玄兩家剽掠得一知半解便傲然自以為妙悟其
視周程張朱茂如也嗟嗟彼操觚者無論也乃談道者
亦然何哉
近作一熱心事適有巨室之僕為梗竟做不成而被冤者
更罹荼毒殊以自悔既而思之人間世儘多不平如何
一一管得却又啞然自笑也書之以志予過
有一人既成而卒人曰惜也正好享用余聞之嘆曰此
正造化提醒人處也人曰何也兩下都落空竟有何用
吾輩須就自家照顧一番看這裏經營享用的是甚麼
還不落空否有用否不可只將他人評論後來只惹得
人嘆一口氣也

庚戌

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此深識世故之言愚謂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天下之禍也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福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尚審於早而慎於微哉

予謂伍容菴曰林居錄中盛推申相國居鄉懿行良信要之特其小者耳尚有大佳處容菴曰何予曰魏見泉侍御條陳時事中及科場積弊且謂大廷之試閣臣為讀

本朝紀事十七

卷官凡閣臣之子須俟去任後方可與試張蒲州不悅將有處分予因請於相國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之事鮮有摘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比得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戶曹李脩吾抗疏救之竊以為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於此兩人優容方是真能優容願熟思之相國曰君言固是第此事有張先生主裁吾不得而與也予快怏而退已而見泉脩吾俱調外無何張蒲州憂歸相國謂予曰向所言魏李二君欲為一處何如予喜曰老先生發此一念天地鬼神亦來呵護矣時與姚江孫越峯同在選司因入言之越峯曰昨正商諸申相國相國欣然曰是吾心也予曰今方推新堂翁楊二老

想且夕到任耳越峯曰若待此老到任而後推入皆歸美此老及却相國一片心矣予曰此老長官妙用非予所及也即曰具疏見泉得南吏部修吾得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相國復為言諸吏部擢山東會憲馴至大用初予目擊江陵橫政借魏崑演奏記相國勸其從中匡救相國閱之點頭徐曰兩君之意美矣還須善藏其用勿得草草相國一日入閣張江陵問曰閣新進士有三元會知之乎每日取邸報遞相評騰自以為華袞斧鉞俱在其手此皆貴門生也相國曰不知也是為誰江陵因舉予及魏崑演劉初華三人以告蓋予三人並舉鄉試第一故讒者從而為之辭去相國笑曰皆迂腐書生耳江陵發問時意甚不平至是稍解已而相國得政次第推轂予與崑演入吏部此等事皆世所希觀也

本朝紀事十七

又曰非特申相國即王婁江亦自有佳處丁亥大計何司空名在拾遺中遂許憲長幸慎軒陳給諫兩參之而意歸重於辛蓋有所承望而然也予過婁江公語及之且問陳給諫之疏是否公曰道貴堂翁楊二老極口贊之以為佳予曰如此老先生亦必以為佳矣乃疏未猶慮有推刃於腹者何也言官論一總憲亦是常事何必弄此機關無乃欲蓋彌張計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耳公曰執政之體只不當主使言官以行其私耳亦不得禁之使不言也且辛總憲有何好處察君之意意似右辛而左何然得無偏乎予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便屬不

受若被拾之人一一彙個對頭聚訟紛紛有何了期非政體也公不悅而罷越六年辛總憲物故其子來請謚婁江謂予曰畢竟此老何如人應與謚乎予曰此朝廷大典自有公論在非小臣所知已而禮部採輿論與謚婁江聽之弗禁也蓋亦悟向日之非云又予司選時太僕寺缺少卿堂翁陳心老問曰當用何人予以山東大參王太初對陳心老曰善遂以語諸婁江公公不可越數日予以他事往謁公迎謂曰近細詢之太初果佳士也便須用之於此可謂無成心矣使能克是心其所建立當有可觀何至叢紛紛之議哉

物記卷十七

三

丙戌秋予入京補官婁江王相國謂予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否予曰願聞之相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不亦異乎予對曰又有一異事相國曰何予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相國笑而起何司空許辛總憲四御史皆降官眾議譁然以為有主之者予因其疏言之且及向來種種時弊欲執政公卿庶僚各務自反已而奉旨外謫陳雨亭司寇謂王婁江曰顧勳部一疏說得最公何以見謫婁江曰渠執書生之

割記卷十七

四

言狗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司寇曰是則然矣竊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勳部個中苦心似亦不可不知也婁江然然司寇退而以語趙定宇太史太史為予述之予曰鄙人惟知自反而已此外非所知也歲丙申之冬選部唐仁卿請告而歸訪予於涇里予問曰國事近何如仁卿曰他皆無足慮所慮者一人耳予問為誰仁卿曰沈繼山司馬也必亂天下予笑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願勿草草兄姑待之司馬旦夕歸矣仁卿曰司馬外結政府內結權璫方常用事何云歸也予曰所結政府為誰仁卿曰張新建予曰司馬與新建同年也又同與江陵奪情事後先被罪去其情誼自別於泛然之交第司馬體自喜必不為新建用新建今猶次輔耳一旦得政此兩人終非好相識至欲結權璫非用賄不可司馬將何所取資仁卿曰自有代為之賄者予曰此等奇論從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今姑無論吾輩只看司馬行徑何如更應了了仁卿懷疑而別越數日司馬果得旨歸仁卿自途中貽予書謝曰向者吾失言吾失言昨道攜李詢此老居鄉作何狀市井細民無不同聲賢之乃知長安紛紛之論真是可笑矮人觀場隨人悲喜吾又以自笑也仁卿可謂無成心矣鄒南阜書趙定宇先生傳後曰趙學士沒其弟與諸子屬傳草成照然竟消門人曰先生勸予予曰此非子所知曰得無以苦肉計勸耶曰苦肉計丁丑冬事癸未以後跡苦肉更甚荷聖恩賜

環置之生地矣吾等心如木之平也故設詞波之如鼓
之無聲也故陽為擊之俾不得一日安其位厥六年時
又更甚先生曰不去必不令完名卒若左券嗚呼抑知
夫司馬之時跡先生之時尤甚即去後且不令完名也
吾是以重有感於仁州為之喟然三嘆而追記其語
或問予曰子言陸五臺冢宰有旋轉之功將無太過乎曰
若說旋軋轉坤委未易言然而我皇上臨御以來所用
冢宰凡數人大率皆執政之冢宰耳非皇上之冢宰也
中亦有頗知自立者矣而極重難反率不能跳出這窠
巢獨五臺公眼高膽壯遂能正統均之體破久沿之套
收旁落之權振積衰之習到任數日外轉一大于清議
之御史而奸邪為之奪氣內擢一公論共推之給舍而
端良為之生色及大計羣吏務在表廉貞懲貪恣獎恬
退抑奔競其夤緣入臺省者即見任一切屏黜於是仕
路廓然一清於是天下始知公論之不可犯各思嵩嵩
自濯立峰孫公心谷陳公繼之相與遵其遺軌而加之
以慎於時郎官王秋澄鄒大澤劉健菴劉用齋趙儕鶴
孟雲浦麻十洲李元冲輩莫不朝夕砥礪輝精白而應
之無敢以私干者諸君子誠賢哉要其開端之功實自
五臺不可誣也以致執政耽耽側目後先剪除不遺餘
力空署而遂至再至三甚而遂及升任之章衡陽遂及
回藉之黃 甚而空四司而遂無留焉卒亦無如之
何迄於今雖不能如三公在事時而流風餘韻尚有存
者試看錢給事張御史竟不免外轉免外轉矣又不免

制記卷十七 五

內察姚給事文蔚欲得一南回卿費多少委曲卒之部
不與而肯從中出視陳海陽久玷公評楊海豐猶力為
護持俾假然完京卿之壁而歸且為調王弘陽光祿於
南謫吳徹如比部於外以謝之者相去迥然矣揆厥所
由一線之脉來自五臺不可誣也然則謂五臺旋軋轉
坤固不得只就銓政按而求之辛卯以前是一局辛卯
以後是一局要亦自成一軋坤自具一旋轉也
陸平湖嘗語人曰吾做冢宰可一年李漸菴可二年曾見
臺可三年陳心谷可半年而已其他即十年可也人問
其故公曰未須說被異日當自知之此老大有眼
吾邑周傲菴先生機茂簡重有古人風對客終日竝無一
閑話只此大是難事庶幾先進於禮樂者歟
王仲山題其廳曰居官者不知有家盡職而已居家者不
知有官守分而已
龍崗施公洞真豁達不立城府其為吾郡剖決如流公庭
常閒可設雀羅性好士嘗浚玉帶河建龍城書院選諸
生之秀者躬課之是科舉於鄉者甚眾至今科甲不絕
吾邑孫少宰最所賞識果大魁天下武進周嵩河自童
儒中拔之廉其貧為之行聘江陰曹氏即少宰之內家
也吉服升堂鼓吹而遣之已而亦取高第嵩河名道昌
改名鉉其他不可枚舉云
沈太素少年魁南宮文名大噪夷陵王少芳慕之託所知
求其憲稿太素謝却之予曰何必乃爾得無已甚太素
笑曰小人不可與作緣予嘆服不已

制記卷十七 六

予問伍容菴曰人言寧夏之變不逮確齋魏公必不能平信乎容菴曰然時予在兵部見魏公報疏言于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為有急得以調發也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宵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報漫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將智而髦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緩功受上賞予抗疏云

或謂予曰近有議那太史掘藏隕名者潘雪松尚寶云此偶然應跡耳酒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為累子以為何如予曰此不可責雪松雪松是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耳

制記卷十七

邵文莊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薛方山先師質之曰真士夫即真道學也假道學即假士夫也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客言某某周游講學到處為人居間所遺金錢常滿人多譏之却有一段可敬處余曰何也客曰渠隨手輒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為子孫計跡若為利實乃超然於利之外也余曰若見盜而富者乎客駭而問曰何也曰此輩大都亦隨手輒盡未嘗汲汲立生產為子孫計也今將曰是超然於利之外也而賢之乎客曰若是其甚歟曰一則取諸白晝一則取諸昏夜一則出於高談性命之士一則出於饑寒無知之民以此觀之彼為盜者猶或有可原也何謂已甚乎

卷終

顧端文公小心齋制記卷十八

辛亥

或問世之論者有謂學當重悟有謂學當重修孰是曰學不重悟則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為輕者也何也舍修無由悟也學不重修則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為輕者何也舍悟無由修也曰然則悟修雙提可乎曰悟而不落於無謂之修修而不落於有謂之悟曰吾聞諸爾瞻鄒子之言曰無故提一悟字已屬謎語又提一修字亦屬疑情如何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作死語看依舊是謎語依舊是謎語更無轉身處矣如禪門說個即心即佛已而又說個非心非佛最後又言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這是一句話兩句話三句話須自家有個分曉莫被他瞞過也

制記卷十八

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道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並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為本體既以心為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察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為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指卻似均之契悟未盡也

近世率喜言無善無惡及就而即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
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為經言無方無體
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
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
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即是心之本體說甚著不著
如明是目之本體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聽是耳之本
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
不可以為子須千方百計求盡子道還可說莫著於孝
否如忠臣悅在得君有不得則不可以為臣須千方百
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
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則曰得無
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制記卷十八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
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
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也
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為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
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
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
為土苴以日用為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
逐境以訟悔遷改為輪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
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
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為
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闇然婚世為萬物一體以
枉尋直尺為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為無可無不

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為聖人無死地
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
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
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
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其亦
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於塘南王先生曰人有言無心於名與利者大丈夫
能之無心於道與行者非聖人不能其信然歟曰埋固
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可味只是尚有
說在何也道與行天理一邊事名與利人欲一邊事兩
下判若霄壤却總總道個無心須就裏討個分曉方沒
病痛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謂無

制記卷十八

心於名與利也至於為謀利而正誼為計功而明道則
有心矣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所謂無心於道與行也至
於得必以思中必以勉則有心矣以此言之其無心同
而其所以無心異一是別真於偽教人從真上立根一
是別性於反教人從性上歸宿此非特理實如是兼亦
可以為訓也若把兩個無心混作一樣用吾見在高明
之士則視道與行為塵垢糝糠如名與利之不足以益
人業從擺脫在圓融之士則視道與行為徽纆桎梏如
名與利造足以累人悉與破除而無忌憚之中庸山矣
此非特不可以為訓兼亦無如是理也敢以此申先生
未盡之指

或問王文成言當初學問也只在行誼上檢點覺是拘泥

而外人同聲賢之自龍塲驛以後磨鍊既淡性體始見雖不規規於事為胸中覺得瀟灑而人多不取譬之人身外面無恙而腹中作痛強自含忍人亦謂其無恙也至污穢一口吐出胸中寬快而人反憎厭之其說然歟塘南先生曰理固有之非所以訓也此兩轉語大妙可味可味只是尚有說在何也跡上無瑕心上有瑕鄉愿行徑也前一段所言是也跡上有瑕心上無瑕狂者行徑也後一段所言是也文成蓋曰與其完完全全人人道好做個假中行寧其疎節濶目行不掩言做個真狂者耳此非特理實如是兼亦可以為訓也雖然跡可見也心不可見也倘於其可見處縱橫顛倒無所不為有過而詰之輒去而逃之於其不可見處以自解曰吾第

補記卷十八

四

求無愧此心而已跡非所計也甚而為之張皇其說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又曰進此一步方透毀壞關也其為世道禍不小矣此非特不可以訓兼亦無如是理也敢以此申先生未盡之指

惲菴池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為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弟子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去却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古亦並未聞有此等呆議論也大率近來儒者往往借人起個話頭隨而自標其見按實求之半成戲論耳須知

無善無惡却是個空鑪

當春秋時出一孔子即春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得了孔子氣力當戰國時出一孟子即戰國之天地萬物便覺陡然有神究竟亦全得了孟子氣力又曰且無論孔孟大聖大賢即如唐武后時是何世界賴有個狄梁公還成個唐即唐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唐不知有武后也宋徽欽北狩時是何世界賴有個李忠定公還成個宋即宋家之天地萬物自在天下人心亦只知有宋不知有金人也

補記卷十八

五

又曰且無論狄李兩個大豪傑即如宮之奇在虞晉不敢伐李隨在梁楚不敢侵二國雖小亦自有他的天地萬物在只其間有個人便撐定了吾輩於此不必拘執一局須是大開胸襟另具手眼就裏看出個意思來中和位育之說越覺分明又不是陳同甫貶抑三代下就漢唐推尊漢唐上配三代的話頭也

又曰譬諸大家巨族當其盛時生得人既好際遇又好德業聞望安富尊榮煥炳炳而十分精彩此如達而在上君相的中和位育也及其衰也變故紛出門庭蕭然却幸生得箇好人服習詩書敦行禮義故時家風奮身整頓畧不墜落亦何愧大家巨族此如窮而在下匹夫的中和位育也故知自家而國而天下命脉都在人又知中和位育乃世間公共擔子不可謂那個有分那個沒分妄設藩籬也然則吾輩今日一頓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

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學字其所以關明這學是點出一個好字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所以關明這性是點出一個善字耿庭懷遺予書曰頃晤史玉池太常相與慨斯道之不明學術之多岐欲推一人爲正宗意者其明道乎予荅之曰意者其元公乎元公圓宗也明道頓宗伊川漸宗也庭懷不以爲然復遺書言之予復荅之曰明道之推執曰不宜而僕言必稱元公者以爲畢竟元公是師明道是弟子也今亦不必深論卽如元公令明道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而明道卻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等閒轉入會點樂處矣尋得孔顏樂處其究也可以入聖尋得會點樂處其究也率流而

初記卷十八

木

也可謂幹蠱人設吾黨誠欲大典吾道于今世必先有以深服佛氏之心而收之笠欲服佛氏之心而收之笠必先有以洞開吾道之門而示之宗欲開吾道之門而示之宗非推尊明道不可言言都是然而僕非遺明道不推也推元公卽是推明道推明道而不及元公猶之推子淵而不及孔子所以推之者似淺耳將謂定性識仁等說有加於無極通書之上乎據鄙意無極通書真儒家之明珠寶玉而定性識仁等說乃明珠寶玉發光處也於發光處識取明珠寶玉則可遂認此光爲天下之至妙至妙沒却明珠寶玉則不可故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論道於三代以下不認得元公猶之論道於三代以上不認得庖犧中庸所謂半途此耳欲釋氏之服恐未能也來教又謂尊周必明圖明圓必立教將以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爲教乎抑必借上一圈而爲教也上一圈者將以太極爲教乎將并無極太極而兼言之乎竊意此等處圖說盡自曉了不必作何擬議若欲進而求其精義之所在又須以平心體之深心入之方能漸次澆泊有非擬議可得而及者門下且看這一圈與庖犧一畫有異同否此乃悟徹先天超然有會於象數名言之表就手描來全身盡露上下千古覺得河之圖洛之書亦若爲之一新幾於重開混沌矣至論聖學單提無欲二字何等斬截何等徑淨何等超脫向所云孔顏樂處意其在此此無極真脉路也亦可謂明明指出頭腦不但啞謎而已故僕以爲宜推元公元公而下前

初記卷十八

七

無如明道後無如紫陽為偏漸行細推敲定不如元公之圓也今欲上不溺於空寂而又下不局於株守舍元公奚宗焉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為知己吾輩試於此一查生平知己何在若知已是甲一項人即我亦便是甲一項人知已是乙一項人即我亦便是乙一項人莫得放過

鄉黨一篇乃是門人到處體察到處描畫恰如章章寫出小心圖末章拈出時字尤妙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也時未至聖人不敢先也時既至聖人不敢後也

心不踰距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

制記卷十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先大人於壬子年即不幸棄世則茲辛亥制記殆絕筆也今玩末條幾段若舉向來小心齋秘密義特為標出似了案究竟語豈將棄世一識即追憶舊聞先大人十五齡時嘗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先大父見而笑曰子欲為孔顏耶迺今末條仍以孔顏為證前後若符節云則是先大人一生所嚮一生請造亦從可知矣

男 與 濤 謹識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上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茂才周伯欽問天命之謂性一章先生曰這一章書喫緊處只在天命二字當周之末百家竝興各各開壇樹幟立箇教門他也說如何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如何便不得其所却不曉得何者是道他也說如何是道却不曉得何者是性他也說如何是性却不曉得何者是他源頭各從自己意見揣摩如墨氏見得仁一邊便認兼愛做道將兼愛做

虞山商語 卷上

教如楊氏見得義一邊便認為我做道將為我做教怎知這箇都不是性之本色縱竭盡一生精神成就了一箇家當亦只是陰陽五行活計至其識取路頭趨向不差者又往往株守方隅局而未圓開而未耀於以寡尤寡悔則有餘於以究竟極則宜暢光明為吾道出一臂之力則不足皆由源頭上含糊未了也故子思子特揭而告之曰天命之謂性一以示在門牆之外者俾就此體勘討出箇真面目來庶不至東撈西摸妄起爐竈以學術殺天下一以示在門牆之內者俾知自家原有箇大

來歷便須尋箇大結果不復以眼前小小境界爲安身立命之地而從上聖賢後先授受一脉永不息於失其傳矣試看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中言知天言配天言如天言其天不一而足豈不深切著明故曰喫緊處只在天命二字

問天命命字如何看先生曰命字有以主宰言者有以流行言者以主宰言這命便是命脉之命以流行言這命便是命令之命問此命字宜何從先生曰這就就流行處指出主宰說中庸原自有箇註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天

虞山商語

卷上

上

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以爲人也更無二物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有言道是不該離的人定要離他方可有言道原不離人人卽欲離之不可得也孰當先生曰繇前一說豈不鞭著功夫但覺多了一箇轉念恐未能貼得本體繇後一說豈不點著本體但覺說得太見成了恐未免鬆却功夫子嘗反而驗之此心與道合卽安與道離卽不安竊意中庸所謂不可正指此心安不安處而言也試想這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又想這念頭於何而究結便識得功夫矣

故學者從前一說發根將來必流而拘從後一說發根將來必流而蕩惟從這念頭發根自不愁你不戒慎不恐懼有何安排既無安排有何作輟既無作輟有何覩不覩聞不聞既無覩不覩聞不聞有何走漏如此然後兩下病痛都不犯著如此然後本體卽功夫功夫卽本體乃天命之真消息率性之真機誠修道之真法程也程伯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子謂子思這一條先拈出不可三字纔

虞山商語

卷上

上

說戒慎恐懼又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把柄縱你有會得有會不得這箇却自常常會得只一切依他本來戒慎恐懼都是鳶飛魚躍此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噫嘻微矣

問戒懼慎獨有作一項說者有作二項說者未審孰是先生曰兩說皆是要而言之固一也二亦一也今只要理會他立言本指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全體功夫慎獨二字則就中抽出一箇關鍵而言也如易言極深又言研幾書言安止又言惟幾又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更沒滲漏

了却又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乃是把人最易墮落處提破須到這裏一切拏得定方纔果無滲漏也譬如人家兒子出路父母分付他一路小心便完了事却又絮絮切切早晚要如何寒暖饑飽要如何陸行遇著險阻水行遇著風波要如何就旁人看來何不憚煩非但旁人便是那兒子不經過利害的亦安知不疑老人家這等過慮不知此正父母的心腸也聖賢爲人的心腸真不減父母之於子所以有許多提防有許多轉折吾儕却只要說籠統話遇此等處便謂支離出於孔子以

虞山南書

卷上

四

上猶代爲之分疏出於朱子以下卽公然直斥其謬此亦無異驕子之笑田舍翁矣豈不可痛。問慎獨獨字註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孰當先生曰道理甚活憑人如何體取卽曾思二子之言獨其指亦已微有不同了若就文句上看莫見莫顯之說似精於十視十指與物無對之說又似精於獨知却不可便如此較量疑曾子之見不如子思朱子之見不如今人也卽如伏羲作易只是一奇一偶孔子却點出太極二字周子又從太極點出無極二字就文句上看

太極二字似精於一奇一偶無極二字又似精於太極却亦不可便如此較量疑伏羲之見不如孔子孔子之見不如周子也吾輩今日只要自家身上用得著便是第一義。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云未發以時言乎以本體言乎先生曰兩說都有箇至理在不必執定往嘗與晉陵徐儼弦先生論及此儼弦曰道無動靜而心有寂感須要分合看此義甚圓會得時紛紛之辨都爲刺語矣。

虞山南書

卷上

五

實事只不要看得遠了卽如今日吾輩共聚一堂仰瞻聖像肅然起敬相與稽首拜下依次班列齊齊整整並無一人敢亂走一步並無一人敢亂出一聲非但吾輩至於左右奔走及諸方往來環立之人亦箇箇凝目看吾輩有何動作箇箇傾耳聽吾輩有何提唱平日許多閑思怠想都無處著卽此便是吾夫子一段精神歷幾千餘年儼然未散卽此便是吾夫子之中和位育也又不要看得自家小了試思自言子北學於孔子以來邑中能發此願心者有幾自己言子祠以來凡蒞茲土者

誰不過而參禮大畧只是了故事而已上下楊王
兩公之間其能加意表章者有幾獨庭慎耿侯寤
寐羹糝銳然仰止爲之新其廟貌爲之闢其講堂
又遡厥淵源特揭願學孔子爲標羣邑之矜紳及
諸父老子弟而會講焉相期以聖賢事業此等舉
動豈不超出尋常而今而在侯實實以身倡之於
上凡列斯會者實實以身應之於下一番合并一
番感發一番闡明一番淬礪日積月累無厭無倦
務令兩下精神蒸蒸融液通而爲一便可與吾夫
子通而爲一與吾夫子通而爲一便可與天地萬
物通而爲一此卽吾輩之中和位育也這都是實
理事事願各努力無孤勝會

虞山商語

卷上

七

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已是將
世間病痛一切拈出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只是就上文咨嗟慨歎一番人人在道之外却又
人人在道之中人人在道之中却又人人在道之
外乍讀之令人恍然自失無辭以解徐按之令人
四顧旁皇欲一息自安而不得言有盡而意無窮
真堪喚回醉夢

虞山商語

卷上

七

顏子是聖門第一諦所謂克己復禮樂而言之只
是箇過人欲存天理豈不明白易曉而今却要知
得己是人欲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富貴能不淫貧
賤能不移威武能不屈及勘到這裏還剩下許多
查滓掃不盡禮是天理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家庭
莫不稱孝宗族莫不稱弟鄉黨莫不稱忠信廉潔
只勘到這裏便現出許多參差對不過故克己復
禮乃功夫之最微最細處也既是最微最細如何
下手却又捉掇得十分痛快謂之克直是一刀兩
斷絲絲見血沒些子遲回沒些子計較沒些子包

裏沒些子牽纏謂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直是當下圓滿物同春及些子空缺沒些子遮攔沒些子停畱沒些子涯際且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直是把柄在手超超獨上沒些子等待沒些子假借沒些子倚靠沒些子幫貼非天下之至敏其何以與於此此聖門爲仁第一局也

問明道識仁說何如先生曰孔門弟子每每問仁亦是要識仁的意思孔子却只教他爲仁未有不爲而識未有不識而爲豈是兩箇塗轍第爲以修言識以悟言爲則功夫便在眼前行住坐臥無一刻

虞山商語

卷上

九

可達悟則須是這功夫積累到久忽然透出有時百方求之而不得有時不求而反得之及其得之又須密密保任方有受用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悟境也自一日之前至一日之後却只是一箇修更無別法問從來論學皆以知爲始伊川亦曰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若不知爲箇甚麼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有就得力言者就用力言體驗省察之謂也正是修上事此在初入門便應著緊無容些子含糊就得力言融會貫通之謂也纔是悟上事到此地位真自不須防檢

不須窳索有非初入門可躡希者是故有修無悟必落方所非真修也未修求悟只掠光景非真悟也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竊敢申之曰能爲仁方能識仁何者下學乃所以上達也明道又嘗有對堦說相輪之喻最好試取而參之其於識仁之指思過半矣

太學孫子桑問天下歸仁說者以爲八荒皆我闡之意是否先生曰是問朱子云歸猶與也如何曰亦是往嘗有人疑及此謂子曰顏子自克自己自復自禮一日之間天下何從知之而遂與之子曰姑

虞山商語

卷上

九

無論天下子信得顏子能克己復禮乎曰信得曰然則顏子仁人乎曰仁人也曰子認得顏子否曰顏子去此二千餘年矣何從認得曰子未認得顏子又去之二千餘年今且與其爲仁人也乃不肖天下之仁顏子乎頃之其人又曰爲仁只是爲己不重效驗何計天下與不與也子曰聖人看得我與天下是一箇子却看得我與天下是兩箇子桑曰如此體會八荒皆我闡之意不言而已躍然矣茂才朱蓋卿講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周伯欽講道不遠人一章徐長發講鬼神之爲德一章李伯樞

講君子之道費而隱一章既畢庭懷耿侯曰試與發明一番何如先生曰已各各發明矣今只要各各就自家身上發明便是第一章要認取箇素字第二章要認取箇庸字第三章要認取箇誠字謂之素便者不得一毫色相吾能超出色相乎謂之庸便者不得一毫意見吾能超出意見乎謂之誠便者不得一毫情識吾能超出情識乎至於第四章尤說得活潑潑地愚可與知不肖可與能吾得以不知不能自諉安然處愚不肖之下乎聖人自有不知有不能吾得以有知有能自滿傲然據聖

虞山商語

卷上

十

人之上乎語大天下莫能載吾得無不免爲天下所載乎語小天下莫能破吾得無不免爲天下所破乎焉飛天魚躍淵吾得無自纏自縛仰慚焉而俯慚魚乎如此細細理會自然有箇進處乃所謂發明也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中 丙午季秋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俞仲濟問吾十有五章前在東林有說未竟願悉其指先生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子百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已而曰須知提這學字萬兩千斤提這矩字千斤萬兩何

虞山商語

卷中

十一

也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繇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強者有不得自用其強但一絲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昔謝上蔡講師覓見一章謂一部論語只恁地看予於茲亦云

問何謂知天命先生曰吾夫子用了四十餘年功夫

方纔知得吾儕自省十五時能如夫子之志否三十時能如夫子之立否四十時能如夫子之不惑否如何便要說這箇話縱說得亦屬戲論將焉用之曰請言其彷彿曰這是吾夫子下學而上達的地頭生平許多積累功夫至此不覺一透恰如人在平地陡然搏扶搖而上翱翔九霄高覽遐矚曠焉改觀俯視塵寰形形色色恍然另換一番精彩蓋前此猶屬人界至此乃屬天界矣前此猶見天自天我自我至此知我其天知天其我俯仰上下兩稱莫逆矣前此猶混於林林總總之中至此太

虞山南語

卷中

二

虛爲徒獨往嚬來超然無對矣這是知天命的影子彷彿而可求者會得時亦便可長一格必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天命又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知須各人自去理會予不能知也又何敢作戲論第有一件可疑却合著想知天命至矣尚有何不了再要十年功夫方纔耳順二十年功夫方纔從心據常情看知天命是神化上事耳順從心是自家身子上事兩者較之知天命似深耳順從心似淺據吾夫子說來則知天命在先耳順從心在後無乃將深作淺將淺作深曰可得聞乎曰予

亦不能知也竊嘗億之說箇天命似涉渺茫吾夫子定要一一自家身子上打透方肯作準蓋渺茫處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假只勘到自家身子上便見其間有多少要融化處未必能盡融化有多少要調伏處未必能盡調伏如何喫你籠罩得去縱是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這所在還露出本相如何喫你扭捏得來今且把下學而上達一語再加尋繹益自分曉曰何也曰離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卽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則

虞山南語

卷中

三

求之愈遠而愈超特亦以其超特也反得以施其播弄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則求之愈近而愈平常亦以其平常也更無所容其矯飾論至此安知深之不爲淺淺之不爲深也是故必六十才毅到耳順甚言卽形卽天命之難也必七十才毅到從心甚言卽心卽天命之難也可見吾夫子下學而上達及其上達依舊在下學裏磨礱鍛鍊所以修則真修悟則真悟證則真證而爲中府之至也問今心與耳目口鼻衆形而成人專言心心統形也專言耳何居先生曰此無異故舉一以見其餘耳

曰固也惟是耳順二字下得最奇乞爲一闡曰當與從心參看從耳所聽不踰矩耳斯順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心斯順矣耳順而小體之性盡矣心順而大體之性盡矣往子弟季時曾商及此其言曰天人本無二何緣隔礙緣二障耳一是形障一是心障形有方所是極實的事物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事物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

虞山商語

卷中

四

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如此然後形通極於心而形非血氣之形心通極於性而心非情念之心如此然後微皮微肉微骨微髓活潑玲瓏四通八達純是一副神理流行發現如此然後造化在我萬物生身此知天命之符也

問或言日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關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無復好醜揀擇矣然否先生曰人之一身惟心以神用餘皆不離乎以形用也

故孟子以心爲大體耳目口腹爲小體今則如是分別將以耳爲大體目口鼻爲小體矣恐不甚妥至謂無復好醜揀擇尤宜善看若不善看非一槩掃除而成空必兩下平等而成混其誤不小且委如所云將耳獨順而目口鼻皆逆矣恐甚不妥也曰畢竟順字作何解曰也不必求奇孟子有云若決江河又云四體不言而喻卽此亦可得其意也曰心大體也奚其障曰就衆形而言心爲之主就心而言矩爲之主人惟危道心惟微於此勘得不清將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方寸之間沒箇主人

虞山商語

卷中

五

翁在東西南北四望茫如不知走向甚麼處去了也是故馭形之難其難百什馭心之難其難千萬今亦不必他求但玩從心所欲不踰矩一言自了然矣曰然則心與矩一乎二乎曰以爲二何得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爲一何必言從心所欲不踰矩非二非一之間率爾不辭必受人駁默體而自得之可也

問耳順不思而得也繫之六十從心不勉而中也繫之七十吾夫子之所以致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近世王泰州一派率以不思不勉提人何也先

生日吾原其所以一則謂性體自然欲人識取本來面目一則謂人之從事於學者往往失之支離膠擾故特以此破之耳其說夫豈不美而意固有爲也或乃泥而不察遂謂初入門便須不思不勉則是耳順從心可坐而致矣得無言之易歟曰此非始於近世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言之矣則是人人不思而得人人不勉而中也將亦疑其言之易歟曰此却另有說在孟子又嘗言之矣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壯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

康山南書

卷中

本

孝終身慕父母是知聖人不落情誘純是本體用事孩提未涉情誘亦純是本體用事也若乃回遯孩提境界已過外之不能無紛然可眩之物交仰攀聖人境界尚遠內之未必有澄然不緇之定宰却只說箇不思不勉幾何而不誤事曰是則然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辱也可知孩提境界雖遠有不過者存聖人境界雖遙有不遜者存將焉假思勉曰此體人人具足何容泯沒當其卒然而感突然而應介然而有覺種種善

端一日之間不知凡幾發見如前所舉孰曰不然然而明於此或暗於彼通於前或塞於後甚者顧盼之頃便已轉徙更換飄忽不能自持這正是電光石火的消息如何弄得帳聖人却步步是真說的亦字字歸真真者何無虧欠之謂真無滲漏之謂真無間斷之謂真是故自十五至於六十但其間有一時一處待思而得即其他時他處都不思而得亦不敢遽然以耳順自命不似而今看不思而得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思也自十五至於七十但其間有一時一處待勉而中即其他時

康山南書

卷中

七

他處都不勉而中亦不敢遽然以從心自命不似而今看不勉而中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勉也夫輕言者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有滲漏冒認爲無滲漏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不知學之過也子向來讀十五而志於學一語作何理會曰敢問曰吾夫子天縱之聖是甚麼聰明甚麼力量當其小小之時便迥然不凡了只憑他心上儘自會得來不須如何尋索儘目做得去不須如何安排率此而往豈不簡便直捷豈不脫洒自在豈不快活受用又焉事汲汲皇皇以學爲也及十有五忽

發一念這箇還是杜撰我這裏還有箇矩在所謂
矩乃是箇天然恰好的方法極精粹又極平正極
微與又極莊嚴極周詳又極穩帖數乎人心若乎
日用分布乎事事物物端的枝枝相對葉葉相寓
要增些子也無所容其增要減些子也無所容其
減要那移些子也無所容其那移若不明明研究
細細體貼密密持循緊緊收攝綿綿保任但靠自
家意見作主任自家意氣發揮無乃從心不從矩
於是乎有學學則一點一滴俱不容草草抹過矣
然而求之也未能至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無

虞山商語

卷中

乃從矩不從心於是乎學之十五不已而三十三
十不已而四十四不已而五十五不已而六
十六十不已而七十如是之歲月萃如是之精
神殫如是之劬勞歷如是之階級方纔表裏精粗
打成一片從心便是從矩從矩便是從心隨其所
欲無之而不可耳說者以爲宋儒庶幾不踰矩而
未必其從心所欲近儒直是從心所欲而未必其
不踰矩此評最確予亦曰吾夫子十五以前可謂
從心所欲而未必不踰矩十五以後可謂不踰矩
而未必從心所欲從心所欲不踰矩即吾夫子非

七十不可然則近儒之所謂不思不勉縱其得之
恐只是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所欲而以望七十
之從心所欲也正相萬里若其失之是且爲顏何
諸人之從心所欲而以望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
所欲也尚相千里矣又安望其能恪守吾夫子之
矩而不踰哉故曰此不知學之過也非惟不知學
之過實不知矩之過也是故聖人不思而得今也
畧得而標不思且就以不思爲得聖人不勉而中
今也畧中而標不勉且就以不勉爲中宜乎其輕
言之也曰然則王泰州一派非歟曰予不敢棄以

虞山商語

卷中

爲非也只是泥不得耳當知昔之患多患在拘於
法應用解脫今之患多患在蕩於法應用防檢此
補偏救弊一時操縱之微權也夫惟齊之以從心
所欲不踰矩一案而後防檢非拘解脫非蕩兩下
各有取裁一切顛撲不破矣此大中至正萬世不
易之定衡也吾儕須合而參之始得

王惟懷問聞講吾十有五章歸重學字矩字此意何
如先生曰只因而今喜頓而薄漸動以爲合下卽
是無修無證所以特表章這學字出來又因而
今喜圓而惡方動以爲一切皆是無拘無礙所以

持特表章這矩字出來却又不是故意裝造實乃吾夫子當年本色語曰如此體認委覺有味曰猶未也試再味這學字可見吾夫子一生只做學生子未嘗敢做老先生再味這矩字又可見吾夫子直做了古今來第一老先生便收盡了古今來無數學生子只此二字吾夫子全體精神和盤托出他人縱竭力形容終不如吾夫子之自道也

虞山商語

卷中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下 戊申季春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識人說

吾輩相聚輒曰講學人亦指目之曰講學且問講箇甚麼莫是要做箇人否既要做箇人定要識得箇人字方可何謂人若說那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的便是人世間林林總總誰不是人若說那箇不是人除却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之外又何處尋箇人有告子者

虞山商語

卷下

曰孔子云仁者人也程子云學者須先識仁可見識仁便識人何用他求于應之曰君此語是從書上探取得來是從身上體貼得來若從身上體貼得來即曰義者人也禮者人也智者人也信者人也亦何所不可若從書上探取得來與君何干告者唯唯而去此案竟未曾結今願大家相與一思之端的如何謂之人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春職生夏職長秋職收冬職藏鬼神職吉凶各司其事不能相兼至於既能覆又能載既能照又能生能長能收能藏能吉能凶人實兼之是人比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更全了語

有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乃生天生地生日生月
生春生夏生秋生冬生鬼生神的皆必待人而後弘
是人比道更靈了這箇真是與物無對何可鹵莽相
看不自認取且如爲令的認得令是一縣父母自然
把一縣百姓休戚放在身上爲守的認得守是一府
公祖自然把一府百姓休戚放在身上又如爲子的
見了父親母親自然有許多相愛的意思出來爲弟
的見了哥子自然有許多相敬的意思出來只緣他
認得是父母是哥子也若不認得便與路人一般有
何相關而今做個人若不認得如何是人便看自家

虞山商語

卷下

三

亦與路人一般目也憑他視耳也憑他聽鼻也憑他
嗅口也憑他言手也憑他持足也憑他行一切線索
都被他牽自做主張不起如此而生謂之醉生如此
而死謂之夢死成甚麼人願大家相與再思之萬物
芸芸或爲禽或爲獸或爲草木其類多矣幸而得爲
人爲人矣又幸不爲女而爲男人蓋有落地而亾者
矣有襁褓而亾者矣有僅曉一三三四五而亾者矣
今又幸而長大長大矣又幸不生於東夸不生於西
戎不生於南蠻不生於北狄而生於中國生於中國
矣又幸不爲農不爲工不爲商賈而讀書讀書矣又

幸遇賢侯倡明大道儼然揭最上第一義而授之直
欲相攜相引與開闢以來諸大聖大賢頡頏千載之
間豈不十分造化抑有懼焉那恕不嘗受業程子之
門乎胡絃不嘗受業朱子之門乎去而作權貴鷹犬
至敢於反噬兩先生不復知人間廉耻事則有講學
之士不如不講者矣申屠嘉厥張武夫耳及其爲相
檄召鄧通坐而折之至於免冠徒跣頓首出血不止
稟然有古大臣風采孔光以明經爲帝師而媚事董
賢望塵迎拜且前且却與隸羞而唾之恬不爲意則
有讀書之士不如不讀者矣金日磾爲漢名臣而李

虞山商語

卷下

三

陵衛律瑄視顏降虜骨落窮荒余闕爲元忠臣而劉
整呂文煥輩反面助仇流毒族類彼夷名而華行此
華名而夷行則有中國不如戎狄者也楊子雲先新
寡漢而死可以不爲新大夫玷辱身名褚光回先齊
篡宋而死可以不爲齊司徒汚穢青史少而修之老
而毀之則有長年不如短造者矣魯敬姜之爲母也
丈夫中能擬其識者幾何桓少君之爲婦也丈夫中
能擬其行者幾何夏侯令女之爲嫠也丈夫中能擬
其守者幾何奉天寶氏之爲姊妹也丈夫中能擬其
烈者幾何則有男子不如女流者矣虎狼明於父子

蜂蟻明於君臣春令明於兄弟雁鳩明於夫婦而人也往往茂倫悖紀為世詆焉百穀善於養生百藥善於療病而人也往往恣睢暴戾為世蠹焉則有萬物之秀不如禽獸草木者矣豈不十分孤負凡此皆平日所嘗聞於父兄師友者敬為諸君子誦之總而論之只有兩路識得如何是人便是人不識得便不是人此識之一字尤各人喫緊自為處也然則遵何道而識之曰這要辦一副真精神請借兩故事為喻昔宋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早御

康山商書

卷下

四

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人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冒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息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果其母劉氏也又如近日滇中趙重華方七歲父廷瑞棄其諸生出游歷十七年音問不通重華壯且冠日夜歔歔而號已而喪其母竭力營葬又嫁其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宗族姻黨並危言沮之重華不聽徑去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復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輒榜之官觀街市問久之無所遇

行至毘陵復被盜搜其資所遺獨路郵一通一日抵橫林忽一老僧杖錫而前問曰子何來重華具以告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汝第往囑同行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重華且驚且喜遂偕道人往則其父廷瑞果在焉且夫時之相去遠者至五十年近者幾二十年如此其懸絕也地之相去東西南北不知所定如此其遼廓也今也渺茫而索之卒如券而獲之踏頓而求之忽造次而達之何也緣兩人一副真精神足以格天地貫日月破金石而泣鬼神是故若啓若

康山商書

卷下

五

翼若將若迎不意之中巧相奏合如此其奇也况吾輩原來是人非若壽昌之於母重華之於父猶分形骸也縱或不無沉淪汨沒究竟沉淪汨沒者亦是我非張三李四也何曾與一刻兒離却也縱或不無飄泊流蕩究竟飄泊流蕩者亦是我非天涯海角也何曾與之一指兒隔却也誠能辦得一副真精神兩人然何憂不識乎願大家相與三思之各各努力某也請執鞭以從

性善解

座中有言孟子道性善固是至或人言有性善有性

不善其說亦不可廢如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
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感知若
敖氏之鬼不食蓋合下已定矣先生曰這是個相法
只管得禍福管不得善惡難道此兩人孩提時全不
曉得愛親及其長也全不曉得敬兄也且如比干之
剖夷齊之餓踰跖之壽杞悅之顯達彼工於相者必
能預知之總之禍福邊事耳亦何與於善惡而據以
證性况如裴公度之還帶竟登相位宋公郊之渡蟻
尋撥大魁卽禍福之權還自善惡操之可見性能轉
相不爲相轉也安得泥相而疑性可無論矣然亦更

虞山商語

卷下

六

有說焉就一人論謂只是一個性孰不信之通衆人
論知愚賢否千態萬狀有許多般樣孰謂只是一個
性鮮有不疑者也乃予所疑不特在衆人第據一人
細加較勘亦多可疑何則始終是善上知而已始終
是惡下愚而已乃其間蓋有少而馴良壯而放恣者
焉又有壯而修檢老而頽落者焉分明兩截人也不
似乎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生言也蓋有旦而清明
好惡與人相近晝而牴凶違禽獸不遠者焉不似乎
一日之間亦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日言也蓋有方
以爲是俄以爲非方以爲非俄以爲是理欲公私交

戰而不決者焉不似乎一念之間亦有兩個性耶然
則當其善也孰爲取去不善的另換個善來當其不
善也孰爲取去善的另換個不善來耶此何以解也
卽如所謂下愚信不移矣所謂自暴信不可與有言
矣所謂自棄信不可與有爲矣然而此等人教他看
自己是非果然一切糊塗教他看別人是非又無不
了了也豈遇別人性便善遇自家性便不善耶抑或
爾我對局兩下較論其是其非亦必十分顛倒試憑
空泛論天下古今所共是未有不以爲是者也天下
古今所共非未有不以爲非者也豈泛論時性便善

虞山商語

卷下

七

較論時性便不善耶講學之會此等人平時必且指
而笑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試引而進之在列
渠見大家端坐亦必端坐見大家拱讓亦必拱讓雖
欲放出些無賴自然惶恐不敢也豈入此門性便善
出此門性便不善耶又如或人所引替賈與象頑則
頑矣傲則傲矣然而底豫允若卽向之捐階拚井者
也豈其有兩個替賈耶忸怩鬱陶卽向之琴朕張朕
者也豈其有兩個象耶更有可異者盜賊至無耻矣
然而未有不畏人知者也或呼之盜賊未有不拂然
怒者也誠以爲不可爲耶孰強之爲誠以爲可爲耶

孰令之怒吾不能爲之解也非惟吾不能爲之解彼亦不能爲吾解也如此說來只一人亦有許多般樣因而謂有許多般性也如何通得曰然則何爲而有善不善又何爲而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曰此無他只爲人生墮地有這軀殼便有欲有欲便有欲美有欲美便有馳求有馳求便有期必有期必便有繫戀強者耿耿相競如虎弱者營營相逐如蠅是非於此參得透拏得定斬得斷掃得淨自家做得主縱然見了善明知是一條好路他恰出來做對頭百方攔阻不愁你不退縮縱然見了不善明知是一條

虞山商語

卷下

九

乖路他恰出來做牽頭百方引誘不愁你不依順夫如是又何惑乎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今不察其所以常少之故而但據其常少之迹遂疑人性之善者常少不察其所以常多之故而但據其常多之迹遂疑人性之不善者常多使人借性諉責使性代人受過如之何不少者愈少多者愈多也曰若然性只是一個了孔子如何說性相近曰若是兩個又如何說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個是兩個而第曰不遠可無泥於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不

善與善對應曰性相近也又相遠也這習字何處放著曰上知與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曰若以性言卽上知原不曾多却些子卽下愚原不曾少却些子移個甚麼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強矣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肖移耳最是曰何以見之曰只看下個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個不字更好是故上知之不移上知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意甚分明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

虞山商語

卷下

九

曰此恐未安謂之上知正以其必不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翁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翁不移而善也曰適言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處畢竟少問便消散了何曾習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旣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悞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知下愚不移正恐人悞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二句總是發明首句孔孟之指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也吾人欲圖超凡入聖須於此真正信得勿

生二三之見而後可

顧端文公東林商語卷上

同邑諸門人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甲辰 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弄些閒口舌

東林商語

卷上

十

闕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即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况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况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

孔子與羣弟子講於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對然自以為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畧無休暇多嗷其勞苦至以戮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為撒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塗勞苦者到底安閒撒脫者竟何歸著是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真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時免得無所用心

東林南語

卷上

二

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即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自家一生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為之危也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著他常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為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為的學問蓋學之多岐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為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

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箇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燄即使兩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真聖人距談息淫妙手也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東林南語

卷上

三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於是見顏子之簞食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緼袍不耻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榭題數尺我得

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
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
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
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
數揆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誤却然後知聖人之
言直將人問世一箇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
痛與刮除不啻穢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
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
字而猶妄意揄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而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乎食前方丈也居而

東林商語

卷上

五

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乎堂高數仞也聖人何必過爲
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著便爲全體之累如何
論得分數况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
馨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堂高數仞不馨涓涓放海
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日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
何曰以其切於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於此
無染一切無染矣於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
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駕過也

論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上鄉期相出此章講義請教先生覽畢意猶未盡
因問在座諸同人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
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成
而成仁即成猶不灰先生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
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於空或曰此變耳
不可以爲常先生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
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於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
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意正謂世人
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
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

東林商語

卷上

五

所關也論真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性命輕而
軀命重於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
無不竭慮以趨至於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
獲陷穿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
而輟纔遇些小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拚
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矣未見蹈仁而灰者也蓋深歎人之悠悠云爾記者
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當仁不讓於師蹈仁而灰言
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
尙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根十分

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
尚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上分
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
與蹈仁而歿同指蹈仁何必歿志士何必在溝壑勇
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
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
刀鋸的學問即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
生歿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
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

東林南語

卷一

本

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於免不得
歿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
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日以金注者
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
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也故自高者非特自戕
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

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克得去時天地變
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以矜伐二字亦
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
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 計七則

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

東林南語

卷一

七

周聖因舉此章為問衆請究其說先生曰此文義不
難曉却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
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為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
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
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
之史際明言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為大
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
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耻爲首耻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耻世人所耻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緇袍與狐貉竝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耻可見人之所耻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已有耻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耻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起死回生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耻各有不同又恐人於生處路頭認差了也這箇

東林商語

卷上

九

耻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耻何在耳所耻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肖于休苟不到賢且聖不肖于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過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耻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肖于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肖于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耻近乎勇正謂兩下所耻不容竝立不賢不聖之耻存于胸中卽有

不富不貴之耻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耻存于胸中卽有不賢不聖之耻登時粉碎何處安頓知耻者於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耻更無不富不貴之耻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耻同一血脉耻者憤之根憤者耻之用憤要發耻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耻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於矧矧一項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已有耻之次如

東林商語

卷上

九

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於矧矧一項人而已爲耻今之士至求其爲矧矧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儼然自處於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黠儈者流耳尚何所用耻耶存之曰何以行已有耻愚竊謂有耻必自知耻始知耻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於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實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

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乃區區於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箇脈絡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舍或顯或秘或洩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箇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神各是一箇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

東林商語

卷上

十一

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積藏妙密而於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侈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然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即卑即高離卑無高即淺即深離淺無深即近即遠離近無遠即庸即奇離庸無奇即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於記者之意

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於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於不語怪力亂凡稍有執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言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力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於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必出於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之談奧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東林商語

卷上

十一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

起孽孽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於起頭處便著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來的心至此日雞鳴而起孽孽爲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孽

東林商語

卷上

三

孽爲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來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爲舜不爲蹠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消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日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

壯且未幾而耄矣豈不能復轉而且豈未幾而又矣久不能復轉而耄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於此驟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

東林商語

卷上

三

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慎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曾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孽孽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孽孽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問字更覺十分細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孽孽爲善舜之徒應曰孽孽爲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

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於惡移其惡於善至於有惡而無善矣故為惡者為利之標末而為利者為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於標末不若禁之於根本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求在我者為善之謂也

東林南語 卷上

求在外孽孽為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得也再考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為言利之必至於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輕以不利說秦楚則為言利之必至於亾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孽孽為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孽孽為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人人最易悞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疎

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為之舜芳躋穢我自當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心真麻木漢

丙午 計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東林南語 卷上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於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為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可不著實體會博我以文即文即我也雖欲不為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即禮即我也雖欲不為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文不得而傳諸子子不得而受諸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

戒親越疎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
稽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
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嘆三字
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
界信手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
入道竅門

即博而約即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
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圖宗

東林商語

卷上

七

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
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顛預孟子之所謂執一
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
裏予偶讀易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
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
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
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於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

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
偏於陽或偏於陰偏於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於陰
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變理陰陽還歸太
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
兩方至於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
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
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於事而
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是
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

東林商語

卷上

七

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
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
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
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葉上矣蓋曰
博文必在於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
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
原自明白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
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

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為二故於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於詩而興焉即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

東林商語

卷上

木

習於禮而立焉即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於樂而成焉即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座中問此章大指先生曰此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薛以身問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是

新說先生曰都忘之矣

丁未 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過東林出所撰弦歌樓記請正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余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於虞山弦歌樓庭懷耿侯為之主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清音自和月影在簾山光在牖余起諗於眾曰斯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眾人執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矣何則猶

東林商語

卷上

五

之一堂之講學也眾人以為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解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聽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將誤以為今日未嘗言克已明日未嘗言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脉遂絕矣故吾以為不如觴詠遊讌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集靡不有焉深杯綉繆高談淡洽樂矣而恂恂然動乎情止乎禮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克之

容著力乎不容著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為學道人
也即奔走趨事者誰不欣欣觀主賓之盛滿樓之
歡洽而邈然無厭敦矣乎此誰為操之存之克之
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
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
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
詠譙遊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
著一操存克已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胡越矣
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
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譙之人能認取所與譙

東林商語

卷上

幸

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在人處處
自見刻刻常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
生當下工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
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
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一滴
酒也

此記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為人處却在認
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箇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
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箇歸著
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余曰孔子猶

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云無
已可克將孔顏反出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
驢其克也無乃剗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
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
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何初指也曰意者孔操
顏克是功夫何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
竊以為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
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箇中消息信
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為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
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子試為我參焉曰難言哉將

東林商語

卷上

幸

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為客子語
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為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
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
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
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甕
頭酒精精微微潑天撒地所有狼籍不少何獨於茲
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
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為日
燃指為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
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

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
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為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
雍於茲會也還著得箇怠惰否曰著不得怠惰曰還
著得箇亢厲否曰著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
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
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即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
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即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
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為
有待孰為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

東林商語

卷上

幸

億測如斯侗初須更為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
樓也

書竟舉似高存之存之喜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
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先
生此論直說盡諸人汗牛充棟其味余言葦精昔王
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日有心俱
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
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
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
言參看或疑焉余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日不睹不

東林商語

卷上

幸

問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
不睹不聞是功夫未達余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
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做功夫的
本體也今日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
無所云有心俱是實者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
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識本體的
功夫也今日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
有所云無心俱是實者此矣如此看來何等分明曰
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於本體則
以幻顯實於功夫則以實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余
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詔之外矣假令有人於此過
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既是功
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子亦何辭以對
有友從弦歌樓來謂子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
中尚未能盡釋請重宣之子曰請借子為證子試想
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日子
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
日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
侗初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
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

14203 丹黃卷五十五 5

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
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
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侗初記東林會語請正晷曰諸先達屬不佞講不
佞遜謝良久謹陳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
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
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
夫當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
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
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

東林商語

卷上

壹

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
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
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
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
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
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
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時即所謂
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
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
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會聽得一句

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典甚難幸遇此會便
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
人神高於聖賢而慮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
靠被四表格上下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
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
著所謂神高於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阜廡養
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
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
減處所謂慮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
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

東林商語

卷上

壹

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
用也

詳釋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
把他東馳西騫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
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既
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即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
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
作何分付既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
夢某公能療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
中通身凜如寒水有時當大寒中通身熱如焦火且

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於賢聖慮下於興隸
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
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并耳
若逐隊而來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剩得
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座中講此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蹉過也先生
良久語衆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
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醜醜能消可以破
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動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

東林商語

卷上

七

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
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於過不及
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既爾肅肅又爾彬彬既爾
融融又爾洩洩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
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
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動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
有人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
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
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
予嘗一日散行圃中見園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

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子莞爾
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這果子須下了喉人了腹
方是小人的子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
丁謝曰請大人雷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子時
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爲園
丁笑抑子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
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

向日周海門嘗言此指自養生自送自歿非指事

東林商語

卷上

七

親如莊子云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
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言人生到此大事始
了個初在虞山舉似耿侯庭懷謂人須生能歿得歿
能生得方會了生歿孔子言朝聞夕歿又未知生焉
知歿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真要人歿
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有此論人
若在肢體心知上認箇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
養四體雖件件有箇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
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
此形生殺了斷送得過無一些兒倚靠纔謂之了侯

因與座中諸君子各相參證條答成編緘以示予予不能更有所加也憶弱冠時遇玄客投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擊節稱善今讀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憬然有省敢反而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脚否

予既已復侯尋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箇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便識得生死

東林商語

卷上

末

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箇是生那箇是死那箇死的要他生那箇生的要他死恰好箇生死中也異日尚當就正結此公案

顧端文公東林商語卷下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戊申 計十六則

雲間錢漸菴以空說請教其畧曰弟子有問佛氏說空宋儒關之得否子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有異空而加之屢者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盡卽是太空之空矣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請問其旨子曰夫子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可無不可中庸一書歸到不顯赫恭肅事業只一點

東林商語

卷下

十

浮雲過太虛空之至也人心猶兩目然目中瓦礫屑固著不得金玉屑亦著不得倘以所爲善者置胸中便是金玉屑矣竊見世人好名終日營營固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爲善如漢宋之黨君子執著一說不肯圓融終是其心體不空也空之說可以見性可以視身可以理國理天下佛家云終日喫飯未嘗喫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著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將佛氏力肆詆排何以令其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子曰

惟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為私意橫據於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亾耳若心如太虛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愚謂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於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也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

東林南語

卷下

十一

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以下與諸書間有錄入他處者同空

字先生力辨非一次也

翁以無善無惡為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邊牀下之牀耶縮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闕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遣

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噫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至於執著一說不肖俯心降氣竊恐真真為國為民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為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石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惜眼喻性即如所云喜有喜時的服怒有怒時的服

東林南語

卷下

十一

以此為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於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為體猶眼以明為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此體纖塵不著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厭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為性體之障耳

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為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於情也况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與生擬議耶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於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

東林商語

卷下

四

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若曰善者對惡而名卽無之於有虛之於實明之於暗湛寂之於紛擾亦均之對而名者耳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應掃去善別求虛明湛寂乎

單以無惡言性固自直截分明單以無善言性宛轉

說來亦自分明惟繁善惡而歸之無竊恐始也一切脫畧以見卓卒也兩下鵠爽以藏倫於是天下所謂吾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於平等冤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

東林商語

卷下

五

理何如耳豈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於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卽能爲善遇惡亦能爲惡於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卽水之澄徹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心如鏡性卽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

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為善亦能為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為性也即告子諸人之說吾且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為性也尚何疑於孟子之所謂善哉

漸菴會語略云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與告子不同告子視性為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若陽明正謂性體虛整湛寂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若執性指之曰此為仁此為義此為禮智信執是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者為有如此

東林商語

卷下

七

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善可名也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著仁智等為善必務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知道者察之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於執也

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時言仁即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即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即性之全體在禮言智即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為宗乎孟門不以義為宗乎程門不以敬為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為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已尾生為證疑孝已為孝所害尾生為信所害據鄙意還是孝為孝已所害信為尾生所害耳如何

東林商語

卷下

七

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入心體究於此而執正行則泥於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緣不好學生非緣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為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細推敲畢竟不免費箇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為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為我為義宗而曰我之為我與楊氏之為我不同也翁還官之否程伯子

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
所力擯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
象指示業條刻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於
一今之言性也出於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
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
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
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
確然不易曰財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
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
東林商語 卷下
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
條件非貌體縱諄諄然逼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
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
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
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
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
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
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
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
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先生虞山之會座中有問此章大指應之曰此言知
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
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僉曰然及至舟中忽
覺胸中未大穩在既抵錫與高存之語次商確曰昨
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爲知之中了也存之請問
先生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
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宜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
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著拍試看子路與子
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先生曰然子
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
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
粗信口便說不肖沉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編
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知不知似
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
不知的曉得是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
見南子必有箇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
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箇該正的道理在子
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爲廷至於佛脍之召則日子之

在也如之何公山弗狃之往則日末之也已一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救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日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沒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爲不知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

東林商語 卷下

說豎說無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紐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箇知之不知便認箇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爲知瞞心冒認還是那知不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字須貼著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會打著子路真痛癢卽子路聞之亦未必有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箇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

病在幽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箇端的無徇影響而迷實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於子貢之多學而識既非之於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佞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極枯見聞樂與破除只是箇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盡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偃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壘去諺云爬得高跌得重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

東林商語 卷下

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於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况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

狗內遺外其弊亦與狗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
爲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較勘這五字應是世間
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
子路身上吹求先生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
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須識得入太廟每事問乃
真不知爲不知者於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
於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
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鍊人展轉玩繹真覺意
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
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
東林商語 卷下 三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釋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大也說者以爲一求諸
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
各有箇意思患人之專徇聞見也故以爲兩下正相
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
言之欲其無師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
看來知之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
求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

見而知有待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究
竟聞而知的卽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不見而知
的原無二物况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
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
頭腦故於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
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箇知
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箇知只
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
理會這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
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旨
東林商語 卷下 三

已酉 計十則

門人宛陵蕭思似請曰昨承老師述學者須先識
仁一段公案看來先識仁三字最好曰先在此則
餘皆後矣今之學者有二項一則謂仁未能遽識
我且防檢我且竊索然防檢竊索皆非求識仁之
功仁終無由而識如宋黃勉齋以下諸公是也或
非程朱原旨一則謂我既已識仁不須防檢竊索
又少了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便至於放縱無忌
如顏山農以下諸公是也恐并非姚江原旨矣此

須用一箇譬喻師冕是箇瞽者及階及席皆須一
一詔告惟恐跌失此卽防檢窮索之說也若遇明
眼人則階席皆贅語矣然恃其眼明便至於跳躍
謔浪罵坐亂席可乎此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又
不可少也然則防檢窮索何以曰非求識仁之功
蓋曰階曰席非無裨於瞽者却不是醫瞽的方子
若欲瞽者復明必須金針撥轉瞳人故竊謂學者
未能識仁須如盲者不忌視汲汲皇皇求良醫問
良方苟遇良醫一撥便轉開眼以後自無待一一
詔告矣老師今之良醫也敢問其方

東林商語

卷下

五

師冕一喻甚佳伯穀更欲覓金針乎此是伯穀懷中
物何假於僕無已則有一焉西銘是已明道極推西
銘以爲這一篇文字言仁已備不必再添蛇足識仁
數語只是點化他若還天自天地自地人自人我自
我與西銘對印不來這話亦沒處安頓故西銘者識
仁之指南也孔子與顏子論仁特提克已二字正是
此意顏子聞之遂直任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彷彿
便有喟然一歎光景蓋金針到手矣
又請此間同志者惟一徐寰中寰中云真識仁未
有不誠敬者真誠敬未有不識仁者又云防檢窮

索卽是誠敬或亦是求識仁之功不肖細勘程子
之言直是一字動移不得若說真識仁者未有不
誠敬只合說箇要識仁便了何必加之以誠敬若
說真誠敬者未有不識仁只合說箇要誠敬便了
何必先之以識仁若曰防檢窮索卽是誠敬何云
不須而又以誠敬存之若曰卽是求識仁之功何
不直云先防檢窮索而又云先識仁卽如原憲所
謂克伐怨欲不行亦是防檢窮索之意夫子何不
許其仁亦何不許其爲求仁之功此等處正好商
量蓋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亦有誠敬而不識仁

東林商語

卷下

五

者程子實見有此兩等人故爲是雙救之法若必
欲混而一之恐失程子立言之意矣管見如斯伏
乞開示
程子識仁篇本旨委如伯穀所言却不必因而病寰
中之說也亦各言其意耳若論今日喫緊處只是要
識仁項已因貞菴兄有所附商幸爲下一轉語乃可
更端而求竟也原憲一章近來偶有窺測以爲吾不
知三字下得最妙此是夫子要原憲自參自證若曰
所謂克伐怨欲不行果冰消凍解徹底澄淨了無粘
帶乎謂之仁可也抑亦僅僅從念慮云爲間掃除而

已乎則拔本塞源尚自有在謂之仁不可也此是隱微獨覺中事他人如何知得只此一語夫子所以提醒原憲最活最立又最深切而所謂仁者亦昭昭乎滿盤托出矣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淨查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即東中所列二項人防檢窮索又其次也當是困知勉行一項人及其至一而已矣何弊之可言愚所指乃是一種圓融脫落自由自恣而託之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且冒然自以為識仁者也大都此事其本領只要辦一副真精神其功夫却隨人自

東林商語

卷下

末

家斟酌其竅妙則在有意無意之間昔張旭學草書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劍豁然大悟夫舞劍何與於草書也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耳不得擬定一塗轍也知此則知所謂大光明矣如何如何

又請西銘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一句已道盡老師謂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則一切閑言語可置勿辨誠然誠然但仁從何識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非仁體耶如此看來仁決非軀殼中物明矣奈何世人泥方寸之竅為心於此防檢於此窮

顧端文公遺書

東林商語卷下

索止欲拘囚於此竅之中令人不得活潑潑地安能與物同體譬之月映萬川中所見皆月之影非真月也人心亦是如此今人各藏一心者乃心之影非真心也程子又言人須自識其真心識真心即識仁也但此仁不泥軀殼却亦不離軀殼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程子謂此言最善名狀嘗見世人自號識仁而形容枯槁肢體痿痺與常人無異則仁尚不能貫吾身又安能貫萬物耶如此則識仁亦不中用矣至於識仁之功無往非是豈獨學書因舞劍而悟如張橫渠聞驢鳴趙清獻聞

東林商語

卷下

末

雷鳴庭草盆魚風吹草動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孰非悟門老師所謂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者是也原憲章吾不知三字看得甚妙不肖於克己章近亦有窺測夫子不曰勝而曰克者何蓋五行有相生相克之義生者此物克者亦此物已未克則為私己已一克即為公己故又曰為仁由己非別有一己也譬如水與水非二物疑之即水融之即水蓋測如此老師以為何如

愚謂識仁自西銘入是說源頭既是說源頭即大學首一章便是曾子之西銘中庸首一章便是子思之

西銘推類言之不可勝窮而獨舉橫渠之西銘何故此則又以血脉言也於稽是時明道橫渠兩先生相與紹明絕學其以孔門言仁之指為第一義及西銘一出明道見之不勝契合一則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所未見一則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一則曰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不於此便是不仁不孝也一則曰充得盡便是聖人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再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深嘉樂道津津無已

東林南齋

卷下

七

真如所謂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可見明道橫渠兩先生分明是一箇人也愚向讀識仁篇大約只憶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止頃因商及復取原文讀之至曰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不覺躍然喜曰原來明道此篇實承西銘而言為西銘作結局予特偶合耳可見西銘識仁分明是一篇文字也此愚所謂血脉也向使橫渠無西銘之作明道自應有說定不舍修而專言悟又使橫渠有西銘

之作明道輒援一說以覆之則亦不足以為明道矣欲識仁不可不於此著眼也今日西銘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語已道盡又曰識仁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若然者將引而伸之展轉發明耶抑亦曰是不過古人成說泛而視之耶如其展轉發明似不應如此下語如其泛而視之是豈惟孤負橫渠亦且孤負明道是豈惟兩先生一片喫緊為人之心一筆抹過無處更開得口亦且自家於此不免草草混過孤負了伯穀矣愚故特推本兩先生當年一力擔負與其

東林南齋

卷下

七

後先倡和之意表而出之以俟高明裁焉
訪檢窮索四字其義原活即如書言檢身易言窮理亦何莫非聖功故愚嘗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是真窮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真防檢特程子之意原未曾說到此不必強為附會耳至云世人泥方寸之竅以為心於此防檢於此窮索止欲拘囚於此竅之中安能與物同體則豈惟非求識仁之功抑且是求識仁之障豈惟有所不須抑且有所不可恐與程子之所謂防檢窮索又隔一層矣當是師冕一喻為要又有

說焉神明不測曰心自未始有物之先至既始有物之後莫非這箇爲之主宰而實統會于人自人而言循頂至踵莫非這箇周流貫徹其間而特發竅於方寸所謂神明之舍也是故就軀殼上看似乎此竅亦藏在一身之中就主宰上看實舉一身都藏在此竅之中凡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持足之行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於方寸而一身爲小可也豈惟一身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衆亦無所不該攝焉雖謂莫大於方寸而天地萬物爲小可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然則此竅何嘗不浩蕩蕩何嘗不活潑潑

東林商語

卷下

幸

其拘其囚人自拘自囚耳此竅何嘗拘人囚人哉卽如伯毅所舉子厚之驢鳴閔道之雷鳴與夫庭草盆花種種色色孰非悟門信矣畢竟這箇從何透出彼其驢鳴也直驢鳴已耳其雷鳴也直雷鳴已耳庭草盆花直庭草盆花已耳夫孰不聞且見之其因而發悟者有幾也畢竟這箇從何透入較勘到此似不必執方寸爲小而別求大處也善乎伯毅之言之也曰仁不泥軀殼而亦不離軀殼愚則曰此竅正不離軀殼而亦不泥軀殼者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是故以其不離軀殼謂之心之形可也是萬川之月也以其

不泥軀殼謂之真心可也是天上之月也存乎人之認取何如耳伯毅試更參之

向蕪記中說克己巳字恰與尊見合竊喜有所印正乃伯毅謂克己克字卽五行相生相克之克却似未大妥須知克字下得極精神這便是旋乾轉坤手段全全是太極用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到此便是乾清坤寧境界渾然成一太極了也若五行相生相克只是陰陽活計且生而克克而生兩者循環無窮正未免落起滅相此等行徑其與今日勝一私明日勝一私相去無幾耳幸再詳之水木之喻

東林商語

卷下

幸

其說頗長尚俟面竟
門人婁東徐鳴臯請略曰鳴臯竊謂真識仁者未有不以誠敬存之者也掃却誠敬非真能識仁者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云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熟境語也安得爲恣肆詭罔者之藉口至識仁而以誠敬存之卽工夫卽本體無檢索而實無不檢索也防檢窮索未免著意故伯毅以爲非識仁之功耶雖然工夫未能純熟卽稍著意何妨由著意以至於無意渾然仁矣先爲不著意以縱其意則賊仁之大者耳 附呈致蕭思

似書畧曰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此其識仁無有是處如射者已見紅心而不能命中其見紅心無有是處亦有誠敬而未識仁者要之不識仁不獨防檢窮索之非是即其誠敬無有是處如瞽者倚杖僅免顛躓耳其終日矜持無有是處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不知其仁此可證防檢窮索之非也以曾點之童冠皆春而不免為狂此可為識仁未真者證也

東林南誥 卷下 幸
所條識仁說可謂曲盡大都程子此篇專要與人點出悟境又要與人點出化境故說得如此直截更不

拈動第二義防檢窮索盡與破除若為求識仁者言恐應自有說也雖然仁是何物誠敬又是何物識者何人存者又是何人倘遇憲嶺兒孫且不免架屋疊牀之訶矣又豈但防檢窮索可掃而已乎

鳴皋東林歸再請畧曰仲夏一會以俗冗促還至今恨緣法之淺不肖向時惡尚通者之裂繩壞檢而斤斤守紫陽法程既又疑其拘而罔也稍欲以圓活濟之迨久而知惡其通疑其拘者皆妄也問嘗為之說曰士誠希聖始依平方究歸于圓方而漸圓之圓而方出之如是而身心纔有安放學問

繼有頭腦不肖雖工力未至竊望而趨之更頂禮而奠垂弘誨焉

馮暑之中再煩垂問即此一念啟我實多竊以為今日既拈識仁只須求識仁便是諸方圓體用誠敬防檢窮索之推敲似宜暫置而仁未易識也程門每教人讀西銘意在斯乎夫何故一體之謂仁西銘分明是箇一體圖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二語又分明將一體源頭拈出也試看世人尚有不識此身是何物者誰能識得此身之所自來乎尚有不識識父是父母是母者誰能識得乾坤之為吾父母乎

東林南誥 卷下 幸

尚有識不得兄是兄弟是弟者誰能識得四海九州之皆吾兄弟乎非惟世人吾輩試就自家反而觀之果能內捐軀殼外剖藩籬有以異於彼乎抑亦分爾分汝自私自利無以異於彼乎將來一一參取明白其於識仁思過半矣夫如是自能誠敬自能防檢却不落防檢相自能窮索却不落窮索相自能時方時圓不落方圓相矣

又請一日而再承札教如獲兩珠此珠原來在我幸師指示其處乃知所從掬取耳師既以求識仁為今日喫緊又拈出西銘仁體而參之克己及克

伐章吾不知三字遂令盲轉眼目頓豁伯毅所云
金針撥轉師之謂耶抑尚有說孟夫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程子亦曰人有篤學力行
而不知道者夫曰行曰習曰篤學曰力行不可謂
非躬修實踐矣而猶曰不著不察不知道然則若
何而謂之著且察耶若何而爲道又若何而爲知
耶不知道無論霍光之忠王祥之孝雖才如諸葛
武侯行如司馬溫公先儒猶以爲特資器之超而
未可語於聖學也然則道之不可不知也倘亦與
先須識仁之旨互發歟抑識仁知道別無兩項歟

東林商語

卷下

書

幸明教之

只是一箇殊行而著著此習而察察此識仁識此知
道知此仁字親切道字弘大其實一耳却有一語欲
問自孟子有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之說而吳草廬
遂將百代殊絕人物如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槩而夷
諸不著不察之中至於今且謂人之於道但有不知
更無不行矣此其說非不亦自有見及考孔子特不
任生知却未嘗不任學知也獨於行之一字恒若歎
歎然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也曰所求乎子臣弟
友之未能也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也豈聖人反有不
行落庸衆之後歟將聖人之所謂行與世之所謂行
尚有辨歟然則所謂但有不知更無不行者或亦非
定論歟高明以爲何如

東林商語

卷下

書

顧端文公經正堂商語

總校諸門人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初宜諸歐陽公會士紳於經正堂發問曰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作何理會在座莫應未及竟其說後諸友會文先生命題論語師冕章課之時啓新錢先生適續舉經正堂之會先生入座復舉宜諸之言及聞諸友文大率都是形容聖人仁體先生因謂之曰此義誠精第此等事亦何待聖人設遇師冕於此當其及階夫子曰階衆人亦必

經正堂商語

十一

曰階也當其及席夫子曰席衆人亦必曰席也當其皆坐夫子曰某在斯某在斯衆人亦能曰某在斯某在斯也何獨見夫子如此便著許多形容諸友曰然則云何曰仁體聖凡所同所異者衆人行不著習不察聖人著而察也不著不察之謂器能著能察之謂道子張一問之功於是爲大曰若是孔子然之足矣又曰固相師之道何也曰世間有二種人一種是庸下的既已不著不察無論矣其一種是賢智的自謂能著能察却往往於此生出一般意見將來播弄擊拳舞掌大驚小怪便有無

限不穩須知這箇道理亘古亘今只是如此沒些子奇特當時及門之徒往往疑孔子有隱這等處俱當面蹉過其去不著不察幾何故子張特爲設問提醒之然而子張才高意廣最容易落玄妙窟中去孔子此答又所以提醒子張也其指精矣昔易明有門人董蘿石一日出游而歸曰今日見一異事陽明曰何異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陽明曰此常事耳何足爲異亦此意也予又聞謝上蔡與朱子發講此章而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竊謂豈惟一部論語千經萬典都恁地看若不恁地看階

經正堂商語

十二

只是箇階席只是箇席某某只是箇某某與我何干管見如斯不審有當於發問之指否蔣中復講六言六蔽章有請曰如何是好學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孔子言之矣不遷怒不貳過是也曰這事孔子獨以歸之顏子且繼之曰不幸短命曰今也則亡曰未聞好學者也表得十分鄭重何可輕言先生曰固是然其實所謂不遷怒也只是箇不動氣所謂不貳過也只是箇不自是初非甚高難行之事孔子所以反覆感歎正謂顏子人人可做却人人不肖做而非以是爲絕德也吾輩且去

做一做看如何

問孟子盡心章曰此章首條先提出一心字後提出一天字中間提出一性字此意當理會曰願聞其說曰心字天字是當時兩箇學問宗旨性字則孟子宗旨也曰何也曰爲切近之說者類言心心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箇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粗而不精爲玄微之說者類言天天何嘗不可爲宗然而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箇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

經正堂商語

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故孟子特以一性字攝之以爲於此知得何精何粗何虛何實總總在這裏於此不知那箇喚做心那箇喚做天兩下披離都無把柄矣此七篇之中言性最爲喫緊也曰存心養性事天何如曰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事天並不是兩段事曰殀壽不貳何如曰此亦只就存養處指出箇關頭適史際明講樊遲問仁章可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存心養性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卽殀壽不貳語云金用火試凡聖賢論學必要勘到關頭此是試人的火也曰事天立命

如何分別曰也分別不得且如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事天也至於瞽瞍允若便是立命矣所謂父不得而子也又如周公聞流言避居東事天也至於成王感悟郊迎便是立命矣所謂君不得而臣也又曰事天者後天而奉天時天卽我也立命者先天而天弗違我卽天也其實一也

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何曰道性善是說本體稱堯舜是說功夫性箇箇是善何嘗負人人不能箇箇做堯舜却負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責成於人也曰註云稱堯舜以實性善是否曰要實性善

經正堂商語

當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惕噍躓之弗屑爾汝之勿受人人同然處徵之如以堯舜實性善則亦將有以不堯不舜實性惡者矣恐未妥也曰自楚反至末云何曰都是反覆發明這二句夫道一而已矣這道字要仔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並不曾說源頭此道字却正是源頭乃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的物事下二條一言疑畏不可有一言瞑眩不可無這事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見以爲難便生怯心試看我是這耳口鼻聖人也只是這耳目

口鼻我不曾少却些子聖人也不曾多却些子如何說著聖人便驚慌起來甘心退讓只橫這念在胸中一切暗啞了如何擡得頭起豈不自慢自家故曰疑畏不可有見以為易便生怠心試看古來聖人一生兢兢業業猶自有不滿意處中間還歷了許多險阻許多憂患敲磨摧剝用了許多功夫若只悠悠自在不須喫些苦辣便要無災無難做箇聖人世間有這等便宜事否即爾是聖人比我反費力我比聖人反省力了世間有這等顛倒事否豈不自與自家故曰瞑眩不可無總總看來道

經正堂商語

五

一足就發脉處尋出一箇來歷使人識取本體究竟道性善之指疑畏瞑眩是就下手處剖出兩箇機緘使人識取功夫究竟稱堯舜之指故曰反覆發明這二句豈但如是一部孟子都是發明這二句也

附 毘陵商語

問志於道章先生曰志道三句與興詩三句合而游藝句又包得詩禮樂也語次指講堂中曰我們今日在此正是游藝藝形而下道形而上無處不是藝却無處不是道著於藝則藝只是藝游於藝則

藝皆是道游字之意徹上徹下雖堯舜治天下也是游藝

問天降大任章先生曰孟子就順逆兩途提醒人順境倒有一箇死幾在裏面逆境倒有一箇生幾在裏面然天生賢聖必把一箇難題目與他逆多而順少聖賢遇了難題目倍有精神亦不為難題目困倒

孟子議論往往無中生有絕處逢生極能喚醒人試讀此章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最恒情之所拂鬱而難堪也却為指而示曰如是者可以動心可

經正堂商語

六

以忍性可以增益不能於以鼓舞而振興之令人即欲苟自息棄而不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最恒情之所狎玩而易恃也却為指而示曰如是者國恒亡於以恐懼而悚惕之令人即欲肆無忌憚而不敢於是又總而申之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何其深切著明也且夫佛氏之言死生人以為至精矣必曰過去向如未來何如瞻前顧後牽纏不斷孟子只就見在一念八字打開這邊是生那邊是死豈不十分斬截至括出箇知字尤是生死一大關頭也人能於此透過

自不愁不了得生死而又何用許多葛藤爲哉

顧端文公志矩堂商語

論語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讀此章當看聖賢之用心處
聖賢與常人無差別究竟天地懸隔緣他用心
處不同也何以不同常人滿腔是軀殼念頭聖賢
滿腔是一體念頭常人於自家身上卽一絲一粟
便要犯著吝字卽片善寸長便要犯著驕字放不
下聖賢直是放得下故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願無伐善無施勞常人於別人身

志矩堂商語

七

上一切病疾痛癢都如秦越相遇放得下聖賢直
是放不下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兩
下用心豈不判然相反程子曰子路求仁顏淵不
違仁孔子安仁自有此案說者皆謂子路不如顏
淵之大顏淵又不如孔子之自然誠是確論愚竊
以爲既同不在軀殼上起念便同喚做仁這裏只
明道先生好如此說吾輩恐沒閑功夫這等較量
不如且就自己與一聖二賢較量一番老者安乎
朋友信乎少者懷乎能爲孔子否也無論孔子善
無伐乎勞無施乎能爲顏子否也無論顏子車馬

輕裘與朋友其乎敝無憾乎能爲子路否也於此
有少分相應便去推贊孔子也是委見得孔子好
處不是虛奉承便去品騰淵路也是委見得淵路
差等處不是漫揣度如其不然急須反而一思彼
一聖二賢何以爾爾我何以不爾爾病根安在自
今當作何料理庶幾慚愧驚惶日不安食夜不安
寢有箇翻身處耳又曰古來師友聚處莫不空過
一頓一笑一言一動各各互相觀摩互相取益子
路說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出來委
似看作一好事了及聞顏淵說箇無伐善無施勞

志矩堂商語

上

出來必且爽然若失坐進一格矣意中又以爲孔
子當更有異焉故特起而問曰願聞子之志及孔
子說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出來非惟
子路爽然若失連顏淵亦坐進一格矣乃知孔子
不孤負淵路淵路不孤負孔子吾輩須於此細細
體貼將身作證方不孤負一聖二賢方不枉讀這
章書也

問知行曰這要活看看得活或以知爲先或以行爲
先或以知行爲一或以知行爲二一一都是苦執
定一一都非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可謂曲盡曰誠明明誠云
何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明誠也誠者言乎其本體也明者言
乎其發竅也誠在渾淪未判之先明在渾淪既判
之後自誠明謂之性由先天出後天也自明誠謂
之教由後天入先天也薛玄臺曰看來論本體則
以誠爲主論功夫則以明爲主曰最是總而論之
知行之說易著其原劈頭便推出兩箇大知行使
人識箇來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也中庸詳其
委結局亦推出兩箇大知行使人識箇究竟天下

志矩堂商語

上

之至聖天下之至誠是也曰至聖至誠何以分知
行曰聖者通明之稱故權以知屬之至聖通明到
十分極處也然而知本虛也就知言知那虛的直
是說不出因借實處形容特於有臨有容有執有
敬有別表之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且終之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皆
以象其實也何也實則顯而易知也誠者不貳之
稱故權以行屬之至誠不貳到十分極處也然而
行本實也就行言行那實的直是說不盡因借虛
處形容特於經綸立本知化表之曰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且終之日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皆以象其虛也何也虛則微而難窺也原是一箇人却分作兩箇說蓋必如此交互發揮方見全身耳

座上諸公次第各講書一章訖將散諸子復聚請吳安節錢啓新諸景陽三先生前懇各再講一章三老以讓先生先生顧諸子言曰連日講的是紙上的書今却請講諸君身上的書紙上的書我門長開便好講諸君身上的書須是諸君自家拈出方可商量皆起問曰何也先生曰敢問諸君今日之

志矩堂商語

四

來是爲要做時文是爲要做人皆曰要做人先生曰若是爲做時文箇中意見議論委是無窮懸河之口也說不了盤南山之竹也寫不了諸君津津求益端不爲過若是爲做人正不消多古來求道之士投師訪友奔走四方眠食不遑只是從一言半語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克拓到得究竟時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緣這箇物事真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一針一線無不全體具足故一處通則處處皆通一處塞則處處皆塞只看我作何

奉當耳若今日等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又明日又尋些好說話放在耳朵裏只要體入身來覺得甲說的也是乙說的也是不知用那一句好久之頭緒多端意念雜沓一句也用不著反疑他人說得不分明剖析得不詳細又思量去東問西問問了歸去過却幾日二四五六還復如舊牽牽纏纏不覺被他盤到老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記得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能殺人朱子愛其語嘗

志矩堂商語

五

以語門人又記得侯司徒霸遣使奉書於嚴子陵子陵呼侍者報之口授二語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侍者曰如斯而已歟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每誦此語輒爲悚躍况今連日所講不爲不多就中撮取只安節先生見過自訟一言儘發了無已啓新先生所舉下條好學二字便是一生民未有的聖人亦從箇中做出來吾輩若要跳在這箇聖人頭上去所不敢知如其不然且將這二字去做做得完滿再來計較未晚也諸君若謂既如此聖賢何用說許多則又有說聖賢正見人

千般百樣各有各有偏處亦千般百樣說在這裏憑他採用譬諸素問難經等書將人間病痛一一發明根由一一設處方子看他有何病痛便用何方若說了一邊遺了一邊如何醫得十方人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著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精聚神時時觀著在在守著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疊偶遇情欲粘帶只喚起這箇那粘帶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也抑乎又有說焉程伯子曰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所以奪志者

志矩堂南語

六

一是寫在紙上便要人道好此名心也一是童生要秀才秀才要舉人舉人要進士此利心也方寸之中著此兩端一俗人耳即舉業亦恐不能工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失之也倘能專意本領朝參夕證無非是事一切名利並不掛上眉端吾見胸次清虛義理自爾昭著意思閑雅天機自爾活潑以此讀書必能一一透入聖賢之心以此作文必能一一寫出聖賢之心內外精神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是做時文與做人兩得之也諸君於此宜何居光陰易邁因緣難值子行矣願各努力他年再

過當令諸公刮目相待無復作吳下阿蒙也珍重
珍重

志矩堂南語

顧端文公仁文商語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吾郡鄭太初儀部初令嘉禾建仁文書院以課士
士蒸蒸起歲戊申正月之六日子過其邑訪岳石
帆伯子特且哺諸茂才聞之偕詣石帆第請子赴
會遂與石帆暨令弟儀部石梁孝廉石龍及沈孝
廉汝訥高孝廉明水偕往則楚中楊行素先生已
先至矣子進而伏謁

仁文商語

列左右而侍焉諸茂才各歌詩一章敲金戛玉通
相倡和濟濟如也子退謂石帆曰今日觀洙泗威
儀矣會中有所商確憶而存之庶幾藉手求鍼砭
於諸君子云太初名振先武進人行素名坦孝感
人文麓名稿寧國人抑吾名宗魯南靖人石帆名
元聲石梁名和聲石龍名駿聲汝訥名士龍明水
名斗光諸茂才曰沈氏太和曰沈氏致和曰李氏
晉曰高氏尚志曰張氏文綜曰楊氏瑞枝曰仲氏
景亨曰張氏昌運曰陸氏周行其續集者不能悉
記

問天命之謂性曰這是吾人一箇大頭腦所在應
入理會子少讀論語至禘之說註云王者既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
始祖配之忽有省為之掩卷躊躇者久之世間無貴
無賤那箇不有所自出始祖猶可尋求那所自出的
為誰何姓何氏向來都說某是夏之所自出某是商
之所自出某是周之所自出今看來還都是既有書
契後的那未有書契先的何在禘之說直要透到這
裏所以夫子特鄭重言之一則曰不知一則曰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如視諸掌既而思曰那所自出的

仁文商語

又有所自出也欲識天命二字須如此反覆體取方
纔有些端緒及識得時又只在眼前不隔絲毫諺云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此言雖鄙却最
可玩味也

問下學而上達曰總只是這箇下學學此上達達此
以用力言謂之學以得力言謂之達耳乃聖人既不
謂舍下學別有上達亦不謂下學即上達而曰下學
而上達何也此須各人自去體貼始得

問孔子是生知安行的是由學而成的曰這學字孔
子一生汲汲皇皇在此其自信得力處在此其毅然

直任而不辭在此其木鐸千萬世在此即吾輩今日儼然而集一堂之上精神凝聚各有一段不容自己之意亦在此知只說孔子是生知安行的便少味矣曰然則孔子信由學而成非生知安行矣何以爲聖人曰此中尚有說在若論生知安行非特聖人則然即愚夫愚婦亦然若論聖人非特是學知利行的亦且是困知勉行的曰何也曰試看嬰兒墮地便曉得啼還有人教他啼否已而曉得視還有人教他視否已而曉得聽還有人教他聽否已而曉得言還有人教他言否已而曉得思還有人教他思否且見親曉

仁文商語

三

得愛見長曉得敬還有人教他愛親敬長否豈不亦是生知安行至如孔子適蔡時年已望六猶曰發憤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也又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則一切任其自然矣却於此見七十之前未必從從心也豈不亦是困知勉行知愚夫愚婦亦是生知安行則知人人具體聖人安得看自家太低忍於暴棄知聖人亦是困知勉行則知聖人人人可做安得看聖人太高甘於遜讓此吾儕所宜急急猛省也以上三則擬寫呈石帆諸君子矣復贅之曰聞諸古人重惜陰誠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吾儕固無論過

去歲月即新正以來倏忽半旬餘矣於此有所事乎無所事乎秀才門有歲考有季考則高下關心官人門三年有外考六年有內考則黜陟關心所以各各有箇怕懼各各有箇慚愧只這箇竝没人來考便看得等閑却不知上則父母下則妻子近則僮僕遠則親戚朋友一言一動十視十指還瞞得些子否還待捉學按臨部院考察科道糾拾方有分曉否且時時刻刻在處森列還待六年三年一年四季否此猶就人言之也反而參諸吾心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縱瞞得父母瞞得妻子瞞得僮僕瞞得親戚朋友還瞞得

仁文商語

四

自家否較勘到此真令人不容不十分怕懼不容不十分慚愧雖欲飽食安眠悠悠過日不可得也不肯徒然老大尺寸無開業已負天負地負君負親負師負友乃一點狂心猶然未歇且欲補之桑榆况諸君子春秋方茂趁此精力何事不可爲請莫說第二句話請莫問誰是成誰是學成費許多閑圖度只就今日便剷定心根一直向前決要做箇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庶幾不枉出世一番耳熟念此會因緣非淺再爾饒舌不自知共煩絮也諸君子尚不予棄亦望加予一鞭幸甚

顧端文公南岳商語 戊申季春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荆溪吳安節先生之還里也數騰書來言願合二三同志聚首山中求交修之益予喜而諾之歲戊申遂訂季春之約適琴川耿令君相邀因於月之十七日先往赴之二十日回棹至毘陵糧艘雲集尼不前水復淺澀乃由周鐵橋迂道而行盡三日始達于景素先生迎謂予曰待兄數日矣予曰此會於城不宜恐生事端須覓一佳處安節曰莫如

南岳商語

南岳是予所從文恭萬師訥溪周師稟業處也予欣然偕往景逸玉池文石俱集晝則聯几夜則聯榻盤桓累日禮簡情真時有商確不鶩浮談不執成見廓如也既別景素安節兩先生並有記做羅鄧兩先生之三游而題曰春游命予續貂予坐病懶逡巡無以應久之追憶問答之語并參諸往來之牘次第筆之庶幾藉手就正有道又以備異日自考云爾

景素謂予曰兄主盟東林只宜守定下學上達躬行君子八字予爲點頭已而曰近世率行言悟悟之一

字出自禪門吾儒所不道也予曰神而明之易之言悟也然而識之論語之言悟也特未及直拈出悟字耳至朱子曰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却明明道破矣未可專歸諸禪門也又不可以好言悟爲世病據吾意還病其好之未真耳何則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與修相表裏者也是故未悟則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假令世而不好言悟斯亦已耳如其真好言悟也丈所標八字彼將奉爲指南奚病乎

南岳商語

予從安節覓念菴先生三游記閱之既畢謂安節曰於冬游一記見先生虛心於夏游二記見先生苦心始先生傾慕陽明真如孔孟復出見陽明之高足弟子王龍溪如見陽明焉以故一嘆一笑一步一趨無不奉爲菁莪至於俄而訶之曰機心不息俄而訶之曰不脫知見俄而訶之曰全未俄而訶之曰悠悠俄而訶之曰錯過好日月俄而訶之曰只是依阿世界亦皆欣然俯首而信受之又其時銳然以聖人自期精神意氣十分猛烈不無用心太緊處而龍溪所言融脫灑落適搔著他痛癢如子醉以醒子寐以覺遂不自知其豁然以解也故曰見先生虛心已而熟察

龍溪行徑往往不滿人意退而考其言亦率不酬遂并其言而疑之就加推敲反覆辨折真以匡扶端正引歸實地於今檢點還似在文義上轉換乍合乍離未足以服龍溪至最後數十言披肝瀝膽傾盡底裏字字血誠亦字字藥石龍溪始無處躲避只得承認耳故曰見先生苦心安節日中所載龍溪語誠多警發似亦不無可疑子曰然詳釋龍溪之指總是要人斷名根這原是吾人立脚第一義人不知而不愠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已如此說了却何等說得正當龍溪乃曰打破毀譽關即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

南岳南齋

三

出頭亦無分毫掛帶則險矣這便是爲無忌憚之中庸立了一箇赤幟王塘翁比諸洪水猛獸有以也且人不特患有名根又患有利根利根是粗塵名根是細塵斷得利根却說斷名根委是入細頭路若利根不斷漫說要斷名根吾恐名根愈死則利根愈活箇中包裹藏伏有不可勝言者季時嘗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縱欲的引子良可味也且名未有不從爲善來者也故利之於善也遠而名之於善也近利根斷自當反惡而之善名根斷容有藉口善之近名委而不爲以自便者矣故不好名三字又是爲善的反關

也吾輩試看龍溪之於利根斷乎未斷乎而汲汲以斷名根爲言又恐利根愈活則善根愈死其爲心術之害不小也乃近世說者於此等處一切抹殺但相與張皇其見地而名之曰悟彼所悟果何物耶吾不知之矣

安節曰鄧定宇先生秋游記何如子曰此老虛心苦心亦與念菴略同舊本載先生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于二十年前從張陽和先生受而讀之亦爲踴躍新本刪去此三語必是此老百步竿頭進步不以此爲極則也豈得不謂之虛心察其意又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掃蕩也者豈得不謂之苦心此所以爲定宇先生也吾輩須要識得

南岳南齋

四

安節復問三游記於景逸景逸曰羅鄧二先生游記大略一邊享用現成一邊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真現成又曰學問要在知性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會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但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

者正在此也說甚善

文石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子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所最與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將心意知物四者並摯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是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

南岳商語

五

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指似均之投勸未盡也

景素極斥陽明學術之弊安節謂崇正闢邪自是身任斯文者之責顧其說有二有先衛門戶者有細探闢與者譬之兵家豎旗鳴鼓大將主盟而當鋒破陣擣巢搜賊非謀勇兼資結局亦甚非易事尊程朱以衛道脈門戶正矣今復取文成羅鄧諸稿商求至當實爲邇來海內諸賢率祖文成無善無惡一言其弊必至以恣情爲本性以禮法爲桎梏肆無忌憚而莫

之救余於白鷺講院中答王塘南東內云不若易以

無聲無臭四字蓋直勘到闢與處也若念菴收攝保聚之說正今日救病良方所當共爲服膺且彼宗陽明而失之猶有圓通一路可借以文飾至於口口周程而猶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將何以謝龍溪諸人乎余聞之悚然起曰此真頂門一針矣敢不拜教安節曰自陽明提良知以來天下風從而江右爲尤盛吾輩亦須印得過方是景素曰只要這裏討箇十分是處不必太著意照管子曰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指也然而

南岳商語

本

江右先達如羅念老於此每有救正近日如王塘老於此稍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此理平鋪入各以見取之故有異同若討得十分是處自然語上語下無所不通更有甚異同雖然到此又何嫌異同舜執兩端顏服一善試看這等處還落照管還不落照管也願相與參之

玉池問周程朱諸大儒何如子曰論道必推元公論德必推淳公朱子道不如元公之精德不如淳公之粹乃維世之功直與兩先生鼎立天壤莫得而軒輊也問朱陸子曰昔問諸方山先師朱子之言孔子教

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竊恐聖人復起不易矣問陽明子曰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項之論及古今世變玉池歎曰告子亂性鄉愿亂世如之何子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別景素安節兩先生而歸越二月得景素之春游記越五月得安節之春游記予讀之種種會心作而歎曰善哉景素之言剝盡枝葉獨存本真安節之言剝盡藩籬洞開堂戶景逸之言掃盡葛藤直挈要領玉池之言芟盡荆棘顯示康莊所以發我憤憤多矣

南岳商語

而私衷尤有味於躬行一語頃答沈儀部何山書曰承詢入門要指入室微言茫乎不知所對竊嘗伏而思之此事經孔孟發揮一番已而又經周程諸大儒發揮一番已而又經陽明諸先正發揮一番業已說到九分九釐九毫向上幾無復開口處算來算去還是躬行難也然而世之言躬行往往偏屬諸修而其言修也又往往僅以事為之檢飭念慮之矜持當之是且不免墮落方所而修弊於是高明之士厭薄不屑往往去而言悟至脫略事為破除念慮蕩然無所隄防而悟亦弊矣總之看躬行兩字草草也試思孔

子何等聖人其於此猶曰未之有得而可以易言乎哉子故備志所聞陳諸案頭比於盤盂之銘時惕觀省庶幾收萬一於桑榆云爾嗟乎日往如馳月來如驟今茲之會業有定期無何又將尋盟南岳之靈其有以啓子之昧振子之怠策子之衰也夫

答鄒南阜書 以下附錄

從曠雲陽拜手教之辱又從吳安老得吾丈讀春游記諸說此是丈一腔仁體到處流行必欲覺同志而偕之大道也能無感佩鄙吝之胸未忘擬議輒有請益共列如左

南岳商語

南阜云景素先生論學大都以下學上達躬行君子為宗旨此真末世津梁予竊謂下學二字足矣但闕陽明學術之弊想上達別有理會另有細請陽明論學與孟子陸子一致是一雙大眼睛議論一是一代大辨才功業是一代大幹濟超諸功臣上似不得以意測度惟是陽明先生生繁麗之地長名卿之門富貴是陽明身上本等而後來學者盡脫寒酸以享用為本等陽明當艱辛之日少不得委曲而今學者以機智為妙用則其流弊予當忠難時接學陽明學者人人躲閃學濂洛學者不知

避忌子夙有愷於中此學者流弊於陽明何與
下學而上達是究竟話萬聖千賢都走不出這樣子
恐不帝末世津梁陽明先生一代儒豪不得因其流
弊歸咎此至公之論也

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言其流必至以恣情爲本性
以禮法爲桎梏此等人開眼便見何曾算他在學
問中人卽闖入亦自有真假不必辨亦不必惡只
好如近溪先生云怪他不得足矣余竊謂此語蓋
爲戒慎恐懼謹守禮法之嚴者教之以直透心體
使知心體惡本無而善亦無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南岳商語

惟茂對時育萬物耳非爲未戒慎恐懼者而言也
若未戒慎恐懼者恣情放蕩是墮惡道中人何足
憂何足辨耶此語非自陽明始也卽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一語宗旨放下試理會今未發時善耶
惡耶有善有惡耶無善無惡耶人當於中庸體會
不當於陽明語言下生卜度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何物乎是善非善然則
中與善是一是二尊號曰南阜尊字曰爾瞻這是一
箇鄒先生是兩箇鄒先生敢問

濂溪以道勝明道以德勝晦菴以功勝此語蒙所

未喻道卽德德卽道道德在卽功在功在亦道德
在無德於心不可謂之道不措於行不可謂之德
無補於世不可謂之功濂溪明道難窺淺深特明
道無太極圖不生後人辨駁耳晦菴先生所得未
可輕議格物一說陽明以格竹子一事便推倒蒙
未以爲然晦菴亦深細常思晦翁如大本錢客南
北茶飯俱有在人自取此等議論自應受人駁但
不應受南阜駁耳

伏羲一畫周子一圈來自天稷不可思議評朱子甚
確愚嘗擬爲儒家杜工部亦此意也

南岳商語

秋游記多闡發心性語似不脫西江禪意此語有
病夫道一而已矣天下無二道今古無二學難道
西江是一學毘陵又是一學不知諸君以何者是
禪若只以禪無父母妻子吾儒有父母妻子有髮
非禪矣宜從心性脚下理會

有髮無髮迹耳所以有髮無髮源頭何在一髮千鈞
非是小故欲理會心性似宜於此勘箇明白
丈言吾儕不可避講學之名避講學之名者常人
也鄉愿也有講學之名者少年也名相也義理也
意見也老年墮名相意見者不少非真正崎嶇與

愚夫愚婦同體者未易語此

有一僧參禪初間有悟曰山是山水是水久之又有悟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久之又有悟曰原來山是山水是水也不知甚處是真正皜皜甚處是名相願為剖示

文言下學上達從心不踰吾夫子皮肉骨髓在焉稍墮一邊不免因病發藥諸公觀近世之弊便欲以從心不踰幫下學上達四字予竊謂下學上達所學何事所達何事學者學此從心達者達此從心卽一學字足矣因病發藥猶可因藥發病者不

南岳商語

少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皮肉骨髓一語此處下得欠妥向因人看孔子躬行二字幾與不著不察等却就未之有得得字上生出玄妙解來故以此一語點破以爲必須徹皮徹肉徹骨徹髓全身都是這箇方纔好喚做躬行耳至借從心不踰幫下學上達正是無病下藥又不但欠妥而已也恐原無此意

景逸所言收攝保聚畢竟收得馳散方是真現成念菴先生通上下言之於學者爲得力收攝保聚四字不是離性收攝保聚離性是與性爲二透性

卽收攝保聚亦性不透性如三伏包火識神滾亂熱中何有已時以禪家話證孔子語語是病若真知者語語皆合

禪門話儘多悚發人處善取之皆足爲吾用但究到血脉上便須有商量耳故明道曰句句合字字同然而不同此透性語也

文江證道講語因安節有修悟雙提之說蓋此公行履篤實居官居里孜孜學問皆有本末若彼一無資糧安得藉口吳公會中調停意亦不必諸君聚首皆真人也真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吾輩五十

南岳商語

六十冉冉老矣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大丈夫一眼看天一眼看地當如鳳凰翔於千仞更無它顧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吾夫子真是全放下者愚又聞伊川先生過澠渾波濤洶湧中獨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見之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于時舟行甚疾不及答竊謂卽今休去便休去近於舍若要了時無了時近於達亦均之其能放下矣不知伊川於兩者何居又不知此兩者之於吾夫子何如也請爲下一轉語結此公案

安節云借程朱以修飾門戶而恣肆反落文成門人窠臼者豈少哉日用中防檢少疎當日乾夕惕云此一篇春游記大綱領也千古軌範更無越此人精神要真程朱可陽明可學程朱者當思果識仁否識仁果與良知合否水盡山窮冷暖自知請以續春游記末篇隻眼者得無謂鄒生粘牙帶齒無丈夫氣乎然藉此與諸君對面亦一幸也總而論之景逸括透性二字最是得這箇到手所謂一了百了更有何事詳南臯之指倦倦懇懇亦無非要人進此一路吾黨領得此意便是一生受用但要

南音南音

主

思如何能透性耳究到此連南臯也說不出雖然早是說出了也只精神要真四字便是程子之識仁朱子之格物陽明之良知都是這箇鑄成耳具隻眼者當於此親見南臯面

顧端文公當下釋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源頭關頭

近世率好言當下矣所謂當下何也即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坦坦平平一條大路相應信受但要知尚有箇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即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為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為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入具足而即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了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予為是說適借史際明過虞山舟次語及之際明日然却又要知尚有個關頭在須與他勘過子曰善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所以古來聖賢亦要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不敢曰一了百了漫為大言以自欺也

勘法

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嘆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仕則仕坐則坐臥則臥即眾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為之充誦矣遇貧賤鮮不為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為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為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昔鍾離雲房授呂純陽黃白之術純陽曰所作有變易乎曰三千年後復還本質耳純陽曰吾不願誤三千年後人彼所鍊外丹耳猶然長慮如是况仁乃吾之內丹乎竊恐一念不真轉眼便還本質何待三千年且責自誤何止誤人已也吾輩其無輕言當下哉

曾點仲弓

子一日讀曾點言志章有省已讀仲弓問仁章又有省以為此於當下之指殊有發明蓋曾點據眼前景

做眼前事正善言當下者夫子喟然嘆而與之其投契深矣及問何以哂由則告之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斯言也說者皆以為教子路自子觀之實所以教點也何也點狂者也安知不曰禮豈為我輩設故特拈出此一字使之反而自照於此悟得點之當下即吾夫子之當下可以入聖於此不悟點之當下只是點之當下不免終於狂而已此予所謂源頭也至於仲弓夫子却舍當下不言而言出門使民何也意若曰人之常情惕於顯而畧於微謹於衆而懈於獨嚴於斯事而忽於所使子之游吾門侍吾

二科

考孔門設教原有二科一是為初發心者設一是為久發心者設為初發心者設則但據其見在一念遂與誘掖絕不苛求此接引法也故曰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也

爲久發心者設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檢點畧不假借此磨鍊法也故曰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所以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也兩法兼用方纔可大可久又曰自三月不違而上則爲於穆不已惟聖人方有此境界自日至而下則爲時至雖塗人亦有此境界故就仁之於人言時至者卽其日至者日至者卽其月至者月至者卽其三月不違者只是一個血脉有何毫髮差池所以要用接引法也就人之於仁言時至者自與日至者別日至者自與月至者別月至者自與三月不違者別却有多少

當下釋

真心習心

子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槩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守衢州合士友於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爾諸友只漫

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箇習心耳良知何在衆茫然無以對由此觀之真心二字豈可容易承當哉此謝子所以欲人之自識也

爲己爲人

當下釋

匠者治壁旣竟抹以青灰子偶見之問其故對曰如此方堅固可禦風雨又一日見之問如前對曰如此所對便是爲人的路頭這兩箇路頭究竟判若霄壤原其初只自當下一念決之耳昔文惠公於庖丁得養生今茲於匠者得審幾焉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兩是字點得極妙所謂當下卽是應作如是觀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是丘之是比是知是禮之是更為親切慎莫錯過

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

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

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

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

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

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

此二條正吾夫子直指當下處惜乎公也不能識取

擴克以求究竟電光石火霍然而過了無補於事實

當下

亦

孤負吾夫子一片心耳

本體功夫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

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

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克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

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

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總只

是要人去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

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

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

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

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日交得見於鄉

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當下

亦

有謂子曰曹交一章乃孟子指點當下最親切處註

說恐不可泥子曰何日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孟子

一生精神命脉所注當其時非但求能信之者而不

得即求能疑之者亦不得也曹交却特舉以為問這

是甚麼樣見識恒情只於儕輩間爭長爭短爭勝爭

負曹交却與千古來聖人對較而曰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這是甚麼樣志趣孟子從來未曾遇此等人不

覺喜之特甚送語之曰你既觀著箇堯舜只立定主

意去做便是更不須回頭轉腦費却許多閑計較又

見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因而示之曰即此

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巍巍堂堂許大聖人只在眼前何等容易何等省事所以撥動他一團生機使之歡天喜地快快活活做箇聖人亦不在他這一見也予曰看得甚好尚有一妙處曰何曰世人指點當下只說聖人是現成的孟子拈出一箇爲字却說聖人是做成的試思徐行是誰徐疾行是誰疾後長是誰後先長是誰先堯之服桀之服是誰服堯之言桀之言是誰言堯之行桀之行是誰行歸而求之是誰求不求是誰不求於此見作聖作狂只看我之爲之何如不容推諉別人於此又見世間只有做成聖人

當下釋

無現成聖人不容只討自在此爲之一字尤是提醒曹交最喫緊處也曰信哉認聖人是現成的那箇官去做認聖人是做成的卽不得藉口自然一味圖享用矣近日羅念菴先生謂世間無現成良知亦此意也曰此誠先生苦心語究竟不如說箇世間無現成聖人較穩免得惹人吹求於此益覺孟子立言之妙過去未來

予向謂識得當下更不須想過去未來今乃知善言當下者又未嘗不通過去未來也觀孟子之於齊宜滕文便是兩箇公案何以言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味齊宣此問隱然有且驚且慕恐不必得聞之意這其時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却舉易牛一事與之反覆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欲動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提掇他曰牛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窳窳齊宣始而茫然沒箇話來打發自家也忍笑不住既而如醉得醒如夢得覺先時堂下光景恍然再呈目前因向孟子具箇實供而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是將他過去的善端宛轉點破抹殺他當下的一副妄念也滕文見孟子得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見這其時通身倒入道義中純是一副好念孟子却慮其看得自家低有所疑也諭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有所畏也諭之勿畏又慮其以已之言爲欺也證之成蹶證之顏子證之周公以明其不欺未引眩眩一語尤妙試看異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梗行井田便有許行來梗到那所在誰不手忙脚亂只因預先道過知得世間事原有許多難况藁爾小邦歷些險阻受些驚嚇喫些苦辛正好抖擻精神激昂意氣自振自拔另換一

當下釋

九

番風彩所以竟不作疑竟不作畏而毅然直任之曰是誠在我諸竝耕不二價之說陳相一班人都喜他倍其師而從之獨不開稍爲搖動此是把他的未來的變態明白抄破堅固他當下的一副好念也然則孟子之言過去非言過去也正爲當下提出箇源頭也言未來非言未來也正爲當下提出箇關頭也其指極精

象山陸子有門人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

當下釋

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故曰道理只是眼前道理做到聖人亦只是眼前道理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又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克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又隨明日所知擴克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

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看前一條則事有去來心無去來也於此可以識當下之有常看後一條則今日有今日之見在明日有明日之見在也於此可以識當下之無常有常語主宰也無常語變化也當下之時義大矣哉

王心齋於朋友初見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善乎心齋先生之言當下也曰戒懼便照到源頭矣

當下釋

主

曰常常如此又照得關頭矣予嘗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孔子之當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顏子之當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之當下徵諸此益信乃邇來說得太自在了一似無須於戒懼然者其流之弊恐不能不啓無忌憚之端也慎諸

羅念菴曰柳東廓公謂予劉獅泉與王龍溪有未了語待公而判予曰願聞於是二兄各述所言往復者二日獅泉大意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

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反而得之也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不同曰如何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之頑礦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

當下釋

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變隄處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卽成再造之功依舊日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曰獅泉早年爲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說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項工夫却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獅泉受

月見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不尚只以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不負今日切磋也若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向嘗致疑但不至如獅泉云云太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爲吾自創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曾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精日健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此弟與二兄實致力處耳龍溪因問予近日持行處予曰舊覺此心

當下釋

收攝須有著到處今覺此心收攝只是誘引不得遷善改過不變二境工夫稍不撓心耳因問曰兄視弟如何龍溪曰兄比前迥不同第察日用間尚犯做手在蓋緣未盡脫見學問脫見到盡處便都是尋常事一切不須拈起此是以良知致良知縱饒差失本無根蒂如醒眠人不入夢境如此則應用時真機圓熟真機不圓卽真用不顯此等處没人直信得及舍兄亦無復有商量者矣龍溪此言乃其一生超悟處但不知從何便得平鋪都是尋常其差失便無根蒂此處須有收攝保聚之功見

得端倪似此煞好進步若以見在良知承受即又不免被虛見作祟耳

獅泉之於功夫親矣而其語本體也却不如龍溪之直截龍溪之於本體親矣而其語功夫也又不如念菴之精細如此切磋方是以水濟火以火濟水見在各有實受益處也

王龍溪曰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迹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

當下釋

南

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

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

羅近溪曰當下一語爲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馳求聞見好爲苟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爲進步第一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務家數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工夫漸就微密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渾淪難入高者便放蕩無疆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子戒慎恐懼加以時習便泛濫無所歸著而終歸

小人也衆其惕然曰此正今時大病孔子所以重憂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渾淪放蕩二語甚佳愚謂識得源頭自不患於渾淪難入矣識得關頭自不患於放蕩無疆矣敢以此申其未竟之指

羅近溪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穀手乎友人曰有穀手有不穀手近溪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若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穀手

穀手二字亦何容易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

當下釋

五

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孔子亦有不穀手處惟其一念炯然當下便覺乃所以爲真穀手也

史際明曰今世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不知以此爲當下翻是陷人的深坑本體功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功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人居處時易於寬舒縱肆若任其自然都只是四肢安逸心都放了那討得仁來恭則胸

中惺然不昧一身之四肢百骸血脉都流貫也吾心自然安頓頓全沒有放逸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恭却是居處的當下執事時易於畏難苟安若任其自然都只是苟且忽畧心都亂了那討得仁來敬則胸中主一無適萬事之始終條理神理都貫徹了吾心自然停停當當全沒有雜亂的病痛這不是仁是敬却是執事的當下與人時易生形骸爾我若任其自然都只是瞞人昧己心都詐偽了那討得仁來忠則胸中萬物一體人已的肝膽肺腸精神都淪洽了吾心自然無阻無礙全沒有

當下釋

七

詐偽的病痛這不是仁是忠却是與人的當下故統體是仁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了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了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了此功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豈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毀譽死生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

是假的却不是真功夫不是真功夫却没有真本體沒有真本體却過不得關頭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却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處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不處而不處之不去而不去之欲惡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富貴貧賤時當下不受而不受之不屑而不屑之生死都不見了此方是遇嗔爾蹴爾時當下若習俗心腸掩過真心欲富貴便處了惡貧賤便去了好生惡死嗔蹴之食便食了反嫌不處不去不受不屑的多了這心此是當下否此是自然否故富貴不淫

當下釋

七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上的當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指出關頭盡處此處不棄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威武死生時候決不走作了纔是真功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其實不異那饑食困眠然那饑食困眠的自然處到此都用不著了如何當下得來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

利趨之若狂不知悞了多少人後至春明門外被
人論了纔去拏他便手忙脚亂沒奈何却一刀自
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此是甚的
自然甚的當下甚的見見成成聖人自家且如此
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功夫差認
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

子正欲質當下釋於際明適際明赴經正堂之會說
樊遲問仁章發明當下之指極其痛快不覺心折蓋
世人皆言當下即是際明却言惟是乃為當下此一
轉語直從頂門下針有起死回生之功因遂取其說
當下釋

終焉以為釋止矣際明實大有啓於予而予不復能
少有加於際明也已矣惟有道君子相與商而正之
幸甚

顧端文公選經錄

後學高攀龍輯

孫樞重錄

門人馮從吾訂

曾孫貞觀授梓

陽明曰性之本體原是无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信斯
言也告子諸人之說皆是耳孟子曷為而非之或曰無
善無不善性相近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
有善有不善上知下愚不移也其旨蓋與陽明相表裏
信斯言也告子諸人之說即孔子之說耳孟子又曷為
而非之

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兩說判若冰炭吾儒
與異端學術幾微之辨亦就此而決陽明曰孟子只是

選經錄

說箇大槩明以孟子之說為踈矣却不敢直指其非又
曰無善無不善悟得時只此一句已盡明以告子之說
為精矣却不敢直指其是委曲調停漫為兩可之論曰
孟子是就源頭上說告子是就本體上說又恐不合成
源頭本體作二義看則巧為籠統之論曰無善無惡是
謂至善信斯言也告子之說也紛紛之辨何為者
孟子道性善語本體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語發用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語流弊也陽明顧取三說
當之何居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看一習字分明見得性中原
沒箇不善惟謂上智下愚不移却似性果有善有不善
何如曰此處孔子亦自有箇註脚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所謂下愚蓋指不學者而言然則下愚亦是習也非性也孟子性善之說真是顛撲不破

告子無善無不善一語遂爲千古異學之祖得之以混世者老氏也得以出世者佛氏也得以欺世者鄉愿也

世間只有兩種人做君子的便著了善一邊小人來非刺他做小人的便著了不善一邊君子來非刺他獨鄉愿不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平平穩穩沒些子圭角既中了小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乾乾淨淨沒些子班點又中了君子更於甚處尋他善不善

聖人誠不能虛上加實亦不能離是爲虛老氏離是爲虛

還經錄

二

者也聖人誠不能無上加有亦不能離有爲無佛氏離有爲無者也是故愈近愈遠愈似愈離嫌於近似而重爲之諱此以妄廢真也惑於近似而輕爲之擬此以妄亂真也皆非也

墨子以兼愛爲仁楊子以爲我爲義似天理而非天理鄉愿以生斯世善斯世爲可似人情而非人情

楊子爲我其老氏之清淨乎墨子兼愛其佛氏之慈悲乎六經語孟學庸具在其論性本自有定也陽明却以爲無定而欲盡收告子諸人之說其論知行本自無定也陽明却以爲有定而欲孤行其合一之說吾所以謂之勞攘者以此

書曰惟精惟一陽明日惟一必在於惟精惟精乃所以惟

一也語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陽明日約禮必在於博文博文乃所以約禮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陽明日尊德性必在於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其好持論如此

此理活潑潑地縱橫上下憑人認取即如陽明所謂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有何不可然畢竟只是議論意見不免有窒礙處

陽明於知行合一之說最爲喫緊却曰見好色聞惡臭是知好好色惡惡臭是行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曰知之真切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又不免許多分別相也如何合一得

還經錄

三

食色性也何善何惡仁內也非外也以我爲悅自然而然何須着力義外也非內也以長爲悅偶然而然何處着力總是一箇空也

或曰陽明之無善無惡即大學之至善中庸之未發周子之誠無爲程子之廓然大公耳何疑竊惟大學明言至善何謂無善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不言善惡之未發也其欲以周程二子之說爲證亦必曰無誠無僞無公無私乃得耳

或又爲之解曰耳無聲斯能善天下之聲目無色斯能善天下之色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陽明之說何疑愚惟陽明言無善無惡未嘗專言無善也今日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則亦曰心無惡斯能統天下之惡可乎

或曰陽明言性卽與孔孟殊亦未嘗言性惡何爲非之曰陽明將道善壓倒與惡平等看其流毒乃更甚於言性惡者

或問陽明言根本上用功此說甚好其論博文約禮却曰文散於外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涵於內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隱而難見之文也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又似教人就枝葉上做工夫與前說不免矛盾曰然只是陽明好立異論便有這般空礙處

自古聖賢論學只是隨時隨處隨意發明其於知行或合言或分言或專言或互言參差不齊各有攸當如曰精一曰擇善固執曰知言養氣曰聖智所謂分言也如吾

遺經錄

甲

十有五章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知之屬也而行之中矣不必更說箇行也曰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屬也而知在其中矣不必更說箇知也所謂專言也如中庸說道之不明却歸於人之不行說道之不行却歸於人之不明所謂合言互言也是故其分言也雖著兩箇字可也陽明乃曰此古人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然則似以兩爲多矣其專言也雖著一箇字可也陽明乃曰這工夫須著兩箇字方纔完全無弊則似以一爲少矣其合言互言也雖謂因行得知可也所云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地之險夷必待身歷而後知是也雖謂因知得行亦可也所云知食乃食知衣乃服是也陽明乃曰是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則是有見於行之

爲知無見於知之爲行就一說之中亦且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紛紛之辨不幾於自相矛盾乎

朱子嘗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此卽陽明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又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又曰處事接物之際常教此心光瞪瞪地然則其爲知也未嘗不真切篤實也謂之便是行可也其爲行也未嘗不明覺精察也謂之便是知可也由此觀之陽明之說亦無以加於朱子之說也乃獨議其析知行爲二何哉

遺經錄

五

又按朱子嘗曰只有兩事理會踐行曰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此所謂分言之知行也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復前日之意味此所謂互言之知行也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曰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曰講得道理明白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曰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此所謂知爲先也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在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只是工夫難曰善在那裏自家都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未能行善自善自我曰爲學須是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

無存養縱說得明自成兩片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曰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關了曰人所以易得流轉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此所謂行為重也曰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則敬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或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答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就知上理會行有未知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此則又言知行之後先重輕不可執一且欲人隨其所不足處用力也合前後觀之朱子之說四方八面無不周遍陽明止窺見一隅而已

還經錄

六

陽明雖曰知行合一然就其言觀之一則以見好色聞惡臭屬知以好好色惡惡臭屬行一則以知為行之始以行為知之成一則以明覺精察為知以真切篤實為行是二者終自有辨也蓋知與行原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故合言之而條理自然清楚不為僞侖分言之而血脉自然貫通不為破碎專言之而全體自然具足不為欠缺互言之而妙用自然周流不為攙和要不可以一說拘也陽明只執定一說便處處窒礙雖力為張主巧為周旋彌縫回互幾無滲漏攻擊論難了無顧忌縱橫反覆杳無端倪而彼此抵牾首尾乖戾不覺破綻迸出試看陽明是甚聰明一切氣節文章功業甚事做不去到此終自費力蓋此理在天地間坦坦平平自有固然順

之則是逆之則非非人力可得而安排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是謂主意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是謂工夫陽明以二者分屬知行何居

陽明直是無端自昔儒者有言知不是行行不是知否陽明乃曰知與行不可分作兩件而為合一之說有言心不是理理不是心否陽明乃曰心與理不可分作兩件而為合一之說此無端之爭辨也有言一念發動雖是不善却未曾行便不須禁止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知行合一正欲人就此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

還經錄

七

善潛伏在胸中有言五伯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遂悅慕其所為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心理合一正欲人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此無端之標榜也至其門人徐黃諸君却又以合一為疑往復不決則分明認定知與行截然是二事心與理截然是二物而陽明合一之說果不可少於世矣此無端之論難也非吾道一厄哉學術之辨有偏全有邪正論偏全則偏者全之餘也勢必相合而為用伊尹夷惠是也論邪正則邪者正之蠹也勢必相競而為敵釋老是也陽明乃以為皆我之用過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外之如此然則孔子不能用鄉愿孟子不能用楊墨陽明獨能用

釋老乎

堯舜明目達聰愚大愚婦苟有一得不憚虛已而從之至如共工驩兜伯鯀董並負異才却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此其所以處於偏全邪正之間者也收其偏可以為全黜其邪可以衛正此聖人之微權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語斷得十分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顯撲不破從上聖賢只是於此認得分曉這箇理堯舜如此塗人如此乃至桀紂驕跖亦如此若就氣上看便千般百樣萬萬不齊如何說得是性諸子認氣為性遂有紛紛之說無論告子即如楊墨子莫豈不聰明特達豈不有志向所以流為異端得罪名教只緣一性字欠明也故孟子開口便說箇性善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而杞

遠經錄

八

柳之辨湍水之辨食色之辨曾不少假又其章明較著者也韓昌黎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此耳陽明乃一旦為之辭曰皆是也但執定一說便錯嗚呼由堯舜以來凡有作者其立言垂訓雖人人殊至其論性若合符節而孟子於此尤為喫緊雖天下疑之而不顧也其紛紛之說雖天下信之而不顧也其執甚矣陽明其以孟子為錯乎

陽明謂孟子論性從源頭上說告子論性從本體上說此猶兩下調停不敢公然指斥孟子要之非其本意也觀其門人王畿錢德洪舉四無四有之說請正答之曰畿之見是我這裏按利根人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大立法而無善無惡始終尊用告子無以易也其不滿於

孟子可見矣又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也又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也其不滿於孟子益又見矣或曰何獨孟子彼以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即孔子亦其所不滿也嗚呼異哉

從來論性只是一箇善陽明却曰性無善無惡此以性為精以善為粗也又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以無為精以有為粗也以善為粗則等之於惡而無別以有為粗則并其善亦無之而不計陽明之敢於自信如此

陽明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以有善有惡為意之動將心與意分做兩件看分明是見一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見一箇有善有惡的物在外却以此議告子何故却又恐人窺破不得已說告子只是執定看了便差而亟

遠經錄

九

賞王畿四無之說其巧為遁如此告子只說性無善無不善其有善有不善別是當時一種議論非盡出於告子也陽明却謂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於性有未透徹處何歟夫亦自知其無善無惡之說原從告子來而恐人之以為告子也故為是說以別之若曰吾之所謂無善無惡非告子之所謂無善無不善也歟雖然吾卒未見其異也

陽明曰告子病源從無善無不善上見來又曰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然則告子之說是乎非乎是非之間乎良不可解陽明論學揭致良知三字為宗亦未為不可但知之一字却須辨得分明耳陽明曰良知即是性即是心之本體

即是未發之中而其論性也曰無善無惡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無善無惡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陽明既主此說一切論說俱管歸良知若曰良知何物不備耳但其與已合者輒以爲是其與已不合者輒以爲非與已合者雖蘇秦張儀亦以爲窺見良知妙用與已不合者雖朱子大儒亦斥而等諸楊墨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陽明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由前觀之則著於無是爲沉空守寂由後觀之則滯於有是爲守局拘方正恐不免壞却良知

陽明日心即理也固是但恐未盡先正言心曰本心曰真心到理字上便不須著此字又曰無心到理字上便不得著此字可見心與理亦自有辨

還經錄

朱子即物窮理之說與陽明所謂事親時便於事親上學存此夫理事君時便於事君上學存此天理之意相同但一以察識言一以踐履言耳非謂求孝之理於其親求忠之理於其君也若如其言却如何去下工夫無論朱子世間曾有此癡人否陽明此等辨駁將偶然錯認朱子之意而然乎抑欲排斥朱子而故爲代設不通之論乎誠不可曉

洪範曰親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陽明就大學中提出致知却於中間下箇良字何故陽明要說這知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須著此一字

方纔有氣力又說良知無知無不知何故陽明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善知惡畢竟是分別落在用一邊若便以爲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奚啻千里所以必說箇無知無不知著此一句方纔無破綻無知孔子之說也良知孟子之說也致知大學之說也各自具足將來揆搭說便不是他本色

朱子曰即物窮理陽明解曰此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二句文勢語意迥別惟所謂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者近之但不必更於兩句中著箇心字耳此理何有內外就格物言謂之物之理亦何不可必定著箇心字便是認物爲在彼認理爲在我反成兩件本欲合心與理爲一適不免析物與理爲二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還經錄

有則何曾道少箇心字

陽明日良知即性即心之本體即未發之中也然則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別無錯處矣却云更不著些覆藏何耶既云更不著些覆藏分明尚有錯處矣陽明於此正宜細細體認細細省察細細磨鍊聚精會神戰兢臨履如古聖賢之用心庶幾日積月累豁然貫通內外精粗了無間隔乃云我今纔做得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遽自攔截何耶試看狂者行不掩言與陽明所謂更不著些覆藏是同是異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言者也味其語意乃以不掩爲非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民皆見之此陽明所謂不著些覆藏者也

乃以不掩為是兩掩字義正迥別陽明欲自託於狂強相附會既已謬矣其徒又從而和之曰是聖人的真血脉何耶或曰齊宣有好勇之疾不諱好勇有好貨之疾不諱好貨有好色之疾不諱好色孟子許其足用為善每與論事未嘗不稱堯舜而述湯武也陽明之論與孟子何異曰此孟子默默旁觀以為齊宣此意猶近朴實非文過匪非者此故遂許其足用為善要未嘗明言其所以然也即齊宣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向使齊宣自以為好貨好勇好色總總無妨我但不著些覆藏而已遂公言於孟子之前而不諱則是以不文過為文過以不匿非為匿非私意之中更起私意此乃斬滅生理與死為鄰扁鵲盧醫將望而却走非徒疾而已也尚可與之

遺錄

三

為善乎近世談陽明之學者往往率意順情恣睢放誕無所不為有從而詰之輒以陽明斯言藉口一語之謬流禍無窮吁可不畏哉更有一說所貴乎不諱好勇者謂其能知好勇之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勇也所貴乎不諱好貨者謂其能知好貨之為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貨也所貴乎不諱好色者謂其能知好色之為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色也若曰我只不着些覆藏縱天下謂我不檢言也罷則亦卒歸於亡而已矣

大學先知止中庸先擇善雖謂心先知了然後能行未嘗不可也且曰我今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則未嘗不知也又曰待知得真了方纔做行的工夫則未嘗不行

也乃遽斷之曰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何哉朱子以曾子為未知體之一陽明以曾子為未得用功之要二語作何分別

陽明以知為性與謝上蔡以覺為仁正同緣這箇字作實字看亦得作虛字看亦得最好作弄佛氏得手處全在此所以能鼓動得人却見上蔡被人駁過便又說箇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其善護持如此

孔子闢鄉愿孟子闢楊墨自漢以來儒者闢佛老二氏其用心遠矣陽明乃曰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是舉一而廢百也信斯言也孔孟非歟嗚呼聖賢以異端為舉一而廢百陽明以攻異端者為舉一而廢百聖賢為吾道而攻異端陽

遺錄

三

明為異端而攻吾儒此何心哉

老氏何以為虛之賊也謂其絕聖棄智也陽明不之咎也第曰是從養生上來非虛的本色而已釋氏何以為無之賊也謂其離父子廢君臣也陽明不之咎也第曰是從出離生死上來非無的本色而已然則陽明之於二氏惟是嫌其虛不盡也無不盡也若弁此一念而去之便是虛無本色乎

陽明將儒與仙釋設一屢三問之喻殆不可曉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釋只是一物曰中曰左曰右分而為三矣分而為三可割也一則以何者自與以何者與人不可割也其重訛於儒者何也如以仙家言虛儒者不言虛殆以虛

為仙家之物也釋家言無儒者不言無殆以無為釋家之物也遂疑其割而與之乎則虛無者亦是一物而二名不可分屬左右且此正指性命之妙言既以分屬左右則所謂中一問者又何在也此蓋陽明深有味乎仙釋見其與吾聖人同而又為名教所持不敢不謂與吾聖人異故陽離陰合為此含糊影響之語曰一廳言同也儼然以範圍三教為己任曰三問言異也又以自託於吾聖人同而異天下又孰能議其混異而同天下又孰能議其固其亦巧矣雖然以吾之完養此身與仙家混猶可言也以吾之不染世累與釋家混猶可言也至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釋家說到無聖人豈得無上加得一毫有是以吾之性命與二氏

遺經錄

十四

混也不可言也然則陽明者無問中間左問右問一切推而昇諸二氏矣豈特割之云乎或云果爾程子所云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何如曰稱彌近者深懼之之辭非猶與其同也稱大亂者痛絕之之辭非直較其異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陽明而如此意方將痛心疾首相與驅而放之不暇尚何能泄泄然迂曲其辭為二氏地乎

知與識一物而兩名兩字而一解要當問其所以然處何如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語曰默而識之故知亦有妄不必純是也識亦有真不必純非也汝中直以已意差別耳

孔子曰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無大

小無象寡無敢慢聖人處世只此一付精神雖灑掃應對何嘗減得些子雖做出經天緯地莫大的事業何嘗增得些子明道作字甚敬晦菴見小童添炭撥開火教亂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諺云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此所謂主一無適也即此是敬即此是天理流行更於何處添入箇天理即此是人欲淨盡更於何處攔入箇人欲陽明故以好酒好色混作一字既未免攙肉做瘡却以天理解作一字又未免畫蛇添足只緣認得敬欠真便兩頭俱說不着題耳

遺經錄

十五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曰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何嘗諱言無但無之一字其下必有所屬若不言思為不言方體不言聲臭不言意必固我特舉無之一字而曰此易也此神也此上天之載此孔子也其可通乎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通顧人認取何如耳朱子之言窮理自是朱子之意陽明之言窮理自是陽明之意即質諸繫辭原旨故竝行而不悖也執此病彼正是意見作祟耳且朱子以窮理釋格物就知而言也陽明以為善去惡釋格物就行而言也故如朱子之釋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如陽明之釋格物即致知誠意正心皆在其中

所謂對有正對有反對正對分鈞而力敵反對勢絕而等懸善與惡反對非正對也何嫌而以為諱哉

孟子說良知陽明亦說良知但孟子說良知從性善說來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陽明却從無善無惡說來其名同其實異矣乃欲以告子宗旨講孟子學問愚之所未解也以下原名排言後併入此卷

或曰陽明劈頭雖說無善無惡下文依舊說知善知惡為善去惡安得謂與孟子異曰正緣陽明善道往往被其籠罩且道陽明之所謂善果即孟子之所謂善乎陽明嘗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然則知善為善云者即知此為此無善無惡之善非孟子之所謂善也王汝中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心既無善無惡即意知物一齊無善無惡直是和盤托出陽明却為上根中根之說以蓋之

遺經錄

夫

其辭幾於遁矣

孟子曰良知陽明曰良知人知其為一個話頭誰知其為兩個肯綮陽明曰無善無惡又曰為善去惡人知其為兩個話頭誰知其為一個血脉

或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心中如何著得箇善夫善者心之所固有也金屑者目之所本無心之善則目之明也明果且為目之翳乎否也

或曰無心則公有心則私陽明以無為善正天理之公耳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即此意也夫詩言無聲無臭豈并天之載而無之言不識不知豈并帝之則而無之耶昔有疑敬字欠活者朱子曰莫是敬得來不活否却于敬字事夫善得來有心亦

何干善字事也

七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無善無惡淵源可考羅整菴先生曰陽明自不諱禪為其徒者必欲為之諱可謂頂門一鍼矣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可見乾坤萬物一齊從善中流出聖人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釋氏要混沌天地滅絕萬物所以欲斬斷此善字故一則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一則曰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槩可觀矣

遺經錄

夫

陽明嘗曰孟子說性亦是說個大槩如此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如此說亦無大差故一則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則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若曰吾之所謂善非孟子之所謂善吾之所謂無非告子之所謂無也故其言曰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居然欲網羅三教為生民以來未有之一人其亦異矣

韓持國曰道無真假程子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本病李見羅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總一此最勘透着他末病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空則見謂無一之可有混則弊且無一之不有空則并以善為惡混則遂以惡為善然則無善無惡四字乃天下之遁逃主宰淵藪也吁可畏哉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害孰為大曰言直尋猶知直之為是也言枉尺猶知枉之為非也言無善無惡則并枉直是非一齊抹殺矣然枉尺直尋恒人尚以為耻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為高故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嗟乎此孔孟之所懼也

或曰無極二字原出於老氏分明與無善無義同周子太極圖說奈何宗之曰周子此語正為闢老氏而發緣老氏認極為無所以說個無極而太極明其非真無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周子則曰隱而費云爾朱子解曰

還經錄

六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已自了然乃陸象山既偏疑無極二字近世又偏信無極二字却將太極二字撇下何也或曰果爾則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亦何不可曰只將善惡二字搭說便有許多不帖帖處仔細磨勘當自見得

或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強名爾夫以陰陽分善惡亦是一義然未可執以為例也果執以為例謂乾元為善之長坤元為惡之長可乎謂天地交泰為善惡交泰天地不交否為善惡

不交否可乎且以善名性亦有何害而必曰強名視若仇敵之不可近何也

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君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了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意妄行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語云埋藏君子出脫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

問告子之害如此其大乃孟子好辨章獨言楊墨而不及告子何也曰戰國時去孔子未遠故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尚自附於孔氏之仁義以行其說而杞柳人性枯椽仁義者猶不得肆也至於今始猖狂汗漫了無忌憚耳噫世道愈衰人心愈下號為孔孟之徒者既不能禁反從而助之是誠何心哉

還經錄

九

據陽明說無善無惡四字乃是最上一義緣何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並未之及直到告子方才說出孟子却便欄倒陽明嘗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豈為孟子闢告子遂不以聖學與之耶嗟乎果如陽明之說聖學之亡何待顏子之沒自告子未生以前亦無所謂聖人之學也

顧端文公還經錄終

顧端文公自反錄 門人丁元薦錄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客見以俟錄而問曰古者同心之交聞流言不信子之於李漕撫也其庶矣夫涇陽子曰所謂漕撫則非崇崇在漕撫也正以邵劉徐喬諸疏耳百千罪過臚列滿紙而實證一切茫如也以馬金兩黃門疏耳長短竝存折衷最允而浮議一切湔除也又以曹王各臺省疏耳究觀禍

自反錄

本具有來歷而機關一切破盡也又以沈龍江先生千里貽書耳身在江湖心存世道若是乎愛國之深也又以王弘陽先生臨革一疏耳驚心淮上齋志燕中若是乎痛時之切也可以觀矣至于上關銓二老書又何足為有無抑亦曰始不敢負漕撫終不敢負海內諸君子也聊存其副備一底案云爾客退爰記其語附之卒簡萬曆辛亥仲冬涇陽子書以俟錄即關銓三書今并入文集或問李漕撫何如先生曰吾聞之凡論人當觀其趨向之大體趨向苟正即小節出入不失為君子趨

向苟差即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又聞為國家者莫要於扶陽抑陰君子即不幸有註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小人即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令為後患又聞古來豪傑種種不同或謹嚴或闊大或悃悞或揮霍其品人人殊矣總之各成一局各不害其為豪傑也合此三言可以定漕撫之案先生為李漕撫上書關銓二老王考功見而駁之一時異同之論相繼而起章滿公車先生聞之曰是吾過也

自反錄

或問先生為漕撫受過人已兩盡矣第此說一出將無於漕撫不便先生曰是何言也三代以上吾不敢論自秦漢至今相望二千餘年豪傑之興代不乏人求其完完全全沒些子病痛的有幾奈何其以為諱也吾為漕撫設身處地即漕撫亦應受過耳曰竊恐漕撫氣高不能受也曰是固未可知然而亦有所試之矣聞嘗與語及古董事因曰吳中作是生活者率託名足下不曰往淮上求善價而沽則曰淮上適遣人來尋訪徐核其實十無二三蓋此輩頗欲借之張皇其門面耳漕撫笑曰還是我多事我若無此好這話亦向從而來予遂舉手

贊曰善哉善哉請得爲以下廣之不關大卽揮霍之說亦何從而來不揮霍卽踞弛之說亦何從而來不踞弛卽貪之說亦何從而來盍反其本矣漕撫欣然首肯又予得馬見素給諫疏而善之簡漕撫曰是疏描寫足下一段精神爽爽如畫足下讀之當自躍然只廣侈之擬恐尚未有服耳予謂足下築令先人佳城其費不貲至通貸於親知以濟不可曰非廣侈也所可原者出於愛親一念耳畢竟大孝不在此也說到此還宜服否漕撫謝曰君言是也如此看來漕撫亦庶幾能受過矣要在檢

自反錄

三

而釋從而改耳此則漕撫之所當勉也日世之求備於漕撫也其辭苛將以敗壞漕撫也先生之求備於漕撫也其辭平將以成全漕撫也成全之與敗壞相去遠矣漕撫忍不勉乎
庚戌十月十七日先生赴毘陵之會適許少徵中丞應召北上遇諸途相見甚歡先生從容問曰老兄看得李漕撫何如須作直心語無有所遷就也中丞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卽如近時胡梅林制府何樣手段其餉嚴分宜諸貴人動以萬計其餉山人遊客動以千計至伶人輩偶爾一歌一曲

當意亦往往徇以元寶會不少惜其揮霍豈不百倍於漕撫耶徒以其功於地方也至今人追誦之不已况制府以媚權要而漕撫以赴賢士大夫之緩急制府以娛歌兒舞女而漕撫以周親知故舊兩者正自天淵也奈何求多於漕撫先生曰看來看去漕撫亦無他只是交際往來局面稍闊耳然而較勘到此那箇是海忠介又那箇是陳恭介纔而論之恐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只是他人於此闕然漕撫於此的然所以惹許多議論况他人用其餘求山間舍漕撫用其餘尋彘覓鼎清濁雅俗

自反錄

四

亦微有辨乃今於彼率以爲固然置之而不問於此輒詫以爲異多方吹求而不已何也更有一說制府但有功於地方漕撫兼有功於世道就地方上論功制府視漕撫較大就世道上論功漕撫視制府尤大請擬之於古若李忠定趙忠簡非一代卓絕人物耶其揮霍亦十倍於漕撫也畢竟忠定何害其爲忠定忠簡何害其爲忠簡蓋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正不必拘拘畫繩以小廉曲謹耳中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卽如柳下惠之和繩以伯夷之清則柳下惠且必窮伯夷之清繩以伊尹之

任則伯夷且必窮而况漕撫乎已而曰看來功名
盛了亦便惹人忌先生曰然自枚卜之說起段給
諫請兼用內外吏垣長陳廉崖欲因以爲漕撫罪
遂有疏暗刺之其徒從而和之廣布流言搖煽南
北於是忌者益衆漕撫一身遂爲射的四面皆兵
無可逃躲處矣蓋總之不出四明圈套中特其間
有明知而爲之用者有不知而暗爲所用者此其
情又不可一律齊耳中丞曰人說漕撫要謀總憲
要謀秉銓要謀宅揆只是要鍛成他罪案據我看
此老若得柄用必有一段精采可觀先生曰此可

自反錄

五

與知者道也

沈龍翁相國貽先生書曰李修老不肖夙所敬慕東
南一帶長城也今被人齟齬若此諸公閱邸報得
無爲驚咤耶不肖爲世道私計故稍於知己之前
鳴其不平用少摠積鬱之意他所殊不敢及此也
老丈負人倫之鑒儻於月旦之評一爲洗雪其有
裨世運非淺淺者矣望之先生讀之喟然歎曰有
是哉相國之用心乎觀其去位時猶然如此卽其
在位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碩輔也已讀王弘
翁司空乞歸疏至驚心淮上一語又喟然歎曰有

是哉司空之用心乎觀其垂革時猶然如此卽其
生存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名卿也

或問王考功一疏專爲漕撫耳聞其答書却又別有
爲而發故人多以是疑其心如何先生曰此考功
事也予何與焉且言有是非而其所以言有公私
兩者各不相掩假令其言是卽出於有心猶然是
也其言非卽出於無心猶然非也予今惟有默默
自反而已焉知其他

自反錄

六

格我我當爲漕撫受過執邵徐諸君子之疏以格
我考功當爲我分過客曰此至虛之心至平之見
至確之論也他人更何容著一辭已而得其疏及
書與南北臺省各疏讀之謂客曰是非異同之辨
於斯悉矣予亦何容更著一辭客曰是則然矣只
其間有兩重大公案向未經道破先生曰願聞之
客曰漕撫之可重不特以其才而以其節不特以
其有功於地方而以其有功於世道其有功於世
道也不特以其能御權閹而以其能御權相至其
御權相也又不特知喬道長所云木偶蘭溪四明

嬰兒山陰新建而已乃在過婁江之出耳何者婁江之再起正否泰夫姤之一大機也然而密揭未發之先言者猶半含半吐意存規諷其辭婉密揭既發之後乃始明指痛斥傾國而唾之略無假借其辭嚴而婁江之進退從此決矣向令不出是著婁江必且幡然應召無疑也婁江既幡然應召四明必且連茹而進無疑也四明既連茹而進福清必且爲歸德之續無疑也而邪正之消長亦從此決矣故人但知今日之朝廷全賴一福清而不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實由婁江之不果

自反錄

出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全賴婁江之不果出而不知婁江之所以不果出者實由段給諫密揭一疏有以制其命至密揭却傳自漕撫也豈非社稷第一功哉予請爲之評曰劑量一人之品則表其瑜不得諱其瑕而馬金兩給諫之所持爲最公劑量一世之機則取其大不必責其小而予之所計爲甚遠斯言也竊謂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矣議者乃謂渠輩神人共棄其何能爲審爾山中宰相之命何以突然從天而下審爾張大參等何以公然推戴爲聖人竊恐就今日

而言委是不燃之灰就當日而言安知其必不爲章惇蔡京之翻局倖免焦頭爛額之禍而遠忘曲突徙薪之功甚且從而求多焉以致一段苦心至計翻成罪府尚可謂有天日乎此漕撫一大公案也至世之議漕撫者率以爲貪且謂自閩部省而下無不以爲貪矣請以一言質之曰審爾何以公車之贖紛紛交角也又請以兩言剖之曰與其取徵於縉紳之口不若取徵於細民之口與其取徵於長安之人不若取徵於地方之人吾願言者試就淮揚數百里間一致詢焉其於漕撫果戴之如

自反錄

父母者耶抑疾之如仇者耶果所在尸祝者耶抑所在詛呪者耶豈不亦較然分明哉嗟乎耳目之官以錢買矣山林之士以錢買矣卽大內亦以錢買矣乃漕撫發淮之日諸父老羣呼隊擁相與頂輿號哭不得行既抵舟復號哭而隨之相與奪纜不得行亦以錢買耶不然彼何利於貪撫而戀戀若是耶將長安有公論地方無公論耶抑縉紳之風聞是實錄細民之口碑是虛飾耶何旁觀者猶代爲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身親當之者反德所讐而思所怨好惡與人殊耶則安可不

思其故哉此又漕撫一大公案也先生起謝曰問
客言回思向來救漕撫書已落第二義矣

或問先生嘗言漕撫有三不免上閣銓書止說得兩
不免這一不免安在先生曰漕撫正所謂大節卓
然而小節不無出入者兩不免從大處取忌一不
免從小處招尤三者湊合而成今日之紛紛當時
宜一并道破只因言者責備已多以為可無復贅
遂略之耳曰非特贅也亦防借用即如馬掌科見
素一疏最為持平且已有借之攻金掌科崑源者
假令先生亦隨眾作責備語安知不更為人所借

自反錄

七

也况上書與上疏體亦稍別言官之說自應如彼
先生之說自應如此蓋各有攸當耳至參諸王考
功所駁如至廉至清至淡泊云云只是就書中摘
取一二字從而為之辭如古之純儒所難云云即
書中原未有也奚其過先生不答已而曰吾聞漕
撫答先生書先生之素所忠告於漕撫者居然可
見矣凡友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所重在切磋
宜為之補救其所短當其遭讒遘譏則所重在昭
雪宜為之發揚其所長此亦自然之天則也奚其
過先生又不答已而又曰先生借漕撫答書點出

俠氣二字即漕撫本來面目已自了然這便是兩
給諫之說也讀者自不察耳其亦何嘗不道破先
生卒不答退而質諸景逸高子景逸作而歎曰微
哉微哉始先生題麗澤堂之兩楹曰樂道人善願
謂已過今於其上閣銓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也
於其三不答見願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真
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

自反錄

十

或問近讀伍容菴少參辨誣錄且擬李漕撫於周文
襄也何如先生曰少參此擬最平視林居錄所云
迥別足徵其心之虛矣曰少參言推漕撫者謂是
于忠愍王文成以上人亦有說乎曰忠愍當土木
之難文成當寧藩之難漕撫當礦稅之難皆能毅
然挺身出而戡定之故言者以之相提而論若謂
漕撫超兩公而上何言之易也至擬之文襄則一
以幹濟勝一以氣魄勝一善用柔一善用剛一精
細一闊大一於地方有休養生息之功至今吳會
間濡其潤盎然如甘霖焉無不感而思之一於地
方有振刷捍衛之功現今淮揚間蒙其庇屹然如
長城焉無不仰而戴之即志操不必盡同兩者固
略相當矣客曰少參恐尚有微意不可不知先生

曰試舉看

瑛最睚賴其援所以得安

其位而行其志漕撫已奉命旨放歸歷四年而還職之旨俄從中下少參疑其亦必有內援是以擬之文襄也先生曰往亦嘗質諸漕撫矣漕撫曰此事不煩多辨可一言而斷也予曰何也漕撫曰此事縱瞞得外廷瞞不得內閣沈四明之疾張元冲尚不如疾我之甚當時猶捏假帖示所知曰他們說張元冲好如何交通近侍倘子真若人言子之性命已落四明掌中矣如何敢與他忤他亦何宜草草放過况乎掩有爲無不畏於天不作於人即

自反錄

歸德福清豈不暗笑必且大竊我矣此所謂可言而斷者也何疑予曰此事委瞞得外廷瞞不得內閣足下之言辨矣吾無以難只是足下亦曾稱陳閣矩賢漕撫曰陳之賢天下莫不知何獨我第就裏委有說在正須道破陳有一弟與予爲鄉同年往與李心湖儀部燕談偶及之儀部跳而起曰有這箇人在奈何放過他子問意欲何如儀部曰可把起廢一事頓在他身上子笑云卽係年家平時絕無往來這事恐難况近侍官吾輩安可輕與通儀部嘆曰若如此只是顧自家一身名節全不

顧天下非吾所望於子也予曰兒旣如此責我兄可作一書我當再尋幾箇同年連名寫上送去看他何如儀部曰諾尋以一書來予遂械而致之陳陳得書喜曰各位老先生以聖賢望我我何敢自棄少須之當有報數日報曰此事非某所能及也所可效者緊要章奏當稍爲流通耳已而果連下二三百本如是而已嗣後亦絕無往來其報書亦儀部攜去海內君子若以此罪我我誠無辭予曰此正足下判捨身名赤心爲國處其誰忍議漕撫又曰看來外面議論儘自奇特近慮東麓儀部過

自反錄

主

訪語予曰日者往壽沈歸德相公相公謂曰李某於諸閣實無交只聞其弟室人係陳閣姪女有此瓜葛不能絕不通耳予聞之大笑因出先考誌文示之內外姻戚竝無一陳姓者儀部見之亦大笑而罷客慨然曰人言不根至此乎然後知無兒盜嫂娶孤女而媿婦翁俱無足怪也漕撫之不免宜哉

或問沈司馬立朝直節家食清風猶不免於議何也先生曰槩司馬生平委無間然只丁未一事却亦有失著處論者又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以此案

至今模糊耳曰何謂本何謂末曰司馬與太宰抵
牾其端起於計事本也釁發於選事末也趙御史
對呂寧陵言大計二疏出人多憾之可謂一語道
盡司馬於時慨然出而匡正豈不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乃竟草草放過但去救丁大參已落第二義
矣况徐而摘及選事乎這等處委是失著以此責
備司馬司馬賢者當必欣然引咎若採本言之則
又有尸其責者矣何獨厚誅司馬并其生平而盡
抹之甚而誣之以結交內侍盜挖御屏也試看司
馬在棘寺則重處詐傳聖旨之郝金在工部則特

自反錄

參冒破錢糧之首端張成是爲結交之道乎且御
屏可盜挖耶真不足以發智者之一笑耳曰何以
及金馬三君曰丁大參科場一疏甚偉至其疎宥
不羈量示裁抑可耳削其甚矣馬學憲屢經撫
按奏薦溫總憲亦曾條陳及之非予一人之私言
也沈太守素無半面之識予在選司時陳恭介亟
稱其有執適楚撫郭希宇移書推轂遂自衡州貳
守推守九江到任不半載而黜意惜之矣何圖有
今日事總之予願受過不敢借二老爲解也姑遡
其來歷如此耳况考功行當用事他日自應有悟

又何煩絮絮爲

或問吾聞君子不黨予之爲李漕撫上書也不近於
黨乎先生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寧
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予極口明其不然
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予爲寧陵之黨矣王耀州因
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予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
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予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
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予不揣
輒起而攘臂其間時則人以予爲吳趙之黨矣江
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卽家

自反錄

起爲綏德守馴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
予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沈嘉禾思孝於太宰
則又以予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
君子者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
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寧陵
則與寧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
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
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
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
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

耳子曷敢擇焉

自反錄

五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一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存經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證性編

存經

十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又明作摅聰作謀睿作聖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知與下愚下移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大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性善

存經

注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性善

存經

注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屨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聾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證性編

存經

四

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其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牴忤之矣牴忤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證性編

存經

五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之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證性編

存經

六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二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原異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證性編

原異

十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菩提達磨大師偈曰不觀惡而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明佛

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惠能大鑑禪師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

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

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精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證性編

原異

上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寒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憂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何其嚄嚄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同然皆生而不知其

證性編

原果

上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性與故管子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凶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道如曾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奇性編

原巢

四

色者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未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勒縶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奇性編

原巢

五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陶夫至德之世同於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甕甕為仁跣跣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辨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

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此已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闞扼鸞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證性編

原異

六

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此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罪言上

陽明先生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龍溪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件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

證性編

罪言上

十

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即工夫亦不消說恐壞

却師門教法龍溪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著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因各以所見請質陽明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在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捷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

證性編

罪言上

上

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工一也緒山請問陽明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有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暄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工夫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龍溪請問陽明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蠟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秘然汝中見得此意

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已而曰二君以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龍溪曰本體透後何如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至聖人只此工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究竟無盡堯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為習俗所染今不

證性編

罪言上

上

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工夫只是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都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病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於是海內學者競傳之以為發程朱之所未發愚反覆參證直以為是發孔孟之所未發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世之上下千有餘載言人人殊要其指歸若合符節

至哉國時異論蜂起於是孟子特爲拈箇善字出來一語之下令人洞見性真可謂昭昭乎揭白日而行中天矣乃陽明先生超悟絕世又標無善無惡爲宗將使學者直趨先天就冲漠之中認取自家本來面目語意最奧龍溪王公緒山錢公舉而實諸陽明陽明一則曰此傳心祕密藏一則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蓋確然自信不傳之絕學在焉於時聞者亦皆以爲得未曾有翕然信嚮流播至今家誦戶述幾盈天下予何人斯敢有擬議獨其進而徵之于古昔不得也退而印之於此心

證性編

罪言上

四

不得也間以正之於海內長者或合或離又不得也則時時爲之四顧而躊躇焉嘗試論之善天理之精也惡人欲之滓也曰無善則惡矣曰無惡則善矣既無惡又無善指何爲性且無之爲言離有而無耶卽有而無耶謂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有無爲二有無爲二離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墮入空見於善亦薄之而不屑就裏便開了一箇玄妙法門謂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曉氣何一物不有而何一物能爲太虛之障是有無

爲一有無爲一卽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文以圓見於惡亦任之而不礙就裏便開一箇巧妙法門易曰差之毫釐了謬以千里陽明此揭自是從悟境來揆諸性善之旨能無毫釐之間否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惡兩說判若霄壤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似乎看得圓活惟是告子之所謂性就氣上認取陽明之所謂性就理上認取就氣上認取以爲無善無惡可矣就理上認取還有箇無善無惡之理不如此說來便覺未大穩在

證性編

罪言上

五

性善之說只是破箇惡字無善無惡之說并要破箇善字却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到底這善字又破不得也只覺多了這一轉却落在意見議論中於是其有俊根者就此翻出無限奇特張皇門戶有滑根者就此討出無限方便決破藩籬始見以無善無惡爲極透語今乃知其爲極險語也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爾不同然而旣曰無善無惡便總統是箇空體其相去也亦一問一或曰若是則湯明之見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

恐未可小覷嘗觀竺經所載七佛偈及七十二祖轉相囑付之語總其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而告子業已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乃知告子之學正與二氏相表裏世之學者特以其曾經孟子關過不敢與之主張耳曰告子何以云食色性也曰此語亦未可小覷波羅提不云乎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與

證性編

罪書上

本

作精魂試看此偈與食色性也之說是同是異李見羅中丞曰告子是一箇大禪宗可謂道著告子曰若是則告子之地分亦高矣孟子何故關之曰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箇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箇善字安得而不關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只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道性惡還是強人為善告子却是嫌人為善其流害之孰大孰小居然可見矣曰然則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

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玄妙說只這意思便會做病子不敢以陽明為告子至其自以為傳祕藏趨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謂之無善則惡矣却又曰無惡謂之無惡則善矣却又曰無善只此兩轉多少曲折多少含蓄一切籠罩包裹假借彌縫逃匿周羅推移遷就回護閃爍那件不從這裏播弄出來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苟究極流弊雖曰無善無惡謂之至惡亦宜

證性編

罪書上

七

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將去便是耽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箇空局釋氏以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學問弄成一箇頑局鄉愿以之釋氏高鄉愿低釋氏圓鄉愿巧釋氏真鄉愿偽其為無善無惡一也鄉愿何以為無善無惡也曰其於流俗汚世不為倡而為從也即欲名之以惡而不得矣其於忠信廉潔不為真而為似也即欲名之以善而不得矣是謂無善無惡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惟其不為真而為似則小

人亦安之而不忘矣同流合污既足以媚小人惟其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畧之而不責矣鄉愿之巧如此

釋氏得無善無惡之髓老子得無善無惡之骨鄉愿得無善無惡之肉胡氏之中庸蘇氏之模稜馮氏之癡頑得無善無惡之皮外此拾無善無惡之唾而已

浮屠常總與楊龜山先生論性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似矣只不知有何善可與惡對又不知舍吾性而外更有何善也此處須再下箇註脚

證性編

集書上

八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爲此語者本欲以尊吾性耳却不知道以卑吾性夫何故謂之善卽非惡之所得與較謂之惡卽非善之所屑與較對不對可無論也假令有人於此譽堯舜曰不與桀紂對夷齊曰不與蹠跖對是爲尊之乎是爲褻之乎性太極也太極天地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爲天地之樞紐則天地不得而偶之矣爲萬物之根柢則萬物不得而偶之矣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若但曰不與惡對竊恐村了無對二字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故儒者以性善爲宗則曰爲

善去惡釋氏以無善無惡爲宗則曰不思善不思惡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愚竊疑其二之也然則釋氏不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乎曰以性善爲宗則爲善去惡實教也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爲善去惡權教也此處最宜慎辨

無善無惡凡爲釋氏者皆能言之陽明却又搭箇爲善去惡來說蓋曰做得如此工夫然後我之無善無惡與釋氏之無善無惡似同而實異雖儒者不得疑其遠於無耳爲善去惡凡爲儒者皆能言之

證性編

集書上

九

陽明却又搭箇無善無惡來說蓋曰透得如此本體然後我之爲善去惡與世儒之爲善去惡似同而實異雖釋氏不得疑其滯于有耳此是陽明最苦心處

人亦有言凡說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罣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

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塵緣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于非道乃成至道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闢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舍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

證性編

罪言上

十

地以頑鈍無耻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絨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此以有無當善惡也又曰聖人之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以好惡當善惡也以有無當善惡似覺看深了

一層以好惡當善惡似覺看淺了一層却于善惡本來面目並不曾道及

予疑陽明先生之所謂善惡與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而文石張子又疑予之所謂善與陽明之所謂無善之善不同蓋以予之所謂善乃本體之善陽明之所謂無善之善乃名相方隅之善也其剖析精矣雖然名相方隅之善畢竟從何而來若從性外來卽一切出於安排造作不得謂之善若從性中來卽一切皆吾之所固有不得謂之無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證性編

罪言上

十

中本體之善也和名相方隅之善也總來只是一箇

顧端文公證性編四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罪言下

陽明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見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

證性編

罪言下

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覲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的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覲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象人則失了心之本體愚按此一篇論性備矣乃其末一語則不知何所指也

體用源流是一是二如其二即體用源流之名亦無自而立如其一又不應或善或惡截然相反如此

然則何如曰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二者人為之使然也以其使然掩其本然雖謂性之有善有惡也亦宜

論性家或執性善或執性惡或執善惡混或執無善無惡等執耳乃其是非則迥然判矣若不究其所執之何如而但曰執定便錯將孟子與諸子均之墮于邊見而言性者必兼眾說而後可乎

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總是這箇性則可謂惻隱之與殘刻羞惡之與頑鈍辭讓之與爭奪是非之與顛倒總總是這箇性則不可

證性編

罪言下

善惡兩者判若冰炭乃告子以水喻性將東西比善惡陽明以眼喻性將喜怒比善惡却把來做一樣了

陽明先生一日喟然發歎陳九川問曰何歎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曰然譬之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止恐人言其以識神當良知故預為道破耳

陽明先生嘗言濂溪明道是兩箇大秀才度所指宋儒不在兩先生意必伊川考亭耳然而伊川曰性即理也考亭曰此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而陽明則曰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曰那能視聽言動的便是性便是天理又曰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合而參之夫誰認識神為性也

證性編

罪言下

三

性太極也識神陰陽也以識神言委是無善無不善委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委是有善有不善謂之無定體可也若以性言總只是一箇善耳謂之無定體不可也

又曰無善無不善識神也非性也有善有不善氣稟也非性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染也非性也性即理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虛能實能方能圓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吾知之矣若曰無善無不善性也有善有不善性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性也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可乎由前之說性

是箇極靈妙的由後之說性是箇極鶻突的孰是孰非蓋不待明者而後辨也

記者謂陽明先生言心無善無惡則是王龍溪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則非恐未必然就血脉上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既無善無惡意知物安得有善有惡意知物若有善有惡心安得無善無惡就地分上看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惡不可夫何放心包體用微顯微滿腔子都是一箇善不以無感而無也不以有感而有也惟意乃因感而發當其有感或善或惡雜出而無常當其

證性編

罪言下

四

無感覓意且不可得何況善惡故曰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不可 以後闕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五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質疑上

與管東溟書

伏讀大集種種超詣匪夷所思語教體則曰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語學術反正之機則曰朱一變至於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語三教則曰不濫不礙又揭羣龍無首之義表裏羣聖顯異中之同揭邇太極於無極之義上下羣儒顯同中之異翁自謂從

證性編

質疑上

三十年苦鑽拈出憲亦不敢將來作意見議論草草看也然則憲之於此但有朝夕孜孜奉以周旋庶幾千百什一仰佐下風而已夫何言哉惟是固陋之愚有未能盡了然者輒割而存之自是尋釋久之而猶不能盡了然也乃敢條列以請雖然卒又不敢以臆與也第就牘中反覆參伍每至半合半離之際為之俯仰而徘徊焉竊計我翁必自有說惟不吝提策沛然發其悱而撤其蒙俾一旦獲覩於大全此乃千古道脉所關憲也敬洗心以俟

東溟廣曰釋經云一切衆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

此所謂無明實性與孟子口之於味等性相合然釋家言性最活又有所謂圓成實性寶明妙性者則孟子道性善之性也命字儒家通理氣數言而釋家則專就死生壽夭言要之不可思議者為命不可移易者為性則儒釋所通訓耳以率性為統率之率取同從云中庸不言性之謂道而曰率性性之率蓋猶將領統率之率也日之於色口之於味一任其性而無以統率之如潰兵亂卒四出由掠其害可勝言哉孟子曰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恐不如術字之訓為妥豈以氣質之性不可循故以統率訓耶竊謂天命之性正所謂天然自有之衷禪家謂之本來面目循

證性編

質疑上

之何適非道若以性兼善惡循善為道循惡為非道則釋典有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之說何者惡業可斷惡性不可斷若惡性可斷則善性亦可斷也性是善惡之統宗處性譬則水善惡譬則波波不離乎水而水非波也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即是性循其無善無惡之本體是謂至善譬如禹之行水豈不是道幾一分於善惡猶水動而為波於是行有含惡趨善之教則皆修道中事矣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

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強名爾故程伯淳曰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此善即大學之至善至善無不善且難名何況於惡當於未發之中驗之

陽明王先生覺世大旨在所標大學四語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於時卽有疑後二語非向上一機者乃宋學餘支復疑上一語之入於禪則亦未嘗深究軻書性善之源而影略以爲公案云爾二者總屬未融之見而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

證性編

質疑上

三

上一語以資任蕩其替世尤甚是以天臺先生贅言中復剖之曰陽明上一語乃誠者天之道後二語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天泉問答至今疑信相半有執性善之說者訝無善無惡之旨爲入禪有執心體無善無惡之說者病爲善去惡之功爲有漏敢不揣而爲之斷曰王子標大學四語甚確而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非究竟語也何也所謂無善無惡者正至善之體而

非過也而龍溪王子復圓之以爲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此宗門之見也二子執不相下以質王子王子兩是之謂教法原有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蓋重於龍溪子之從無處立根基而亦不廢緒山子之從有處對治也然而低昂判矣夫上根人誠不易得而苟志於道亦豈甘以中下自處將必平視錢子之說而躡等以希上乘矣愚嘗反復大學之書而知孔

證性編

質疑上

四

門之學其入處與宗門同而其垂訓與宗門別宗門重悟多從掃人情見上說故尚空雖功夫未嘗不實而亦緣本體之空以空之儒門重修多從鍛人習氣上說故尚實雖本體未嘗不空而亦借工夫之實以實之故宗門之空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上根而儒門之實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中下根王子裁成二子善矣然亦姑從二子別根基而不爲大學定教體滯其語意將謂大學誠意格物之上另有向上一宗如大慧之所謂子韶格物妙喜格物者而禪宗必駕於聖學之上狂上一人禪宗必

擡高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之宗以待禪學中人而抑遏大學誠意章有善有惡之旨以待儒學中人二本之端起矣不特此耳即以天泉問答參合王子平日所提宗旨亦似稍違蓋以良知提宗者爲其知善知惡之端從無善無惡心體中來也而意則不無善惡然則致知近於接上根而誠意近於接中下根矣曷爲誠意在致知之後哉斯言也殆偶觸於一時之天機而安可執爲大學教人之斷案也原其本則以洙泗曹溪兩家宗趣並合於方寸中雖平日以良知提撥而隱然猶有宗門秘密

證性編

質疑上

五

藏在故天機一到滿盤托出而不自虞其路二本之嫌焉於以望周元公之渾融脫化尚有一問之未達也

王子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本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又謂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其旨尤爲精密然爲其學者每執上一語而忽下二語何也此匪獨風會使然亦由倡道者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稽其弊端有四焉孔子不納鄉愿亦不與中人以下語上今不慮僞夫之敗道而濫於授徒輕於語上此殆以神器授

匪人也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自有其道而今張皇千古之絕學引人心高氣浮輒擬與作者爭衡此殆以虛標掩道本也應世者機欲圓師世者矩欲方雖周孔猶難兼顯今欲合六龍而乘之立功立言又樹道標於天下人必執方矩而而議其圓矣此殆以多取攫物忌也孔門自顏子而下賜也達可與經世點也狂可與出世俱有契於一貫之學夫子不使子思師之而所師在參之魯豈非以其戰兢持一貫可維道脉於永久歟今勇於矯宋儒之拘而疎於防後學之蕩尚融通尚灑脫而掩戰

證性編

質疑上

六

兢之脉將使之爲賜爲點而不爲參矣此殆以在風拂聖軌也而猶有一大障焉不知天命而以遷就之中庸移孔的也夫洪荒遠矣自有載籍以來中更斯文兩大變局而萬世之極乃定何者上古君師道合自天子之不能兼有師道也而衰周之季天生仲尼以匹夫爲世師而斯文之統移於下此一變局也秦漢以後三教迭爲盛衰自程朱輩之以道統專屬儒宗也而元之季天生我聖祖以天子持三教之衡而斯文之統合於上此又一變局也蓋君師之道分三教隨之而分君師之道合

三教亦隨之而合實有天命行乎其間而非乘龍御天之至聖孰與總持而立其極是故堯文之後於斯爲盛矣世儒類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不知聖祖尤集孔子與佛老之大成其妙在乎以圓宗出方矩使三教各循其派因以方矩入圓宗使三宗同返其源至矣萬世不可易矣故今日之教體在於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而孟子距楊墨之功非所施於佛老也王子獨能拈出無善無惡之性體以證儒佛之無二心豈不卓然道眼然而論到極處却又遷就世儒而詆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

證性編

實錄上

七

可以治天下國家夫性非有倚之物也使無善無惡之體而可倚曷名爲性使佛而倚於無善無惡之體曷名見性茲言也亦近乎子莫之中庸矣吾謂不知天命而以遷就之中庸移孔的者此也是以不再傳而弊端叢起焉吾嘗上下數千年間凡君子百世之流澤俱在創始者一念起因發足間如持左契之必驗蓋孔子圓千聖以立極而其後則爲曾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而其後則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何哉其防微慮後之深心爲之因也王子發明大學豈不以爲善去惡

詔天下而承學者率以圓應之三傳而刑戮之民出矣豈以濂洛關閩之流派而弊如此其速也其因亦必有在焉雖然微王子揭良知之脉則今日之歧路亦歧矣

在今日救時急務似不必專向儒釋同異紛紛較量宦機日趨巧猾賢士亦逐炎涼殆賈太傅所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者此其病在儒家乎在禪家乎如在儒家何暇攻禪如在禪家則盍反其本矣當賈太傅言於漢文似迂至元成之季而其言益驗張禹孔光以經學爲帝師毫無失德杜欽

證性編

實錄上

八

谷永附貴戚而專攻上身使在今日亦可稱爲諫直之士徒以其隨波逐流釀成獻符頌德之舉故識者鄙之而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似非談中庸者所尚然迄今仰之不衰何也勢有所趨道有所重也假令孔孟處斯時今日闢異端明日攻楊墨將安濟乎嘗謂自古聖賢未有不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斯道者孔子生春秋之世其事莫大於尊天子卑諸侯強公室弱私門至於杏壇講學不過本周禮中師儒得民之條又承魯多君子之國而相聚切磋云爾非若後儒張斯文爲道統而高標其

幟曰吾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孟子覷破此機故直以成春秋配禹周之匡亂而其尊王賤霸放淫距詖恰合戰國時命世之局嗣後佛老與儒道鼎峙然二氏之徒間咀其精實而孔子之徒僅啜其粗浮至唐宋而禪宗獨盛儒術反出其下矣周元公於是取彼之精實轉此之粗浮兩程夫子實得其宗始直以興斯文闢佛學爲已任其時佐禪者既多而禪宗與義亦自難於窮詰兩程不能以言勝而能以行勝之亦賴藝祖開基專重道學得借從周之義以標學孔之宗而禪門五宗正熾天

證性編

實錄上

九

亦命真儒一匡之兩程應運而生惜也未竟元公學脉半途而闕二氏不無矯枉之過紫陽夫子守而不變而才復足以張大之然亦未能追窮元公源流間有不該不徧之論禪者得吹疵而議之雖然求命世豪傑於理學家微程朱誰與歸矣至元而綱常不遠泯滅忠孝節義陰扶未墜之皇猷皆其力也肆我朝用其學以治二百年之天下若今日之以學術名世者又與程朱稍異矣程朱當禪宗猖狂之日禪之勢足以壓儒故其患在儒道之不尊今當經學流通之季儒之勢足以壓禪故其

患在儒習之日爲所謂僞者緣飾經史藉口中庸而以遷就逢迎之術行于名媒利之心外和而內伎遠交而近攻勢在則踞可夷勢去則夷可踞詭隨以迎合而曰聖人不能違時也養交以待遷而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緘口以持祿而曰青苗可且放過也變塞以徇人而曰濟大事當以狄梁公爲法也其勢不至盡掃清議以釀上書頌德之風不止此輩非盡從禪學中來亦非盡逃儒而歸禪者也蓋多宗孔孟步程朱及姚江之遺派焉故今日之患不在楊墨不在佛老而在僞言僞行無

證性編

實錄上

十

忌憚之小人今未得孔子誅少正卯之權則以程朱正已之道帥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標出處也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以標取予也微顯闢幽扶直摧佞以標好惡也寧介毋通寧拙毋巧不詔不濟不援不陵不枉尺而直尋以標士習也此程朱之所以厚道脉而執來學也必欲執距楊墨之公案以排佛老有程朱之德行則可無程朱之德行則亢中之鬪鼠耳且今之當從者非聖祖之道乎聖祖統一三教歸之禮部曷嘗慮僞之逃禪御製心經序闡色空義最精謂善川之可治天下曷嘗

詆禪之悖儒至其頒行天下必以五經四書及程朱之訓註則所主又自有在吾儕今日唯有體聖祖之意挽風會之流不與滔滔同下而已

老子其猶龍乎尼父之言不我欺也論其世蓋在潛見之間若佛氏則神龍而飛矣然則與堯舜孰賢曰堯舜誠聖人之位乎天德者然于思推天下之至聖至於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堯舜其猶病諸若佛氏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塵界非洞徹先天而滿其乘龍御天之分量者乎然則何以不居天子之位曰人道以位行德故德位並崇至于人天

證性編

質疑上

三

師則位非所論矣釋乾元統天之義而後知六龍之所自來原不以位而尊也

天臺耿師嘗云大雄氏亦自有潛見揚躍飛亢其時乘御天大都與尼父同復云孟子評品原虛得有地位在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即此推尊佛氏可矣此語盡翻宋儒陳說可謂千古不易之斷案以命制性仙學也分老氏之一宗而未全也以性制命禪學也印佛乘之初地而非證也盡性至命孔子之學也越仙與禪而行三祇劫中菩薩之道此蓋分身之佛而非全體也性還無始命還無始

佛地之果也是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聖學於此究竟焉故仙階易陟而禪宗難透禪宗易透而孔矩難成孔矩易成而佛果難證證佛果者窮未來際能隨順衆生入生死

按中庸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而即以仲尼承之若曰以至誠無息之德而行大哉聖人之道仲尼其至矣然仲尼德配天地而未必極天地之覆載以尊親也道贊化育而未必窮盡神化如最初大覺之能生天地也進而為天下之至聖焉則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又進而為

證性編

質疑上

三

天下之至誠焉則經綸大經立大本而知化育矣近世講學家張皇聖學舉此二章槩以為子思推尊乃祖夫子思以大道公天下而豈私一乃祖哉然則中庸前言贊化育後言知化育有以異乎曰贊化育者化育宰於天地而我相之人道之極也知化育者我宰化育而天地不能違天道之極也人道之極可以前知可以配天地仲尼已臻實際矣天道之極能役百神矣但如神能造天地矣但配天地其孰能與於此哉考諸列子書中載有夫子贊西聖語意者其若人乎若吾夫子非十地之

順流而至則如來之逆流而來者也每笑二氏狂徒輕議孔學不知吾夫子固已越過禪宗疾趨佛地矣

素王之稱蓋謂帝王以位王而孔子乃以德王位尊於一時德尊於萬世此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說而又據軻書中春秋天子之事爲公案也吾觀春秋之筆未嘗易魯史一字但曰其義則竊取之蓋考文天子之事而史官奉之以爲職守者也匹夫焉得而侵之是以取其義不敢易其文然而有筆有削亦嫌於竊史氏之權焉而後儒乃謂匹夫

證性編

質疑上

上

可假天子之權加以王號非所以訓天下萬世也蓋至於泰州王氏而素王之僭亦彰夫子不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王氏則與道統自庶人出無乃以師道蔽臣道而啟天下卑君之心乎或曰佛稱法王孔稱素王庸何傷則愚請折衷於易傳焉傳曰首出庶物之謂王吾觀乾龍雖稱無首而文言釋九五大人之義又若權以飛龍爲首爲其位乾元以出庶物也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佛一出世雖聖主亦屈而聽法焉佛不出世而

聖主出世卽逆流之如來帶果而入因地亦不敢爲首而爲輔矣是故釋迦可稱法王而孔子不必以素王稱

孔子學無常師而發明乾元坤元之義直漏盡千古秘訣其迥太極於無極不賴二氏而已一貫無餘矣然而適周之問亦不廢焉若濂溪之學則實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者也程伯子得其骨叔子得其皮似猶未有得隨之慧可焉後儒諱言其融會二氏第贊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而又以其渾渾立極不祖距楊墨之公案則直以道統屬

證性編

質疑上

上

程伯子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言得統於周子豈知伯子雖排佛學而語及身心性命之奧未嘗不沾禪語叔子易傳序爲一生得理之極談而其精乃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實取義於華嚴經疏中此必浸灌於元公而忘其所自世儒正不必以濂溪之融會二氏爲諱也假令孔子生今之世而從事於韋編三絕之學必不廢西來之理窟矣故其立極自有在焉周子之融會二氏正其所以迥太極於無極也

展誦尊牘其云天然自有之衷孟子之所謂性也其

云無善無惡告子之所謂性也其云有善有惡荀楊諸子之所謂性也孟子以告子為非告子以孟子為非荀楊諸子又以孟子告子為非莫能相一翁兼而收之可謂圓通矣雖然語其無也不惟無惡而亦無善將以何者為衷歟語其有也不惟有善而亦有惡天然自有之衷果何物歟且性而無善惡也曷云為善為則不可得而無矣豈慮性之空而實之歟性而兼善惡也曷云去惡去則不可得而兼矣豈慮性之雜而汰之歟夫然則性不足率也率性不足為道也或者以性為亂兵潰卒無不可也豈謂氣質之性固

證性編

質疑上

五

然歟則氣質者惟是昏明強弱或不能齊原未嘗有惡在也似難致疑於氣質抑謂嗜欲之性固然歟則嗜欲者縱在大聖大賢亦不能免並未嘗以為惡而絕之也似難歸咎於嗜欲况嗜欲之性孟子業已曰君子不謂性矣氣質之性張子業已曰君子有弗性矣即所謂性可知也如之何其溷而言之歟伏乞裁教

詳翁大指似只在無善無惡四字何者惟其無則見以為起乎有故從而標其名曰至善是告子之說即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也亦惟其無則見以為包乎

有故從而指其實曰善惡之統宗處是告子之說即荀楊諸子有善有惡之說所自出也然則無之一言當為言性之祖而語知性者殆莫如告子歟雖然性一也既以之為善之至又以以之為善惡之統宗何歟且善惡之相去遠矣今也以善語性猶嫌其強名掃而不有以惡語性顧等諸善提存而不斷然則善惡何以別歟而又曰舍惡趨善也其將何所趨何所舍歟白沙先生有一言說得好色色信他本來愚謂善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性善還孟子無善無惡還告子有善有惡還荀楊諸子一切因其

證性編

質疑上

六

固然是曰易簡若乃彼此調停左右採掇通融和會擬異為同盡翻千百年成案中閒費多少安排在是日勞攘不審翁以為何如

胡五峯先生曰性者天地鬼神之神與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哉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陽明先生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蓋本於此然而孟子嘗自言之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之所謂善正對不善而言何得謂歎美之辭也朱子曰既是歎美便是箇好物事了然則就如五峯所言何得謂無善

也若曰善與惡對則無與有對不知孰為無對也傳
會有一友論及孟子因曰孟子不及孔子只為見性
欠透余問其故曰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
苦要爭一箇善字便死煞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
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余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
否曰何也子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是說得死煞
了此友愕然敢并述之以質於翁

易之言陰陽有二有兩相為用不容偏廢之陰陽有
兩相貞勝不容竝立之陰陽二義各有攸當今翁之
言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

證性編 質疑上

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是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
乎是指其不容竝立者而言乎指其不容偏廢者而
言則陰陽即太極也原自有善無惡安得以善惡配
之指其不容竝立者而言則陽善也所當扶也陰惡
也所當抑也正欲有善無惡安得以一有一無詰之
且陽明先生之標無善無惡也翁以為重新周子之
太極矣今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
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
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
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
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
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

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行深矣又曰陰陽有以動靜言
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望木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賦這道理在如何看直看是一
般道理橫看是一賦這道理在如何看直看是一
善日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
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
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
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善惡之象而全
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
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小人曰為不
善之心未嘗不聞見以為陰無故必曰小人曰為不
善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聞見以為陽不
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曰克盡已私
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
散交錯其變無窮而又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
則陰陽之正若善也其於善也則周子所謂剛善剛
靜柔亦如之者是也此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
靜言則陽主而陰客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

證性編 質疑上

不可以一說拘也凡此三言所以發明陰陽之美可
謂悉矣故備錄之俟高明參焉
蘇子由曰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
未發惟翁亦云無善無惡當於未發之中驗之愚謂
六祖喫緊處全在一思字而程子嘗曰既思便是已
發喜怒哀樂一般則其說猶自可通如翁之言無論
何者是性即善惡二字且求其解而不得矣何也自
吾性而觀善所有也不能無也惡所無也不容有也
非若喜怒哀樂以寂感為有無也自喜怒哀樂而觀
順性而動善所由名也拂性而動惡所由名也非可
遂以喜怒哀樂為善惡也是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不得曰善惡之未發謂之中也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不得曰善惡之中節謂之
和也乃今例而舉之得無非其倫歟且果如是即所
謂無善無惡猶曰無喜無怒無哀樂云耳不審有何
與旨而陽明至以為傳心秘密藏又曰洩天機也將
無張之太過歟果如是即告子之說亦子思之說耳
不審有何大謬而孟子至以為戕賊人性又曰率天
下而禍仁義也將無抑之太過歟此非翁莫能辨
翁亟稱無善無惡之說矣及閱翁論時弊一書似一
一與之相反有不能兩存而無礙者此殆不可不察

證性編

質疑上

九

也請陳其略蓋翁見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而
特舉程朱為之標意若曰如此則為君子如彼則為
小人將令學者審得失之幾慎向往之路所以正趨
也及評兩漢士習之敝而謂今日之患尤在頑鈍無
恥又若曰隨俗易矯俗難將令學者酌輕重之權挽
極偏之勢所以救時也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兩者
均之不免乎戕賊人性於是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亦
與獻符頌德者同科而翁之說窮矣則又有解之者
曰所謂無善非果無善也惟是不著意於善云耳審
如是即所謂無惡亦可知也惟是不著意於惡云耳

彼方以不著意於惡為無惡而翁且歷訶其曲學阿
世之非必將曰是迹也非心也如其迹聖人之不違
時亦詭隨迎合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亦養交待遷
也青苗可且放過亦緘口持祿也濟大事以狄梁公
為法亦變塞狗人也顧此中謂何耳彼方以不著意
於善為無善而翁且一律諸儒者之繩墨彼將曰吾
非不能吾不屑也三揖一辭是其格套在模擬也弗
視弗顧是在局面上撇清也扶直摧佞是在氣魄上
作用也寧介毋通寧拙毋巧是在世法上妝點也僅
成鄉黨自好而已若然則是之而不問非之而不問

證性編

質疑上

十

其處身彌下而其藏身彌高頑鈍無恥之習牢不可
破而翁之說又窮矣夫何故緣飾經史猶得按經史
以格之也至其混善惡為一途則非復品隲之所能
加藉口中庸猶得依中庸以裁之也至其合善惡而
雙遣則非復道理之所能詰愚故曰翁之說與無善
無惡之說不能兩存而無礙也雖然此非愚之妄為
億也翁跋王文成世家曰近有一種浮根出儒人釋
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其替世特甚信斯言也
固已洞見弊端矣亦將何以救之乎
據云一種浮根出儒人釋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

焉則此一語爲釋氏宗旨明矣似不得以疑其禪者
爲未融之見也如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則孟子
之闢告子亦過矣似不得舍而移責於宋學餘支也
且翁又引而合諸孟子之所謂性善也贊言又引而
合諸中庸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夫如是儒與釋一
而已矣彼其託於無善無惡者似不得謂之出儒入
釋也

釋迦舍輪王位逃之雪山備歷苦行始證大覺迹其
本末要非草草而已彼狂蕩者曾何能望影響之萬
一而假託於佛氏曰無善無惡其誰與之可無問也

證性編

寶象上

三

只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
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蓋本於此若謂以善言
性猶是強名則自善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視性太高
又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則自善而下更有何物將
無視善太卑視性太高便未免有矜揚播弄之意少
問會生出種種奇特不已必爲詭誕視善太卑
便未免有厭薄簡忽之意少問會引出種種虛浮虛
浮不已必爲放縱是故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震吾

性卒也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
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
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
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由前言之狂蕩非所以爲
無善無惡也是謂假託由後言之無善無惡乃所以
爲狂蕩也是謂流弊假者對真而名似是而非之辭
也流者對源而名相沿而來之辭也是故曰假託則
真者自在吾不得以狂蕩爲佛氏之罪曰流弊須并
發源處一查卽佛氏亦有不得盡辭其責者矣翁不
云乎今日之弊莫大乎似儒非儒似釋非釋而成小

證性編

寶象上

三

人無忌憚之中庸其說蓋起於憚儒道之拘檢慕佛
學之圓通故仗佛卑孔以爲已地耳豈知學佛而不
成必爲類狗之虎學孔而不成猶爲類鴉之鷲又曰
禪書新奇奪目而又可借其圓活以藏身儒道平淡
無奇而又深苦其方嚴以禁欲詳味此數語以爲闢
佛則翁之所不滿第指仗佛卑孔者而言於佛乎何
尤以爲非闢佛則新奇之與平淡圓活之與方嚴其
端之所由分當必有在似又難專歸咎於無忌憚之
小人也愚故緣翁指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翁於陽明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則曰與孟子之

言性合於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分接上中下根之說正從無善無惡謂之至善來也何也聖學在止於至善既以無善無惡為至善安得不以無善無惡為上根也翁於陽明所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曰重新周子之太極於四無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四無之說正從無善無惡心之體來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既以心為無善無惡安得不以意知物為無善無惡也夫如是又奚所可否於其間也

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為一宗
證性編 實疑上 幸

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為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何也試按而評之既曰無善無惡當其為善去惡善從何來既曰為善去惡當其無善無惡善從何往本有而強之無是截鶴也豈性可得而損歟木無而強之有是續鳧也豈性可得而加歟日楞嚴經有之佛告阿難應審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信斯言也為善去惡之因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歟

翁究觀近世倡道者之弊一一拈出可謂知微知彰矣雖然陽明所云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誠為精密而何以致此也竊於陽明之論善惡有異焉蓋聖賢之所謂善指天理之公而言也其所謂惡指人欲之私而言也乃陽明之論則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又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是知陽明之所謂善指無而言其所謂惡指有而言而特以理氣二字牽綴於其間至其喫緊提宗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居然與宗門之指不異矣後談玄虛而學者競崇

證性編 實疑上 幸

懸解即欲不厭有而趨無不可得也既已厭有而趨無即欲不尚灑落尚剛通不可得也既已尚灑落圓通即欲不掩戰兢之脉不可得也既已掩戰兢之脉即欲不成無忌憚之中庸不可得也翁之所謂因似當非於此求之不識以為何如
陽明謂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翁疑其遷就世儒以為是一大障矣然而翁亦有曰聖人智崇而禮卑理雖互融而教不可以相濫也帝王所自立之天下非綱常不可維非庸言庸行不可率而語上則非中人以上不可也故必主孔子而賓二氏焉

1500 丹黃參日... 2 反...

信斯言也佛氏又不必可以治天下也何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之所謂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庸行而在庸行其悟與否則存乎人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也今詳翁語意若謂語上佛氏與吾聖人同庸言庸行佛氏與吾聖人異將智崇禮卑可岐而二歟乃翁與鄒爾瞻書又曰近時學者不卑禮而求崇智不本分甚矣然後智不極崇則禮亦不極卑益眼前種種滲漏俱生於智之不及耳信斯言也佛氏似乎不卑禮而求崇知也其可謂之語上歟由前之說佛氏偏於語上其於治天下僅及中人以上耳

證性編

質疑上

畫

固已不能如吾聖人之全由後之說并其語上者而亦有遺憾也又且不能以其偏為聖人用翁之持論如此豈亦有所遷就而然歟然則翁所云一大障即翁亦未之能破也又何疑於陽明歟愚既以陽明先生之無善無惡為疑而陽明亦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然則聖人不言無乎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無方無體易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論語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而獨不能不生異同於

無善無惡何也其故必有在矣而或者乃為之解曰所謂無善無惡即無聲無臭也即無方無體也即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其始而等善為惡卒又等善為聲臭為方體為意必固我也夫善亦何負於人而不譽之甚如此乎

釋氏理障事障之說總只是無善無惡註脚耳竊謂理障礙道視事障更甚不知喚何者為理易言窮理蓋性以至於命又不知何以解也將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為一物而所謂道者又於理之外另為一物乎乃翁又曰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遺

證性編

質疑上

畫

人倫以求道非上乘之道也信斯言也理即事事即理雖欲遺之而不可得也何自而為障乎又曰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其次多習氣之累焉不入事障則入理障矣信斯言也本之習氣之為障也非特與理無干抑且與事無干也何必并祛二者而後可以聞道乎

昔蘇子瞻譏程伊川先生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如近世謹學家幾乎打破這敬字矣翁作六龍解特拈出一揚字謂六龍皆從揚中來最為有功李見老揭修身為本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為補虛之上藥愚

於翁亦云竊又以為即是可以稽儒釋之辨焉仲尼不云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也豈得遂以無忌憚目之乃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似與所謂揚者有間矣翁之言曰學孔而未至名教猶得而繩之學佛而瀆其真則狂慧主而怪行出其流至於小天地卑聖賢蔑君父之倫而自託於無上之道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此猶自其流言之也揆厥所由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故程朱之開佛也翁又評之曰道經云聖人生而大盜起佛雖

證性編

質疑上

老

至聖不能禁後儒之不盜佛盜佛而瀆其真至於掃六經而侮聖學則搜其本而攻之雖操戈入室必且以禦盜之功受上賞焉所謂本即愚所謂種子也靈獄拈花少林面壁暨乎法席雲布所在風生訶佛罵祖之徒喝棒雙呈機鋒狎出指天指地氣象分明宛然在目其亦可以觀矣是故從儒門人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為必信必果之小人聖人且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為反中庸之小人行不免誤天下蒼生矣何者其種子殊也象山先生曰邊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愚始殊有味乎

其言及觀翁與耿恭簡書以為孔子平日未嘗有此快口不覺悚然自失蓋翁之深於揚如此然則揚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信祖述憲章第一義也愚恐世之盜儒惡其害已而傷之至多口實於惟吾獨尊之案故為究其弊云造化大矣因果之說豈可謂無之要亦其中一法耳若便執然恐又不免看得造化太拘也且信如釋門所言在昔聖賢只是這幾箇去去來來天地間但姓號名氏不同耳而又欲去則去欲來則來一切自為主張不由造化然則羲黃堯舜何不時現而為天子

證性編

質疑上

老

稷契伊周何不時現而為宰官常使斯世斯民享太平之福乎此猶自儒家之聖人言之也至如釋迦何不時現為人天尊師乎翁之言曰佛氏以三祇盡覺道孔子以一生顯覺道又曰見性可能也知命不可能也由見性而精義入神此猶一生之好學可幾由知命而窮神知化則非三祇之修證莫竟是知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必應重來者勝縱順流逆流間出不齊總其大都亦應有以相當耳何為孔子之後再不聞有孔子釋迦之後再不聞有釋迦乎何為聖一降而儒儒遂不復轉而聖佛一降而禪禪遂不

復轉而佛乎雖然吾且不必論至此也翁爲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矣謂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矣然則爲釋迦計宜莫若現生於居士之家也爲孔子計宜莫若現生於王侯之宮也何爲托非其處各與願左一則欲謝輪主位而不得至於拂君父之命中夜潛逃一則欲求爲世用而不得信因果特諷之曰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窺道妙愚則曰必能窮孔釋去來之際而後可參因果之說爲儒者破此藩籬也

書性編

質疑上

三

老聃以禮爲僞孔子却因而問禮此其意甚微非凡情所能漫測聃晚而乘青牛出函谷關著道德經卓然另開一宗豈非異人第其說半從憤世中來不平之氣至今猶隱隱可想猶龍之贊與列子載孔子推西聖語略同具有無真假亦非凡情所能懸斷也若原壤者固已叩其脛而賊之矣試看孔子生平待人有如此峻絕否嘗以鄉愿爲賊亦未指名其爲誰獨於原壤顯然加斥聲色俱厲方諸鳴鼓取惡尤有甚焉殆不可不察也翁謂周元公不闢佛亦不援佛蓋資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似矣只銷歸二字尚應

理會竊意銷外辭也歸內辭也此正元公以身爲標有合於孟子反經之旨者也若曰明知二氏之爲是又恐世之疑其非也特銷而去之是謂閃迹拋踪明知三教之爲同又恐世之疑其異也特逃彼而歸此是謂推牆附壁去陽推陰入者一問耳恐非所以語元公若曰元公嘗師穆修友壽涯輩則孔子且問官於郊子矣問樂於萇弘矣要其安身立命畢竟何在殆不可不察也

證性編

質疑上

三

便是闢佛曰誠若是程朱之闢佛也何居曰此則又自有說聖賢因時有作操縱闔闢一切循其自然夫子歿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也異端競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謹身修行誦誦誦習之學與二氏殆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揚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卽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似是之說雜然並興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此皆天理

自然之妙而有意為闢與有意為不闢者皆私也愚
問其言而趨之一日讀易至乾之上九便恍然若有
會也日湯之革桀也武之革紂也伊尹之放太甲也
周公之辟管蔡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孟子之距楊墨
也程朱之闢二氏也是皆所謂亢龍乎亢非聖賢意
也時也是故日有慚德日未盡善日有過日罪我日
不得已難乎免於悔矣而要之無損於龍德然則尚
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尚論程朱當
求其所以異於元公者安在恐未可以闢佛與否為
斷案也

證性編

質疑上

羊

孔子之道大中至正萬世無弊自此以下類不能無
偏是故程朱之後之不能不流而支離也勢也陽明
之所以揭良知也陽明之後之不能不流而蕩也亦
勢也翁之所以表程朱子也是皆互為補助以維世
道以覺人心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翁猶謂以陽明
教程朱以程子救陽明則出入之間恐不免遁就其
偏非所以秉中正而立人極且朱子之不能無闢佛
也為濫佛者防也陽明之不能無濫佛也為支離者
激也執為典要非所以大一統而究聖真故特揭祖
述仲尼憲章聖祖二語為宗而日見欲聞即以仲尼

之闢圓宋儒之方矩欲方即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
圓又謂治天下者必主孔氏而賓二氏至語及岐學
之弊尤惓惓再三致意焉翁之所以劑量於其間者
其用心最苦而所以防微矯枉為萬世慮者亦最深
遠矣更何能贊一辭徐而閱翁諸所論著却又往往
輕孔軒釋其故何也翁始致楊宗伯書嘗不滿羅所
江有庸孔奇釋之意寧忘之耶且夫人情希高慕大
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也今日天下之至聖天下
之至誠惟佛氏而孔子不與聖而不可知之神惟佛
氏而孔子不與性還無始命還無始惟佛氏而孔子

證性編

質疑上

羊

不與造天地役百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天下宜何
從焉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
子則見以為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揆
諸祖述仲尼之指得無不相似歟愚又嘗讀御製文
集知佛氏之道聖祖最得其深乃其治天下惟是尊
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
當國學成謂劉仲質日頃議禮者多言孔子人臣也
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
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日孔子
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日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隆因議前後皆再拜其重道崇儒如此至於佛氏則存而不廢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班也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比於古之巫祝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之徒齒也其書具在經筵不以進講學較不以課讀未嘗使之得與吾五經四書並行也卓哉聖祖淵謨睿識度越尋常萬萬矣今日天下有佛則人天之所尊惟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則人世之尊惟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貳天子又曰世知五帝三王繼

證性編

質象上

卷

域僧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彼法固然又當嘉靖間有胡清虛者故師事山陰王龍溪自言遇異人授三教混元之說而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帝卽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精神不可知於佛爲入門要以張皇震耀譁衆驚愚快其私而止亦不足問也乃翁標宗在此譏歎在彼愚誠不能無擬議於其間况翁生子之所期待何如也海內同志之所期待於翁又何如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溢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語云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又愚之所以反覆躊躇而不能已於喋喋者也願翁於祖述憲章二語細加點檢仍以續中所謂寧庸毋奇寧拙毋巧寧介毋通寧闇毋的四語時時自參自證夫如是然後可以孔矩別二氏可以孔矩攝二氏可以孔矩裁二氏可以孔矩防二氏可以孔矩用二氏可以孔矩挽二氏可以無逸而至於蕩可以無局而至於支離可以紹隆我仲尼可以對揚我聖祖可以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矣翁其許之乎

證性編

質象上

卷

設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其異也必有以見其異亦非人各以私意強為主張也學者在審所尚而已誠欲祖述釋氏即空空子一編往往有豪傑在焉不謂吾儒之外遂無人品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為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之兩者翁何居乎雖然翁之於此非苟而已也亦既三折其肱矣故曰昔在明道書院中有悟入處自省性地欠微旁參二氏家言而尤篤於禪此初年未定之見也又曰至戊子己丑間夢兆潛通若從三家滾身而出者然後知吾儒斷斷

證性編

實錄上

董

當學孔子而不可他有所慕此近年既定之見也蓋明道橫渠兩先生始皆出入於佛氏幾十年已而有悟遂反而歸諸吾道翁之虛心磨勘了無執著殆不愧兩先生矣然而兩先生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輒喟然咨嗟惟恐人之或墮其中我翁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依然繼繼不已以為是駕燧巢而軼堯舜莫有能尚之者也其故何耶善乎我翁之言之也曰末法中士多偷心或曰佞儒而陰慕佛乘或曰佞佛而緣飾儒行是皆穿窬之類安婦之習非大丈夫之所為也今若此其故何耶且翁又云自古聖賢未有不

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斯道者今試相與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乎趨禪者衆乎將陽儒而陰禪者衆乎即陽儒而陰禪者衆也將示之異以嚴似是之防乎將示之同以開方便之門乎亦可知已是故德靖以前為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礙也嘉隆以後為程朱可也於時談玄課虛龍蛇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是所謂命世之局也如但曰三教一而已矣祖述仲尼合三教為一而已矣則自晉而隋而唐而宋已往往有能合之於上而何以見我聖祖之為烈若大年若子韶輩

證性編

實錄上

董

又往往有能合之於下而濂洛關閩諸君子反不免為門外漢也然乎否耶凡此皆愚之所深思而未得亦愚之所欲效其芹曝於翁而不敢不一吐者也惟翁無厭無忽再加裁省灼然求其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勿執勿隨一稟至當曉然令學者知所依歸不復牽於二三之說幸甚幸甚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六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質疑下

再與管東溟書

向者漫有所質辱翁不鄙悉意剖示憲受而卒業焉時而爲一爽然若失也時而爲一欣然若得也所以開發頑吝多矣札末且論之曰如有未愜不妨再商而尊贖亦以問辨名然則問之弗得弗措辨之勿明勿措固我翁之教也因復次第其臆以俟就正一日

證性編

質疑下

忽自念曰如此不已將無落意見議論中乎以告家弟季時季時默然者久之乃曰此事若從軀殼起念委爲不可若爲自家性命心切於無疑生有疑於有疑求無疑何往而非實學恐不得以意見議論爲嫌也於是忘其贖而申言之仲尼不云乎誨人不倦憲也敬九頓以請

東溟贖曰君子見性之後而言性直下拈出本體本不必盡合於前人之言而意自不相悖如孔子言相近已精矣孟子復從相近之中拈出善字來不爲悖孔子也謂之發孔子之未發可也孟子道

性善益精矣陽明復從善處拈出無善無惡之體來不爲悖孟子也謂之發孟子之未發可也要之論性體者亦必合此三言而後盡言相近者兼氣質而言也言善與無善無惡皆不逐於氣質而言也其說莫精於程伯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意蓋曰言性必兼氣質言氣質必兼善惡善與惡皆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性也人生而靜乃天之

證性編

質疑下

性爲其雖含善惡之朕而氣質尚未用事也此是天性之真而目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以此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而非成之者性矣蓋孔子性相近之說但就人生而靜時說未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孟子則說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然其所謂善者但以已發驗未發不以未發言未發陽明則復就人生而靜以上說出未發之中本色也故曰合此三言而性之說始盡陰與陽對善與惡對而太極無對性無對也孟子言性善亦以仁對不仁義對不義而說此言情之

性不言性之性亦對言之善非無對之善也蓋曰性乃純陽之物云爾然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也則安得執有對之善而言無對之性哉究竟至於無極太極則陰陽無朕而仁義禮智四字亦著不得矣奚其對無對乾元也所以為至善也元者善之長也可謂性非善乎然曰萬物資始則不但善始而惡亦始矣曰萬物資生則不但善生而惡亦生矣善惡從陰陽而分也陰陽亦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善而陰惡陰陽之中又分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成之

證性編

賈疑下

三

者性也然其所以生陰生陽生善生惡永無間斷者誰為之太極為之也太極即乾元坤元之總名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善之長何以生出惡來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其萬殊故對惡而稱善萬殊原于一本則何對之有故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也○如以孟子性善之說而參孔子性相近之說則亦不可謂性果無善惡若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矣程子所以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以善惡皆性之說而參周子無極之說則又不可謂性果有善惡若有善即有惡不得

謂之無極矣程子所以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

易言陰陽甚活蓋即健順而為健順即淑慝而為淑慝取義則在在皆通執詞則在在皆礙天下豈有陰陽外之物哉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惡不屬陰陽而誰屬也兒欲破無善無惡之說而曰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則易傳嘗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義而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試於易卦所言陰

證性編

賈疑下

四

陽各代以君民二字其亦可解否
兒謂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然使不究極於繼善之原則性善二字亦是欠穩吾今代為孟子發疑問而代為解之謂人之情必可以為善不可以為惡而夾性之善乎則桀紂幽厲之情未見其可以為善也謂桀紂幽厲之惡出於習染而非赤子之初性乎則楊食我之惡性即從母胎中帶來不由習染也謂楊食我之性為怪性而孩提之愛親敬長乃常性乎則嬰孩何以獨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也又何以見食則與兄弟爭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果善也謂孩提之愛欲亦出於感物而動而非未發之本注乎則已發即未發之苗也未有以天機之根而發嗜欲之苗者也且未發之時尚無喜怒哀樂之朕何以知其有善而無惡也抑謂極不善之人亦知天地君親之爲大仁義禮智之爲美即此便是未泯之良心乎斯又出於習聞習見之所薰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即然也儒先爲之解曰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善既分二性則言性者何得舉天命而遺氣質也又爲之解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君子

證性編

質疑下

五

弗性而小人性之則言善亦君子之偏辭也然則孟子之說將無以勝荀揚之說矣蓋必窮至於資始統天之乾元與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後性善之旨始有著落耳

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其言大類告子而意則迥然不同陽明對意之有善有惡而言心體無善無惡此指未發之中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告子對孟子之言性善與或人之有善有不善而言無善無不善此指血氣中之識神言也其究率人殉食色而禍仁義學貴知言胡可以辭

善意

均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仁義爲性生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

見以無與有對而駁善與惡對言非不巧而非所以論性也蓋有無落二見則無誠與有對即不落二見而或狀道之不屬一邊如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則無亦與有對至於言到太極無極言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無豈與有對乎充斯辨也則慎獨之詞亦當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

證性編

質疑下

六

亦當與不一對凡古人根極理要之言種種俱戲論矣

愚前有感於倡道立極之難故究陽明學門之流弊而曰知彰而不知微此亦苛論也不如鄒爾瞻之言曰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疑其學兄謂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則苛更甚矣善指天理惡指人欲此善惡之大較也於中括出性體割厥幾微則各隨所見而說亦有不必要者孟子曰性善而程伯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學記曰人化物而滅天理而伯子曰

善惡皆天理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善惡矣而其意
圓語亦圓也陽明亦有圓悟於善惡有無之際既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
既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曰有善有惡者氣之
動向非見性親切豈能七通八透如此理之靜處
卽是心指未發之時言也故曰無善無惡非專以
善而屬之無也氣之動處卽是意指已發之時言
也故曰有善有惡非專以惡而屬之有也但既以
無善無惡言理之靜而復接言循理便是善似循
乎無善無惡之理而總之爲天理也既以有善有

證性編

質疑下

七

惡言氣之動而復接言動氣又是惡似動於有善
有惡之氣而總之爲人欲也此所謂意圖而語滯
也然就其語之滯處究其意之圓處則所析善惡
之幾爲最精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此言可與善惡
皆天理之說相參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
也世儒之知言者寡往往認陽明爲逞雄心立新
說之豪而不察其悟道之實似等陽明於茲雄然
者高明如兄而亦有此疑耶末謂學者既厭有趨
無則不得不尚灑落尚圓通而掩戰兢之脉既掩
戰兢之脉則不得不成無忌憚之中庸此則確論

也

儒家之闢佛久矣愚獨主孔賓釋壘壘及之何也
道必有箇至處吾人從無量劫來死死生生亦必
處處六經中豈無及於此者而語意多含
人所難察如易傳中贊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毘盧
遮那以上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證果處而誰知
之孔子雖微露於傳中而又不槩與中人語故後
世罕聞其說唯釋迦興於西竺現出乾元統天境
界然亦現其少分耳其理則滿盤托出儒者又以
其棄家修道不合中國聖人之矩而外之言乾元

證性編

質疑下

八

者不曰四時之春則曰四德之仁而其所謂仁體
不過見得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
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矣豈知此昭昭靈靈之物
卽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乾元固
亦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
元不生不滅之果又不可得然則聖學究竟於何
地乎人道結果於何生乎此真一件最大未完公
案也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蓋已拈出此機而以五
宗昌熾之餘不得不顯孔而微釋二程欲張孔學
乃并釋氏所通於大易之理而盡掃之雖有興起

斯文之功而乾元則落於八識田中矣昔人有言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愚亦妄謂元
公以前聖學掩於禪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以
後聖學歸於儒門而孔子之乾元隱也此非元公
之過程朱之過也亦非程朱之過不善學程朱之
過也故愚欲發元公之隱補程朱之遺而為孔門
了此一大公案焉

謂橫渠晚逃佛老則可謂明道亦從禪歸儒則不
可明道以髫年師元公即得孔顏樂處而以典起
斯文為任其顯孔微釋元公實導之也所以涉獵

證性編

實疑下

九

佛書固欲會其意而涵之亦欲乘其隙而攻之故
謂佛與儒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觀禪僧之
威儀而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其理會蓋深於橫
渠而倡為淫聲美色而遠之之說大槩以孔子下
學上達之規律牟尼也然察其平日精到之語半
從禪書翻出而操戈尤甚於橫渠恐亦質諸鬼神
而有疑也雖然禪門之狂風盛矣微元公為之先
二子為之後則宋室純是禪師世界耳而元公之
意尤密吾嘗參外傳而元公與壽涯禪師最相友善
壽涯深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

人而闕佛說真禪門之傑哉

性太極也是太極也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
非有二也是故人生而靜以上如是感物而動以後
如是縱其陷溺狴凶亦如是氣稟不得為之拘也情
欲不得為之蔽也書言帝衷詩言物則孔子又闡出
乾元坤元之奧孟子又拈出仁義禮智之端上下千
載先聖後聖更相發明總之只是道性善而已乃說
者多異辭何也或想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冥冥漠
漠窈然莫窺似乎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為性之
本來面目也或看到感物而動以後見其紛紛紜紜

證性編

實疑下

十

雖然莫定似乎有善有惡便認有善有惡為性之本
來面目也善與惡之相去遠矣無則俱無有則俱有
吾不知性果何物而然也然則孔子何以曰性相近
也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非以性為無善無惡亦非
以性為有善有惡也無善無惡指何者為近有善有
惡應曰性相遠也指何者為習然則何以不曰同而
曰近也此朱子所謂兼氣質而言也兼字下得恰好
專以理言自聖人至於途人等也奚啻曰近專以氣
質言其間或相倍蓰而無算矣奚得曰近惟以理為
至帶氣質說來所以不曰同不曰相遠而劑之曰近

也近者不遠之辭故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然則程伯子何以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曰此專以氣質言也專以氣質言非性之本色矣故委婉其辭曰亦不可不謂之性隨繼之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以掃亦不可不謂性之說也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由此觀之所謂不是性者正以其有善有惡而所謂不容說者非以其無善無惡也故又曰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既非兩物相對而生分明只是個善也然則伯子之指

盡性編

賈彙下

十一

可識也又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伯子之指益可識也今翁之言性也本孔孟乎本程伯子乎本孔孟則孔孟之言性善方翁之言性善圓也本程伯子則程伯子之言善惡圓翁之言善惡方也再乞裁教

翁之論性原援太極圖說為證故亦據太極圖說以請若就陰陽言其義甚活孰謂不得以善惡配也雖然謂太極生陽生陰有陽無陰不足以爲太極信矣謂太極生善生惡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也可乎

如曰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則舍惡趨善亦不足以合極乎况翁言陰盡陽純乃還太初則極固可謂有陽無陰矣獨不可謂有善無惡乎

孟子之言性善猶曰性乃純陽之物然則荀子之言性惡猶曰性乃純陰之物耳其偏等也竊惟人稟陰陽以生闕一不得至以善惡論又當活看若謂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遂謂天下未有有善而無惡者將無太執且曰無惡則亦無善有善則亦有惡夫是善惡兩者亦若一陰一陽之互根循環而不已也然乎否

盡性編

賈彙下

十一

翁謂孩提之童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未足以徵性善乎以愚觀之豈惟是哉假令是孩提之童也生而襁褓於人比其長也可使制挺而撻其父母矣雖然誠有人焉於其前呼而詔之曰是汝之父也是汝之母也有不駭然自喪盡然自傷若無所容其身者乎然則翁將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乎將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乎如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也性善兩字誠欠穩矣如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也種種之疑不亦可以渙然水釋乎翁云吾代爲孟子發問而代爲解正反覆以明性善

非駁性善也誠然誠然惟是中所拈性習二語尚須
擬議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今謂極不善之
人亦知仁義禮智之爲美乃得之習見習聞而非因
地一聲之時即然也則是習相近也性相遠也且習
見習聞之仁義禮智又從何來幸再詳之

翁之意蓋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陽明言之即得在
告子言之即不得何也爲其一以仁義爲性一以食
色爲性也愚竊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告子言之即
得陽明言之即不得何也亦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
以仁義爲性也夫仁義性之德也是純粹至善者也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食色性之欲也之於善則善而不可執以爲善之於
惡則惡而不可執以爲惡是無善無惡者也孟子名
仁義之性曰善告子名食色之性曰無善無惡各道
其實而已今以仁義爲性亦云無善無惡循名揆實
得無爽歟以仁義爲無善無惡將以何者爲善歟告
子以仁義爲性之染色翁亦將以仁義爲性之染色
歟此則就膚見求之而有未愜也且孟子道性善夫
人而知其是也荀子道性惡夫人而知其非也乃無
善無惡繫以仁義便通孟子之性善繫以食色便通
荀子之性惡則其說恰在可是可非之間是故曰仁

義曰食色的然各實有所指而此一語祇爲空頭話
曰性善曰性惡判然各自持所見而此一語却爲兩
頭話矣其可以語性歟而翁又曰性善惡之統宗也
得非以專言善者必不能通諸惡專言惡者必不能
通諸善而惟言無善無惡者乃能善惡兼通惟善惡
兼通乃能爲善惡之統宗歟此則就尊見參之而未
有愜也幸一一裁教

廣引中庸未發之中證無善無惡似矣第不知喜怒哀
哀樂與善惡同否如以爲同試曰善惡之未發謂之
中善惡之發而中節謂之和其亦可通否愚敢竊取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我翁之意而爲之說曰子思子之所謂未發指喜怒哀
哀樂而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陽明先生
之所謂無善無惡而言也其究使人耽虛玄而墮實
體蓋兩言微若相類而意實迥然各別知言如翁亦
願於幾微之間一審之也
翁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即無善無惡之善與惡對
矣一指其統體而言所謂大德教化也一指其散殊
而言所謂小德川流也仁義禮智既列四名便屬散
殊故翁亦指爲有對之善要之此只就散殊之中互
相爲對如成已成物之說則仁與智對如人心人路

之說則仁與義對如制事制心之說則義與禮對譬諸方與圓對縱與橫對春夏與秋冬對不應曰仁與不仁對義與不義對禮與不禮對智與不智對也且統體之善即散殊之善也何曾餘却一毫散殊之善即統體之善也何曾欠却一毫今以其為散殊也不得等於體統因別而名之孰為無對孰為有對頗已過於分析矣然而固有說也無庸吹疵若以其為散殊也遂抑而夷諸惡謂與惡對則凡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皆等而為一無復區別於其間矣流弊可勝言乎

靈性編

實錄下

五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一有無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一有無也孰為對孰為不對愚竊惟對之為義不同有平對有反對平者均敵之辭反者懸絕之辭是故論反對凡善皆與惡對論平對凡善皆不與惡對今既主平對而言矣猶曰善與惡對則是仁之視不仁義之視不義亦等也則是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夷齊之讓跖跖之爭亦等也則是告子之以湍水東西喻善惡亦無不可也夫然雖曰慎獨之獨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與不一對也庸足怪乎

陽明先生中興聖學其揭致良知簡易直截於提醒人心最為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又皆卓朗俊偉赫然是以名世此英雄也何謂英雄愚特以提宗一語不免示姦雄以利器而世方相與侈而張之謬不自亮僭為推鼓信苛矣信苛矣若據陽明所與薛尚謙論花間草一段公案委是以善屬無以惡屬有非愚敢一字增損也即如我翁始為有無之義分疏而證以未發已發三言繼為善惡之義分疏而證以率性之謂道纔有所向便是惡一言其剖析精矣要亦我翁之意云爾試合上下文參之其以善屬無

靈性編

實錄下

六

以惡屬有固自若也翁能圓其意不能不滯其語也將亦謂之苛乎而愚則不敢借翁以解也於是退而再檢原贖委多疎漏輒以其未盡者釋而申之俟兩端之竭焉蓋翁之言曰陽明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其謂為善去惡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尤為精密而獨訝為其學者往往執上一語忽下二語愚竊以為惟其執上一語為心體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何也學者學以求盡乎其心也心本有善無惡故聖賢之教人也惟曰為善去惡為善因其有而有之也去惡因其無而無之也

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今以無善無惡語心以爲善去惡語格物似已不免判而兩岐若曰意有善有惡卽爲善去惡但從意上檢點是又所謂舍源而尋流也况乎所重在四無則所輕在四有究亦不能抗而並行若曰聊以有始之徐以無收之是又所謂黃沙而求飯也必不幾矣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而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

證性編

質疑下

七

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而爲心之體翁不云乎心生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心滅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非不生不滅也意可知已愚故曰唯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請得而徵之往聞陽明弟子

稱有超悟者莫如王龍溪翁稱有超悟而又有篤行者莫如王心齋翁心齋之門人嘗問爲善去惡功夫心齋謂之曰見在心地有惡否曰何敢有惡心齋曰既無惡更去何惡良久乃謂之曰見在心地有善否曰不見有善心齋曰卽此是善更爲何善是心齋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龍溪謂錢緒山曰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心既無善無惡意知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緒山曰若爾

證性編

質疑下

八

卽工夫亦不消說也是龍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夫豈惟心齋龍溪卽陽明亦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又謂龍溪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只恐人信不及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秘又謂緒山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其於有無之際低昂如此是陽明且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

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付
 彼直見以為是為眾人設非為吾輩說也又誰肯聽
 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
 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界之以所樂而復擾之
 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
 二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二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
 而不可得也愚竊有味乎羅念翁之言之也曰終日
 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
 生亦當攢眉也愚又有味乎王塘翁之言之也曰心
 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為實

善性編

實錄下

九

悟必依憑此語如物鳩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
 為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避之名於天下正以中
 此毒而然也可以觀矣且夫四無之說至本體言也
 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鳩毒四
 有之說至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
 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抑揚稍失其平弊實遂至百
 出又可以觀矣然則陽明非歟曰嘗讀論與于如菴
 書有曰凡命世聖賢立教未睹其利先睹其弊不以
 一己之超見為學術而以天下後世之準繩為學術
 最是確論竊惟無善無惡陽明之超見也如遂以之

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揆諸中庸教體得無少間
 是故尚解悟者就此覓出種種玄妙高標無上之法
 門喜脫落者就此覓出種種方便旁啓無窮之弊孔
 誠不勝私憂過計耳然則陽明不念及此歟曰天泉
 證道獨於為善去惡反覆丁寧殆亦有概于中而然
 也特其見地過圓矯枉過正未免將無之一字提掇
 太重以致合下便種却病根即扁鵲盧醫授以神方
 畢竟用力多而收效寡耳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
 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又當長慮
 却顧惟恐至於殺天下萬世者何況官舉而張諸顏

善性編

實錄下

十

子明道之上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
 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
 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此於翁意不知有當否此
 後以入東林會約
 正心誠意四字似與無善無惡四字不同習正心誠
 意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中猶不害為君
 子影無善無惡之說而流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外
 遂不免為小人然則兩者之於世道何如也且正心
 誠意之說為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為其法之最嚴而
 厭焉者什七無善無惡之說為其流而厭焉者什三

爲其見之最玄而喜焉者什七然則人情之於兩者何如也是故論道術正心誠意爲聖學無善無惡爲空宗論弊端來自正心誠意者其患小來自無善無惡者其患大論習尚主於正心誠意者助常少主於無善無惡者助常多憂世君子宜於此焉動矣而或者乃爲之辭曰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信斯言也大學曷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以無誠無偽言意而必曰誠意乎

孔子言仁不無因而託於仁以藏偷者然而仁無咎也孟子言義不無因而託於義以藏偷者然而義無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咎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不無因而託於良知以藏偷者然而良知無咎也惟是無善無惡一言原屬險語咎不專在於託之者矣翁痛世之嫌批仁義而謂性善二字亦救不得乎試思仁義性也誰得而嫌批之嫌批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然則揭性善二字縱未必能挽回時弊萬分一猶可以開嫌批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嫌批審矣非惟無咎而又佐之君子於此亦當分任其咎焉安得上諉諸天而曰有命下諉諸人而曰道權不在乎至所謂見性見到徹底修行修到密處則正本澄源之極

論也

分謂無善無惡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乎昔韓持國嘗言道無真假伯子謂之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今翁言性無善惡愚亦曰既無善則惡耳既無惡則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以此相參似更分曉不識翁以爲何如愚向者頗疑善惡皆天理之說不必果出於伯子今視其語持國者如此亦可以三隅反矣

翁謂原壤夷俟狎中寓諷孔子叩脛狎中寓規信可謂能求之言語之外矣只賊之一字似尚不免費分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疏在試看賊德之賊與盜賊之賊此兩人罪案孰輕孰重蠢物害人其間相去幾何此其難爲原壤解者也夫子於冉求警之以鳴鼓耳於孺悲警之以取瑟耳猶於孺毘之交年高德邵之人警之以杖而猶未也而賊之得無刻薄否且夫子之交原壤久矣度夷俟是其常態何爲一旦異而責之縱異而責之猶細失耳何爲歷數其生平之無狀而賊之又得無刻薄否此其難爲孔子解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原壤老氏之徒也獨立獨行不帶人間世些子烟火氣夫子之所奇也以禮爲僞至於登木而歌傷教敗俗將何以

訓是又學老氏而失之者也夫子之所痛也是故正言以喻之不可絕之不可置之不問不可因借夷俟以致警焉呼之賊者甚其辭以示震動激發之意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為有隱乎爾又寬之使其可受庶幾退而深思翻然有悟非但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翁曰夷俟之意與登木而歌同近日狂宗正蹈此弊但原壤真而狂宗偽耳愚不知登木而歌如之何而謂之真如之何而謂之不偽乎昔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都是偽為范濟美曰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不敢當濟美笑曰子

證性編

質疑下

重

發是偽為善公是至誠為惡然則登木而歌姑以矯俗耳非真也猶可如其真也得無有如濟美之所謂至誠者乎論至於此乃知壤之為在其闊涉世道有大於冉求孺悲而夫子之處壤其始終苦心有深於鳴鼓收瑟嘗試想之箇中無限懇惻無限委婉無限眷戀千載之下猶脉脉如在也翁微原壤之顯而闡其幽愚且微夫子之顯而闡其幽竊謂此亦當求之言語之外耳若曰舍其大而警其小是之謂不知務若曰因其狎而狎之是原壤能於孔子之前提出本色以掃孔子之禮孔子却不能於原壤之前提出本

色以掃原壤之狂且又從而和之惡在其為孔子也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不得而外之以是為源頭所在也翁謂周元公出沒三教融會而成太極圖說顧謂其隱釋顯孔其說近於相反矣至雲從謂太極圖說與佛相反翁又不肯也愚未及究雲從所指為相反者何如第按尊廣研之則疑端亦往往見焉試陳其畧蓋周子自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所謂體用一原也自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所謂顯微無間也若曰不置身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羣生於無極不寓身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於

證性編

質疑下

重

羣生是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太極岐矣疑一翁嘗謂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按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分陰分陽就兩儀言也是故就兩儀未立而曰陰陽未分可耳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可乎誠使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彼其動而靜靜而動者果何物乎而以證性之無善無惡也疑二再考翁答雲從簡謂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按周元公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本則原來如是

一則混然無二也今以銷歸爲言愚不知其銷也於何而銷其歸也於何而歸乎疑三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有何先後謂之生者理爲氣主耳是故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乎不在析言之天地之開闢陽也其混沌陰也合言之開闢陰陽之出機也混沌陰陽之人機也今也一則曰銷歸混沌一則曰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不反於無極者幾於以混沌當無極矣業以混沌當無極將不免以開闢當太極矣豈混沌只光光一箇理到開闢乃始紛紛氣用事耶疑四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凡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皆陰陽五行中物也有來有去者也至於父子之則君臣之則夫婦之則凡皆無極太極中物也無來無去者也翁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現生特顯涅槃相愚謂爲君止仁則爲君清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清淨爲父止慈則爲父清淨爲子止孝則爲子清淨便是顯涅槃相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耳若轉來境爲去境而曰無去無來之本體固然也得無偏乎疑五不寧惟是就天地而觀時而自無入有時而自有人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就天地之所以而觀無卽

太極之藏諸用有卽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非是實莫得而欣也莫得而厭也譬若人之有死生然順之而已矣順之云者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如是而已矣是故以此而生謂之順而生以此而死謂之順而死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假令銷歸混沌乃爲究竟竊恐混沌之後仍是開闢由後以迺今混沌之先原是開闢者循環曾無窮已而特於中妄生揀擇揆以自然之理何其甚不易簡也疑六翁引楞嚴卽太極圖說似乎句句同字字合乃其可疑者又如此必有以也

證性編

質疑下

圭

性一乎二乎如其二也不名爲性如其一也壽涯旣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矣所闕者又何物乎而翁亦曰元公挽釋歸儒舍無極而顯太極也然則無極太極一乎二乎願聞其說道之至處太極也起因結果皆於是乎在翁以乾元爲主故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乾元自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此義補在易傳中只看人如何認取似不必按一說以格之也如必按一說以格之則孔子之贊乾元便繼以亨利貞何嘗謂元亨利貞之外別有一元而其所謂元

者善之長亦即四德之仁四時之春也將并從而訛之乎翁謂孔子之贊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昆盧遮那以上境界而求正續中又謂天地萬物必有以始之者三界十方必有以統之者是矣然而凡言道必推本於太極凡言太極必知其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橫無邊豎無際前無始後無終也矣必珍為獨知之契乎且佛氏之所謂性覺也故宗其教者往往只從昭昭靈靈中作生活吾儒之所謂性太極也自不至與昭昭靈靈者相混矣乃以此擬程朱見地乎即如翁言乾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

證性編

續錄下

七

靈求入乾元又不可凡學者立脚吾道中有箇入處會須識得曾謂賢如兩先生而智不足以及此乎竊惟吾儕學問只是見在一著於此得力即過去未來皆在其中因果之說自應存而不論必欲論之所謂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者業已難乎其為解矣若曰衆生根劣故貶德以從時也聖賢不能易天下之滔滔翻為天下之滔滔所易耶審爾則世道升聖人與之俱升世道降聖人與之俱降其何以為聖人而聖人之去來又何損益於世道耶而况孔子之化身廣桑君也子路之化身韓滉也其

又何所為而來何所為而去耶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然則何如曰吾中國自有書契以來聖哲代興其間尚不乏荒唐謬悠之談如所謂補天射日者經孔子刪定而後秩如也佛氏好語神通又生於西竺去中國且幾萬里矣其書寧無附會假托惜乎莫有人焉為之釐正而好事者又從而益之掇拾影響假信偽傳魑魅魍魎公然畫語至於奇幻百出紛紛藉藉不可勝記也無論其他即如目孔子儒童菩薩幾於侮聖信斯語識自佛口幾於侮佛高明如翁而猶數稱之况庸庸者乎昔孔子不語怪力

證性編

續錄下

七

亂神而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為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謂之誕則無也謂之神謂之怪則有也

東林會約序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楊龜山先生始今東林其
皇比處也自元以來東林蕪廢久矣復之自邵二泉先生
始王文成之記可考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自顧涇
陽先生始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講堂
書舍以為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為約指示一時從遊
者修持之要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
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
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
為耶噫正以其不能無事也云爾夫人生則有形有形
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遺憂其憂愈大出則與憂俱
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

東林會約序

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
然於天地之間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
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烏乎
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錄以公同
志者期相與以不負斯約云時
萬曆甲辰十二月丙寅同邑後學高攀龍序

顧端文公東林會約

弟允成涇凡泰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全訂
門人史孟麟 安希范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
則顏曾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
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於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
可得而見也當於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
悉也於是撮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東林會約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於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

東林會約

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揆典則秩彙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忿忿室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相問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罔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東林會約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之必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然後可以互為維持俾明者常明行者常行要諸承而勿弊也謹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繹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為學所為問所為思所為辨所為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自能忠信乎行自能篤敬乎忿自能懲乎欲自能窒乎善自能遷乎過自能改乎處事也道誼功利自能剖決乎接物也有不欲自能勿施有不得自能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覲商千里也是故或生而知

東林會約

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買買焉與禽獸並生並死於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為識者矣徐而按之其識也殆無以異於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於不識也此無他其於學也以己為準而不以性為準其於性也以其所謂性為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為準於是人執一斑競開徑竇高之則荒於無而公然躍出人倫日用之表也卑之則滯於有而僅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也道術始為天下裂矣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問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

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於同中生異或於異中強同誠淫邪道皆從此起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為無善無惡之所影響而未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為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慕其實將日夜孜孜焉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諺之干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檢攝

東林會約

於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於是親義序別信皆為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為桎梏有碍自然從古聖賢之所叮嚀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騖於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百萬乃欲推此人彼彼彼附此強而合之耶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為宗旨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為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為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

一切貌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於天下者又自介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於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於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於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猶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功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夫既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之說屈則其

東林會約

六

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貌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耶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於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為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則墨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均一善也在彼既看得太低極意排擠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在此又看得太

高極意描寫以杏冥恍惚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突被掀翻竊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於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自在也混無善無不善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凡有識者類能辨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為人心之惑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廙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矣嗚呼此儒者之所為經經護護持力爭於毫釐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為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東林會約

七

精神之所結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業之所根柢也要在能自立而已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子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竊深有味乎其言以為濂洛關閩諸先生所以直接洙泗之命脈在此來學者所以頂承濂洛關閩之命脈亦在此是故君子立志之為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照耀萬古恒於斯譬諸雨露焉潤澤萬古恒

於斯學者誠能讀一字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為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俾欽然思俯而就而不至於蕩矣其為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俾聳然思仰而企不局於支矣此豈非窮理盡性曲成不遺賢愚高下並受其益者耶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超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方至乃枵腹師心目空千古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亦從而和之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見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則亦從而和之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嗚呼審若是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

東林會約

年畢力都付諸東流也已矣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籍籍將安所取正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為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偽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徵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於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於偽矣所以斷

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歟是故君子審幾之為要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創而有之將無高者為笑卑者為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於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於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為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為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欲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行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所不可離之事易云迂濶又皆夫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

東林會約

九

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曷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遵之名於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為稷契皋夔乎所稱某某等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耕也農不以耕為諱而士乃以講學為諱農不以宋人之稿苗移於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於講學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之教人為聖為賢非徒也惟是士

之所習者估俾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
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德義相切磨使之
誠厥意正厥心修厥身以求馴至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
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為善亦欲其無方今茲
之會進而邑之矜紳集焉遠而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
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即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
而聽教不拒也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
無事事操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情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
者儼列於前少者森列於後耳目一新精神自策默默相
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
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仰童僕之與偕煦煦耳親故
知好之往來涸涸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

東林會約

十

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摩之熟氣體為移肺肝為易
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於道
耳誠有志於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
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
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焉事孰易焉五也
一人之見聞有限眾人之見聞無限於是或參身心密功
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
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
六合之表而不得追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
大衆之中投機適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
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
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為揆諸見今對眾

一念能悉符合否必有惺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即是時徐
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為率吾見今對眾一念能不
滲漏否必有凜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即所
以起舊圖新為終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
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
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點我
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
堂中人耶願聞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
所為齊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耶異時孰當揚先生
手孰當羅先生手孰當胡先生手孰當喻先生手孰當李
先生手孰當邵先生手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備乎其望
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非

東林會約

十一

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
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言或立功或立節非不足
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而自道觀之猶枝葉也非本根也
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為
律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
非復如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
地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
也凡此皆致益之道也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九損

九損云何此昵狎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
或詳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誅自已不平浮也或談
暖昧不明之事或談瑣屑不雅之事或談怪誕不經之事

妄也已有過貴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爲文飾恬
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悻也
問答之間意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
示而或遽爲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釋答者之
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爲執辨至於有激而不平滿也
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途說畧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
損之道也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
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
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
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
言庶幾其知命乎龜山先生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

東林會約

主

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卽已大
半落爲僧區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
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
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
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也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
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
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
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
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
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
觸而卽應不戒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
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

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脈繫人心俾興者勿廢
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
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
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
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

東林會約

主

東林會約附

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啓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四日爲始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遍啓

一大會之首日先捧

聖像懸於前堂午初擊鼓三聲會衆至各具本等冠服詣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一揖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

東林會約

四

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週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於知賓即登人門籍會日設木柝於門客至關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會口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蕩滌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詠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

融液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於門外聽候勿得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疎密驗見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口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送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席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湯點一道撥盒一具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淡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於會

東林會約

五

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弊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養正圖解序

明興二百二十有八禩列聖丕承大業涓涓惟是建太子選左右諭教實虞虞焉我皇上明並日月澤究縣寓卽位二十二年詔皇長子出閣講學選一時儒臣爲之左右先是廷臣以皇長子且長宜正儲位章疏前後凡數十上皇上特遲之遂有今詔於是修撰焦竑侍講之暇伏念高皇帝嘗命諸臣繪農業艱難圖古孝行圖進太子諸王而累朝東宮官僚講讀之外亦多自爲書以進者蓋講讀止於析理圖說兼以徵事理之用虛虛故隱約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實實故覽之者易竟養正圖解序

而愈以明理之用遂採往昔言事可備勸誡者繪爲圖著爲解以獻世祿得而讀之竊歎夫我皇上之至慮與夫成周之制爲不可及也周制太子始生則定其名於是乎見之南郊謂人無生而貴者少長則入太學教之以修身治天下之道不煩冊立也蓋三代而上亟於諭教緩於諭教而太子等與元士齒三代以降侈於冊立緩於諭教而太子貴爲國儲爲君副奚暇詩書絃誦之事頽首而事之哉是以頃者諸臣惓惓以冊立爲務而皇上毅然獨斷謂宜蚤諭教淵哉聖衷允非人臣所得而闕測已茲之此書殆遠遵聖祖繪圖之意仰體皇上

式穀之思而亦欲以盡臣子之義於萬一耳皇長子誠披圖而悅於目味解而遜於心參之今古以合其符體之身心以驗其實務於養勿傷於驟比於正弗狎於邪所以毓成主器而培我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庥者此書未必無小補云繪圖爲丁雲鵬書解爲吳繼序捐貲鑄之爲吳懷謙而鐫手爲黃奇成樂是舉借以自效而世祿實董厥成故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颺言如此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謹序

養正圖解序

二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竝以職事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養正圖解序

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竝誠不自揆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軌錄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范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聖祖者竝之寡陋如燭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竝而出者續聖志而成

之矣特著之序以俟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焦竑謹序

養正圖解序

二

翰林院修撰臣焦竑題為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臣蒙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在再四載學術空疎靡所補益頃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尙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而觀記猶為未廣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太祖高皇帝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為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為法甚悉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為養正圖解題奏

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為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誠者稍加訓釋并繪為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劇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為有無獨念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軫一得之愚稍為緝熙之助如蒙皇上不棄菲葑謂為可采特敕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為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

緣係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理合謹題請旨計進養正圖解二部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題奉聖旨覽奏知道了所進養正圖解留覽并賜了前有旨皇長子體質清弱不奈久勞講學書籍候循序漸進以副朕眷愛之意禮部知道

養正圖解題奏

養正圖解目錄

寢門視膳

膳斥鮑魚

振貸貧民

丹書受戒

聽朝四輔

桐葉封虞

亟用賢人

戒君節飲

善言格天

養正圖解目錄

自結履繫

夫婦如賓

託相獻規

廷理執法

仁言動眾

因樂求賢

得賢弭盜

敬器示戒

金人示戒

賤貨尊賢

一

泣思直臣

詢求政術

誅絕佞人

咨訪相材

式閭禮士

政術諭下

雨不失期

旌賢去姦

做袴待功

井窺示警

養正圖解目錄

教子務學

條陳故事

嘉獎勤學

下車問疾

遣使質疑

愛惜郎官

託物喻政

禮聘遺賢

師事名賢

教子讀書

二

傷指自悲

運甓習勞

不賣的盧

觀穫進規

投籤警麻

弓矢喻政

開館親賢

習射殿廷

崇師問道

上書減膳

養正圖解目錄

觀圖自警

煮藥然髮

克己任賢

獎勸循良

樂受格言

散遣宮人

遵守舊章

論字知非

常讀論語

焚香告天

借事納忠

養正圖解目錄

寢門視膳



養正圖解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王季是文王之父文王爲世子時朝見王季每日凡三次雞初鳴時卽起著衣服到王季寢門外問內豎之供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喜形於色及日中時文王又到問安也似早間一般及日

養正圖解

養正圖解

晚文王又到其問安復似日中時一般王季若少不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此爲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卽憂形於色至於行步錯亂不能以正他憂苦的模样如此必待王季飲食復初然後憂解亦如初每上飲食必先察看寒煖之節何如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及食畢徹膳又問所食幾何與喜食者何不喜食者何於是命掌膳的人曰未有原原是再言飲食已用者勿再進也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夫問安視膳世以爲人子事親之禮然文王當時豈以爲禮當如此而勉強以行之哉只是一念愛親之心萬不容已既不能放下他又不肯輕動著他所以時時只問內豎與看其飲食不如此則其心都過不去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只看孩提離卻父母便一時也難過文王雖聖人亦不失其孩提之心而已若無此一段真意縱依著文王的格式行去終是勉強非善學文王者也

膳斥鮑魚



養正圖解

三

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太公姓呂名望發是武王名武王為太子時文王使太公為傅一切起居飲食有不中節處無不救正武王好食鮑魚太公不肯與說道鮑魚一向不登俎豆是非禮所當食也豈有非禮之食而可以養太子哉一飲食之小必教以正道不肯苟從如此况所言非正言所行非正事所親非正人其相匡救又當何如也北齊廚宰進太子食中有邪蒿助教邢峙方授經遽令止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太子所宜食文宣

聞而大嘉之此事猶有古人之遺風也

養正圖解

四

振貸貧民



養正圖解

五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
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
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
寡孤獨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當如何呂望對說王者之
國心存愛民故其富在民霸者之國厚招遊士故其
富在士僅存之國政在大夫故其富在大夫若夫無
道之國則厚斂於民以為私藏故其富在倉府而已
夫財貨欲其行如流水故謂之泉布若專務積之而
不散是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徒使羣小耗蠹

養正圖解

于中盜賊窺伺于外閭閻無蓋藏百姓不聊生譬如
以器盛水上面溢出來下面漏下去必至於枯竭而
後已國焉得不亡乎文王見他說的好故稱其言之
善呂望說既是善言當速行之若至留過一宿便非
國之福也文王即于是日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可謂不宿善矣蓋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不在官不在民則必在勢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則
治在上則亂而其原必在人主清心寡欲則用度自
然不多取民自然有節由此天下化之士大夫有廉
儉之風閭閻無奢侈之俗國家殷富萬民樂業太平

養正圖解

六

之治可以長保矣

丹書受戒



養正圖解

七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尙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恍若恐懼而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武王初年問師尙父說治天下之道莫過于黃帝顓頊這兩箇聖人今其道還有可見者否我將遵而行之也師尙父對說有一卷書叫做丹書二聖人之道皆在其中王欲聞之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齋戒三日乃端冕而出謂先王之道至大不可北

面相授受也王乃東面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尙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為君者敬畏勝怠忽國必昌怠忽勝敬畏國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從私欲勝公義事必凶古聖王之道盡於敬與義兩言而已武王聞此惕然悚懼書於席之四隅以自警焉然敬非矜持即此心之無放者是已義非勉強即此心之無欲者是已人能順其良心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參之則敬與義自在也不然別以一心操此一心思勝怠而怠將四起思勝欲而欲且橫生其端無窮終不可得而勝矣故一則為敬以直

養正圖解

八

內一則為以敬直內一則為集義一則為義襲其幾甚微而王霸公私之分實在於此學聖人者不可不早辨也



養正圖解

九

禮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

明堂位是禮記中篇名導君以道者謂之道廣君之志者謂之充匡君之過失者謂之弼輔君之遺忘者

謂之承四者即當時前後左右的官名成王有美質而又前後左右磨礪漸染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是以德性日醇道化日廣非偶然也然不獨此耳當時常伯常任以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無不得人其輔君成德者豈一二人之力哉下至西漢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豈古道未湮漢人猶得而聞之故耶誠能精簡端良博古之士列於四旁以參諷議以備討論不必限

養正圖解

十

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人得盡情忠無不達所以增益學問裨補聰明者當不在古人之後矣

桐葉封虞



養正圖解

十一

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
 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成王一日與他少弟叔虞在宮苑中閒遊將桐樹葉
 剪削做諸侯所執的珪戲與叔虞說我把這珪封你
 為侯這是一時的戲語那時有臣史佚在旁就請命
 官擇日行冊封禮成王說我只與他相戲爾豈真欲
 封之耶史佚對說天子口中無戲言一言既出史官
 就紀在書冊上行於政事有大禮以成之有大樂以
 歌之如何戲得今王之言既出則亦因而封之以踐

其言可也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堯舊都號他為唐侯
 成王自此一言不敢輕易一事不敢苟且竟成周家
 令主固是史佚匡救之功而王亦可謂善於從諫矣

養正圖解

十二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亟用賢人



養正圖解

十三

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
 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
 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
 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於是夜舉火而爵之以為
 卿

甯戚見齊桓公說之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之以治
 天下蓋知桓公可以有為故勉之以霸不徒保守一
 國而已於是桓公大說將任用之羣臣爭曰客衛人
 也衛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至衛問之衛人果以為

養正圖解

賢然後用之未為遲也桓公說不然人不能無過恐
 其小惡不譽於鄉黨則因以掩其美矣以人之小惡
 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夫馬或以
 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蓋英雄
 豪傑之流多不護細行或為鄉曲所非笑而其胷中
 固隱然自負以霸王之略一旦遭時遇主雲蒸龍變
 不可羈制而蓋世之勳成矣惟明君聖主諒之於形
 迹之外拔之於俦伍之中如九方臯之相馬牝牡驪
 黃皆所不計如大匠之擇木不以尺寸之朽而廢棟
 梁之用斯足以展其奇耳若拘拘然察其小節遺其

養正圖解

十四

大略以一人之譽而進之以一人之毀而退之則所
 得者不過曲謹之士而已此漢人所謂婦女之檢柙
 鄉里之常人也何足以有為哉桓公既能舉管仲於
 囚虜於甯戚又能排羣議而用之其為五霸之首有
 以也夫

三六五

戒君節飲



養正圖解

十五

陳敬仲為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陳敬仲是陳國公子名完字敬仲避亂適齊齊桓公命為公正嘗飲桓公以酒酒酣而樂公以其夜也欲以火繼之敬仲對說臣之飲君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今繼以火使君縱酒留連非臣之意也故不敢左氏記此即贊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敬仲此舉其于仁義可謂兼之矣蓋酒者先王設之以為祭祀宴享之需不可盡廢然不以禮節之傷性敗德無所不至漢班伯曰沈湎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出於酒豈可縱哉况人君動法於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各有其度乃可以保壽命之源杜逸豫之漸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有志者深惟古誼時加儆戒其無忘敬仲之言可也

養正圖解

十六

善言格天



養正圖解

七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

養正圖解

十一歲臣請伏陛下以候之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熒惑是火星心是東方之宿當宋分野子韋是宋太史善占候者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問于子韋子韋對說熒惑是天之罰星其占為亂為賊為疾為饑為兵所居國受其殃今分野在宋則禍當於君於是欲移於宰相又欲移於民又欲移於歲景公皆不從獨願以身當之發三善言而是日熒惑即退三舍延年二十一歲其應有如影響何也董子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養正圖解

六

出怪異以警懼之願人君以實應天則天可格以德勝妖則妖可息非禱祠祈禳之虛文可以塞責者謂當妙選賢良毗輔朝政然後賞罰二柄更思其中念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念紀綱不可寢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貨財有限則量出入而裁減之知將士多惰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計盡塞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類而具行之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為嘉祥轉而為和氣何足為治之累哉

三六七

自結履繫



養正圖解

九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文公春秋霸主名重耳黃鳳之陵是地名文公與楚戰行到陵傍履繫解文公不使他人乃自結之左右問曰公何不使人而自勞乎公曰我聞上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愛者也中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慢者也下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皆其人之可慢者也結履之事必可慢之人乃

可使之若寡人雖不敢言上君所用者都是先君遺下的人非可敬則可愛者也豈有可敬可愛之人而使之執僕隸之役者乎我是以難於使之也文公左右無非賢人文公又能敬禮之如此其名聞諸侯為五霸首有以也夫古人說能師士者王能友士者霸後世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豈不以霸王之業為美哉其識趣不足以及此耳

養正圖解

三

夫婦如賓



養正圖解

三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
下軍大夫

曰季是晉文公之臣名晉臣冀是地名冀缺是當時
人姓冀名缺田中去草叫做耨饋是饋食於野曰季
為晉文公使過冀見冀缺田中去草其妻饋食於夫
甚為恭敬相待如賓客一般曰季知其賢遂與之同
歸言於文公說敬是德所會聚人能敬則眾德皆歸
故必有德有德者足以居上治民君何不用之嘗聞

養正圖解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出門使民人所易忽
見賓承祭人必加謹於易忽之時而能加敬謹仁之
法則即此而在蓋仁即人心敬存則心存乃其理耳
文公信之即以為下軍大夫孔子告仲弓為仁亦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豈其古語孔子聞而
稱之故耶大抵夫婦之間易為褻玩况人主深宮之
中左衛袖而右嬖施甘言遜色爭妍取憐卒至昵能
消正義不勝恩男牽於欲而失其剛女狎於愛而忘
其順沈溺浸深忍情難決做有不可勝言者孰若以
禮隄防之令寵嬖不犯而宮闈常肅之為美也哉觀

養正圖解

三

者即冀缺之事亦可以得師也

託相獻規



養正圖解

三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荆是楚國莊王是楚君時有善相人之術者名聞國中莊王召而問之其人說道臣非善相人但看人所

交之友便知其人之吉凶百無一失如看布衣之人所交皆孝弟純謹畏上法令的此其人亦必孝弟純謹畏令者也由此家日益身日榮豈不謂之吉人乎看事君之臣所交皆有誠信有行誼一心好善的此其人亦必誠信有行好善者也由此事君日益官職日進豈不謂之吉臣乎看人主其朝臣多賢人左右多忠直遇人主有差失都交爭正諫不肯苟從則人主所行得免於過動由此國安主尊天下日服豈不謂之吉主乎故我看人之吉凶非決於其人決於其友也此人蓋有道而託於術以諷者莊王聞其言大

養正圖解

三

喜之於是亟收士以自輔朝夕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楚成霸功國安主尊天下日服果如相人者之言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豈不信然哉

廷理執法



養正圖解

羊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
 軻而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
 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
 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
 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
 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罪
 楚莊王時有門名曰茅門楚國之法羣臣諸公子至
 此俱下車若馬蹄踐簷下之雷者斬其車之軻并刑
 戮其御車之人太子入朝犯之是時廷理即行此罰

養正圖解

亦可謂能守法矣太子不知怒其辱已故入而泣欲
 王誅廷理王告太子說法者非一人之法所以敬宗
 廟尊社稷者也故臣下有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
 就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豈可加誅若犯法廢令不
 敬社稷是為臣而棄君居下而犯上臣棄君則主不
 能固其威下陵上則上不能安其位如此社稷且不
 可保吾將何以遺子乎於是太子退走避其所立之
 位而再拜請罪嘗聞國無常強亦無常弱奉法強則
 國強奉法弱則國弱然行法當自貴近始若能行於
 疎遠不能行於貴近則人皆得而撓之勢必至賄賂

養正圖解

羊

公行豪強得志法吏因緣為奸而上下其手百姓之
 怨謗叢興國家之社稷不保矣楚王之能行法如此
 所以能狎主夏盟與齊桓晉文爭烈也

仁言動眾



養正圖解

三

楚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蕭是國名民逃其上曰潰申公巫臣是楚臣纊纊也楚王圍蕭蕭人潰時天寒申公巫臣言於王說三軍之士多寒王聞其言於是巡行軍中拊循而勉勞之但見三軍感王之恩一時皆忘其寒卽如挾纊之温一般夫言者我之所輕命者彼之所重今一言感人而能使三軍之士爭出死力以相爲則絕遠其下視之如草芥者彼豈肯忘身以爲國哉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非虛語也雖然用兵之道恩意不可不篤紀律不可不明昔穰苴戮莊賈孫武斬宮嬪號令嚴肅懾不可犯故可進可退蹈水火而不辭蓋恩施然後行法行然後知恩兩者固相濟而不可偏廢也若承平既久將驕卒惰平時畜養之恩視之爲當然小不如意則奮挺而呼此亂之道也高歡言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已因傾產結客有橫行天下之意夫以紀綱不立軍政廢弛至於姦雄生心禍亂日起則徒惠豈足恃哉此又不可不知

養正圖解

三

因樂求賢



養正圖解

五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悼公是晉悼公司馬侯是晉大夫羊舌肸是叔向名春秋當時紀事的書列國史書通有此名悼公與司馬侯升臺望遠以為甚樂司馬侯恐其以佚遊而忘德義也對說升高臨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問何謂德義侯對說諸侯凡有作為日有賢人在其左右以其善導君行之以其惡為君戒之如此可

養正圖解

謂德義矣公又問誰能如此侯對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必能以德義輔君乃召叔向為子之傅蓋人君之心不用於佚樂必用於親賢二者人心觀望之所繫國家治亂之所出不可不謹也何則君好德義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成上之德義而圖天下治安故治必從之君好佚樂則小人皆動其心欲承順上之佚樂而圖一身富貴故亂必從之人君縱以佚遊為樂獨不為一身之修否計乎獨不為天下之治亂計乎宣王命魯孝公訓導諸侯為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而賈誼論諭教

養正圖解

三

亦欲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蓋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苟非其人難以稱職正司馬侯舉叔向意也不然邪僻者無以彌違空疎者無以待問其何益之與有此最所當先擇也

得賢弭盜



養正圖解

三

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
 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
 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士會范武子也黼冕命卿之服晉置三軍以上卿為
 中軍帥執政者也羊舌職晉大夫稱字解做舉字晉
 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加以太傅之官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說我曾聞禹舉善人則不善
 人遠去可見善人在上僥幸之民自無所容於國非
 驅之也蓋朝廷用非其人則操柄者以姑息為政而
 不必懲惡嗜利者以苟免為事而無心畏罪盜賊公

行實自上教之也惟賢人者德行足以服遠近之心
 威望足以寒姦邪之膽一旦柄用豈但可為弭盜計
 哉如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秦人不敢窺兵於
 西河孝文使魏尙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楚用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古人謂十萬之眾不如一賢
 非虛語也永和申李固朝會見侍中竝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為之歎息然則未得賢當思
 致之得賢當思愛惜而盡其用勿徒漫不加意使姦
 人敵國恣行而莫之忌也

養正圖解

三

敬器示戒



養正圖解

孔子觀於周廟有敬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
 對曰蓋為右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
 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
 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敬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
 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
 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
 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
 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於周廟見有一敬器問守廟者說此為何器
 他對說此是右座之器孔子說嘗聞此器盛水滿則

養正圖解

覆無水則敬水酌中則正果如此否守廟者對曰然
 于是使子路取水試之果是如此孔子有感喟然歎
 曰嗚呼人豈有盈滿而不傾覆者哉蓋古人深明盈
 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著為明訓不一而足猶
 恐人不能警醒故制為是器寘於座右時時見之入
 目警心不敢自滿則天下國家可以長保而不至於
 傾危此古人深戒後人之意孔子所以見之而興歎
 也子路因問持滿之道孔子說高能處之以下滿能
 處之以虛富能處之以儉貴能處之以卑智而能若
 愚勇而能若怯辯而能若訥博而能若淺明而能若

養正圖解

闇是謂能自損而不使至於窮極非至德不能及此
 又引易之言說能自損者終必至於益也孔子此言
 說持盈守滿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人主宜寫一通
 置之座側比于侑卮可也昔宋真宗嘗為敬器論以
 示羣臣亦可謂知自警者然猶不免于天書之誑惑
 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金人示戒



養正圖解

三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願謂弟子曰其言雖鄙而中事情金人是鑄銅為人三緘口上加以三結示不可容易

出言的意思銘詞明白詳悉無待衍說大抵古人制器尙象無非至教如湯有盤銘武有刀劍戶牖銘目擊道存令人有惕然警醒者若太廟金人敬器尤為顯著况皆經大聖人論說一番學者時時細玩之不虛古人垂戒至意可也

養正圖解

三

賤貨尊賢



養正圖解

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
 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
 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王孫圉楚臣簡子晉卿趙鞅也鳴玉鳴其珮玉以相
 禮珩珮上之橫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皆楚臣王
 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禮問王孫
 圉說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其為寶值幾何王孫圉

養正圖解

說金玉玩好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楚何寶焉楚
 惟以觀射父與左史倚相二賢為寶蓋觀射父善於
 詞令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君為口實而
 非毀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道
 訓典以敘百事或善或敗朝夕獻之於君使無忘先
 王之業故友邦輯和而無所違強鄰環伺而不敢動
 使國家重於九鼎大呂者此楚之寶也若白珩不過
 先王之玩具而已何足為寶哉大學所引楚國無以
 為寶惟善以為寶二句正指此而言古語云寶得其
 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王孫圉之言能辨於此亦可

養正圖解

三

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已

三七七

泣思直臣



養正圖解

五

周舍語趙簡子曰願為謬謬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無何而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泣諸大夫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謬謬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謬謬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謬謬是直言無隱的模樣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說願為謬謬之臣墨筆操牘以從書君之過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效庶幾君之有所警醒也簡子從之朝夕出入皆與之俱未久而周舍死他日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忽思周舍為之泣下諸大夫不知以為必有得罪處走而請問簡子說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貴也眾人諾諾順從不若一士謬謬直言有益也昔商紂之臣皆默默而商亡武王之臣皆謬謬而周昌今自舍死未聞以吾過相告者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蓋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御史立柱下君舉必書故其史為當時實錄而為君者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為非也

養正圖解

罕

後世史職雖具人君言動悉不得聞至御史專以諫諍為職然阿諛順旨者多正直敢言者少即敢言矣而人主有受有不受又不得面陳託之章疏於是深者不敢盡言粗者又不足聽甚至犯威觸忌有斥逐貶徙論為城旦鬼薪者不少矣如是人臣誰肯忘身為國者祇有默默避罪而已主明臣直若簡子之君臣真可法也



養正圖解

罕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是趙簡子之臣蹇老是當時賢者董安于治
 晉陽問為政之道于蹇老蹇老對說為政之道有三
 曰忠曰信曰敢而已董安于恐於三者用之不當故
 問忠將何所用乎則對說忠以效于主以事君不可
 欺罔也問信當何所用乎則對說信以施于令以出
 令不可更改也問敢當何所用乎則對說敢以施于
 不善人以去惡不可姑息也董安于聞之說此三者

足以為政矣夫事君必定要忠出令必定要信人皆
 知之至於不善人有謂當寬假之使之有所容者有
 謂當徐制之不可激其變者其言亦似有理不知小
 人易進難退真知其不善必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然後可稍有不果彼或曲為承順以固其寵
 招來黨與以厚其勢廉恥之心盡喪窺伺之姦百出
 一旦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世有用賢如轉
 石去佞如拔山者是敢用于善人不用於不善人也
 政豈有不亂者哉

養正圖解

罕

誅絕佞人



養正圖解

望

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趙簡子晉卿嘗與樂激遊惡其爲人將沈之于河說吾嘗好聲色矣樂激卽爲我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樂激卽與我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樂激卽爲我求之今我好士六年不爲不久也樂激未嘗進一人夫三者之好是吾之過也彼皆先意承順使其過日長非進吾過乎賢士之好是吾之善也彼則壅閉

不通使吾善日退非黜吾善乎所以沈樂激于河者以此蓋小人事君必先求中君之欲使其心志盡惑怠於政事威權去已而不自覺然後徐起而收之專權擅政無所不爲君幸而覺悟則黨與已成難於卒去不幸而不悟則國家之敗亡隨之故君子之進小人之所甚不樂也君子見用則必導君以正以勵精圖治爲勸以般樂怠傲爲戒彼小人者何以肆其奸哉簡子於樂激深知其奸使無所容其他凡爲小人者自知警懼凡逢君蔽賢以成已私者皆有所不敢矣此最爲人上者所當法也

養正圖解

罌

咨訪相材



養正圖解

聖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魏文侯是戰國諸侯其弟名季成其友姓翟名黃文侯欲二人中擇一人為相而未能自決故問李克李克說君若置相不必問此二人但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則相可定矣此所謂達視其所舉也文侯悟於是稱其言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之所進也

養正圖解

以樂商為賢季成之所進也所進者不肖則其人之不肖可知所進者賢則其人之賢可知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也於是文侯以季成為賢而相之季成是文侯的親屬翟黃是其近臣皆可以為相但以所進的賢否別之李克之言誠確論也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但知人最難毀譽失實喜怒任情或本是賢人錯說做不肖或本是不肖錯認做賢人又有明知其賢乃惡其持正而疎遠之明知其不肖卻喜其阿順而親近之如此而望得人以圖治不可得已文侯小國之君耳猶知擇相不可苟而以其類求之由

養正圖解

聖

他平日以子夏田子方為師友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賢人講明已非一日宜其識見高於尋常萬萬也

式問禮士



養正圖解

七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之其僕曰君胡為式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式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養正圖解

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伏軾起敬其僕問君何為式文侯說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且吾聞干木未嘗肯以已之德易寡人之位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所光顯者在德寡人所光顯者在地段干木所富厚者在義寡人所富厚者在財此正所以不肯易也其僕曰干木既賢何不以為相于是文侯請相之不受乃致百萬之祿而時詣其館致敬焉國人皆喜作為歌謠稱誦之未久秦興兵攻魏秦司馬唐諫秦君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則其君之賢可知賢君之國豈可以加兵乎秦君然其言

因按兵輟行不敢攻魏夫以段干木彈琴樂道詠先王之風文侯禮之遂使虎狼之秦寢其謀而不敢動賢於十萬師遠矣孰謂賢者無益於人國耶雖然干木隱士文侯能式其間而未能得之以為相若使子思孟軻之賢當時諸侯委國而聽之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豈特使之按兵不動而已哉惜乎其不能也



養正圖解

吳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
 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
 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
 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
 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

西門豹是魏文侯的臣曾爲鄴令文侯告他說爲令
 要全功成名布義豹問如何爲此三者文侯說你但

去無有一邑中無賢豪辯博的人與那好揚人之過
 蔽人之善的人豪賢的人是有德者可去親近他辯
 博的人是有學者可以他爲師好揚人之過蔽人之
 善的人雖非君子可因他言語去察人的賢否不可
 以自家獨聞的就去行蓋耳聽的不如眼見的真眼
 見的又不如足下踐履的足踐的又不如手裏分辨
 的尤真人初去做官就似走入暗室的一般都無所
 見久了漸漸的明白凡事明白然後不亂然後可見
 之行也文侯此言最宜詳玩蓋爲治之先務不過用
 人行政二者而已然不可恃一己之聞見必互相稽

養正圖解

辛

察然後可以得真才必每事詳審然後可以定國是
 故古之明君日臨羣臣與講論治道則人之短長自
 見日理萬幾爲之綜核名實則事之諳練日精若日
 深居高拱百官不得見其面肆志偷安幾務不以掛
 于懷則股肱墮而庶事墮何以全功成名而布大義
 于天下哉若文侯者可謂知爲治之要務矣史稱西
 門豹之治鄴人不敢欺謂非有得于此哉

雨不失期



養正圖解

至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
 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虞人是掌管田獵之官獵是圍取禽獸此是史書上
 言魏文侯不失信于臣下的說話文侯一日與羣臣
 飲酒極樂天又下雨忽然傳命掌駕者要往田野中
 去左右止文侯說今日飲酒歡樂天又有雨難行君
 命駕將何往乎文侯說道我曾與虞人有約今日會
 獵豈可以天雨飲酒失信于彼而不與一會期哉于
 是竟到田獵所在親命虞人以罷獵之故其不溺于

晏安不忽於微賤如此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蓋凡人出言且不可苟况人主之言為一國之命
 令繫萬民之觀瞻豈可忽哉文侯在春秋能尊禮賢
 人崇尚信義真卓然於世俗之表者宜其有聞於後
 世也

養正圖解

至

旌賢去姦



養正圖解

三

齊威王初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於是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卽墨阿鄆俱邑名薛陵地名威王初年不理政務付之卿大夫凡事廢弛國事不振一日忽奮然圖治召

養正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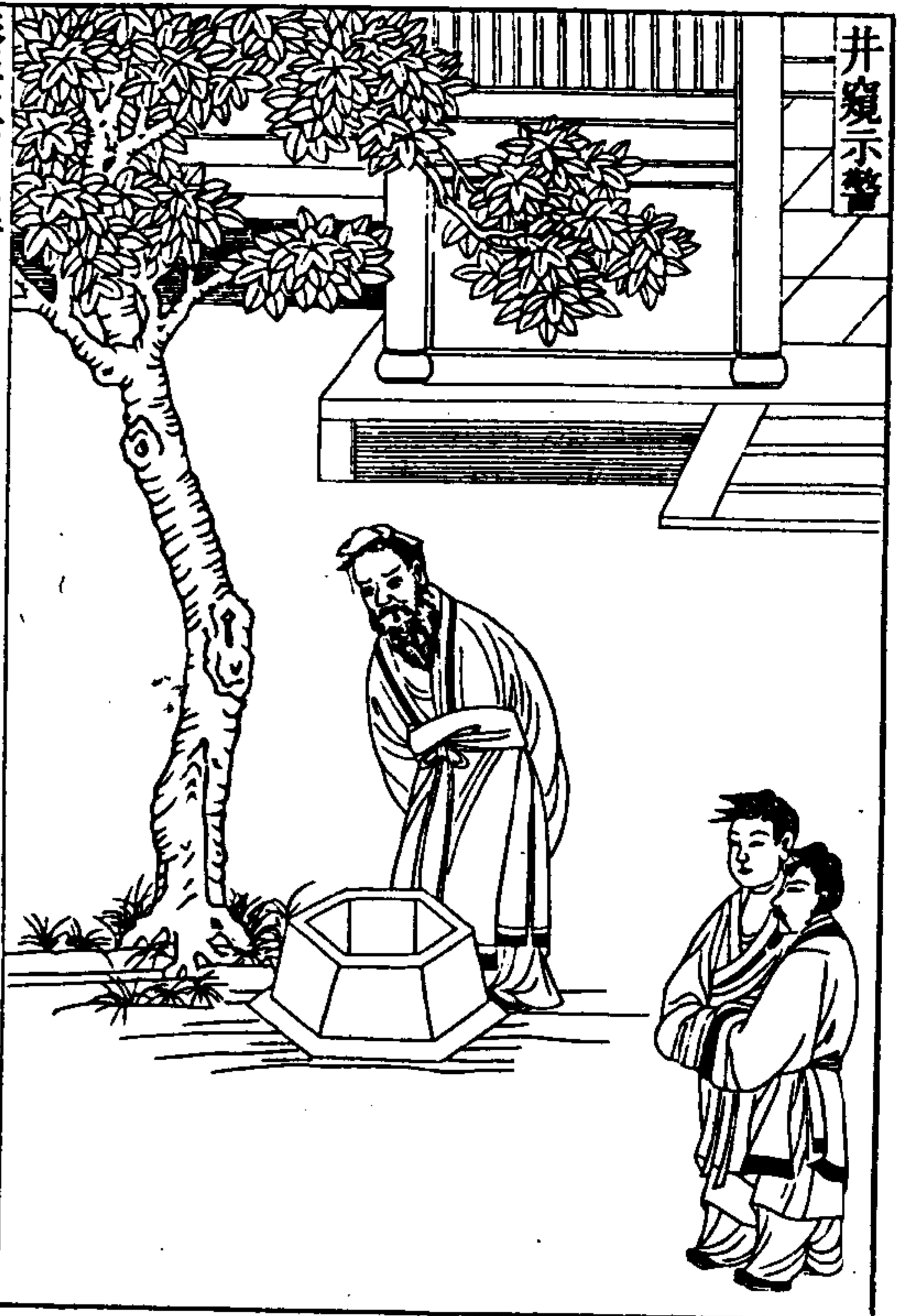
養正圖解

三

卽墨大夫來與他說自汝到卽墨我左右的人都說你做官不好毀言日至吾耳中及我使人到卽墨查看卻田野開闢無荒蕪的人民富足沒貧苦的官事修舉東方寧靜全與那毀汝之言不同是汝以正自守不交結吾左右以求扶持也乃加封萬戶以旌獎之又召阿大夫面責他說自汝治阿以來我左右的都說汝是好官稱譽之言日聞於耳及我使人到阿查看卻見田地荒蕪人民窮苦前時趙攻鄆在汝近地汝不去救援衛取了薛陵汝尙不知全與那譽汝之言相反是汝不幹實事專務交結吾左右以求名

譽也當日就烹了阿大夫并左右之嘗稱譽其賢者從此以後齊之羣臣人人震恐凡在外做官的與左右進言的不敢懷詐飾非務盡其真情齊國於是大治比前時不同矣可見爲治不在多術賞一人當功則千萬人勸刑一人當罪則千萬人懼覺察一無實之言而無實之言皆不敢復進在人主一奮發聞耳

井窺示警



養正圖解

毛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見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列精子高是六國時賢人聽行是聽其言而行之祛步是舉衣而步也粲然是明白的意思列精子高聽

養正圖解

行乎齊湣王他衣布衣白冠善履去會朝因兩祛衣下堂問從者說我之容貌何如從者說公姣且麗言其美也子高因步而窺于井則其貌甚醜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因喟然而歎說吾貌本醜而侍者以為美因吾聽行乎齊王故阿諛之也况齊王是我所聽行者彼乃萬乘之主則人之阿之又甚矣我以井為鏡故知貌之醜彼無所鏡其殘亡寧有日乎誰能為王鏡惟士而已然鏡能照己之衣冠人皆悅之士能明己之得失人則惡之正衣冠之功小明得失之功大人不免得彼失此者以不知小大之類耳古人有言

養正圖解

毛

以銅為鏡見面之容以人為鏡知吉與凶正是此意彼道德法度之臣正言敢諫之士皆人主之鏡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能取人自鏡即不善者且有益况其善者乎不特此也詩書載籍皆聖賢格言正論所在古今得失興衰之迹昭然可見一閱卷便自有益人能取其善者以為法惡者以為戒是亦己之鏡也人主既能以人為鏡又能以古為鏡則庶幾矣

教子務學



養正圖解

堯

漢高帝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漢高帝訓敕太子說道吾之生遭遇亂世當秦禁學之時故自喜己之所為謂讀書為無益及踐阼以來方去看書乃使人知作者的意思追思我昔日所行多有不是處又說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紀加一倍者汝見之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亦欲其知此意也史稱漢高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

初未見書冊與真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即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己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後來如光武當兵馬倥偬之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孝明尤垂情古典游意經學廊廟多幡幡之良華首之老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詆欺不行可謂盛矣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難則憂念易生退即晏閒必無過當前代之效歷歷可考也謂當延登耆艾博訪古今庶知六經決非虛器真儒決非多拘廣問決非空文好學決非小用使天下實見學之能安國保民也

養正圖解

空

豈不快哉

條陳故事



養正圖解

空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魏相是漢宣帝時賢相平時好觀本朝舊事及章奏言一切便宜者其意以為古事雖善行之今時多不相宜我領眾職惟務奉行當今舊事而已故於漢興以來行事有便於國家利於百姓者常常條奏以俟舉行如賈誼鼂錯董仲舒此三人皆近世賢臣言有可采務請於上施行之史言所奏有故事詔書凡二

養正圖解

養正圖解

空

十三事是也大抵俗儒不通世務往往是古非今不知開創之主備歷艱難洞曉情偽其所建置至精至當故其時官清而事簡法嚴而令行為子孫者但修明振舉無使廢墜足矣後世因天下太平無所事事寡識之士今日獻一策明日進一言議論日煩政事日替聽之甚美覈之無實致使祖宗之法陰壞而不覺非細故也商周令主如高宗成王曰監于成憲曰率由舊章未嘗舍近求遠空事紛更况國朝以百代為元龜以烈祖為寶鑑前世之美無不備具謂宜法祖宗各故事略虛文稽實效庶幾法嚴事簡賞信罰必使操縱常出於一人廢置不牽於眾論國初盛治長保於無窮豈不美哉如魏相所為深達治體最宜留意

嘉獎勤學



養正圖解

奎

孝哀皇帝初為定陶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才為加元服而遣之

文辭是古今相傳的典籍法律是朝廷見行的律令漢孝哀帝初為定陶王時為人好文辭與法律元延四年入朝使他王國的傅相中尉三樣官俱相從以來此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也來朝所從者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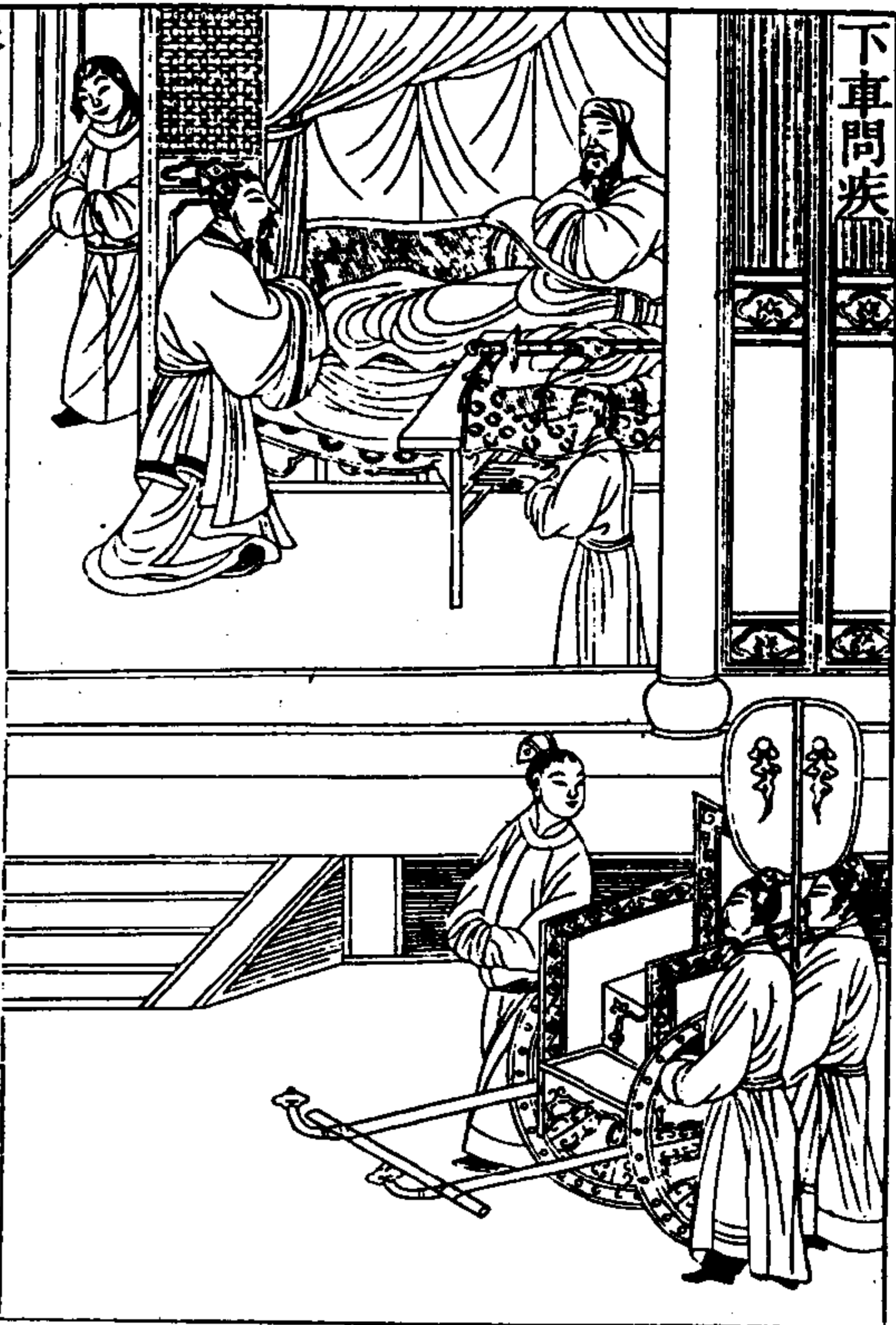
相與中尉皆不從二王所從官屬不同故上問定陶王盡從官屬的意思他對說漢家法令上道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二千石是食祿二千石的如傅相中尉皆是此於法皆當從王故盡令之來上又令他誦詩亦能通習其義而善說之因他平昔好文辭法律故能曉暢應對如此及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王不能對其不及定陶明矣故帝以定陶為賢數稱其才為之加冠而遣還其國所以寵異之也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然不知詩書則見理不明不知法律則處事無案據此古帝王與祖宗

養正圖解

奎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何可忽也况人之心必有所用不用之於正必用之於邪故詩書法律之學不好則聲色貨利田獵玩好之類將有乘隙而入者佚欲之念興憂勤之志輟天下何從而得其理哉我宣宗章皇帝宮中日置孝經尚書大明律三書於案朝夕講解閒有不明逢人輒問後透曉事理為一代明王此三書力也此則能知讀書之要又非孝哀之所能及也已

下車問疾



養正圖解

奎

桓榮敷奏經書帝稱善使之授太子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人而已後封榮關內侯甚見親重榮疾幸其家問起居下車擁經而前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漢書上說桓榮講說經書光武稱道他善講就著他把經學傳授太子又恐功夫閒斷著他住在太子宮中朝夕講論到五年之久因榮薦弟子胡憲代他纔許出宮然每早還要他一入上下之間相處親密如此史上說太子經學通明博覽今古由此得之也後

養正圖解

日封榮關內侯有疾親往問安入街便下車徒行賜以諸物徘徊良久然後去此時諸大臣問疾者也都不敢乘車到門拜於牀下天子所尊敬誰敢不敬他顯宗自十歲時已通春秋又講學如此之專尊賢如此之篤所以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史稱其官民安其業雖榮輩連年勸講之效孰非帝折節親師之所致哉

養正圖解

奎

遣使質疑



養正圖解

卷

包咸永平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

包咸漢會稽人顯宗在儲位時咸入授論語永平五年顯宗以咸舊為師傅自郎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拜不名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時帝學已成然遇經傳中有疑惑處即遣小黃門就咸家問之其面相質證不待言矣他日帝幸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風化之美冠於一時孰

非帝勤學好問之所致哉竊謂臣主接見有時而手敕下詢最為便事唐王起以博雅聞德宗往往手書咨訪疑事起輯為帙名曰口宣一時詞林傳為嘉話如我宣廟問龍有翼者而檢討陳繼據爾雅以對孝廟問龍生九子而編修羅玘舉其名以對武廟問文獻通考有張星者司天不知也而修撰楊慎據周禮史記以柳星對世廟問喬宇鬼瑣四字而慎據荀子非十二子篇對書札往還未易悉數如稍倣此意披覽之餘時勤清問內可以疏濬心源斟酌理味外可以激揚儒雅鼓吹休明其視無所用心者何啻千里而已

養正圖解

卷

愛惜郎官



養正圖解

充

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上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館陶公主是明帝之妹一日為其子求做郎官明帝
 不許但以錢一千萬賜之因對羣臣說天上太微垣
 中有二十五星名為郎位星可見郎官職位雖卑然
 上應列宿非同小可出補外任便是縣令宰制百里
 一方生靈託命於他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我所以不
 敢輕易與人蓋錢物猶可恩予名器不可濫授也明
 帝心切於愛民故為民擇官不以情奪可謂知所重
 矣前此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

養正圖解

以質其言名實不相應者必罰之有治理效以璽書
 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得
 良吏以保其民後世人主未聞某守某郡宰某邑親
 遣而問之曰汝作郡以何為先汝作邑以何為急者
 其在官也未嘗有察其言驗其行而誅賞之以示勸
 沮者其還也未聞勞而問之曰汝作郡除民害者幾
 興民利者幾汝作邑農桑較前孰富風俗較前孰美
 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為公卿百執事者由心不
 在民乃於吏治漫不經意如此欲官無殃民之政朝
 有得人之效豈可望哉

養正圖解

主

託物喻政



養正圖解

圭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
 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殫獻之參曰
 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殫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龐參漢安帝時為漢陽太守漢陽有隱士任棠參聞
 其有奇節躬往看之無非欲聞其言論以資治理也
 棠見參來乃抱小兒當門而立以水一盂大殫一本
 獻之口中更無一言參見即悟其意說道水者是欲
 我清也拔殫者是欲我擊豪強之家也抱兒當門者
 是欲我開門恤孤也以棠託意於物而參遽能得於

言語之外如此其能成善治以循良稱豈偶然哉古
 之為治者莫不各有師承如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
 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周公執贄師見者十人漢初曹
 參起兵革為齊相國猶能虛中堂以師禮事蓋公古
 人能成事功必有所自來類如此龐參於任棠得此
 意也迨世益下此風日微揚雄歎郡守不請士縣今
 不迎師况其上焉者乎無怪於治之不古若也

養正圖解

圭

禮聘遺賢



養正圖解

三

順帝備元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
招矣

樊英字季齊南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
至順帝聞其名以策書及元纁束帛聘之及至帝乃
下寢殿為英設壇席令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
之禮延問政治得失由此處士拭拂巾褐以俟旌車
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處士上足以尊主庇
民次足以潔己厲俗聖王皆當褒崇優禮以為世勸
我聖祖遣趙通聘壺關縣杜敷敕曰昔之御宇內者

養正圖解

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朕才疎遺聖道之良
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
有年矣符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
以顯爵與朕同遊夫以聖祖之盛德聘一儒生猶自
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折節禮賢之心何如也敷
一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
也嗣後天順中之吳與弼成化中之陳獻章猶聞一
舉行今則寥寥絕響矣故大小臣工盡出科目不知
敦實行者或不足於浮詞崇禮義者或恥同於奔競
人材無窮豈一途所能盡括哉似當倣國初遺意令

養正圖解

三

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使徵聘隨材
器使將人才爭自濯磨以承德意禮義廉恥可與風
俗可厲其有補於世道或非淺鮮也

師事名賢



養正圖解

去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埽泰曰當精義講書何
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
朱藍

郭泰字林宗漢靈帝時人以有道徵嘗遊太學諸生
三千人林宗爲之冠童子魏照求師事之供給灑埽
之役泰說汝少年當精研文義講讀經書何得暇來
與我相近照對說傳經之師求之易得人有可爲師
範的甚難遭遇今我之來正以人師所在可朝夕觀
摩以化於善如以素絲附近朱藍惟其所染耳蓋聖
賢之道體於身心身心所有者其精也經書所傳其

糟粕也口誦古人之言而於身心毫無干涉亦復何
益晉司馬越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
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豈非
以一遇人師則目擊道存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
消視夫言語文字之末其爲得何啻霄壤哉孔子曰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正欲學者師於
人而不師於經之意魏照一童子而能見及此亦可
謂穎異不羣者矣

養正圖解

去

教子讀書



養正圖解

主

先主敕其子禪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漢書是班固所作史書六韜是太公兵法商君書是秦人商鞅所作申名不害韓名非管名夷吾三子皆其所作書名先主戒子曰惡雖小積之足以召禍善雖小積之足以致福汝不可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戒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非賢而德難以服人為善去惡正賢德者用力處也漢書記一代之實事禮記

多先聖之格言人知其當讀至申韓管商六韜等書儒者或非之先主敕以勉其子孔明寫以獻於君豈無故哉蓋衰世之主率多柔懦庸愚之佐惟知姑息故權橫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寬貸而人不知恩縱弛而威不能振姦宄得志紀綱不立不至危亡不止也此等書多綜覈法術之言時時誦讀益人意智自是不淺昔孟光問郤正禪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接待羣寮舉動出於仁恕光曰此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寧當如博

養正圖解

夫

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繇此言之先主蓋因其子之所不足者勉之不可以儒生之常談論也

傷指自悲



養正圖解

无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范宣是晉陳留郡人年八歲時在後園中挑菜誤傷手指因大啼哭傍人問他汝之啼哭豈為痛耶答曰我哭非為痛也孝經上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今傷指便是傷了父母的遺體不孝之罪將無所逃此我所以悲耳夫古人教子立之師保師所以導之教訓保所以保其身體是養德養身都是少年切要的事范宣幼時能見及此可謂穎異不羣者矣觀孔子告孟武伯問孝曰父母惟其

疾之憂夫虧體則不孝謹疾則孝人子所以自愛其身以安父母之心者可一日忽哉漢王吉有言俯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皆可以保身者所當法也枚乘有言出車入輦命曰廢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皆可以害生者所當節也如二子之言可書座右以代箴銘

養正圖解

全

運璧習勞



養正圖解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廣州即今廣東廣州府地方甓是甑齋是退居的去處陶侃在廣州破杜弘誅王機擒溫邵叛亂悉平威名既立州中無事然侃卻有遠志不以無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運甓百塊於齋外晚間又運將進來人見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從而問之侃說今王室陵夷盜賊羣起我要替朝廷出此氣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無事便任意偷安恣情逸樂一向自在

養正圖解

慣了卻恐筋力懈弛不堪任事所以早晚運甓不放此身安閒以習勞苦爾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則明好偷惰則昏人之精力常練習則強務安逸則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有自強不息之義焉當時人士崇尚清談遺棄世事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侃獨不安於暇逸如此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養正圖解

全

不賣的盧



養正圖解

全

庾亮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庾亮晉人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庾亮有此馬或勸其賣去亮說我若賣之必有買者我恐其害生而賣之人是移此禍於他人也嫁禍於人仁者不為昔楚人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涕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是以泣耳母問蛇所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

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其後官至令尹享福祿者若干年今我效其所為亦達者之事不必如俗之拘忌也後來亮亦拜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非惟妖不為害而反以致福人之立心可不擇仁而處哉

養正圖解

全

觀穫進規



養正圖解

全

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殉一朝之晏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

范雲南齊時為記室文惠齊武帝長子雲隨文惠至東田觀刈稻文惠言刈穫甚是快事雲對說田至刈穫甚不容易前此春耕夏耘與秋收三時之閒備極勞苦殿下思其艱難則重農惜費自有憂勤不暇者又何敢自圖安逸也哉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成周八百年基業皆自稼穡中來周公恐成王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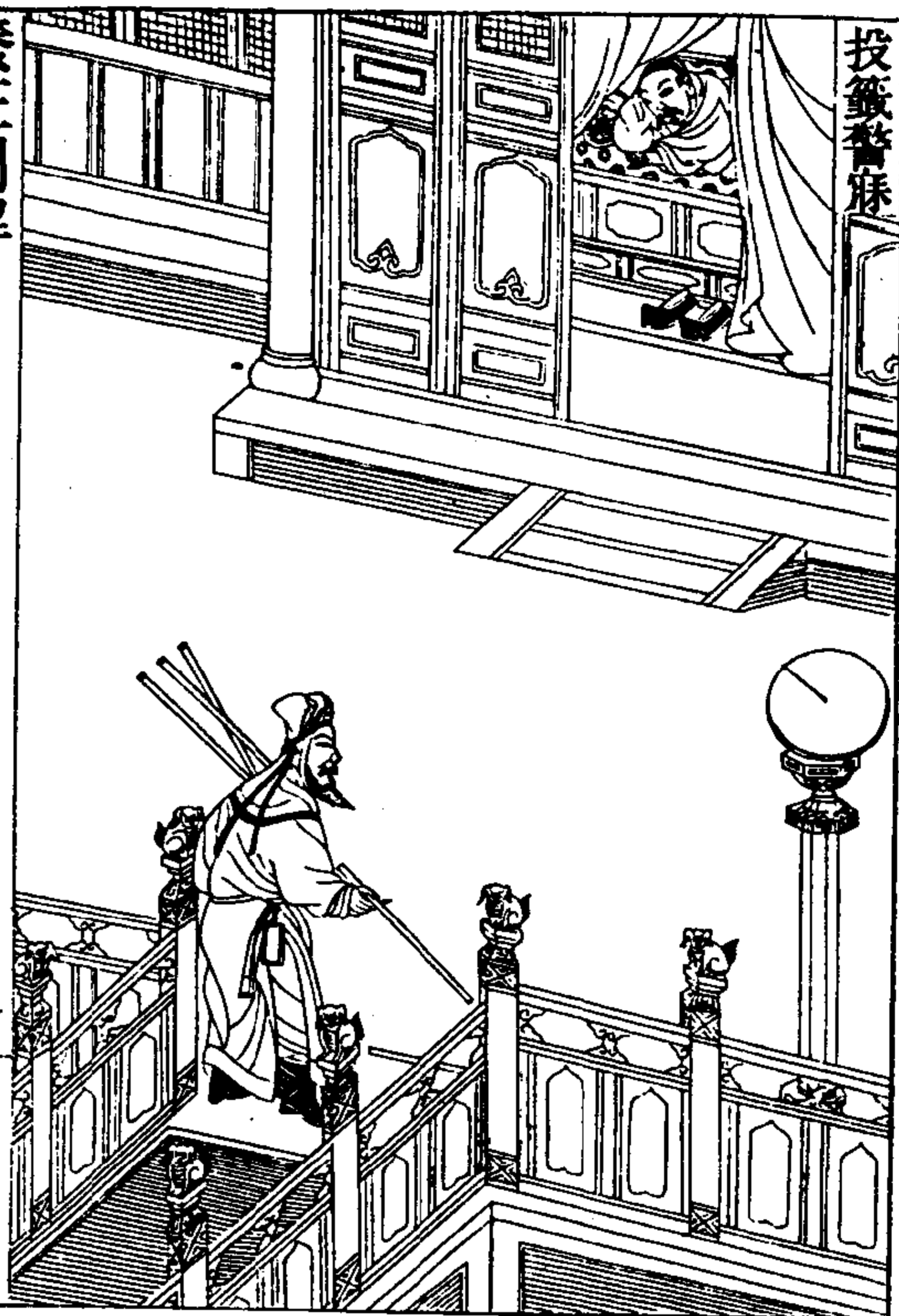
養正圖解

稼穡之艱難小民之命脈無逸一書拳拳言之正合此意後世有閔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言人藉農以養不可不知農之勞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言農夫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皇皇然救急不暇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言貴臣富室剝民自奉筵張綺羅侈靡極矣乃又席寵負勢愈為民病民不堪命日致逃亡人君洞照此苦能無隱痛於心乎此小詩常常諷誦當思農夫耕田百畝粟入幾何

養正圖解

全

輸租幾何糞工幾何徭役幾何除租官稅徭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而貪暴之吏又從而剝削之下情隔遠不得上達自非留心民瘼萬方體察安能使之得其所哉我聖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為圖以示子孫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見之知王業艱難也煌煌聖言可為深念



養正圖解

全

陳文帝起自布衣妙識真偽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
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
投籤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陳文帝名蒨刺閨是夜閉門閉傳令穿隙中以出也
雞人是報曉者籤是更籌史記文帝起自布衣知百
姓每的疾苦妙識人之真偽下人奸弊一無所容每
夜令刺閨取外面事來分判者前後接續雞人伺漏
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欲其鎗然有聲
說我雖熟睡亦使驚覺其自強苦如此大抵天下事
物未有人而不壞者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

動也未俗之做樂晏安而憚興作習委靡而忘振起
如文帝所為可謂能自克矣但臣任事君任人自有
體要在焉書云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
哉此人君之體也故善治之主未嘗一日不用人又
未嘗不晝夜而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今果興乎
前日去某害今果去乎利當興而未興害當去而未
去或法制有未善乎或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
行乎及利已興害已去矣又曰果能久而不變乎故
曰屢省者言其不一而足也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
省之明日又省之雖不至侵臣下之職而綜覈駕馭

養正圖解

全

操柄在我豈容怠荒苟一或少惰其權一去將至不
可復收甚可懼也我聖祖嘗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
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
勤惕自勉未且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
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
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
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此萬世所當法也

弓矢喻政



養正圖解

全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知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蓋木心不正脈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矢猶失之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蕭瑀是唐朝大臣太宗嘗語之曰我自少好弓矢自說其好處無有不知近日得弓十數以為良弓及示作弓者乃說此非良材蓋弓以木為之木心不正其脈理也都不正縱是剛勁有力遺箭必不能直朕聞

養正圖解

其言乃知非真良弓也朕定天下全賴著弧矢用過了許多猶有差失况得天下日淺其見為治之理非如見弓矢之多也豈能無失因此令京官五品以上者每夜更番入直中書省時賜坐詢訪外事凡百姓利害政事得失皆使之直言無隱蓋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太宗開創之主備知世事而猶亟於咨訪其賢明為後世最宜哉君子曰天子處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櫺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信然哉信然哉

養正圖解

全

開館親賢



養正圖解

全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
 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
 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
 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推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四部書是經史子集四類唐太宗見得帝王修身治
 天下的道理無一件不載於書乃於弘文殿中聚集
 四部書約有二十餘萬卷以備觀覽因開館於殿傍
 名爲弘文館妙選天下文學之士使居其中選得記
 室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給事中歐陽詢參軍蔡
 允恭著作郎蕭德言六人皆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

養正圖解

全

使之輪日直宿每朝畢遇有閒隙時卽引諸學士入
 至內殿將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載在經籍者一一講
 論務考究其成法朝廷見行的政事有疑難不決者
 件件商推務參酌以時宜常至夜分方纔停止不以
 爲勞其延訪之勤如此昔李淑爲侍讀言於仁宗曰
 觀唐室召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
 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此言甚得設官講
 讀之意若但如前人所譏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彌歷
 歲月所益幾何况後世事務當詢者眾如將領之人
 畏敵而不畏法司牧之官顧家而不顧民言事者知
 黨與而不知朝廷當權者好諛佞而不好正直澆風
 敝政未易悉數若徒上下循默不求省改其害將有
 不知所終者然則稍法唐人之所爲夜引儒臣分番
 直宿或以日閒已講讀而意所未論者再使詳解細
 說或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明白啟導
 或萬幾之暇有疑貳不決者就事咨詢使之開陳獻
 納因以明習國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
 漸似亦治世之所當急也

習射殿廷



養正圖解

全

上引諸衛將卒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故寇來莫能禦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太宗當武德時天下已平兵革不用猶引諸宿衛將士告諭之說夷狄侵盜中國自古為然不足為患所患者只在邊境稍寧為君的恃其治安專務逸遊忘卻戰伐之事不復隄備一旦虜寇乘閒而來卻措手

養正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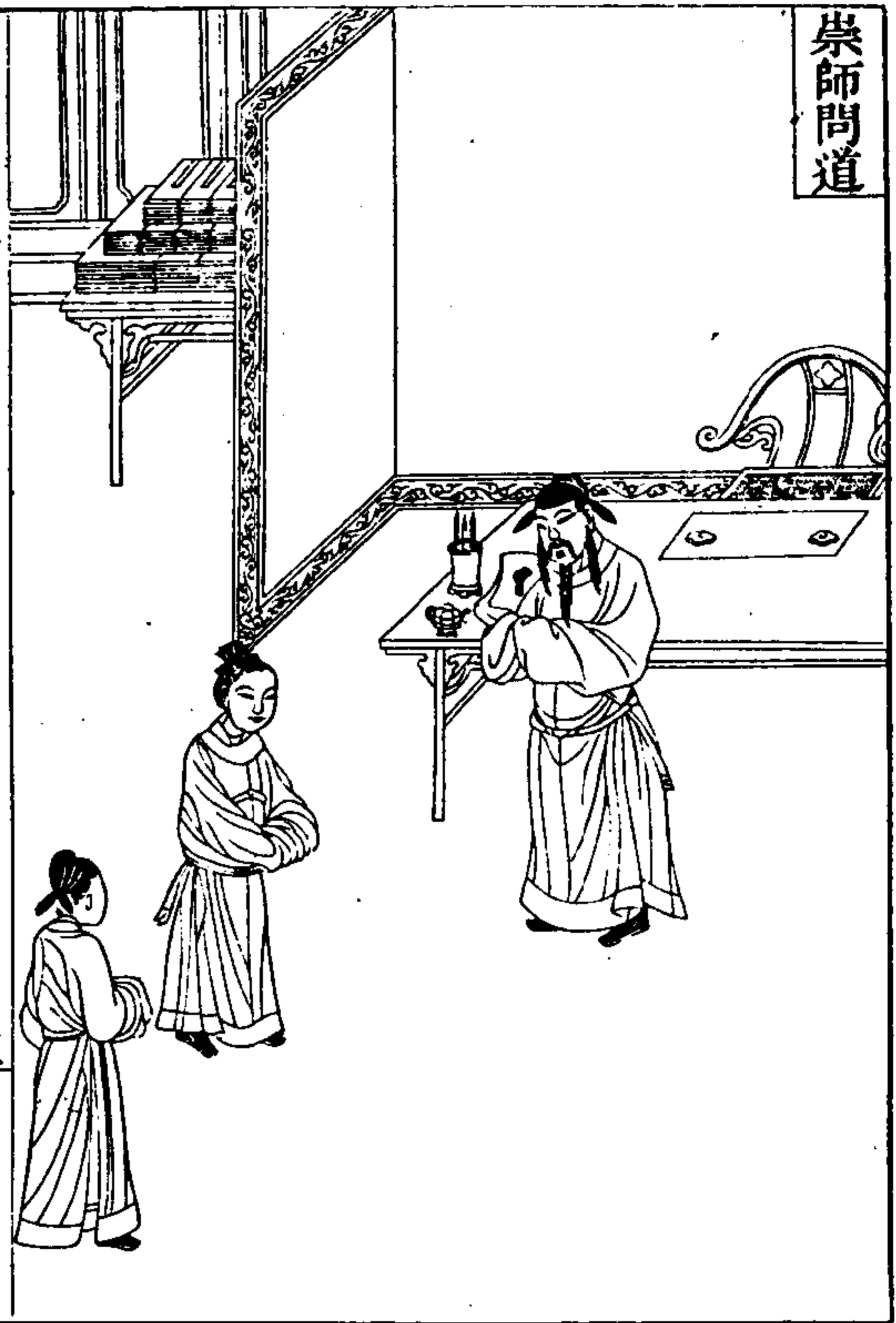
不及無以禦之深足為患今海內寧靖朕不用汝輩之力穿池築苑以供役使專教汝輩演習弓矢平居閒暇無事則操練教習為汝之師萬一突厥入寇則統領出征為汝之將庶乎有備無患中國之民可以稍安於是每日引領衛士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之前太宗親臨比試有中箭多者即便賞以弓矢刀劍帛等物其所部將帥亦考列上等論功優處由是將士都人人感激思自奮勵不出數年武藝精熟意氣敢勇盡為銳卒皆太宗教訓鼓舞之功也夫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師當時亦多諫之但天下

養正圖解

全

雖安忘戰則危人君之於武事有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惟在人主善法之不至於忘備又不至於失體斯善矣

崇師問道



養正圖解

矣

魏王泰師事王珪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太宗聞之喜曰兒可以無過矣

魏王泰唐太宗子封魏王名泰太宗命泰以師禮事王珪見珪則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泰問何以為忠孝珪說陛下是王之君事之當思盡忠陛下是王之父事之當思盡孝這忠孝二字立身成名皆在於此不可不勉也王說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日用之

閒所當習者何事珪說漢事有東平王名蒼者嘗說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則所習者正矣太宗聞珪之言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夫人主君道也父道也太子諸王子道也臣道也臣事君以忠子事親以孝忠者不徒承顏順志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欺而後可以言忠孝者不徒問安視膳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忘而後可以言孝忠孝皆人性之所不容己者為人臣子者亦全其所不容己者而已為善是所為順天理合人心即忠孝之類皆是蓋人性本善惟習乃有不善故日用之閒所為者善則此心自是快活若所為不

養正圖解

矣

善此心終是不快活何也為善則順其性為不善則逆其性故也人能順其性之本善而勿雜于習之不善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無入而不自得何樂如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及言性所以善處只是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古今大聖人而其道不出於孩提之真性學者於此知皆擴而充之雖為聖人無難豈止寡過而已哉

上書減膳



養正圖解

全

乾封初孝敬在東駕稀見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其膳上啓曰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上妙簡英俊使佐殿下成就盛德近者談議不接謁見尙稀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於是太子答書備極嘉歎文偉以此益知名其年右史闕上曰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此直臣也遂以授之

養正圖解

乾封唐高宗年號孝敬太子名弘邢文偉爲典膳丞是掌宮闈中膳羞之官文偉以孝敬接見宮寮稀簡遂減去膳羞不進因上啓曰太子既加冠免於保傅之嚴年已長矣然必有史以司過有過則書之有宰以司膳有過則減之不書過不減膳皆不得其職當以死爭也上選用英才欲輔佐殿下以成其德今與宮臣言談不接相見稀少每日三朝天子之後但與內臣相處何由發揮聖智之資使進於濬哲文明之地乎史以書過今雖無之爲宰者當減膳以示警戒所以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孝敬原是賢而好學者一

養正圖解

全

聞其言深歎美之作書相答極其委曲今載唐書中是年右史缺人高宗語近臣曰文偉以吾兒讀書稍怠不肯與肉此正直之人也遂超用爲右史夫典膳一小臣耳乃能抗言舉職如此然而孝敬之受言高宗之獎直尤爲勝事一事中三善具焉皆可法也

四〇七

觀圖自警



養正圖解

充

宋璟手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為古人至言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以來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

無逸周書中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是論小民稼穡之艱難憂勤王業之先務的說話宋璟手寫此篇以進玄宗嘉之置於內殿要常覽觀於目儆省於心熟讀久之至於成誦歎息稱美說是古人極好的言語此時勵精圖治於賢才則任之有嗜慾則戒之朝夕孜孜如恐不及迨開元以後無逸圖朽暗遂以山水圖易之警戒之意荒而逸樂之心作治遂不能保矣

蓋人主能無逸則治好逸樂則亂玄宗一身而開元天寶之治亂若相反然在能儆戒與不能儆戒而已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芽壅蔽之端倪姦邪之罅隙皆自逸而生人主能無逸矣而又不繼以逸根於至誠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何行而不至何為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久而不變惟艱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治者其以玄宗為殷鑒哉

養正圖解

一百

煮藥然鬚



養正圖解

頁

上素友愛卽位時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
 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
 煮藥回甕吹火誤蒸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
 此藥愈鬚何足惜

幄是帷幕回甕是旋風蒸是燒玄宗平日與眾兄弟
 極相友愛及卽大位也不改變時製爲長枕大被與
 眾兄弟一處宿歇又於便殿中安設五箇幄次與兄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從兄幽王守
 禮居處其閒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就叫做五王帳一
 日薛王業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偶被旋風吹起

養正圖解

藥爐中火誤燒着玄宗的鬚左右驚慌撲救玄宗說
 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鬚雖焚何足愛惜
 其友愛懇切如此夫兄弟至親本同一氣然常情多
 以其勢分之逼生猜忌之心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一憂一喜莫不與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愛亦
 近世所難得矣考之唐史敘長枕大被繼以睿宗聞
 知喜甚則玄宗不獨全兄弟之愛亦以順父母之心
 也被以兄弟相殘貽憂父母而禍延國家如晉隋之
 世者獨何心哉

養正圖解

頁

四〇九

克己任賢



養正圖解

一頁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
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
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
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
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
稷耳非為身也

韓休是唐玄宗時宰相為人峭直未嘗阿意以求榮
利人都敬重他玄宗有時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或
舉動稍有過差輒問左右說韓休曾知道否恰纔說
了他的諫疏已到御前其忠直為人主所敬憚如此

玄宗一日臨鏡照見貌瘦默然不樂左右便逢迎說
自韓休為相凡事違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
不逐去他以自快樂玄宗說韓休乃賢相每事規正
我我得他為輔百姓都陰受其福我貌雖瘦天下必
肥豈可愛一身而忘天下他與蕭嵩共事嵩每奏事
常順我的意旨委曲承奉我心非不喜及退而思省
這等行去甚有害於百姓自覺終夜睡不安韓休每
奏事有不可卻極力諫諍不肯順從我心雖不喜及
退而思省這等行去甚有益於百姓自覺終夜睡得
安可見韓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韓休以為社稷非為

養正圖解

一頁

一身也玄宗之言亦能知所重矣大抵人主操用人
之柄諂諛巧佞伺便而投機毀譽愛憎窺隙而雜進
自非以正自持鮮有不為所惑者玄宗能克己以用
韓休遂成開元之治後縱慾而用李林甫即致天寶
之亂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亂相反人心之難保
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獎勵循良



養正圖解

真

立宗深於治道常自擇刺史賜詩以行一日至宋州宴
從臣于樓上刺史寇泚與焉上謂張說日向屢遣使臣
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
言王丘崔沔裴耀卿良吏皆遷其官以寇泚不借譽於
左右舉酒賜之

刺史是一州父母如今之知府一般張說是立宗之
相使臣分巡諸道即今之巡按御史立宗知郡守縣
令關繫民生最切而縣令又統於刺史恐其非人害
治嘗自擇之及得其人親作詩以寵其行欲其為我
愛養百姓故優禮之也一日到宋州於樓上宴侍從

養正圖解

諸臣以刺史寇泚為好官也令他與宴因說我累遣
使臣分行天下欲察守令之善惡以備黜陟今親過
諸州乃知使臣復奏多非其實悅己者雖殃民以為
賢忤己者雖愛民以為不肖顛倒黑白貽害萬民真
有負於朝廷委任之意者也此時親見王丘崔沔裴
耀卿為循良之吏皆陞其官以旌異之又以寇泚實
心愛民不結納左右以求名譽自舉酒以賜之立宗
鼓舞激勸諸守令如此非深知治道者能之乎看來
巡察與刺史縣令這樣官最重巡察選用得其人則
一省之官難於行私刺史縣令選用得其人則一郡

養正圖解

真

之民易於受福天下如何不太平後因崇重京官把
府縣看得太輕以此牽制於上官不得展布又京官
不稱職方調補外任夫州縣比京官更難彼不稱京
職如何能治其民至邊方遠僻處更當得人卻只以
庸才雜流充之而已設官分職本以為民而於親民
之官自輕忽之如此彼安肯盡心安肯自重故遷延
歲月以苟升斗之祿或恣肆貪漁以充谿壑之欲而
巡察者又不能秉公舉劾激厲其心民幾何而不被
其害哉故加意守令為治道之要而加意覺察使者
又澄清守令之要不可不知也

四一一

樂受格言



養正圖解

夏

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藝祖召見便殿時年七十餘矣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處士是隱居有道士宋藝祖開寶春徵聘河南處士王昭素為國子監博士昭素為人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一時學者多師尊之藝祖聞其名召見便殿此時昭素年已七十餘歲矣藝祖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如寡欲蓋民為邦本治天下者必輕徭薄賦布德施惠使百姓每安樂則本固邦寧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

如愛民也欲為身害養身者必愛養精神凡一切傷生伐性之事絕而不為則身體彊健而受命延長故養生莫如寡欲也藝祖愛他言簡而理切因寫在屏風與几案上時時觀覽以自警省然寡欲愛民固皆切要之言而寡欲一言又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情聲色或廣求珍玩或妄徵邊功或馳騁遊幸此等欲心一動則奸諛之徒必巧為進奉閭閻之下必重困誅求終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雖君身且有不可保者以此知寡欲乃可以愛民而愛百姓者實所以自愛也

養正圖解

頁

散遣宮人



養正圖解

一覽

開寶五年春大雨河決帝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告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

開寶是宋太祖年號五年春大雨河決帝既信宿焚香上禱於天又與宰相說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心勞思恐掖庭之中幽閉者衆昨令人籍記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告他願歸家者具以實情來告共得百名俱厚賜遣之普等聞之皆稱萬歲宋祖祈天願以己身為民請命而放遣宮人一節尤為盛德蓋古

養正圖解

者後宮雖不乏人然不過令足供侍御而已後世乃博選良家廣求美麗掖庭永巷動以千數有頻年望幸而不得見者夫男室女家天地大義乃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陰陽否隔上干和氣災異之感此為尤甚昔唐太宗放宮女三千人後世以為美談宋祖後宮僅三百有餘已為稀少乃復放遣百人非仁心為質者孰能如此哉史稱其以忠厚立國又稱其家法遠過漢唐不虛也

養正圖解

一覽

四一三

遵守舊章



養正圖解

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趙普是宋朝開國的賢相他為相時於廳之屏後置二大甕凡臣民有條陳興利除害的章疏一切不看卻投入甕內待滿了即於往來通衢焚之欲眾人見了不復以無益之言進也後來李沆為相亦守此意他說吾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持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御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千古名言也蓋祖宗創業者情物理險阻艱難無不備知故其講求經畫至精至

當豈可復加為君相者只當講明成法守而勿失便可常保太平若輕聽人言紛紛更改則變動舊章百弊叢起利未及見而害已先之竟何益哉近日祖制漸湮修明振舉全無其人只是無益之言連篇累牘朝進一說而暮即更之暮進一說而朝又更之言者不必可行行者不必有實吏民奔走紛紜無時休息致使詔旨不信人生玩忽其為治道之害豈小小哉太祖高皇帝定令凡變亂祖宗成法者罪在不赦今當申明此罰務守憲典不妄紛更豈惟得二賢相之意而清淨寧一之風亦可復觀矣

養正圖解

臺

論字知非



養正圖解

臺

仁宗在東朝時張士遜為諭德一日中書見王旦盛稱太子學書有法且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太子不待應選舉豈必工書於是士遜日規以善道

仁宗在東朝當時有張士遜者為諭德之官一日到中書省見宰相王旦極稱太子學書有法度且謂之曰汝官為諭德須以德義諭教之方為稱職若但以學字為美豈汝當為職業止於此耶况太子非如士人應舉亦何必工書法也士遜聞且言乃悚然知其失職於是日以古之善道進規於上其後仁宗德業大成卒為宋之令主固士遜輔養之功亦王旦提醒

養正圖解

之力也大抵人主之情莫不有好其好聲色貨利足以戕生伐性貽害生民不必言矣至於讀書作字已是美事然梁朝蕭繹讀書萬卷晝夜為常略無休已宋文帝字法之美自謂不減子敬勝於羊欣皆無益於生民無補於治道由其不能以古道修身治國而徒役於伎藝之末又何益哉王旦之言可謂識大體者務學者聞之必知所重焉可也

養正圖解

臺

常讀論語



養正圖解

稟

李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李沆是宋時賢相他暇時常讀論語或問論語乃淺近之書看他何故李沆對說我居宰相之職當使朝廷政事件件修舉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後為稱職且如論語中有兩句說道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今朝廷之上冗費尙多財用缺乏是我不能節用也閭閻之間差賦繁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愛人也一切不時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時也只這兩句書我尙不能行何況其他可見聖人

之言看著容易做著實難終身誦法之可也豈可忽哉沆言如此真可謂能讀書者矣史稱其內行修謹少有過失為相守祖宗法度識國家大體皆自善學中來也前此趙普嘗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古人讀一句書便行一句其得力乃爾後世乃有終日讀書不知一言之可用則與不讀何異此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耳何足道哉

養正圖解

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焚香告天



養正圖解

三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御史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告於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元豐初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作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趙抃宋賢相至和年間先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當時號他做鐵面御史言其不可犯也及任成都日隨身止有一琴一鶴並無他物其清高如此他一生白日所做的事每夜必整衣冠露香上告於天言我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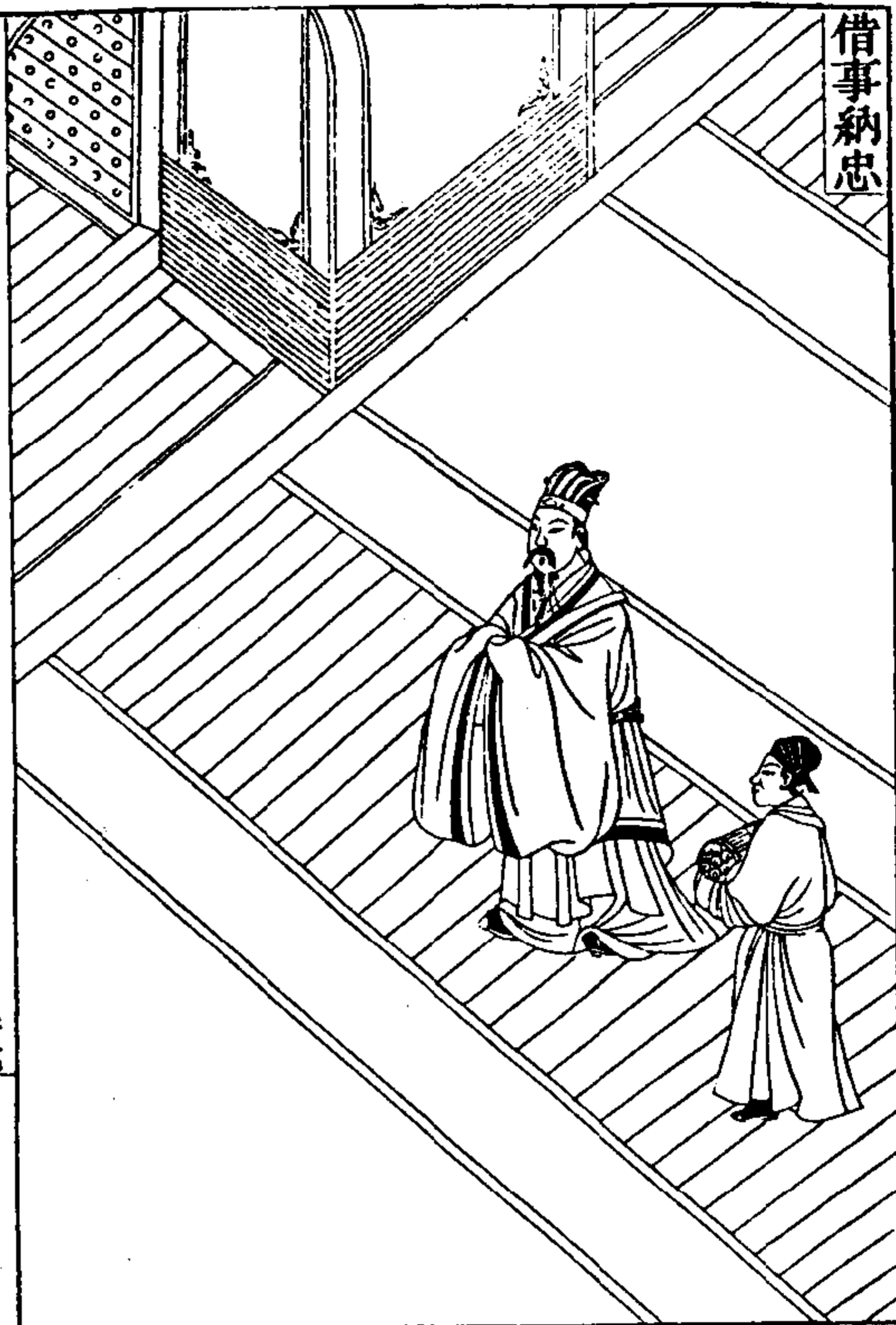
養正圖解

日行某事行某事若不可告天者必不敢為蓋上天神明若非心安理順如何對得他過古人說凡不可與父兄師友言者不可行也不可與父兄師友行者不可言也閱道於不可告天者即不敢為其檢身更加嚴切矣歸田賦詩清夜安眠白晝閒蓋庶幾心逸日休之妙者公晚年退居高齋潛心性命之學深有悟入自稱高齋居士云

養正圖解

三

借事納忠



養正圖解

夏

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摹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

曾字孝先青州人宋初廷對第一史稱曾端厚寡言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天聖初年謂上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因擇取古聖賢事蹟可為法誠者六十條繪為畫圖以獻仁宗嘉納既降詔褒美復刻板頒賜近臣每日令禁中進二十事以備覽蓋深鑒曾之忠言有益於身心有資於治理故拳拳如此大抵古之為學有錄有圖索象於圖得前代

成敗之形而觀者鑒焉索理於錄得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拱揖令王即為吾師範顧瞻遺訓即為吾箴規周覽翺翔一息千載其視無所用心與用心無益者萬萬不侔也觀曾酌古準時摛詞命筆惟恐言語之不能感通世道之不如堯舜一段苦心尤有楮墨不能窮丹青不能肖者嗚呼志士懷忠古今一揆伏冀睿哲少留意焉而無弁髦其言不任幸甚

養正圖解

夏

御製養正圖讚

寢門視膳

稽古文王允稱達孝日三問安萬世垂教出於自然聲音笑貌子職勤思竭誠仿倣

膳斥鮑魚

賢傅輔儲起居同處鮑魚異常勿令登俎小節不踰大德就緒匡正自童聖功無阻

振貸貧民

聞善卽行抒於誠惻民足國安上盈下損發政施仁必先立本天下平均思深慮遠

御製養正圖讚

丹書受戒

齋戒三日面述丹書敬畏邦固怠忽國除公義永守私欲全祛萬古君鑑景仰殷予

聽朝四輔

四聖輔主周室日興成王中立道充弼承磨礪漸染從善服膺進賢遠佞惕若繼繩

桐葉封虞

削桐爲珪手授少弟史佚命封唐侯卜世君無戲言絲綸所繫聞善必從允稱哲睿

亟用賢人

有爲之主見與眾殊得賢亟用卓識不拘舉火授爵心悅誠輸略小取大進善良謨

戒君節飲

上下聯情酒以成禮火繼樂酣留連失體卜夜力辭言有根柢觀國嘉賓八世大啓

善言格天

君與臣民原同一體何忍移災願以身俟片言感通三舍退徒實政應天咎徵自弭

自結履繫

履解自結不敢慢人愛敬國士勉勵庶臣言雖近譎智

御製養正圖讚

罕等倫終成霸業周室懿親

夫婦如賓

夫耨婦饁相待如賓敬爲德聚德以治民閑邪守禮存誠體仁王化之始慎獨明倫

託相獻規

觀友知君方以類聚進賢信邪吉凶自取政順國安誠求良輔善相獻言宜循法矩

廷理執法

法嚴國強豈阿貴近有犯必懲紀綱不紊戮御斬斬太子懷愠避舍知愆善承父訓

仁言動眾

策騎巡軍一言眾感如挾纊温寒威頓斂共苦同甘披
肝瀝膽恩信咸孚皆成勇敢

因樂求賢

升臺望遠其樂甚微求賢輔翼充實光輝德義篤好圖
治庶幾繼文復霸從善不違

得賢弭盜

善者日親不善自遠位授上卿盜賊皆避舉賢去邪為
政大本勿貳勿疑盡抒忠悃

敬器示戒

御製養正圖讚

三

古聖垂訓理足義深周廟敬器觸目警心虛傾滿覆中
正咸臨能損斯益法言永欽

金人示戒

銘背金人慎言大旨勿逞狂談妄肆譽毀言必有中去聲
辭寡意美若盡三緘失之遠矣

賤貨尊賢

鳴玉賓筵白珩言昧簡子失辭王孫善對玩好細微奚
足珍愛所寶惟賢聖經記載

泣思直臣

泣憶敢言飲酒不樂緘嘿日衰誠求審諤聞過必更豁

達大略納諫力行德業淵博

詢求政術

政術有三忠信勇敢事君無欺施令知感去邪不疑勿
為搖撼治理可希善言曠覽

誅絕佞人

信用佞人六年之久未進賢良黜善增咎投畀洪波揚
清洗醜除惡毅然識高立剖

咨訪相材

君子小人各有類聚欲用相臣視其所舉文侯咨詢李
克善語賢否判然治功循序

御製養正圖讚

四

式閭禮士

車過門閭伏軾起敬義富德光隱居知命致祿時詢好
忠好正能退秦兵禮賢息競

政術諭下

政有三要全功成名親賢布義實踐躬行手辨尤切由
晦而明綜核諳練治道日精

雨不失期

適野乘驄親傳罷獵因雨失期中心未愜不耽晏安下
情上接守信無欺民和政協

旌賢去姦

聽言觀行信而有徵虛美無據實政堪稱封賢烹佞法
肅國興忠邪足證毀譽難憑

傲袴待功

國君笑嘖不可不慎賞僭忘恩眾玩失信重施勸勞人
咸奮進傲袴酬功語殊鄙悖

井窺示警

誇譽貌揚窺井實醜宜聽正言勿惑佞口遠屏阿諛登
進益友以古鑑今淵衷虛受

教子務學

馬上創基修文圖治能慕真儒允稱上智教子親賢務
御製養正圖讚

學博識六經心殫四表光被

條陳故事

故事宜循先哲樹建率由力行監于成憲妄用更張益
生枝蔓魏相敷陳守基要論

嘉獎勤學

勤學髫年文辭法律加冠遣歸長仍放佚入繼漢基舊
章咸失慎簡元良循名責實

下車問疾

選擇宿儒授經及早辨論精腴日夕研討問疾下車尊
師重道知本信賢基業永保

遣使質疑

包咸傳儲夙有令聞顯宗敬恭勤學好問遣使詢咨賜
珍逾分莅政不疑獲于古訓

愛惜郎官

館陶乞恩明帝守義一官未俞萬錢立賜不可假人唯
名與器爵濫民殃政亡國棄

託物喻政

太守求賢躬逢奇遇拔薤捧孟抱兒當戶叶開門恤孤
清心去蠹奚用煩言妙喻善悟

禮聘遺賢

御製養正圖讚

元纁束帛禮聘樊英降殿設席致敬盡誠延問得失備
極恩榮未聞實政徒受虛名

師事名賢

求師林宗辭簡理足朝夕觀摩親承啓沃素絲近朱光
輝朗燭穎異不羣見超流俗

教子讀書

小善必為小惡勿作漢書勤探研鍊法略命學申韓難
救孱弱終於淪亡鄙哉安樂

傷指自悲

八齡知書挑菜傷指豈痛而悲別有意旨身體受親不

敢稍毀稟賦聰明達孝之始

運甕習勞

朝暮運甕自傲怠荒習勞身健視為故常安逸則弱磨鍊日強法天行健無逸不遑

不賣的盧

相馬經傳的盧妨主賣去雖欣買者太苦移禍於人奚如自取哲士立心擇仁師古

觀穫進規

觀穫云快至此力殫三時耕耨農事艱難克念胼胝毋耽晏安知依無逸邇治大端

御製養正圖讚

七

投籤警寐

創業知艱曷敢自滿投籤警眠席不暇煖興由力勤敗因疎懶屢省乃成切戒怠緩

弓矢喻政

彎弧多年未知原委物尙如斯况於治理一人萬幾豈可自恃兼聽並觀盡善盡美

開館親賢

開館弘文聚書萬卷延納六賢講論墳典稽古居今責難陳善治道日隆史冊光顯

習射殿廷

海宇承平恐生怠玩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習射於廷精勤勇幹禦侮干城邦家屏翰

崇師問道

魏王拜師首問忠孝立身成名性功至教為善存心東平宜效事親事君咸得其要

上書減膳

太子內居宮臣稀見文偉直言書過減膳示警不阿省愆嘉歎好學尊賢基於弱冠

觀圖自警

屏書無逸朝夕心模漸忘警戒山水代圖心既怠惰圖御製養正圖讚

八

亦荒蕪慎終如始為政善謨

煮藥然鬢

五王同居素敦友愛煎藥得痊然鬢何礙手足義深見理不昧親親意誠史書詳載

克己任賢

用蕭順旨相韓知非臨鏡不樂逢迎肆誹克己信直貌瘦國肥始勤終怠幸蜀無依

獎勸循良

念切民生自擇刺史遣使分巡肆為譽毀登樓賜卮衰獎寇泚得賢治成深知道揆

樂受格言

徵聘處士兩言敷陳治世大要首先愛民健行不息寡
欲養身書屏時覽辭簡理純

散遣宮人

因災省愆宏仁雅量徧籍後宮百人遣放宜室宜家全
消怨曠和氣致祥羣生咸暢

遵守舊章

置襄投書滿卽焚棄成法講求舊章不易無稽之言何
益政治忠告恐渥義未詳備

論字知非

御製養正圖讚

九

諭德輔儲善道宜述書法雖佳六藝之一旦言知先緝
熙宥密基命東朝慎選良弼

常讀論語

賢相讀書論語探討節用愛人心存懷保未能躬行時
習悟道先聖格言豈尙華藻

焚香告天

鐵面立朝糾彈曲枉出任成都琴鶴偕往拜告穹蒼昭
明在上理順心安不愧俯仰

借事納忠

聖賢法誠具在經書繪圖進獻益聞嘉謨準時酌古善

行廣敷養正邳治勉守德隅

御製養正圖讚

十

御題養正圖詩

寢門視膳

寢門日三朝問安承色笑失常心誠憂膳徹詢所樂允
哉風人頌為子止於孝

膳斥鮑魚

教子乃稱慈莫要於擇師公望徹膊關云非禮所宜助
教屏邪蒿依然直道遺

振貸貧民

富民信善言發倉不宿善如傷本夙衷豈待溝壑轉高
山切景仰疊疊中心勉

御題養正圖詩

丹書受戒

顛項道匪遙端冕丹書勘敬義及怠欲所爭勝一念詎
惟誠寧王萬古垂君鑑

臨朝四輔

道充與弼丞環立咸惟聖得一已為艱求四其奚稱能
不聽朝乎蒿目惕以敬

桐葉封虞

桐圭命擇日史佚箴戲言盡美未盡善宗元有讜論所
嘉在從諫其事可兩存

自結履繫

繫解因自結於士信愛敬豈無僕隸人足以供使令宣
尼亦有言文譎而不正

亟用賢人

炳火爵衛客舉之牛口下固宜羣臣爭孰非入朝者不
以小亡大卓論千秋寡

戒君節飲

飲君致君樂籩豆能無亂卜晝未卜夜不過能救半傳
稱兼仁義阿好乃過贊

善言格天

移相及民歲孤立將焉託載拜賀善言天高聽早諾三
御題養正圖詩

舍廿一歲或亦失穿鑿

夫婦如賓

躬耕妻饁餉相敬如大賓日季因識缺薦賢掌下軍燕
好慎動靜鼎來還誠君

託相獻規

善相善觀友吉惟自取耳荆君悟其言虛懷收俊士魁
顏笑蔡澤唐舉真小矣

廷理執法

茅門擬應臯入者必下車廷理雖執法御者誠何辜蹂
躪至戮人荆刑亦甚乎

仁言動眾

巡軍慰勞寒士如挾纊暖行師固尚義濟仁用眾本舍
鞭語子革相去豈不遠

因樂求賢

臨觀非德義其樂未為廣勸善以戒惡輔導資忠讜晉
侯誠渴賢司馬應上賞

得賢弭盜

士會實晉彥黻冕登廊廟進善不善遠秦乃藪晉盜武
仲對季孫亦稱知政要

欵器示戒

御題養正圖詩

三

周廟右座器非尊亦非爵宣尼闡明訓義富其言約惡
平有滿不覆稟乎御朽索

金人示戒

廟階立金人緘口銘其背言鄙中事情如臨師保誨於
恆尚慎茲矧其為綸綍

賤貨尊賢

崇堂列賓筵鳴玉白珩訊譁囂非楚寶英賢斯登進王
孫誠善答簡子乃失問

泣思直臣

層臺俯洪波酣飲樂乃泣舍死無誇誇紂亡在默默邑

君尚憶忠天王可遠直

詢求政術

蹇老箴安于忠信及敢矣心緩宜佩茲此物此志耳用
是治晉陽推行耀惇史

誅絕佞人

逢君善順承進過巧無比六年不為慙曾未進一士樂
激信佞人致之者簡子

咨訪相材

枚卜問里克克曰觀所進商賢端不肖成因佩相印課
臣在尚賢國治天助順

御題養正圖詩

四

式閭禮士

式車過段閭尚德乃下已欲相干木辭致祿國人喜禮
賢非務名秦兵還為止

政術諭下

之任示三端要在手親辨誰非入晦者久乃愈明顯治
鄰人不欺文侯教實善

雨不失期

飲樂天復雨宜止乃命駕期獵往罷之皮冠招豈詐綸
綍慎所出令名繼五霸

旌賢去姦

委政國未治寧無蔽下情毀譽防左右實跡使按行烹
阿封卽墨齊威信英明

敝袴待功

敝袴命藏之云待有功贈雖多渴賞人聞之更誰應嘖
笑固宜慎袴賞陋且佞

井窺示警

聽行貌雖醜侍者阿姣麗說鏡而惡士明己不知類鄒
忌曾發端同歸此一致

教子務學

隆準起山東得之以鞍馬省書知大意非務章句也誰
御題養正圖詩

五

云不喜儒乃慕真儒者

條陳故事

弱翁相孝宣條奏廿三事意不在紛更謂古今異制勸
重農圖備更爲識要義

嘉獎勤學

定陶初好學習法律文辭加服遣之國旌勸傳一時入
繼政乃亂虛名害可思

下車問疾

十歲通春秋啓迪誠善矣家居屬有疾擁經而前視永
平有實政重道復如是

遣使質疑

魯論傳細君授帝承寵遇遣使常質疑研精窮理趣面
咨乃未傳或亦同溫樹

愛惜郎官

賜錢惜郎官不俞館陶求百里苟非人民將罹困憂恩
義兩無害顯宗策允周

託物喻政

抱兒獻水薤意各有所喻恤孤清擊強仲遠實善悟消
于說鄒忌疑言導先路

禮聘遺賢

御題養正圖詩

六

束帛聘南陽降殿問失得爾時政多疵未聞匡濟策白
駒固休風虛名亦奚益

師事名賢

林宗告童子當精義講書照對人師難如絲附藍朱躬
行勝佔畢識超成人殊

教子讀書

教子讀諸書純駁似相閒迪德在救失固亦有所見手
澤依然存終焉竟亡漢

傷指自悲

宣子甫十齡傷指改容悲毀傷卽不孝誠非爲痛啼忘

身及親者可以翻然思

運甓習勞

朝暮運百甓習勞歷厥躬臺不遑暇逸詎學清談崇昭烈歎髀肉有志後先同

不賣的盧

相馬語誠信賣之禍延人叔敖有芳蹤毋寧害己身顯達埒王公乃惡元規塵

觀穫進規

觀刈固甚快速刈則甚勞胼胝歷三時錢鏹始一朝實言寧為謹何致握手蕭

御題養正圖詩

七

投籤警寐

布衣據江左人情悉賢奸猶自勤庶政投籤警夜眠開創率無逸守成鮮知艱

弓矢喻政

弧矢少所御尙未盡其妙况乎治理微更宿因頒詔文皇善絜矩萬古垂政要

闕館親賢

弘文聚四部時彥引六人不惟研經史政務兼諮詢固宜貞觀治幾與成康臻

習射殿廷

撥反時已平暇猶引衛士云不以穿池為師教弓矢納諫帝所長詰戎又如此

崇師問道

聞之古人言忠孝非二事珪以對魏王可謂知要義所習在為善此物猶此志

上書減膳

虧膳盡宰職申減據戴禮引過致答謝孝敬固賢矣三復黃臺瓜高宗昏無比

觀圖自警

出入省無逸開元治臻泰天寶相李楊乃以山水代有御題養正圖詩

八

初鮮克終萬古垂明戒

煮藥然鬚

薛王屬有疾煮藥然帝鬚病痊鬚何惜史傳頌友于友于貴中庸僕寺豈一無

克己任賢

攬鏡忽不樂殊瘦因相休貌瘦天下肥乃為社稷謀敬肆一念閒播越亦已求

獎勵循良

元宗初勤政每自擇刺史宋州宴從臣舉酒裒寇泚惟良二千石課吏宣同揆

樂受格言

養身惟寡欲治世務愛民內聖與外王言實而弗文藝
祖書之屏可謂善尊聞

散遣宮人

唐宗放三千宋祖惟一
百數匪減前人三百守宮掖怨
曠內外鮮善政光史策

遵守舊章

屏後二大甕以置投文簡滿即焚之
衛相業普亦顯固
云慎無稽得毋失從善

論字知非

御題養正圖詩

九

諭德諭以德顧名當思義所繫在宗社詎必工文字子
明信良規士遜能觸類

常讀論語

報罷讀論語普沆先後同可謂識大體更張非所工水
早日疏陳太初尤醇忠

焚香告天

避驄權倖凜知蜀琴鶴友每夜露香告得會同者否不
可對人言君實未嘗有

借事納忠

孝先銓錄古弱侯此津逮納忠如一轍詎在丹青綴可

以鑑千秋躬行慎自勵

御題養正圖詩

十

龍谿王先生集抄序

溫陵李贄曰龍谿王先生集其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

序

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序

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為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州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為鄉

序

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為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龜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

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表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嘆必先後兩梓不愔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

序

三

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美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州使者持泰寧手扎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

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時 萬曆戊戌歲冬孟日

序

四

龍谿王先生語錄鈔目錄

卷之一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與梅純甫問答 維揚晤語

復陽堂會語 三山麗澤錄

撫州擬峴臺會語 斗山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道山亭會語

滁陽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書休寧會約 書婺源同志會約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松原晤語 宛陵會語

白鹿洞續講義 書進修會籍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桐川會約

卷之二

宛陵觀復樓晤言 九龍紀誨

周潭汪子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金波晤言 答南明汪子問

答中淮吳子問 書累語簡端錄

過豐城答問 東遊會語

留都會紀 答楚侗耿子問

卷之三

蓬萊會申約 敦德業

崇儉約 恤患難

嚴約規 明世好

申約後語 鷄鳴憑虛閣會語

慈湖精舍會語 顏賓書院會紀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天柱山房會語 書同心冊卷

與陽和張子問答 萬松會紀

致知議略 致知議辯

格物問答原旨 與存齋徐子問答

答五臺陸子問

卷之四

南遊會紀 華陽明倫堂會語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白雲山房間答 書太平九龍會籍

興浦庵會語 大學首章解義

中庸首章解義 先天後天解義

河圖洛書解義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艮止精一之旨 天根月窟說

性命合一說 孟子告子之學

致知難易解 意識解

三戒述 憤樂說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政學合一說 天心題壁

卷之五

書

答聶雙江 與聶雙江

答鄒東郭 復劉獅泉

與魏水洲 與魏水洲

與李克齋 答李克齋

與李克齋 與孟兩峰

答章介庵 答季彭山龍鏡書

與潘笠江 答萬履菴

與呂沃洲 與呂沃洲

與潘水簾 與陸平泉

與陸平泉 與陶念齋

與陶念齋 答趙尚莘

與趙尚莘 答茅治卿

與諸南明 與屠竹墟

與季中麓 答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羅念庵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與羅念庵 與孫淮海

與耿楚侗 與耿楚侗

答耿楚侗 與馮緯川

答馮緯川 答吳悟齋

答吳悟齋

卷之六

書

與馮南江 復顏冲宇

與沈鳳峰 答洪覺山

| | |
|------|---------|
| 答毛瑞泉 | 答王鯉湖 |
| 與胡栢泉 | 與唐荆川 |
| 與唐荆川 | 與譚二華 |
| 答譚二華 | 答李漸菴 |
| 答李漸庵 | 答劉凝齋 |
| 與劉凝齋 | 答劉凝齋 |
| 答劉凝齋 | 答王敬所 |
| 與莫中江 | 答孟會源 |
| 與汪周潭 | 與張陽和 |
| 答張陽和 | 答張陽和 |
| 與朱金庭 | 與李見亭 |
| 與祝成吾 | 與林益軒 |
| 答宗魯姪 | 與田竹山 |
| 答劉柳亭 | 與鄭石淵 |
| 與李見羅 | 與李見羅 |
| 與殷秋溟 | 與林介山 |
| 與吳中淮 | 答程方峰 |
| 與魯晝堂 | 與完璞會中諸友 |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五

| | |
|----------------|---------|
| 答梅純甫 | 與梅純甫 |
| 與周順之 | 與吳從本 |
| 答沈宗文 | 與沈宗顏 |
| 與沈宗顏 | 與鄧子和 |
| 答周居安 | 與張叔學 |
| 與張叔學 | 與張叔學 |
| 卷之七 | |
| 序 | |
| 陽明先生年譜序 | |
|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 |
|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 |
|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 |
| 精選史記漢書序 | 歐陽南野文選序 |
|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 |
| 王瑤湖文集序 | 讀雲塢山人集序 |
| 國琛集序 | |
|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 |
|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 |
| 贈益泉陳侯被 | 召北上序 |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六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壽鄒東郭翁七泰序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壽近溪羅侯五泰序

壽東丘吳君七泰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泰序

報恩卧佛寺德性任持序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七

卷之八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法華大意題詞 葦航卷題詞

調息法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趨庭謾語付慮斌兒

若贊 趙麟陽贈言

別言贈梅純甫 別言贈周順之

別曾見臺謾言摘略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記說 疑道堂記 太極亭記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八

三教堂記 不二齋記

悟說 藏密軒說

拙齋說

詩

謂包孝肅公祠用韻

題王鳳洲小祇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贈天池立禪次韻 五曲謁朱文公祠

卧雲林用韻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登西天目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卽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叅之

襲封行 并引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祭戚南玄文

祭唐荆川墓文

祭羅念菴文

龍谿先生語錄

目錄

九

祭貢玄略文

祭陸與中文

祭胡東洲文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新安後學 吳可善校正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
 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
 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
 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調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
 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
 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
 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
 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
 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
 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
 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

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二

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

有善惡 安得根 基隨處 對治安 得入悟 真權法 非實究 竟也

中根人 到底底是 中根人 也安用 接之益 為善云 惡非人 所能強 雖明廷 用難涉 勸戒之 而善者 自善不 善者自 不善改 也

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談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二

三六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說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

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
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
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
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
不覩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
夫不離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 三十四

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為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
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
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
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
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
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見定力
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
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真實用工之人不易辨
也

此句切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
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
譬諸樹木被藤蔓牽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
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
翻滋見解為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
子為善學吾人既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
淨不然只是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為戒懼工夫總涉
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
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
要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
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
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
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
解悟而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
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

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知心體是淡便無許多醜醜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為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為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說他便是聖人了致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葢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

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七

三百卅四

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取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似

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發
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
之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卽可以入于狷一念
知克卽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卽可以入于中
行人者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
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思者亦獨何
心哉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八
三百。四

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海防之計一日退
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
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
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
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
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
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
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
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

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
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
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
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
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
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
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
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
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九

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
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
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
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
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
美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
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
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
亦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

辨方是經綸手段。總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惘然油然而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一

不容己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克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于開發耻心。有耻始能懲往事。而興善端。所謂知耻近乎勇。力行

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耻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為。不欲者。良知也。無為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知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為虛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一

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取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為事。取友取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為高。則又非

予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言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一

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

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不可言而喻矣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為下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克周不動于欲便與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三

坐一般况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為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佛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

自佛經來

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為同好惡公是非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憮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况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己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

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得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消誦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蒙泉和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

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爲須得其機
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
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
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壘蓋吾儒
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
存神功夫神任則氣自任當下還虛便是無爲
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
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六

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
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恍惚或至牯亡
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
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
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
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
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
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
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

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
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
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
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
養方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
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
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七

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
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
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
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
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
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
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
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

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六

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摩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爰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

昧心

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為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絕涉空寂便以為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九

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為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

只說巢出則可

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十

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傅子偕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拔蒞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

議起晦且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局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藤之絨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為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

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學原為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總有立門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為己之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為有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以師道為己任明道自以為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問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為兄亦無如之何況

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為
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
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
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
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為攻補先後淺深方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十四

為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

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

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縱使博學多聞進退

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

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

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

知未

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
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眾
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
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
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為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
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十五

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

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

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穿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笑學

者須務實勝義以為質自無所貪著方是惺惺

漢

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見道原性論却

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于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仿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一 三六

伊川解頻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為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為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為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為獨復五當位得中故為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為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

名卦之義矣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為法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

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七

便以為多事

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

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

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

為已求益之道只成悶圖度耳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天

論語一書多出子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

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

影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

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

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已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

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

至言

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

當時關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

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

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

脚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

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

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

學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介甫自謂知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天

莫枉他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

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

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

工夫佛也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

好

好

出聲不見也

愛事骨董朋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

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

關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

義為證為靠

切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乃捨不得性命所以

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為姑容便

是人微功夫 全是佛

龍翁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笑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

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笑穩底人

有難收者

笑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

好甚

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

好者而已所以難收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

之志若肯克念慎終便可幾也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 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

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

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

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

棋亦却用征誅精神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

排否

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為自然之神應

皇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皇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

龍翁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鵠

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

新奇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

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

音變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

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
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
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欲
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
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魑魅虺蜴其間後世耻
一物之不知亦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
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人生而不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
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
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
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
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
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
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攬和紛成異見

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
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
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
在鑛非火符煅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
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
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
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
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
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繆乃至千
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
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子而惻隱見噉齶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
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
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
不知若良知之前復就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
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
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

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為道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為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為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

開闔時有異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新安諸同志為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于一是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今乾

佛語

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為本來生生真命脉耳此志既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真種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管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六

而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管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值藥童子服勤既久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效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肯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肯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水西會約題詞

甚感心勝天出可隨也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

量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真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萌孽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以放于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七

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為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為未得本原無補于性命則一而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為聚散每會如所訂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勉為性命之心

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啣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真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虚心樂取招挾翕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况雙江緒山沃洲及齊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說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群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約而屬言予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二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

分得是

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後使天下之諸侯有徒
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
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
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益亦邈矣
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
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
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各
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
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十一

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
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
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
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
秦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
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
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
玉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

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
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
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乎然而世之以
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
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
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鬪象披層
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
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十二

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
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
猶爭名者之樂趨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
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
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
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
志也夫吳聲華禮樂之盛似矣苟槩以從先進

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管者餒夫偶食穀而其即欲與衆嘗之以其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

龍箴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三

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為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為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

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未有所縱也及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煉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

龍箴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三

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鷄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

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美踈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爲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四

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原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至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

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卽一爲萬卽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五

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鉄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誦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或徒欲以區區虛見影
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
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胸育胎
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
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
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為學又無先師許大
鑪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
有違而擬議卜度揆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
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十六

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為禪同異
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
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
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予惟君子之
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
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

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
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為而為功利則雜以世情
有所為而為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
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
豪傑慨然自命以為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
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被除為難滄滯
既深則澄瀘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為正本清
源之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
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十七

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也諸已所謂良知也聞
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
而已在管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
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
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知
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為庶幾夫庶幾者幾於
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

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櫻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骨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陷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絕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惧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八

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裏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九

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肖千里
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
豪傑之士能不包異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
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
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為戒也予之為此言心
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
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
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
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真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一

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
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婺源為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有異
同蓋諱諸子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
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
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
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為聖人則
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旣

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
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
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
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
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
致誠正分知行為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
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
知行為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
誠即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綴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二

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章戒慎獨者
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
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為先後中庸首言慎
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為存
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
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
為已所不知獨為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
夫既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

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為道體戒慎恐。慎為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即是隱微。即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為二。先師隨處合而為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五三

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為性體。戒慎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莫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誰已。詎人謂延平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卷一

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册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几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為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為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大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為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曉曉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為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問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五三

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六

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宜也旣施化于六邑之人復哀六邑之彥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蹶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率衆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菴于南康開講白

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于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斬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七

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殺斃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

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脈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青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聽之用而且沿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生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吊念菴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虎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靄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灑氣滋生卧聽溪流瀟瀟沁徹心脾達旦泠然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証悟與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為美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九

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執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斬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之日月麗天貞明之體

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為神明之德發之而為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于嘑蹴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德我而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六十一

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即夫情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于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趨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思為而所謂喻者或未免徇于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為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為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修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六十二

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峰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為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為進修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全

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顯顯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飭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為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為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雜而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持循之則惟在言行而

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已之誠意誠即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即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之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即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于多岐非所謂道溺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全

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謂契聖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留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為不悖於見一之訓耳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

蒞會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衆不能容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王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六

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虔尤貴正倘精神或有所紛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虔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旣或

不免於分擾溷雜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群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七

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証此謂之真修了此謂之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求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生死到

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已顯顯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于堂夜則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酌答顯証默悟頗盡交修之益諸生颯颯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六

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為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為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為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為枯木為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

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焚類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特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為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裨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為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况吾儕乎由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七

前之說是徵哽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樞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迹其所慎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

志于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念斗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于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肯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急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八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郭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為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惧其久而復廢因圖為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為盟約且為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

千聖從人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蔽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宜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為足用為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有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九

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為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涸每月定為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

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十一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十一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為善為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昉於堯典鳥獸孳尾是生身受命之根細縕孕化嗜欲迴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為聖凡之分善者虛明湛然之恒躰也利者晦濁黯然之客形也主於善為陽為公主於利為陰為私故為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為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為善自鷄鳴而起以至於日晝所為常虛常明而無所汨乎抑或未入於利而有所特亡也自一日以至於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機不容已常如平旦之時乎抑或未免反復特亡而失其初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舜何人也予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十一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吾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貽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牴故能屢空不遠而復益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

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益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爲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爲異學真所謂認賊爲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若不能保任舊習乘之頻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慎乎

九龍紀誨

先生赴水西杜生質聞之携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廼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弗果往爰錄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取佩服云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箇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忘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避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卽落方所無所著則墮頭空不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昔者周順之爲司業時予往白下信宿

聚處順之請于予曰怡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恕但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温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將奈何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為世套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

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相會于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尚以氣弱為患時有所滯扣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即所以為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所以為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即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

卽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爲未得
生機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卽是致
良知卽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機也時
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憚于心
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克塞無間告子之
不動心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
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于心不忤于氣之病
反將盛大之體壅闕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
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
友晨夕周旋浹旬而解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
之詞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
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
聞幸賜新知筆錄記存夫泥辭失意况不得其
詞乎請賜覽教玆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
真有虛言詮是在小子先生乃於逐條更加轉
語以副所請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念念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取生死不違不違
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
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

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知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為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略為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箇甚麼益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

落對治

吾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眾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九 機益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透露前有箇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

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
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
子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
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之學不容說混沌立根則先天而天不
違矣

或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

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
命焉得有閒思雜慮來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
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
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
是曲成之學

舜爲君禹爲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處伯

益猶以滿損謙益爲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總見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
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已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家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荅云真實用功落
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
何曾助得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爲有見之言曰是尚未
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
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
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
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

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金波晤言

潑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于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為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為欲其幾甚微其為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一

年去得一矜字伊川嘆其善學今以名為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賊証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魍魎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為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為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為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

通是禪語極是奧緊

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為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為已皆是為義若有為利為人之心何足以為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箇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為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一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為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為良則思為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

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卽一念起不啻千里
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整矣吾道
一而已矣卽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
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
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
睿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
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
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四

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
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繼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爲
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
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
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
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旣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
而一致此卽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

引佛

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
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
而寂也此卽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卽憧憧
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
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
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
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卧輪
則爲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卽一念
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整於詩
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
折毫釐之辨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五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
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
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卽曾子春風沂水獨當
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
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
儒亦徃徃務自得而求真樂夫俱與樂皆情
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

則俱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
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
乃今專事戒慎恐懼矜持語樂而至于手
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
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洒本無罣礙
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豈乾乾只是保
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
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

瓢點之春風沂泳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
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兢業業不覩不聞非以
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
乎其所以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
便不得其正懼與樂是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
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
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
樂至于忘始爲真樂故曰樂無樂濂溪每令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持明道云鳥飛

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美精
魂其首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
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以
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
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
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
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
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
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
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
謂中孟子名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
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
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
已卽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卽得時中乎其
未邪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

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
多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
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
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疎
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
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
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
孟子歷叙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
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總皆足
夢不用
拋捨
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特其見解一切功業文
章世人嘆羨以為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拋捨等
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
繼千百年道脉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
也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
知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拊摩皆出天
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即是為良知與食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九

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
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
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感物而動動即為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
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
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正所以盡
性故曰天命之謂性若徒知食色為生之性而

欺心

不欺心
矣先生
之為後
學苦心
何如乎

不知性之出于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闢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為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于欲則為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知致良知功夫性無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即是寂然之體意即是感通之用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十

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無覺惛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何異豈以絕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

于一偏故混言為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為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一

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

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爲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已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如爲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王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王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個太公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爲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

子聖學脈也

書繫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就正于余斷得一言印可庶不謬於所從因爲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爲無見時有未融不妨隨時証悟若其篤信謹守耻爲綺語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爲敦行君子可以爲難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

別未知天命世間順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
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
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
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以應將天下譽之
而不加善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
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躡等而窺者
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
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
之次第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泥於居方是為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
居之學器為方圓不器是為無方圓之規矩
主敬行恕正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
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
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存
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存得
與不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
之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儘是委曲蓋
美之也朱子以為掠美市息非旨若謂物我
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主忠信若忠信
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
臨民皆南面繫言之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機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十六

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爲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爲效雖欲從之爲與道未相渾一似非本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若求家邦無怨成鄉愿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十七

無定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爲證似不切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

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為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為疵似過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無智巧無技能神氣日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窟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

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汭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謂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然不同正好相資為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為有本之學不然只成美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最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

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
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先生曰此總是
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
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
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
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
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絕爲道義名節所
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
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十一

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
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
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
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
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來用功
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
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
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
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

一日千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
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
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試相與密
叅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
耿子校文宜興晨啟堂吏入報矍然離座曰異
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懽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晚
著得訟之繇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二

也心擬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
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共百年彼此傾
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
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
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
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叅互究繹闡揚
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
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

果然果
然此夢
非偶也

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為害尤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提出箇義字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滯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為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克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亦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冊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

本體可加則非本體矣

妙妙

是不思不為念慮辭酢變化云為如鏡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聘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美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五

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

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為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各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略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五

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克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盡精微即虞廷之唯精與道心之微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為善學與孔門之教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

樂群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為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為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着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蓋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為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楚侗子曰易五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揔次其中默默克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為七竅之所鑿克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

至切

人云德修因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因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菴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菴冬遊記句句寫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六

出肝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解纏繞其心甚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神相逼迫當機不放空箭時時中的能使之然繼讀二夏遊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于文義泥于見解殊少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

可憐可憐

依耳

先生曰不肖修行無力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為無傷不知漸成墮落誠為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訾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懲托大之病只起於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創艾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省此學不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能光顯于世皆是吾人自己精神漏泄所至一毫不敢歸咎于人也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為仁堂上下古今叅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二

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
 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
 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
 可兩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
 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
 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
 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
 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
 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轉泊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十一

此把當下作當時境耳
 至妙至妙
 不言明
 明德於
 天下只
 言明吾
 之明德
 處為已
 為人之
 分可以
 觀矣亦
 可以明
 善之明
 德矣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
 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
 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
 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
 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
 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
 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
 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十二

至妙至妙
 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為一體明明德於天
 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
 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
 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
 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
 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總有一毫昏
 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人有未盡處一體故
 也

楚侗子送先生之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
爲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
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
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
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
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
處也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斂精
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在京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
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倍奉
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
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酌
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
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
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
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
無間無忙行立坐卧不論入衆應酬與棲心獨

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
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
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
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
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
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往來猶
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
悲方爲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
亂生死且然况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十二

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
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
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
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橫種種
無礙才爲達才不爲才使識爲真識不爲識轉
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
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爲神奇
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
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

游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斂愈暢達愈
 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
 傑作用方不負為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
 濂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
 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
 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
 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
 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
 湊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
 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
 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
 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
 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
 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為第
 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
 蔽赫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
 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克蔽赫一念便可以
 王天下克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克不屑不
 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
 旨矣

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
 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故誨以知之
 之道此義何如濂濱子謂知之為知之固是致
 良知不知為不知不強以為知亦是致良知於
 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

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六

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為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鄙誦詐之習

事不取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取之又存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略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爬鼻勾當埋沒了多少忒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為知學可哀也已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七

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

奏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白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奈支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酌應先生曰終

在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專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收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豈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耽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嘵嘵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觀面相呈語默難談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舍些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辦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菽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觀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己問是問於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總

學便有問總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之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爲求放心道問學只爲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卽是支離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既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鷄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上含覆照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

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患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三 五
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爲崇世之談學者類能微入於要渺大涉于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籍虛見而未嘗實志于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真比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于卓爾從之未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總彖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情情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或救於見聞或滯於名義或牽於情感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此窟不得淨胸中齷齪幽暗吃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滅除雜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嘯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

閒來往也閒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始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始則陽逸而藏不密始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始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弄丸公之論於原旨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若未切然于此學煞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聞之不

任嘆賞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

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丹不為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籠統承當以為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欲二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最不相同從吟風弄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

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
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
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
其視管晏之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爲各
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
程非不邃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
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爲微比而不可以爲箕子
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
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遂
古無爲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
月特其景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
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
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爲同
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爲見礙非無可無
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

趾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籍影
響依稀知見以爲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
任虛浮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囂然於
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
千駟萬鍾不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
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
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耻其痛自不容
已非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已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
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卽此而在其機慎於
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
疑其篡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
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
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攷矣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之三

新安後學 吳可善 校正

蓬萊會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為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為康濟思善其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其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耻乎吾會長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做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谷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為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寔又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蠱文具徒存儆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蠱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申飭僭為一言彌縫補苴闡明六事思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

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為難聞過而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為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之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瞑眩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夙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為戒時時虛懷務求盡言不以為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為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非而面為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尤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爲簡漸加豐腆殊非初意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舟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共爲稱量務協于度禮奢寧儉凡我同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一變之機頃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敬所君舉行婚禮略爲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目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已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豐於處已而嗇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

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爲公是非恣情徇欲尙以爲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啟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過以弭其變此卽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始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法天下傳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凡前非理之處致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之由皆鄉人之所爲耻爲鄉人則必志爲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卽是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加於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犯正湏自反以正其所未至豈可漫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已前赴會終因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冊內開明毋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揭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閑然群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已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已孔子有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蕪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已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

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小慧則矜飾炫露沾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械巧發幸中純白受傷有道者之所羞為故曰難矣哉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圖為更始之計趁此日力討個身受命着落處做每值會期訂以辰刻赴會主人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輪會主啟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為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為資楷論議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氣取勝精神歸一氣象冲和歛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傍午就席涵行無算又坐神憊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為放心過於拘迫亦為慎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

子孫有所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勉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為才子弟其受病多在于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為孝子謙以事君則為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無凶德地中有山內止而外順也若內不止而徒矯飾于外是為足恭君子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在去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能溫恭退讓為孝為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為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倖倖自高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薰陶會中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携至使執卑幼獻酌之禮觀法

攷鏡求以自淑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為彌文耳

申約後語

右申約數條曰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略為分疏以見此會不為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為禽獸幸生中國不為夷狄幸為男子不為女人幸為四民之首不為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八

自幸既為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闈房幃所事在米鹽醯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

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己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九

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為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為賊則忿然而聞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為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孝弟堯舜之時指為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

真發心為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為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覩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欲好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

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略言之然真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攷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滕瞽之箴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為虛耳

鷄鳴憑虛閣會語

一四〇〇三 丹黃卷四之三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殷生士望離席啟請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爲固請先生曰易爲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卽伏羲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乾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之爲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卽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遠而復纔動卽覺纔覺卽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

此非至論宜有耳爲而發

的也夫學有要機功有頓漸無欲爲要致良知其機也心之靈氣卽木之萌孽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及也語其漸自萌孽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躡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求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已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則斗筭俗流無足笑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耻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爲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筭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羨喬木泥潢汚而誇渤澥祗益虛妄而已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益時先生至句章值會期相請蒞

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
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
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為刺
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孰從而誠
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即道微者心之
本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
纔動于意即為人心而危偽之端也文王不識
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即涉于意即非
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不必說
講學只
以此發
大學一
意亦
明透矣

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
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
言之若易而為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
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穎賓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
李生逢春追謂於斗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
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為終始惟先
生獨得晚年密傳竊愿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六

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
即非密也三生曰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
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
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學者最
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
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
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為至只是此箇靈氣充
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朗一毫無所間
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

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
 小家當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虛
 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于天下
 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
 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
 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
 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
 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謂之心心之疑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
 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執從而
 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
 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真好
 惡真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
 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為物良
 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自
 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綿
 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

用其力不為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
 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為仁實
 用力處子貢博施濟眾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
 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
 之近以取譬為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
 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
 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
 印證處非可躡等而求也

天桂山房會語與張陽和周繼實表于克問答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
 生曰何言之易易也管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
 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
 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
 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
 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
 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
 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
 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

之
以
切

諸已一念不謹還有流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
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
喪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
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
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
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
比於乞墻穿窬有儀秦所耻而不屑為者其視
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九

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
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温飽始足以當功
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
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子克曰先生扁堂曰疑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
曰疑是疑翁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
學不固固即疑翁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
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
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

當度故能得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
密密即所謂疑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
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疑非灰
心枯坐之謂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
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
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

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
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存
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子克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
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
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
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
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
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

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
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令可行
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
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
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
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先生會宿山窩子克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
曰精神保合氣血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
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發一日之用一點靈光
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
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
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
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
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
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
不使為旦晝之所耗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
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

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
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
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
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
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
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
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
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
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為進冲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
不局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
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厄言一以為懸解
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
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
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用九不為首也以冲為
盈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
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
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

用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克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爲作偽世人作偽得憤連父母之喪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卽此是學
子克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

痛痛

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個個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曰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益不忍也

書同心册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

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間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徃復叅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斬予一言為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于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一為太極無欲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為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貞以啟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

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濤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為養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即所以為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靜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為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為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頽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叅始不滯

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己任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昆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

不盡

不停若此云子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其臻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真不係今與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已與人也玆重玆重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卽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卽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取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

惡恐鵠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為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亦無善無惡
所感亦無善無惡
性亦無善無惡
本體亦無善無惡
無知亦無善無惡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為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為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工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為良知未嘗復行為致良知以知為本體行為工夫依舊是先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媸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警惕乾坤二用

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無欲則念自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驚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一

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蕩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爲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爲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

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門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二

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各下標示學則以見孔子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卽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

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聞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偽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取于外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是忠信廉潔則必為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為狂而忠信廉潔為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套無溺於汙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回護蓋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

御詳
以
微也

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取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

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狗俗之情虞廷觀人
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
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
微處密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
遁其情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首
舉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
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五

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
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
汲然求見于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
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是二義遯世而人以爲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
望而不可卽有名可成無悶爲易遯世而人不
以爲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爲僞或以爲矯甚
或以爲取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
難學至于無名其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爲極

致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卸
不但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
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浴書之履一一順一逆
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復
問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
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
無智巧無技能無美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
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僞
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鑒窺於混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五

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
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策
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
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
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大人通達萬變正是左右逢原混沌剖出
唯必以通達萬變爲聖人乃是鑿取於混
沌也
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
 師遺像於天真因就十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
 廓念菴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証所學
 二公言若人殊無非參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
 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
 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
 則為良知如是則為識如是則為德性之知如是
 則為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
 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七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
 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
 察者此也知體本空着體即為沉空知本無知
 離體即為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
 窾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
 目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德中正純粹精也
 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五
 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
 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
 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
 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
 言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
 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為忘幾
 不及則為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為不足以

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開然指以為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五

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其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滴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

不足以審音而先滴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曠曠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為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致知議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

寂而慮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為學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日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日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發處觀之康節

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

爲有間矣卽寂而感行焉卽感而寂存焉正是
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
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爲
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爲內感
爲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
爲外以感爲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
可安頓也旣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之分則
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
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三

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卽是發而中
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卽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
了然設爲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卽謂
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
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
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
不犯做手爲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
意却實以爲混沌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妄
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

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
念自反卽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之
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卽見原未嘗有所
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
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
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
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若論實際非但中人以下所不能及雖聖
人亦不能及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四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
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
字遂謂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
德咸備爲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下文照之
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
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
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又曰夫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德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變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覺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太始太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為義本明不須更訓至字下文証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為易至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肯為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為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

明察為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為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為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至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至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說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睹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至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

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
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
玄德自然之覺卽是虛卽是寂卽是無形無聲
卽是虛明不動之體卽爲易之蘊致者致此而
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至
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
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觀聞別
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七

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
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絕念吾儒得之以通
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
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者
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
誠神爲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真
體用不幾於舍筏車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
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

嘗無也禱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
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卽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
可老子曰無無旣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
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
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
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
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卽
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蓋六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八

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貞之疾
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爲幾也易曰憂
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
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
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
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
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爲誠

良知之妙用為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佐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為義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為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慎獨為要獨即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九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為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

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克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總是不曾見得故迷信不得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做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為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

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為也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于所主以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為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亦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為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欄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欄柄非愚之所知也吾

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誠無以克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知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一

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对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于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

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卻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卽是虛寂此學脈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二

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曰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已而從之乎其現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兄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

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于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攷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曰靜專動直靜翁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翁而直與闢則專翁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為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乎此喻未為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于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

知即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著之神卦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為贅詞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師門為勦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為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為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

不遇之說亦以為全屬人為終日與物作對牽已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羨吹齋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即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五

專翁專翁即寂也直而闢即是寂體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中故謂之茫昧支離非以寂感為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為意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為性而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

以當下為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為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昂認為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為主則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六

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昂認為已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毋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

也予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爲有所歸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七

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証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為禪定也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谷敬所王于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為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為道苦心此原是濂溪王靜無欲派頭然即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

後元之云云可從而質也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工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八

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即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

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物
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
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
矣是之謂格物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况欲格而去
之亦是善問兄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
之物爲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爲
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
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爲兩解反成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九

繞若如先師本旨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
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
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即是格
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兄徑
以物字作欲字者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
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于物曰言有物曰精
氣爲物記曰以卿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
之終始曰爲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爲欲也即如
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爲欲亦未

說得好
了

譬之以物訓欲也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
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
克己無欲工夫亦非并視聽爲欲而欲格去之
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
爲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兄援
爲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
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己無二義物無兩
解虚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煞緊
隨處與他襯貼故執見未肯蓋捨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階明歲八十矣今忽忽
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虛度此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吾人年入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
糧作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
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
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
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辦幹亦何生

死之不可超佛家所謂常住法身者也吾人年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此加勉何如

頂門一針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識承受正是無始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望我公密察弗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又要去人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曾實致其知譬如屢人不曾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為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且顧自己莫管後學

頂門一針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譬如明鏡照物鏡體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百凡應感一照而皆真方不落生處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

於誰而不自知矣

頂門一針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幫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甚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之時不免求助於幫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是究竟語

陸子問

舊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
曰八十老儂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
證交脩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經
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
一念子啐地折曝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
將妄想顛倒底心息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
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爲拄杖
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
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三

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
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
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時無聊賴時莫怕
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熨慌慌轉覺迷悶
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
忽然因地一聲便見倒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
切極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
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
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

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
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
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
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
中如嚼鉄酸餽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
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
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
扣陸子者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四

日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
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
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
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
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
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舍不得致良
知四五十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
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
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五
愛憎四病不出有為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
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
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
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
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
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
禪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禪雖至非非想天
尚任無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始出三
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五
切已理會故以爲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
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
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
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
在何處若以爲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
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爲解
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四大爲我相
離我視他爲人相所憎爲衆生相所愛爲壽者
相有住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相不出人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六
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
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
爲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
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
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
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
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旣爲儒還
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其究良知宗旨以篤父
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

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
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二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三

六七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四

南遊會紀

新安後學 吳可善 吳可善 校正

萬曆癸酉同卿漸菴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
迎先生為南滁之會先生乃以龜杪發錢塘達
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壩過訪舟
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
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親師取善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四

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
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
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
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澣謂奔競本須抑
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
所能及若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
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
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戚子
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

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好好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眾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况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峰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螭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螭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螭螂化去心死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二

神法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為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曰體用一原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

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謂樞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不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其在斯其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為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其議論作為必不能盡

妙

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為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

又說三
教一樣

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脈儒得之。以為儒。禪得之。以為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

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任。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又說三教一樣。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脈理象解之誦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先在物先。猶言見天地

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下見牛脈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

善說
佛法

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疑聚保合也。不敢為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為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嘗動之說。有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七

諸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至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八

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卽天，良知卽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槩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卽落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

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九

傾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脈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目諸生曰求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為君臣父子左右則為長幼朋友內外則為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

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為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為教下以此為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為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說間有以心性之說招

之來歸者闕然指為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憬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為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証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真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故為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

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醇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脈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芽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知生卽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本未嘗有死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

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場卽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卽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二

夜氣之養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機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芽之生也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且晝所牴牾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碍斯謂之存

若不知練習，皓於且晝之所為，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舵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舵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為存，出為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便以天下為己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四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此志，必須學以克之。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

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為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方諸易道，上智為吉，下愚為凶，中人為悔吝。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為中人，而設吾人今日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士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為主。五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與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

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爲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求以自慊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懣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六

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乎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卽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卽所謂良知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

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日晝所狃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舟爲喻今復請以操兵爲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七

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窳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爲義宋儒解爲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爲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

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通變所以趨時也易即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雲詠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慶歌之氣象

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不當得三子之所欲為尚未發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為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斬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友喪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九

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眾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為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實事儒者以為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

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為知至人
甚好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為凡夫言謂之有可也
為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
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
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
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
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污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
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
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
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
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
隳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
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
曰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
修此則謂之教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

遇灑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
而不過是為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
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
存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
古今無內外炯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
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
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之為揖讓湯武以之
為征誅大之為仕止進退小之為食息動靜仁
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
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
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
間而已是為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
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
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
龍南小居陽和張子鹿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

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倚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地自得而已先生笑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

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樞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龍一以為蛇此世出世法也非予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眾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叩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康洲温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為法以聖人為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為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

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為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為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如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為自信也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饌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况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啟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聒君子五教答問居一焉辟如醫之治病必須病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為徒發望氣切脈終不若自言之真也眾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為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傲傲生於客氣傲矜之別各也敢問去做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傲凶德纒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

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卅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貶損。酒清雖濁。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爲勞。盡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辦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已。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有助。不惟有助。卽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此亦切問也。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究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晷。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

非謬

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養靜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免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六

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為教。但欲借此為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為從違者。若之何。而可孚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聞之。莫非動忍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臯陶陳謨。尚擬以冊

朱戒以漫游傲虐。若命項輩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為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為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譬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為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滅。不為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五

緣遣釋。不為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今謙下得來。或平時徇情貪欲。只今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省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為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

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聲號召，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溷廁，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王氣客氣，尤為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為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舉業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略周子順之。

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為快，學究及庵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為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必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後能無過分之也。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二

人發有必為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緝熙真脉路，無待於外也。

興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于興浦山房因置榻圍
中共修靜業沈子益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
子泗源訪予山中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
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扣關蓮池出迓
坐丈室錢子正峰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
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
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
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
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
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
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卽觀也察念始不落空
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
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
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
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
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
而黑白自辨此卽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

本體之明不虧此卽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
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
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
奢摩陁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
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
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
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
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
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
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
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
靈根于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
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

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于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即本體以為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四

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為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知知止以至於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

而能慮易云介于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本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未自治也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五

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晁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已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為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

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于耳心本能言發竅于口心本能動發竅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繼欲正心即屬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六

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克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

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七

庶人以一家為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為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為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

同其好惡至要

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又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為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六

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即敬也一心之謂敬即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于贅乎蓋其既以格物窮理為致知則于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為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已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九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為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為欲所碍不能即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即費而隱之隱微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

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申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於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爲剽法以不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

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瘧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即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文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或失則濬凡此數端皆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

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容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恥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為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三

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為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為坎離為火西交于坎火主炎上而變為

震坎為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為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為乾下為坤離為日生於東坎為月生於西艮為山莫於西北兌為澤滙於東南震為雷奮於東北巽為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即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三

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為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為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
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
既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
書以叙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
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
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
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
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四

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
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
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
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
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疇絕無關涉
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疇禹能嗣
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羲禹畫
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之如
嶓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呈

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免微物也可以起數乃
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
盈縮以爲分合湊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
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
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
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
卦亦可以叙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
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五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
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
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
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
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
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
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
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
有所不貫也不違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

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滄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即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為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即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為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為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六

良止精一之旨

良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良止也。良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于面。惟背為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

妙妙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七

蓋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為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為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良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為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為知矣。良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良之為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良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為職。所謂天職也。位為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

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為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為良知。心之良知是為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八

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

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墮聲臭。滯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為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為真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九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陟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為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誨。所以做之者。屢矣。賜終

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為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王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溯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為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為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為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為神也虛以通變不為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為是即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為昧夫虛寂之體反闕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為月窟所謂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一

也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獸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九即師門

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卽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卽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汨。逐境流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三

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黨肯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口。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湏

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拯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卽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誘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甘食悅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三

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誘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生理。而其之說。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誘命于遇。以白爲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揀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箇不動心學者只是學箇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五

二者一般莫生分別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即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即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

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或箇正當處先師煮空鑪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戒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五

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與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狗與豕涉思為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

養氣章後卽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六

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卽是集義謀利計功卽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轉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彙曰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卽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

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菴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扭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克然以爲天成念菴子惧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七

批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盍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克然者自畫焉可也此念

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然。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意識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八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為之主。則意為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為之主。則識為默識。非識神之恍惚。

忽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為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履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以億中。以學為識。以聞為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九

一日譬之古鑿翳于塵沙。明本未嘗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為主。不為境遷。不為物引。嬰兒而有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鬪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
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之心皆鬪也壯年
血盛氣克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
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
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
一生幹當可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
血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
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
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
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
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
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
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
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
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
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

萬物此奇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
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
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
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
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
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
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办以收桑榆之功不敢
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二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
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
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
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
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
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
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
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
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

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為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發憤以抵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眾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己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脉路。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為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歛。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
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
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為伊傅明
此在下則為孔顏各就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
有所意必而動于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
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
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
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
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
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
為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為國治而天下平政
也而學在其中矣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謹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
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
約者矣

天心題壁

先師嘗有備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為
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即可以請專以請客為
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
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
與堯舜之道為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
及居官則有職業為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
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
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
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
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
餽釘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殺
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
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
進志於藝則心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豈輕
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

二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固之而不知耳。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為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疑滯。以我觀書。不為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為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廢舉業者。緣不會在心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上。用功天聰明。做得王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功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

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仿人學人。為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七

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

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謀益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操縱，開闢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龍谿先生語錄卷之四 末

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山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關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四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五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答聶雙江

伏請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爲良知，故孩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欄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於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予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僞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謬，實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改過所謂復者復于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為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僊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

與聶雙江

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于無欲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為學真正路徑，正是致知真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真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

誠為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歲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為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撥，迺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雙江公迺是觀體煅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為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為有補于師教耳。某亦有東致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

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益難
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煎下筆
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
而卽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
寂然處自信真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
依傍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
打併未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庵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致請貞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
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
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橫權實信手拈
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
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
傳後耳

與魏水洲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
充裕但中秋結胎之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

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
良知兩字萬劫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
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
件令其堅固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
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冕之光便是良知
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真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
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氣爲種子皆後
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
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覲
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園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
了性爲宗性是萬劫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
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
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
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
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
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得滯如

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
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
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牀默証亦千載
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眾中未緣細請殊切耿耿知
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
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
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

善處世
對症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六

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
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
懷應之直而勿亢宛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
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疑
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
吾權衡之用為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
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
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機在機眩神馳冲氣散逸
展轉反側祇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古人

云未睡眼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此子掛
帶自將頽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
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真正
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
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
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
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
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
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七

言四肢靜貼魂魄蔽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
潛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
為順殺機為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
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
齋不作一夢一念惘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
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
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為緣轉是謂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蓋養德
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

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
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
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此子靠不着况身外種
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
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
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此
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八

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
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髓潔潔淨淨
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箇字泰收功之期吾
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
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
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
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
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
已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人鮑魚而欲

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
然得箇悟人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
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
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箇悟人
處雖盡將先師口忽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
與人說祇成剩語証已証人罪過更大以其無
得於已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
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佛關捩子默默
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九

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
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
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
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
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
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洊雷而喪七鬯震及于
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

徹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躲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庶不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情原無此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一年聚頭從未生已前觀之亦是假合相况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敷陳梗槩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一

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綾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雲之外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

首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無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一

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

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于義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二

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良其背上用功良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

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爲未悟良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踈謏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其致切劇之情耳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三

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懇憫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略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

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為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四

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為宗驚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為勞省力而不以為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正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原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 或者以為聖人本

大體之說

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為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即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于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五

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為得理驚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為先

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履霜之戒
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 楊慈湖不
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
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
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
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
化醇醑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
有欲而固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
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六

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
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
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
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
易曰乾知太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
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太始順
此良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
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
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

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微動
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汙染
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
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
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
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卽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
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七

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
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
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
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
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
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
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
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
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一語上求解悟憶上求

中湊泊幫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顧疑良知孤單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八

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為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為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為視假聲于耳以為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為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為視聽則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

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揜閉靈竅壅闕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為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千百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為率性以安逸因循為自然以計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九

為經綸以遷就為變通以利害成敗為是非以憤激悻戾為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為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滯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為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臼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

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融靈洞纖翳悉除
萬象昭察緝熙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昌大休
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爲報荅師恩
耳其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
事師門倚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
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
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
一變之機矣

與潘筮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教之
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
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死
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
是卽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
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
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
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性情
兩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已一句道盡外

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
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
而中和出焉卽火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卽宇宙
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
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爲情境所奪不爲渣滓所
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
無生死執各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
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道
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母謂吾儒與養生家
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棄望只專心定念
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
世一番未脩儒道先脩人道到此辨別神儒有
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菴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
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
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
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

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于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即本體是功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為功夫若有未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復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為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為玄遠之說以斬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

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洲

見邱報知為

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至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念菴少初踈山羣聚默証頗受教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末訣人皆以為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佛此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為末後了手一着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此子放不下縱使助業橫四海辯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于物物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

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
通晝夜之道而知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
于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去年白下
之會草草未盡所謂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
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
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
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始能歛而不
散凝而不溢相視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
交自朔至望性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返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與呂沃洲

獻歲謠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
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
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鋪面只應收攝保愛討
個受用經此一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界有差
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
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

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
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爲究
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嫌吾
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
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
夫出世一番也

與潘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
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
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
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
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
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
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
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謙於心是謂集義所生
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
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爲聞

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子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偽懲詭與偽之過而遂以好為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其行無聞是之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為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徒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下之能事畢矣其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然在是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心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聞之惻然動心昔元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縱使之當專者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為戒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撒藩衛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

吹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大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以適變寂以通感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為泥典要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識以為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為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之學在於敘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

好甚

信佛

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
句之外者有幾况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
一綫之脉所存幾何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
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
終教之夫我公托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
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道求以適逸薄君
寵而不顧也既為此大夢因緣出世一番固將
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
等苦心豈士之謏謏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九

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酒
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即此便是中
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
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
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
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
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九

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
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
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
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
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真手段未足以
與此幸默識之

與陶念齋

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

責其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幼主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為速化之術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為異類若將免已絕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辦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二心之臣屬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即今尚衣供奉之役虎賁即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頌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視

通篇詞
義正
先生真
其人哉

可等
心腸

為一體手足耳目共為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必出于已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心交構忿息上下爭馳于利以相把軋欲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不肖隱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鑿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為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與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與陶念齋

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伯誠偽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

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
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
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
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
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
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
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
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
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德臨之于上
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相濟大義
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丈既已
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
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
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
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
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
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

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
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
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
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
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
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
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
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
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一

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豆之間以承繼述
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
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
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
之者又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
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
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
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
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

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為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為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五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煨煉若不信得這此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

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與趙尚莘

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為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

與趙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快快如有所失包裹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五

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得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下時時是真性流行乃是真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為吾人切副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

答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爲這件事甚着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

答茅治卿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六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溲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卽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

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

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卽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

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功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為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八

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臆識為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壅閉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於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脉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奉和闕然指以為禪

將易簡宗旨反墮于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

與諸南明

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真機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為不足盡天下之變及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九

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為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為用知纔有所雜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為義襲而取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後各消影息皆蕩為大虛析為浮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倏聚倏散能幾何時自己真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為強仕之年今為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樽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十一

雖有美譽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其不肖不能早覺以祇于悔今以悔心就頂于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鳥獲不能勝執事既已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固為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此人好色

與李中楚

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臯夔稷契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此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十二

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為性命漢言下便有决烈便須通體放下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各色上轉在對筭算日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

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此學鉞鉞見血不涉皮毛
真是真非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
赤日當空容光必照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
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聞見知
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被他
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件事殺有著落吾道何幸
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聖三

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
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
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
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
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亦有執著終
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馳
逐雖有不同其為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
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
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

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提執而自固迺忘于手者
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
矣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
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
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
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倫物是
良知疑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
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
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
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聖三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
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
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
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
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此子似
若不打緊千古學術王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
故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

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掇學術處詳明曲盡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爲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誌凡兄所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謾地抹過亦吾人之責也均後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爲鄉人作數十年福緣不得以身任之然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十四

亦是一時應迹根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虚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

吳冠念卷

貴省自廊翁捐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

之義重敘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灰息求此道之不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臥不出于一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爲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遯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十五

隨處生發豈容自己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春秋會時還望爲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爲之倡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爲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効切劘之助聞督學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

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過也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疾蹶之疾手眼有攤牽處不勝驚
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
略妨揮灑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
忌耶吾兄身雖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
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
但為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為此學之
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內諸兄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六

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保况吾儕乎自
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更在
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
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情義更
覺何如享用見在固涉僮僂不信見在又將何
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為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近
見我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

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
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
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迹可遠本體在此工夫
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後世學術或失則
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遂吾
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
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
講學之說愚切以為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
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七

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痾詞章之陋習
襲珍二氏之餘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
人因為矯跡希寵之具母乃緣堯舜之聲稱作
桀蹠之嗃矢耶彼偏諛者既不馴於宮墻而廣
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
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况諸公
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
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
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照

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邇者元老有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為缺典間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為中鑒間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九

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王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古云供千僧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

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弱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啟稿謂喜怒哀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九

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大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未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憧憧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

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大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與馮緯川

可與功名之人道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一

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摘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陷須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為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為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歟硬

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一

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為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即良知之體也塵俗即事好惡即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咏夷猶率為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即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

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二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真如洧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捶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略以請

來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略抵悟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三

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正味則蒸漉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汨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者不知正味者也
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勉操勵自信以爲無迴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虛

義襲即是大過

非彼即此

只成義襲之學豪傑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四

仁極仁而後為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為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為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

至要

有本來知識亦未為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十五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為寂而感以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于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

妙妙孰
謂問學

通徹之
人不可
以治天
乎
下國家

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
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為常無有乎
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
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
下國家為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
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
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
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
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
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為稍似而不相
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
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
即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
孟氏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
方員而方員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
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員之規矩而天下之方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知昏其不至於聾瞶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脩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為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偽欲而不自以為非是看格物為不要緊工夫二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九

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心染習與稍有志而徂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為傳流之誤雖若為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即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

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為足沒於偽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未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為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為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為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九

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即致知也此脩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王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

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述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脈也文公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然也讀書爲人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本

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兔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其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

分明說他不是豪傑

分明罵他鄉愿

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祇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本

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疎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倚名義恃以爲清脩或籍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承

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為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為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為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葉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兄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賜之情亦捶撻相期之初心也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本三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諭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為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

與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為物先師一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脉也 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為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為心所謂中也當是時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本三

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為已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為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為天根獨知為天機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為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及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為未發之體天機為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李西

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脩鍊不肯豈敢以未證為證致議于兄然竊窺兄之樊尚未免以光景為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為堯舜不肯以為干聖學脉非誇言也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

愛敬是
能知愛
敬是知
知能有
三乎

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本五

指談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實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

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
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
為二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及成穿鑿亦無怪其
然也 何謂意之所用為物大學之要務於誠
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於止至善
止至善之則在於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
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
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
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李

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
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
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
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
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
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
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
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為善如惡惡臭謂
之去惡戒自欺而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

所謂慎獨也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功
矣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已即克已克
已一格物也當窮理即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
感應即感應感應一格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
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
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
物善何從而為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
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
而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李

窮理正是為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繁
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
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
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
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
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
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為之而作用不同正
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
以為學心與理而已 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

靈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
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
不能無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若先師於格物
之旨則是物理不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
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員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
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
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
員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李本

釐千里之謬不干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
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員不以權度
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摩依仿乖張錯戾
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
意正心為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
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
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
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一經也兄于斯三者果
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功夫之說亦

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
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
解其於不肖所講之意有若由蓋之相值不期
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已復禮告曾子則
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
貫為天道復禮為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
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
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聞與不聞存乎學
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李本

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
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
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
其次子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
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
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
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一一者心也精察

良知與
知識發
得十分
明透

卽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與栽根下種
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
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說夢可慨也已 良知與
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
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
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
鏡體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
所凝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
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幫補失却學問
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卽是良知
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內外真假毫
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良
知其謬矣帝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
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
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
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
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

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機
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
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
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
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不
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
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
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隱難
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
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
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
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
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
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
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慎獨卽是誠
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

第 22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刺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辯，其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心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來，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六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書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遊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歿。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脩，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

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密
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
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間圖度也辭氣
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翁歛發
散多從作意為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
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
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
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
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
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
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
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
發機于鼯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
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不言兄之
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尚可
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
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

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
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所論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
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
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干
方人為者若論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
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先師龍場一悟萬成一生中磨煉出來蠢蠢地
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
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
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
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為而後
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
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
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
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

是

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為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為德尤見精造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為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與沈鳳峰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

龍登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

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人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朦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復所經汲汲以會友為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為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颯颯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為重視萬物為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遑瞞此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良知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寢成多欲之累實

龍登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六

矣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觀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絪絪之中反之佛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為今日之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辯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為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為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為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七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特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佛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彝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此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觀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八

答王鯉湖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强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天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

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任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九

與胡栢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益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

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
功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
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
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柬
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
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
尚被虎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一

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
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
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
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
作見解伎倆遺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
無從迎測否一切間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
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
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
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既

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
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
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
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為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
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
免涉于輕躁及使人情悄悄不能快然此是學
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一

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
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
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
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疑目注思微覺有
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灰利害反覆毫
釐皆決于此疑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
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
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
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

處在兵中金華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寤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一

方有成
功誰肯
進此話
耶

不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銜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此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既無妄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三

矣尚有匪正之青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啟候曾入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為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

言凡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為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為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為之用為天地立心生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四

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為者也弟子良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疎漏在果能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

解意見所能湊泊也所云豎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較口漫說公乃以為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瓦礫真金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纜作此念當下即破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若必入山纔好了手在種種感應之迹又作何勾當耶

答李漸庵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五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答李漸庵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

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爲憧憧。萬起萬滅是謂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原非有二。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資飾。雖使勲業格天。譽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六

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矣。

答劉凝齋

拜公玠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論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一雜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

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七

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逃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

通極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佛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審察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而心領也夫吾人以經世為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一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脈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為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為鏡體則靈知反為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辯也幸審察之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翳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受不暇辯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為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為未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觀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九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頓闡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為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疊疊數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略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

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絕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二十

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卽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卽爲凡。冥權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

物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像，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二十一

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墜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參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覺然自信視

千里為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為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肯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十歲餘。今日不下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笑。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着。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自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

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遊。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眾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即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况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

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極平且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

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籍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見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同家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一取善于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

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己從人非但不善始全有善亦舍方為忘己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已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密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為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為會也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竟空中之華道龍谿先生語龍谿先生語卷之六三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佛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為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為自己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惘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性命呼吸不相待也

沍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損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已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為此勞擾也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答張陽和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王靜其與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管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荆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從

苦切

更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爭實行庸
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
其謂魚兔未獲母舍筌蹄家當未完母徹藩衛
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聲教
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
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
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
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
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宜昭義問以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八

與朱金庭

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于心
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
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
偽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壓羣彥詩
為心聲字為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即入神品

體格粘帶詩與字即墮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
可以他求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孳
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
眼面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割
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
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
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九

為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
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
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
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
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走路既
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二义路可
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
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
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

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卽次
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
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
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此小苦境便生退
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
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巢快恬
受用內翰清高無菑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
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
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

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催餒而已受此大苦轉
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
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
於丈日有望焉東廊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
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學問之於朋
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
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
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勲業格天轉
眼便成空華若真爲性命默默自修自證以畢

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嘗謂吾人在世須享
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
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
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真
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
肖者卽可以此相勉

與祝成吾

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
是不得已所謂收斂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一

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
常感常寂內有王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斂幸默
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
血脉亦可窺矣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
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
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
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

擔荷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此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揔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腳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陪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淺深生熟是謂凌躡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權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
以默識矣邇者屬下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為學的鵝湖之後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真志淘金于沙亦為之兆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人物之性只是盡己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五
權貞教淑人恐不能忘情于振德之助在加之意而已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夫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閑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却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須子陋巷屢空不改其樂便是

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慮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為好但為簿書期會所絀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脈不離見在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不能及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古今學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師傳習等錄論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十五
學諸書及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矣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興意超然聞左右以誌事屬之可謂得人矣夫誌者史之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公不貴私貴能傳信於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眩曜一時之耳目史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後允宜詳且慎焉昔英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統誌一人欲詳田賦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已其欲詳田

好

賤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為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賁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為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六

答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為實有依戀營為終身而不知反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意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哀幽殘廢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要當切切云平時明定臨期

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及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

與鄭石淵

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七

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犬抵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訓著衣冠以為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蹶褫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羣習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內事也

與李見羅

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參否良知本無知如

意之飛鳥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
聖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
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識
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
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
或以為要妙或以為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
可也

與李見羅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為本以知本為宗壹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六

是以修身為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
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
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題掇知是身之靈
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
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
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殷秋溟

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乃
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

任

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
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
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
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
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
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
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
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
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九

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
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
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
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
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汚染不上
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
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

與魯書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燥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三

懷順應坦坦蕩蕩無人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偽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

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子鍛煉磨礪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鏤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真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真脩行自立如周如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三

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爲出世偉男子耳

答梅純甫

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見解而人不離識神雖時參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

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
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
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
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
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碍其
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
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
手公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四

此悟非見解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遣弔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
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
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假
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二十年聚頭哀樂
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來教謂一切俗
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力
尚屬悠緩只此欠疑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

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
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
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
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
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
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况吾人立于天地
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
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
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吳從本

此學無奇特相無此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
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
倫物感應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
所挾即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
自見精舍賴同志數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
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千方自恃以爲至寶

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為燕石或莫之與將焉
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
磊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
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
如耶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
勝且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匍匐遠
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六一

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
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歛靜因
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
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為榮有識者則以
為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
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
衰邇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
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
作好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狎若儒素之家略

此老何
曾不修
行

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况
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
正且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倏爾張皇開托至為
庸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
或有感然於衷也區區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
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
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
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
以篤祐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七一

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為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
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
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
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
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
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

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心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

通篇是
江陵公
忠臣

憲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聞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德說之啟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傳學術方能成伊傳事功若非洗滌心源

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抗于時也

與沈宗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

前有啟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當邁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况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木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 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峰念庵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

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
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
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
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
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
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脉路吾契已
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
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衆擔荷有人不致
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
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
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
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
變為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潜伏流
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
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
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

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
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此子便宜
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為不辜負
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答周居安

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
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
下啟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
弟及今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為病魔所降若果
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
在逆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矣吾弟天質本篤
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
不肖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丹府一粒服之可
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吾弟天資本和平但
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纏繞
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指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念參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龍翁先生語錄。卷之六。五十一。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溜。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勻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校頭一點紅。至司以此為進退。不可一槩忽過。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

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為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為報答此公耳。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大抵作詩須當龍翁先生語錄。卷之六。五十二。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免涉蹊。迥非極則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七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
稽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
家語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
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一

學黷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
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
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
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即虞
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
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
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于思
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
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

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已任差等
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
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
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
本諸性情屑然取證于商羊萍實防風之骨
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
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
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
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頹異神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一

靈自幼即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泛濫于辭章
馳騁于才能漸積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群儒之
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
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
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
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
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師以
一人超悟之見嗶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

染蒼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啻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木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存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竒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身以上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及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君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闔推盈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不爲空言也先師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

氏與吾黨二三子慮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俟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借附會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于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

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
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
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
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
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
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
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
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
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
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
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
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
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
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
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慮周悉料敵從

真

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
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
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
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雲烟之熾熏灼
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
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
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
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
寧主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六

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
濠始事張樂高會詞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
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
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
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
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
駑馬戀棧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
謂歸師勿追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
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

或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
心阻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
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清歸而擊之一挫其
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
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
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
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
給不暇或以爲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
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七

輪刀陣
上亦得
見之

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
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
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
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
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救
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
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
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
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

此宜如
如此

憂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必不
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
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燄愈
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
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夫死天下事
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
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脉路
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幾既讀是書并述所
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儂服膺以爲大訓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八

精選史記漢書序

豈惟足以祛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
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
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
之非明者真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
有恥焉爾讀有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
稽實紆徐縱橫變化之意時文猶古文也不得
其意而徒辭之徒有句而無字字而較之摸

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噓而已予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

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九

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荆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絕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嚔僂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荷使童子飾衿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

妙絕

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為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為之序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選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必淵焉君慮其浩博擬集于予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葉子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參互校輯其得文若干篇釐為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十

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脉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邇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脉之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

持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即良知之知識即良知之識聞見即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即從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沉醉慧敏才足以達素為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益無所不至而其顯體默究孳孳壹壹以繼其志亦無所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未嘗不爽然稱快以為聞所未聞若飲醇醴益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真機戒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為慎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益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為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貞觀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十一

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為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己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十一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睦州少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郭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于人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推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為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可見之行觸幾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

門之士孰不聞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守而不變者蓋鮮其儔以先生之才力譽望有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千百年于茲世之學者沿習于意見之偏測度假借非溺于虛妄則入于支離中行既鮮法守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嗶嗶其間寢幽寢明僅僅以有今日蓋亦艱矣所幸良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于意見先橫不然之心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未有聞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而引長之猶恐告者之瀆而信者之未至况恐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門人各以其所見為學而後散之四方莫相統一故傳之不能無弊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無聞焉是雖同為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訓緣聞而修求入于悟寡欲以為靜非為虛也應物以為常非為支也教學相長以教為

學不以所得為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徹以復完本體為不足其用心可謂勤矣譬之克家之子日勤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墜以陷于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躋于精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習染之後言之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是自畫也或失則餒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慾汚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

然則先生之所自信與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王瑤湖文集序

儒者之學務為經世學不足以經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間本不容以退托其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要必實有其事矣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其生民之命為命今吾人之心與所謂命者果何物哉道喪千載絕學悠

悠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朕分
渙裂漠然不相聯屬噫故也久矣自陽明夫子
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天下之人
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生民之疴癢疾痛
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爲之維持撫摩以朶
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惘然不容于自己所謂
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不同然而
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救之也吾人誠
有意于經世豈忍一日悠悠甘于退托漠然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
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求
盡吾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
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
用之實學也豫章瑤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
吾黨同事夫子而承良知之教從事于斯專志
不貳居官居家隨處發明此意求所以自立其
官于泰也以州里之休戚爲已任其官于浙也
以師門之休戚爲已任一以爲慈父一以爲幹

予一切以身徇之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
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敦學相長後進多賴之
時出赴同志之會以朶交修之益晚年築室靜
養益務邃密凡毀譽利害之來不惟無所惕且
將資之以爲助卽其日可見之行庶幾所謂無
忝于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予赴弔念菴子
與諸友會于洪都厥子緝錄君遺文一編示予
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劇之說及
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興革宜民之疏雖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六

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發之以朶不悖于
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質于師有曰斯道廣大
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但反觀于內猶
未是天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間未免脫然
師手書答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
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齋
一七已知口味生平所得不可槩見已乎因弁
數語于冊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于良知立
心立命以繼絕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

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炯然不容自己者矣

讀雲塢山人集序

珠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既稟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恍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已間以其說發為文詞則衆譁然非而咲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將奚以為珠川子亦牽于舊習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七

往來于中久未能決今年秋予赴冲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雲塢山人集示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舊曾有常州集因人之咲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予于此既不能舍于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燕則比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于是也子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

子之學莫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達于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于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為根本而實未嘗忘于枝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于非笑弗眩于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耳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六

是乎賴而况于文詞之藝乎哉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語知至也昔有求工畫者不在乎吮筆含墨而在于解衣礪薄以坐之人惟能忘于晝而後畫始工耳今者則何以異于是世之所謂頭巾者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滯而未化者也先師之集傳于人久矣子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子之惑可以解矣苟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隋珠而彈雀亦末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諸體哀然咸備子既已

志于根本亦將以爲枝葉而忘之矣不然是固詞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以徵子辨志之學

國琛集序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木之盛集之以爲世寶者也集凡四科蓋取魯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小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于方人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九

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嘗不通也虛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傳之寶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者大備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

隆殺賓王之義存乎本述願學之意存乎注脚譬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取而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粵自明興以來學術漸著肇於薛敬軒沿於吳鹿齋胡敬齋而闡於陳白沙敬軒以行修鹿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證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所歸矣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十

意測不以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爲刺贊真心孰從而討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唐子矣茫茫太

虛孤懸一掬其誰幸以助予此唐子苦心也故敘而終焉、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宮保制帥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受

天子明命署以

青宮之銜錫以圍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交承之下者咸旅進于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故

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忌居寵者危古人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為萬一之助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德荷三錫之命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所宜自盡期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益流變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神於盈謙之戒昭昭矣禹為大將出師以討梟爾逆命之苗宜無所不可而伯益矢謨至有滿損謙益之戒禹又從而

拜受之蓋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身者也夫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大德量如太虛未嘗有一毫外慕之心其視祿位名壽之加於其身與去於其身如萬象交變出沒於太虛之中神奇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衫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加舜量不如太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物之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身者乃欲屑屑焉求備以自蹈於盈滿之戒亦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而况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亂名高者或齎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化之漸薄夫人乘之自不容於求備也與奪翕張或衰或益大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沉於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覺耳公自巡察而轉中

好好
了說着

永提督未幾而轉司馬總制人言藉甚。忌且謗者紛紛未已。今日之事公於科第才望勳名三者皆足以自致通顯。但一旦驟遷同儕盡屈其下。心不能以盡平。況乎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答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夫忌嫉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而亦非人之所能超避也。公自任事數年於茲。經理浩穰。心殫力竭。雖屢獲奇功。而亦屢蹈危機。自古豪傑當大任成大功者。未有不從憂患中得之。惟公心慈量宏。生平以厚自處。未嘗有讐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故每遇凶而獲吉。因敗以為功。公誠福人也哉。方新命未下之時。當事者尚有屯賞之議。及既下。人情亦有靳於使相之疑。公皆不得而與也。公之處此。惟當兢兢自反。自艾益修厥德。鑒於易書之戒。審於氣之微。揆諸成功處功之跡。謙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卷七

折衷中而取善。然亦不能勝。非惟不學。而終身之萌。而亦不當有重益之望。始足以答人言。而回天命。所謂君子有終而吉也。公天性本求近道。內夷城府外。馳遠馭。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惕若。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眾。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藏。至於怵中批答。醉中應酬。卽愈過憤擾之餘。可以覆瓿。什百未嘗遺一。非其主宰。凝定而條畫分明。未易以涉斯境也。公自謂學問未能入細。不欲吾儕以精微之說瀆之。此尤見公得其大處。先師有云。學貴有序。先清理會大略。然後精微可得。而盡如孔明讀書。先觀大意。未為無見。不然反易溺於瑣碎。非善學者也。然則公殆所謂善學者。非耶。雖然。精微則烏可以不盡。舜之德同於大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能察於危微。而致其精一之功也。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精一而後能致虛。致虛而後能忘累。故曰。舜有天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六三九

而不與言有而不居也公之學果能進於是亦將與舜為徒而三命之寵與諸福之物亦將申錫於無疆矣走也知公最深故望公彌切區區漫述固亦矢謨之意期以表德于有終也公亦將有以受我否耶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好一篇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亦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五

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王于事者有王于道者王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王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為主出者為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大小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為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眾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

畫者不在乎吮墨伸紙而在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為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為用也人知用之為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為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為庸奇浴沂風詠為異庸是不鑿牖而求空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為異庸浴沂風詠為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五

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為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直為天下國家緒餘土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為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楹之堂施黃以表觀畫封履畝圍其民于中者殆方千里

不可爲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張弛提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剖。大蔽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于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于靡闕之門而藏于無高之鎗。優閒容與。章冠詠歌。出于淫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邪。予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子而子之志則遠矣。二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七

行有日矣。屬令葉君某。陳君某。輩奉其道術之教。施于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爲有一日長。徵言于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缺然不見于世。許時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猶冀傳爲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

好

之實。竊以爲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益泉陳侯之爲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人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于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于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七

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于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顛本末之序。往往至拂其所性。此循吏之書于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于文景。爲循吏者。莫盛于西京之世。然編史者。于文景無可紀之德。于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

母之煦子如春膏之潤物發于至誠民于無朕而受惠者莫能為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紆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于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為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幾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于是是謂經綸天下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无

可以達天德區區漢之循吏有不足擬者矣予因諸士夫之請相與述民之情為侯贈且將以進侯于古也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綱之云倦倦于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于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

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于從先進以朶之于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也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君子于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于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于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于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嗚嗚焉濱于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始于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己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

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于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而勿遭多難南北奔馳依依外氏之庇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與鬱而未彰蓋久將有待也迺者聖天子推恩賢宰執贊議重以申錫之命進吾子于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茲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溺于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睡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方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祛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寧過于野無寧過于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為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于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

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是豈徒不失望于海內之同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十有五秋九月二十日值其懸弧令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述厄言一編屬遵家門人陸子光宅洎季兒應吉往昇寗庭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于天地間百歲為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為之紀日可見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格于上下輔世長民以兼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于世非有道者之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如文王處而壽者莫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情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基壽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

命為壽之原譬之北海玄珠得於罔象非夫人
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
靈氣結而為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百
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
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
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
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
生於識心之良知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譬之明
鏡之鑑物妍媸黑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過而不留意與識即所謂照也真心無動而意
有往來真知無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為明奚啻
千里知此則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
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
必意者病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
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消而意為誠意識變
為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為默識無識則知
亦忘無意則心亦冥譬諸太虛之體不和諸相
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

無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夫意
與識非二也識有分別意為之主意有期必識
為之媒是謂一病兩瘡交相成也孔門惟顏子
為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
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
學而識以億為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
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
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認
賊為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陷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於其中而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
良知為宗孔周之絕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
海內學者皆於舊見且闕然指為異學豈非亦
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佞於公出處之槩重有
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肩斯道為善類所歸
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決
大疑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
開泰運視群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

也其處也以其學行於家宅心淵默應緣無
流篤於倫理重朋來之樂徜徉峯泖之墟修身
以見於世視群小之愷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
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同其於文王穆穆勉
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幾乎焉而若有契
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倪焉而不知年
數之不足至八不已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
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
僂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絕塵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五

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孳孳亶亶法天之行
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
於昭曠之域出則爲見處則爲潛將與孔周相
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啟心之靈以綿道脉
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百年之期
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鄉東廓翁七袞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于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爲異
術講謬泥執併老氏之旨而矢之是非養生者

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
其所乘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
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
知者性命之則知是非而微而顯卽所謂獨
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焉則可以復性矣故存
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
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
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六

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
餘年于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
爲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
志爲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
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并包務期獎掖朋友有過
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
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爲分疏使自思得之
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爲之親擔負聖學卓
然爲海內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

遂嘗曰吾始也戒慎于事為已而戒懼于念慮其後則乃戒懼于本體夫戒懼于事為者點檢形迹所志未矣戒懼于念慮者雖防于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擾若夫戒懼于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于一念慮者本體之流行事為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過為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言矣此先生之學也是年先生壽七十七春二月某日值其懸弧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于庭以壽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七

先生而屬言于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為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滯于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于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于是裂性命為兩端分內外為二物或迷于罔象或滯于幻形甚至顛溟濁亂惟軀殼渣滓

之為徇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拜老氏之旨而失之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功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改俛焉孳孳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為難忘一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六

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任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于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徑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翁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于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為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求幽勝

于句曲之墟作園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壇，塹以深渠，總爲護真堡，狀若蓬島，聚糧其中，外內限隔，期過七十，卽將捐室家，絕交遊，屏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于了性，故別求修命之術，斲于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得而知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九

生以百年爲期，五情苦樂，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以爲多，則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容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于形骸，卽爲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乎？交遊果可得而絕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爲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學，未嘗外于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絕之，不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心之爲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于玉陽子，惟在益堅爲聖人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爲的，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爲後世養生之所滑，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爲人，志于學，孔者

不務為竒迹者也不外于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畀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為宗以無欲為要以良知為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于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學不明于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予肩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嘗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于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為之累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于人也

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于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人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于自誣

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蓋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此兄歸宗得力真功夫所謂實致其知者也其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于矯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三

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為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兢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端木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

敬強怨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徃徃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四

于成仙不留形任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偽為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是月十有四日為兄五十九年初度之辰因湯次其語納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為學將寡欲以至于無已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斂順適耳目聰明一

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祝兄宜莫出於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繼以調笑弟弗能也

從心簡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實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宅謂余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為石交况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已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

龍登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

以來心戒不為應酬文乃者同心之言非戒例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十始超然自

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自名也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啟予者公

龍登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

自幼有志于學以孔子為師辨之已早弱冠發這科晉陟無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群望所屬天下以其出處下世道污隆不淫于習不淆于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於衷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方日以莊嚴自持競競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為善學若公

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于竺典余嘗戲曰
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爲
魔境衆爲魔黨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
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
以無心應世魔卽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背卽
觸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
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
心以應之也良知知是非而實無是非非知
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七

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
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
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卽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
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
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
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
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袞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于宛

陸晨夕證悟頗盡交修且得觀菁莪之化聞絃
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游中阿之曲可謂千
載一時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
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于
予曰近谿公蒞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
于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
煦養而翼護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
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
于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值公五袞初度之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八

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于六邑之人公之知心
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
予之情也旣歷天都黃山假館于紫陽之墟方
期構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予欲爲羅君壽
乎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
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
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局府之隔
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
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于六邑也彥而秀者旣

授之館而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為之約而訓
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
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高澤而思有
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為心六邑
之人有一不化于善使君之心歎然有所未盡
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
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為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
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 廷試十年庭除唯諾
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于家者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九

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于用暢達扶蘇有同于
其棠之蔽而人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使人當
下識恥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間以凡心蓋一
念真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
議纔涉安排即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
即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為以
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于道義而
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
所以為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

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為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益
然不犯人力足以倡于六邑之人所謂徧為爾
德而壽考願于使君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身使
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
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闇而不章鬱而不暢
則雖盛筵筐篚侈歌頌克溢于使君之庭亦徒為
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
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為知使君之心
授而書之以告諸人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壽東丘吳君七奏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
公傲之後自文肅迨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
性穎異自幼志于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
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閩
藩司理期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
為恨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樹花
木為逸老之計建書院于里之東丘群友講學
聚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為

斯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為不負所生因
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况表見希聖之意其志
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
其懸弧之辰友人 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

予嘗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間知公行履甚
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徵諸友之請固所樂
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為過情之譽請以所
聞與其所自况者為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者無知也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十一

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于道者只為根
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
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為道之質當學敏捷以
鈍為道之鄙當學對美以蒙為道之塞當學智
能以冥為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
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
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
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即無知之知故曰迅雷
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即所謂愚也審其幾謂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卷七

之不睹不聞克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
出于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真性聖愚
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魯而為愚者也故能有契
見于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為愚者也故能有契
于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的傳區區數十年學
而未能者也君果有志于此不以世情機智參
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
此君居家孝友儉于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
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為長者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十二

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
亦不欲以此為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老矣于世
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揆諸一念共進此道固
千里交修之望也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
之餘縱言及于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
得而兼旨哉膏梁之士宅身繁廡慮危涉患之
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逝世山澤之臞志若

六五三

可以自得而窘約焦瘁每嗇于外養以苦其生
 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
 後為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俛焉若思起謂予
 曰予鄉有朱君西川龍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
 于是耶予曰何居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髫齡
 穎異常習舉子業傷于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
 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資
 走齊魯蹈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
 忠信為本為眾所依資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回
 其子乞言于予以壽其親且所有以諭之予
 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
 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其果能承親之志益勉于
 為學是諭親于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
 以昇之
 壽商明洲七奏序
 龍溪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
 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而臺齋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于性命
 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於
 命乃道脈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
 生之術各自為說道術為天下裂而其說始長
 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
 法象生焉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屯
 蒙六十四卦為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
 微旨不出于身心兩字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
 離者乾坤二用神寓於心氣寓於身即藥物也

二用無爻無位升降于六虛之中神氣往來性命符合即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存乎一息之微先天肇基後天施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蒂也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至於氣至於理則順而公性命通乎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王于氣則不免盜天地竊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也志于聖學有年而尤留意于參同契之說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五

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真有得于是也耶仲春九日值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夫人至七十卽羸藥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于外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本而參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廓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擾滑其心嗒然忘形不以

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斲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于是所謂深山之寶得于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默證玄理尤伯陽氏之密機予固學而未之能何日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之望也

報恩卧佛寺德性住持序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六

蘇郡有報恩卧佛寺建始於吳煖於唐錢氏有國卽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伽殿後爲卧佛閣建炎之難亦煖爲燼元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卽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爲北寺云寺有五院爲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巨鎮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煖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存止太士一院劫數也嘉靖甲子卿之諸大夫

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請為衆所信禪僧性空及化主潘思俞實誓於佛前銳意修舉前後其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方磚若干衆益兢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育才興化延予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衆謂塔功落成周望遐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招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予先至乘興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恍在霄漢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七

此段可觀

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十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屨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八

任持擇行僧通教典者王之焚修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任持亦隨以廢今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為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為衆所推服立以任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為神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任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為左券予曰任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

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任持
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卮也焚修衆務節之末
也得予所謂魂載魄之說始可以爲任持也已
未達爲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
衆務魄之應迹謂之塵勞而王之者神也能以
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皆
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
終日擾擾而恒冥然是謂皆覺合塵皆覺合塵
者凡夫也皆塵合覺者羅漢也無皆無合超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九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卷八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官端時手筆先
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
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參之
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又鬱之功燁然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一
表於世力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小
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徇形迹不
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
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
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爲身謀不
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
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
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
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

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平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實致其知牽泥攪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遭誦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隱禍幾微倏儻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心略為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則僨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二

信意之微眇口不能宣而况於人乎此先師動忍增益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又辱公交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概壽梓以傳見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各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 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

余展玩再三中有大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各一紙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勲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為去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為上運腕次之運指又次之以虛為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蓋不雜學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為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跋語書以貽之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中年志分於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興懷乃繪象為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茫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於象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蘊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

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即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與要而執思為而得是故身心

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為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坎離交姤為火候皆寓言也究其竅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為性氣為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為鼎器藉採取為藥物認烹煉為火候皆邪偽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

園天地發育萬物其幾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曰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冊邵子謂之九致良知即所謂還冊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六

不明良知為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為良知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調理以去其昏翳悵悵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已子既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脉得有所傳方不為幸生耳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

所使君因携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參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為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七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成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為學也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為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離大處反失非善學者也孔明讀書惟

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啟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珎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爲全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八

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聞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者善處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詞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

珠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欽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九

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普應群品皆屬建化門故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中卽一卽三卽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麓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為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累朝誥軸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予曰然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茲益恭發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亦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無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微寵之心此可為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畜養况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參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先師墨寶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灰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因念天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一

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
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
何惜其他若徒以為墨妙襲而珎之則與玩器
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
言為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
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
為善者懼可為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
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一

士人謗先師以為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
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
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
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
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
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
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
相信自將不言而驗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
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為謗而

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
毀譽為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
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為世道
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為貪
謀事不中而不以為愚戰敗而不以為怯受辱
而不以為無耻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
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
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一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
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裒益之道也予曰
有是哉名為實實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為耻如耻之莫如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
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
猶有為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
矣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為言始為常人立

好

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為而為。恐不專以禍福為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懲。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為福。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為尊師閣。以

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此面之禮。屬予群習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又念群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質粹志真。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為盟約。而吾兒應吉與焉。出處顯晦。遠邇聚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逾。復屬予一言以輔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潔淨。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攪入。迺是日用本領功夫。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為終身之盟。務須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為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為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為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煎銷。凡習迺其助。道資。養本靈之心。原未嘗有所

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為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於伊川，即父子兄弟為師友，家庭唯嗒，尤一毫驕閃，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堯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友於與中，選擇同心，其紹宗傳此學，深為有賴。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所推擇，然非以此為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會，不與將來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六

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即係敗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共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為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其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為左券。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鍊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日虛明

之氣也。操心即是致知之功。操則存者隨時隨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為存，出為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著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十七

說以諭之。夫今心為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為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即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為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
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泠然自
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
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
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合
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
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殼率。則非善教矣。途
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携取傳習
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六

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若贊 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于于而若拙。
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汗若潔。聞道若存若亡。
即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克其量。
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虛丘幻身。若且

示之天壤。方臯神相若。或眩於驪黃。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
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茲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
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
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
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
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九

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
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
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
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
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
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
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
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
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

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歛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別言贈梅純甫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

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秋順之累纒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沼迴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墅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至方自視猷然也復送之西游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啟予者夫不住於名利

者豪傑之所能不在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為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為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况於道乎順之天性冲毅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為貶損引慝歆然以未得聞道為憂是豈直不在於行其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取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取則為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為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為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况於任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

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為而為者皆習染之為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為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與而歆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為則以遣累為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為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

志弗怠益薦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曾見臺謬語摘略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為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為明陰為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即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妙如

好

池陽謬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為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隔幾層公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也吾

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既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張太過正貼泰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適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懽若平生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益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為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六

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未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即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長教之極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匆反成玩忽如人不見眼睫毫以其太近也然

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樞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為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七

予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謔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原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八

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

書顧海陽卷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積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九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者學為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次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
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觀體承當
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
矣。觀着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
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
淨。不為功利所滑擾。不為見解所湊泊。便是學
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
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
已。舍此皆是私智。設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一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
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
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
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
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為完行
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
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
變化云為。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
無毀譽可顧。不屆屆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

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持達。無些子
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
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
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
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
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一

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
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
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為邪魔。外道。釋
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克
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
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
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
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
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

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予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為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

只有當下一念此念疑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脉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虛為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為心心屬神所謂性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

坤為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為器器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中一點真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調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滓名為養生實則戕生之因不足學也

記

疑道堂記

易曰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器之重也故既象於器以至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疑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疑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疑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疑而為日月故能得天而又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護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四

謂疑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疑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昂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器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程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濂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尚友堂北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為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大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為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為典要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十五

有可循守若以為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
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為宗仁義為幻禮
樂為贅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為無極
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
迹知順而不知道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
拘學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
之弊也又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
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
之說者以為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六一

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
子相傳已敘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
特從而行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
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
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
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
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
分仁為陽之動義為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

也支聖人本之于靜眾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
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
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
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
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
知之極則也夫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非非
無中之有有中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
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七

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
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
以一為要以無欲為至以寡欲為功而其機存
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
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
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
掉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
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此篇方是不形言語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六

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為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為儒某為老某為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為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濠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微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為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為吾儒者自私自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為二氏之所笑亦見其不知量也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三九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法調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山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不二眾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

故名不二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
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物表之是為深
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
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曰子何以其名為哉
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為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
一而已是為未發之中發之則為喜怒哀樂之
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以位以育
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

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
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怵
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王善
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
惟此最為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
言者當渾全以並其義不當分析以垂其實究
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
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
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為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為

五

反諸己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
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
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
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
脫以為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
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
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成超
脫確乎不為所動是謂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
之之法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
之疑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
即道良知即命若不知疑聚則道終不為我有
命終不為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
忽存亡不知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即為養之
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
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即
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
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屬二見皆為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歛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為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為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為真常無迷無悟是為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于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聖

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群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為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眾病而不捨入眾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况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即

飲人
看維
塵經

蓮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為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聖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

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微悟摩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泠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

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牴牾於聞見涉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爲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罔覺之條是爲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卽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并著其說

拙齋說

蕭子良幹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既言之耳夫拙之為義胎于混沌育于澹泊冲乎若虛魄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疑則滯而為物朴不守則散而為器斯四者皆人為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六

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

詩

五七言律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清風灑
舊居江山容容到蘋藻薦公遲日落香浮渚閒
心白鷺知

題王鳳洲小祇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
葉翻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留精舍同
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四七

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
頭已較遲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即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
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
然在世間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漫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
誰為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涓

涓流水遶重門移舟向晚秋光淨翠壁青林夾
岍分

卧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換白社
能逃俗不戴黃冠亦是仙籬菊開殘樓外景雲
漱吹徹洞中天祗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
秫田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六
瑤草去野情還爲白雲留半窓羅月琴書靜一
夜松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
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
離人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蘚樓虛泉自滴紫
霄臺迥月初臨閒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
欲平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
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渺
雲樹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扣

以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偕浮峰子叔
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
示卽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九

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卽成魔若於見處
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
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
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卽成波佛卽魔却咲山僧
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杖頭點到降仙臺臺上風光絕點埃一自仙翁
賦歸去至今猿鶴咲空來

襲封行 并引

襲封行為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
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
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為忌者所阻身後
錫典蓋行褫奪天下所共寃適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孳孳求治元宰泊諸執

龍箴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十

事仰承 德意南北臺省江淞撫按百口一

詞交章論列以暴其寃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
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

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人人
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
予嘗有言致贈大略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
終焉尚綱之二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
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
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
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
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
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
則所謂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
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

龍箴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十

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葢千百年於茲矣
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
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
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
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者
益眾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
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
馴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
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

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謁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懼况今承襲圭封衣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後一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自然者就其所謂聞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爲世累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
貂冠重襲舊時封
伯禽合致東方胙
召虎應酬南國功
憶昔真人駕箕

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
山中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
嬰曰傳來今幾春
霍雀強覆寒楫
轂駕馬寧辭峻坂
輪浮雲作雨幾更變
一朝日出浮雲散
有如種火開重光
又似枯荻發新幹
元功鬱積人共寃
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麟繡全
金書畫剖龍文
半須臾上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
邊臣盡效雲臺蹟
壯士都懷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麟閣圖嗟君自是神明胄
海內望深責亦厚
洞中鴻寶世所珍
好與緘藏莫輕售
富貴中人如酒醉
淡薄由來見真味
若無道脉作根基
圭爵雖榮亦虛器
贈言此日臨岐路
回頭莫失邯鄲步
一生還擬振箕裘
五陵未可誇
紈袴我忝師門
一唯參心訣
傳我我傳君
良知兩字中天柄
萬古回看北斗文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渺矣胡察脉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至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願攝參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憊憊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安乎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揚墨矣韓退之氏則闢老佛矣二程晦翁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峻閑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於道孰不調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煽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圯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嚮慕咸訾以為異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蔽昏譬之病脉者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倉扁

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醫之憂之過至如詆訾而相噴嗟嗟先生蒿目而視洞照厥因喫緊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糝塵故畿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揚墨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退絕功利砥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覩而議者乃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鮒而望北海之津嗚呼先生往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

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解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畿幼雖嚮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說祗取咲於效顰惟傾仰止以斯文肅庇院宇敬妥靈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去秋重陽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轉食疾幾殞復蘇曰食飯一盂不能對眾飯食予

謂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
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
因兄首領之意稍舒而情未釋予與諸友群聚
南蕪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
情而別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
象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
全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
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仲子可業別簡乃
知病已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洟徬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十六

急遣慶童往候全椒隨擬促裝趨兄面訣以寫
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卽世矣嗚呼痛
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之志遠業
相成之心出于肺肝均于骨肉其間逆順好醜
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嘗一
日不相應也海內同志孰不知之追惟丙戌之
歲忝兄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圖告南還次
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玉溪扁舟過
茗溪期兄出會見泥于時息意向雖切而形迹

稍存余以脚踏兩家船戲之兄卽幡然愧悔出

頭擔當與學育才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
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予壬辰就廷試兄時亦
以行取補吏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
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
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予能道其師說必謬
屬于予從而贊之以起人信心闔闔鼓舞一時
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
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五十七

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于兄兄亦毅然以
經世爲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
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
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
後予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爲都諫因九廟火焚
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爲可備清
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貴人讐者
益衆相比翕構票旨揭爲僞學同黨兄遂以此
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

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者何人復以此相勉于去就澹如也嗚呼余與兄相與之迹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既入山聚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予一往南譙與諸同志為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與磬谷緒山念菴荆川鹿園一菴石山諸君為浹旬之會遠或遣介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友往來滄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為事四方學者無有遠通皆知兄為箇中人也

龍翰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為兄氣魄未化機權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求備于兄譬之採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都及官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平生學問以此為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屑以晦靈自污則

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克兄之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息與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于白日人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去就之相勉于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聞亦無所用兄謬不予鄙意其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

龍翰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九

心自貶以為不及且謂予義皇心太多賢愚少與別白至為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于所恃拳拳規切之心真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也千里奔莫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嗚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溫神厚可以和親仲子種學好修可以抗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自待夾輔周旋可以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涯之感感也然則兄

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南玄予復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麒麟之困于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六十一

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嗷嗷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妍媸兄之出處係污隆生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舍

我而逝孑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粵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三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六十二

予爲之宜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啟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于宗教之傳每予啟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

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罇青黃不願為材兄於精神亦大滌撒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化之迤邐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旻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全

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莖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克裕之才瑩膚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勵萬夫而歎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歛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為神靈

耻為嬰兒之態長聞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擢危科陟清班眇然不以為榮甘林泉樂枯寂脫然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贊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訾其為禪究神理而精攝養或疑其為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學未嘗雜而志未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羨其多能顧以小技自視等為三昧之遊戲辭受取舍惟義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全

裁皎然不緇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污隆尤嚴于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其入于人最深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而啟闕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黨方恃以為著燕胡天不憖遺俄一疾而長逝吾兄行在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炯然其未嘗忘而其不可傳者則已蕩為太虛布為列星杳然其不可復繼矣走也與兄如舟之倚柁如沉疴之待藥嗟予去此其復誰語悵隙駒之易邁感朝露

之乍晞摧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遺
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劍匪鐵
匪石實知錐慧鋒之滓絮涵辦香臨風陳詞兄
如有靈尚翼于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迷于所
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為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
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
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六五

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
之歲予與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
戚補之周順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
張士儀沈思異諸友先後謁余官邸周旋於鷺
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
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則確
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
歛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
以啟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

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略未嘗不相從隨其
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
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
益為縱吏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惡聲不
入於耳自吾得某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
以擬而在玄略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蓋信
其心而忘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
至也嗚呼痛哉玄略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
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八

六五

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
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
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
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
其隱微故曰不覩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
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
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
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虛
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情也

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常鼎一鱗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併相證了此未後一着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即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俎敬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自不能忘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李

此箇是得力朋也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克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燁然足以應變識足以祛眾幻見足以破群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粵自哲人既萎吾道日孤求助四方晚得友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為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搆天心書屋啟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

輩儲廩授餐群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驗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詎謂遽止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之說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即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乘之汨於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真修為實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為出世大豪傑固予與中相期之本願也邇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虹奔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既有聞矣夕死何憾顧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中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八

李

祭胡東洲文

即胡清虛

此箇是得友也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予開講新安之斗山。東洲隨眾北面執禮。為締交之始。東洲顏如冰玉。動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又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取法器。東洲非其人耶。嗣是每歲即過越。聚處浹旬而返。因得交于麟陽趙君。授以館舍。携家為久處之計。此生益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棲之受業於先生。實劉師符玄老人教之。將以廣教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本

老人年一百餘歲。得回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為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晚年受記。東洲為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役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聚處月餘。復

還浮梁與操君共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携其二子同往。嶺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翌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二十一日巳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落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教為入門。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歸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真常。非有邪偽之術。但世人未之盡知耳。諸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本

子久荷教育。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予。西望停雲。遙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之戚戚矣。

卓吾先生批評龍溪王先生語錄鈔卷八

六九一

獸醒子序

昨歲余同年弘菴子以大觀
察抵任東粵適計吏以原職
更調欣然西歸長途落莫舟
中展卷潛玩至會心處輒錄
而識之感懷觸景多發以已意

獨醒子序

久而成帙因授之梓人余得而
卒業焉見其以類屬詞旁引
曲譬微而漸德之原顯而天人
之感以至治心理性敷政動民罔
不具備然大要歸於見幾明決
知止不殆真若三閭大夫所謂

衆人皆醉我獨醒者與以獨醒
子冠之首篇遂目之為獸醒子
繹其自叙之旨視脫鉅任若棄
敝蹠而以得遂休歇為甚快者
噫青蠅玷壁非自招也緣地量
移非劣處也一舉足即不失故

獨醒子序

物而關府而卿貳皆旦晚事也
乃不此汲汲而辭榮適志念切
烟霞纔抵家即葺惠麓山亭
若將於一丘一壑為終焉之計
斯真急流之湧退達士之高標
也若世之人偶一失意競心益

熾營為偃僂俯伏於督郵小兒之前濱於老死而不悟斯人也真如沈湎於麴蘖竟日夜裴回以濡首甚至讖語作病其視獨醒子何啻鴟得腐鼠而仰嚇鸚雛也雖然有出世之志而後

獨醒子序

三

能建經世之業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據弘菴子今日之優游泉石而異日之顯設廊廟者可卜也余老且病願忍須臾以觀勲業之盛

萬曆壬辰秋年弟唐裔湯述



獨醒子小引

余蒞東粵甫三月聞計報解
纒面歸昕夕兀坐舟中時入
杳冥形神兩忘間一推窓舒
嘯與山川應接處覺意適概
渚受事端案牘鞅掌時與

獨醒子引

一

歲霄壤三言老百年身世流
電浮沓劫之衰身隨半部駒
歷隙公幾何時藿食祀晏又
矣是補竊壯此行意者天將
玉如易勞為逸貽我以佳歇
之場且人云希以系則甚快

也興至或展卷自怡倦則拋書
低寐讀不成誦亦不求解有
所觸輒書以記其忘以返故廬
不覺盈帙再閱一過無當尾
岳聊資捧腹身言之無文事
之不諱弗止也因首篇者獨

獨醒子引

二

醒子遂以命名敢竊以於柱
下非僭擬於三閭觀者亦寬謂
讓焉
萬曆壬辰夏五錫山人弘菴
賈應璧識

獨醒子上

錫山賈

甥張明卿與時甫校

獨醒子衣冠楚楚履中規矩性不嗜飲強之則嘔吐欲絕一日誤入醉鄉鄉人無弗飲者群然相邀命酌始而抵掌諧笑相得甚歡繼之狎褻箕踞放言恣論旁若無人自誇以為曠達獨醒子不勝杯酌攝衣欲起眾艱然不悅曰子醉哉何來須臾而遽欲去乎無乃以我

獨醒子

輩為不足並乎咸瞋目怒視且詈且逐非疾走則裂冠毀裳幾不免矣獨醒子歸省不得其故乃歌曰江河倒逝兮汪渭混流蛟龍潛窟兮魴鱗出游璞瑾為石兮薰蘭為藉西子擯卻兮無鹽好求固以其事質諸忘機道人道人曰醉醒何辯辯夫勢而已矣勢有強弱弱與強爭則強者勝勢有寡寡與眾爭則眾者勝故水之熄火理也而揚杯水以救燎原則迂土之障水理也而握撮土以填巨浸

則拙子以獨醒當眾醉迂耶拙耶互乎其以子為醉也又何恠乎見逐哉昔人有呼馬而應之以馬呼牛而應之以牛者彼豈不知已之非馬牛哉順其勢自以忘其身耳獨醒子憮然又歌曰泰山高兮土壤積蒼海深兮百川納至人虛兮包六合

猛虎伏岡見形則噬苟無渡岡之夫爪牙雖烈不為害也含沙伏澗見影則射苟無越澗之人陰噴雖毒不為害也夫猛虎好噬不能噬

獨醒子

無形而人之噬人不必其有形即素不覲面如秦越人之不相識者亦得而噬之含沙好射不能射無影而人之射人不必其有影即數千里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亦得而射之以是禍生於形影者人猶得以形影避之禍起於無形影者人莫知所避矣然則人心其尤烈於猛虎也哉其尤毒於含沙也哉潮之海陽人不事耕作多以泛海聊生日衝風破浪出沒巨洋以圖升斗之養終其身質質

焉若不知有家者一旦揚帆鼓柁飄至扶輿
國土扶輿人招之曰子何來曰來自中土治
何生曰航海為生曰食日米一升曰衣歲布
一疋行年幾何曰歷三百三十五甲子矣扶
輿人曰天地之造物也甚博而人之受氣於
天地也甚眇日月之運行也甚久而人之取
精於日月也甚暫夫以眇然之身托暫寄之
迹縱日休歇於安樂場猶恐外物足以撓吾
慮而搖吾精也何乃不謀自逸而好自勞苦

獨醒子

三

役役於濟蕩之鄉冒不可倖之險以邀不可
必之利女自以為為得矣自我視之人生百歲
一瞬耳即日享千鍾無補於身心之萬一况
所食不過太倉之一粒所飲不過滄海之一
勺外之風浪撓其形內之恐懼驚其心寸板
之下即為黃泉倘一失利將葬於魚鼈之腹
矣吾甚為子惜之子不見吾國之人乎家有
數畝春耕秋收稻粱滿畦夫妻父子相聚一
室親戚朋友往來相呼為樂風雨晦冥閉戶

相守晝作夜息名利不入於心即三公無以
易也子能鑿一杯之土構一室之廬則食有
餘飽居有餘安矣奚必冒不測之險以延須
臾之生哉海陽子俛首若有所失良久曰吾
土之人悉以微利是競汎海為生故吾向也
亦習而安焉不知勞苦之若此也微子之言
幾汨沒吾生矣今而後終身不復言汎海矣
遂就扶輿而家焉

獨醒子

四

而易之乃竟席大觀子曰楚人之不能歌越
猶越人之不能歌楚各適其情而已奚必辯
楚越哉試觀吾人朝燕暮秦奔走於名利之
場生榮死哀聚散於代謝之頃窮達相形欣
戚互感即吾人之劇戲也推之於物或歡呼
於簷溜或叱咤於庭槐或抱砌以長吟或穿
花以度曲翩翩舞翹裊裊好音即物類之劇
戲也又推而極之陽春佳麗和氣發舒霏雪
滿空朔風凜冽山川競秀雲物變幻此又造

化之劇戲也撫時育物皆為樂事觸目感心
無非宴喜瞬息韶駒過隙倏焉劇散筵收矣
對境者當自得之奚必辨楚越哉

客問人生窮通得喪果有命乎曰有奚辯曰辯
之以理非若世之星平術也試以士言之士
未仕初習舉子業研思經術淹貫義理搦管
為文沛然如泉灑然成錦命焉有終窮者乎
設有窮焉可以委之命矣為居則事泔蕩試
則事奔競提筆不能成句欲僥倖於萬一一

獨醒子

五

不得志則悲其窮曰有命吾弗謂之命也既
仕謹守成法明習吏事於人情無所徇於貨
財無所私命焉有不通者乎設有不通可以
委之命矣苟違道以干譽拂民以從欲廢法
以圖利徒日徇於粉飾之具惟是辱且不免
矧欲求通苟不能通猶然曰有命吾不謂之
命也即士而農工商旅可類推矣傳曰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俟命者
盡其道者也行險僥倖者立於巖墻之下者

也嗚呼知此可以言命矣

君子待人以誠而或致人之欺終不以其欺已
而貳吾之誠也示人以信而或起人之疑終
不以其疑已而爽吾之信也施人以恩而或
招人之怨終不以其怨已而輟吾之恩也蓋
天無所不覆四時有常叙焉日月無所不照
晝夜有常度焉君子無所不容屈伸有常行
焉在人者不可必在我者可自盡君子惟盡
其在我而已矣

獨醒子

六

天下之冢難懲者忿苟於橫逆之來處之泰然
無纖毫介意冢難窒者慾苟於貨色之交視
之澹然無纖毫動心非有天下之大勇者不
能也
大忿能懲大慾能窒可謂善用其勇矣此其所
關者大故人所致力者多也然或小有中情
即生一喜心小有拂意即生一怒心此尤人
所易忽不覺其感之速而應之切者於此不
能消融猶然內之未定也天下未有此物不

勤而可謂之養盛也者故君子所養必自獨
知始

醜醉易以醉人不飲則視之若鳩毒矣艷冶易
以迷人不淫則視之若髑髏矣貝玉易以移
人不貪則視之若糞瓦矣四者之情既平由是達
爭則視之若飄瓦矣四者之情既平由是達
可以忘華袞之榮窮可以安蔬水之樂以之
養生久而益光以之應物錯而不變一毫無
所累於心也故關尹子曰物之來于我者皆
獨醒子 七百八

攝之以一息知此不惟心無所累而萬物皆
為我用矣

或問人之受福於天何厚薄久暫之不齊也其
道可得聞與曰朕兆茫茫予奪庶常去不可
留來不可量天道豈易言哉雖然嘗微之物
理矣華之茂者乘其蓓蕾而刪之則發舒益
茂不然前之盛者後必凋也果之繁者乘其
未實而摘之則結子益繁不然始之多者終
必耗也儲擔石於家儉者可供百日遇何曾

之輩一筋而空矣釀尊罌於堂啣者可飲數
月遇高陽之徒一吸而傾矣焚膏燭於密室
明光可以達旦置之風前不逾漏滅矣由是
觀之予之厚薄係乎天享之久暫存乎人人
之作用不同故受享亦異耳昔人有言曰留
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不盡之財
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
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噫知其說者可以達
天道矣世有享富貴而不知足暴殄天物而

獨醒子

不惜者獨何心哉

尺璧在山美未彰也鑿石者得之玉豈有求於
人哉天不使之終埋耳夜光在淵輝未露也
剖蚌者得之珠豈有求於人哉天不使之終
沉耳亦有至寶也自珍之彼抱璞而泣剖腹
而藏者亦過矣
人有隱行天必顯之苟不顯於其身必於其子
孫發之天道也人道也彼有寸長而急急於
自鳴者亦淺矣

人以陰德及人者必獲陰德之報以陰事中人者必獲陰事之報其所報者不必盡出於受者之手而出爾反爾自不容爽也噫此非人所為天實主之非天所命人實召之感應之幾亦微矣

人之安身立命本自愛欲中來故其發於情也愛欲為切其難制也亦愛欲為甚小之而食色貨利大之而富貴功名人情孰不欲靡麗而厭足焉其則竭精匱神謀其力之所不及

獨醒子

圖其勢之所不能至有寧死而不休者豈非愛欲之為崇哉試反而思之人生在世受用幾何錢貨盈庫所需僅為長物粟穀盈倉所食不過充腹錦帛盈筒所衣不過蔽體艷冶盈室所資不過字育童僕盈庭所給不過使令豐功盛名無非事人之事高爵崇祿無非憂人之憂向之經營於吾前者雖甚多而取以養吾之生者則甚少也矧錢貨太積則慮其散失粟帛太繁則慮其弊壞僕妾太盛則

慮其奔佚功名太高則慮其玷損爵位太崇則慮其殞越欲擺脫業已受其束縛欲一一顧惜則精神有所不逮蚤夜勞思斃而後已種種色色無非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也吾之所謂愛欲者不為吾之大患害乎故達人養生澹然無欲其來也不拒其去也無求世之一切可愛可欲者視之若浮雲然好善惡惡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何世之人見善則怯見惡則趨日夜焦勞不務安

獨醒子

逸所經營者多伐性喪生之事豈其好惡之情與人殊哉蓋其中之所蔽或好名或好利或好色三者交戰於胸中因以奪其好惡之真情故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為惟惡是務無善可見雖勞不憚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苟能以好道之心易其好名好利好色之私凝其神於太虛滌其欲於太素淵然湛然一物無以攖其慮則有善可進無惡可祛不求逸而自逸不求生而自生其好惡有不與人同情

者鮮矣

南海赤帝子向離出治有臣五人曰盼子者司鑒貌別色曰爾聃者司聆音察理曰商允者司辭令出納曰馮翼者司捧持扶掖曰繼武者司奔走趨蹌五臣在帝左右或居耳目之官或專喉舌之任或寄股肱之托各効其職君臣似謂深相得矣一日帝陞丹淵之殿闕衆妙之門屏羣寺之黨恭默思道愀然不樂呼五臣至前而切責之曰寡君無良實左右

獨醒子

十二

是賴五臣輔相有年計行言從體恤周至可謂待之不薄矣吾欲並觀而盼子不能啟吾之明暹睚眦而悅艷麗使吾常病於瞽吾欲兼聽而爾聃不能擴吾之聰獸逆耳而悅新聲使吾常病於聾吾欲三緘而商允不能括吾之囊詞令之渙發使吾多失於躁妄吾欲端拱而馮翼不能作吾之恭使吾揖讓不協於規矩吾欲安詳而繼武者不能增吾之重使吾步履不中於繩尺有臣如此將焉賴之若

不嚴加策厲吾將褫其職而逐之矣五臣惶懼不寧咸叩首謝曰臣等奉職無狀厥罪奚辭第念責有所主非臣所得當者望王察之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君令於上臣恭於下五臣惟奉令承教之不暇而暇為自便乎臣職業謂已盡詎意王猶督過之也倘沐宥其既往開其自新臣等願進一得以效忠焉惟王首先庶物正已率下端居靈臺之上游息汪洋之中清靜寡欲無一物

獨醒子

十三

之投其好疑神定慮無一念之入於邪臣等自能將順王休又何敢妄有所效哉帝默然良久曰朕方責臣臣反責君君臣交儆一時良遇予甚嘉焉今與諸臣約責在一人者予自任之責在諸臣者當共勉力圖之凡予視聽言動稍不循理汝等即反命而力諍之毋遂予過予當從諫弗拂也五臣咸稽首稱賀曰君言及此誠社稷靈長之福也敢不奉命惟謹

有民社寄者若為人荷擔然物有輕重路有險夷時有蚤暮何不齊也物輕則易舉路夷則易行時蚤則易至彼負重者非彈力不能舉矣歷險者即彈力非有推挽不能行矣來暮者須臾不能辨色即彈力推挽且未至矣甚則有并其擔而損失之者主人惟計其能至而完璧者授若直否則非捐其直且責之償其輕重險夷蚤暮俱弗問也噫人之遭遇有幸有不幸哉

獨醒子

十三

三百

均之乘舟也牽挽僕僕者日行不能百里順風揚帆則一瀉千里矣方其乘風破浪孰當其快意若或拔檣裂柁多起於揚帆之艦牽挽者無有也均之乘馬也按轡徐徐者不過數十里而止策鞭疾馳則瞬息數百里矣方其歷都越國孰追其後塵若或蹶蹄隨鞍多出於疾馳之足按轡者無有也今之宦海波濤利途疆鎖何以異此達人大觀寧拙而遲毋巧而疾終不以彼易此者安危之機灼然其

先見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慎之哉

東粵素稱沃饒年來民貧盜起官司按之日急崔符之警日益繁粵人有搆庵詔石間夙好焚脩者適遭其患訪真子往過之見其色若死灰形若槁木愀然若有所不豫者問之曰何乃爾曰為盜所苦曰官司如之何曰保甲有法哨守有備緝捕有格弭盜之術非不詳矣盜竟不息奈何訪真子曰子所言者治之

獨醒子

十四

二百九十六

之具也非其要也子好道試以道喻夫人身效用在百骸而主持在一心心苟多欲百盜競起目貪於色盜起於目矣耳貪於聲盜起於耳矣口貪於味盜起於口矣鼻貪於香盜起於鼻矣四肢貪於安逸盜起於四肢矣凡其朝突吾門戶夕鑿吾垣墻驅於東而戢於西者孰非多欲以召之哉子能堅持爾四大謹閉爾六門固脩爾神室澄心絕欲澹然無為則六盜自為之屏息矣且吾聞粵之為關

也無地不設關之權稅也無物不有稅之充
官用者付一入私囊者什九官既渙民之利
而奪之矣矧常賦有耗羨之征贖緩有法外
之罰以是刻削其民民之財日竭而生計日
以感安得不羣起而為盜乎官是土者果能
廉靜寡欲不殖貨利於凡無名之稅法外之
科一切罷去則民既安於生業之有利而不
苦於科歛之為害即驅之使為盜不從矣蓋
官猶心也民猶百骸也心得其職何患百骸

獨醒子

十五

二百九十二

之為累哉粵人聞言三歎而去

水能內照而不能外觀陽在內而陰在外也火
能外照而不能內觀陰在內而陽在外也故
畫卦者置乾爻於坤之中則為坎置坤爻於
乾之中則為離坎離之象水火之誼乾坤之
交陰陽之機無不互根無不相濟易道盡之
矣

人之患無不由已作之者陰刻者無後奢侈者
易貧猜忌者親離貪暴者眾叛言誕者招尤

行肆者名敗匪直人事是亦天道孰非患之
由已作者此猶其遠者也好飲必亂性好食
必傷胃好睡必致腫好樂必蕩神好色必竭
精好馳必傾跌好鬪必損身苟尤好之禍必
隨之孰非患之由已作者此猶在外者也一
念喜則氣散一念怒則氣湧一念憂則氣鬱
一念思則氣結一念懼則氣餒一念粗則氣
喘一念從心起氣從心動患即從心生矣作於
已者益微召夫患者益切故君子慎獨不但

獨醒子

十六

三百〇一

可以脩身即養生之道不外是也昔邵康伯
遇神人授以衛生之術曰自身有病自心知
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
是病生時噫斯言真得養生之要哉

水能尅火得金以收之則水溫而火之用不窮
木能尅土得水以滋之則木盛而土之功益
著五行之利未始不相資以有成也善導天
地之利者當自得之

古今人何不相及哉令人作事動求成法成法

者古人已試之良法若六經子史所載嘉言
善行是也令人而果能取法乎古不亦善乎
苟欲一一盡合乎古人恐有未能亦有未當
者成法又安在乎試觀堯舜之揖讓湯武之
放伐周公之誅管蔡前人何嘗有行之者堯
舜湯武周公獨行之彼何所取法哉法乎天
則而已所謂天則者質諸神而無疑俟諸聖
而不易者也令人而能動中乎天則協之理
而當焉反之心而安焉求之中而無太過焉

獨醒子

一七 三首

無不及焉不必合乎已試之成法自足為當
今之良法矣

天遊子適粵三月返棹東歸焚香靜坐因指席
間之爐而歎曰天下之物未有不虛而能容
者此爐握之不盈一掬惟虛故能容其燼所
凭小几揆之不盈數尺惟虛故能容其爐所
乘扁舟其倉不過數丈惟虛故能容其几且
并人而共載之矣推窓眺望江流汨汨濟艇
往來莫知其幾信知此水惟虛故能容其舟

顧瞻大地紅塵滾滾綠野靡靡四海百川無
不承載信知此地惟虛故能容其水極目仰
觀茫茫宇宙遠不可既廣不可量信知天惟
虛也故能容其地又并山河四部而並畜之
矣夫物以漸而大器以漸而寬所容亦以漸
而多彼有拉一長懷一智即與人相角而不
相下者觀此亦可以自省矣

氣運於天而灰動於管者陽之神虛而能通也
聲發於此而響傳於彼者谷之神虛而能應
也君子默運於中無機不通慎發於外無感
不應惟其心之虛而已矣

獨醒子

一八 一首

善治事者順其理理得則觀其成不多事而增
擾也善治民者順其情情安則聽其便不拂
民而生亂也善治水者順其勢勢歸則從其
趨不與水而爭利也善脩身者順其性性盡
則無施而不當不戕性以立異也善受命者
順其天天定則無入而不得不違天以圖倖
也善養氣者順其機機運則生生而不息不

逆機以妄作也聖人之所為無不順應之也者何容心於其間哉

天地不言而化成日月不言而化光雨露不言而化滋江河不言而化流萬物不言而化普機之不容息者本不待言而顯亦非言之所能盡彼談性命者求之言詮所得必不深矣有天下者須精神貫攝乎天下斯萬邦協和天下之民得其所有國者須精神貫攝乎一國斯百姓乂安一國之民得其所有家者須精

獨醒子

九

神貫攝乎一家斯九族敦睦一家之人得其所有身者須精神貫攝乎一身斯血脈流通五官四肢各從其令匪直動中天則即百病亦不生矣然則呼吸之間幾微之際道無乎不在也體道者何以使精神之貫攝哉人之一身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臭口能言四肢能動方其氣聚形生百體犁然各效一靈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是孰使之然哉神之萃我而生也及其氣散形穢頽然如糞土向之效

靈者寂然無一之能存神之離我而去也夫此神之在人為生生不息之機善養者得之不善者失之耳苟求其故其造端也曷從而始其究極也曷從而終其來萃也曷從而致力其得之也曷從而體驗是必有其道也審此而長存之谷神可以不死矣

宰執而不二者天地之心運行而不息者天地之氣心至虛故常靜氣至實故常動乾坤所以不毀人能虛其心可以合天地之心實其

獨醒子

十

氣可以合天地之氣虛實有常動靜無間可以同天地之久

昭曠子尸居澗默返觀內照顧謂心曰咄哉爾心天之肖形惟汝寂尊汝擁虛位獨居靈臺伴食摸楞何不盡厥職也心曰君何發此言哉余為五官之宰百體之長一不從令是余之責余日兢兢焉正色率屬無一敢違越於禮法之外者皆奉余之命也何曠職之有昭曠子曰豈謂是與心之為官虛而能通彈厥

所思方克稱職人心皆巧惟汝獨拙人心皆華惟汝獨實人心皆智惟汝獨愚人皆見利思趨而汝獨後人皆見害思避而汝獨立人於功名則思爭奮而汝獨不居人於爵位則思爭崇而汝獨甘於卑列凡百人情得喪榮辱若一無關於心者此所以謂汝曠職也心曰噫惟君云云余非不能為誠不樂為耳顧人所以日營營於富貴利達之場者豈獨勞其心思已哉將降其志屈辱其身塗其面目

獨醒子

廿二

奴顏婢膝昏夜乞哀有妻子之所羞視而不顧者乃得遂其所欲既勞其神并辱其身雖苟富貴何益於君君不見夫世之貪利慕祿者乎谿壑方盈而不免於陷窵朝秉樞要而暮登鬼錄者有矣以是徒勞其心吾不為君顧之也故與其逞吾之智毋若守吾之愚與其飾吾之華毋若存吾之實與其闢吾之巧毋若抱吾之拙人以名利為榮吾以無辱為得人以富貴為尊吾以無欲為足彼方賤人

以危吾實貽君之安而君何不以余為德也昭曠子曰良哉爾心雖無赫赫之名不惑循循之令微爾言幾眩惑於世之營營者矣今而後吾與子遊神於太虛之表而相安於無事之天百川之水始於涓滴燎原之火始於灼爍泰天之木始於萌芽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察微知著聖人所以慎之於始也

獨醒子

廿三

而欲獨坐以求靜余曰入山求靜靜以山也有時而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靜以坐也有時而離坐仍不靜矣然則靜安在不在山不在坐在乎人之心爾苟得事心之要雖終身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害其為靜也不得事心之要雖槁形巖穴老坐蒲團外若靜矣而一念少弛火蛇游泐即在山在坐時且莫知其所以也安得謂之靜乎然則事心如之何曰心本太虛多欲為障心之不靜欲為之

累也果能一切嗜好貪嗔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無所擾者內自安定不求靜而自無不靜矣周子曰無欲故靜斯言誠得事心之要哉

空空者聖心之本體與鄙夫之心體無不同也叩兩端而竭者鄙夫之心體本如其各是聖人復還其本體非有加於所知之外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道不可見苟欲見道無物而不存也中不可執

獨醒子

二

廿三

三百六十二

苟欲執中無微而不著也何以驗之試觀諸水與石焉水本無泡括之而泡生矣隨在而可括則隨括而有泡不括則泡湮泡何常生之有石本無火擊之而火出矣隨在而可擊則隨擊而得火不擊則火滅火何常出之有知此可以見道可以執中

問人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曰此是氣定未可便謂之靜也若只如此求靜其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觸發仍然妄

動矣須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常如本性方是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彼默坐者安得遽謂之靜哉

六經具載聖賢大道固是後人師範然未有六經之前作聖賢者自有心法不在典籍間也吾人善法聖賢須先克治病根涵養本體方入六經之髓若只淹貫羣籍博物洽聞謂之經生則可謂之得道則未也令人有學備玄

獨醒子

三

廿四

三百六十三

者一切陰符叅同悟真等篇無不了了舉以告人莫有能難之者自以為黃老復生不是過也忽遇真脩者出試以下手丹訣口授工夫叩之則茫然無所對矣余曰此趙括之讀父書者也見聞之知何適於實用哉

心不可放放則縱肆而不能收斂心不可拘拘則束縛而不得展舒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斯言雖為養氣之節度實為存心之要

小事亦不可怠緩小人亦不可忽畧人人當然
况有民社寄者乎

寡欲不惟養神且足以任道真言惟養氣且

足以進德寡取不惟養廉且足以理謗寡用
不惟養財且足以惜福寡交不惟養勞且足
以遠怨

大道無情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氣化則物生
氣壯則物盛氣變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此生
長收藏之機萬物因之而成變化也人肖天

獨醒子

廿五

三百

地同此一氣七情六慾交相震撓真氣耗極
形體消鑠而神自去矣故善攝生者在養氣
善養氣者在御情

人生在世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
大富貴之人亦所不免况貧賤者乎故佛家
謂之缺陷世界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
泰自無不足矣

心可逸形不可逸道可樂身不可樂形逸則怠
惰易流身樂則荒淫易恣故君子勞其形以

有為而心則無時不逸焉憂其身以防患而
道則無入不樂焉逸生於勞其為逸也日休
樂生於憂其為樂也日裕

醯鷄日處於甕以甕為之乾坤也故所知惟甕
中之糟粕耳置之醴泉必驚而溺矣井蛙日
處於井以井為之乾坤也故所知惟井中之
污泥耳放之江海必躍而升矣村夫村婦日
耕織於偃僂田野之區以村落為之乾坤也
故所知亦惟村落之蹊徑而已與之談國都

獨醒子

廿六

三百

之境必駭而走矣彼有襲故紙之陳言勦途
人之口昭未歷九垓而遽談天下事者相去
能幾何哉知言者自能辨之

聖人不能無欲欲而有節欲皆天理凡人不知
節欲無惑乎天理之日亡而身命之日促也
試觀水火者常用之物世有蹈水火而死者
用之不得其節也飲食者日給之需世有傷
飲食而殞者給之不得其節也即此推之凡
節於忿怒節於憂患皆足以忍性節於逸樂

節於驕淫皆足以保命節於視聽節於言動皆足以修身節於財用節於使令皆足以齊家節於刑罰節於賦歛皆足以平天下聖人不外欲以存理故以之脩己以之安百姓無非順人情而為之也

常人溺世者不離世間一切相厭世者必離世間一切相唯出世之聖人不離世間一切相而能離世間一切相能離世間一切相而不離世間一切相故磨不磷涅不緇堅白自如

獨醒子

惟孔子一人而已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

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

聖人有出世之法而無出世之心若有出世之心則是厭世而欲離世間一切相矣惟其無心故不離相而離相離相而不離相此其所以為出世法也

心體不可不活工夫不可不死心體不活則疑滯而不圓融工夫不死則浮泛而不切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非疾無名疾沒世

廿一

三百六

而無善之可稱也若君子存心唯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而已名之稱不稱何容心焉古人為善不求人知有過不畏人知今人為善惟恐人不知有過惟恐人知

釋家以度世為佛果自度為羅漢果固分量大小之別亦成已成物之辨也自吾儒之道觀之孔子之老安少懷佛果也鳳歌之楚狂鷄黍之丈人羅漢果也禹之視溺猶已溺稷之視飢猶已飢佛果也洗耳之巢由採薇之夷

獨醒子

廿二

三百四

齊羅漢果也顏子不死擴而大之則佛果矣彼有以顏為羅漢果者非惟不識顏亦不識佛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斯言若謂小人好道舉國無不談道一人好禪舉國無不談禪一人好兵舉國無不談兵好者倡談者和如影隨形如響隨聲雖欲卻之不可得而卻也矧又舉吾所好而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彼效法者無不從風而靡矣
甚至一言足以悅心一事足以稱德則舉國
無分言之中節事之當理與否莫不以言希
幸以事求庸矣風之移人也豈直小人為然
哉

古之觀人也以目今之觀人也以耳任目庶幾
近之猶有察之不得其精者况乎耳視則毀
譽易起於愛憎訛言尤足以亂聽鮮有不失
其實者矣吾試求人於道而世之談道者果

獨醒子

卷

三百九十七

皆率由性真而登鄒魯之堂與者乎求人於
禪而世之談禪者果皆妙通圓覺而超頓教
之上乘者乎求人於兵而世之談兵者果皆
多多益善擒縱自由而足以建上將之旗鼓
者乎以言求人而世之立言者果皆足以垂
不朽乎以事求人而世之任事者果皆足以
弘庶績乎一人譽之千百人從而附和之有
所譽者果有所試而附和之者又果衆論之
公乎實與不實無考也如世稱燕趙多佳人

其間有跛者眇者羝氈者疥且痔者并寵而
愛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也可乎哉噫
觀人者當辯之

天下有真是者人得而是之有真非者人得而
非之有似是而非者吾難於辯之彼易以混
之彼得而混之則偽者進而真者卻焉故抱
荆璞者蒙刑是之刑則懷燕石者售矣投夜
光者被按劍之色則拉魚目者前矣偽之亂
真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

獨醒子

卷

三百九十八

中庸言誠明為性猶佛家以定慧為本誠者明
之體明者誠之用本非有二物也即慧之時
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識定慧之旨即達
誠明之理矣

嘗觀孔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稱子產
曰有君子之道四聖人何取於霸佐乎弘恕
之道以教萬世也故他日告子貢曰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聖人垂恕之訓
無非欲人切實近裏時見已過毋見人過斯

為學之善者令人纔學讀書便傍人口脛言
人是非如矮人觀劇隨人道妍媸耳試觀告
子之不動心孟子辭而闢之者正學術也今
之闢告子者以其義襲以其助長遂視之真
若冥然罔覺悍然不顧者流烏不知告子當
時豈漫無所事於心者乎觀其自言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是不欲以其外者累吾心也
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欲以其內者
後於外也此告子之不動心是落禪家二乘

獨醒子

世一
三百九

之義較之聖賢學問固不相侔其去流俗末
技亦遠矣令人自反雖云讀書日營營於利
達之場非惟不知集義即求如告子之義襲
助長吾知其不能也不能如告子而欲立人
之朝任人之事即有作用其能如告子之不
動心乎令人作用吾嘗見之矣遇功名則嗜
之如虎遇富貴則聚之如蠅責人任事則吐
氣揚眉身任微艱則倉皇失措見人有難則
推井下石身臨小患則巧避不寧皆世稱賢

豪者之所為也其能如告子之勿求於心勿
求於氣乎今時而有一告子者出焉吾知其
忘情於利達必不若是之役役矣嗟乎余非
有取於告子也羞見夫世之闢告子而不知
自反者為可哀耳恕之一言聖人垂教之意
深哉

天下事不得已而應之者道尊而業廣無因而
強為者力拙而功卑洪鐘無聲有扣乃有聲
淵水無紋有風乃有紋著龜無兆有占乃有

獨醒二

世一
三百九

兆故三聘勤而阿衡之勲始著後乘載而鷹
揚之烈始弘監車釋而糾合之功始大皆不
得已而應之者也不然荆山之璞非不為寶
也垂泣而獻人皆賤辱之矣夜光之珠非不
可貴也以暗投人莫不按劍相盼矣人不我
求而強為以售之者無惑乎其柄鑿之也吾
人日用酬酢之間仕進功名之會果皆不得
已而應之者乎是尚有無因而強為之者乎
誠當慎所發矣

人之所以日與世紛爭而不已者內之好惡得喪勞其心外之榮辱毀譽撓其形是以隔膜便為吳越同室亦成仇讐曾不一瞬與化俱徂矣是果不可以已乎故達人以六合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泰山丘垤總是塵緣滄海江河莫非血淚蠢動含靈俱為膚爪况人為同類而相親尤吾之骨肉而可愛者疾痛痲癢自是關情縱不能盡如吾意吾方哀憐之不暇而暇與之爭哉榮辱毀譽聽其自至好惡

獨醒十

世

言

得喪一不尤人恢恢乎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匪直足以容物庶乎可以養心道德性真立命之根柢也榮辱毀譽外來之客感也養盛者不以榮辱撓情識定者不以毀譽動色是以輕羽在高過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然則備道德而全性真者尚何客感之足累云
或問道曰道在無言或曰無言足以闡道乎昔

人有未見麟而問嘗見者曰麟如麟也曰若嘗見則不問未見而云麟如麟何耶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曉然而悟今吾欲見道而子云無言無言何以見道乎曰問麟答麟者麟之形也非麟之神也麟之神言之所不能傳子欲見道當自得之言外
人之懿德碩行或有晦於一時而彰於日久有不白於生前而顯揚於身後者謂蓋棺論定也自余觀之亦有不盡然者傳記蔡邕性篤

獨醒二

世

言

孝母滯病三年邕歷寒暑未嘗解襟帶寢母卒廬墓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室旁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村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產鄉黨高其義此邕之懿行大都也後世作劇本者乃稱邕贅婚相府親在不顧養親死不歸葬至今傳演不變不識作者何意而邕獨蒙此惡聲噫世之類邕者恐不少也蓋棺之論豈盡足憑哉
日之初生何如夕陽之景而升沈之勢則殊月

之方朏何如下弦之光而盈虧之勢則異一
簣之山不足以當垂成之九仞彼方向往不
已此則頽然故墟進止之勢自別也然則國
脉之強弱在德不在險血氣之盛衰在神不
在形

猩猩能言尤逆知人姓名機械然性嗜酒輒飲
輒醉多為人所執故人欲執之者必先具酒
以待彼初猶與同類相戒曰此其欲誘吾輩
而設之者且詈且走飄然不顧而去然終不

獨醒子

世五
言七

能忘情於酒頃更復至其處頷而笑之又相
戒曰姑試飲毋至醉墮其計中及飲之甘則
竟忘前戒莫不絕倒斯人得以縛之矣嗟乎
貨利之場衽席之上禍之所伏尤毒於酒者
何限也世人明知禍機不能忍於情之所好
竟以敗亡者豈獨一猩猩哉

木之高也風必摧之岸之高也水必崩之行
高也人必忌之是以姬旦精忠猶蒙不利之
流言宣尼粹養未免喪狗之多誦聖人處此

其心未嘗動也蓋植摧木者培之愈固何欲
於風脩崩岸者築之愈堅何咎於水聖人之
見息也惟脩身以俟之終不歸咎於人
聖人之心其空也如鑑其靜也如淵鑑之為體
本來無物物來則應照物不碍物去不留淵
之為水風生則紋見風息則紋止未有紋先
無加於靜也既有紋後不汨於動也聖人之
心得其常而已矣

道範天地天地不足以盡道道疑聖人聖人不
獨醒子

世六
言七

足以盡道苟天地聖人而足以盡道則亦非
道之至矣

聖人之知所以異於眾人者非物物而為之知
也惟其心體常明常覺無微不照故於天下
之物無所不知如是耳若衆人不求知於心
而求知於聞見是以通一物反添一碍多一
識反增一障知愈深而心體愈蔽其去聖人
之知益遠矣

令人譚性命者既厭聞見為支離便專言空空

為得心學之要一切物理俱棄而不講不知
聖人之心學亦非教人遺棄物理也印心即
理即理即心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物不空
無物不有無物不具於心也

倦游子嘗阻風鄱湖泊舟鷓磯山下見一艘艫
揚帆溯流意甚得也頃更為風所敗舟中人
汨沒過半所載漂流殆盡尚餘扶篙櫂而浮
者數人勢甚危迫時湖濱有小舟命往救之
至則惟利其所有彼被溺者一不顧也幸舟
獨醒于

獨醒于

廿三

人有善浮水者援而登岸倦游子呼僕給薪
粒予之燎衣充腹甫活付餘命歎曰余有濟
人之心而無其具湖人有濟人之具而無其
心世之當權者苟存其心於濟物則雖一命
之微於物無不濟矣豈可徒嗜利祿為哉
覆舟人方援至岸湖人之操小舟者則鈎取漂
遺忻忻滿載而歸矣二人顧利爭執不已相
與訟至前倦游子為舟人曰若被溺時惟求
得命安望得財彼湖人衝風冒險豈為汝

脫一不利并諸所遺問之水濱俱化為烏有
矣謂湖人曰若為地方見溺不援惟幸人之
危而利其有者不仁况若所得咸彼故物盡
其有而取之者不義不仁不義後必有禍能
聽余剖者各半不然惟赴官治之眾咸悅服
扣首謝去余歎曰舟人得命思利湖人見利
忘命二人之病均焉財利之溺人深何至死
猶不悟也時壬辰三月九日偶
有此事姑記上二條

倦游子方聽湖濱之訟推窓遠眺見揚帆湖上
獨醒于

廿三

者往來如故也榜人欲啟行乃佐而遏之曰
前舟之覆禍非不慘矣而行者接武肆然罔
忌何無知哉貪心所使也然則人之急於趨
利也者有不速於被害者乎噫利之為害豈
獨覆舟然哉故達人以不疾為速無危為利
榜人乃止
辱莫大於躁進禍莫大於貪得躁進者必不安
分貪得者其欲無厭以不安分之心逞無厭
之求鮮有不取辱而遭禍者譬之鳥焉無垂

天之翮而欲效扶搖之飛強刷其羽力斯屈矣不若榆枋之為安也本延頸之態而欲食吞舟之魚未置其喙氣先憊矣不若荷下之魚雅也噫世之好大妄圖見利爭趨至取敗止而不悟者反鳥之不若矣善乎猶龍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身如木人心如火人知火之生於木不知火之足以燃木也知心之宰乎身不知心之足以殺身也蓋火不得木則不發木盡而火微

獨醒子

廿九 三頁四

矣人之四肢百骸無不聽命於心而心思之運用千緒萬端日夜熬膏如火生焰卒無寧時膏銷則氣鑠氣鑠則心竭心竭則身亦隨之而亡矣故道家惟以定息少思為養生之本亦種火法也人之居常自言能輕名利者未見其能輕也臨名利而不苟取者斯謂能輕名利之人然猶拘於勢之不能取者未見其真能輕也得名利而不加欣失名利而不加戚澹然如水一

毫無所動於中斯謂真能輕名利之人噫安得斯人而與之忘名利也

天遊子登匡廬之巔見羣峰羅列或起或伏若揖若讓曰高哉山乎誰不仰止頃更嵐霧蔽障虎豹跳躍猿猴飛渡則樵人為之投斧矣泛彭蠡之澤見汪洋浩蕩容納百川吐吞日月曰大哉水乎孰測津涯頃更狂風震撼怒濤相擊巨浪拍空則漁父為之棄網矣退而息諸大觀之亭凝神太虛之表頃更仰見白

獨醒子

四十 三頁四

雲出於山而不碍於山映於水而不溺於水往來無心卷舒自得布之則瀾漫六合歛之則退藏密瞻之不離吾前即之又不可幾及乃作而歎曰妙哉雲乎物至是極矣夫三者均為天地之積氣山川佳麗猶滯於形也雲物變化莫能測也人心能靜與山俱乎不能必其無猛獸之藏能動與水遊乎不能必其無波濤之發惟與雲物為徒呈象太空忘情勞逸動止不拘悠悠順適其施也無方

非敬慎無非抑畏無非去其病心者而已他
又何術焉道書亦云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
僊之術漸次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

以智善人者人得以智制之以勇角人者人得
以勇勝之以辯禦人者人得以辯屈之惟以
德服人者人無所不服矣墨魚出游必吐黑
沫以自庇藏身之術何巧也詎知海人因其
沫而取之無遺其所以自庇也者適所以自
害者乎故君子藏智於愚藏勇於怯藏辯於

獨醒子

四

納無所用術焉

耽大逸樂者必有大憂患罔大貨利者必有大
折挫利害之機昭若秉燭著若明窓無欲者
去之惟恐其不遠矣世有貪昧之夫於禍機
所伏昧焉罔察而日夕營營於逸樂之場貨
利之會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
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以是而得免於
敗亡者誠鮮哉
君子見善必徙若決江河不敢一息懈也善斯

成性視之若未有焉急人之難若赴湯火不
敢一息緩也紛難既解視之若無事焉彼有
行義而急於自表施恩而望報於人者亦淺
丈夫之所為矣

道傍之柳入土不盈尺覆陰不尋丈種不數年
而榮者枯植者仆偃蹇者拔無他戕之者衆
也岱華之松枝干九霄根通三泉歷霜雪而
不凋經風雷而不震千秋億載挺然聳秀與
山岳相終始者無他去於害者遠也以是知

獨醒子

四

人之福澤久近精神盛衰頌培養何如耳
心惟虛也故靈靈則無所不通物來而順應矣
人之所以不能順應者蓋由目見聲色貨利
則以亂其心耳聞是非毀譽則以撓其心心
為耳目所撓亂則此中無非私欲填滿安能
得虛不虛安能得靈無惑乎應事之倉皇而
多昧也學道者有見若不見有聞若不聞一
切物累不加於心其心自虛其虛自靈譬之
於鏡塵蔽則暗塵去則明自然之理也

虛靈本為一體未虛求靈反傷於虛凝神於虛
靈自生焉蓋靈者心之照也人初得靈既而
喜照照多則神損神損則氣漏氣漏則神枯
而道體亦不永固矣故大人含光藏輝返虛
歸實神與道合心與法通守之以默一毫不
敢妄洩焉

聖人之道不離於常而其行事不泥於迹達節
者善觀之故父頑母嚚親心未易順也或有
不告而娶主少國疑人情未易安也而或廢

獨醒子

四五

三百九十五

立自由用行舍歲六節不可為也而或席不
暇煖彼豈不知順令之為孝尊主之為忠繫
身之為義乎蓋道有所重不得不變而通之
爾噫聖人所為淺見者豈易識哉

古之任事也常有餘任人也常有餘力理財
也常有餘用是以事集而不困力勞而不倦
財裕而不窮民日見其多壽聖人仁天下之
術至也末世事至無備使民若耕犢窮日之
力乃止斂財則取之盡錙銖凶荒不知蠲恤

是以民日窮促而至於天札者政實使之悲
夫

名高者多忌業崇者易傾物盛者必衰日中而
異月盈而虧天之道也功成而不身退難乎
免於禍矣此文種之所以見殺於越韓彭之
所以誅夷於漢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陶朱子房得之

作善者必獲福有不獲福者善之未至也作惡
者必受禍有不受禍者惡之未盈也

獨醒子

四六

一百七

福無倖致有倖致者此為非望之福其福必不
能久君子不謂之福憂之而已禍無橫來有
橫來者此為無辜之禍其禍必不甚重君子
不謂之禍安之而已

夫無福基倖而獲福安知福之不為福也本無
禍根禍而致禍安知禍之不為禍也昔人有
無故獲璧而因以招盜得子喪明而因以免
患者可以鑒矣福兮福所基禍兮禍所伏天
道不借惟人自召君子慎所感哉

泰山之巔有石崔魏俯瞰山麓下有石澗不知其幾千丈深也山人指其處曰捨身臺馮虛子游岱之日嘗見一人狀貌偃偻面有憂色但垂若有所喪失披髮解襟至前顧左右曰吾厭塵鞅羈絆欲捨此身久矣第患足軟不能臨險有能扶我而上者吾當叩首謝之須臾扶至其處延頸逡巡顧左右曰我欲捨身念已真矣第患氣怯不能踴躍有能推而納之溝中者吾死當陰報之衆方舉手試之其

獨醒子

四七

三〇五

人不勝慄悚之狀乃咲而止馮虛子呼而告之曰噫子欲捨身不能自決而取決於人見亦左矣且子亦非真捨身者吾與余言捨身之道息余七情淨余六慾斷絕余六根種種嗜好貪嗔惡皆捨去毫髮不留方為真捨身非謂捨此血肉之軀已也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無故而委之於溝壑內不足以見志外不足以立名非直與草木同腐不過為饑餓之食而已一死亦何益哉其人聞言憫

然若失舉首三頓而去馮虛子曰世之臨利害而不能自決至有生無益於世死無益於事者寧獨一捨身人哉

君子而有小人之事者事雖小人不害其為君子也小人而為君子之事者事雖君子不能掩其小人也邵汾陽勲名蓋世猶不免於窮奢之樂狄梁公忠蓋匡時乃周旋於女后之朝其人則是而其事則非矣慕逆如莽而能謙恭以下士奸雄如操而能厚禮乎壽亭其

獨醒子

四八

三〇六

人則非而其事則是矣後世若擁監國以絕夷望亦救時之良策也何至以弟拒兄遂乖天倫之重定考成以覈功實不過攬權之所為耳乃深得乎制治之規論事者不惟其人惟其當而已矣

崑山之石何異於砥硃蘊玉則珍合浦之蚌何異於鵝蛤藏珠則美吾人血肉之軀與物類等耳得道則世為天下貴焉然則徒愛其軀而不知愛道者亦可賤矣

或問道曰道如飲食日用而不可缺也何以進道曰飢渴自知人不得而與其方也

或問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如之何余曰三代以上之士未嘗不好名其所好者實勝之名虛名則恥矣三代以下之士亦未嘗不好名其所好者虛浮之名實德則病矣

以物較身則身為重以道較身則身為輕苟不知身之當重則或以狗名或以狗利或以狗

獨醒子

見

三百九十二

食色或以狗逸樂或以狗奢侈凡欲之是為吾身累者無不以身狗之矣不知身之當輕則當大變臨大節凡事之遠害避難偷生畏死是為全身計者無不為之矣故君子以道狗身不以身狗物

或疑孔子生知之聖何以入太廟每事問也余曰聖人心體常明虛靈不昧此其所以為生知耳非事事物物而知之也若事事物物而知之則是聞見之知而非德性之知矣故曰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彼有以雖知亦問者固為誣聖又有以聖人所不能知如問禮之類者是太廟中人知極其至抑又賢於孔子矣豈知道之通論哉

莫堅於石水激之則小者衝突大者穿滴以柔而制剛也莫柔於水風觸之則怒濤排空江河逆流以無形制有形也故運吾之神而一氣自能流通鼓吾之氣而百體自能從令剛而未嘗不順於柔也有而未嘗不宰於無也

獨醒子

見

三百九十一

至道之妙無不備具於身矣

適岐子學道數年無所得乃造行素先生問曰道未易學與何學者如牛毛而成者如麟角也先生曰何以言之適岐子曰世之富貴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入則憂其家出則憂其國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貧賤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神瘁於空乏力疲於奔走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患難者曰我非不樂乎道也方憤其行之拂亂又虞其禍之及

已以是累其心而日有不暇矣以故知道之未易學也行素氏曰信斯言也天下無可與入道者豈知道在所居之位乎試觀古之人富貴莫過於周公兼三王施五事握髮吐哺不以為勞周公之樂道也何嘗為富貴所累乎貧賤莫過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巷不以為憂顏子之樂道也何嘗為貧賤所累乎患難莫過於虞舜耕歷山陶河濱浚井塗廩不以為苦虞舜之樂道也何嘗為患難

獨醒子

五一

所累乎君子處一化齊無入不得隨其所遇莫非進道之基也道何難學之有

獨醒子下

錫山賈應壁文宿甫著

甥張明卿時甫校

獨醒子歸隱林皋之西築室九龍之麓客至則談道以為樂客去則展卷自怡時和景明則徜徉泉石風雨晦暝則閉戶不出庭無雜塵身有餘閒一切是非毀譽置之罔聞晏如也適有盡性立命二生過而晤語面有憂色獨醒子曰二子何色之不豫也二生同聲相應

獨醒子

五二

曰吾聞君子無所爭何今之時舉世皆好爭也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無論矣然有無所為而空言是競者吾竟莫知其由今吾奉先生之教樂先生之道謙已下人尊賢容眾無須更敢離有年矣而不免於有爭之患是以有憂也獨醒子曰何執二生所患者豈嘗有所警乎盡性生曰北郭豪好勇而不循禮通國皆知其妄也生予無所與忤條然相遭於途突兩相觸即穢言相加俛首相讓威

猶未霽賴一二旁觀者微言相解而去斯須
不忍將奮臂相搏矣忍之心切有所不甘獨
醒子曰子名盡性其知養性之道乎至人之
養性也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
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斯人也知其
妄吾將至誠以感動之是何足患哉立命生
曰小嫌容或可忍也猶有大於者是者其何能
忍東野狙草萊截身禱杙成性世濟克殘盤
據一方舊矣鄉黨中其毒者咸側足不敢出

獨醒子

五三

息然其智足以飾詐其財足以通神官司莫
之隨何將謂天奪之魄而猶未厭亂雛類日
繁乃有身被襟裾貌似近人而人不可近小
有睚眦便思一逞畫則掠人於市暴虐橫施
夜則呼朋羣飲謀不及義有不當意者輒聚
衆而圍辱之怒心不快不止也嗤彼醜類惡
與性成莫之或責衆嗜狂藥與之俱化羣然
吠聲尤可深耻吾將逆受而順承彼則有加
而無已此其無道之極不報人情大有所不

堪者其何以忍哉獨醒子曰人有可以理喻
者微言得以解紛有可以德化者至誠得以
感動斯人也不可理喻不可德化付之無心
焉爾昔有端士至狂國者舉國之人皆狂衣
冠言動罔不違其常度視茲步中繩言中矩
譁然以為恠反目不狂者為狂咸欲束縛而
灸藥之端士大駭莫可抵止遂變其舉措佯
狂而避狂人意阻乃得脫故蛇之齧蝸之螫
其性然也孰能變其性使不齧不螫哉人不

獨醒子

五四

幸卒然而遇蛇蝸亦歸之命焉爾子不見孔
子乎孔子適於匡匡人疑似陽虎帶甲圍之
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不知命
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
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吾非陽虎而適遭其難非
吾之罪也吾命有所制矣相與絃歌而不輟
匡人知其非陽虎也圍遂解夫使孔子而不

免也亦安於命焉爾子能知命則斯人也目
之為蛇已耳目之為蝎已耳於蛇蝎又奚較
焉二生憮然曰天下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
聖人且無如之何今而後吾盡吾性吾安吾
命吾知所以息爭矣

天道好善而惡惡則其生物也宜乎善者多而
惡者少矣今天下飛者吾知其為鳥鷹鷂多
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鷹鷂善乎走者吾知
其為獸虎豹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虎豹

獨醒子

五五

善乎植者吾知其為木荆棘多而芝蘭少豈
芝蘭惡而荆棘善乎具五形而靈萬物者吾
知其為人強暴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強
暴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
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善者可欺惡者可
畏天亦不能制其命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
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小人之勝常多
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若是其
戾乎嗟乎氣化雜揉清濁易淆善類難培惡

種不毓而自生彼蒼黔運亦無如之何爾雖
然置鷹鷂虎豹於山林而麟鳳見於清明之
朝委荆棘於曠野而芝蘭植於善人之室處
強暴以桎梏而仁義寵之以爵祿是善雖少
而天人攸好惡雖多而天人共惡天意人心
未嘗不昭合也孰謂天道之無定命耶

善惡果有報乎抑無報乎謂善者必獲福而惡
者必獲禍耶何世之飭躬厲行者多窮約以
終身而肆行克暴嗜人無厭者日享安富之

獨醒子

五六

樂以故回之天憲之貧賤之壽崇之富皆天
道之無定衡者也豈禍福有儲差耶謂善者
不必福而惡者不必禍耶何文正手植三槐
而後世之有三公若取諸寄崔浩恃才專權
而身戮族滅禍不旋踵則作善降祥作惡降
殃之說又若是乎不虛矣噫天道難謐鬼神
雖渺勿以善無福而不為勿以惡無禍而為
之君子脩身俟命道其常而已陸務觀曰為
善自是士人常事乃規身後福報善貴之

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佛教興於輓近而錫風尤甚喻義子素好山居性不嗜佛而身近梵宇不厭隨喜時見愚夫愚婦往來焚脩參禮虛皇者踵接肩摩殆無虛日竊聽其參禮之詞必長跪叩禱曰壽命綿遠子孫隆昌六畜繁育田禾倍償出入生理利益相將凡可以致富貴享安樂者罔不盡言以祝之子聞而笑曰爐烟陌帑費曾幾何祈禱萬千咸求如願何其挾持者小而責

獨醒子

五七

報者大也噫世情貪得無厭即焚脩時猶然不忘好利神明且奈之何哉

喻義子不解談禪時一閱內典見內典中有曰不墮邪見不起愛憎不著諸相視諸物平等語未嘗不掩卷歎曰此與吾儒無欲故靜萬物一體平情絜矩之道互相發明也今之村夫野婦躬脩齋沐口誦阿彌惟冀福田利益者其中憤、不知經典為何說吾無責焉爾然有榮名仕籍身履王庭昔受儒業者往

往舍所學而崇信禪教焉一切梵語多所手錄心維少有齟齬固不究解甚至入關參定謝絕人事自以為得禪家三昧佛道盡在是矣及考其作為則心與口相違遠甚見功名則嗜之如飴見貨利則趨之如市見樞要則多方而締結之見貧賤則押侮而較轆之見人之產則百計而謀奪之見人之得則陰損而擠陷之見人之失則陽斥而譏訕之種、邪見種、愛憎種、諸相人或未有染染之

獨醒子

五八

而未備者則任人悉備染之矣好尚若此心事若彼匪直儒者不為即村夫野婦亦不為也佛果有知不當皺眉避三舍乎今之所謂談禪談禪者如是而已談何容易

天下事不可強者甚多若有違質害將及之其何益之有蘧條不可強俛戚施不可強仰僂僂不可強舉侏儒不可強援器瘠不可強言聾瞶不可強聽僮昏不可強謀貧不可強富賤不可強貴醜不可強美老不可強壯跛不

可強走弱不可強任飽不可強食醉不可強
酒疾不可強慾屈不可強伸諸不可強者順
其質之自然庸無害也甚至有強驕以為恭
強貪以為廉強詐以為直強淫以為潔強佞
以為忠強邪以為正強怒以為喜強暴以為
慈強怨以為好此尤致飾以欺人害國害民
之大者何可與之一朝居哉

世人論交無事懽然浹洽毫有不平便忿然佐
惡不揣理之是非情之輕重遂謂讓相加不

獨醒子

五九

三頁十三

已繼之穢詈若曰我能辱彼可洩胸中之忿
矣自有識者觀之此與舞劍驅風彎弓射日
者無異我縱勞神風日何損遇彼汪洋長者
恬然受之渙然冰釋何其雅度也作惡者焦
心動氣將以辱人人無所損已先受累觀此
直當愧死矣

今人不能容物每受一言之挫便為彼能辱我
若撻轉市恩所以報復之雖云出爾反爾此
亦淺丈夫者之所為何足與語大人之度譬

之虛舟觸物飄瓦驚人、曷嘗有怒心一切
橫逆應作是觀

江泔小民多以畜彘為生柴荆籬落不甚鍵鑰
夜有巨鼃入園竊啗彘食彘惡其妨已也驚
叫不已適遇席經舍旁側聞彘聲不勝咆哮
之狀一躍而進意圖搏彘詎謂席揣鼃頭鼃
咬虎足兩物相持久則俱困不能脫去江民
啓戶竊視一股就擒二物之利與彘孰多得
失之介若或使之理固然也嗟、席不得彘

獨醒子

六

三頁十七

鼃不得食已爾乃并二命喪於江民之手正
所謂鰲蚌之利漁人取之奈何世之愚民爭
利而亡身者往、類是惟無意於利者得之
噫安得忘利者與之談義命也

施予人情所有也得當則平失當則其害尤甚
於無施故君子之用愛不在於好施而在於
所施之得人施之得人則恩澤所被人之感
之也必深非其人適以濟其淫而灾禍隨之
矣天下之窮難處而不易施者惟寵倖之輩

此輩嗜欲無厭而希望太過以太過之望而冀塞其無厭之欲將從其欲而厚施之與則見為當得而不為惠抑斬所與而薄施之耶則見為鄙陋而益輕將數、而頻施之與則見為尋常而怙恃抑遲、而緩施之耶則見為吝出而寡恩將稱其事而平施之與則不勝其矜能之態抑有所主而越施之耶則遂起不子之爭求之而必欲得、之而不知止不施則怨生施之則難繼裁之則不堪而逢

獨醒二

六二 二百九十九

其怒發之則激變而禍起於蕭牆此皆施之不得其人而積愛之過也昔宋萬宋之倖臣也始為宋公愛之甚而施之厚萬為魯回公之愛不如初萬病之遂弒宋公張貴人晉之寵姬也孝武帝溺於色、勝則寵冠後庭施予莫可比伍色衰將廢之姬怒乘帝醉臥潛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如萬寵如張受君之愛甚深也一旦愛弛而怨望生遂鼓弒逆之禍此非施不得人之驗與故驕子多

不孝寵臣多不忠愛妻多不遜倖僕多不良家國之事大抵同也君子既知其恩之當施與不當施又知其人之可愛與不可愛當施者不以怨憎而吝與不當施者不以私愛而過情可愛者近之而不以為昵不可愛者遠之而不以為疎不開寵倖之門自無納侮之咎君子所以終身無灾禍者其用愛與人殊也竇融有曰憂人太過以德取怨亦有見之言夫

獨醒三

六三

人生有欲而不遂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則不能不爭、則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防之人有定分不相陵奪也乃世之為禮者多越於常制之外其何以遏欲哉奸人之巧為身謀者必先為人謀人謀行斯足以圖人之利而自利矣欲為人謀非言之近情事之近理者不足以取信於人信之何術必深思而熟計曰利人之所同欲也以利動人、其我信哉如曰某曰欲鬻土肥而佃殷

歲可獲租若干斛也其廬欲售近市而易儲
月可歛塵若干緡也其貨易殖朝積而夕湧
日可取贏若干鎰也辭之不已又為之計曰
某也良某也裕片言結會立可致金若干鏹
也取會金以置田廬營貨殖收田廬貨殖之
利以還會不數年致富如審掌矣茲非言近
情事近理者乎斯謀聽就謀者未獲什之九
作謀者先獲什之一一切駟僮奔走之費悉
充其私囊始焉垂橐而入既焉捆載而歸矣

獨醒子

六三

此猶利害之小者庸若無傷詎意田有叅差
不必盡稔廬有損壞不必樂儲貨有消長不
必取贏即每歲所入不足以抵其所出結會
者紛々踵門索擾不償不足以全信而償之
更無所取辦甚至復棄田廬與貨以求售又
不出作謀者之手輾轉反覆則昔之所積咸
為作謀者所得矣嗚呼聽其謀者日入其機
穀而不覺肆其謀者日縱其谿壑而無厭若
而八者奈何斯夕與處不惟不以為仇而反

以為忠斯亦可笑也夫斯亦可哀也夫
無生寔避役而走匿於山谷中貧無以治舍托
大樹而處焉日則拾其枯枝墮葉以為薪夜
則休息於樹下身若相安而食給不克心則
未饜也一旦遂斧其樹根枝悉拔束縛成肩
鬻之於市天遊道人過而問之曰是樹曷去
哉無生寔告以故道人曰子真忍人也向汝
無廬而托以庇身也驕陽不為燦嚴霜不為
寒飄風不為撼晦雨不為侵伊誰之力耶子

獨醒子

六四

當仰之若大厦親之若芝蘭雖斯夕愛護而
培養之猶懼其不蕃且殖也况忍戕伐之乎
吾聞魚之遊於川也惟恐水之涸鳥之棲於
林也惟恐木之疎子托樹為安而猶伐之真
魚鳥之不若矣噫今之人托身於人而反謀
其田廬者奚獨一無生寔哉
奸人之善於動人也固每以利啗人而人之為
其所動也畢竟貪心所使是利者奸之媒而
貪者奸之宅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衣

必垢也而後蟻生焉奸人之進也非因人之貪則無以託其身貪夫之心一日不息則奸人之謀一日肆行無忌彼豈真為人謀哉利人實所以自利耳愚而不悟者明知其奸猶然傾信而委用之不至於喪家敗業不已也譬之腐肉致蠅、生蛆、復為蠅、蛆相生而不窮必至於腐肉之盡而後已耳噫君子知愚之為害也而求砭之如良醫之治病必拔去病根然後奸邪無自而入焉苟知利之

獨醒二

三

為媒而貪之為宅也非屏其媒火其宅其何以使奸之遠去哉抱甕子將為圃召老圃而問曰吾欲治圃非堂與無以駐晏息非臺榭無以供登眺非靈石無以布奇巧非穿沼無以引水泉茲數者皆人力所易攻吾既以命之矣有是數者而無樹植以點綴之不足以觀美然植之在地滋之在天而培養之在人不可不慎所樹也厥樹曷以老圃曰大者樹松筠次者樹果核下

者樹花卉其餘非僕所知也抑有說焉虬松矯、飛舞若騰脩竹猗、琅玕鳴珮既交翠而陰森復凌霄而挺節樹之美者莫先於此棗栗充實而可食梨橘甘香而解渴材不迫乎松筠而用則近之奇葩沃若異卉凝眸翫之雖若可愛而終之易於傷折不逮果核之有實用也明甚枳棘荆榛成而刺人又材之宜下者樹之何益哉抱甕子歎曰樹之不可不慎如此况於人乎蘊藉宏深挺然聳秀者

獨醒子

六

松筠之質也臨財不苟作事有成者果核之材也聽之靡、察之無實者花卉之流也面諛背毀易為短長者則荆棘矣君子之樹人也可不慎與抱甕子嘗為圃於惠麓之下見老圃之治圃也沃其壤平其畦勤其灌溉蒞其霜日疏其水滌隨其物產之宜而施其藝植及其將成也又刪其繁培其寡不違其時而俟其長養焉以故竹木蔬果欣、向崇手至成絲無委著

也乃喟然曰吏之治民何異於治圃奈何旱澇不知者賦歛不知度役使不知節其聊生者無幾而入於官者恒倍焉無恠乎其民計之日困也噫真老圃之不若矣

古今人勇怯何相遠哉顧作之者何如爾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越王句踐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賦曰吾思士卒之怒久

獨醒子

六二

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者托物感人、即為之効死力况真有恩澤以結其心鼓舞以作其氣則人之奮勇又當何如方今南倭倡厥北虜跳梁計邊疆者動徹以兵士單弱為慮竟不思所部將領拊綏失策訓練乖方將欲用之且先啗之非曰苦其役使以營私第則日刻削其衣糧以充媚上之資能與士卒同甘苦者幾何人哉如是求其不為我仇罕

矣兵何可得勇耶間有實心任事能恤下情者又以不能媚上而擯之噫上之人果能察其不勞民不剝下善拊綏善訓練遇敵能前不避險難者而信任之不責小過不督近效不以繁儀為殿宥如是而人有不奮勇也者吾弗信也

昔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疑訟不白者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

獨醒子

六八

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今時有封疆之寄者平時不脩武備不訓練士卒有事束手無策徒歎曰無兵無兵何益之有果能以悝術教人習射其有弗善射者吾見亦罕矣嘗讀漢史至武帝時渾邪王降漢有賈人與市坐法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諫曰陛下不能得白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因思昔年緬首數犯滇境督撫薦兵戡

亂不擇亡命無賴將手寄食之徒悉收用入
伍會予量移滇籓至則緬且平兵計餉不敷
時有散兵之議軍中聞言多訕適有一編
裨所部募卒三百餘人潛亡未出境乃命材
官督兵追捕欲盡殺以徇眾事聞督撫督撫
曰可時予在坐曰方議散兵而復下追亡之
令是速亂也不若慰而遣之復使一將督之
出境毋擾地方毋為民害則既去者得生還
未去者有歸路斯兩得之矣督撫猛省謝曰

獨醒子

六九

非公言幾敗乃事遂繼之使去兵亦稍安此
事頗與漢武欲殺無知者相類故併書之以
為後之好殺者並觀云 時與劉鳳坪語
百里奚始為人牧牛而肥秦穆公見而問之曰
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
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
子宰相之卜式初以牧羊致富輸其家半助
邊漢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
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

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為奇拜絳氏
令緜民便之夫奚之相秦有道能顯其君以
霸天下其才固足多矣式在漢庭碌碌無奇
節獨以一言有契於先哲遂見奇於上令之
士大夫有語及式者多羞其所為然考其治
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
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俟其死與嗚呼今之牧民者豈惟不知求粟

獨醒子

七十

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奈之何其
不重厄也司牧者可以省矣
人之施恩者不可望報受恩者不可忘報昔管
仲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餼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
子之言我知有任賢使能而已何以報子封
人怨之韓信為布衣時嘗乏食釣於城下有
漂母見信飢飯信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母賜千金噫封人一飯而有德色固失之陋仲父得食而無所用情則失之忍惟不望報如漂母不忘報如淮陰斯兩得之矣然則處人已之間者尚其審諸

天道渺茫人心易欺無惑乎人之多詐也豈知天人一理機自有不容掩者乎人有所為無一動終無悔吝之憂即飲食夢寐可以舒眉

獨醒子

七二 二百廿

下咽安枕而卧矣故孟子以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為三樂之一有以哉昔趙清獻公曰吾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可以告天自可以對人言能對人言自無不可告天者俯仰何愧忤焉今人作事其敗常亂俗欺天罔人之甚者固不足道即有微言細行人或問及亦必曲為掩護巧為飾詞以告人且以

人受我欺人不我知深自以為得計而私心竊喜不知欺人即欺乎天况真情久終當自露有不可掩飾者人雖不我責我將媿死無地乎噫天人之際誠可畏哉

韓家奴善炒栗曰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惟大小均熟斯為盡美言雖鄙俚可通治道故居上以寬則下得盡情敷教在寬則人樂趨善苟立法太峻民將不堪怨懟作矣傳有之曰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獨醒子

七三

小絃絕昔子產相鄭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以之牧民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疑從重罰疑從輕鄭國大治僑真得治國之道者矣今之為治者民有小過則痛加捶楚部屋之下有欲而不能自達者咸含悲以忍幾何而不至於焦死也

人未遇時或有一技足以養身不必有全能也蓋古之人有溫世醫卜寄跡傭作逃名畜牧

者率皆賤役甘心為之而不以耻彼豈好為人下哉私心竊計曰自食其力我既無求於人亦無可奈我期於適用足矣假令志願太高希望太過賤者既不屑為必欲負天下之絕藝而不輕以售人及其困也無所得食欲徒手以取給於人其有不厭我者乎昔朱平湯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駕馬以千里馬世不常有

獨醒子

七三 三九十一

其術難行駕馬在、有之其術易售易售足以資身彼善屠龍善相千里馬者無可表見不免有枵腹之歎矣然則欲養身者其可恃絕藝而輕賤役乎

或問於喻義子曰鬼神之說有諸曰有祭祀之典盍舉乎曰有其舉之何可廢也舉之將何如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宗廟士祭五祀庶人祀先祖人有定分不相越也天子以太牢諸侯以特大夫以牲士以魚炙

庶人設菜物有常品不相僭也外此祭非其鬼則諂矣今之無端而妄舉淫祀動宰犧牲以求媚於神者續亦甚矣神其有知其何以享之

霜露人所恒有也令人不任採薪便疑為厲動求師巫專事祈禱一切祀典不載之鬼罔不致媚甚則傾囊倒橐寧死靡怨至如醫藥置之弗問矣又有與人乖忤無可中傷即對神詛咒以祈快心二事雖殊其為愚則一昔趙

獨醒子

七四

飛燕讒婕妤好好詛於成帝婕妤好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詞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夫賢如皋陶且不當祭况無名之祀乎善乎孔子有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人能達此則知疾病之禱邪妄之呪均為無益知其無益而好為之亦愚之甚者也廉靜不特可以風世亦足以訓子孫昔蔡沈從

父元定謫道州父沒於官沈徒步護喪還有遺之金者謝卻之曰吾不忍以此累先人也曹脩古知興化軍卒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吾家素為廉吏奈何以是累吾先人拒不受夫蔡氏道學淵源父作子肖其為孝廉無疑脩古季女乃有遠識如是豈亦先人德化所致與今之為吏者身在多方歛錢伯起之風邈不可追矣况乎身歿能令子女不受賻金者幾何人哉噫世道良可慨夫

獨醒子

七五

世俗見富貴則爭艷之見貧賤則共厭之豈惟人情已亦有不能自安者昔蘇秦困不得志欲從鄰子貸布一疋約價千金不與夫一布約千金之償利甚厚矣而鄰子不與知千金非秦所有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俗眼觀人奚獨一鄰子耶衛青少賤先母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耳安得封侯事乎塵埃中豈惟言不人信誠有物色之者已亦不信其言矣

然則布衣起家致位通顯人所常有也觀人者固不當輕貧賤而自立者又安可以貧賤自阻哉

合浦舊俗容民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多採以自入珠忽徙去民無所得珠餓死者盈路孟嘗氏為合浦太守至郡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云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者深也年來東粵珠禁甚嚴匪直官不得私民不得採凡竊採者一就捕獲無

獨醒子

七六

論罪之重輕即榜掠椎楚慘酷異常未及成案而禁錮至死矣以故捕役之罔害尤甚於法苟知其人之有珠也必飾為販豎以誘人或或貪其重價出歲珠以貨之遂捕入官以為是竊珠者一入其罔富者破家貧者亡命銖連波及無一得脫縱有口莫可控訴矣虐政之害民如此珠曷不徙而去耶

近世法禁之嚴若煮鹽若闕稅若鑄錢若造鈔若屠牛昭然具在令典有犯必罰然惟順人

情而從民便者為易行苟不便民禁者愈嚴
犯者愈眾雖日撻而求其過絕不可得也故
屠牛肆禁窳小稍課皮張官司置之不問矣
鈔雖大久不行使禁設而未見有偽造者錢
雖日用然銅之價重而錢之利輕故私鑄而
犯禁者亦少關市間有漏稅亦以司權者重
累之若能寬恤一分則貨殖之利千百於稅
民何為而輕犯漏稅之禁也易犯者其惟鹽
禁乎鹽之為用民間之需食也窳急國課之

獨醒子

七

仰給也窳重稍不戢則利皆入於盜藪邊計
無從取辦矣奈何鬻官鹽者入場有收買之
費堆積有守候之費割沒有餘鹽之費秤掣
有盤驗之費發賣有開引之費計其費之所
出恒倍於常課其價不得不重價重則食官
鹽者夫既難之矣今取私鹽之利而較之雖
有其禁而無其費其價自輕價輕則興販者
易於求售食用者樂於便宜况愚民之養生
也計利之心甚於守法非有身家之念者安

肯舍其價之輕而食其價之重者乎是以窳
犯禁而不顧豈非法之不便於民者致之耶
噫令欲其行也不行曷如其已司國計者苟
能損其官鹽之費而輕其價則私販不禁而
自寘矣法制徒嚴何益哉

食取其飽雖無肥甘無害於口也衣取其溫雖
無錦綺無害於體也妻妾取其字育雖無美
麗無害於繼嗣也戚獲取其使令雖無儂巧
無害於服役也惟道義取其養心感儀取其

獨醒子

七

潤身苟精神之弗攝則內有邪思矩度之弗
莊則外有詖行一切施為粗俗面貌可憎雖
衣食饒裕寵御盈庭何補身心之萬一是亦
襟裾之馬牛爾

豚臭狀惡而味美以其味美也三吳之人遂忘
其惡而酷嗜之無厭苟製之弗精則足以殺
其軀豈狀惡者必大毒與故諺有之曰拚命
者食豚魚蘇東坡間嘗食而甘之亦曰直得
一死皆好其美而忘其惡者也里中有世胄

子二人素嗜其味竟相繼中毒而死迨齡子聞而歎曰天之生物味美者固不少而美味之足以養生者亦不少奚獨一豚魚為可嗜哉夫既嗜之又不擇其製之精粗生熟直大嚼而厭飲之必充腹而後已遂至於傷生亦可哀也夫嗟乎傷生之事不一世有好利而專計貨殖之私者有好色而溺情衽席之愛者有好飲而沉湎麴蘖之場者有好訐而輕談曖昧之事者有好名而妄意侯王之業者

獨醒子

七九

二百九十九

一不飭皆足以殺身其為豚魚之毒何限也人當知所自惜矣

吳人有抱拙子者形容磊落意氣豪雄行多放而不羈謀常疎而未就家人交責之意豁如也出見其友橫金紆紫乘堅策肥一呼百諾勢傾閭里乃相過而問曰吾與公同里閭出入年齒相若也狀貌步武相似也知識學術相謀也公富貴而予獨貧賤若此敢問何道以致之友人曰燕市帝三之都而冠裳之會

也適燕者莫不有侈心際遇功名可立致吾昔為田舍郎也與子無異今幸得策名仕籍排金門入紫闥吾蓋得之於燕介吳人聞其然不詢其所以然一旦辭父母別妻子為適燕之遊白晝入都門過冠紳之肆曰此可壯吾之觀也過錦綺之肆曰此可華吾之躬也過草烏之肆曰此可端吾之趨也一日而取之無遺肆中人初億其為官長咸樂從而售之越三日踵門而取其直匪直無償且知其

獨醒子

八十一

謬也大肆斥辱仍奪其物而去吳人失志徒步而歸事閭閻里莫不鼓掌大笑以為異吳人曰惡乎異今之冒冠裳而享富貴者非貨賄而營求之即攘奪而陰得之既得之慮失之又巧為回寵之計皆非道之所當得也者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吾獨取之於白晝彼不吾與吾即解而還之吾何歉於彼哉何笑之有

憤世子曰今天下之妖大足以傷風俗壞治理

者其端有七而草木禽獸之妖不與焉若
譚心二筮致獻古之好會禮成則已今則具
必戒於數日之前客必延於三速之後若非
雀舌不烹於鼎鬻非珍羞不薦於豆列能籌
陳水陸劇戲盈庭賓主相對而不相聞羅飭
滿筵肴核可啗而不可識甚至留連長夜膏
盡鐘鳴固知抵止此之謂宴會之妖上下有
章貴賤有等服制分定久矣今則負販而戴
縉紳之冠臧獲而納鑲雲之履男子腰繫女

獨醒二



八二

裙婦人身披男服即家無擔石之儲者不靳
週身之費簪犀玉衣綺縠一切骨角韋布置
之弗用矣此之謂服飾之妖古之學也出於
一異端不得而淆之也今則禮樂不師周孔
道德不法程朱談禪說偈啓口總是真空走
納游緇尊禮擬於上客以頓悟為上乘目博
洽為支離即王公大人咸崇釋教闡內典而
六經束之高閣此之謂學術之妖詞尚體要
格貴莊嚴文章自有定式也今則探索隱怪

斐不必於成章鈞摘艱深語不必於成句
莊老之餘談品為絕學竊左史之口昭依為
正宗决裂經傳刑黜雅純師以此教士以此
學有終身傳習而不悟者此之謂文字之妖
古之君子厲儒林脩儒業詢然謙已下人
惟務學之為急今則身負衣冠心懷傲氣結
朋黨為腹心藐先達為朽棄言不循理行多
儂佻無事則羣居聚飲有事則比類講張搆
巧言為旦評造呈詞為公舉較轉善類挾制

獨醒子



八三

官司閭閻側目而不敢出息縉紳吞聲而不
敢請讓人方以為恥而不為彼且自為得意
而甘心於澆薄焉此之謂儒行之妖民生未
遂使司牧之張官置吏豈徒富貴之乎今則
施巧法以獵下飾虛文以賈譽奸胥舞文置
之不問而民有小過動加嚴刑大寇掠人縱
之勿追而或有私爭必行峻罰踈縉紳為不
畏強禦押徒隸為可托替衷苞苴通而重罪
得以賄免真情蔽而良善陷於無辜朝廷之

設官謂何而寄民社者乃如是耶此之謂政
事之妖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况誼相維而情
相屬者今則故舊等於秦越骨肉視為仇讐
氣失和平閭閻便成反目利差毫末手足遂
起鬪牆方握袂而相怡卒唾面而詈詈朝然
諾而相許夕違背而敗盟利害得失之間雖
父子有不相顧者此之謂天常之妖七妖繁
興匪直一鄉一邑為然勢趨江河莫之砥柱
適中土而徼四海誠有舉世若狂者矣風俗

獨醒子

八三

日頽治理日數國家之災異至此已極雖有
賢聖復作變革實難彼草木禽獸之妖何足
以為異乎

抱甕子高卧雲丘忘情世態時直清秋氣爽啓
扉出遊躡松風之閣登二泉之亭呼童命汲
酌其泉而甘焉既濯纓而脩絮復解襟而危
坐徘徊瞻眺不忍舍去見四方之汲泉者縷
輻絡繹大者舟航小者盂甕相接肩相摩
盈器滿載殆無虛日乃作而歎曰泉之列也

人爭汲之若其垢也盈溝澮放潢潦莫之或
顧焉以是而知養盛者企慕必深脩絮者因
親必衆苟其穢德彰聞人咸棄之矣故汚染
之綺縠不如緼布之清白也破損之繡裳不
如毛褐之完具也救壞之雲履不如草屨之
堅全也腐爛之膾炙不如茹糗之雜素也醜
酸之租甞不如村醕之澹薄也是以君子日
新其德惟恐為人所棄也

獨醒子

八四

洛人有得延津之劍者懷而遊諸燕市懸標揭
直遍歷都門以號於人者三年咸疑其為贗
也無一人睨而問焉猴焦唇枯囊傾裘敝淪
落無聊不得已行乞而謀歸計道經養重先
生之門見其身若有所挾而志若有所失也
顧而問曰子何為而至是耶洛人曰懷寶劍
而無所售是以如是其困極也先生曰懷寶
者尚困於寶則無寶可懷者又將何如哉子
殆寶失其所寶矣荆山之璞垂泣而獻者蒙
刑足之刑夜光之珠以暗投人者遭按劍之

拒無他有寶而不知自重人皆輕賤之也吾
今為子增重之可乎洛人曰予非速於求售
也得一朗鑒者識吾之劍不埋歿劍之清光
吾願足矣雖窮約以終身無憾也於是先生
為之畫策舍洛人於家藏其劍於匣不輕以
示人凡當世知名之士孰不與先生交者乃
為之揚言曰吾家有劍客其所藏名劍夜朗
則光射牛斗風雨則聲動四壁真可水斷蛟
龍陸披兕虎而不染腥血者希世哉是劍之

獨醒子

八五

為寶也奈未有識之者終難於輕售介一時
喧傳都邑聲聞巨卿罔不造請而求快覩焉
求之不誠則不得一見也有尊賢上公者遂
盛衣冠備禮數捐千金以為壽始鬻其劍而
去夫劍一也輕於求售則三年而不獲一顧
重於珍藏則一朝而獲千金彼士有懷奇瑰
而不知自重乃數々求炫於世者則人之賤
之也固宜
人知害之為害矣而不知其始於利知禍之為

禍矣而不知其召於福故善畜歲者有劫奪
之憂耽逸樂者致死凶之患夫利為害之媒
福為福之基惟不求利者自無其害不求福
者自無其禍詩曰不枝不求何用不臧

鸚鵡在林所栖不過一枝與凡鳥等耳及其奮
青霄而展六翮也須臾駕海凌空燕雀自知
其翮之不若遠矣騏驥伏櫪所食不過芻粟
與常馬同耳及其奔千里而騁逸足也須臾
過都越國駑駘自知其足之不逮遠矣賢士

獨醒子

八六

在野緼袍不能蔽體藜藿不能適口何異於
世俗之士及其出而輔治則惠養黎元奠安
宗社凡其所優為者皆固寵負勢者所望而
震焉者也世俗之士何能彷彿其萬一哉
或問於妙德先生曰貴可恃乎曰不可使貴而
可恃也則王侯無失爵而賤者終身奴隸矣
富可恃乎曰不可使富而可恃也則糜麗常
相仍而貧者終身枵腹矣智可恃乎曰不可
使智而可恃也則機械無巧患而愚者終身

可固矣辯可恃乎曰不可使辯而可恃也則
便佞不取憎而訥者終身無告矣勇可恃乎
曰不可使勇而可恃也則強梁無橫災而弱
者終身不振矣故貴莫尊於商君而不免車
裂之禍富莫饒於季倫而不免滅族之慘智
莫察於晁錯而不免反激之危辯莫捷於蘇
秦而不免鉗口之辱勇莫強於卞莊而不免
戰鬪之死五者履盛之時勢凌天下人何敢
出一息及其禍之至於身也曾狐鼠之不若

獨醒子

八七

勢何可恃乎是以君子不恃吾有可畏之勢
而恃吾有可仰之德、脩於己則參天兩地
不俟爵而貴焉粹面盎背不俟財而富焉虛
中洞照不俟察而智焉德音孔昭不俟給而
辯焉理氣常伸不俟力而勇焉此其所務者
大故其可恃者久詩曰自求伊祐
烈火之薰炙何如秋陽之暴江河之灌溉何如
甘雨之滋推食、人非不飽也何如稼穡之
餘粒解衣、人非不溫也何如桑麻之餘被

法制禁人非不畏也何如禮義之餘化蓋衣
食既足賚予可無施矣教化既興法禁可無
設矣杠梁既成乘輿可無濟矣信義既孚盟
會可無脩矣黎庶既安水旱盜賊不為害矣
風雨既調景星慶雲不為瑞矣鳥獸咸若鳳
凰麒麟不為祥矣致太平者無歡娛之惠享
帝力者詠何有之歌噫王道感民之深與功
利之要譽於人也誠天淵哉

獨醒子

八八

者其後必有橫禍昔蘇子瞻從事扶風時嘗
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
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黃金當傳人而患無
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
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
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常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
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
不能不為爾昔嘗以方授人有為之即死者

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願授公必不宥輕作如陳卿輩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遇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試其方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賍敗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無以買宅遂大作此

獨醒子

八

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禍者子瞻乃傳非其人哉故范文正公得同舍之方而復還其子匪直懼禍而不為亦不欲邀非望之福也抑又賢於子瞻矣廬江有一監司謝事懸車日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

司曰渠謂我有儂風道骨故傳之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僊話問其婿來謁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宥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宥獨傳之君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嗟乎方士誘人之術人所易

獨醒子

九

曉即婦人之智亦有不可欺者况士君子讀聖賢書稍知理義乃反為人所愚弄良可恠也蓋貪夫妄念惟圖徇利故巧言一入即為篋惑至有敗家蕩產而不恤者奚獨一監司哉予見世人往來為方士所惑故詳記此以為貪得者之戒

觀泰華者巍然峙矣就其塊質言之土石雜沓草木叢生不見其美也望於數十里之外朝煙暮靄吐嵐納雲螺髻疊青蛾眉橫翠令人

景仰終日而無厭焉山不以遠為美乎觀江河者沛然流矣方其注納之時溝渠穢沫潢潦汙濁何所不容至於汪洋千頃涵天浴日震乾擊坤風動成文波澄拖練真有浩蕩莫知其涯涘者水不以大為繁乎嗚呼莫匪山美以遠著莫深匪水繁以大成然則君子之脩身而輔世也可遠觀而不可褻就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何以異此

果實之有蟲者方其花時遇風塵土入之而為

獨醒子 胎故蟲生焉穀粟之有糝者其花時遇風而

失其花無以為胎故糝成焉果之蝕穀之糝皆有所自然則人之生也方為童子時其性不甚相遠至於成人終則大異得無有所以風之者乎嗟乎人生為外物所汨鮮有不喪厥性者即果之蝕穀之糝者也聖人與人無異性苟人性而無外物以汨之何不可以作聖
貌飾情文飾質其中未必實也故君子敦情以

去貌崇質以去文惡其虛之矣實爾夫緣貌以求情必薄緣文以求質必衰何以論之王嬙之色不飾以鉛粉也而其貌自珠雲錦之章不飾以五采也而其文自異實美之在中者自無所用其飾待飾而後美者必非美之至也是以家庭之間父子兄弟之相接非無貌也情勝則貌為情所奪矣非無文也質勝則文為質所掩矣苟區於文貌之脩飾吾知實意微而情質寡家道其衰乎

獨醒子 避囂子好習靜恒山居却掃一室焚香默坐流

俗變態一無所嬰其慮焉混世生過而問曰靜功聖學之要先生之習靜也專矣入山求靜夫乃靜以迹而非靜以心乎避囂子曰於善哉爾之問也靜不必在山予之在山有坐於靜者多矣今夫目司視可無擇於色乎無擇於色則惡色至矣惡色不如寡視耳司聽可無擇於聲乎無擇於聲則惡聲至矣惡聲不如寡聽口司言可無擇於談

乎無擇於談則惡談至矣惡談不如寘言
動司舉、可無擇於寧乎無擇於事則惡事
至矣惡事不如寘舉交司接、可無擇於
人乎無擇於人則惡人至矣惡人不如寘
接五者之為害不謀而自合五害之入人不
察而日深非有以遠之則無以却之却在
於習靜習靜者無問於在家在山心有主自
能不動矣但在家者欲絕五害而五害常誘
於前在山者不拒五害而五害自遠蓋寘視

獨醒二

九三

則惡色不至於目、自無妄視矣寘聽則惡
聲不至於耳、自無妄聽矣寘言則惡談不
出於口、自無妄言矣寘舉則惡事不見於
動、自無妄舉矣寘接則惡人不近於交、
自無妄接矣五害既遠則心益清心清則不
求靜而自無不靜焉故湯之不適聲色九經
之去讒遠色老聃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先
後若符合然孰非遠害而全靜乎天曰不適
曰去遠曰不見皆在山之意也然則予之在

山其有助於習靜也不既多乎哉混世生慚
然曰聞先生之教乃知遠置所以近靜也世
人之不能靜者其為流俗所混過半矣

和光氏豢狸牲色雜黑而性懶爪牙不足以捕
鼠好嗜魚肉而已一夕育狸豕三其二與已
相類其一則純白雄健有耽、虎視之狀惡
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决裂其腸胃糜盡
其軀而後止其類於已者則字之惟恐其或
傷也天順子聞而歎曰甚哉狸之不仁也目

獨醒子

九四

眩於外而情奪於中即已所自育猶然戕害
之况非其種乎世之人同於已者愛之異於
已者憎之非直衣冠色貌已爾雖其平居握
手相怡盟質相許情文煦、相扶自為陳雷
不相讓也乃卒然臨利害當事機脫或杯酒
之不相協臭味之不相投謀為之相越意見
之相左言詞之不相下有一於此即疑其與
已不相類也從而詆排之擠陷之墜之井而
下之石凡可加之罪而置之死者苟足以洩

其憎靡所不至矣噫有不為和光氏之狸也者幾何人哉

邠民以正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而競捕之死傷必多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遂下勿捕之令喻義子曰近世愚民家好焚脩動羅僧道於庭持齋誦經累數日不散名之曰預脩功果將畢必多方買

獨醒子

九五

捕鳥雀為放生之舉且誇其為恩自己出以祈福報閭閻遂相傳為盛事心慕而樂效之以故凡有脩齋者無一家不放生亦無一家不費捕雀之錢然放而生者無幾捕而死者甚衆此與竊人之財而施捨佛金者何異噫如此焚脩非徒無益而有害之愚亦甚矣人有以作事謀我者必據理以道之有以脩怨聞我者必善言以解之彼縱不能從我實無作於人也有以非義干我者必曲喻以拒

之有以邪利陷我者必宛辭以卻之彼將有以誘我實無媿於心也嗟出好與我惟言是召義利取舍始於一念之不臧言之無經匪直喪已且以誤人起釁召禍將莫知其所終矣可不慎與

唐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顯曰三顯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顯乃謂曰吾未要暫令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數月長成令便與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收

獨醒子

九六

錢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筍曰五筍又取十千錢付之買筍五萬筍又謂曰吾未要且在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賣十錢遂收錢五十萬其貪猥不道類如此相傳以為笑談曰世必無此官也自近世觀之縱有此官矣足深恠蓋錢至十千猶費本也時至數月猶緩征也若令之為吏者不費一錢不須時日嚴刑之下何求不遂或九十萬或五十萬唾手可得然則如彪者猶賢乎已

人之享福者恒饒裕家饒裕則驕奢易生驕奢
生則動棄理義棄理義則行多邪僻行邪僻
則身有橫害有橫害則年必夭札以邪僻之
行而招天札之患此大禍也禍而本於有福
故曰福兮禍所伏人之被禍者恒恐懼恐懼
多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行
端莊行端莊則無灾害無灾害則身必康樂
以端莊之行而享康樂之休此大福也福而
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所倚禍福之機君子

獨醒二

九七

慎之

天之可徵者惟人之可恃者惟天天不能視
聽寄人之耳目以為聰明人受天地之氣以
生至理之在人心者自不能違天而獨異自
後世有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說始岐天人
而二之豈知天人一理寧有未定時乎天有
此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眾口曰公
論公道或以一二人而壞而天下之大終不
可盡壞公論或以一二人而廢而眾口之多

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
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耶
善察人心者天意可推矣

古人於日月薄蝕必恐懼奔走伐鼓而救護之
豈不知氣數在天非伐鼓之所能移而必為
此者謹天戒爾猶之早暵為災必告廟行香
禁屠而祈禱之豈不知灾害流行非禁屠可
回天意而必為此者憂民隱爾然則聖賢之
用心在平時不在一時在萬事不在一事故

獨醒子

九

其敬天也無事而不順天之心亦無時而不
順天之心其勤民也無事而不體民之情亦
無時而不體民之情是以雖有天灾而不為
害以其脩之者素也若後世之伐鼓救護禁
屠祈禱徒事虛文掩人耳目者欺天罔人之
甚聖賢豈為之哉

人有恒言酒能亂性予意為市井高陽之徒而
發近見人一被酒則柔者剛弱者強訥者辯
樸者狂端嚴者放逸沉静者發揚言詞失其

安定步武垂其繩尺衣冠違其常度舉動戾其準則甚至誕慢縱恣悖逆無道微言好聞傷害族類故舊不相和親戚不相識觴斯濫矣古人諄以德將無醉沉酒麴藥為戒者有味乎其言之也由今觀之能亂人性者矣獨一旨酒哉爵者以貴凌人多財者以富驕人能文者以學傲人至有片長曲技遂自誇詡似為舉世無雙不昧其悻悻之狀抑又下矣其為亂性者何限也人當知所慎矣

獨醒子

九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惡聲隨之故天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慧孛一出即光芒亘天是善難見而惡易彰也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世人挾隱慝而謂人莫之覩者亦愚矣哉

古之聖賢不出戶庭而能周知天下之民隱豈目能視乎千里之前耳能聽乎千里之外抑一以事評咨而索之者乎惟以己之情察人之情與我不相遠也推而廣之若規矩之

合方圓繩墨之當平直自發無不中矣故吾孝吾親則知天下之欲養其老也吾愛吾子則知天下之欲慈其幼也吾惡其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吾厭其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吾計其缺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凡有欲而不能自達者吾能一一而善體恤之教以孝慈勸以耕作課其蠶桑時其役使而節其經費不必家賜而人益之而治平之效不下几席間矣術豈多乎哉君子之道

獨醒子

百

忠恕而已矣

人藏其心不易識也觀人者不知其德觀其容不知其積觀其用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言實之不能藏也傳曰良玉度尺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眉睫間著之矣瑕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嘗謂士人不當好名特恐崇尚浮名者為實德之累爾上之求人與君子觀人則不當以好

名為嫌也人誠好名則必畏義畏義則必無邪行故好直諫者必無諂諛之詞好任事者必無畏縮之弊好廉潔者必無貪得之汚好恬退者必無干謁之請好儉素者必無奢侈之習好推挽者必無排擠之謀好謙讓者必無較轆之暴好施予者必無攘奪之克好敦睦者必無圯族之忤好寬厚者必無刻薄之私人臣好名必不為不忠人子好名必不為不孝處士好名必不為不義究其詣極雖未

獨醒子

百一

必盡合於中道而即其所好必非流俗者所能為也何近世猷聞公議者每以直言為沽名而委靡不振之士一遇懷奇抱瑰者建不朽之事見其為驚世駭俗而遂以好名目之斯亦過矣

宋制沙門島配囚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海中及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

為例馬初無嗣因此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陰德之報理或然也近世豪橫之家滅獲有犯不問過之重輕痛加椎楚有因而斃於杖者有棄而投之河者有推而墜之井者有勒而置之繼者其視投海之慘抑又過矣倘果陰報安得使之有後耶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翼日各持金帛來酬

獨醒子

百二

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之挾策求名好謀圖利者得時則唾手成功失時則白首不過大都與醫術無異也豈獨一彥伯哉

吳越人同駕舟過險灘則相助為力稍不應手則相詬如仇讐及舟之下安流而泊也則惺然相得如初士大夫任當世之務誠如操舟者然事至不妨商確異議定則當畫一而行若各執已見以求勝覆敗隨之矣國家奚

賴焉昔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真可謂同心共濟得操舟之道者矣倦遊子辭榮名而東歸耽翫讀以為樂遇接罹則晤語終日視軒冕則頓感若俛一丘一壑超然有物外之意有間二三友人咸進言曰登崇躐要者閭閻之休光也榮勲立名者丈夫之能事也無其基而有其志者尚希進而妄干矧階相叅級相適達可一間者乎知周萬變行不執方先生之才則通矣視聰明達

獨醒子

百三

步趨便捷先生之體則強矣秉綱持紀為憲一方先生之秩去崇要不遠矣為山九仞功止一簣先生何憚而不出以收垂成之效意者其有遺慮乎倦遊子驟聞其說初甚抵牾既而謀諸宗黨宗黨之言猶夫爾也歸而謀諸妻子妻子之言猶夫爾也懷疑不決乃造知幾公而卜焉公曰先生何卜也倦遊子曰靜極者思動畜極者思通否極者思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屈伸代謝天之道也吾

既仕而進、而退、而處矣有勸之復出者心竊自疑頌有請焉知幾公曰先生既明乎天之道則可推乎人之事矣何以卜為倦遊子曰僕未竟其占也頌公卒教之公曰若著與龜皆朽物也而能通乎鬼神之情狀者惟虛故靈爾人為萬物之靈虛其中不滯以成心則出處進退咸可自聽而何必聽於物乎今夫勢太盛者必衰福太過者必咎樂太極者必怨今之敝屣昔之珠履也今之頽垣昔

獨醒子

百四

之雕墻也今之瘠媿昔之歌姬也向為供御今為棄捐朝為芻狗暮為蘓爨成功者退將來者進皆物理盈虛之數也善察盈虛者留有餘補不足自可引久而勿替故設賓筵者珍羞絡繹觥籌交錯甚盛舉矣然獻畢則禮成曲終則樂暌乘其意之勤劬而條聚條散賓不盡主之情主不失賓之禮相敬之隆者斯兩相得苟至燈殘漏盡肴敗酒漓主人厭倦而賓方求退不既晚乎先生達此何必發



ZW

21101000772513

2-15
101941

策而枚卜哉倦遊子聞言若有所得乃歌曰
 山可樵兮水可釣田可耕兮子可教五經可
 汎兮扁舟可棹吾安吾命兮吾樂吾道
 宋承山畫永徧嘗載其友人鄭子元由翰林補
 外十年餘不得賜還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
 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譎語有時不作無異
 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
 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
 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
 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間情此
 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
 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
 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
 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
 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
 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獨醒子

五

獨醒子

六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
 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爰治容而
 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
 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
 者之欲綢繆染者皆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
 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
 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惜勞
 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乖
 性灵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降
 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
 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
 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若老僧之言能破世愚真可謂對病之藥也
 已今人溺情富貴恣意色欲未得而輾轉思
 求既得而貪戀不舍種、妄想種、煩惱忽
 生忽滅無一人不受子元之病少不至于喪
 心發狂者亦幸爾安得老僧一一為之療治
 也噫